

通鑑紀要

安西華編

通鑑紀要

王潛劉署



北平中華印書局印行



通鑑一書，上下數千年，凡國家治亂，政事得失，人品邪正，靡不備載，所以輔經以垂訓也。誠能博聞強記，全史胸羅，豈不甚善，顧究其大義，自須求之全書，至其卷帙浩繁，感不克望洋而興嘆，爰本有清歷代通鑑輯覽，做明代通鑑纂要，及宋司馬光舉要之例，年經事緯，提要摘錄，取便省覽，並依劉恕陳桎通鑑外紀，胡宏皇王大紀，始於盤古，附以春清，用備參考，所有先儒論斷。及史贊醇正可取者，間加甄錄，具事標明，庶幾得所依據，顯微闡幽，杜預解左傳，及胡三省解通鑑，多有註某事始此，某人始此等例，今於事之有關係者，並做其例紀之，學者所以審端致力，凡興亡安危之故，忠賢奸佞之實。損益因革，是非公私，皆粗見其梗概，以爲窮鄉晚進，有志於學，得是編而玩索焉，居今而知結，鑒往以察來，亦足以得門而入矣，如此然後求諸二十四史之全，以配十三經之要，由近而遠，自卑而高，庶乎有以盡得之，夫歷代通鑑，考證之難，較之羣經異同，尤爲繁劇

前史之後乘，即後史之肇端，南史之牽連，亦北史之綴輯，各人撰述，自不必同，互有滯訛，豈無一是，讀書每患繁冗，辨正務在簡明，積少而多，由博反約，此編書之意也，幾經寒暑，次第成書，涉獵舊典，取鑒多疎，闡發微言，折衷有待，敢言著作，便披覽耳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嵩峯安西華識於北平

歷代帝王建都考

太昊伏羲氏始建都陳。左傳，陳太昊之墟，鄒墟通志，伏羲都陳，宛邱城是也；宛邱，即河南陳州府宛邱。

炎帝神農氏都陳徙曲阜。皇甫謐帝王世紀，炎帝都於陳，又徙魯，元和志，曲阜，古炎帝之墟，即山東兗州府曲阜縣。

黃帝軒轅氏都有熊。即河南開封道新鄉縣，杜祐通典，新鄭祝融之墟，黃帝都於有熊，亦在此也，故亦曰有熊氏，或曰都涿鹿。

少昊金天氏都曲阜。帝王世紀，少昊自窮桑徙曲阜。

颶瑛都帝邱。漢書地理志，濮陽古帝邱，顯瑛墟，即今河北濮陽縣。

帝嚳都亳。今河南偃師縣，帝王世紀，契父帝嚳都此。

帝堯都平陽。漢書地理志，河東郡平陽，應劭曰，堯都也，平陽故城，在山西平陽府臨汾縣。

帝舜都蒲坂。故城在山西蒲州府永濟縣，亦曰虞都城。

夏都安邑。帝王世紀，禹先封陽翟，後都安邑，山西解州夏縣北有安邑城。

商湯都亳。史記，正義，河南寧陵縣。仲丁都囂。河南寧陵縣。河亶甲都相。彰德府內黃縣。祖乙都耿。山西河津縣。盤庚復都亳。

周都鎬。長安。平王遷洛。河南洛陽。

秦。漢。都長安。東漢。都洛。

後漢。都蜀即四。魏。晉。都洛。

吳。東晉。宋。齊。梁。陳。都金陵。

隋。唐。都長安。五代。都汴河南開封。

宋。都汴。南宋。都杭浙江杭州府治，稱曰臨安，今改杭縣。

元。遼。金。都燕即北京，今改北平。

明。都金陵。成祖都燕。

清。都燕。

歷代帝王紀年表

盤者。紀年不可詳考。

三皇。天皇十三人，一萬八千歲。地皇十一人，一萬八千歲。人皇九人，四萬五千六百歲。或曰三皇之總數。

五帝。伏羲在位一百五十年。傳十五帝，凡一千二百六十年。神農在位一百四十年。傳八世，凡五百二十年。黃帝在位一百年。少昊八十四年。顓頊七十八年。帝嚳七十年。帝堯稱載，在位一百載。帝舜在位四十八載。

夏。大禹改載爲歲，在位二十七歲。后啟九歲。太康二十九歲。仲康十三歲。后相二十八歲，爲其臣寒泥所弑，夏統中絕者四十歲。少康六十一歲，后杼十七歲。后槐二十六歲。后芒十八歲。后泄十六歲。后不降五十九歲。后扃二十一歲。后廩二十一歲。孔甲三十一歲。后皋十一歲。后發十九歲。履癸即桀，五十二歲。凡十七后，共四百五十八歲。商。成湯，改歲爲祀，在位十三祀。王太甲三十三祀。沃丁二十九祀。太庚二十五祀。小甲十七祀。雍己十二祀。太戊七十五祀。仲丁十三祀。外壬十五祀。河亶甲九祀。祖乙十九祀。祖辛十六祀。沃甲二十五祀。祖丁三十二祀。南庚二十五祀。陽甲七祀。盤

庚二十八祀。小辛二十一祀。小乙二十八祀。武丁五十九祀。祖庚七祀。祖甲三十三祀。廩辛六祀。庚丁二十一祀。武乙四祀。太丁三祀。帝乙三十七祀，受辛卽紂，三十二祀。凡二十八王，共六百四十四祀。

周。武王，改祀爲年，在位七年。成王三十七年。康王二十六年。昭王五十一年。穆王五十五年。共王十二年。懿王二十五年。夷王十六年。厲王五十一年。宣王四十六年。幽王十一年。平王五十一年。桓王二十二年。莊王十五年。釐王五年。惠王二十五年。襄王三十三年。頃王六年。匡王六年。定王二十一年。簡王十四年。靈王二十七年。景王二十五年。悼王七月。敬王四十四年。元王七年。貞定王二十八年。哀王三月。思王五月。考王十五年。威烈王二十四年。安王二十六年。烈王七年。顯王四十八年。慎靚王六年。赧王五十九年。凡三十七王，八百六十七年，又東周君七年，共八百七十四年。

秦。昭襄王五十二年，滅西周，立五年。子孝文一年。莊襄王滅東周立三年，納呂不韋有娠之姬而生政，爲始皇，二十六年，併吞楚燕魏趙韓齊六國，統一天下，在位十二年。一世三年。子嬰降漢。凡二帝，共十五年。

漢。高祖在位十二年。惠帝七年。呂后僭位八年。文帝二十二年。景帝十六年。武帝五十

四年。昭帝十二年。宣帝二十五年。元帝十六年。成帝二十六年。哀帝六年。平帝五年。孺子嬰一年。王莽篡位十五年。淮陽王二年。後漢光武誅莽復漢，在位三十三年。明帝十八年。章帝十三年。和帝十七年。殤帝一年。安帝十九年。順帝十九年。冲帝一年。質帝一年。桓帝二十一年。靈帝二十二年。獻帝三十一年。凡二十四帝，并呂氏新莽，共四百二十四年。

三國。蜀漢昭烈，曹丕篡漢，正位於蜀，三年。後主四十年。凡二帝，共四十二年。附魏曹丕，傳叡。芳。髦。璜五主，共四十六年。吳孫權，傳亮。休。皓四主，共五十九年。

晉。武帝篡魏滅吳，在位二十五年。惠帝十七年。懷帝六年。愍帝四年。東晉元帝六年。明帝三年。成帝十七年。康帝二年。穆帝十七年。哀帝四年。帝奕五年。簡文二年。孝武二十四年。安帝二十二年。恭帝二年。凡十五帝，共一百五十六年。附十六國。前趙。後趙。前涼。後涼。前燕。北燕。南涼。西涼。蜀。北涼。夏。前秦。後秦。西秦。後燕。南燕。

南北朝。南朝宋武帝，受晉禪在位三年。少帝一年。文帝三十年。孝武帝十五年。廢帝十
八月。明帝八年。蒼梧王四年。順帝三年。凡八主，共六十五年。齊高帝受宋禪，在位

四年。武帝十一年。明帝五年。東昏侯二年。和帝二年。合昭葉昭文，凡七主，共二十四年。梁武帝受齊禪，在位四十八年。簡文二年。孝元帝三年。敬帝三年。凡四主，共五十六年。陳武帝代梁。在位三年。文帝七年。臨海王二年。宣帝十四年。後主六年。凡五主，共三十二年。以上四朝，連吳與東晉，又號六朝。北朝與南朝相峙。不另紀年。○一曰魏。十六世禪於齊。二曰齊。五世滅於周。三曰周。五世禪於隋。

隋。文帝統一南北，在位二十四年。煬帝十三年。恭帝二年。凡三世，共三十九年。

唐。高祖受隋禪，在位九年。太宗二十三年。高宗三十四年。中宗即位三月，武后廢之，改國號曰周，二十一年而死，狄仁傑迎帝復位，凡六年。睿宗三年。玄宗四十二年。肅宗七年，代宗十七年。德宗二十五年。順宗一年。憲宗十五年。穆宗四年。敬宗二年。肅宗十四年。武宗六年。宣宗十三年。懿宗十四年。僖宗十五年。昭宗十四年。昭宣帝四年。凡十二帝，內附武后二十一年。共二百九十年。

五代。一後梁太祖朱溫，弑唐昭宣帝，在位六年。梁王瓊十年。凡二世，滅於後唐，共十六年。二後唐莊宗李存勗滅梁，在位三年。明帝八年。閔帝四月。廢帝二年。凡四世，共十四年，滅於後晉。三後晉高祖石敬瑭篡唐，在位七年。出帝三年。凡二世共十年。四後漢高祖劉智遠代晉，在位二年。隱帝二年。凡二世，共四年。五後周太祖郭威，將士

推立，在位三年。世宗六年。恭帝六月。凡三世，共十年。五代十三主，共五十四年。宋。太祖，受周禪，在位十六年。太宗二十二年。眞宗二十五年。仁宗四十一年。英宗四年。神宗十八年。哲宗十五年。徽宗二十五年。欽宗二年。南宋高宗，在位三十六年。孝宗二十七年。光宗五年。寧宗三十年。理宗四十年。度宗十年。恭宗一年。端宗三年。帝昺一年。凡十八帝，共三百二十年。遼金稱帝，均附於宋，不另紀年。

元。世祖滅金絕宋，在位十五年。成宗十三年。武宗四年。仁宗九年。英宗三年。泰宗四年。明宗一年。文宗四年。寧宗立旋薨。順帝三十六年。凡十帝，共八十九年。

明。太祖，在位三十一年。惠帝四年。成祖二十二年。仁宗一年。宣宗十年。英宗十四年。親征北，敵擁之去，旋歸，居南宮，尊爲上皇。景帝七年。上皇復位八年。憲宗二十三年。孝宗十八年。武宗十六年。世宗四十五年。穆宗六年。神宗四十八年。光宗一月。熹宗七年。懷宗十七年。凡十六帝，共二百七十八年。

清。始祖順治，在位十八年。聖祖康熙六十一年。世宗雍正十三年。高宗乾隆六十年。仁宗嘉慶二十五年，宣宗道光三十年。文宗咸豐十一年。穆宗同治十三年。德宗光緒三十四年。宣統三年。凡十帝，共二百六十八年。

自黃帝紀元起，至清宣統三年止，共四千六百一十二年。

歷代帝王紀年表

歷代名人略考

舜舉八愷八元，高陽氏有才子八人，曰蒼舒，隤鼓，檮戡，大臨，龐降，庭堅，仲容，叔達，天下謂之八愷，高辛氏有才子八人，曰伯奮，仲堪，叔堪，季仲，伯虎，仲熊，叔豹，季狸，天下謂之八元，二族十六人，齊聖廣遠，世濟其美，舜舉八愷主后土，元主教化，而天下治。

周至聖先師孔子，名邱，字仲尼，復聖顏回，字子淵，宗聖曾參，字子輿，述聖孔伋，字子思，亞聖孟軻，字子輿。十哲，閔損，字子騫，冉耕，字伯牛，冉雍，字仲弓，宰予，字子我，端木賜，字子貢。仲由，字子路，冉求，字子有，言偃，字子游，卜商，字子夏，顓孫師，字子張。

漢四皓，東園公，夏黃公，綺里季，角里先生，避秦不仕，高祖寵戚姬欲易太子，高后用張良計，以禮聘四皓，入輔太子，高祖聞之曰，羽翼成矣，遂不易。三傑，高祖曰，吾用蕭何，轉運軍餉不缺，子房運籌幃幄，決勝千里，韓信將兵，戰無不勝，誅秦滅楚，其功居多，吾之三傑也。元功十八侯，高祖六年，五月，封功臣十八人爲列侯，以鄼侯蕭何功第一。麒麟閣功臣，宣帝甘露二年，圖中興功臣於麒麟閣，以大司馬大將軍博

陸侯霍光爲第一，稱霍氏而不名，大將軍霍氏，衛將軍張安世，車騎將軍韓增，後將軍趙充國，丞相魏相，丞相丙吉，御史大夫杜延年，宗正劉德，太傅蕭望之，少府梁邱賀，典屬國蘇武。雲臺二十八將，明帝永平三年，畫中興功臣二十八人於雲臺，又增王常等四人，惟新息侯馬援，以皇后外家，不與焉，太傅高密侯鄧禹，全椒侯馬成，司馬廣平侯吳漢，阜城侯王梁，膠東侯賈復，祝阿侯陳俊，好時侯耿弇，參護侯杜茂，雍奴侯寇恂，昆陽侯傅俊，舞陰侯岑彭，合肥侯堅鐔，陽夏侯馮異，淮陵侯王霸，鬲侯朱佑，阿陵侯任光，潁陽侯祭遵，中水侯李忠，櫟陽侯景丹，槐里侯萬修，安平侯蓋延，靈壽侯邳彤，安成侯姚期，昌城侯劉植，東光侯耿純，明陵侯臧宮，陽虛侯馬武，竟陵侯劉隆，山桑侯王常，固始侯李通，安豐侯竇融，褒德侯卓茂。黨錮三十五人，竇武字游平，陳蕃字仲舉，劉叔字仲肥，李膺字元禮，荀昱字文若，杜密字周甫，王暢字叔茂，劉祐字伯祖，魏朗字少英，趙典字仲經，朱寓字無，郭泰字有道，范滂字孟博，尹勳字伯元，巴章字恭祖，宗慈字孝初，夏馥字子治，蔡衍字孟喜，羊陟字嗣祖，張儉字元節，翟超字伯舉，岑暉字公孝，范康字仲貞，劉表字景升，陳翔字子麟，孔昱字光世，檀敷字文有，度尙字伯操，張邈字仲遠，王孝字孔先，劉儒字叔林，胡母班字彥國，秦周字伯度，蕃嚮字子願，王章字叔憲。

晉竹林七賢，稽康等七人，於魏世縱酒清談不仕，時號七賢，康後被誅，劉伶與二阮不仕，濤秀戎俱仕於晉。

唐十八學士，武德四年，太宗爲秦王，開宏文館於天策府，以司勳郎中杜如晦等十八人，並兼本官爲大學士，杜如晦官至司空，萊國公考功郎中房元齡，官至司徒，梁國公參軍虞世南，官至尙書，文學褚亮，官至太常卿，姚思廉官至太常卿，李元道官至光祿大夫，蔡允恭官至洗馬，薛元敬官至太子舍人，顏相時官至禮部侍郎，蘇勗官至國子祭酒，于志寧官至僕射，蘇世長官至巴州刺史，蘇收官至太常卿，李守素官至學士，陸德明官至博士，孔穎達官至太常卿助教，蓋文達官至博士著作郎，許敬宗官至右相。

凌煙閣功臣，太宗貞觀十七年，圖書功臣二十四人於凌煙閣，趙公長孫無忌，河間元王李孝恭，萊成公杜如晦，鄭文貞公魏徵，梁文昭公房元齡，申文憲公高士廉，鄂忠武公尉遲恭，衛景武公李靖，宋貞福公蕭瑀，褒忠壯公段志先，夔襄公劉宏基，蔣忠壯公屈突，通鄖節公殷開山，謚襄公柴紹，邳襄公長孫順德，鄖公張亮，陳公侯君集，郟襄公張公瑾，盧公程知節，永興文懿公虞世南，渝襄公劉政會莒宣公唐儉英貞武公李勣，胡壯公秦叔寶。

詩人杜甫，字子美，襄陽人，博極群書，善爲詩歌，涵渾汪洋，千態萬狀，元稹謂詩人

以來，未有如子美者。李白字太白，生於蜀昌明之青蓮鄉，號青蓮居士，天才英特，賀知章見其文，歎爲謫仙，所爲詩高妙清逸，與杜甫並稱詩宗。

宋景靈宮功臣，理宗寶慶二年，祀太祖以來功臣二十四人於昭勳崇德閣，相國韓忠獻王趙普，字則平，樞密濟陽武惠王曹彬，字國華，司空文惠薛居正，字子平，樞密石熙載字子厚，平章正武惠王潘美，字仲詢，太尉文靖李沆，字太初，尙書令魏文正公王旦字子明，太尉元舅忠武公李繼隆，字緝圖，侍中沂文正公王曾，字孝先，太師申文靖公呂夷簡，字坦夫，侍中武穆曹瑋，字寶臣，太師魯宣靖公曾公亮，字明仲，大傳鄭國文忠公富弼，字彥國，尙書令魏忠獻公韓琦，字稚圭，太師溫國文正公司馬光，字君實。左僕射儀國公韓忠彥，字師樸，大師秦忠穆公呂頤浩，字元直，太尉樞密斬忠烈王韓世忠，字良臣，太傅魏國忠獻公張浚字德遠，太傅豐國忠簡公趙鼎，字元鎮，太師魯國文正公陳康伯，字長卿，太師會稽文惠王史浩，字直翁，太師文定葛邲，字楚輔，太師忠定王趙汝愚字子直。

理學六君子，濂溪先生，周敦頤，字茂叔，明道先生，程顥，字伯淳，伊川先生程頤，字正叔，康節先生，邵雍，字堯夫，橫渠先生張載，字子厚，溫公先生司馬光，字君實。耆英社，神宗元豐中，潞公文彥博，鄭公當弼，皆罷相居洛，與學士席汝言等十三人，

皆年七十以外，結社爲耆英會，朝夕咏游，其中司馬公年未七十，亦預其會。

四相四眞，仁宗英宗神宗三朝，相臣之名重者，推范文正公仲淹，韓忠獻公琦，歐陽文忠公修，富文忠公弼，天下稱四相焉。

仁宗嘉祐中富公爲相，包孝肅公拯爲京尹，歐陽公爲學士，安定胡先生瑗爲祭酒，天下稱四眞焉。

南宋五相四將，高宗南渡，首相李綱，力阻南遷，繼相呂頤浩，勸主北伐，再相趙鼎，定南都社稷安，及其末也，魏公張浚秉鈞，帝以爲長城，陳康伯誅檣黨，首建授受之議，輔孝宗而天下治，南宋大將，首稱張韓劉岳，謂魏公張浚，衛公劉光世，蕪公韓世忠，鄂公岳飛也。

元四傑，魯忠武王木華黎，廣平忠定王博爾木，淇陽忠武王博爾忽，樓煩壯烈王赤老溫，事元太祖皆以忠勇聞，太祖曰，平定天下，汝等之功居多，我之與汝，猶人之有頭，身之有臂也，號曰撥里班曲律，即漢言四傑也。

明太祖配享功臣，中山武寧王徐達，開平忠武王常遇春，岐陽武靖王李文忠，寧河武順王鄧愈，東甌襄武王湯和，勳甯昭靖王沐英，梁國武莊公趙得勝，越國武莊公胡大海，蔡國忠毅公張得勝，永義侯桑世傑，長興侯耿再成，虢國忠烈公俞通海。成祖配享功臣

，河間忠武王張玉，東平武烈王朱能，定興忠烈王張輔，榮國恭靖公姚廣孝。

理學名臣，大學士靜誠陳公遇，內閣薛文清公瑄，聘君吳公與弼，檢討陳文恭公獻章，光祿陳公懋公選，太常卿張公元禎，理學敬齋胡公居仁，諭德羅文毅公倫，郎中定山莊公昶，尙書黃文毅公仲昭，少保章文懿公懋，新建伯王文成公守仁，祭酒虛齋蔡公清，參政近溪羅公汝芳，吏目鄒公智，光祿羅文恭洪先。熹宗六君子，副都御史楊漣，僉都御史左光斗，給事中魏大中，御史楊化中，太僕少卿周朝瑞，陝西副使顧大章。後七君子，左都御史高攀龍，吏部員外郎周順昌，蘇松巡撫周起元，諭德繆昌期，御史李應昇，周宗達，黃尊素。

清咸同中興功臣，胡文忠公林翼，曾文正公國藩，左文襄公宗棠，李文忠公鴻章。德宗光緒二十四年，戊戌變政，欲大用康有爲慈禧復臨朝稱制，幽帝於瀛台，逮楊銳，林旭，劉光第，譚嗣同，楊深秀，及有爲之弟廣仁，下獄殺之，時稱六君子。

通鑑紀要總目錄

- 卷一○起盤古氏訖商王受辛二十三祀……………一一——一
- 卷二○起周武王二十三年訖秦王政二十五年……………一三——二六
- 卷三○起秦始皇二十六年訖漢五年……………二七——三六
- 卷四○起漢高帝五年訖淮陽王立更始二年……………三七——五五
- 卷五○起後漢光武帝建武元年訖漢靈帝中平五年……………五七——六八
- 卷六○起漢獻帝初平元年訖漢獻帝初平二十五年……………六九——八〇
- 卷七○起蜀漢昭烈帝章武元年訖晉咸甯五年……………八一——九一
- 卷八○起晉武帝太康元年訖晉恭帝元熙二年……………九三——一〇六
- 卷九○起宋永平二年訖泰常六年訖唐武德六年……………一〇七——一二〇
- 卷十○起唐高祖武德九年訖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……………一二一——一三四
- 卷十一○起唐高宗永徽五年訖唐肅宗寶應元年……………一三五——一五〇
- 卷十二○起唐代宗廣德元年訖唐昭帝天祐四年……………一五一——一六三
- 卷十三○起唐天祐五年訖宋開寶七年……………一六五——一七〇

- 卷十四○起宋太祖開寶八年詔宋仁宗嘉祐八年……………一七一—一八八
- 卷十五○起宋英宗治平元年詔宋哲宗元符三年……………一八九—二〇七
- 卷十六○起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詔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……………二〇九—二二九
- 卷十七○起宋孝宗隆興元年詔宋帝熈德祐二年元至元十三年……………二三一—二四四
- 卷十八○起元世祖至元十三年詔元仁宗皇慶七年……………二四五—二五三
- 卷十九○起元英宗至治元年詔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……………二五五—二六四
- 卷二十○起明太祖洪武元年詔明憲宗成化二十三年……………二六五—二八五
- 卷二十一○起明孝宗弘治元年詔明光宗泰昌元年……………二八七—三〇三
- 卷二十二○起明熹宗天啟元年詔明莊烈帝崇禎十七年……………三〇五—三二四
- 卷二十三○起清世祖順治元年詔清文宗咸豐十一年……………三一五—三三〇
- 卷二十四○起清穆宗同治元年詔清宣統三年……………三三一—三四八

通鑑紀要卷一

盤古氏，生于太荒，莫知其始，首出御世，初開混沌，爲三才首君。

史記以天地人爲三皇，而孔安國尙書序，皇甫謐帝

三皇

王世紀孫氏註世本，並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。

天皇氏，取天開于子之義，始制干支，以定歲之所在，天干乃甲，乙，丙，丁，戊，己，庚，辛，壬，癸，地支即子，丑，寅，卯，辰，巳，午，未，申，酉，戌，亥。

地皇氏，取地闢于丑之義，定三辰，分晝夜，以三十日爲一月。

人皇氏，取人生于寅之義，政教君臣所自起，飲食男女所由分。有巢氏，上古嘗穴居野處，自帝講木爲巢，飲毛茹之。燧人氏，上古嘗茹毛飲血，自帝鑽木取火，教民熟食。

五帝

史記以伏羲，神農，黃帝，堯，舜，爲五帝，而孔安國尙書序，皇甫謐帝王世紀孫氏註世本，並以少昊，顓頊，帝嚳，堯，舜，爲五帝。

太昊伏羲氏，生于成紀，風姓，都陳，生有聖德，制文字，畫八卦，制嫁娶，造琴瑟，爲萬世文明之祖，在位一百十五年崩，傳十五世，曰女媧氏，鍊五色石以補天，斷鼈足以立四極，聚蘆灰以止滔水。曰柏皇氏。中央氏。大庭氏。粟陸氏。驩連氏。渾沌氏。赫胥氏。尊盧氏。吳英氏。朱襄氏。葛天氏。其治世也，不言而信，不化而行。陰康氏。無懷氏，其民甘食而樂居，懷土而重生，鷄犬之音相聞，民至老死不相往來。凡一千二百六十年，而神農氏作。炎帝神農氏，起于烈山，姜姓，都陳，遷曲阜。制耒耜，教耕稼。嘗百草，制醫藥。列廬於國，日中爲市。興萬世生養之利，在位一百四十年崩，相承共八世，曰帝臨魁。帝承。帝明。帝宜。帝來。帝真。帝榆罔。凡五百二十年，

，而黃帝作。

黃帝軒轅氏，姓公孫，少典氏子，生于軒轅之邱，國于有熊（即新鄭）有蚩尤，好兵喜亂，暴虐天下，帝乃徵師諸侯，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，蚩尤作大霧，軍士皆迷，帝爲指南車以示四方，遂擒蚩尤而戮之。命蒼頡觀鳥獸蹄迹之跡，制書六義，一曰象形，二曰指事，三曰會意，四曰轉註，五曰諧聲，六曰假借，使天下義理，必歸文字，天下文字，必歸六書。命大撓作甲子。命容成作蓋天，（即渾天儀）命隸首作定算數。命伶倫造律呂。作瑟。作器用。作貨幣。作內經。嫫祖爲帝元妃，敬民育蠶。帝德配天地，宰制羣倫，故民安樂。屢軼生于庭，鳳凰巢于阿閣，麒麟遊于苑囿，皆顯瑞也。在位百年崩，元妃之子摯嗣位，爲少昊氏。少昊金天氏。名摯，已姓，黃帝之子自窮桑登帝位，都曲阜，能修太昊之法，故曰少昊，在位八十四年崩，黃帝之孫顓頊嗣位。顓頊高陽氏。姬姓，黃帝之孫，昌意之子，都於帝邱，（即河北濮陽城）以建寅月爲歷元，始建九州，堯，冀，青，徐，豫，荆，揚，雍，梁，統領萬國，北至幽陵，南至交趾，西至流沙，東至蟠木，日月所照，莫不砥屬。帝靜淵有謀，疏通知事，養材任地，載時象天，依鬼神以制義，治氣以教化，潔誠以祭祀，在位七十八年崩，年九十一歲，少昊之孫帝啓嗣位。帝啓高辛氏，姬姓，名參，少昊之孫，父曰橋極，生而神異，自言其名，年十五，佐顓頊，封於辛，年三十，代高陽氏爲天子，都爲亳，（今河南偃師縣縣西有亳城）帝聰以知遠，明以察微，順天之義，知民之急，仁而威，惠而信，執中而徧天下，日月所照，風雨所至，莫不服從，在位七十年崩，年百有五歲，帝元妃有邠氏女曰姜嫄，生棄，次妃有娥氏曰簡狄，生契，三妃陳鋒氏女曰慶都，生堯，四妃姬嫫氏女曰常儀，生摯，摯因年長嗣帝位，九年，荒淫無度，諸侯廢之，尊堯爲天子。

帝堯陶唐氏，姬姓，高辛氏次子，曰放勳，年十三，佐帝摯，封於陶，又封於唐，故曰陶唐氏，年十六，諸侯廢帝摯，尊爲天子，都平陽，（即山西平陽府臨汾縣）元載命羲和治歷象。二載置閏定四時。置敢諫之鼓，使天下得盡其言，

立誹謗之木，使天下得攻其過。五載，有草生於庭，曰藜莢，十五之前，日生一葉，十五之後，日落一葉，小餘，則一葉厭而不落，觀之可以知旬朔。十有二載，巡狩方嶽，帝臨民以十二，周流五嶽，存鰥寡，賑荒札，一民饑，則曰我饑之，一民寒，則曰我寒之，一民雜事，則曰我陷之，故民戴之如日月，愛之如父母。五十載，帝遊於康衢，有童歌曰，立我蒸民，莫匪爾極，不識不知，順帝之則，有老人擊壤而歌曰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擊井而飲，耕田而食，帝力何有于我哉。帝又觀華山，華封人祝曰，使聖人富壽多男子。六十有一載，洪水，命姁治之，功弗成。七十載，舉舜登庸，舜舉八愷；八元，和五典，叙百揆。七十有一載，舜賓於四門，流四凶族。七十有二載，命舜攝位，帝曰，咨爾舜，天之歷數在爾躬，允執其中。殛鯀於羽山，放驩兜於崇山。命禹治水。七十有四載，流共工於幽州。七十有六載，竄三苗於三危。制五刑，象以典刑，流有五刑，續作官刑，扑作教刑，金作贖刑，箠喪肆赦，怙終賊刑。八十載，禹治水成功，禹八年於外，三過其門而不入，始冀州，次兗，次青，次徐，次揚，次荆，次豫，次梁，次雍，通九州，度九山，陂九澤，任土作貢，則壤成賦，疆成五服，外薄四海，於是禹錫玄圭，告厥成功。封諸侯，錫姓氏，封禹於夏，錫姓姁氏，契於商，姓子氏，棄於郟，姓姬氏，四岳於呂，姓姜氏，又加錫伯夷姓嬴氏。帝欽明文思，允恭克讓，其仁如天，其智如神，就之如日，瞻之如雲，存心於天下，加志於窮民，仁昭而義立，德博而化廣，故不賞而民勸，不罰而民治，甲辰起，癸未止，在位百有一年崩，年一百十七歲，百姓如喪考妣，三載，四海遏密八音，舜避帝之子丹朱於南河之南，天下不歸帝之子，而之舜，舜乃即天子位，爲有虞氏。帝舜有虞氏，姓姚，曰重華，其先國於虞，故曰有虞氏，黃帝之裔孫，其父髡腹頑，後母握登居，弟象傲，嘗欲殺舜，舜盡孝悌之道，日以篤謹，年二十以孝聞，耕於歷山，人皆讓畔，漁於雷澤，人皆讓居，陶於河濱，器不苦窳，作什器於壽邱，就時於負夏，所居一年成聚，二年成邑，三年成都，相讓二十八載，即帝位，都蒲坂，（即山西蒲州永濟縣）元載，詢四岳，開四門，明四目，達四聰。命九官，禹宅百揆，皋爲后稷，播百穀，契爲司徒，敷五教，

臯陶作士，明五刑，垂作共工，主工師，益作虞，治山澤，伯夷作秩宗，典三禮，龔典樂，敎胥子，龍作納言，出納帝命。封堯子朱於丹。封弟象於有庠。建學。始養老。二載，作五絃琴，以歌南風，其詩曰：南風之薰兮，可以解吾民之愠兮；南風之時兮，可以阜吾民之財兮。三載考績，三考黜陟幽明。六載巡狩，帝五載一巡狩，堯后德讓，賞正聲而九奏具成。三十有二載，帝因子商均不肖，於是命禹攝位，禹讓於臯陶，帝曰：惟汝諧，命之曰：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。三十有三載，禹受命於神宗，率百官如帝之初。帝濬哲文明，溫恭允塞，臨下以簡，御衆以寬，德若天地而靜虛，化若四時而變物，是以風動四方，暢於異類，鳳翔麟至，鳥獸馴德，五十攝天子事，六十一代堯踐帝位，起丙戌，訖癸酉，踐位四十八年，南巡崩於蒼梧之野，年百有十歲，三年喪畢，禹避舜之子於陽城，天下諸侯不歸帝之子，而歸禹，禹乃即位，爲夏后氏。

夏

起大禹丙子，盡桀甲午，凡十七王，十四世，共四百三十九年

夏后氏大禹，姒姓，曰文命，顓頊之孫，鯀之子，封夏伯，故白伯禹，天下宗之，故曰大禹，都安邑，（今山西安邑縣）元歲以建寅月爲歲首，改載爲歲，天開于子，地闢于丑，人生于寅，歲首建寅，得人之正，是謂人統。封丹朱於唐，商均於虞。立貢法。一夫受田五十畝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。建學，國學曰學，大學爲東序，在國中，小學於西序，在西郊，鄉學曰校。養老，養國老于東序，養庶老于西序，俱以饗禮。以五聲聽治，揭鐘鼓磬鐃磬五器于庭，而銘于巽簾，曰：導寡人以道者擗鼓，喻以義者鼓鐘，告以事者振鐃，語以愛者擊磬，有訟獄者揮鞀，常曰：吾不恐四海之士留於路道，恐其留吾門也，故嘗一沐三握髮，日中不暇食，以禮有道之士焉。絕旨酒，儀狄作酒，王飲而甘之，曰：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，遂疏儀狄，絕旨酒。會諸侯於陰山，承唐虞之盛，執玉帛者萬國。二歲舉益爲相。三歲考功。四歲鑄九鼎，王復九州，九牧貢金鑄鼎象物，使民知神姦，入山林川澤，不逢不若，用能協

于上下，以承天休。五載巡狩，王出見罪人，下車問而泣之，左右曰：罪人不順道，君王何爲痛之？王曰：堯舜之人，皆以堯舜之心爲心，寡人爲君，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，是以痛之。王濟江，黃龍負舟，舟人恐，王神色不變，曰：吾受命于天，竭力以勞萬民，生性也，死命也。龍何爲者，須臾龍俛首低尾而逝。八歲，會諸侯於會稽，防風氏後至，戮之。王敏給克齊，其德不遠，其仁可親，其言可信，聲爲律，身爲度，不實尺璧，而貴寸陰，聞善言則拜，見耕者五耨而式，過十室之邑必下，爲有乘德之士存焉，是時天下殷盛，公家有三十年之積，私家有九載之儲，政令流行，百姓親睦，王年十四而始用，九十三踐位，百歲而崩，益避王之子于箕山之陰，天下不歸益，而歸王之子啟，乃即天子位。

后啟，禹娶塗山氏，生啟，荒度土功，過門弗入，塗山氏能明訓教，啟化其德，卒成令名。元歲，諸侯奉嗣子即位。二歲伯益歸政就國。三歲，大享於鉤臺。伐有扈，有扈氏不服，王伐之，召六卿而誓曰：有扈氏威侮五行，怠棄三正，天用剿絕其命，今予惟恭行天之罰，大戰于甘，遂滅有扈。九歲，序九辯九歌，禹象功作樂，王敬承禹功，乃序其樂而歌之，王繼世而有天下，持禹之功不替，德教施於四海，在位九年而崩，年九十一。其子太康立。

后太康，元歲，王尸位，以逸豫滅厥德，黎民咸貳，夏始衰。十有九歲，王敗于洛之表，十旬弗反，有窮后羿，因民弗忍，距於河，王不得入國，遂築陽夏之城而居焉。太康失邦，昆弟五人，須於洛汭，乃述大禹之戒以作歌。二十有九歲，王崩于陽夏，弟仲康立。

后仲康五子之一。元歲命后羿，掌六師。二歲，羲和顛覆厥德，沉亂于酒，杼官離次，假擾天紀，遯棄厥司，命后羿征羲和。十三歲王崩，子相立。

后相，元歲，王爲羿所逼，徙都商丘，（今河南商邱縣）征耿夷。七歲耿夷來賓。八歲羿因夏民以代夏政，恃其善射，不修民事，用伯明氏之子寒浞，使爲已相，泯行媚於內，施路於外，愚弄其民，而虞羿於田，樹之詐區，以取其國。

外內咸服，羿猶不悛，家衆遂蒙殺而烹之。二十有八歲，寒混使其子澆，殺王子帝邱，王后緡歸於有仍，（今山東濟寧州。）

后少康，元歲相后緡，生少康於有仍。二十有二歲，少康爲仍牧正，澆使其臣椒求之，逃奔有庾，爲之庖止，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，而邑諸綸，有田一成，有衆一旅，能布其德，而兆其謀，以收夏衆，撫其官職，四十歲靡葛收灌尋，二國之讎，以誅寒混，而立少康，復禹之績，祀夏配天，不失舊物。夷人久畔，王既立，方夷來賓。六十有一歲，王封庶子無余於越，春秋奉禹祀。王生長艱危，備嘗險阻，卒成再造之功，爲中興之王，年四十而復嗣，在位實二十二年，王崩，子杼立。

后杼，五歲，征東海，伐三壽。十有七歲，王佐少康，戡定寒氏之亂，師禹之道，故夏后氏宗其有德也，王崩子槐立。

后槐，二十有六歲，王崩，子芒立。

后芒，元歲以玄圭賓于河，乃東狩于海。十有八歲，王崩，子泄立。

后泄，元歲，畎夷，白夷，赤夷，玄夷，陽夷，風夷，六屬來王，於是始加爵命。十有六歲，王崩，子不降立。

后不降，六歲，伐九苑，五十有九歲，王崩，弟肩立。

后肩，二十有一歲，王崩，子廬立。

后廬，二十有一歲，王崩，不降之子孔甲立。

后孔甲，三歲，以劉累爲御龍氏。採首山鐵鑄劍。二十有七歲，商湯生。王好事鬼神，肆行淫亂，作破斧之歌，是爲東晉，諸侯化之，夏政日衰，三十有一歲，王崩，子皐立。

后皐，十有一歲，王崩，子發立。

后發，十有九歲，王崩，子癸立。

后癸，元歲，王淫虐，有殊力，能伸鉤索鐵，生烈兇虎，負恃其勇，不務德而武傷百姓，有趙梁者，敬爲無道，勸以貪狠，百姓弗堪。二十有二歲，公劉遷於豳，復修后稷之業，百姓懷之，多徙而歸焉，周道之興自此始。三十有三歲，伐蒙山，有施氏，進妹喜，王嬖之，所言皆聽，妹喜好聞裂繡聲，王發繡裂之，以順適其意，爲瓊室象廊，瑤臺玉牀，行淫縱樂，政事愈廢，又肉山脯林，酒池可以運舟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，以爲戲劇。三十有五歲，商湯始爲諸侯，始居亳。三十有六歲，湯爲方伯，得專征伐，葛伯不祀，湯始征之。三十有七歲，伊尹耕於有莘之野，湯三使往聘之，尹乃就湯，湯薦尹於王，自亳凡五適夏，告以堯舜之道，王終不聽，復歸于亳。四十有二歲，湯出，見人張網四面，湯解其三而，祝曰：欲左者左，欲右者右，惟不用命者，乃入吾網，諸侯聞之曰：湯德及禽獸，歸者四十餘國，王疾其大得諸侯和也，召之，囚于夏臺，己而得釋。五十有一歲，王鑿池爲夜宮，男女雜處，三句不朝，太史令終古執圖法泣諫，不聽，遂得商。五十有二歲，王不道愈甚，關龍逢進諫曰：古之人君，愛民節用，享國之日長，今王用財若無窮，殺人若弗勝，亡無日矣，蓋少懷乎，不聽，龍逢立而不去，王怒，遂殺之。五十有三歲，湯伐昆吾，遂攻鳴條，王師敗績，王奔南巢，因放焉，後三年卒于亭山，王滅德任威，棄義聘讒，諸侯危其位，大夫隱其道，舉事戾于天，發令逆其時，遂至于亡，自禹至桀，十七君，十四世，合紀共四百三十有九年。

商

起湯乙未，至紂戊寅，凡二十八王，十六世，共六百四十四年。

商王成湯，子姓，名履，一曰天乙，契之十三世孫，王歸自克夏，諸侯咸推王爲天子，王再拜而讓者三，乃即位于亳。十有八祀，即改建丑月爲歲首，歲曰祀，十二月建丑，得地之正，是爲地統。以伊尹仲虺爲左右相。立禹後，及古聖賢之裔，封孤竹等國有差。制爵祿，立助法，建學，養老，制官刑，諸器用皆作銘，以自警戒，其盤銘曰：苟日

新，日日新。又日新。二十有四祀，大旱七年，王禱于桑林之野，祝曰：毋以予一人之不敏，傷民之命，以六事自責，政不節與，宮室崇與，女謁盛與，苞苴行與，讒夫昌與，言未已，大雨方數千里。三十祀，王天錫智勇，用集大命，與人不求備，檢身若不及，旁求俊彥，子惠困窮，克寬克仁，兆民允懷，立十八祀，而革夏正，踐天子位，十三祀而崩，年百歲，子太丁早卒，外丙二年，仲壬四年，伊尹奉太丁之子太甲即位。

王太甲，元祀，伊尹奉王見于祖。王習與性成，欲敗度，縱敗禮，罔念聞伊尹之戒，伊尹乃於近湯陵處，營桐宮而居之，曰密邇先生其訓，無俾世迷。三祀，王居桐宮三年，處仁遷義，伊尹以冕服奉王歸亳，復正于王。以伊尹爲保衡。伊尹既復政，將告歸，又陳戒于王，王益修厥德，諸侯咸服，百姓以甯。二十有三祀，王克終湯業，王崩，子次丁立。

王次丁，八祀，保衡伊尹薨，王親弔臨，祀以太牢，以三公禮葬之于亳。以咎單爲相，咎單訓伊尹之事，作書以告于王。二十有九祀，王崩，弟太庚立。

王太庚，商世兄終弟及者，自太庚始。二十有五祀，王崩，子小甲立。

王小甲，十有七祀，王崩，弟雍已立。

王雍已，元祀，王居位，不能綱紀庶政，號令不行，諸侯或不朝，商道始衰。十有二祀，王崩，弟太戊立。王太戊，小甲之弟，太庚之子，元祀，以伊陟臣扈爲相，巫咸佐之，陟尹之子也，與扈反成輔王，大修成湯之政，商道復興。時有祥桑穀，共生於朝，一幕大拱，王懼，伊陟曰：臣聞妖不勝德，王其修德，王從之。三日而祥桑枯死。三祀，諸侯舉朝，王修先王之政，明養老之禮，早朝宴退，問疾弔喪，三年，遠方慕義，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。七十有五祀，王嚴恭寅畏，天命自度，治民祇懼，不敢荒甯，成湯之後，至王而中興焉，王崩，子仲丁立。

王仲丁，六祀，遷都于囂（在開封滎澤縣西北）十有三祀，王崩，國內亂，弟外壬立。

王外壬，十有五祀，王崩，弟河璽甲立。

王河璽甲，元祀，嘗有河決之患，徙都于相；（河南省內黃縣）商復襄。九祀王崩子祖乙立。

王祖乙，元祀，相又有河決之患，徙都耿，（山西省河津縣）九祀，耿圯，徙邢，（河北省邢臺縣）而都焉，以巫賢爲相，賢戚之子也，爲相任職，諸侯貢服，天下大和。十有九祀，王崩，子祖辛立。

王祖辛，十有六祀，王崩，弟沃甲立。王沃甲，二十有五祀，王崩，國亂，祖辛之子祖丁立。

王祖丁，三十有二祀，王崩，沃甲之子南庚立。王南庚，二十有五祀，王崩，祖丁之子陽甲立。

王陽甲，元祀，諸侯不朝，自仲丁以來，廢適而更立諸弟子，諸弟子或爭相代立，比九世亂，於是諸侯莫朝。七祀王崩，弟盤庚立。

王盤庚，元祀，遷都于般，（河南偃師）改國號曰般，遵湯之德，行湯之政，商道復興，諸侯來朝。二十有八祀，王崩，弟小辛立。王小辛，殷道復衰，二十有一祀，王崩，弟小乙立。

王小乙，二十有六祀，鬻父遷于岐，改國號曰周，鬻父號古公，繼公劉居豳，能修世業，狄人侵之，乃遷岐山之下居焉，從之者如歸市。二十有八祀，王崩，子武丁立。

王武丁，元祀，王宅爰亮陰，三年不言，以甘盤爲相，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。三祀，得傳說爲相，命說總百官，齊學於說，說曰，王人求多聞，時惟建事，學于古訓乃有獲，惟學遜志，務時敏，厥修乃來，允懷于茲，道積于厥躬。三十有二祀，彤祭禩廟，有飛雉升鼎耳而雊，王懼，乃修政行德，天下咸耀。伐鬼方，三年乃克，自是內外無患，殷道復興。五十有九祀，王爲王子時，父小乙，欲其知民疾苦，使居民間，與小民出人同事，故於稼穡艱難，備嘗知之，及即位，不敢荒甯，嘉靖殷邦，至于小大，無時或怨，遂成中興之業，王崩，廟號高宗，子祖庚立。

王祖庚，七祀，王崩，弟祖甲立。

王祖甲，初高宗欲廢祖庚而立王，王以爲不義而逃去，及祖庚崩，國人立之。二十有八祀，周公黜父堯，子季歷嗣，古公三子，長曰泰伯，次曰仲雍，少曰季歷。季歷娶太任，端一誠莊，惟德之行，生子昌，有聖瑞，古公欲傳國以及之，曰：我世嘗有興者；其在昌乎？太伯仲雍知指，乃以採藥爲名，逃之荊蠻，斷髮文身，以讓季歷，至是古公薨，季歷嗣。三十有三祀，王在田間久，故即位後，知小人之依，能保惠於庶民，王崩，子廩辛立。王廩辛，六祀崩，弟庚丁立。

王庚丁，二十有一祀，王崩，子武乙立。

王武乙遷都河北，四祀，王無道，爲偶人，謂之天神，與之博，令人爲行，天神不勝，乃僂辱之，爲革囊盛血，仰而射之；命曰射天，獵于河渭之間，暴雷震死。子太丁立。王太丁，三祀，王崩，子帝乙立。

帝乙，元祀，命周公季歷爲牧師，加九命作伯。七祀周公季歷薨，世子昌嗣爲西伯，邈后稷公劉之業，則古公公季之法，篤仁，敬老，慈幼，禮下賢者，日中不暇食，以待士，孤竹君之二子，伯夷叔齊，讓國不受，聞西伯善養老，往歸之；泰顛，閔天，散宜生，嚮子，辛甲，亦皆歸焉，嘗行于野，見枯骨，命吏瘞之；吏曰：此無主矣；西伯曰：有天下者，天下之主，有一國者，一國之主，吾固其主也，以棺衾葬之；天下聞之曰：西伯澤及枯骨，況于人乎。二十有三祀，西伯娶有莘氏聖女，曰太姒，西伯治外，太姒治內，德政流布，風化大興；太姒有十子，長伯邑考，蚤卒，次發，性慈和，有聖德；西伯以爲世子；次且，仁聖多材藝；西伯任以政，猶有管叔鮮，蔡叔度，曹叔振鐸，鄭叔武，霍叔處，康叔封，昭季載，皆太姒子。三十有七祀，王崩，子辛立。

王受辛，元祀，王資辯捷疾，聞見甚敏，材力過人，性汰侈，好酒色，始爲象箸，箕子歎曰：今爲象箸，必爲玉杯，玉杯象箸，必將食熊羆豹胎，它又將稱是，王求足欲，天下殆哉。八祀，伐有蘇，獲妲己，嬖之，惟其言是聽，造鹿臺，爲瓊室，玉門，厚賦斂，以實鹿臺之材，盈鉅橋之粟，大聚樂戲于涉邱，以酒爲池，縣肉爲林，使男女裸而

相逐其間，宮中九市，爲長夜之飲，百姓怨望，諸侯有叛者，妲己以爲法輕，威不立，王乃爲銅柱，以膏塗之，加於熒炭之上，使有罪者緣焉，輒墮炭中，王與妲己，相爲笑樂，名曰炮烙之刑。十有一祀，剖孕婦，視其胎，斬朝涉之脛，視其髓，西伯聞之，竊歎，崇侯虎知之，以告王，且曰：西伯將叛，王怒，囚西伯于羑里，西伯曰：父有不慈，子不可以不孝，君有不明，臣不可以不忠，豈有君而可叛乎，乃演易作六十四卦彖辭。十有三祀，西伯被囚，其臣日夜憂懼，謀救其君，囑國中珍寶良馬，因嬖臣費仲以獻，諸侯亦爲西伯請，王乃赦西伯，西伯出而獻洛西之地，請除炮烙之刑，許之，賜弓矢鉄鉞，使專征伐。十有四祀，虞芮之君，相與爭田，久而不平，乃相與朝周，入其境，耕者讓畔，行者讓路，入其邑，男女異途，班白者不提挈，入其朝，士讓爲大夫，大夫讓爲卿，二國之君，咸而相謂曰：我等小人，不可以履君子之庭，乃相讓，以其所爭爲間田，天下聞而歸之者四十餘國。十有五祀，西伯得呂尚於渭陽，尙四岳之裔也，西伯將出獵，卜之曰：非龍非彭，非熊非羆，所獲霸王之輔，于是西伯獵，果遇尙于渭水之陽，時年已七十餘，與語大悅，曰：自吾先君太公曰：當有聖人適周，子真是耶，吾太公望子久矣，故號之曰太公望，載與俱歸，立爲師。十有六祀，西伯伐密須。十有九祀，西伯伐崇，作豐邑，徙都之。二十祀，西伯瘵疾，謂世子曰：見善勿怠，時至勿疑，去非勿處，此三者道之所以止也，世子再拜受教，西伯薨，世子發嗣，周有天下，乃追諡曰文王。三十有一祀，王以費仲爲政，費仲善諛好利，又用蜚廉惡來父子，均善讒譖，諸侯益疏，西伯發，因黎侯近王畿，不恭王命，伐而勝之，祖伊恐將及殷，奔告于王，王曰：我生不命在天，祖伊反曰：王不可諛矣。三十有二祀，殺少師比干，囚太師箕子，微子去之，以存宗祀。三十有三祀，西伯發，大會諸侯于孟津，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國，誓師渡河，王率衆拒周師于牧野，兵潰，王反走，衣其寶玉衣，自焚而死，王言足以拒諫，知足以飾非，矜人臣以能，以爲皆出己下，播棄黎老，崇信姦回，慢神虐民，婦言是聽，身死國亡，天下之惡歸焉。

通
級
和
要
卷

通鑑紀要卷二

周

起武王十三年己卯，至赧王五十九年乙巳，凡三十七王，三十三世，八百六十七年，又東周君七年，共八百七十四年。

武王，姬姓，名發，后稷之後，嗣文王爲西伯，興師伐紂，遂革殷命，十三年春，王即位，國號周，封紂子祿父爲殷侯，乃使弟管叔鮮，蔡叔度，相祿父治殷。命召公釋箕子之囚，命畢公釋百姓之囚，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，發鉅橋之粟，以振貧弱，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寶玉，命閔天封比干之墓，於是萬姓悅服。夏四月，王來自商，至於豐，乃偃武修文，歸馬於華山之陽，放牛於桃林之野，庶邦冢君，暨百工受命於周。大封建諸侯於天下，封黃帝之後於蓟，帝堯之後於祝，帝舜之後於陳，是爲三恪，復封夏后氏之後於杞，與殷之武庚，是爲二王之後，又封師尚父於齊，弟周公且於魯。召公奭於燕，庶叔高於畢，皆留相王室，封弟叔鮮於管，叔度於蔡，叔處於霍，以監殷，是爲三監，餘各以次受封。定祀先之禮，諱名立謚，追王古公亶父曰太王。季歷曰王季，文考曰文王，自祖緡以上至后稷，以天子之禮祀焉。以建子爲歲首，改祀曰年，十一月建子，得天下之正，是爲天統。立徹法。建學。養老。王召士大夫而問曰，惡有藏之約，行之博，萬世可以爲子孫恒者乎，師尚父進丹書於王，道其言曰，敬勝怠者吉，怠勝敬者滅，義勝欲者從，欲勝義者凶，王聞之，惕若恐懼，退而爲戒，書於席之四端，及機，鑑，盥，盤，盥，極，杖，帶，履，簞，豆，戶，牖，劍，弓，矛，各有銘焉。禹治洪水，洛出書，法而陳之，爲洪範九疇，至是王訪箕子以天道，箕子乃推衍增益以成其篇，箕子不欲臣周，亡於朝鮮，王因以封之。初王伐紂，伯夷叔齊，扣馬而諫，左右欲兵之，太公曰，此義人也，扶而去之，及王平殷亂，天下宗周，伯夷叔齊，恥之，隱於首陽，蕝不食周粟，採薇而食之，卒以餓死。十有四年，遷都于鎬，自太王居岐，名國爲周，是爲岐周，至王自豐宅鎬，是爲宗周，于是

辟靡，興禮樂，周道四達，無思不服。十有九年，王崩，王丕承文王之烈，一戎衣而有天下，建官惟賢，位事惟建能，垂拱而天下治，嗣西伯十有三年。踐天子位，七年崩，周公且奉元子誦立，是爲成王。

成王，武王納太公望之女曰邑姜，生王，至是武王崩，王立，年十有三，周公且相王，踐祚而治。元年，王諒闇，周公且爲冢宰，總百官。召公爲保，周公爲師，相王左右，召公不悅，周公作君奭以告之，于是召公乃悅，與周公夾輔王室，自陝以西，召公主之，自陝以東，周公主之。二年，時管叔及羣弟，流言於國曰，公將不利於孺子，周公遂居東，取易三百八十四爻，各繫以辭，爰武庚必判，王室必搖，乃作鷓鴣之詩以貽王。三年秋大熟，未獲，天大雷震以風，禾盡偃，大木斯拔，王知罪在管蔡，親迎周公於東，出郊，天乃雨反風，禾盡起，歲則大熟。管叔鮮，及蔡叔度，以武庚叛，王命周公討平之，周公殺武庚，誅管叔，囚蔡叔於郭鄰，降霍叔爲庶人，周公作東山之詩以勞士卒。封微子啟於宋，使紹殷後，修其禮物，作賓王家。六年，正百官，立太師太傅太保，曰三公，少師少傅少保，曰三孤，冢宰掌邦治，司徒掌邦教，宗伯掌邦禮，司馬掌邦政，司空掌邦禁，司空掌邦土，爲六卿，六卿分職，各率其屬，以倡九牧，阜成兆民。制禮作樂，制周禮以經邦國，曲禮以節威儀，總其凡有五，曰吉，凶，軍，賓，嘉，舉其大有六，曰冠，婚，喪，祭，鄉，相見，作樂曰酌，以告成大武，又分六樂而序之，以祀以祭以享，奏房中之樂，以歌后妃之德。七年，營東都洛陽。十有一年，周公欲王知稼穡之艱難，先已陳備七月之詩，至是在豐，又作無逸之書，以訓於王。公在豐，病將殂，曰必葬我成周，以明吾不敢離王，既薨，王葬於畢，從文王，以明不敢臣也，復以公有大勤勞，命魯公世祀以天子禮樂，命君陳代周公，分治東郊。十有三年，初虞夏商之世，幣金三品，是年，太公望立九府圖法，錢圖函方，輕重以銖，布帛廣二尺二寸，爲幅，長四丈爲疋。三十七年，王在位祇勤於德，夙夜不逮，興禮樂，立制度，民和睦而頌聲作，夏四月王崩，子釗立，是爲康王。

康王，元年，朝於豐宮，徧告諸侯，宣示文武之功業。十有二年，六月，命畢公保釐東郊。二十六年，召公薨。公治

西方，甚得民和，巡行鄉邑，聽斷於棠樹之下，及卒，人思其政，不忍伐棠樹，作甘棠之詩歌詠之。王克臻洪業，敬恭神人，四裔賓服，海內宴然，百姓興於禮義，囹圄空虛，刑措不用四十餘年，有唐虞之風焉，王崩，子瑕立，是爲昭王。

昭王，元年，王之時，王道缺微，周始衰，五十有一年，王南巡狩，反濟漢，漢濱之人，以膠船進王，至中流，膠液船解，王及祭公皆溺焉，王崩，子滿立，是爲穆王。

穆王，王生于昭王二年，至是即位，年已五十餘，元年築祗宮。十有七年，王得八駿馬，有造父者，以善御幸，遂西巡狩，樂而忘歸，四方諸侯，爭訟無所質正，咸歸於徐，徐子得朱弓赤矢，以爲天瑞，自稱偃王，朝之者三十六國，王聞徐子偃號，恐遂稱受命，乃命造父御，一日千里，長驅而歸，使楚人伐徐，徐子不忍鬪其民。北走彭城，百姓從之者以萬數，徐子將死，曰，吾積于文德，而不明武備，故至此。三十有五年，王將征大戎，祭公謀父諫曰，先王耀德不觀兵，王不聽，遂征之，得四白狼，四白鹿，以歸，自是荒服者不至。五十年，王命呂侯爲大司寇，作修刑辟，訓夏贖刑，以詰四方。五十有五年，王崩于祗宮，子翳愿立，是爲共王。共王十有二年，王崩，子釐立，是爲懿王。二十五年，王崩，共王弟辟方立，是爲孝王。

孝王十有三年，封非子於秦，非子惡來革之後，居犬邱好馬，善養息之，王使主馬於汧渭之間，馬大蕃息，乃分土爲附庸，邑之秦，曰昔伯翳爲舜主畜，多息，故有土，錫姓曰嬴，今其後亦爲朕息焉，其使續嬴氏祀，號曰秦嬴。十有五年，王崩，懿王子變立，是爲夷王。

夷王，王爲懿王太子，孝王崩，諸侯復立爲王，十有六年，王崩，子胡立，是爲厲王。

厲王，元年，王暴虐，詩人作刺。三十有三年，王無道，國人謗王。召公諫曰，民不堪命矣，王怒，得衛巫，使監謗者，以告，則殺之，國人莫敢言，道路以目。王喜，告召公曰，吾能弭謗矣，召公曰，是障之也，防民之口，甚於

防川，是故爲川者，決之使導，爲民者，宣之使言，若壅其口，其與能幾何，王不聽。三十有七年，王心戾虐，萬民弗忍，乃相與畔，襲王，王出奔于絳，太子靖匿召公家，國人圍之，召公乃以其子代王太子，太子竟得脫。三十有八年，召公周公二相，以太子靖幼，相與協和，共理國事，號曰共和。五十有一年，王崩于絳，周公召公，奉太子靖即位，是爲宣王。

宣王元年，命秦仲征西戎。命尹吉甫北伐玁狁，逐之太原而歸。二年，王命方叔率師南征，荊蠻來服。淮夷不服，王命召虎，率師循江漢討平之。王既命召虎平淮南之夷，乃親率六師，以征淮北，徐方來庭。六年，大旱，王承厲王之烈，內有撥亂之志，遇戕而懼，側身修行，欲消去之，天下喜於王化復行，百姓見憂，仍叔作雲漢之詩以美之。八年，王內修政事，外復文武之境土，乃選車徒，備器械，會諸侯於東都，因以田獵講武，詩人爲作車攻吉日。二十有二年，王后姜氏諫王，姜氏賢而有德，王嘗晏起，后脫簪珥，待罪于永巷，使其傅母通言于王曰：姜不才，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，敢請罪，王曰：寡人不德，實自生過，非夫人之罪也，遂勤于政，早朝晏退，繼文武之迹，成中興之業。四十年，料民於太原。四十有三年，殺社伯，伯之友左儒爭之，不許，儒死之。四十有六年，王崩，子涅立，是爲幽王。

幽王元年，立姜氏爲王后，宣白爲太子。三年，納褒姒，宣王之時，童謠曰：樂極生悲，實亡周國，於是王聞之，有夫婦鬻是器者，王使執而戮之，府之小妾生女，而非王子也，懼而棄之，爲瓠服者，方逃于道，收之以奔于褒，後褒姒有獄，請入此女子于王，以贖其罪，是爲褒姒，至是王入後宮，愛而納之，生子伯服。五年，褒姒與虢石父比，譴廢申后太子，褒姒立爲后，伯服爲太子，宣白出奔申，太史伯陽曰：禍成矣，無可奈何，褒姒不好笑，王悅之萬方，故不笑，乃無故舉烽火，諸侯悉至，至而無寇，褒姒乃大笑。十有一年，王欲殺故太子宜臼，求之于申，申侯弗與，召西夷犬戎攻王；王舉烽火徵兵，兵莫至，犬戎遂殺王於驕山下，虜褒姒，鄭伯友死于戰，秦襄公力戰破戎。

，衛侯和從晉侯仇，合諸侯兵逐戎，躡伯服，鄭世子掘突，收父散兵，從諸侯東迎太子宜臼立之，是爲平王。

平王元年，王避犬戎難，東遷洛邑，秦襄公以兵送王，王封爲諸侯，賜以岐以西之地，秦於是始國，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，又策命晉侯，賜以河內附庸，晉於是始大。十有三年，衛武公卒，時年九十五，猶箴儆於國曰，自卿以下，至師長士，苟在朝者，無謂我耄而舍我，必恪恭于朝夕，以交戒我，于是作懿戒以自警，及其歿也，謂之睿聖武功。二十有一年，秦伯獻戎捷，於是秦伯收周餘民有之地，至岐，岐以東，獻之王。四十有九年，時天子微弱，諸侯放恣，賞罰不行，後孔子修魯史，作春秋，立百王之大法，託始於是年，爲魯隱公元年。五十有一年，王崩，孫林立，是爲桓王。呂氏祖謙曰，由此而上，則爲成康，爲文武，由此而下，則爲春秋，爲戰國，乃消長升降之交會。桓王十有六年，楚子熊通僭稱王。二十有三年，王崩，子佗立，是爲莊王。

莊王十有二年，齊人殺無知，公子小白立，是爲桓公，齊以管夷吾爲相，初鮑叔以管仲之齊，三登三浴之，齊侯親迎於郊，與之廕而問焉，對輒稱善，乃以爲相，號曰仲父，仲爲政，四民不使雜處，制國爲二十一鄉，作內政以寄軍令，官山海以準輕重，立三選以擇賢，分五屬以布憲，重農以權穀幣，贖罪以備器械，厚聘幣。反侵地，以親諸侯，齊侯悉從之，故仲得盡其才，而霸功立。十有五年，王崩，子胡齊立，是爲僖王，僖王五年，王崩，太子闔立，是爲惠王。

惠王二十二年，晉侯殺其世子申生，重耳奔蒲，夷吾奔屈。晉侯使荀息，以屈產之乘，垂棘之璧，假道於虞以伐虢，虞公許之，宮之奇諫，不聽，晉里克荀息，帥師舍虞師，滅下陽，至是，晉復假道伐虢，宮之奇諫曰，一之爲甚，其可再乎，諺所謂輔車相依，唇亡則齒寒者，其虞虢之謂也，宮之奇以其族行，曰虞不臘矣，在此行也，晉不更舉矣，十二月，晉滅虢，虢公醜奔京師，師還，館於虞，遂襲虞，滅之，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，璧則猶是也，而馬齒加長矣。郭亡，齊侯之郭，問父老，郭何故亡，曰以其善善而惡惡，公曰，若子言，乃賢君也，何至於亡，父老曰

，郭君善善而不能用，惡惡而不能去，所以亡也。二十有五年，王崩，太子鄭立，是爲襄王。

襄王元年，齊侯會諸侯於葵邱。七年，齊大夫管夷吾卒，初管仲病，齊侯問曰，羣臣誰可相者，仲曰，知臣莫若君！公曰，易牙如何，對曰，殺子以適君，非人情，不可，公曰，開方如何，對曰，背親以適君，非人情，難近，公曰，豎刁如何，對曰，自宮以適君，非人情，難親，仲卒，齊侯不用其言，近用三子。九年，齊侯小白卒，五公子相攻，桓公尸在牀六十七日，尸蟲出於戶，易牙與寺人貂，因內寵以殺羣吏，而立無虧，太子昭奔宋。十有四年，十一月，宋公及楚人戰於泓，宋師敗績，國人皆咎公，公曰，君子不重傷，不禽二毛，古之爲軍也；不以阻隘也，寡人雖亡國之餘，不鼓不成列，子魚直斥之。十有六年，二月，晉公子重耳入於晉，初重耳奔狄，從者狐偃，趙衰，顛頡，魏犢，胥臣，處狄十二年，乃行，過衛，衛不禮焉，出於五鹿，乞食於野人，人與之塊，重耳怒，狐偃曰，天賜也，民以土服，必獲此土，受而載之，及齊，齊桓公妻之，重耳安焉，桓公卒，從者謀去齊，姜氏知之，趣重耳行，重耳不可，姜與狐偃謀，醉而遣之，過曹，及宋，及鄭，遂如楚，楚子饗之，曰，公子若反晉國，則何以報不穀，對曰，子女玉帛，則君有之，羽毛齒革，則君地生焉，其何以報君，若以君之靈，得反晉國，晉楚治兵，遇於中原，其避君三舍，若不獲命，其左執鞭弭，右屬櫜鞬，以與君周旋，子玉請殺之，楚子不許，居數月，晉子圍自秦亡歸，秦伯召重耳於楚，楚子厚幣以送於秦，秦伯納女五人，懷嬴與焉，及晉惠公卒，子圍嗣，於是秦伯納重耳，重耳即位，賞從亡者，介之推不言祿，祿亦弗及，推曰，獻公之子九人，惟君在矣，惠懷無親，外內棄之，天未絕晉，必將有主，主晉祀者，非君而誰，天實置之，而二三子以爲己力，不亦誣乎，遂與其母偕隱而死。二十四年，十二月，晉文公重耳卒。三十有三年，八月，王崩，子壬臣立，是謂頃王。頃王六年，春，王崩，子班立，是爲匡王。

匡王六年，九月，趙穿弑晉侯於桃園，晉太史董狐書曰，趙盾弑其君，以示於朝，盾曰不然，對曰，子爲正卿，亡不

越境，反不討賊，非子而誰。十月，王崩，弟瑜立，是爲定王。定王十有九年，十一月，王崩，子夷立，是爲簡王。簡王十有四年，王崩，太子泄立，是爲靈王。

靈王三年，無終子嘉父，使其臣孟樂如晉，因魏絳納虎豹之皮，以請和諸戎，晉侯曰，戎狄無親而貪，不如伐之，魏絳曰，諸侯新服，將觀於我，我德則睦，否則攜貳，勞師於戎，諸華必叛，晉侯曰，然則莫如和戎乎，對曰，和戎有五利焉，戎狄薦居，貴貨易土，土可賈焉，一也，邊鄙不狎，民狎其野，穡人成功，二也，戎狄事晉，四鄰振動，諸侯咸懷；三也，以德綏戎，師徒不勦，甲兵不頓，四也，寤於后羿，而用德度，遠至邇安，五也，君其圖之，晉侯悅，乃使魏絳盟諸戎。二十一年，孔子之先，宋人也，父叔梁紇，母顏氏，以是年庚戌之歲，十月庚子，生孔子於魯昌平鄉，孔子生而圩頂，因名焉，爲兒嬉戲，陳俎豆，設禮容，及長，爲委吏，料量平，爲司職吏，畜蕃息，魯仲孫儀，使其子何忌，與南宮适往學禮焉。二十有七年，王崩，太子晋早卒，次子貴立，是爲景王。

景王元年，吳公子季札聘於魯，遇徐，徐君愛其寶劍，季子心知而許之，使遊，徐君已沒，遂解劍懸其墓而去。至魯，請觀周樂，至韶箭，札曰，德至矣哉，大矣，如天之無不轉也，如地之無不載也，觀止矣，聘於齊，觀晏嬰，謂曰，子速納邑與政，乃免於難，及鄭，見公孫僑如舊相識，適衛，說蘧瑗，史狗，史鮒，公子荆，公子朝，公叔發，曰，衛多君子，未有患也，適晉，說趙武，韓起，魏舒曰，晉國其萃于三族乎，二十年，鄭子朝魯，魯侯與之晏，叔孫婁問曰，少皞氏鳥名官，何故也，鄭子曰，吾祖也，昔者黃帝氏以雲紀，炎帝氏以火紀，太皞氏以龍紀，我高祖少皞氏之立也，鳳鳥適至，故紀于鳥，爲鳥師而鳥名，自顓頊以來，不能紀遠，乃紀于近，爲民師而命以民事，孔子聞之，見於鄭子而學之，既而告人曰，吾聞之天子失官，學在四夷，猶信。二十三年，孔子將適京師，南宮适言于魯侯，魯侯與之乘車兩馬，俾适俱往，孔子既至，問禮于老子，問樂于苴弘，歷郊社之所，考明堂之則，察廟朝之度，於是反乎魯，弟子稍益進焉。楚世子建奔宋，楚殺其傅伍奢，及子尚，伍員奔吳。二十有五年，王崩，王室

亂，劉子，單子，奉王子猛葬景王，未及即位，王子猛卒，母弟卬立，是爲敬王。

敬王三年，孔子適齊，齊侯問政于孔子，說，欲封以尼谿之田，晏嬰不可，齊侯惑之，孔子遂行，反乎魯。十有五年，初，伍員與申包胥友，其亡也，謂申包胥曰，我必覆楚，申包胥曰，子能覆之，我必能興之，及楚子在隨，申包胥如秦乞師，秦伯使辭焉，曰子姑就館，將圖而告，對曰，寡君越在草莽，下臣何敢即安，立依于庭牆而哭，日夜不絕聲，勺飲不入口，七日，秦伯爲之賦無衣，九頓首而坐，秦師乃出，與吳入戰，吳師敗，楚子入于郢，賞申包胥，申包胥曰，吾爲君非爲身也，君既定矣，又何求，遂逃賞。十有九年，孔子初爲中都宰，制爲養生送死之節，長幼異食，強弱異任，男女別塗，路無拾遺，器不彫僞，爲四寸之棺，五寸之槨，因邱陵爲墳，不封不樹，行之一年，四方之諸侯則焉，定公謂孔子曰，學子此法，以治魯國，何如，孔子對曰，雖天下可平，何但魯國而已哉。二十年，孔子由中都宰爲司空，乃別五土之性，而物各得所生之宜，由司空爲大司寇，設法而不用，無姦民。齊侯使使告魯爲好會，會于夾谷，孔子相，告魯侯曰，臣聞有文事者，必有武備，古者諸侯出疆，必具官以從，請具左右司馬，魯侯從之，及會，獻酢既畢，齊有司請奏四方之樂，于是旌旄羽旆，矛戟劍撥，鼓噪而至，孔子趨而進曰，吾兩君爲好，夷狄之樂，何爲于此，齊侯心忤，麇而去之，有頃，齊有司請奏宮中之樂，優倡侏儒，爲戲而前，孔子趨而進曰，匹夫樊惑諸侯者罪當誅，請命有司，齊侯懼而動，知義不若，乃歸謂晏嬰曰，寡人獲過于魯君，如之何，嬰曰，君子謝過以質，小人謝過以文，齊嘗侵魯邑，請皆還之，齊乃歸魯郕譚龜陰田。二十三年，孔子由魯司寇攝行相事，七日而誅少正卯，門人問曰，少正卯魯之聞人也，夫子爲政，而始誅之，得無失乎，孔子曰，人有六惡者五，而盜竊不與焉，一曰心達而險，二曰行僻而堅，三曰言僞而辨，四曰記醜而博，五曰順非而澤，此五者，有一于人，不得免于君子之誅，而少正卯兼有之，故不可不誅也，與聞國政三月，政化大行，騁牛馬不儲價，糞羔豚者不加飾，男女行者別于塗，道不拾遺，男尚忠信，女尚貞順，四方客至，不求有司，皆如歸焉，孔子相魯，齊

懼，欲敗其政，乃選好女子八十人，衣以文飾，而舞容穢，及文馬三十駟，遣魯君，陳於魯城南高門外，季孫斯微服往觀之，再三，將受焉，乃語魯君爲周道遊，觀之終日，怠于政事，仲由言于孔子曰：「夫子可以行矣，孔子曰：『魯今且郊，如致膳於大夫，則吾猶可以止，季孫既受女樂，三日不聽政，又不致脯俎，孔子遂行，適衛。吳闔閭伐越，勾踐禦之，陳於櫛李，大敗之，闔閭傷將指而卒，子夫差立，使人立於庭，苟出入，必謂曰：『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？』則對曰：『唯不敢忘，三年乃報越。』孔子居衛十月，將適陳，過匡，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，既解，還衛之殺而父乎，則對曰：『唯不敢忘，三年乃報越。』孔子居衛十月，將適陳，過匡，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，既解，還衛，主驚發，見南子，明年去，適宋，宋司馬桓魋欲殺之，遂去，適陳，主司城貞子，是歲，魯定公卒，孔子居陳三歲，反衛，衛侯不能用，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，召孔子，孔子欲往，亦不果，將西適晉，見趙鞅，至河而反，適處于衛。二十六年，吳夫差敗越于夫椒，報櫛李也，遂入越，越子以甲楯五千，保于會稽，使大夫種，因吳太宰嚭以行成，吳子將許之，伍員曰：『不可，臣聞之，樹德莫如滋，去疾莫如盡，勾踐與我同壤，而世爲仇讐，於是乎克而弗取，將又存之，遠天而長寇讐，後雖悔之，不可食已，弗聽，退而告人曰：『越十年生聚，十年教訓，二十年之後，吳其爲沼乎。』三十一年，先是孔子在衛，靈公問陳，不對而行，復如陳，是年季孫斯卒，遺言謂其子肥，必召孔子，其家臣止之，肥乃召冉求，孔子如蔡及葉，楚昭王使人聘之，將以背社地封孔子，令尹子西曰：『文王在豐，武王在鎬，百里之君，卒王天下，今孔子得據土壤，賢弟子爲佐，非楚之福也，乃止；孔子又反乎衛。三十六年，冉求既與齊戰有功，季孫肥乃以幣迎孔子，孔子歸魯，年六十八矣，魯終不能用孔子，孔子又不求仕，乃叙書傳禮記，刪詩正樂，序易，弟子蓋三千焉，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。三十九年春，魯狩于大野，叔孫氏之車子鉏商，獲麟，以爲不祥，棄之郭外，孔子觀之，曰：『麟也，胡爲來哉，』反袂拭面，涕泗沾襟曰：『吾道窮矣，叔季聞而取之，』端木賜問曰：『夫子何泣？』孔子曰：『麟之至，爲明王也，出非其時，而見害，吾是以傷焉，是年孔子因魯史作春秋，』上自隱公元年，下訖哀公十四年，凡十二公，絕筆於獲麟，筆則筆，削則削，游夏不能贊一辭。四十一年，孔子蚤

作，負手曳杖，逍遙於門，歌曰：泰山其頽乎，梁木其壞乎，哲人其萎乎，既歌而入，當戶而立，端木賜聞之曰：夫子殆將病也；遂趨而入，孔子曰：賜爾來何遲也，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，殷人殯于兩楹之間，周人殯于西階之上，余人也，疇昔之夜，夢坐奠于兩楹之間，夫明王不興，天下其孰能宗予，予殆將死也，寢疾七日而殯，年七十有三，葬魯城北泗上，弟子皆服心喪三年畢，相訣而去，哭各復盡哀，或復留，惟賜廬於家上，凡六年，然後去，弟子及魯人，往從冢而家者，百有餘室，孔子生鯉，字伯魚，先孔子卒，鯉生伋，字子思，作中庸，居魯，後居于衛。四十有四年，王崩，太子仁立，是爲元王。

元王元年，十有一月，初越王勾踐反國，苦身焦思，臥薪嘗膽，曰女忘會稽之恥耶，至是越圍吳，居軍三年，吳師自潰。三年十有一月，越入吳國，吳子率其賢良，與其重祿，以上姑蘇，夫差將死，自蔽其面，曰：吾無而見子者也，越於是滅吳。范蠡從勾踐自會稽，以大名之下，難以久居，爲書辭勾踐，不復入越，遂乘扁舟，浮于五湖，總姓名，適齊，爲鴟夷子皮，之陶，爲朱公，遺大夫種書曰：飛鳥盡，良弓藏，狡兔死，走狗烹，敵國破，謀臣亡，越王長頸鳥喙，可以共患難，不可與共安樂；子何不去，種見書，稱疾不朝，人或說種且作亂，勾踐乃賜種劍，種自殺。七年，王崩，太子介立，是爲貞定王。貞定王二十八年，王崩，長子去疾立，是爲哀王。立三月，弟叔襲殺之，而自立，是爲思王。立五月，少弟嵬又攻殺之而自立，是爲考王。十有五年，王崩，太子午立，是爲威烈王。

威烈王十有九年，晉魏斯受經于孔子之弟子卜商，又師事田子方，過段干木之廬必式，四方賢士多歸之，斯由此得譽於諸侯，斯子擊出，遭田子方於道，下車伏謁，子方不爲禮，子擊怒，謂子方曰：富貴者驕人乎，貧賤者驕人乎，子方曰：亦貧賤者驕人耳，富貴者安敢驕人，國君而驕人，則失其國，大夫而驕人，則失其家，士貧賤者，言不用，行不合，則納履而去耳，安往而不得貧賤哉，子擊乃謝之。二十四年，王崩，子驕立，是爲安王。

安王十五年，魏武侯浮西河而下，顧謂吳起曰：美哉山河之固，此魏國之寶也，對曰：在德不在險，昔三苗氏，左洞

庭；右彭蠡，德義不修，禹滅之，夏桀之居，左河濟，右秦華，伊闕在其南，羊腸在其北，修政不仁，湯放之，商紂之國，左孟門，右太行，常山在其北，大河經其南，修正不德，武王殺之，由此觀之，在德不在險，若君不修德，舟中之人，皆敵國也，武侯曰善。二十六年，王崩，子喜立，是爲烈王。

烈王六年，時王室微弱，諸侯莫朝，齊威王獨朝之，天下以此賢齊侯，初齊侯即位，國人不治，于是召即墨大夫黜之曰，自子居即墨，暨言日至，然吾使人視即墨，田野闢，人民給，官無事，東方以寧，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，封之萬家，召阿大夫語之曰，自子守阿，暨言日聞，吾使人視阿，田野不闢，人民貧餓，趙攻鄆，子不救，衛取薛陵，子不知，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，是日烹阿大夫，及左右嘗譽者，于是羣臣變懼，莫敢飾詐，務盡其情，齊國大治○七年，王崩，弟扁立是爲顯王。

顯王十年，衛鞅欲變法，秦人不悅，鞅言于孝公曰，夫民不可與慮始，而可與樂成，論至德者，不和于俗，成大功者，不謀于衆，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，不法其故，甘龍曰，不然，因民而教者，不勞而成功，緣法而治者，吏習而民安之，衛鞅曰，常人安于故俗，學者溺于所聞，以此兩者，居官守法可也，非所與論于法之外也，智者作法，愚者制焉，賢者更禮，不肖者拘焉，公曰善，乃以鞅爲左庶長，卒定變法之令。十四年，齊魏會田於郊，魏惠王謂齊威王曰，齊亦有寶乎，威王曰無有，惠王曰，寡人國雖小，尙有徑寸之珠，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，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，威王曰，寡人之所以爲寶者，與王異，吾臣有檀子者，使守南城，則楚人不敢爲寇，有盼子者，使守高唐，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，有黔夫者，使守徐州，則燕趙之人徙而從者七十餘家，有鍾首者，使備盜賊，則道不拾遺，此四者，將照千里，豈特十二乘哉，惠王有慚色。十六年，魏伐趙，圍邯鄲，齊謀救趙，田忌欲引兵之趙，孫臏曰，夫解難亂糾紛者，不控拳，救鬪者不搏撻，批亢搗虛，形格勢禁，則自爲解耳，今梁之輕兵銳卒竭於外，而老弱疲於內，若引兵疾走其都，彼必釋趙而自救，是我一舉解趙之圍，而收敝于魏也，忌從之，十月，邯鄲降魏，魏帥

還，與齊戰于桂陵，魏師大敗。十八年，申不害學本于黃老，而主刑名，以其術于韓昭侯，韓侯用以爲相，內修正教，外應諸侯，十五年終不害之身，國治兵強。十九年，秦徙都咸陽，廢井田，開阡陌，更賦稅之法。二十三年，子思言荷變於衛侯曰，其材可將五百乘，公曰，吾知其可將，然魏嘗爲吏賦于民，而食人二雞子，故弗用也，子思曰，夫聖人之官人，猶匠之用木也，取其所長，棄其所短，故杞梓連抱，而有數尺之朽，良工不棄，今君處戰國之世，選爪牙之士，而以二卵棄千城之將，此不可使聞于隣國也，衛侯再拜曰，謹受教。子思言於衛侯曰，君之國事，將日非矣，君出言自以爲是，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，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，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，君臣既自賢矣，而羣下同聲賢之，賢之則順而有福，矯之則逆而有禍，如此善安從生乎。二十八年，魏使龐涓伐韓，韓請救于齊，齊因起兵，使田忌將，孫臏爲師，以救韓，直走魏都，龐涓聞之，去韓而歸，魏人亦大發兵，使太子申將，以禦齊師，孫臏曰，兵法百里而趨利者，蹶上將，五十里而趨利者，軍半至，乃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，明日爲五萬竈，又明日爲二萬竈，龐涓行三日，大喜曰，我固知齊軍怯，入吾境三日，士卒亡者過半矣，乃棄其步軍，率輕銳，倍日并行逐之，孫臏度其暮當至馬陵，馬陵道隘，而旁多阻隘，可伏兵，乃斫大樹，白而書之曰，龐涓死此樹下，令萬弩夾道而伏，期日暮，見火舉而俱發，涓果夜至，見白書，以火燭之，讀未畢，萬弩俱發，魏師大亂，涓乃自刎曰，遂成豎子之名，齊因乘勝，大敗魏師，虜太子申。三十一年，秦孝公卒，子嗣立，公子虔之徒，告衛鞅欲反，發使捕之，鞅出亡，欲止客舍，舍人曰，商君之法，舍人無驗者坐之，鞅歎曰，爲法之弊，一至此哉，去之魏，魏人不愛，內之秦，秦殺之，車裂以殉，盡滅其家。三十三年，是歲魏君卑辭厚幣，以招賢者，于是孟軻至梁，魏君以孟軻所言迂遠而闕于事情，卒不能用。三十六年，燕文侯，趙肅侯，韓宣惠王，魏襄王，齊宣王，楚威王，合從以禦秦，以蘇秦爲從約長，并相六國，北報趙，車騎輔重，擬于王者。四十八年，王崩，子定立，是爲慎釁王。

慎釁王二年，孟軻適齊，齊王問齊桓晉文之事，孟子對以保民而王。六年，王崩，子延立，是爲赧王。

敵王元年，孟軻去齊，是時天下方務於合從連橫以攻伐爲賢，而孟子獨述唐虞三代之德，是以所如者不合，退而與萬之徒，序詩書述仲尼之意，作孟子七篇。四年，秦使張儀，說楚韓齊趙燕連衡以事秦，秦惠王薨，太子蒞立，是爲武王，素不悅張儀，諸侯聞之，皆畔衡，復合從。八年，秦君薨卒，弟稷立，是爲昭襄王。十七年，齊田文在秦，或謂秦王曰，田文相秦，必先齊而後秦，秦其危哉，王因文，欲殺之，文使人求解於王之幸姬，姬欲其狐白裘，而文先已獻於秦王，文宥有善爲狗盜者，盜裘以獻，姬言於王而遣之，王後悔，使追之，文至關，關法鷄鳴乃出客，時尚蚤，追者將至，宥有善爲鷄鳴者，野鷄皆應之，文乃脫歸。二十五年，魏入河東地四百里，韓入武遂地二百里于秦。二十七年，秦君稱西帝，遣使立齊君爲東帝，已而皆去之。三十一年，燕上將軍樂毅，以秦魏韓趙之師伐齊，入臨淄，齊君地出走，其相淖齒弑之，殺下齊七十餘城，燕封毅爲昌國君。三十二年，趙得楚和氏璧，秦王請易以十五城，趙欲勿與，畏秦強，欲與之，恐見欺，問閻相如，對曰，以城求璧而不與，曲在我，與之璧而不與我城，則曲在秦，臣願奉璧而往，城不入，臣請完璧而歸，王遣之，相如至秦，既獻璧，秦王無意償趙城，仍給取璧，使從者懷之，間道歸趙，而以身待命于秦，秦王曰，殺相如終不能得璧，而絕秦趙之驩，不如因而厚遇之，乃廷見相如，禮而遣之，相如歸，趙以爲上大夫。三十六年，燕君平卒，樂毅奔趙，齊田單以火牛陣襲破燕軍，盡復齊地，齊君入臨淄，封田單爲安平君。五十八年，秦異人質于趙，陽翟大賈呂不韋，見之曰，此奇貨可居，後不韋以其美妾邯鄲姬之有娠者，獻之異人，生子政，遂與異人歸秦，異人楚服而見華陽夫人，夫人曰，吾楚人也，當自子之，因更名曰嫪。五十九年，秦伐韓，取陽城，負黍，斬首四萬，伐趙，取二十餘縣，斬首九萬，王恐，與諸侯約從，將天下銳師出伊闕，攻秦，令無得通陽城，秦使將軍穆來攻，西周君奔秦，頓首受罪，盡獻其邑三十六，口三萬，秦受其獻，歸西周君於周，是歲王卒。東周君一年，即秦昭襄王五十二年，楚考烈王八年，燕孝王三年，魏安釐王二十二年，趙孝成王十一年，韓桓惠王十八年，齊王建十年，是年燕孝王薨，子喜立。周既獻地，其民不樂屬秦，遂東亡。

於是秦取周九鼎寶器，而遷西周公子黑狐。東周君五年，秦昭王五十六年，楚考烈十二年，燕王喜四年，魏安釐王二十六年，趙孝成王十五年，韓桓惠二十二年，齊王建十四年，秦昭襄王薨，諸侯皆使其將相，往視喪事，子柱立，是爲孝文王。東周君六年，秦孝文元年，楚考烈王十三年，燕王喜五年，魏安釐王二十七年，趙孝成王十六年，韓桓惠王二十三年，齊王建十五年，十月，秦王柱薨，子楚立，是爲莊襄王。尊華陽夫人，爲華陽太后，夏姬爲夏太后。東周君七年，秦莊襄王元年，楚考烈王十四年，燕王喜六年，魏安釐王二十八年，趙孝成王十七年，韓桓惠王二十四年，齊王建十六年，秦以呂不韋爲相國，封不韋爲文信侯，食河南洛陽十萬戶。東周君與諸侯伐秦，秦使呂不韋滅之，遷東周君於陽人聚，周遂不祀，是年楚滅魯，周公不祀。秦莊襄三年，楚考烈十六年，燕王喜八年，魏安釐王三十年，趙孝成王十九年，韓桓惠王二十六年，齊王建十八年，五月，秦王楚薨，子政立，即始皇帝，政生十三年矣，國事皆委於文信侯，號仲父。秦王政六年，楚趙魏韓衛，合從以伐秦，至函谷，皆敗走。秦王政十年，秦相國呂不韋以罪免，不韋恐誅，飲鴆死。秦王政十七年，秦滅韓。秦王政十九年，秦滅趙。秦王二十二年，秦滅魏。秦王政二十四年，秦滅楚。秦王政二十五年，秦威燕，威代，是年王翦定江南，降百越，置會稽郡。

死則舉大名耳；王侯將相，寧有種乎。勝自立爲將軍，廣爲都尉，遂起兵於贛，比至陳，軍六七百乘，騎千餘，卒數萬人，陳守丞戰死，遂入據之，豪傑父老，請立陳勝爲王，張耳陳餘，以爲示天下私，不聽，遂自立爲王，號張楚。沛人劉邦，字季，隴準龍顏，愛人喜施，意豁如也，有大度，不事家人生產作業，初爲泗上亭長，單父人呂公，好相人，奇其狀貌，以女妻之，旣而爲縣送徒驪山，徒多道亡，自度比至皆亡之，乃解縱所送徒曰：公等皆去，吾亦從此逝矣，徒中壯士，願從者十餘人，季被酒，夜徑澤中，有大蛇當徑，季拔劍斬蛇，有老嫗哭曰：吾子白帝子也，化爲蛇當道，今赤帝子殺之，因忽不見，季亡匿芒碭山中，數有奇怪，沛中子弟聞之，多欲附者，及陳勝起，沛令欲應之，掾主吏蕭何曹參曰：君爲秦吏，今背之，恐子弟不聽，願召諸亡在外者，以劫衆，乃召劉季，季之衆已數十百人矣，令悔閉城，季乃書帛射城上，遺沛父老，爲陳利害，父老乃率子弟殺令迎季，立以爲沛公，蕭曹爲收子弟，得二三千人，以應諸侯。項梁，下相人，楚將項燕子也，嘗殺人，與兄子籍，避仇吳中，吳中賢士大夫俱出其下，籍字羽，少時學書不成，去學劍，又不成，梁怒之，籍曰：書足記姓名而已，劍一人敵，不足學，學萬人敵，梁乃教籍兵法，籍大喜，略知其意，又不肯竟學，籍長八尺餘，力能扛鼎，才器過人，會稽守殷通，素賢梁，聞陳勝起，欲發兵應勝，使梁將，梁請召籍，籍入，梁胸籍，籍拔劍斬守，梁持守頭，佩其印綬，召故所知豪吏，諭以所爲起大事，遂舉吳中兵，收下縣，得精兵八千人，梁自爲會稽守，籍爲裨將。秦并天下，而衛獨存，至是二世廢衛君角爲庶人，衛祀遂絕。二年，張良聚少年百餘人，欲往沛縣東留城，從景駒，遇沛公於下邳，遂屬焉，沛公拜良爲廐將，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，沛公善之，常用其策，爲他人言，皆不省，良曰：沛公殆天授，遂留不去。項梁聽從居鄆人范增言，立楚懷王孫心爲楚懷王，以從民望，從張良言，立韓公子成爲韓王。右丞相馮去疾，左丞相李斯，下吏治罪，去疾自殺，斯要斬，夷三族，以宦者趙高爲中丞相。項梁破章邯東阿，西北至定陶，又破之，益輕秦，有驕色，宋義諫曰：戰勝而將驕，卒惰者敗，今卒少惰矣，秦兵日益，臣爲君畏之，梁不聽，二世悉起兵益章邯，擊楚軍，大破

之定陶，項梁死，項羽沛公，方收陳留，聞梁死，與呂臣俱引兵而東。初楚懷王與諸將約，先入定關中者王之，是時秦兵尙強，諸將莫利先入關，獨項羽怨秦殺項梁，奮願與沛公西入關，諸老將皆曰，項羽爲人，慍悍猾賊，所過無不殘滅，且楚進取數敗，不如更遣長者，扶義而西，告喻秦父兄，秦父兄苦其主久矣，今誠得長者往，無侵暴，宜可下，羽不可遣，獨沛公素寬大長者，可遣，王乃遣沛公，收陳王項梁散卒以西。三年，楚次將項籍，矯殺宋義而代之，十二月，羽使鄢布等將二萬人，渡河，絕秦甬道，戰少利，羽乃少引兵渡河，皆沈舟破釜，燒廬舍，持三日糧，以示士卒必死，無還心，與秦軍遇，九戰皆破之，章邯引却，遂虜王離，時諸侯軍鉅鹿者，十餘壁，莫敢縱兵，及楚擊秦，皆從壁上觀，楚戰士無不一當十，呼聲動天地，諸侯人人備恐，旣破秦軍，諸侯將入轅門，膝行而前，莫敢仰視，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，兵皆屬焉。沛公擊昌邑，彭越以兵從。沛公過高陽，高陽人酈食其家食落魄，爲里監門，沛公麾下，有騎士適食其里中，食其使言於沛公，沛公至傳舍，使召酈生，酈生至，入謁，沛公方踞牀，使兩女洗足，酈生長揖不拜，曰，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，且欲率諸侯破秦也，沛公罵曰，豎儒，天下同苦秦久矣，故諸侯相率而攻秦，何謂助秦攻諸侯乎，酈生曰，必聚徒合義兵，誅無道秦，不宜倨見長者，於是沛公輒洗滌衣，延生上座問計，生曰，足下兵不滿萬，欲以徑入強秦，此所謂探虎口者也，夫陳留，天下之衝，又多積聚，臣嘗其令，請得使之令下，即不聽，足下引兵攻之，臣爲內應，於是遣酈生行，而引兵隨之，遂下陳留。沛公南攻潁川，因張良略韓地，出轅轅，略南陽，南陽守龔戰敗，走保宛，沛公引兵過之，張良曰，公雖欲急入關，秦兵尙衆距險，今不下宛，宛從後擊，強秦在前，此危道也，沛公乃夜從他道還，圍宛，龔舍人陳恢，踰城見沛公，約降，許之，七月，龔降，引兵而西，無不下者，所過令毋得掠掠，秦民皆喜，八月，遂入武關。趙高欲專秦權，恐群臣不聽，乃持鹿獻於二世曰，馬也，二世笑曰，丞相誤耶，謂鹿爲馬，問左右，或默或言鹿，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，殺群臣皆畏之，莫敢言其過，及沛公破武關，二世使責讓高，高懼，與其婿咸陽令閻樂，謀弑帝於望夷宮，乃立子

娶爲秦王，九月，趙高令子嬰齋，願見受璽，齋五日，高使人請子嬰，子嬰稱疾不行，高自往請，子嬰遂刺殺高，三族其家以徇。先是趙高既弒二世，使人與沛公約，分王關中，沛公不許，及子嬰誅殺趙高，遣將將兵距峽關，沛公欲擊之，張良曰，秦兵方強，願益旗幟爲疑兵，而使鄼生陸賈往說秦將，啗以利，秦將果欲運和，沛公欲許之，良又曰，不如因其忿而擊之，沛公因兵繞峽關，踰黃山，擊秦軍大破之。

楚漢

楚義帝心元年，西楚霸王項籍元年，漢劉邦元年，是歲秦亡。

沛公至霸上，秦王子嬰，素車白馬，係頸以組，封皇帝璽符節，降軹道旁，諸將請誅之，沛公曰，始懷王遣我，固以能寬容，且人已服降，殺之不祥，乃以屬吏。沛公西入咸陽，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，分之，蕭何獨先入，收秦丞相府圖籍藏之，以此得具知天下阨塞，戶口多少，強弱之處，沛公見秦宮室韓帳，寶貨婦女，欲留居之，樊噲張良諫，乃封秦重寶府庫，還軍霸上，悉召父老豪傑謂曰，父老苦秦苛法久矣，約先入關者王之，吾當王關中，與父老約法三章耳，殺人者死，傷人及盜抵罪，餘悉除去，凡吾所以來，爲父兄除害，非有所侵暴母恐，乃使人與秦吏，行縣鄉邑告諭之，秦民大喜，惟恐沛公不爲秦王。項羽既定河北，率諸侯兵欲西入關，秦降卒多怨言，羽計衆心不服，至關必危，於是夜擊誅秦降卒二十餘萬人於新安。沛公遣兵守函谷關，項羽至，不得入，又聞沛公已定關中，大怒，使鯨布等擊破關，饜士卒，期旦日擊沛公，時羽兵四十萬，在鴻門，沛公兵十萬，在霸上，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，夜馳告之，欲與俱去，良以不義，固要項伯，入見沛公，公奉卮酒爲壽，約爲婚媾，曰，吾入關，秋毫無敢有所近，籍吏民，封府庫，而待將軍，所以遣將守關者，備他盜耳，日夜望將軍至，豈敢反乎，願伯具言臣之不敢背德，項伯許諾曰，且日不可不早自來謝，遂去，具以告羽，因言曰，今人有大功，而擊之不義，不如因善遇之，羽曰諾，沛公旦日從百餘騎，來見羽鴻門，羽因留沛公飲，恐增數目羽舉所佩玉玦示之者三，羽不應，增出

使項莊請以劍舞，因擊沛公殺之，莊人爲壽畢，拔劍起舞，項伯亦拔劍起舞，常以身翼蔽沛公，莊不得擊，於是項良出，見樊噲曰，今項莊拔劍舞，其意常在沛公也，噲曰，此迫矣，即帶劍擁盾入，瞋目視羽，頭髮上指，目眦盡張，羽按劍曰，客何爲者，張良曰，沛公驍乘樊噲也，羽曰，壯士，賜之卮酒，一生巵肩，噲立而飲酒，拔劍切巵，盡卮之，羽曰壯士，能復飲乎，噲曰，臣死且不避，卮酒安足辭，夫秦有虎狼之心，天下皆畔，懷王與諸將約曰，先入咸陽王之，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，勞苦功高，未有封爵之賞，而將軍聽細人之說，欲誅有功之人，此亡秦之續耳，竊爲將軍不取也，羽未有以應，須臾沛公起如廁，招噲出，與亡去，沛公獨騎，噲步從間行趨新上，留張良使謝羽，問沛公安在，曰，聞將軍有意督過之，脫身獨去，已至軍矣，因以白璧一雙，獻羽，玉斗一雙與增，羽受璧，增拔劍撞破玉斗，曰，唉，璧子不足與謀，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，吾屬今爲之虜矣，居數日，羽引兵西屠咸陽，殺秦降王子嬰，燒秦宮室，火三月不滅，掘始皇帝冢，收寶貨婦女而東，以三十萬人運物，三十日不能窮，秦民大失望，韓生說羽曰，關中阻山帶河，四塞之國，地肥饒，可都以霸，羽見秦殘破，又思東歸，曰富貴不歸故鄉，如衣赭夜行，誰知之者，韓生退曰，人言楚人沐猴而冠，果然，羽聞之，烹韓生。項籍賜卮楚懷王爲義帝，徙之長沙，都郴。自立爲西楚霸王，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。立沛公爲漢王，王巴蜀漢中，都南鄭。漢王以項羽背約，怒欲攻之，蕭何諫曰，夫能誦於一人之下，而信於萬乘之上者，湯武是也，臣願大王王漢中，養其民以致賢人，收用巴蜀，遷定三秦，天下可圖也，王曰善，乃就國，張良送之途中，王遣良歸韓，良因說王燒絕所過棧道，以備盜兵，且示羽無東意。西楚殺韓王成，張良遂間行歸漢，良多病，未嘗獨將，嘗爲畫策臣，時時從漢王。韓信，淮陰人，家貧無行，項梁渡淮，信仗劍從之，以策于羽，羽弗用，亡歸漢，與蕭何語，何奇之，王至南鄭，信亡去，何不及以聞，自追之，居一二日，何來謁，王且怒，且喜，罵曰，若亡何也，曰臣不敢亡，追亡者耳，王曰所追者誰，曰韓信，王復罵曰，諸將亡者以十數，公無所追，追信詐也，何曰，諸將易得，如信國士無雙，王欲長王漢中，無所事

信，必欲爭天下，非信無足與計事者，願王策安決耳，王曰：吾亦欲東耳，安能鬱鬱久居此乎？何曰：計必欲東，能用信，信即留；不能用信，終亡耳，王乃欲拜信爲大將，何謂擇日齋戒，設壇具禮，王許之，諸將皆喜，人人自以爲得大將，至拜乃信也，一軍皆驚，信已拜，上坐，王曰：丞相數言將軍，將軍何以教寡人，信謝，因問王曰：今東鄉爭權天下，非項王耶，王曰：然，信曰：大王自料勇悍仁強，孰與項王，王默然良久曰：不如也，信再拜賀曰：信亦以爲不如也，然臣嘗事項王，請言項王之爲人也，項王暗噓叱咤，千人皆廢，然不能任屬賢將，此匹夫之勇耳，見人慈愛，言語嘔嘔，至人有功當爵，印剗敵，忍不能予，此婦人仁也，雖霸天下，不居關中，而都彭城，背約而以親愛王諸侯，不平，遂義帝置江南，所過殘滅，民不親附，名雖爲霸，實失天下心，故其強易弱，今大王誠能反其道，任天下武勇，何不誅，以天下城邑封功臣，何不服，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，何不散，且三秦王將秦子弟數萬，所殺亡不可勝計，又欺其衆降諸侯，及項王坑秦卒，惟此三人得脫，秦父兄怨之，痛入骨髓，而楚強以秦王之，秦民莫愛也，大王入關，秋毫無所害，除秦苛法，秦民無不願大王王秦，於諸侯之約，大王當王關中，民戶知之，而失職入漢中，秦民無不恨者，今大王舉而東，三秦可傳檄而定也，王大喜，自以爲得信晚，遂部署諸將，留蕭何收巴蜀租，給軍糧食，八月引兵從故道出，襲雍，章邯迎戰，敗走廢邱，漢王至咸陽，塞王欣，翟王翳，皆降，張良遣項王誓曰：漢王失職，欲得關中，如約即止，不敢復東，又以齊梁反書遺之，羽以故無西意，而北擊齊。王陵沛人，漢王微時常兄事之，及起沛，陵亦聚黨數千人，居南陽，至是始以屬漢，項王執陵母，欲以招之，母因使者語陵曰：漢王長者，終得天下，無以我故持二心，遂伏劍而死。西楚二年，漢二年，項籍使人趣義帝行，其大臣稍稍叛之，籍乃密使吳芮鯨布共敖，擊殺義帝於江中。漢王既定三秦，拜韓襄王嬰孫信爲韓太尉，使略韓地，漢王東出關至陝，鎮撫關外父老，於是河南王申陽，韓王鄭昌皆降，乃立信爲韓王。陽武人陳平，家貧好謀畫，治黃帝老子之術，里中社，平爲宰，分肉甚均，里父老曰：善，陳孺子之爲宰，平曰：嗟乎，使不得宰天下，亦如是肉

矣，初事魏王咎，說不聽去，事項王，拜都尉，及漢下殿，乃渡河歸漢，因魏無知求見漢王，與語悅之，即拜都尉，使騎乘輿護軍，周勃灌嬰，言於王曰，陳平雖美如冠玉，其中未必有也，居家時，嘗盜其嫂，今爲護軍，多受諸將金，反覆亂臣也，願王察之，王召讓魏無知，無知曰，臣所言者能也，王所問者行也，今有尾生孝己之行，而無益勝負之數，王何假用之乎，王又召平而問焉，平曰，臣居楚，聞王能用人，故來歸，然裸身來，不受金無以爲資，誠臣畫計有可采者，願大王用之，使無可用，金具在，請封輸官，得乞骸骨，王乃謝平，厚賜之，拜護軍中尉，盡護諸將，諸將不敢復言。漢王至洛陽，新城三老董公進說曰，臣聞順德者昌，逆德者亡，兵出無名，事故不成，故曰明其爲賊，敵乃可服，項羽爲無道，放釋其主，天下之賊也，夫仁不以勇，義不以力，大王宜率三軍，爲之素服，以告諸侯而伐之，則四海之內，莫不仰德，此三王之舉也，漢王曰善，非夫子無所聞，於是爲義帝發喪，哀臨三日，發使告諸侯曰，天下共立義帝，北面事之，今項羽放弑之江南，大逆無道，寡人親爲發喪，兵皆素，悉發關中兵，收三河士，願從諸侯，王擊楚之弑義帝者。漢王率五諸侯兵，凡五十六萬人，伐楚入彭城，收其寶貨美人，曰置酒高會，項王聞之，令諸將擊齊，而自以精兵三萬人，從魯出胡陵，至蕭，大破漢軍，漢軍入穀泗，及睢水死者，二十餘萬人，睢水爲之不流，圍漢王三匝，會大風從西北起，折木發屋，揚沙石，晝晦，漢軍大亂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，過沛，使人求家室，家室已亡，不相得，道逢子盈，及女，載以行，而太公呂后，竟爲楚所獲，時呂后兄周呂侯，將兵居下邑，漢王間往從之，諸侯見漢敗，復背漢與楚。漢王收集散卒屯滎陽，蕭何發關中，老弱未傅者，悉詣軍，韓信亦兵與漢王會，軍復大振，與楚戰滎陽南京間破之，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，漢遂築甬道，屬之河，以取敖倉粟。漢王還櫟陽，立子盈爲太子。漢王入滎陽，命蕭何守關中，立宗廟社稷，亦有不及秦漢者，輒以便宜施行，上來以關，計關中戶口轉漕，調兵以給軍，未嘗乏絕。漢韓信擊魏，魏盛兵蒲坂，臨晉者，信乃益爲疑兵，陳船欲渡臨晉，而伏兵從夏陽，以木罌渡軍，襲安邑，魏王豹驚，引兵迎信，信遂虜豹，傳至滎陽，信

諸益兵三萬人，北舉燕趙，東擊齊，南絕楚糧道，王遣張耳與俱，九月破代兵，禽夏說。西楚三年，漢三年，韓信張耳擊趙，趙聚兵井陘口，號二十萬，廣武君李佐軍，謂陳餘曰，信耳乘勝遠颺，其鋒不可當，臣聞千里饋糧，士有飢色，樵薪後禁，師不宿飽，今井陘之道，車不得方軌，騎不得成列，行數百里，其勢糧食必在後，願假臣奇兵三萬，從間道絕其輜重，足下深溝高壘，勿與戰，彼前不得戰，退不得還，野無所掠，不十日而兩將軍之頭，可致麾下，否則必爲二子所禽矣，餘不從左車策，信間知之，大喜，乃引兵遂下，未至井陘口，止舍，夜半傳發，選輕騎二千人，人持一赤幟，從間道草山，而望趙軍，戒曰，趙空壁逐我，即馳入趙壁，拔趙幟，立漢赤幟，令裨將傅經曰，今日破趙會食，乃使萬人先行，出背水陣，趙望見，皆大笑，平旦，信建大將旗鼓，出非陘口，趙聞壁擊之，大戰良久，於是信耳伴棄旗鼓，走水上軍，趙果空壁逐之，水上軍殊死戰，不可敗，信所遣二千騎者，馳入趙壁，拔趙幟，立漢幟，趙軍已不能得信耳，欲還壁，壁皆漢赤幟，大驚，遂亂，遁走，漢兵夾擊，大破之，斬陳餘，禽趙王歇，諸將舉餐，因問曰，兵法右背山陵，前左水澤，今背水而勝，何也，信曰，兵法不云，陷之死地而後生，投之亡地而後存乎，且信非得素拊士大夫，所謂驅市人而戰之也，非置死地，使人自爲戰，彼將皆走，尙可得而用之乎，諸將皆服，信以千金募生得李左車者，解其縛而師事之，問伐燕齊何若，信遂用左車策，發使燕，燕從風而靡，乃遣使報漢，而與張耳行定趙地。隨何至九江，說擊布歸漢，漢王方踞牀洗足，召布入見，布悔怒，欲自殺及出就舍，餒御食飲，從官，皆如漢王居，布又大喜過望，漢益其兵，與俱屯成皋。楚圍荊陽急，漢王請和，劉濞陽以西爲漢，項王使使至漢，陳平使爲太牢具舉進，見楚使伴驚曰，吾以爲亞父使也，乃項王使，即持去，更以蠶草具進，楚使歸，具以告，項王果大疑范增，范增欲急攻下荊陽，項王不聽，范增怒曰，天下事大定矣，君王自爲之，願賜骸骨歸，未至彭城，疽發背死。楚圍荊陽益急，將軍紀信曰，事急矣，臣請誑楚，可以間出，於是陳平夜出女子二千餘人，楚四面擊之，紀信乃乘王車，黃屋左纓，曰，食盡漢王降楚，楚皆呼萬歲，之城東觀，以故漢王得與

數十騎，出西門遁，項王燒殺紀信。楚破彭城，還拔荊陽及成皋，漢王走渡河，自稱漢使者，晨馳入趙壁，張耳韓信未起，卽臥內奪其印符，以麾召諸將易置之，卽令耳守趙，遣信收趙兵未發者擊齊。西楚四年。漢四年，漢王復取成皋，與楚皆軍廣武，與漢相守，楚軍食少，項王患之，乃爲高俎，置太公其上，告漢王曰，今不急下，吾烹太公，漢王曰，吾與羽俱北面受命懷王，約爲兄弟，吾翁即若翁，必欲烹而翁，幸分我一杯羹，項王怒，欲烹之，項伯曰，天下事未可知，且爲天下者不顧家，雖殺之無益，祇益禍耳，項王從之，乃使人謂漢王曰，天下匈匈，徒以吾兩人，願與王挑戰，決雌雄，毋徒苦天下父子爲也，漢王笑謝曰，吾甯關智不關力，因與項王臨廣武洶而語，項王欲與漢王獨身挑戰，漢王數之曰，懷王命先定關中者王之，羽負約，王我蜀漢，罪一，矯殺卿子冠軍，罪二，救趙不還報，擅劫諸侯入關，罪三，燒秦宮室，掘始皇冢，私其財，罪四，殺秦降王子嬰，罪五，詐誑秦子弟新安二十萬，罪六，王諸將善地，而徒逐故王，罪七，出逐義帝，自都彭城，奪韓梁地，罪八，使人陰殺義帝，罪九，爲政不平，主約不信，天下所不容，大逆無道，罪十，吾以義兵從諸侯，誅殘賊，使刑餘罪人擊公，何苦乃與公挑戰，項王大怒，伏弩射漢王傷胸，王乃捫足曰，虜中吾指，因病創臥，張良強請起行勞軍，以安士卒，王從之，疾甚，因馳入城舉。楚救濟，漢韓信，擊破之，殺其將龍且，虜齊王廣，田橫自立爲齊王，灌嬰擊走之，盡定齊地。漢立張耳爲趙王。立韓信爲齊王。漢遣侯公說項王，請歸太公，項王乃與漢約，中分天下，鴻溝以西爲漢，以東爲楚，九月，歸太公呂后，解而東歸，漢王欲西歸，張良陳平曰，漢有天下大半，楚兵餓疲，今釋弗擊，此養虎自遺患也，王從之。漢五年，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，皆引兵來，劉賈入楚地，圍壽春，漢亦遣人誘楚大司馬周殷，殷畔楚，舉九江兵迎歸布，隨劉賈皆會，項王壁垓下，軍少食盡，漢帥諸侯兵圍之數重，項王聞四面皆楚歌，乃驚曰，漢皆已得楚乎，是何楚人之多也，起飲帳中，有美人姓虞氏，常幸從，駿馬名騶，常騎，乃自爲歌詩曰，力拔山兮氣蓋世，時不利兮騶不逝，騶不逝兮可奈何，虞兮虞兮奈若何，悲歎慷慨，泣下數行，左右皆泣，莫能仰視，於是

項王乘其駿馬，從八百餘騎，直夜潰圍南出，馳走渡淮，至陰陵，迷失道，問一田父，田父給曰：左，左乃陷大澤中，漢騎將灌嬰追及之，項王引而東，至東城，乃有二十八騎，漢追者數千人，項王引騎，依四潰山爲陳，謂其騎曰：吾起兵八歲，七十餘戰，未嘗敗北，遂霸天下，今卒困此，天亡我，非戰之罪也，今日固決死，願爲諸君決戰，必三勝，斬將艾旗，乃後死，於是分其騎爲四隊，四鄉，漢騎圍之數重，項王大呼，馳斬一將，復斬一都尉，殺數百十人，諸騎皆服，項王欲東渡烏江，亭長艤船待，曰江東雖小，地方千里，亦足王也，今獨臣有船，願太王急渡，項王笑曰，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，渡江而西，今無一人還，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，我獨不愧于心乎，乃以所乘騅馬賜亭長，自剄而死，楚地悉定，獨魯不下，漢王欲屠之，至城下，獨聞絃誦聲，爲其守禮義之國，爲主死節，因持項王頭示之，乃降。

通鑑紀要卷四

漢

起高皇五年己亥，至孺子嬰初始元年戊辰，凡十二帝，二百十年，附新莽十四年，更始二年，共二百二十六年，

太祖高皇帝，姓劉氏，名邦，陶唐氏裔劉累之後，以布衣起沛，八載而成帝業，因初王漢，遂建爲有天下之號。五年三月西楚亡，諸侯王將相，共請尊漢王爲皇帝，漢王三讓，乃於甲午，即皇帝位於汜水，五月，帝西都洛陽，置酒南宮，上曰，微侯諸將，毋敢隱朕，皆言其情，吾所以有天下者何，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，王陵對曰，陛下使人攻城略地，因以與之，與天下同其利，項羽不然，有功者害之，賢者疑之，戰勝而不與人功，得地而不與人利，此其所以失天下也，上曰，公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夫運籌帷幄之中，決勝千里之外，吾不如子房，鎮國家，撫百姓，給餉餽不絕糧道，吾不如蕭何，連百萬之衆，戰必勝，攻必取，吾不如韓信，三者皆人傑，吾能用之，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，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，此所以爲吾擒也，羣臣悅服。齊人婁敬，戍隴西，過洛陽，求見上，以洛陽形勢，不及關中足恃，羣臣爭言周王數百年，秦二世即亡，洛陽東有成皋，西有殽池，倍河鄉洛，其固足恃，上問張良，良曰，洛陽雖有此固，其中小不過數百里，田地薄，四面受敵，非用武之國也，關中左殽函，右隴蜀，沃野千里，南有巴蜀之饒，北有胡苑之利，阻三面而守，獨以一面東制諸侯，諸侯安定，河渭漕輓天下，西給京師，諸侯有變，順流而下，足以委輸，此所謂金城千里，天府之國，敬說是也，上即日西都關中，拜敬郎中，賜姓劉氏號奉春君。六年，冬十二月有上書告韓信反者，帝用陳平計，乃僞遊雲夢，發使告諸侯會陳，信謁之，帝豫具武士縛信，赦後車，信曰，果若人言，天下已定，我固當烹，上曰，人告公反，遂械繫信以歸，還至洛陽，赦信爲淮陰侯。始封功臣蕭何侯，張鄭良留侯，陳平戶牖侯，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，何第一，參次之。秋九月命博士孫通起朝儀，於是

通使徵魯諸生，所徵三十餘人，及上左右爲學者，與其弟子百餘人，爲繇最野外，習之月餘，言於上曰，可試觀矣，上使行禮，曰吾能爲此，乃令羣臣習肄，明年長樂宮成，諸侯羣臣皆朝賀，先平明，謁者治禮，以次引入殿門，陳東西鄉，衛官張旗幟，郎中候陛，大行設九賓，臚旬傳，於是皇帝傳餐，鼓出房，引諸侯王以下，至更六百名，以次奉賀，莫不震恐肅敬，禮畢，置法酒，諸侍坐者，皆俯抑首，以次起上壽，觴九行，謁者奏罷酒，御史執法，舉不如儀者，輒引去，竟朝置酒，無敢喧譁失禮者，於是上曰，吾乃今日知皇帝之貴也。七年帝自將討韓王信，破其軍，信亡走匈奴，使之覘之，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，但見老弱羸畜，使者十輩來，皆言匈奴可擊，行平城，兵未盡到，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，圍帝於白登，七日漢兵中外不得救餉，帝用陳平密計，使使間厚遺閼氏，冒頓乃解圍去，漢亦罷兵歸，封劉敬爲建信侯，更封陳平曲逆侯，平從帝征伐，凡六出奇計，輒益封邑焉。春二月，徙都長安。九年冬十月，匈奴歲苦北邊，上患之，劉敬曰，天下初定，士卒罷於兵，未可以武力服也，冒頓殺父妻母，以力爲威，未可以仁義說也，願陛下以適長公主妻之，帝乃取家人子，名爲長公主，以妻單于，使劉敬往，結和親約，十年秋九月代相陳豨反，帝自將討之。十一年，春正月，淮陰侯舍人，得罪於信，信欲殺之，其弟乃上變，告信陰與豨通謀，欲與家臣以襲呂后太子，后與蕭何謀，詐令人從帝所來，稱信已破，羣臣皆賀，信方稱疾，何始信曰，雖病強入賀，信入，呂后使武士縛信，斬之長樂鐘室，信方斬曰，悔不用蒯徹計，反爲女子所詐，豈非天哉，遂夷信三族。二月，梁王彭越廢徒蜀青衣，至鄭，逢呂后從長安來，王爲后涕泣，自言無罪，願處故昌邑，后許諾，與俱至洛陽，白上曰，彭王壯士，令徙之蜀，此自遺患，不如遂誅之，妾謹與俱來，乃令其舍人告越復謀反，夷三族，鼻首洛陽下。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，時上有病，欲使太子擊布，太子，客東園公，綺里季，夏黃公，卮里先生四人（商山四皓）說建成侯呂釋之曰，太子將兵，有功則位不益，無功將從此受禍矣，君何不益請呂后，乘間爲上泣，言黥布猛將，善用兵，今太子將此屬，無異使羊將狼，且使布聞之，則鼓行而西耳，后如其言，於是上自將討之。十

二年，冬十月，帝移在禁西，布已走，長河士臣請而許之。上遂還朝，留帝澤州宮，悉召故人父老子弟，皆沛中兒得百二十人，教之歌，酒酣，上擊筑自歌曰：大風起兮雲飛揚，威加海內兮歸故鄉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，令兒皆和習之，上乃起舞，慷慨傷懷，泣數行下，謂沛父兄曰：游子悲故鄉，吾雖都關中，萬歲後吾魂魄猶思沛，且自沛公以誅暴誅，遂有天下，其以沛爲朕湯沐邑，復其民，世世無有所與，因沛父兄固請，乃并復豐，比沛，與沛父老諸故人，日樂飲極歡，道故舊，爲笑樂，十餘日乃去。十一月，過魯，以太牢祀孔子。上還長安，疾益甚，后問陛下百歲後，蕭相國死，誰令代之，曰曹參，其次曰王陵，然陵少癯，陳平可以助之，平智有餘，然難獨任，周勃厚重少文，然安劉氏者必勃也，可令爲太尉，復問其次，曰：此後亦非乃所知也，四月甲辰，崩於長樂宮。帝不修文學，而性明達，好謀能聽，自監門戍卒，見之如舊，初順民心，作三章之約，天下既定，令蕭何次律令，韓信申軍法，張敖定章程，叔孫通制禮儀，又與功臣剖符作誓，丹書鐵券，石室金匱，藏之宗廟，雖日不暇給，規模宏遠矣。太子盈即位，是爲惠帝。

孝惠皇帝元年，太后召趙王如意，與其相周昌，帝自迎入宮，挾與起居飲食，太后欲殺之，不得間，帝晨出射，趙王少不能早起，太后使人持鴆飲之，遂斷戚夫人手足，去眼，燻耳，飲瘖藥，使居廁中，命曰人彘，召帝視之，帝驚，大哭，因病，歲餘不能起，使人謂太后曰：此非人所爲，臣爲太后子，終不能治天下，遂日飲爲淫樂，不聽政。四年，春正月，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。三月，除挾書律，○五年，冬雷，桃李華，棗實。秋八月，相國平陽侯曹參爲相三年，卒，百姓歌之曰：蕭何爲法，較若畫一，曹參代之，守而勿失，載其清靜，民以甯安○六年，冬十月，以王陵爲右丞相，陳平爲左丞相。張良常謝病，辟穀學道，欲輕舉，高帝崩，呂后德良，乃強食之，曰：人生一世間，如白駒之過隙，何自苦如此，良不得已，強聽食，至是卒，良亡匿下邳時，遊圯上，遇一老父，出一編書曰：讀是則爲王者師，後十年興，十三年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，即我也，後十三歲，從高帝過濟北，果得穀城山

下黃石，取而寶祀之，及良死，並葬黃石。七年，秋八月，帝崩，史臣曰：帝內修親親，外禮宰相，可謂寬仁之主；遭呂太后，虧損至德悲夫，張皇后無子，太后使陽爲有身，取後宮美人子名之，殺其母以爲太子，至是太子即位，太后臨朝制。高皇后呂氏元年，冬十一月，太后欲立諸呂爲王，王陵曰：高帝刑白馬而誓曰：非劉氏而王者，天下共擊之，陳平周勃曰：高帝定天下，王子弟，今太后稱制，王諸呂，無所不可。太后遣邊父呂公爲宣王，兄澤爲悼武王，欲以王諸呂爲漸也。四年夏四月，少帝自知非皇后子，乃出言曰：后殺吾母，我壯卽爲髮，太后廢少帝幽殺之，立恒山王義爲帝。六年，冬十月，太后廢呂王嘉，立台弟產爲呂王。七年，春正月，太后幽殺趙王友。二月，趙王恢自殺，太后立呂祿爲趙王。八年，秋七月，太后呂氏崩，遺詔產爲相國，祿女爲帝后，審食其爲帝太傅。齊王襄發兵討諸呂，相國產使大將軍灌嬰擊之，嬰屯滎陽，與齊連和。時產祿居南北軍，大尉勃不得主兵，曲周侯酈商老病，其子寄與祿善，勃乃與丞相平謀，使人劫商，令寄給說祿解將軍印，以兵授勃，勃入軍門，令曰：爲呂氏右袒，爲劉氏左袒，軍中皆左袒，然尚有南軍，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勃，勃令章急入宮衛帝，予卒千餘人，章入宮門，見產廷中，遂擊殺之，還報勃，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，無少長皆斬之，使人誅燕王通，而廢魯王張偃，遣章告齊王罷兵，灌嬰亦罷歸。諸大臣迎立代王恒卽位，是爲文帝，有司分部誅呂后所立帝，及諸王於邸，還坐前殿，夜下詔書，赦天下。

太宗孝文皇帝，名恒，高祖中子，母曰薄姬，初封代王；大臣既誅諸呂，遂迎立之。元年，十月，以陳平爲左丞相，周勃爲右丞相，灌嬰爲太尉。十二月除收孥相坐律令。帝明習國家事，問右丞相勃曰：天下一歲，決獄幾何，勃謝不知；又問一歲，錢穀出入幾何，勃又謝不知，惶愧汗出浹背，帝問左丞相平，平曰：有主者，帝曰：謂誰，平曰：陛下卽問決獄，責廷尉，問錢穀，責治粟內史，帝曰：然則君所主者何事，平謝曰：陛下不知其甚下，使待罪宰相，宰相者，上佐天子，理陰陽，順四時，下遂萬物之宜，外鎮撫四夷諸侯，內親附百姓，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，帝

曰善，勃大慚，自知能不如平，乃謝病免，平專爲丞相。帝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，召爲廷尉，與公葛洛陽入賈誼，帝召以爲博士，誼時年二十餘，帝愛其辭博，一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，誼請改正朔，易服色，定官名，典禮樂，以立漢制，更奏法，帝謙讓未遑也。二年，冬十月，丞相曲逆侯陳平卒，以周勃爲丞相。十一月詔舉賢良方正，能直言極諫者，顯陰侯騎賈山上書，言治亂之道，名曰至言，帝嘉納焉。四年冬十二月，下綽侯周勃廷尉獄，既而赦之，復爵邑，勃既出，曰，吾嘗將百萬軍，然安知獄吏之貴乎。六年，冬十月，以賈誼爲梁王太傅，誼上疏曰，臣維今之事執，可爲痛哭者一，可爲流涕者二，可爲長太息者六，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，難徧以疏舉，進言者皆曰，天下已安已治矣，臣以爲非愚則諛，皆非知治亂之體者也，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執數之於前，因陳治安之策，試詳擇焉，上深嘉納其言，後梁王揖擊馬死，誼自傷爲傳無狀，常哭泣，歲餘亦卒，時年三十三。十一年，上從堯錯言，募民徙塞下。十二年冬十二月，晁錯上言，請重農貴粟，帝從之，詔民入粟於邊，拜爵免罪。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，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。十三年，夏五月，齊太倉令循于意，有罪當刑，詔逮繫長安，意有五女，臨行意罵曰，生子不生男，緩急無可使，其少女緜縈傷父言，乃隨之西，上書曰，妾父爲吏，齊中皆稱其廉平，今坐法當刑，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，斷者不可復屬，雖欲改過自新，其道無繇，願沒入爲官婢，以贖父罪刑，帝憐悲其意，詔曰，詩曰，愷弟君子，民之父母，今人有過，教未施而刑已加焉，或欲改過爲善，而道無繇至，朕甚憐之，夫刑至斷支體，剝肌膚，終身不息，何其痛而不德也，豈爲民父母之意哉，其除肉刑，有以易之，是時上既躬修元默，而將相皆舊功臣，懲惡亡秦之政，論議務在寬厚，化行天下，吏安其官，民樂共業，畜積歲增，戶口浸息，風流篤厚，禁網疏闊，是以刑罰大省，斷獄四百，有刑措之風焉。十六年夏四月，詔以明年爲元年。後元年，冬十月，詔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有可以佐百姓者，率意遠思，無有所隱。六年冬，匈奴寇上郡雲中，詔將軍周亞夫等，屯兵備之，周亞夫次細柳，劉禮次霸上，徐厲次棘門，以備胡，上自勞軍，至霸上，及棘門軍，直馳入，將以下騎送迎

，已而至細柳軍，軍士吏被甲，銳兵刃，矚弓弩，持滿，先驅至不得入，曰：天子且至，軍門都尉曰：將軍令曰：軍中聞將軍令，不聞天子詔，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，吾欲勞軍，亞夫乃傳言開壁門，門士請車騎曰：將軍約，軍中不得馳驅，於是上乃按轡徐行，至營，亞夫持兵揖曰：介冑之士不拜，請以軍禮見，上爲改容式車，使人稱謝，皇帝欲勞將軍，成禮而去，羣臣皆驚，上曰：嗟乎，此真將軍也，曩者竊上棘門軍，若兒戲耳，其將固可襲而虜也，至於亞夫，可得而犯哉，稱善者久之，後月餘，匈奴遠塞兵罷，拜亞夫爲中尉。七年，夏六月，帝崩，遺詔短喪。帝在位二十三年，宮室苑囿，車騎服御，無所增益，有不便，輒弛以利民，嘗欲作露臺，召匠計之，直百金，帝曰：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，吾奉先帝宮室，常恐羞之，何以臺爲，身衣弋絺，所幸慎夫人，衣不曳地，帷帳無文繡，以示敦朴，爲天下先，治霸陵皆瓦器，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，吳王詐病不朝，賜以几杖，羣臣哀盜等諫說雖切，嘗假借納用之，張武等受賂遺金錢，賜御府錢以愧其心，專務以德化民，是以海內安情，家給人足，後世鮮能及之，太子啓即位，是爲孝景帝。

孝景皇帝元年，冬十月，減管法。二年，夏六月，以陶青爲丞相，蒯錯爲御史大夫。三年春正月，吳王濞膠西王卬，膠東王雄渠，菑川王賢，濟南王辟光，楚王戊，趙王遂反，以條侯周亞夫爲太尉，將兵討之。帝與蒯錯議出兵事，錯欲令上自將兵，而身居守，上乃召盎，對曰：吳楚相遺書，言賊臣晁錯，擅誦諸侯削奪之地，以故反，欲共誅錯，復故地而罷，今獨有斬錯，發使赦七國，復其故地，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，上令丞相廷尉劾奏錯曰：錯議陛下自出臨兵，使錯居守，又欲以城邑予吳，無人臣禮，大逆無道，錯當要斬，父母妻子同產皆棄市，制曰：可，遂斬晁錯東市，錯已死，鄧公言於上曰：吳爲反計，數十歲矣，以誅錯爲名，意不在錯也，夫晁錯患諸侯大不可制，故請削之，以尊京師，萬世之利也，計畫初行，卒受大戮，內杜忠臣之口，外爲諸侯報仇，臣竊爲陛下不取也，帝曰：然，遂亦恨之。二月，太尉周亞夫，大破吳楚軍，濞亡走越，越人誅之，戊自殺，凡三月皆破滅。齊王將闔，及卬，遂

皆自殺，雄渠賢辟光，皆伏誅，徙濟北王志爲菑川王。四年，夏四年，徙衡山王渤爲濟北王，燧山王賜爲衡山王。七年，冬十一月，廢太子榮爲臨江王。中五年，秋九月，詔曰，獄人之大命，死者不可復生，朕甚憫之，諸獄疑若，雖文致於法，而於人心不厭者，輒赦之。後元年，春正月，詔曰，獄重事也，人有知愚，官有上下，獄疑者赦有司，有司所不能決，移廷尉，讞而後不當赦者不爲失，欲令治獄者務先寬。秋八月，下條侯周亞夫獄，亞夫不食，五日，歐血而死。三年，春正月，詔勸農桑禁采黃金珠玉。帝崩，史臣曰。漢興掃除煩苛，與民休息，至於孝文，加之以恭儉，孝景遵業，五六十載之間，至於移風易俗，黎民醇厚，周云成康，漢云文景，美矣。太子徹即位，是爲孝武帝。

孝武皇帝，建元元年，師古曰，自古帝王，未有年號，始起於此；上初即位，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，親策問之，廣川董仲舒對策，上覽其對而異焉，再策之，仲舒復對，於是上三策之，仲舒又復對，對即舉，上以仲舒爲江都相，仲舒少治春秋，爲博士，進退容止，非禮不行，學士皆師尊之，及爲江都王相，王帝兄，素矯好勇，仲舒以禮匡正，王敬重焉，嘗問曰，越王勾踐，與大夫泄庸種蠡伐吳滅之，寡人以爲越有三仁，何如，仲舒對曰，夫仁人者，正其誼不謀其利，明其道不計其功，是以仲尼之門，五尺之童，羞稱五霸，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，繇此言之，則越未嘗有一仁焉，王曰善，後公孫弘亦治春秋，而希世用事，仲舒以公孫弘爲從諛，弘嫉之，以膠西王亦上見，尤縱恣，數害吏，言於上，使仲舒相之，王素聞其賢，善待之，仲舒兩事驕王，皆正身率下，教令國中，所居而治，及去位家居，不問產業，專以講學者書爲事，朝廷有大議，使使就問之，其對皆有明法。自帝即位，始崇儒，及仲舒對策，推明孔氏，抑黜百家，立學校之官，州郡舉茂材孝廉，皆自仲舒發之，年老以壽終於家。上雅嚮儒術，嬰母俱好儒，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，王臧爲郎中令，絳誡請立明堂，以朝諸侯，不能就其事，乃言師申公，上使使者，奉安車蒲輪，束帛加璧迎之，既至問治亂之事，申公年八十餘，對曰，爲治者不在多言，願力行何如耳，時上

方好文詞，見申公對，默然；然已招致，則以爲太中大夫，舍魯邸，讓明堂巡狩，改歷服色事。二年，冬十年，淮南王安好書，善爲文辭，至是入朝，上以安屬爲諸父，而材高，甚尊重之，每宴見談說，昏暮然後罷。三年秋九月，上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，拔其俊異者寵用之，莊助最先進，後又得朱買臣，吾邱壽王，司馬相如，東方朔，枚皋，終軍等，並在左右，每令與大臣等辨論，中外相應，以駭理之文，大臣數繇焉。五年春置五經博士。六年秋八月，上召汲黯爲主爵都尉，時天子方招文學，黯曰，吾欲云云，黯曰，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，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，上怒罷朝，謂左右曰，甚矣汲黯之戇也。元光元年冬十一月，以李廣程不識爲將軍，將兵屯北邊，廣與不識，俱以將兵有名當時，廣行無部曲行陳，就善水草舍止，人人自便，不擊刁斗，以自衛，莫府省約文書，然亦遠斥候，未嘗遇害，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，擊刁斗，治軍簿，至明，軍不得休息，亦未嘗遇害，然匈奴畏李廣之略，士卒亦多樂從廣，而苦程不識。二年，冬十月，始親祠竈，遣方士求神仙。五年秋七月，詔太中大夫張湯，中大夫趙禹，定律令。六年冬匈奴寇上谷，遣車騎將軍衛青等擊卻之。元朔元年，秋，匈奴入寇，以李廣爲右北平太守，廣在郡，匈奴號曰漢飛將軍，避之，數歲不入界。三年，上募能通月底者，張敖以郎應募，出隴西經匈奴中，單于得之，留十餘歲，竊得問西去，數十日至大宛，大宛爲發譯道，抵康居，傳之大月氏，大月氏太子爲王，臣大夏而君之，地肥饒，少寇，殊無報胡之心，竊留歲餘，竟不能得月氏要領，乃還，復爲匈奴所得，會匈奴亂，將乃逃歸，竊初行時百餘人，去十三歲，惟二人得還，帝拜爲太中大夫。元狩元年冬十月，淮南王安，衡山王賜謀反，自殺。四年夏，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，青前將軍李廣失道自殺，廣爲人廉，得賞賜，輒分其麾下，爲二千石四十餘年，家無餘財，將兵之絕之處，見水，士卒不盡飲，廣不近水，不盡食，士以此愛樂爲用，及死一軍皆哭，百姓聞者，無老壯皆爲流涕。元鼎元年，夏五月，得鼎汾水上。六年冬，討平西羌。平南越置九郡。平西南夷置五郡。元封元年，冬十月，帝出長城，登單于臺，勒兵而還。五年夏四月，詔舉茂材異等，詔曰，蓋有非常之功，必待非常

之人，故馬或奔蹶而致千里，士或有負俗之累。而立功名，夫聖駕之馬，新弛之士，亦在御之而已，其令州郡察吏有茂材異等，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。太初元年，冬十月，帝如泰山，東至海上，考入海，及方士求神仙者，莫驗，然益遺冀遇之，十二月，親禪高里，祠后土，臨勃海，望蓬萊，幾至殊廷焉。天漢元年，春三月，遣中郎將蘇武使匈奴，單于欲降之，武不屈，乃幽武置大窖中，絕不飲食，天雨雪，武齧雪與旃毛並咽之，數日不死，匈奴以爲神，乃徙武北海無人處，使牧羝，曰羝乳乃得歸。征和三年秋，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，案驗多不實，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，會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，詆太子寃曰，子弄父兵，罪當笞，天子之子，過誤殺人，當何罪哉，臣嘗夢見一白頭翁，敎臣言，上乃大感悟，召見千秋謂曰，父子之間，人所難言也，公獨明其不然，此高廟神靈，使公敎我，公當遂爲我輔佐，立拜千秋爲大鴻臚，而族滅江充家，焚蘇文於橫橋上，上憐太子無辜，乃作思子宮，爲踏來望思之臺於湖，天下聞而悲之。後元二年，春二月，上病篤，霍光涕泣問曰，如有不諱，誰當嗣者，上曰，君未喻前畫意耶，立少主，君行周公之事，光頓首讓曰，臣不如金日磾，日磾亦曰，臣外國人，不如光，且使匈奴輕漢，乃立弗陵爲皇太子，明日命光日磾及上官桀，受遺詔輔少主，與御史大夫桑弘羊，皆拜臥內牀下，又明日帝崩。太子弗陵即位，是爲孝昭皇帝。史臣曰，漢承百王之弊，高祖撥亂反正，文景務在養民，至於積古禮文之事，猶多闕焉，孝武初立，卓然罷絀百家，表章六經，遠疇咨海內，舉其俊茂，與之立功，興太學，修郊祀，改正朔，定歷數，協音律，紹周後，號令文章，煥焉可述，如武帝之雄才大略，不改文景之恭儉，以濟斯民，雖詩書所稱，何以加焉。

孝昭皇帝，始元元年，秋七月，燕王旦於武帝時，自以次第當爲太子，上嘗求人宿衛，帝怒斬其使，又坐匿亡命，削三縣，至是遂與齊孝王孫澤等謀反，八月青州刺史雋不疑，收捕澤等以聞，遣大鴻臚丞治，適引燕王，詔以燕王至親勿治，而澤等皆伏誅。六年春，詔問賢良文學，民間疾苦。匈奴國內乖離，恐漢兵襲之，於是與漢和親，乃歸蘇

武，及馬宏等，武留匈奴十九年。始以強壯出，及還，鬚髮盡白。元鳳三年，春正月，泰山有大石自立，何何有數千人聲，民視之，有大石立，高丈五尺，大四十八圍，入地深八尺，三石爲足，上林有偃柳自起生，有蟲食柳葉，成文字曰：公孫病已立，符節令眭孟上書言，大石自立，偃柳復起，必有匹庶爲天子，當求賢入禪帝位，以順天命，坐設妖言惑衆伏誅。元平元年，夏四月，帝崩，賀壽。贊曰：昭帝初元，即遣使問民疾苦，繼賑貸種食，後又罷權酷官，減口賦錢，然後虛耗之民，始有生意，昭帝於是，可謂善繼矣，帝無嗣，大將軍光，承皇后詔，迎昌邑王賀詣長安，入即位，淫戲無度，大將軍憂懣，以問故吏大司農田延年，延年曰：將軍爲國柱石，審此人不可，何不建白太后，更選賢而立之，光曰：今欲如是，於古嘗有此否，延年曰：伊尹相殷，廢太甲以安宗廟，後世稱其忠，將軍若能行此，亦漢之伊尹也，光乃引延年給事中，陰與張安世圖計，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，太后乃幸未央承明殿，盛服坐武帳中，侍御數百人，皆持兵，期門武士，陛戟陳列殿下，羣臣以次上殿，召昌邑王伏前聽詔，尙書令讀奏曰：丞相臣楊敞等昧死言，孝昭皇帝早棄天下，遣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衰，無悲哀之心，廢禮誼，居道上不素食，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，所居傳舍，受糧大行前，就次發糧不封，從官更持節，引內昌邑騶宰官奴，與居禁闥內放戲，發樂府樂器擊鼓吹作俳倡，召內泰壹宗廟樂人，悉奏衆樂，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，太后曰：止，爲人臣子，當悖亂如是耶，王離席伏，尙書令復讀曰：祖宗廟嗣未舉，爲墮書，使使者持節，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，稱嗣子皇帝，受糧以來，二十七日，使者旁午，持節詔諸官署，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，荒淫迷惑，失帝王禮誼，亂漢制度，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，日以益甚，恐危社稷，天下不安，臣敞等謹與博士議，皆曰：五辟之屬，莫大不孝，宗廟重於君，王不可以承天序，奉祖宗廟，子萬姓，當廢，臣請有司以一太牢具，告祠高廟，皇太后詔曰：可，光令王起拜受詔，脫其纁組，奉上太后，扶王下殿，出金馬門，就乘輿副車，光送至邸，謝曰：王行自絕於天，臣寧負王，不敢負社稷，願王自愛，涕泣而去，羣臣奏請徙王賀房陵，詔歸賀昌邑，賜湯沐邑二千戶，國除爲

山陽郡。秋七月，光會丞相以下，議定所立，迎武帝曾孫病已，入即位，是爲孝宣皇帝。

中宗孝宣皇帝，本名病已，後更名詢，武帝曾孫，戾太子孫也，以太子故，初居民間，霍光既廢昌邑王，遂迎立之，本始元年春，大將軍光請歸政。五月，召黃霸爲尉正，數斷疑獄，廷中稱平。三年，春正月，大將軍光妻顯弒皇后許氏，因勸光內其女成君入宮。四年，春三月，立大將軍光女爲皇后，地節元年冬十二月，于定國爲廷尉，乃迎師學春秋，備弟子禮，爲人謙恭，雖卑賤皆與鈞禮，其決獄平法，務在哀矜寡，罪疑惟輕，加審慎之心，朝廷稱之曰，張釋之爲廷尉，天下無冤民，于定國爲廷尉，民自以不冤。二年，春三月，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霍光病，車駕自臨問，爲之涕泣，光上書謝恩，願分國邑，封兄孫山爲列侯，即日拜光子禹爲右將軍，光卒，賜葬具如乘輿制度，置園邑三百家。四年，秋七月，霍氏謀反，事覺，雲山范明友自殺，馮異斬，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，與霍氏相連坐誅者數十家，皇后霍氏，廢處昭臺宮，封告者皆爲列侯，帝初立，謁見太廟，大將軍光馳乘。上嚴憚之，若有芒刺在背，後張安世代光馳乘，上從容肆體，甚安近焉，故俗傳霍氏之禍，萌於馳乘，後十二歲，霍氏復徙雲林館，乃自殺。九月，朱邑少爲桐鄉嗇夫，廉平不苛，吏民愛敬之，遷北海太守，以治行第一，至是入爲大司農，惇厚篤於故舊，公正不可交以私，身爲列卿，居處儉節，祿賜以共族黨，家無餘財，及卒，天子下詔稱揚，賜其子金百斤以奉祀。渤海歲饑，盜賊並起，上選能治者，丞相御史舉龔遂，拜渤海太守，時遂年七十餘，召見問何以治盜賊，對曰，海澨遐遠，不需學化，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，故使陛下赤子，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，今欲使臣勝之耶，將安之也，上曰，選用賢良，固安之也，遂曰，臣聞治亂民，猶治亂繩，不可急也，惟緩之，然後可治，臣願丞相御史，無拘臣以文法；得一切便宜行事，上許焉。加賜黃金贈遂，乘傳至渤海界，郡發兵以迎，皆遣還，移書救屬縣，罷逐捕吏，諸持田器者，皆爲良民，吏毋得問，持兵器者乃爲賊，遂單車至府，盜賊聞遂教令，即時解散，棄其兵器而持鉤鋸，於是悉平，民安土樂業，遂乃開倉廩，假貧民，選用良吏，慰安牧養焉，齊俗奢侈，好末技，不用

作，遂躬率以險約，勸民務農桑，各以口率，民有帶持刀劍者，使賣劍買牛，賣刀買犢，曰：何爲帶牛佩犢，勞來循行，郡中皆有蓄積，獄訟止息，至是人爲水衡都尉。元康元年，夏五月，尹翁歸爲人，公廉明察，初爲東海太守，郡中吏民賢不肖，及姦邪罪名盡知之，縣各有記籍，披籍取人，以一警百，吏民皆服，改行自新，以治郡高第，入爲右扶風，選用廉平疾姦吏，以爲右職，接待有禮，好惡與共之，其負翁歸，罰亦必行，課書爲三輔最，然溫良謙退，不以行能驕人，故尤得名譽於朝廷。莎車叛，衛侯馮奉世，矯發諸國兵擊破之。三年，春三月，上乃知故昌邑王賀不足忌，封爲海昏侯。封丙吉等爲列侯，皇太子年十二，通論語孝經，太傅疏廣，謂少傅疏受曰：吾聞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今宦成名立，如此不去，懼有後悔，即日俱移病上疏乞骸骨，上皆許之，加賜黃金二十斤，皇太子贈以五十斤，公卿故人，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，送者車數百輛，道路觀者，皆曰：賢哉二大夫，或歎息爲之泣下。廣受歸田里，日令其家賣金供具，請族人故舊賓客，相與娛樂，或勸以爲子孫立產業者，廣曰：吾豈不念子孫哉，願自有舊田廬，令子孫勤力其中，足以供衣食，與凡人齊，今復增益之，以爲贏餘，但教子孫怠惰耳，賢而多財，則損其志，愚而多財，則益其過，且夫富者衆之怨也，吾旣無以教化子孫，不欲益其過而生怨；又此金者，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，故樂與鄉黨宗族，共撻其賜，以盡吾餘日，不亦可乎，於是族人悅服。黃霸爲潁川太守，力行教化，而後諫罰，務在成就安全，長吏許丞老病聾，督郵白欲逐之，霸曰：許丞廉吏，雖老尚能罷起送迎，重聽何傷，或問其故，霸曰：數易長吏，送故迎新之費，及姦吏因緣，絕簿書，盜財物，公私費耗甚多，皆出於民，所易新吏，又未必賢，或不如其故，徒相益爲亂，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，霸以外寬內明，得吏民心，戶口歲增，治爲天下第一。神爵元年春，諫大夫王吉，上疏曰：宣德流化，必自近始，左右不正，難以化遠，故宜謹選左右，審擇所使，左右所以正身，所使所以宣德，此其本也。又安上治民，莫善於禮，願陛下述舊禮，明王制，敕一世之民，躋之仁壽之域，則裕何以不若成康，壽何以不若高宗。光祿羌揚玉叛，時趙充國年七十餘，上老之，使丙吉問誰可將，對

曰，無鑑老臣者矣，上問度當用幾人，對曰，兵難預度，願馳至金城，圖上方略，羌戎小夷，願陛下以屬老臣，勿以爲憂，上笑曰，諾，乃發兵遣充國將之，以擊西羌。秋七月，趙充國擊叛羌，羌多降，詔復遣將軍辛武賢擊之，尋詔罷兵，留充國屯田邊中。趙充國上狀曰，臣聞帝王之兵，以全取勝，是以貴謀而賤戰，百戰而百勝，非善之善者，故先爲不可勝，以待敵之可勝。張敞治京兆，賞罰分明，而時時越法，有所縱舍，治本春秋，以經術自輔，不純用誅罰，以此能自全，朝廷有大議，引古今，處便宜，公卿皆服。三年，秋八月，韓延壽爲左馮翊，行縣至高陵，民有兄弟訟田，延壽大傷之曰，幸得備位，爲郡表率，不能宣明教化，至今民有骨肉爭訟，咎在馮翊，因閉閣思過，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，兄弟深自悔，願以田相移，終死不敢爭，郡中翕然傳相教厲，恩信周徧，二十四縣，無復以辭訟自言者，推其至誠，吏民不忍欺給。五鳳元年秋，匈奴亂，五單于爭立，時議者多曰，匈奴爲害日久，可因其壞亂，舉兵滅之，蕭望之曰，前單于慕化嚮善，請求和親，不幸爲賊臣所殺，今伐之，是乘亂幸災也，宜遣使吊問，輔其微弱，救其災患，如復其位，必稱臣服從，此德之盛也，上從其議。甘露三年，春正月，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，遷居幕南塞下，自是烏孫以西，至安息諸國，近匈奴者，咸尊漢矣。上以戎狄賓服，思股肱之美，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，署其官爵姓名，惟霍光不名，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，姓霍氏，其次張安世，韓增，趙充國，魏相，丙吉，杜延年，劉德，梁邱賀，蕭望之，蘇武，凡十一人，皆有功德，知名當世。黃龍元年，冬十二月，帝崩，帝深知民艱，勵精求治，信賞必罰，吏治民安，可稱中興矣，太子爽即位，是爲孝元帝。

孝元皇帝。初元元年，春三月，立皇后王氏。秋九月，以貢禹爲諫大夫，問以政事，禹奏古者人君節儉，什一而稅，無他賦役，故家給人足，高祖文景，宮女不過十餘，廐馬百餘匹，故時齊三服官，輸物不過十箇，今正作數千，歲費鉅萬，廐馬食粟將萬匹，惟陛下深察古道，從其儉者，天生聖人，蓋爲萬民，非獨使自娛樂已也。二年，春正月，下蕭望之周堪，及宗正劉更生獄，皆免爲庶人。十二月，蕭望之自殺。永光二年，夏六月，上問給事中匡衡，以地震日食之

變，衡上疏曰，陛下閱愚民陋法抵禁，比年大赦，使得自新，天下幸甚，臣竊見大赦之後，姦邪不爲哀止，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，今天下貪財賤義，廉恥之節薄，淫辟之意縱，苟合微幸，以身設利，不改其原，雖歲赦之，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，臣愚以爲宜曠然大變其俗，夫朝廷者天下之領袖也，公卿相與循禮恭讓，則民不爭，好仁樂施，則下不暴，尙義高節，則民興行，寬柔和惠，則衆相愛，四者明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，今長安天子之都，親承聖化，然其習俗，無以異於遠方，郡國來者，無所法則，或見侈靡而效之，此教化之原本，風俗之樞機，宜先正者也，臣聞天人之際，精駁有以相盪，善惡有以相推，事作乎下者，象動乎上，陰變則靜者動，陽蔽則明者晦，陛下祇畏天戒，哀閔元元，宜省靡麗，考制度，近中正，遠巧佞，以崇至仁，匡失俗，道德鴻於京師，淑問揚乎疆外，然後大化可成，禮讓可興也，上悅其言，遷衡光祿大夫。竟寧元年，春正月，匈奴呼韓邪單于，聞郅支既誅，且喜且懼，入朝，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，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賜之。三月，召信臣先爲南陽太守，後遷河南，治行常第一，好爲民興利，躬勸耕稼，稀有安居，通溝瀆，起水門提閘以廣灌溉，禁止奢靡，務於儉約，案其不法，以示好惡，其化大行，戶口增倍，吏民親愛，號曰召父，徵爲少府。甘延壽陳陽，矯制典師，薄康居，斬郅支，劉向上疏訟其功，於是封延壽爲義成侯，賜湯爵關內侯。帝以外戚史高，領尙書事，任宦官宏恭石顯典樞機，時石顯威權日盛，與中書僕射牢梁，少府五鹿充宗，結爲黨友，諸附倚者，皆得寵位，民歌之曰，牢耶，石耶，五鹿客耶，印何榮榮，綬若若耶。五月，帝崩，史臣曰，元帝寬宏恭儉，少而好儒，及即位，徵用儒生，委之以政，貢薛韋匡，迭爲宰相，而帝牽制文義，優柔不斷，孝宣之業衰焉，太子驚即位，是爲孝成帝。以元舅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，領尙書事。孝成皇帝，建始元年，春正月，石顯以罪免歸道死。三年，冬十二月，司隸校尉劾丞相樂安侯匡衡，多取封邑四百頃，免爲庶人，終於家。河平二年，春正月，封諸舅王譚爲平阿侯，王商爲成都侯，王立爲紅陽侯，王根爲曲陽侯，王逢時爲高平侯，世稱五侯。永始元年，夏五月，太后兄第八人，獨弟曼早死，不侯，子莽幼孤，時五侯侈靡，子

弟以與馬騁色佚游相高，莽因折節爲恭儉，動身博學，被服如儒生，事母及寡嫂，養孤兄子，行其教備，又外交英俊，內事諸父，曲有禮意，鳳且死，以莽託太后，及帝拜黃門郎，久之，成都侯商，又請分戶邑封莽，至是封新都侯，遷騎都尉，光祿大夫待中，宿衛謹敕，俯位益尊，節操愈謙，振施賓客，家無所餘，收賸名士，交結將相，故在位更推薦之，虛譽隆洽，傾其諸父矣。綏和二年，春三月，帝崩，帝耽於酒色，委政外戚，以啟新莽篡竊之漸，履霜堅冰，可不戒哉；太子欣即位，是爲孝哀帝。

孝哀皇帝，元帝庶孫，名欣，成帝無子，立之，建平二年春三月，遣新都侯王莽就國。元壽二年，夏六月，帝崩，帝觀孝成之世，祿去公室，權柄外移，是故臨朝務攬主威，以則武宣，然董賢用事，大臣誅傷，享國不永，亂臣乘間，豈不哀哉；秋九月，中山王箕子即位，是爲孝平帝，更名衍，時年九歲，太皇太后臨朝，大司馬王莽秉政，百官總已以聽。

孝平皇帝，元始元年，春正月，王莽自爲太傅，號安漢公，褒賞宗室羣臣。夏六月封公孫相如爲褒魯侯，孔均爲褒成侯，以奉周公孔子之祠，追諡孔子爲褒成宣尼公。三年春，聘安漢公莽女爲皇后。四年夏，陳崇張竦曾奏稱莽功偉，以爲宜恢國如周公，至是太保舜等，及吏民上書者八千餘人，復請益封公以新息召陵二縣，及黃郵聚新野田，采伊尹周公稱號，加爲宰衡，位上公。起明堂，辟雍，靈臺，立樂經，徵天下通經異能之士。五年，夏五月，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，而上書者，前後四十八萬七千餘人，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者，皆叩頭言，宜亟加賞於安漢公，乃策命莽以九錫。帝益壯，以衛后故，怨不悅，冬十二月，莽因臘日，上椒酒，置毒酒中，帝有疾，莽作策請命於秦時，願以身代，藏策金縢，敕諸公無敢言；帝崩，莽令歛加元服，吏皆服喪三年。太皇太后，詔徵宣帝元孫，莽居攝踐阼，如周公故事，禮儀皆如天子。孺子嬰居攝元年，春正月，王莽祀南郊。三月，立宣帝玄孫嬰爲皇太子，號曰孺子嬰，廣戚侯顯之子也，年二歲，託以卜相最吉立之。夏四月，安衆侯劉崇，與相張紹謀曰，莽必危劉氏，天下

非之，莫敢先舉，此乃宗室之恥也，遂進攻宛，不得入，敗死。五月，莽朝見稱假皇帝。二年，秋九月，東郡太守翟義起兵討莽，立劉信爲天子，三輔豪傑應之，莽遣兵拒擊，義戰不克，死之，信亡走，明年春，三輔兵皆破滅，莽於是自謂獲天人助，遂謀即真之事矣。初始元年，梓潼人哀章，學問長安，素無行，作銅匱爲兩檢，署其一曰：天帝行璽金匱圖，其一曰：赤帝璽，傳予皇帝金策書，言王莽爲真天子，並書莽大臣八人，又取今名王興，王盛，章亦自竄姓名，凡十一人，皆署官爵爲輔佐，日昏時，衣黃衣，持匱至高廟，以付僕射，僕射以聞，莽至高廟，拜受金匱神禪，御王冠，謁太后，還坐未央宮前殿，即真天子位，建有天下之號曰新，以十二月朔爲始建國元年正月之朔，更號太皇太后爲新室文母太皇太后。新莽始建國元年，春正月，莽廢孺子爲定安公，孝平皇后爲定安太后，以大鴻臚府爲定安公第，置門衛使者監領，敕阿乳母不得與嬰語，常在四壁中，至長大，不能名六畜。夏四月，徐鄉侯劉歆，起兵討莽，不克死之。二年，大夫揚雄，自投天祿閣下，幾死，莽聞之，以雄不知情，詔勿問，然所作法言，卒章盛稱莽功德，可比伊尹周公，後又作劇秦美新以頌莽，君子病焉。天鳳六年，春，莽下書六歲一改元。地皇三年，夏四月，漢宗室劉歆，性剛毅，慷慨有大節，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，傾身破產，結交天下雄俊，其弟秀，美鬚眉，隆準日角，嘗受尚書長安，略通大義，性動稼穡，績常非笑之，比於高祖兄仲，秀嘗過穰蔡少公，頗學圖讖言，劉秀嘗爲天子，或曰：是國師公劉秀乎，秀戲曰：何由知非僕耶，坐者大笑，至是起發春陵子弟，子弟懼皆亡匿，及見秀絳衣大冠，皆驚曰：謹厚者亦復爲之，乃稍自安，凡得七八千人，部署賓客，自稱柱天都部，秀時年二十八。

漢淮陽王安更始元年，春二月，新市平林諸將，以兵多無所統一，欲立劉氏以從人望，南陽豪傑等，皆欲立續，而新市平林將帥，憚續威明，貪玄懦弱，先共定策立之，設壇場於清水上，玄即皇帝位，大赦改元，以續爲大司徒，秀爲太常偏將軍，由是豪傑失望。三月，秀殉下昆陽，定陵郎，五月，續拔宛，更始入都之。夏六月，莽聞更始立，

大懼，乃遣司徒王尋，司寇王邑，大發州郡兵，徵諸明兵法三十六家，以備軍吏，以長人巨毋霸爲壘尉，又磨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，以助威武，邑至洛陽，州郡兵會者四十二萬人，號百餘萬，旌旗繡重，千里不絕，諸將見兵盛，皆反走，入昆陽，尋邑縱兵圍之，鉦鼓之聲，聞數十里，鳳等乞降不許，尋邑自以功在漏刻，不以軍事爲憂，秀至鄧，定陵悉發諸營兵，自將步騎千餘爲前鋒，去大軍四五里而陣，尋邑遣兵數千合戰，秀奔之，斬首數十級，諸將驚曰，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，今見大敵勇，甚可怪也，且復居前，請助將軍，秀復進，尋邑兵却，諸部共乘之，斬首數百千級，連勝遂前，諸將膽氣益壯，無不一當百，秀乃與敢死者三千人，從城西水上，衝其中堅，尋邑陳亂，漢兵乘銳奔之，遂殺尋，城中亦鼓譟而出，中外合勢，震呼動天地，莽兵大潰，走者相騰踐，伏尸百餘里，會大雷風，屋瓦皆飛，雨下如注，潁川盛溢，虎豹皆股戰，士卒溺死以萬數，水爲不流，於是海內豪傑，翕然響應，皆殺其牧守，自稱將軍，用漢年號，以待詔命，旬月之間，徧於天下。新市平林諸將，以竇兄弟威名益盛，陰勸更始除之，更始因殺大司徒劉縯，秀自父城馳詣宛謝，司徒官屬迎弔秀，秀不與交私語，惟深引過而已，未嘗自伐昆陽之功，又不敢爲績服喪，飲食言笑如平常，更始以是慙，拜秀爲破虜大將軍，封武信侯。秋七月，更始遣王匡攻洛陽，申屠建李松攻武關，三輔震動，析人鄧曄于匡起兵應漢，莽憂不知所出，拜將軍九人，皆以虎爲號，將精兵數萬以東，衆無鬥意，至華陰回谿，距隘自守，匡雖擊之，敗走，曄南出閩鄉，開武關迎漢兵，以弘農掾王匡爲校尉，將數百人，北渡渭至潁陽，所過迎降，諸縣大姓，各起兵稱漢將，率衆隨憲李松等，引軍至華陰，而長安旁兵，四合城下，爭欲先入城，九月朔兵入，明日城中少年，燒作室門，火及掖庭，黃皇室主曰，何面目以見漢家，自投火中死，莽避火宣室前殿，火輒隨之，莽旋席，隨斗炳而坐曰，天生德於予，漢兵共如予何，又明日，竇臣扶莽之漸臺，衆兵上臺，商人杜吳殺莽，校尉公賓就斬莽首，軍人分莽身，節解櫛分之，就持詣王憲，憲自稱漢大將軍，城中兵數十萬，皆屬焉，居二日，李松等入長安，趙萌申屠建亦至，傳莽首詣宛，懸於市，百姓共提擊之，或切食

其舌；史臣曰：王莽始起外戚，折節力行，以要名譽，及居位輔政，勤勞國家，豈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耶？至竊位南面，顛覆之勢，險於桀紂，而莽晏然自以黃復復出，乃始恣睢奮其威詐，毒流諸夏，亂延蠻貊，四海愾然，遠近俱發，城池不守，肢體分裂，自書傳所載，亂臣賊子，考其禍敗，未有如莽之甚者也；昔秦燔詩書，以立私議，莽誦六藝，以文姦言，同歸殊途，俱用滅亡，皆聖王之驅除云爾。十二月，故趙繆王子林，言於大司馬秀曰：赤眉今在河東，決河水灌之，百萬之衆，可使爲魚，秀不答，去之真定，林於是以下者王郎爲成帝子與，與趙國大寮李育張參等，入邯鄲，立郎爲天子，徇幽冀，移檄州郡，於是趙國以北，遼東以西，望風響應。更始二年，春正月，大司馬秀北徇薊，以耿弇爲長吏。三輔既平，申屠建李公迎更始遷都長安，更始既至，居長樂宮，升前殿，郎東以次列庭中，更始羞怍，俛首而席不敢視，諸將後至者，更始問虜掠得幾何，左右侍官，皆宮省久吏，驚愕相視，李松趙萌，請悉王諸功臣，朱鮪不可，更始乃先封諸宗室，然後立諸功臣皆爲王，以絳爲左大司馬，與李軾等鎮撫關東，李松爲丞相，趙萌爲右大司馬，共秉內政，更始納趙萌女爲夫人，故委政於萌，日夜飲燕後庭，羣臣欲言事，輒醉不能見，時不得已，乃令侍中坐帷內，與語，萌專權自恣，羣小膳夫，皆濫受官爵，長安爲之語曰：籠下養，中郎將，爛羊胃，騎都尉，爛羊頭，關內侯，諸將在外者，皆專行誅賞，各置牧守，州郡交錯，不知所從，由是關中離心，四海怨畔。二月，故廣陽王子接，起兵薊中，反應王郎，城內擾亂，於是劉秀趣駕出城，晨夜南馳，至葦蕪亭，時天寒烈，馮異上豆粥，至饒陽，官屬皆乏食，聞王郎兵在後，晨夜兼行，蒙犯霜雪，面皆破裂，至噎沱河，侯吏還白，河水流漸，無船不可濟，秀使王霸往視之，霸恐驚衆，還即詭曰：冰堅可渡，遂前至河，河冰適合，乃渡，未畢數騎而冰解，至南宮，遇大風雨，入道旁空舍，馮異抱薪，鄧禹蒸火，秀對燂燎衣，馮異復進麥飯，至下博城西，惶惑不知所之，有白衣老人指曰：努力，信都爲長安城守，去此八十里，秀即馳赴之，信都太守任光，聞之大喜，開門迎謁，郗彤亦自和戎來會，移檄邊郡，共擊邯鄲，邯縣復響應，南擊元氏，房子皆下，因人趙界，引

兵拔唐阿。夏四月，大司馬秀，以上谷漁陽兵，進攻邯鄲拔之，郎亡走，王竊追斬之，收郎文書，得吏人與郎交關請毀者數千章，秀不省，會諸將燒之曰，令反側者自安。更始立大司馬秀爲蕭王，令罷兵，蕭王居邯鄲宮，晝臥溫明殿，耿弇入請歸上谷益兵，王曰，河北略平，益兵何爲，弇曰，王郎雖破，天下兵革方始，聖公不能辦也，敗必不久，王起坐曰，卿失言，吾斬卿，弇曰，大王哀厚弇如父子，故敢披赤心，王曰，我戲卿耳，何以言之，弇曰，百姓患苦王莽，復思劉氏，聞漢兵起，莫不歡喜，如去虎口，得歸慈母，今更始爲天子，而諸將擅命於山東，貴戚縱橫於都內，元元離心，更思莽朝，是以知其必敗也，公功名已著，以義征伐，天下可傳檄而定，天下至重，不可令他姓得之，聞使者從東方來，欲罷兵，不可從也，王乃辭以河北未平，不就徵，始貳於更始。秋蕭王擊銅馬諸賊，悉破降之，降者猶不自安，王知其意，敕令各歸營勸兵，乃自乘輕騎案行郡陳，降者更相語曰，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，安得不投死乎，由是皆服，悉以分配諸將，衆遂數十萬，於是關西號蕭王，曰銅馬帝，赤眉別帥，與青犢上江大彤鐵廬十餘萬衆在射犬，王擊破之，南徇河內，太守韓歆降。蕭王遣鄧禹將兵入關，寇徇守河內，馮異拒洛陽，自引兵徇燕趙。三年，春正月，平陵人方望，以前孺子嬰稱帝於臨涇，更始遣兵擊斬之。夏四月，公孫述稱帝於蜀，號成家，改元龍興。

通鑑輯要卷四

通鑑紀要卷五

後漢 起光武帝建武元年乙酉，至獻帝建安二十年庚子，共十二帝，一百九十六年。

世祖光武皇帝，帝名秀，字文叔，南陽蔡陽人，高祖九世孫，出自景帝子長沙定王，生之歲，有嘉禾一莖九穗之瑞，故名，莽末起兵，復興漢室，建武元年，夏六月，王自薊遷至中山，諸將固請上尊號，王不許，耿純進曰，士大夫捐親戚，棄土壤，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，其計固欲攀龍鱗，附鳳翼，以成其所志耳，今大王留時逆衆，不正位號，士大夫望絕計窮，有去歸之思，大衆一散，難可復合，純言甚誠切，王深感曰，吾將思之，行至鄗，召馮異問四方動靜，異曰，更始必敗，宗廟之憂，在於大王，會儒生強華，自關中奉赤伏符，來詣王，其文曰，劉秀發兵捕不道，四裔雲集龍門野，四七之際火爲主，羣臣因復奏請，乃即帝位於鄗南，改元建武，大赦天下。赤眉以劉盆子稱帝，時年十五，被髮徒跣，見諸將皆稱臣拜，恐怖欲驢，雖立仍歸快柳所，時欲出從牧兒戲，快柳怒止之，崇等亦不復候視。秋七月，以鄧禹爲大司徒，王梁爲大司空，吳漢爲大司馬，伏湛爲尚書令。九月，赤眉入長安，更始奔高陵，帝憐其破敗，詔封爲淮陽王。卓茂寬仁恭愛，哀平間爲密令，視民如子，舉善而教，口無惡言，吏民親愛，不忍欺之，數年教化大行，道不拾遺，遷京都丞，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，及王莽居攝，以病免歸，上即位，先訪求茂，茂時年七十餘，詔曰，夫名冠天下，當受天下重賞，今以茂爲太傅，封褒德侯。朱鮪以洛陽降，冬十月，帝入都之。淮陽王更始，降於赤眉，樊崇等封爲長沙王，常依謝祿居，劉恭亦擁護之，已，三輔苦赤眉暴虐，欲盜出更始，張卬等以爲慮，使謝祿殺之，劉恭夜往藏其屍，帝使鄧禹葬於霸陵。二年，秋八月，三輔大饑，赤眉東出，馮異與戰，破之。三年，春正月，馮異大破赤眉於崤底，降男女八萬人，帝降璽書，勞異曰，始雖乖迥回轍，終能奮

裂池池，可謂失之東隅，收之桑榆，赤眉餘衆，東向宜陽，帝親勦六軍，嚴陣以待之，赤眉忽遇大軍，震震，乃遣劉恭乞降，曰：盆子將百萬衆降，陛下何以待之，帝曰：待汝以不死耳，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，肉袒降，上所得傳國璽綬，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，明旦，陳兵臨澗水，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，帝謂樊崇等曰：得毋悔降乎，朕今遣卿歸營勸兵，鳴鼓相攻，決其勝負，不欲強相服也，徐宣等叩頭曰：臣等出長安東都門，君臣許讓歸命還德，今日得降，猶去虎口，歸慈母，誠懼誠喜，無所恨也，帝曰：卿所謂鐵中錚錚，儲中佼佼者也，賜樊崇等洛陽田宅，帝憐盆子，以爲趙王郎中。馮異擊延岑破之，岑走南陽，關中平。四年，冬十月，隗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，援與述舊同里閭，相善，以爲既至，當握手歡如平生，而述盛陳陸衛見援，交拜禮畢，延援就客館，備威儀，命百官，爲援立舊交之位，述窮折而入，禮饗甚盛，欲留援，援謂其客曰：天下雖難未定，公孫不吐哺迎國士，與國成敗，乃修飾邊幅，如偶人形，此何足久留乎，因辭歸，謂曰：子陽非底蛙耳，而妄自尊大，不如專意東方，蓋乃使援奉書洛陽，初到良久，中黃門引入，帝在宣德殿南廡下，祖積坐，迎笑謂援曰：卿遊遊二帝間，今見卿，使人大慙，援頓首辭謝，因曰：當今之世，非但君擇臣，臣亦擇君矣，臣與公孫述同縣，少相善，臣前至蜀，述陸戰而後進臣，臣今遠來，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，而簡易若是，帝復笑曰：卿非刺客，願設客耳，援曰：天下反覆，盜名字者不可勝數，今見陛下恢廓大度，同符高祖，乃知帝王自有異也，已，遣來欲送援歸隴右。五年，冬十月，耿弇與張步戰，大破之，帝駕至臨淄，自勞弇軍，羣臣大會，帝謂弇曰：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，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，此皆齊之西界，功足相方，將軍前在南陽，建此大策，常以爲落落難合，有志者事竟成也，帝乃遣使告步茂，能相斬降者封列侯，步遂斬蘇茂以降，弇罷遣步兵，各歸鄉里，齊地悉平。十一月，處士嚴光；字子陵，少與帝同遊學，及帝即位，光乃變姓名，隱身不見，帝以物色訪之，得於齊國，累徵乃至，車駕即日幸館，光臥不起，帝即其臥所，撫光腹曰：咄咄子陵，不可相助爲理耶，光乃張目熟視曰：昔唐堯著德，巢父洗耳，士固有志，何至相迫乎，帝曰：

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，於是升輿歎息而去，復引光入論道故舊，相對累日，因共偃臥，光以足加帝腹上，明日太史奏容星犯御座甚急，帝笑曰：朕與故人嚴子陵共臥耳，非諫議大夫，不肯受，去，耕釣於富春山中，以壽終於家。六年，春二月，馮異治關中，出入三歲，上林成都，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，百姓歸心，號爲成陽王，帝以章示異，異惶懼上書陳謝，詔報曰：將軍之於國家，義爲君臣，恩猶父子，何嫌何疑，而有懼意，至是自長安入朝，帝謂公卿曰：是我起兵時主簿也，爲我披荆棘，定關中，旣罷，賜珍寶錢帛，詔曰：倉卒蕪蕪享豆粥，薄沱河麥飯，厚意久不報，異稽首謝曰：臣聞管仲謂桓公曰：願君無忘射鉤，臣無忘檻車，齊國賴之，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，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，留十餘日，令與妻子還西。夏五月，隗囂發兵反，使其將王元據隴坻，伐木塞道，諸將與戰，大敗，囂乘勝使王元行巡，將二萬餘人下隴，馮異大破巡軍於桐邑，祭遵亦破王元於汧，於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，悉畔囂降，囂知帝審其詐，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，述以囂爲朔寧王。七年，春三月，杜詩爲南陽太守，政治清平，興利除害，百姓便之，又修治陂池，廣拓土田，郡內比室殷足，時人方於召信臣治南陽，爲之語曰：前有召父，後有杜母。九年，春正月，隗囂病且餓，悲憤而死，王元周宗立囂小子純爲王，總兵據冀，公孫述遣將趙匡、奔助純，帝使馮異擊之，遣來歙、馬援護諸將屯長安。十年，秋八月，帝如長安，遂至汧，隗囂將高峻降，冬十月，來歙等攻破落門，隗純降，王元奔蜀，隴右悉平。十一年，秋七月，大司馬吳漢，進攻成都，八戰八克，冬十一月，公孫述引兵出戰，吳漢擊殺之，延岑以成都降，蜀地悉平。十八年，夏四月，以馬援爲伏波將軍，討交阯平之。二十年，冬十二月，馬援自交阯還平陵，孟暭迎勞之，援曰：方今匈奴烏桓，尙擾北邊，欲自請擊之，男兒要當死於邊野，以馬革裹尸還葬耳，何能臥床上，死兒女子手中耶。二十二年，冬十月，劉昆爲江陵令，時縣有火災，昆向火叩頭，火尋滅，後爲弘農太守，虎皆負子渡河，帝聞而異之，徵昆爲光祿勳，帝問昆曰：前在江陵，反風滅火，後守弘農，虎北渡河，行何德政，而致是事，對曰：偶然耳，左右皆笑，帝歎曰：此乃長者之言也，願命書諸策。二十五

年，春三月，新息侯馬援卒於軍。馬援見子嚴敗，並喜譏議，援在交趾，還書戒之曰：吾欲汝曹聞人過失，如聞父母之名，耳可得聞，口不可得言也；好議論人長短，好是非政法，此吾所大惡，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。龍伯高敦厚周慎，口無擇言，謙約節儉，廉公有威，吾愛之重之，願汝曹效之；杜季良豪俠好義，愛人之愛，樂人之樂，父喪致客，數郡畢至，吾愛之重之，不願汝曹效也；效伯高不得，猶爲謹勸之士，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；效季良不得，陷爲天下輕薄子，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。二十八年，秋八月，以博士張佚爲太子太傅，以桓榮爲少傅，賜以輜車乘馬，榮大會諸生，陳其車馬印綬曰：今日所蒙，稽古之力也，可不勉哉。建武中元元年春正月，以第五倫爲會稽太守，倫爲政清而有惠，百姓愛之。冬十一月，起明堂，張臺，辟雍，宣布圖讖於天下。二年，春二月，帝崩，年六十三，帝每旦視朝，日昃乃罷，數引公卿郎將，講論經理，夜分乃寐，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，乘間諫曰：陛下有禹湯之明，而失黃老養性之福，願頤養精神，優游自寧，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，雖以征誅濟大業，及天下既定，乃退功臣而進文吏，明慎政體，總攬權綱，量時度力，舉無過事，故能恢復前烈，身致太平，太子莊即位，是爲孝明帝。

顯宗孝明皇帝，永平元年，春正月，帝率公卿以下朝陵。二年，春三月，臨辟雍，行大射禮。冬十月，行養老禮，以李躬爲三老，知天地人，桓榮爲五更，知五行更代，諸儒說經，冠帶圍橋門觀聽者萬億。三年，春二月，帝思中興功臣，乃圖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，以鄧禹爲首，次馬成，吳漢，王梁，賈復，陳俊，耿弇，杜茂，寇恂，傅俊，岑彭，堅鐔，馮異，王霸，朱祐，任光，祭遵，李忠，景丹，萬修，蓋延，邳彤，劉植，耿純，臧宮，馬武，劉隆，又益以王常，李通，竇融，卓茂，合三十二人，馬援以椒房之親，獨不與焉。八年，春正月，帝夜夢金人，頂有白光，博殺始以佛對，帝遣郎中蔡愔等，使天竺求其道，得其書，及沙門以來，其言大抵以虛無爲宗，貴慈悲不殺，以爲人死精神不滅，隨復受形，生時所行善惡，皆有報應，故所貴修練精神，以至爲佛，善爲宏闊勝大之言，以誘

愚俗，精於其道者，號曰沙門；於是中國始傳其術，圖其形像，而王公貴人，獨楚王英最先好之。九年，夏四月，帝崇尙儒學，自皇太子，諸王侯，及大臣子弟，功臣子孫，莫不受經，又爲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，立學於南宮，號四姓小侯，置五經師，搜選高能，以授其業，自期門羽林之士，悉通孝經章句，匈奴亦遣子入學。十七年，春三月，蠻固使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，俱使西域，超行到鄯善，鄯善王廣，奉超禮敬甚備，後忽更疏懈，超謂其官屬曰，此必北虜使來，狐疑未知所從故也，乃召侍胡詐之曰，匈奴使來數日，今安在乎，侍胡惶恐曰，到已三日，去此三十里，超乃閉侍胡，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，與共飲，酒酣，因激怒之，超曰，卿曹與我俱在絕域，今虜使到，我數日，而王廣禮敬即廢，如今鄯善收吾屬，送匈奴，骸骨常爲豺狼食矣，奈何，衆曰，危亡之時，死生從司馬，超曰，丈夫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爲今之計，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，彼必大震怖，可殄盡也，滅此虜，則鄯善破膽，功成事立矣，衆皆曰善，初夜共奔虜營，殺匈奴使者，會天大風，超令十人持鼓，燒虜舍後，約曰，見火燃皆當鳴鼓大呼，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，超乃順風縱火，前後鼓譟，虜衆驚亂，超手格殺三人，吏兵斬其使，及從士三十餘級，餘悉燒死，明日告郭恂，恂始大驚，已乃悅，召鄯善王，以虜使首示之，一國震怖，超曉告撫慰，遂納子爲質，還白蠻固，固大喜，具上超功效，帝以超爲軍司馬，令遂前功，當是時于闐王廣德攻破莎車，雄張南道，龜茲王建，攻殺疏勒王，而立其臣兜題爲王，倚恃虜威，據有北道，超將其所從三十六人，先至于闐，廣德禮意甚疏，且信其巫言，求取超驕馬，超佯許之，令巫自來取，巫至，超即斬其首，以示廣德，且責讓之，廣德素聞超在鄯善，誅滅虜使，大惶恐，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，超重賜之，因鎮撫焉，已從間道至疏勒，遣使田慮先往降之，勅慮曰，兜題本非疏勒種，國人必不用命，若不即降，便可執之，慮既到，兜題見慮輕弱，無降意，慮因無備，遂前刺縛兜題，左右出不意，皆驚走，慮馳報超，超即赴之，悉召疏勒將吏，說以龜茲無道之狀，因立其故王子忠，釋兜題而遣之，由是諸國皆遣子入侍，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，至是復通。十八年，秋八月，帝崩於東宮前殿，年四十四。

八，遣詔無起寢廟，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，帝遵奉建武制度，法令分明，幽枉必選，后妃之家，不得封侯與政，館陶公主，爲子求郎，不許，而賜錢千萬，謂羣臣曰，郎官上應列宿，出宰百里，苟非其人，則民受其殃，是以難之，公車以反支日，不受章奏，帝聞而怪曰，民廢農業，遠來詣闕，而復拘以禁忌，豈爲政之意乎，於是遂獨其制，故吏稱其官，民安其業，遠近畏服，戶口滋殖焉，太子烜即位，是爲孝章帝。

肅宗孝章皇帝，建元初年，春三月，詔舉賢良方正，直言極諫之士。二年，夏四月，上欲封傅諸舅，太后不聽，令大早，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，太后詔諭曰，王氏五侯，同日俱封，黃霧四塞，不聞澍雨之應，夫外戚貴盛，鮮不傾覆，故先帝防慎舅氏，不令在樞機之位，又言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，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云云，固不許，帝省詔悲歎，復重請之，太后曰，嘗觀富貴之家，祿位重疊，猶再實之木，其根必傷，吾計之熟矣，勿有疑也，夫至孝之行，安親爲上，今數遭變易，穀價數倍，憂惶終夜，不安坐臥，而欲先營外家之封，違慈母之拳拳乎，若陰陽調和，邊境清靜，然後行子之志，吾但當含飴弄孫，不能復問政矣，上乃止。四年，冬十一月，詔諸衛會白虎觀，議五經同異，作白虎議奏，丁鴻，樓望，成封，桓郁，班固，賈逵，及廣平王羨皆與焉。元和二年，春三月，帝祠孔子，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，作六代之樂，大會孔氏男女六十二人，謂孔僖曰，今日之會，寧與卿家有光榮乎，對曰，臣聞明王聖主，莫不尊師貴道，今陛下親屈萬乘，辱臨敝里，此乃崇禮先師，增輝聖德，非臣家之私榮也，帝曰，非聖者子孫，焉有斯言乎，拜僖郎中。或問第五倫曰，公有私乎，對曰，吾兄子病，一夜十往，退而安寢，吾子有疾，雖不省視，而竟夕不眠，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。章和元年，秋八月，北匈奴五十八部來降。班超發諸國兵擊莎車降之，龜茲等因各退散，自是威震西域。二年，春正月，帝崩，年三十一歲，帝素知人，厭苛切，事從寬厚，平徭簡賦，民賴其慶，惟寵任竇憲，外用用權，惜哉，太子肇即位，年十歲，是爲孝和帝。

孝和皇帝，太后臨朝，竇憲以侍中幹機密，出宣詔命，弟篤爲虎賁中郎將，篤弟景瑛，並爲中常侍，兄弟皆在親要

之地。永元元年，夏六月，竇憲擊北匈奴，大破之，登燕然山，命中護軍班固，刻石勒功，紀漢威德而還。秋九月，以竇憲爲大將軍，封憲武陽侯。三年，春二月，竇憲遣兵擊北匈奴於金微山，大破之，單于走死。冬十月，龜茲姑墨溫宿諸國皆降，以班超爲西域都護。四年，夏六月，大將軍竇憲兄弟驕縱，至是伏誅。帝策勳班賞，郎衆每辭多就寡，帝由是賢之，常與譏事，中官用權自此始。六年秋，初龜茲諸國既降，焉耆猶懷二心，至是討之，斬廣及尉鞞王汎於東陸故城，傳首京師。更立元孟爲焉耆王，於是西域五十餘國，悉納管內屬，至於海濱四萬里外，皆重譯貢獻，封班超爲定遠侯。元興元年，冬十二月，帝崩，賀善贊曰，和帝早發英斷，收攬權綱，而又尊儒納諫，動無大過，惜乎始謀不遠，權奸雖除，官豎用事，遂爲東漢禍基之主，帝子隆生方百餘日，皇后迎立以爲太子即位，是爲孝孺皇帝。延平元年，秋八月，帝崩，年二歲，太后迎清河王祐入即位，是爲孝安帝，太后猶臨朝。

孝安皇帝，永寧元年，冬十二月，楊震孤貧好學，通達博覽，諸儒爲之語曰，關西孔子，楊伯起，教授二十餘年，不答州郡禮命，衆人謂之晚暮，而震至愈篤，鄧暹聞其賢而辟之，時震年已五十餘，累遷荊州刺史，東萊太守，嘗之郡，道經昌邑，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令，夜懷金遺震，震曰，故人知君，君不知故人何也，密曰，暮夜無知者，震曰，天知，地知，我知，子知，何謂無知者，密愧而出，已徵入爲太常，至是代劉愷爲司徒，震性公廉，子孫長疏食步行，故舊或欲令爲開產業，震曰，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，以此遺之，不亦厚乎。延光元年，秋九月，汝南黃憲，初舉孝廉，又辟公府，友人勸其仕，憲亦不拒，暫到京師而還，竟無所就，年四十八終，天下號曰徵君，憲世貧賤，父爲牛醫，年十四，同郡戴良，才高倨傲，而見憲未嘗不正容，及歸，罔然若有失也，其母問曰，汝復從牛醫兒來耶，對曰，良不見叔度，自以爲無不及，既觀其人，瞻之在前，忽然在後，固難得而測矣，陳蕃周舉，嘗相謂曰，時月之間，不見黃生，則鄙吝之萌，復存乎心矣，太原郭泰，少游汝南，過袁闓，不宿而退，從憲累日乃還，或問之，泰曰，奉高之器，譬之汎濫，雖清而易挹，叔度汪汪若千頃波，澄之不清，滂之不濁，不可量也。四年，

春三月，帝崩於葉，賀善贊曰：安帝即位，所書羌夷盜賊災變，世道可知，徒聞狎佞臣，厚保母，疾忠賢，望其弭災靖亂，尙可得乎？皇后與閹顯等，僞云帝疾甚，徙御臥車歸洛陽，迎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懿爲嗣，濟陰王以廢廟不得上殿，親臨梓宮，悲號不食，羸瘠莫不哀之。冬十月，北鄉侯懿薨，閹顯白太后，祕不發喪，更徵諸王子，閉宮門，屯兵自守。中黃門孫程等，迎濟陰王保入即位，是爲孝順帝，誅閹顯等，遷太后於離宮，封宦者孫程等十九人爲列侯。

孝順皇帝，永建元年，秋八月，下司隸校尉虞翻獄，尋赦出之，徵拜議郎，數日遷僕射，謂上疏曰：方今公卿以下，類多拱默，至相戒曰：白璧不可爲，容容多厚福，以樹恩爲賢，盡節爲愚，伏見議郎左雄，有玉臣突筵之節，宜擢在喉舌之官，必有匡弼之益，由是拜雄尙書。二年，秋七月，處士樊英，善星算，推步災異，隱於壺山之陽，帝備禮徵之，英不得已到京，待以師傅之禮，延問得失，應對無奇謀探策，談者失望。時又徵揚厚黃瓊，厚至豫，陳澹有三百五十年之厄以爲戒，拜議郎，瓊將至，李固以書遺之曰：語云：饒曉者易缺，曠曠者易污；盛名之下，其實難副，是故俗倫皆言處士純盜虛聲，願先生宏此遠謀，令衆人歎服，一雪此言耳。永和二年，冬十月，帝如長安，處士法真，博通內外學，爲關西大儒，田羽薦之，前後四徵，終不降屈，友人郭正稱之曰：法真名可得聞，身難得而見也。三年，春二月，詔舉武猛任將帥者，左雄舉馮直，直嘗坐賊受罪，周舉以此劾奏雄，雄曰：詔書使選武猛，不使選清高，舉曰：詔書使君選武猛，不使君選貪污也。漢安元年，秋八月，蘇章爲冀州刺史，有故人爲清河太守，章行部欲案其姦賊，乃爲設酒甚歡，太守喜曰：人皆有一天，我獨有二天，章曰：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，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，遂舉正其罪，州境肅然。建康元年，秋八月，帝崩，太子炳即位，是爲沖帝，時年二歲，太后臨朝，永嘉元年，春正月，帝崩，徵清河王蒜，及渤海王子續，章帝曾孫，至京師，大將軍梁冀白太后，迎續入即位，是爲孝質帝，時年八歲。

孝順皇帝，少而聰慧，嘗因朝會，目梁冀曰，此跋扈將軍也，冀深惡之，本初元年，閏六月，使左右置毒於炙餅以進，帝苦煩甚，召李固，固入前問，帝曰，食炙餅腹悶，得水尚可活，冀曰，恐吐不可飲水，語未絕而崩，冀說太后策免固，迎蠡吾侯志，章帝曾孫，入即位，是爲孝桓帝，太后猶臨朝政。

孝桓皇帝，建和元年，秋，論定策功，並封梁冀萬三千戶，又封其子弟，及宦者劉廣等，皆爲列侯。冬十一月，貶清河王蒜爲尉氏侯，徙桂陽，自殺，下李固杜喬獄殺之。延熹二年，八月，梁氏七侯，三后，六貴人，三大將軍，卿將尹校五十七人，冀專視威柄，凶恣日積，宮衛近侍，並樹所親，禁省起居，纖微必知，四方貢獻，皆先輸上冀乘輿乃其次焉，百官遷召，皆先到門謝恩，然後敢詣尚書，冀威行內外，百僚莫敢違命，帝頗不平，鄧香妻宜，生女猛，香卒，宜更適孫壽舅梁紀，壽引其妻女猛入掖庭爲貴人，冀欲認猛爲己女，時猛姊增那尊爲議郎，冀恐尊沮宜，乃使刺客殺尊，而又欲殺宜，遣客登屋，宣家覽之，馳入白帝，帝大怒，遂與中常侍單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等，成謀誅冀，冀疑之，乃使黃門張暉，入宿以防變，暉收暉，請帝至前殿，使尚書令尹勳，持節勸丞郎以下，皆操兵守省閣，歛諸符節送省中，使瑗將麴勝虎賁羽林都侯劍戟士，合千餘人，與司隸張彭，共圍冀第，收大將軍印綬，冀壽皆自殺，收梁氏孫氏，無少長皆棄市，胡廣韓續孫朗皆坐阿附，減死免爲庶人，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，朝廷爲空，百姓稱慶，收冀財貨合三千餘萬萬，以充王府用，減天下租稅之半，散其園囿，以業窮民。尚書令陳蕃，薦五處士徐穉，姜肱，韋著，袁閔，李婁，以安車玄纁徵之，不至，稱家貧，常自耕稼，非其力不食，恭儉謹讓，所居服其德，屢辟不起，蕃爲太守，以禮請署功曹，穉既謁而退，蕃性方峻，不接賓客，特設一榻，去則懸之，後舉有道，家拜太原太守，皆不就，肱與二弟仲海季江，俱以孝友聞，同被而寢，嘗詣郡縣過盜欲殺之，肱曰，弟年幼，父母所憐，又未聘妻，願殺身濟弟，季江曰，兄年德在前，家之珍寶，國之英俊，乞自受戮，以代兄命，盜聞釋焉，至郡中，見肱無衣服，怪問其故，肱託以它辭，終不言盜，盜聞而感悟，就肱叩頭謝罪，還所掠物，肱不

受，勞以酒食而遣之，舉有道方正，皆不就，著隱居講授，不修世務，閭家世貴盛，苦身守節，以耕學爲業，孀少喪父，繼母酷烈，事之彌謹，身耕農以奉供養，得四時珍味，必先以進母，鄉里宗其孝行。七年，春二月，祁鄉侯黃瓊卒，四方名士會葬者，六七千人，初瓊教授於家，徐穉從之，諸訪大義，及瓊貴，穉絕不復交，至是往弔，進嚔哀哭而去，人莫知者，諸名士曰，必徐穉子也，於是還能言者茅容，輕騎追及，爲沽酒市肉，穉爲飲食，容問國家事，不答，更問稼穡，乃答之，容盪以語諸人，郭泰曰，穉子爲人清潔高廉，飢不可得食，寒不可得衣，而爲季偉欲食，此爲已知季偉之賢故也，所以不答國事者，是其智可及，其愚不可及也，泰博學談論，初遊洛陽，符融一見嗟異，因以介於河南尹李膺，膺與爲友，後歸鄉里，諸儒塗之河上，車數千輛，膺惟與泰同舟而濟，衆竄望之，以爲神仙焉，或問范滂曰，郭林宗何如人，滂曰，隱不逃親，貞不絕俗，天子不得臣，諸侯不得友，我不知其他，泰舉有道不就，或勸之仕，泰曰，吾夜觀乾象，晝察人事，天之所廢，不可支也，吾將遊優卒歲而已，然猶周旋京師，徐穉以書戒之曰，夫大木將顛，非一繩所維，何爲栖栖不遑寧處，泰感悟曰，敬拜斯言，以爲師表，泰性明知人，好獎訓士類，因以成名者甚衆。茅容，年四十餘，耕於野，與等輩避雨樹下，衆皆夷踞，容猶危坐，泰見而異之，因請寓宿，旦日容殺鷄食母，餘半皮置，自以草蔬與客同飯，泰曰，郭林宗猶滅三牲之膳，以供賓客，而卿如此，乃吾友也，勸令從學，鉅鹿孟敏，荷甌墮地，不顧而去，郭泰見問之，對曰，甌已破矣，視之何益，泰知其有分決，亦勸令游學，知名當世，陳留仇香，至行純嘿，爲蒲亭長，其年民大化，有陳元者，母告其不孝，香到元家，爲陳人倫孝行，譬以禍福，元感悟，卒爲孝子；考城令王逸署香主簿，謂之曰，聞在蒲亭。陳元不罰而化，得無少庶嗣之志耶，香曰，以爲鷹鷂，不若鸞鳳，故不爲也，逸曰，荆棘非鸞鳳所棲，百里非大賢之路，乃使香入大學。九年，夏四月，殺南陽太守成瑨，太原太守劉瓛，捕司隸校尉李膺，太僕杜密，部黨二百餘人下獄，遂策免太尉番。永康元年，夏六月，帝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，甫語曰，卿等更相拔舉，迭爲屠齒，其意如何，范滂曰，滂欲使善善向

其情，惡惡同其汗，謂王政之所願聞，不悟更以爲黨，身死之日，願埋於首陽山側，上不負皇天，下不愧夷齊，甫感然爲改容，乃得並解桎梏，李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，宦官懼，請帝以天時宜赦，遂赦黨人二百餘人，皆歸田里，書名三府，禁錮終身。冬十二月帝崩，史臣曰，桓帝初誅梁冀，奮怒威，天下猶企其息肩，而五邪肆虐，流行四方，自非忠賢力爭，屢折姦鋒，雖願依揚流裔，亦不可得矣，遣使迎解濟亭侯宏入即位，是爲孝靈帝。

孝靈皇帝，肅宗子，河間孝王開之曾孫，祖淑父長，桓帝無子，竇太后迎立之，太后臨朝，建甯元年，秋九月，太傅陳蕃，大將軍竇武，奏誅宦者曹節等，節等殺之，遂遷太后於南宮。二年，冬十月，復治鉤黨，殺前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，張儉亡命困迫，望門投止，莫不重其名行，破家相容，後流轉東萊，止李篤家，外黃令毛欽，操兵到門，篤引欽跪席曰，張儉負罪，豈得藏之，若審在此，此人名士，明廷甯宜執之乎，欽因起撫篤曰，僕伯玉恥獨爲君子，足下如何專取仁義，篤曰，今欲分之，明廷載半去矣，欽嘆息而去。光和二年，夏四月，宦者王甫伏誅，太尉段熲有罪自殺。中平元年，春二月，初鉅鹿張角，事黃老，以妖術教授，號太平道，呪符水以療病，遣弟子邀四方，轉相誑誘，十餘年間，徒衆數十萬，遂置三十六方，大方萬餘人，小方六七千，各立渠帥，詭言蒼天已死，黃天當立，歲在甲子，天下大吉，大方馬元義等，先收荆揚數萬人，以中常侍封諤徐奉等爲內應，約以三月五日，內外具起，至是角弟子唐周告之，於是收元義車裂，詔三公司隸，案驗宮省直衛，及百姓事角道者，誅殺千餘人，角等知事已露，馳赦諸方，一時俱起，皆著黃巾爲識，角自稱天公將軍，弟寶稱地公將軍，梁稱人公將軍，時人謂之黃巾賊，所在燔劫，旬月之間，天下響應。赦黨人，遣中郎將盧植討張角，皇甫嵩朱儁討潁川黃巾。夏五月，皇甫嵩朱儁，與騎都尉曹操，合軍討三郡黃巾，三郡悉平曹操沛國譙人，父嵩，宦者曹騰養子，或曰嵩，夏侯氏之子也，少機警，有權數，而任俠放蕩，不治行業，時人未之奇也，惟橋元及何顯異焉，時汝南許劭。與從兄靖有高名，好覈論鄉黨人物，每月輒更其品題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，操往造劭，問之曰，我何如人，劭鄙其爲人不答，

操劫之，劭曰：子治世之能臣，亂世之姦雄，操喜而去，後舉孝廉爲郎，至是平賊，遷濟南相。秋八月，遣皇甫嵩討張角，角死，與弟梁寶戰，皆破斬之，以嵩爲車騎將軍，領冀州牧。朱儁擊南陽黃巾，連破之，五年春二月，以劉焉爲益州牧，劉虞爲幽州牧。六年，夏四月，帝崩，賀善贊曰：靈帝信宦豎，殺忠賢，時多變異，不知社稷之將覆，人有恒言曰：桓靈，靈又甚於桓也，子辯即位，太后臨朝，封弟協爲渤海王，秋七月，大將軍何進，召董卓將兵詣京師，太后召罷諸宦官，八月宦官張讓等，入宮殺進，劫太后，帝出至河上，司隸校尉袁紹，捕宦官悉誅之，帝還宮，董卓初入，步騎不過三千，俄而進及弟苗部曲皆歸之，卓又陰使丁原部曲呂布，殺原而並其衆，卓兵於是大盛，乃諷朝廷以久雨，策免司空劉弘而代之。初何進召董卓，曹操聞而笑曰：宦者之官，古今宜有，但世主不應假之權寵，使至於此，既治其罪，當誅元惡，一獄更足矣，何至紛紛召外兵乎，欲盡誅之，事必宣露，吾見其敗也。秋九月，董卓廢帝爲弘農王，奉陳留王協即位，是爲獻帝，遂殺太后，何氏，卓自爲太尉，領前將軍事。冬十一月，卓自爲相國，費拜不名，入朝不趨，劍履上殿。

通鑑紀要 卷六

漢

孝獻皇帝，初平元年，春正月，關東州郡起兵討卓，推袁紹爲盟主。卓聞東方起兵懼，乃欲殺弘農王。三月，卓遷都長安，悉燒洛陽宮廟官府居家，二百里內；無復鷄犬，又使呂布發諸帝陵，及公卿冢墓，收其珍寶，車駕入長安。以劉表爲荊州刺史。曹操與卓兵戰於滎陽，不克，還屯河內。二年，春二月，孫堅進兵擊卓，卓敗西走，墜入雒陽，掃除宗廟，祠以太牢，得傳國璽於甌官井中，其文曰：受命於天，既壽永昌，堅修塞諸陵，引軍還魯陽。冬十月，涿郡劉備，字玄德，中山靖王勝之後也，身長七尺五寸，垂手下膝，顧自見其耳，少孤貧，與母以販履爲業，有大志，少語言，好結交諸豪俠，嘗與公孫瓚師事同郡盧植，初以討黃巾功，除安喜尉，督郵到縣，求謁不通，遂直入縛督郵，杖二百，以綬繫其頸，棄官亡去，後復以功除高唐尉，爲賊所破，因往依瓚，是時關東州郡，務相兼并，袁術袁紹，亦相離貳，公孫瓚連破黃巾，威鎮河北，與術相結而怒紹，遂出軍屯滎河，數紹罪惡，進兵攻之，冀州諸城，多畔從瓚，瓚使劉備與田楷徇青州，數有戰功，因爲平原相，備少與河東解人關羽，字雲長，涿郡張飛，字翼德，相友善，寢則同牀，思如兄弟，至是以羽飛爲別部司馬，分統部曲，常山趙雲，字子龍，先將本部兵屬瓚，備見而奇之，深加接納，雲遂從至平原，爲備主騎兵。三年，春正月，袁術使孫堅擊劉表，表軍射殺之。夏四月，司徒王允，與司隸校尉黃琬，僕射士孫瑞，密謀誅卓，中郎將呂布，便弓馬，膂力過人，卓愛信之，誓爲父子，然卓性剛褻，常小失卓意，卓拔手戟擲布，布拳撻得免，卓又常使布守中閣，布與卓侍婢私通，恐事覺，益不自安，王允辭待布，布見允言狀，允因以誅卓之謀告之，使爲內應，布曰：如父子何，允曰：君自姓呂，本非骨肉，攜戟之時，

豈有父子之情耶？布遂許之。四月，帝有疾新愈，大會未央殿，卓朝服乘車入，陳兵夾道，屯衛周匝，令呂布等扞衛前後，王允使士孫瑞，自書詔以授布，布令勇士十餘人，僞著衛士服，守北掖門，卓入，以戟刺之，卓衷甲不入，傷臂墮車，乃大呼曰：呂布何在？布曰：有詔討賊臣，應聲持矛刺卓，遣兵斬之，即出懷中詔版以令吏士曰：詔討卓耳，餘皆不問；吏士皆稱萬歲，百姓歌舞於道，賈衣裝，市酒肉，相慶，卓宗族在郿，皆爲獄下所殺，暴卓屍於市，卓素充肥，守吏爲火炷置臍中燃之，光明達曙，如是積日，塢中有金二三萬斤，銀八九萬斤，錦綺奇玩，積如邱山，以王允錄尚書事，呂布爲奮武將軍，封溫侯，共秉朝政。董卓之死也，蔡邕在王允坐，聞之驚歎，允叱之曰：董卓國之大賊，幾亡漢室，君爲王臣，所宜同嫉，而懷其私遇，反相傷痛，豈不共爲逆哉，即收付廷尉，已謝曰：身雖不忠，願歸首刎足，繼成漢史，太尉馬日磾謂允曰：伯喈曠世逸才，多識漢事，當續成後史，爲一代大典，誅之無乃失人望乎？允曰：昔武帝不殺司馬遷，使作謗書留於後世，方今國祚中衰，戎馬在郊，不可令佞臣執筆，在幼主左右，旣無益聖德，復使吾黨蒙其訕議，日磾退而告人曰：王公其無後乎？善人，國之紀也，制作，國之典也，滅紀廢典，其能久乎？已遂死獄中。六月，李傕郭汜等，舉兵犯關，殺司徒王允，呂布走出關。興平元年夏六月，徐州牧陶謙卒，別駕糜竺，率州人迎劉備，備推袁術，北海相孔融，謂備曰：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哉，家中枯骨，何足介意，今日之事，百姓與能，天與不取，悔不可追，備遂領徐州。孫堅取錢唐吳氏，生四男，策字伯符，權字仲謀，翊字叔弼，匡字季佐，及一女，堅從軍於外，留家壽春，策年十餘歲，已結交知名，督人周瑜，字公瑾，與策同年，亦英雄夙成，聞策聲問，自舒來造，勸策徙居舒，推道南大宅與策，升堂拜母，有無通共，及堅死，策還葬，渡江居江都，結納豪傑，有復讐之志，至壽春見袁術，術甚奇之，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，表拜懷義校尉。二年春二月，李傕殺樊稠，攻郭汜，劫帝入其營。建安元年，秋七月，帝還雒陽。曹操在許，謀迎天子，衆以爲山東未定，韓暹楊奉，未可卒制，荀彧曰：今鸞駕旋軫，東京榛蕪，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，大順也，衆遂以盟天

下，大略也，扶弘義以致英俊，大德也，四方雖有違節，其何能爲，操乃遣其從弟曹洪，將兵西迎天子，董承等拒之，洪不得遣，會韓馥矜功專恣，承潛召操，操乃以兵至淮陽，既至，奏韓馥張楊之罪，帝以馥楊有翼勳功，詔勿問，以操領司隸校尉，錄尚書事。操引董昭問計，昭曰：「諸將人殊意異，留此不便，惟有移駕幸許耳。」曹曰：「此孤本志也，乃奉軍駕東遷，遂都許，立宗廟社稷，自爲大將軍，封武平侯，自是政歸曹氏，天子守位而已。」曹操以荀彧爲侍中尚書令，彧薦其從子攸，及郭嘉，操徵攸與語大悅曰：「公達非常人也，吾得與之計事，天下尙何憂哉，以爲軍師，操召見郭嘉，與論天下事，喜曰：「使孤成大業者，必此人也，嘉出亦喜曰：「真吾主也，操表嘉爲司徒祭酒。」呂布攻劉備，備敗走，歸曹操，操厚遇之，詔以爲豫州牧，遣東屯沛使關布。二年，春正月，袁術以讎言代漢者當塗高，自云名字應之，遂有僭號之謀，聞孫堅得傳圖讖，拘堅妻而得之，至是僭號於壽春，自稱仲家，爵百官，郊祀天地。秋九月，故太尉楊彪，與表術婚媾，曹操惡之，奏收下獄，劾以大逆，孔融往見操曰：「楊公四世清德，海內所瞻，父子兄弟，罪不相及，況以袁氏歸罪楊公乎，操曰：「此國家之意，融曰：「假使成王殺召公，周公可得言不知耶，操使許令滿寵按彪獄，融與荀彧皆屬寵勿考掠，寵考訊如法，求見操曰：「楊彪考訊無他辭語，此人有名海內，若罪不明曰：「必大失民望，竊爲明公惜之，操即赦彪。三年，夏四月，郭汜已先爲其將伍習所殺，至是將軍段熲等誅李傕，傳首於許，詔高懸之。秋九月，呂布復於袁術通，遣其將高順等攻劉備，破沛城，虜備妻子，備單身走，曹操使夏侯惇救備，爲順所敗，操乃自擊布，與備遇於梁，廣陵太守陳登，率郡兵爲操先驅，進至下邳，布屢戰皆敗，還保城，不敢出，遣人求救於術，術不能救，嚴兵爲布作聲援，操圍下邳久，疲敵欲還，荀彧郭嘉曰：「呂布勇而無謀，今屢戰皆北，銳氣衰矣，陳宮有智而遲，今及布氣之未復，宮謀之未定，急攻之，布可拔也，乃引沂泗水灌城，月餘布益困迫，布將魏續等，共執陳宮高順，率其衆降，布登白門樓，兵圍之急，布令左右取其首詣操，左右不忍，乃下降，布見操曰：「明公所患，不過於布，今已服矣，若令布將騎，明公將步，天下不足定也，願謂劉

備曰，玄德卿爲座上客，我爲降虜，繩縛我急，獨不可一言耶，操笑曰，縛虎不得不急，乃命緩布縛，劉備曰，明明公不見呂布事，丁建陽董太師乎，操頷之，布目備曰，大耳兒最叵信，於是緹殺布及陳宮高順，皆傳首送許，然後葬之。四年，春三月，袁紹連年攻公孫瓚，不能克，欲與瓚釋憾連和，瓚不答，而增修守備，至是黑山帥救瓚，未至，瓚密使人齎書，使起火爲應，瓚自內出戰，紹候得其計，如期舉火，瓚遂出戰，紹設伏擊之，瓚大敗，復還自守，紹爲地道，穿其樓下燒之，樓輒傾倒，稍至京中，瓚悉縋其姊妹妻子，然後引火自焚。夏六月，衛旣稱帝，淫侈滋甚，腰御數百，無不兼羅紉，厭梁肉，而士卒凍餒，莫之簡恤，旣爲呂布所破，又爲曹操所敗，資食空盡，不能自立，乃燒宮室，奔其部曲，陳簡，復爲所拒，士卒散走，爰慙不知所爲，乃遣使歸帝號於紹，袁譚自青州迎備，欲走下邳北過，曹操遣劉備邀之，復走壽春，至江亭，坐簀牀而嘆曰，袁術乃至是乎，因憤慨嘔血死，妻子奔皖城，故廣陵太守徐瑋得傳國璽獻之。冬十一月，初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，與劉備謀誅曹操，操從容謂備曰，今天下英雄，惟使君與操耳，本初之徒，不是數也，備方食，失匕箸，值雷震，備因曰，聖人云，迅雷風烈必變，良有以也，遂與承及種輯等同謀，會操遣備邀袁術，備遂殺徐州刺史，留關羽守下邳，行太守事，身避小沛，郡縣多叛操爲備，備衆數萬人，遣使與袁紹連兵，操遣長史劉岱等擊備，不克，備謂曰，使汝百人來，無如我何，曹公自來，未可知耳。五年，春正月，董承等謀洩，曹操殺之，皆夷三族，遂擊劉備，破之，獲其妻子，進拔下邳，禽關羽，備由青州奔袁紹，紹去鄴二百里迎之。二月，曹操還官渡，袁紹進軍黎陽，夏四月，紹遣顏良攻白馬，關羽望見良麾蓋，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，斬其首而還，紹軍莫能當者，遂解白馬之圍，操勒兵駐營南阪下，令騎解鞍放馬，用箭放計，陳輜重餌敵，紹騎將文醜，與劉備將五六千騎，前後至，諸將曰，可上馬，操曰未也，有頃，騎至稍多，或分趣輜重，操曰可矣，乃皆上馬，縱擊大破之，復斬文醜，紹軍奪氣。初曹操壯關羽之爲人而察其無留意，使張遼以其情問之，羽歎曰，吾極知曹公待我厚，然我受劉將軍恩，誓以共死，不可背之，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，遼以報

操，操義之，及殺良，操知其必去，重加賞賚，羽盡封其所賜，拜書告辭，而奔劉備於袁軍，左右欲追之，操曰：「彼各爲其主，勿追也。」孫策欲乘虛襲許，部屬未發，會先所殺吳郡太守許貢奴客，因策出獵，伏箕中射之，中頰，創甚，召張昭等謂曰：「中國方亂，以吳越之衆，三江之固，足以觀成敗，公等善相吾弟，呼權佩以印綬，謂曰：「決機於兩陳之間，與天下爭衡，卿不如我，舉賢任能，各盡其心，以保江東，我不如卿，遂卒。」袁紹攻曹操於官渡，冬十月，操襲破其輜重，紹軍大潰，紹及譚等，輻巾乘馬，與八百騎渡河，操追之不及，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，餘衆降者，操盡坑之，前後所殺七萬餘人，紹走至黎陽北，餘衆稍復歸之，既還，遂殺田豐，紹外寬雅有局度，喜怒不形於色，而性矜復自高，短於從善，故至於敗。六年秋九月，初袁紹遣劉備略汝南，郡縣多應之，曹操遣曹仁擊備，備走還紹軍，陰欲離紹，乃說紹南連劉表紹遣借將本兵復至汝南，與魏都等合，操遣其將蔡陽擊之，爲備所殺，至是操自將擊備，備奔劉表，表聞備至，自出郊迎，以上賓禮待之，益其兵，使屯新野，備在荊州數年，嘗於表坐起至廁，慨然流涕，表怪問備，備曰：「吾身不離鞍，髀肉皆消，今不復騎，髀肉不生，日月如流，老將至矣，而功業不能建，是以悲耳。」七年，春正月，曹操復進軍官渡，夏五月，袁紹慙憤，發病嘔血卒，紹有三子，譚熙尚，幼子尚襲行州事，長子譚出屯黎陽，操攻敗之。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，權引周瑜詣吳夫人前定議，瑜曰：「將軍承父兄餘資，兼六郡之衆，兵精糧多，將士用命，鑄山煮海，境內富饒，有何逼迫，而欲送質，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操相首尾，則命召不得不往，如此見制於人，極不過一侯印，僕從十餘人，車數乘，馬數匹，豈與南面稱孤同哉，吳夫人曰：「公瑾議是也，公瑾與伯符同年，小一月耳，我視如子，汝其兄事之，遂不送質。」九年，春二月，袁尚復攻譚，夏四月，曹操攻鄴，秋七月，尚還，戰敗，走幽州，操遂入鄴，自領冀州牧。十年，春正月，曹操攻破袁譚於南皮，斬之。幽州將吏逐刺史袁熙，遣使降曹操，熙尚俱奔烏桓。十二年，夏，曹操擊烏桓，秋八月破之，斬烏桓王蹋頓，袁熙袁尚奔遼東，公孫康誘斬之。冬十月，琅邪諸葛亮，字孔明，寓居襄陽隆中，每自比管仲樂毅，時人莫之許。

也，惟穎川徐庶與崔州平然之，劉備訪士於襄陽司馬徽，字德操，稱爲水鏡，徵曰：儒生俗士，豈識時務，識務者在乎俊傑，此間自有伏龍鳳雛。備問爲誰，曰：諸葛孔明臥龍也，徐庶亦謂備曰：諸葛孔明臥龍也，將軍豈願見之乎？備曰：君與俱來，庶曰：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，將軍宜枉駕顧之，備由是詣亮，凡三往，乃見，因屏人曰：漢室傾頽，姦臣竊命，孤不度德量力，欲信大義於天下，而智術短淺，遂用猖獗，至於今日，然志猶未已，君謂計將安出？亮曰：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，挾天子以令諸侯，此誠不可與爭鋒，孫權據有江東，已歷三世，國險而民附，賢能爲之用，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，荊州北據漢沔，利盡南海，東連吳會，西通巴蜀，此用武之國，而其主不能守，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，益州險塞，沃野千里，天府之土，劉璋闇弱，張魯在北，民殷國富，而不知存亡，知能之士，思得明君，將軍既帝室之胄，信義著於四海，若跨有荊益，保其巖阻，西和諸戎，南撫夷越，外結孫權，內修政理，天下有變，則命一上將，將荊州之軍，以向宛洛，將軍身率益州之衆，出於秦川，百姓孰敢不箝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？誠如是，則霸業可成，漢室可興矣，備曰：善，於是與亮情好日密，關羽張飛不悅，備解之曰：孤之有孔明，猶魚之有水也，願諸君勿復言，羽飛乃止。十三年，夏六月，罷三公官，曹操自爲丞相，操以雀籠爲西曹掾，毛玠爲東曹掾，司馬朗爲主簿，朗弟懿，少聰達，多大略，瑛謂朗曰：君弟聰亮明允，剛斷英特，非子所及也，操聞而辟之，以爲文學掾，懿辭以風痺，操怒，欲收之，懿懼就職。秋八月，孔融恃其才望，數戲侮曹操，弼慮承操旨，奏融昔在北海，招令徒衆，欲圖不軌，又與繡衛共相贊揚，衛謂仲尼不死，融答顏回復生，大逆不道，操遂收融，并其妻子皆殺之。九月，劉表卒，曹操至新野，表子琮舉州降。劉備屯樊，不意曹軍卒至，至宛，乃知之，遂將其衆去，過襄陽，或勸備攻琮，荊州可得，備曰：吾不忍也，乃駐馬呼琮，琮懼不能起，琮左右荊州人多歸備。比到當陽，衆十餘萬人，輜重數千輛，日行十餘里，別遣關羽乘船會江陵，或謂備宜速行保江陵，今擁大衆，被甲者少，曹公兵至，何以拒之，備曰：夫濟大事者，必以人爲本，今人歸吾，吾何忍棄去，操以江陵有軍實，恐備

據之，乃釋輜重，將精騎急追之，及於當陽之長阪，備棄妻子，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，數十騎走，張飛拒後，掠水斷橋，瞋目橫矛曰，身是張翼德也，可來共決死，操兵無敢近者，趙雲身抱備子禪，適與關羽船會，得濟沔，遇劉琦衆萬餘人，與俱到夏口。冬十月，曹操進兵江陵，遂順流東下，時魯肅爲孫權使襄陽，不及，與劉備同往樊口，於是諸葛亮謂備曰，事急矣，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，遂與肅俱詣孫權，見於柴桑，說曰，海內大亂，將軍起兵江東，劉豫州收衆漢南，與曹操並爭天下，今操芟夷大難，略已平矣，遂破荊州，威震四海，英雄無用武之地，故豫州遁逃至此，願將軍量力而處之，若能以吳越之衆，與中國抗衡，不如早與之絕，若不能，何不按兵束甲，北面而事之，今將軍外託從服之名，而內懷猶豫之計，事急不斷，禍至無日矣，權曰，苟如君言，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，亮曰，田橫齊之壯士耳，猶守義不辱，況劉豫州王室之胄，英才蓋世，衆士仰慕，若事之不濟，此乃天也，安能復爲之下乎，權勃然曰，吾不能舉全吳之地，十萬之衆，受制於人，吾計決矣，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操者，然豫州新敗，安能抗此難乎，亮曰，豫州軍雖敗於長阪，今戰士還者，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，劉琦合江夏戰士，亦不下萬人，曹操之衆，遠來疲敝，聞追豫州，輕騎一日一夜，三百餘里，此所謂強弩之末，勢不能穿魯縞者也，故兵法忌之，曰，必斷上將軍，且北方之人，不習水戰，又荊州之民，附操者，偪兵勢耳，非心服也，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，與豫州協規同力，破操軍必矣，操軍敗，必北還，如此則荆吳之勢強，鼎足之形成矣，成敗之幾，在於今日，權大悅，時周瑜受使至番陽，肅勸權召瑜還，瑜至謂權曰，操雖託名漢相，實漢賊也，將軍以神武雄才，兼仗父兄之烈，割據江東，地方數千里，兵精足用，英雄樂業，當橫行天下，爲國家除殘去穢，況操自送死，而可迎之耶，請爲將軍籌之，今北土未平，馬超韓遂，爲操後患，而舍駭馬，仗舟楫，與吳越爭衡，又今盛寒，馬無草，隔中國士衆，遠涉江湖之間，不習水土，必生疾病，此數者，用兵之患也，而操皆自行之，將軍禽操宜在今日，瑜請得精兵數萬人，進往夏口，保爲將軍破之，權曰，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，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，今數雄已滅，惟孤尚在，

孤與老賊，勢不兩立，君言當擊，甚與孤合，此天以君授孤也，因拔刀斫前奏案曰：諸將吏敢有復言當迎操者，與此案同，遂選三萬人，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，與備并力逆操，以魯肅爲贊軍校尉，助畫方略，進與操遇於赤壁；時操軍已有疾疫，初一交戰，操軍不利，引次江北，瑜等在南岸，瑜部將黃蓋曰：今寇來我寡，難以持久，操軍方連船艦，首尾相接，可燒而走也，乃取蒙衝鬪艦十艘，載燥荻枯柴，灌油其中，裹以帷幕，上建旌旗，豫備走舸繫於其尾，先以書遺操，詐云欲降，時東南風急，蓋以十艦最著前，中江舉帆，餘船以次俱進，操軍吏士，皆出營立觀，指言蓋降，去北軍二里餘，同時發火，火烈風猛，船往如箭，燒盡北船，延及岸上營落，頃之烟燄蔽天，人馬燒溺死者甚多，瑜率輕銳繼其後，雷鼓大進，北軍大壞，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，遇泥濘，道不通，天又大風，悉使羸兵負草填之，騎乃得過，蹈藉死者甚衆，劉備周瑜，水陸并進，追至南郡，操軍死者大半，乃引軍北還。十二月，劉備表劉琦爲荊州刺史，引兵南徇武陵長沙桂陽零陵皆降，備以諸葛亮爲軍師中郎將，都荊州賦稅，以充軍實。十四年，冬十二月，自曹操北還，留曹仁守江陵，樂進守襄陽，周瑜進至南郡，與仁隔江，未戰，甘梅徑前據夷陵，仁分遣兵騎，圍之急，瑜用呂蒙計，身與蒙西救甯，大破仁兵而還，乃渡江屯北岸，與仁相拒，至是歲餘，瑜所攻擊，殺傷甚衆，仁遂委城走，會劉琦卒，權以備領荊州牧，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，備立營於油口，改名公安，權以妹妻備，妹才捷剛猛，有諸兄風，侍婢百餘人，皆執刀侍立，備每入，心常凜凜。十五年，冬，曹操作銅雀臺於鄴。十二月，孫權南郡守將周瑜，詣京見權，瑜還治裝，道病困，與權牋曰：方今曹操在北，疆場未靜，劉備寄寓，有似養虎，天下之事，未知終始，魯肅忠烈，臨事不苟，可以代瑜，倘所言可采，瑜死不朽矣，卒於巴邱，權聞之哀慟曰：公瑾有王佐之資，今忽短命，孤何賴哉，遂以魯肅爲奮武校尉，代瑜領兵，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，與共拒曹操，權從之。劉備以肅統爲未陽令，不治免，魯肅遺備書曰：士元非百里才也，使處治中別駕之任，始當展其驥足耳，諸葛亦言之，備與統談，大器之，遂用統爲治中，親待亞亮，並爲軍師中郎將。十六年，春三月，馬超韓遂等反

秋七月曹操自將擊之，用賈詡計，誰問趙遂，使相猜疑，大破之，超遂奔涼州，明年操誅馬騰，夷三族，於是舉率諸戎，攻取郡縣，殺刺史太守，盡兼隴右之衆，楊阜與姜叙趙昂起兵破超，超南奔漢中。冬劉璋遣扶風法正迎備，正至荊州，陰說備取益州，備疑未決，龐統曰：「荊州荒殘，人物殫盡，東有孫車騎，北有曹操，難以得志，今益州戶口百萬，土沃財富，誠得以爲資，大業可成也。」備曰：「今指與吾水火者曹操也，操以急，吾以寬，操以暴，吾以仁，操以譎，吾以忠，每與操反，事乃可成耳，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，奈何？」統曰：「亂離之時，固非一道所能定也，且兼弱攻昧，逆取順守，古人所貴，若事定之後，封以大國，何負於信，今日不取，終爲人利耳。」備以爲然，乃留諸葛亮關羽守荊州，自將步卒數萬而西，孫權聞備西上，遣船迎妹，而夫人欲將備子禪去，張飛趙雲勒兵截江，乃得禪還，劉璋敕在所供奉，贈遺以巨億計，巴郡太守嚴顏，拊心歎曰：「此所謂獨坐窮山，放虎自衛也，備北詣涪，璋率兵三萬往會之，歡飲百餘日，璋增備兵，厚加資給，使擊張魯，備北到葭萌，厚樹恩德，以收衆心。」十七年，春正月，曹操還鄴，贊拜不名，入朝不趨，劍履上殿。夏六月，張紘曾以秣陵山川形勝，勸孫權以爲治所，劉備亦勸權居之，權於是作石頭城，徙治秣陵，改號建業。冬十二月，曹操方攻孫權，擁呼備自救，備貽涼書曰：「孫氏與孤，本爲唇齒，而關羽兵弱，今不往救，則操必取荊州，轉侵州界，其憂甚於張魯，因求益萬兵，及資糧，璋但許兵四千，餘皆給半，備因激怒其衆曰：「吾爲益州爭強敵，師徒勞瘁，而積財吝賞，何以使士大夫死戰乎？」張松贊與備曰：「今大事垂立，如何釋此去乎？」璋聞之，收斬松，敕關成勿復得與備通，備大怒，召懷沛資以無禮，斬之，勸兵徑至關頭，并其兵，進據涪城。十八年，夏五月，曹操自立爲魏公，如九錫。十九年，春三月，曹操進位諸侯王上。劉璋遣其將吳懿等拒備，皆敗退，詣軍降，備遂分定諸縣，進圍雒城，至是諸葛亮留關羽守荊州，與張飛趙雲將兵泝流克巴東，破巴郡，獲太守嚴顏，飛呵顏曰：「何以不降？」顏曰：「卿等無狀，侵奪我州，我州但有斷頭將軍，無降將軍也，飛怒，令牽去斫頭，顏容止不變曰：「斫頭便斫頭，何爲怒也，飛壯而釋之，引爲賓客，備

圍雒城。且一年，龐統中流矢卒，法正嚴與劉璋曰：左將軍奮心依依，實無薄意，可圖變化，以保尊門，璋不答，雒城潰，備進圍成都，亮飛雲引兵來會，馬超知張魯不足與計事，亦來請降，備令引兵屯城北，城中震怖，璋遂開城出降，備遷璋公安，盡歸其財物，備以振威將軍印綬，備入成都，自領益州牧，以諸葛亮爲軍師將軍，時董和黃權李嚴等，本璋所任用，吳懿費觀等，皆璋之姻親，彭縉璋所擢棄，劉巴宿昔所忌恨，皆處之顯任，盡其器能，有志之士，無不競勸，益州之民，是以大和。或欲以成都田宅，分賜諸將，趙雲曰：霍去病以匈奴未滅，無用家爲，今國賊非但匈奴，未可求安也，須天下都定，各反桑梓，歸耕本土，乃其宜耳，益州人民，初罹兵革，田宅皆可歸還，令安居復業，乃可役調，得其歡心，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，備從之。諸侯亮治蜀，頗尙嚴峻，人多怨者，法正謂曰：昔高祖入關，約法三章，秦民知德，願君緩刑弛禁，以慰此州之望，亮曰：君知其一，未知其二，秦以無道，政苛民怨，高祖因之，可以宏濟，劉璋暗弱，自焉以來，政德不舉，威行不肅，君臣之道，漸以陵替，寵之以位，位極則賤，順之以恩，恩竭則慢，所以致敵，實由於此，吾今威之以法，法行則知恩，限之以爵，爵加則知榮，榮恩並濟，上下有節，爲治之要，於斯著矣。冬十一月，董承女爲貴人，操誅承，求貴人殺之，帝以貴人有姪爲請，不得，伏后懼，與父完書，令密圖之，至是事泄，操使鄒慮持節策收皇后璽綬，以尙書令華歆爲副，勸兵入宮收后，后閉戶藏壁中，歆壞戶發壁，就牽后出，時帝在外殿，后被髮徒跣，行泣過，訣曰：不能復相活耶，帝曰：我亦不知命在何時，願謂慮曰：鄧公天下賢有是耶，遂將后下暴室以幽死，所生二皇子，皆就殺之，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餘人。二十年，春正月，立貴人曹氏爲皇后。劉備孫權分荊州，以湘水爲界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，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，備使關羽守江陵，權使魯肅屯陸口。秋七月，曹操取漢中，張魯降，留夏侯淵張郃守之，而還。二十一年，夏四月，曹操自進爵魏王，殺其尙書崔琰。二十二年，春正月，曹操擊孫權軍，權退走，三月，操引軍還，權使請降，操報之。夏四月，曹操用天子車服，出入警蹕，冕十二旒，乘金根車，駕六馬，設五時副車。冬十月，

魏以世子丕爲王太子。劉備進兵漢中，曹操遣將軍曹洪拒之。孫權陘口守將魯肅卒，權以呂蒙代之。二十三年，春三月，少府耿紀，司直韋晃，太醫令吉本等，起兵討曹操不克，死之。二十四年，春正月，劉備自陽平南渡沔水，緣山稍前，營於定軍山，夏侯淵引兵爭之，法正曰：「可擊矣。」備使討虜將軍黃忠，乘高鼓譟攻之，淵軍大敗，張郃引兵還，督軍杜襲收斂散卒，推郃爲軍主，衆心乃定。夏五月，劉備取漢中，曹操自長安出斜谷，軍遮要以臨漢中，劉備曰：「曹公雖來，無能爲也，我必有漢川矣。」乃斂衆拒險，終不交鋒，操運米北山下，黃忠引兵欲取之，過期不還，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，操揚兵大出，雲遂前突其陳，且鬪且卻，魏兵散而復合，追至營下，雲入營開門，偃旗息鼓，魏兵疑雲有伏，引去，雲以勁弩射魏兵，魏兵驚駭，自相蹂踐，墮水死者甚重，明日，備至雲營，視昨戰處曰：「子龍一身都是膽也，相守積月，魏軍士多亡。」五月，操引軍還長安，備遂有漢中。秋七月，劉備自立爲漢中王，設壇場於沔陽，陳兵列衆，羣臣陪位，奏以備爲漢中王，讀詔，備拜受璽綬，御王冠，立子禪爲王太子，還治成都，以許靖爲太傅，法正爲尙書令，關羽，張飛，馬超，黃忠，皆進位有差，初馬超來降，關羽書與諸葛亮，問超人才，可誰比類，亮答曰：「孟起兼資文武，雄烈過人，一世之傑，鄧彭之徒，可與益德並驅爭先，猶未及髯之絕倫超羣也，羽美鬚髯，故亮謂之髯，羽省書大悅，至是司馬費詩，奉使授羽印綬，羽聞黃忠位與己並，怒曰：「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，不肯受拜，」詩曰：「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，而陳韓亡命後至，論其班列，韓最居上，未聞蕭曹以此爲怨，今王以一時之功，隆崇漢室，然意之輕重，甯當與君侯齊乎？且王與君侯，譬猶一體，同休等戚，禍福共之，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，爵祿之多少爲意也。」羽大感悟，遽即受拜。漢中將關羽使糜芳守江陵，傅士仁守公安，羽自率衆攻曹仁於樊，仁使于禁龐德等屯樊北，八月，大霖雨，漢水溢，平地數丈，禁等七軍皆沒，諸將登高避水，羽乘大船就攻之，禁窮迫遂降，龐德力戰，爲羽所獲，不屈，羽殺之，急攻樊城，城多崩壞，不沒者數版，羽乘船臨城，外內斷絕，羽又遣別將關雲陽，刺史胡修，太守傅方皆降。冬十二月，關羽威震華夏，自許以南

，往往遙應，曹操議徙許都，以避其銳，司馬懿將濟曰：關羽得志，孫權必不願也，可遣人勸權歸其後，許劉江南以封權，則樊圍自解，操從之，初魯肅以操尚存，勸權撫揖關羽，與之同仇，及呂蒙代肅，以羽饒勇，有兼併之志，勸權取羽，權善之，權嘗爲其子求婚於羽，羽罵其使，不許，權由是怒，至是蒙上書曰：羽討樊而多留備兵，必恐蒙圖其後故也，蒙嘗有病，乞還建業以治疾，羽必撤備兵，盡赴襄陽，然後襲其空虛，羽可擒也，遂稱病篤，權驚徵召蒙還，既至，問可代者，蒙曰：陸遜意思深長，才堪負重，而未有遠名，非羽所忌，宜用之，權乃召遜代蒙，遜至陸口，爲書與羽，稱其功美，深自謙抑，羽意大安，稍撤兵付樊，遜具啟陳狀，權遂發兵令蒙先行，而爲膺與操，請以討羽自效，時徐晃屯宛，助曹仁，與羽相持，操用董昭計，乃驛登權書，敕晃以弩射示羽，猶豫不能去，操自維陽南救仁，駐軍摩陂，晃攻羽，破之，羽撤圍退，然舟船猶據沔水，呂蒙至尋陽，盡伏精兵繡纜中，使白衣搖櫓，作商賈人服，晝夜兼行，羽所置江邊屯候，盡收縛之，糜芳傅士仁皆降，蒙遂入江陵，得羽及將士家屬，皆謹撫之，羽聞南郡破，即南走還，而士卒皆無亂心，會孫權已至，即西保麥城，因遁走，兵馬解散，幾十餘騎，權先使潘璋斷其徑路，十二月：羽至漳鄉，與其子平皆被害，於是孫權遂定荊州，以呂蒙爲南郡太守，復以劉璋爲益州牧，駐紮歸，未幾卒，呂蒙未及受封，疾發亦卒。孫權上書稱臣於操，稱說天命，操以示外曰：是兒欲蹈吾著爐火上耶，陳羣等皆曰：漢祚已終，非適今日，殿下功德纒纒，羣生注望，故孫權在遠稱臣，此天人之應，異氣齊聲，殿下宜正大位，復何疑哉，操曰：若天命在吾，吾爲周文王矣，二十五年，春正月，丞相冀州牧魏王曹操，還至洛陽卒，太子丕嗣，自爲丞相冀州牧。冬十月，左中郎將李伏，太史丞許芝，言魏當代漢，見於圖緯，魏之羣臣，因表勸丕篡位，時丕方如譙還，帝告祠高廟，遣使持節奉璽綬詔冊，禪位於魏，魏王丕上書三讓，乃爲擅於繁陽，升受璽綬，即皇帝位，改元黃初，奉漢帝爲山陽公，行漢正朔，用天子禮樂，追尊武王曰武皇帝，兩號太祖，尊王太后曰皇太后，改相國爲司徒，御史大夫爲司空。

通鑑紀要卷七

蜀漢

起昭烈帝章武元年辛丑，至後主炎興元年癸未，共二帝四十三年。

昭烈皇帝，名備，字元德，涿郡涿人，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裔，建安末，自爲漢中王，曹丕篡漢，遂正位於蜀，章武元年，（魏黃初二年）夏四月，漢中王即皇帝位，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，於是漢中王發喪制服，諡曰孝愍皇帝，羣下號勅王稱尊號，乃即帝位於武擔之南，大赦改元，以諸葛亮爲丞相，許靖爲司徒，置百官，立宗廟，袷祭高帝以下。秋七月，帝軼關羽之沒，將擊孫權，將軍趙雲曰，國賊曹操，非孫權也，若先滅魏，則權自服，今操雖斃，子丕篡位，當因衆心，早圖關中，居河渭上流，以討凶逆，關東義士，必裹糗策馬以迎王師，不應置魏先吳，羣臣諫者甚衆，帝皆不聽，乃留諸葛亮輔太子守成都，而自率諸軍東下，孫權遣使求和，不許，權遂遣陸遜督諸軍拒守。車騎將軍張飛，雄猛亞於關羽，羽善待卒伍，而驕於士大夫，飛愛禮君子，而不恤軍人，帝常戒之，飛不悛，至是當率萬人會江州，臨發爲帳下所殺，以其首奔孫權，帝聞飛管都督有表，曰噫飛死矣。八月，孫權遣使稱臣，遂于禁等還魏，魏受吳降，遣太常邢貞，奉策拜權爲吳王，加九錫。二年，（魏黃初三年吳大帝孫權黃武元年）春正月，帝進軍濞亭。夏六月，吳陸遜進攻猇亭，乃敕各持一把茅，以火攻拔之，遂率諸軍同時具攻，破四十餘營，帝升馬鞍山，陳兵自繞，遜促兵四面蹙之，土崩瓦解，死者萬餘，帝收散兵，築船由步道還白帝，舟械軍資略盡，帝大慙，詔曰，吾乃爲陸遜折辱，豈非天耶。九月，魏遣將軍曹休等擊吳，於是吳王權改元黃武，臨江拒守，丕自許昌南伐之。三年，（帝禪建興元年魏黃初四年吳黃武二年）夏四月，諸葛亮至永安，帝病篤，命亮輔太子禪，以向甘令李嚴爲副，帝謂亮曰，君才十倍曹丕，必能安國，終定大事，嗣子可輔輔之，如其不可，君可自取，亮涕泣曰，臣敢不

竭股肱之力，效忠貞之節，繼之以死，帝又詔敕禪曰，勿以小惡而爲之，勿以善小而爲之，惟賢惟德，可以服人，汝父德薄，不足效也，汝與丞相從事，事之如父，遂崩，史臣曰，先主之宏毅寬厚，知人待士，蓋有高祖之風，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，心神無貳，誠君臣之至公，古今之盛軌也，機權幹略，不逮魏武，是以基業亦狹焉，亮奉喪還成都，以李嚴爲中都護，留鎮永安，禪即位，改元建興，封亮爲武鄉侯，領益州牧，政事咸取決焉。

帝禪建興二年（魏黃初五年吳黃武五年）秋八月，魏主不以舟師擊吳，時江水盛長，不臨望歎曰，魏雖有武騎千羣，無所用之，未可圖也，會暴風至，龍舟幾覆，於是旋師。三年（魏黃初六年吳黃武四年）春三月，亮率衆討雍闓，至南中，所在戰捷，由越雋入，斬雍闓等，孟獲素爲夷漢所服，收餘衆拒亮，亮募生致之，既得，使觀於營陳間，獲曰，向者不知虛實，故敗，今祇如此，即易勝耳，乃從使更戰，七縱七擒，而亮猶遣獲，獲止不去，曰，公天威也，南人不復反矣，遂入滇池，益州永昌牂牁越雋，四郡皆平，亮即其渠率而用之，於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，以爲官屬，出其金銀丹漆，耕牛戰馬，以給軍國之用，終亮之世，夷不復反。秋八月，魏主不以舟師自淮擊吳，冬十月，臨江觀兵，戎卒十餘萬，旌旗數百里，有渡江之志，吳人嚴兵固守，時大寒冰，舟不得入江，不見渡海洶湧，嘆曰，嗟乎，固天所以限南北也，遂歸，吳孫韶率敢死士，於徑路夜要丕，獲副車羽蓋。四年（魏黃初七年吳黃武五年）夏五月，魏主卒，太子叡立，是爲魏明帝。秋八月，魏徵處士管寧不至。五年（魏明帝叡太和元年吳黃武六年）春三月，丞相亮率諸軍，北駐漢中，使長史張裔，參軍蔣琬，統留府事，臨發上疏曰，先帝創業未半，而中道崩殞，今天下三分，益州疲敝，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，然侍衛之臣，不懈於內，忠志之士，忘身於外者，蓋追先帝之殊遇，欲報之於陛下也，誠宜開張聖聽，以光先帝遺德，恢宏志士之氣，不宜妄自菲薄，引喻失義，以塞忠諫之路也，宮中府中，俱爲一體，陟罰臧否，不宜異同，若有作姦犯科，及爲忠善者，宜付有司，論其刑賞，以昭陛下平明之理，不宜偏私，使內外異法也，侍中侍郎郭牧之費禕董允等，此皆良實，志慮忠純，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，愚以爲宮

中之事，事無大小，悉以咨之，然後施行，必能裨補闕漏，有所廣益；將軍向寵，性行淑均，試用於昔日，先帝稱之曰能，是以衆議舉寵爲督，愚以爲營中之事，悉以咨之，必能使其行陳和睦，優劣得所，親賢臣，遠小人，此先漢所以興隆也；親小人，遠賢臣，此後漢所以傾頹也，先帝在時，每與臣論此事，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，侍中尙書，長史參軍，此悉端良死節之臣，願陛下親之信之，則漢室之隆，可計日而待也，臣本布衣，躬耕南陽，苟全性命於亂世，不求聞達於諸侯，先帝不以臣卑鄙，猥自枉屈，三顧臣於草廬之中，諮臣以當世之事，由是感激，遂許先帝以驅驅，後值傾覆，受任於危難之間，爾來二十有一年矣，先帝知臣謹慎，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，受命以來，夙夜憂懼，恐付託不效，以傷先帝之明，故五月渡瀘，深人不毛，今南方已定，兵甲已足，當獎率三軍，北定中原，庶竭驛鈍，攘除姦凶，興復漢室，還於舊都，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，至於斟酌損益，進盡忠言，則攸之禕允之任也，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，不效則治臣之罪，以背先帝之靈，責攸之禕允等之慢，以彰其咎，陛下亦宜自謀，以諮諏善道，察納雅言，深追先帝遺詔，臣不勝受恩感激，今當遠讎，臨表涕零，不知所言，遂行。六年（魏太和二年吳黃武七年）春，丞相亮伐魏，乃率大軍攻祁山，戎陳整齊，號令明肅，始魏以昭烈既崩，數歲寂然無聞，是以略無豫備，而卒聞亮出，朝野恐懼，於是天水南安安定，皆舉兵應亮，關中響震，魏主叡如長安，右將軍張郃，率部騎五萬拒亮，亮使參軍馬謖督諸軍，與郃戰於街亭，謖違亮節度，舍水上山，卻絕其汲道，擊大破之，亮乃拔西縣千餘家，還漢中，乃收殺馬謖，而自臨祭，爲之流涕，撫其遺孤，亮上疏請自貶三等，詔以右將軍行丞相事，趙雲亦以箕谷兵敗坐貶，亮於是考微勞，甄壯烈，引咎責躬，布所失於境內，厲兵講武，以爲後圖，戎士簡練，民忘其敗矣，先是亮出祁山，天水參軍姜維請亮降，亮美其膽智，使典軍事。吳人誘魏揚州牧曹休，戰於石亭，陸遜令桓珠爲左右翼，衝休伏兵因驅走之，追至夾石，斬獲萬餘，資仗略盡。冬十二月，右將軍諸葛亮，聞曹休敗，魏兵東下，關中虛弱，欲出兵擊魏，羣臣多以爲疑，亮乃上言於帝，略曰，先帝以漢

賊不兩立，王業不偏安，故託臣以討賊，以先帝之明，最臣之才，固知臣伐賊，才弱敵強也；然不伐賊，王業亦亡，惟坐而待亡，孰與伐之，是故託臣而弗疑也，臣受命之日，寢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思惟北征，宜先入南，故五月渡滬，深入不毛，臣非不自惜也，願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，故冒險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；而議者謂爲非計，今賊敵疲於西，又務於東，兵法乘勢，此進趨之時也，且高帝明並日月，謀臣淵深，然涉險被創，危然後安，今陛下未及高帝，謀臣不如良平，而欲以長計取勝，坐定天下，此臣之未解者一也，劉繇王朗，各據州郡，論安言計，動引聖人，羣疑滿腹，衆難塞胸，今歲不戰，明年不征，使孫策坐大，遂並江東，此臣之未解二也，臣到漢中，中間期年，已喪趙雲等，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，突將武騎一千餘人，皆數十年所糾合四方之精銳，非一州之所有，若復數年，則損三分之二，當何以圖敵，此臣之未解三也，今民窮兵疲，而事不可息，事不可息，則住與行勞費正等，而不及早圖之，欲以一州之地，與賊支久，此臣之未解四也，夫難平者勢也，昔先帝兵敗於楚，曹操拊手，謂天下已定，然先帝東連吳越，西取巴蜀，舉兵北征，夏侯授首，此操之失計，而漢事將成也，其後吳更遠盟，關羽毀敗，梯階蹉跌，曹丕稱帝，凡事如是，難可逆見，臣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，至於成敗利鈍，非臣之明，所能逆觀也，按後出師表，蜀志不載，通鑑採裴注補錄，綱目稍刪節之，今依綱目。十二月，引兵數萬出散關，圍陳倉不克，會亮糧盡引去，魏將軍王雙追亮，亮擊斬之。七年（魏太和三年吳黃龍元年）春，右將軍亮伐魏，拔武都陰平，復拜丞相。夏四月，吳王孫權稱帝，丞相亮曰，權有僭逆之心，久矣，國家所以略其覺悟者，求犄角之援也，今若加顯絕，雖我必深，更當移兵東戍，與之角力，彼賢才尚多，將相輯睦，未可一朝定也，願兵相守，坐而須老，使北賊得計，非算之上者，乃遣衛尉陳震賀吳，權與盟，約中分天下。秋九月，吳遷都建業，使上大將軍陸遜，輔太子登守武昌。八年，秋七月，魏寇漢中，丞相亮出次成固，九月，魏師還。九年，春三月，丞相亮伐魏，圍祁山，先是亮以蔣琬爲長史，亮數外出，琬常足食足兵，以相供給，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，常與吾共贊王業者也。夏五月，魏司

馬懿屯長安。督將軍張郃、郭淮等，禦漢，亮分兵攻郿山，自適懿於上邽，魏將郭淮等欲亮，亮破之，因大堯其麥，與懿遇於上邽之東，懿欲軍依險，兵不得交，亮引還，懿臨其後，至於鹵城，又登山掘營，不肯戰，賈詡魏平數請戰曰：公畏蜀如虎，奈天下笑何，懿病之，乃使張郃攻南圍，自按中道向亮，亮使魏延等逆戰，魏兵大敗，懿還保營，亮以糧盡退軍，懿遣郃追之，至木門，與亮戰，漢兵乘高發伏弩，郃中飛矢卒。十一年（魏青龍元年吳嘉禾二年）春正月，青龍見魏摩陂井中，二月，魏主叡往觀之，改年曰青龍，以摩陂爲龍陂。十二年（魏青龍二年吳嘉禾三年）春二月，初丞相亮勸農講武，作木牛流馬，運米積斜谷口，治郿關，息民休士，三年而後用之，至是悉衆十萬，由斜谷伐魏，遣使約吳，同時大舉。三月，魏山陽公卒，魏主素服發哀，諡曰漢孝獻皇帝。夏四月，丞相亮進軍渭南，魏大將軍司馬懿，引兵拒守，亮以前者數出，皆以運糧不繼，使已志不伸，乃分兵屯田，爲久駐之基，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，而百姓安堵，軍無私焉。秋八月，亮數挑戰，懿不出，乃遣以巾幗婦人之服，懿怒，上表請戰，魏主叡使衛尉辛毗，杖節爲軍師以制之，姜維謂亮曰：賊不復出矣，亮曰：彼本無戰情，所以固請者，以示武於衆耳，將在外軍君命有所不受，苟能制吾，豈千里而請戰耶，亮遣使者至懿軍，懿問其寢食，及事之繁簡，而不及戎事，使者曰：諸葛公夙興夜寐，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，所噉食不過數升，懿告人曰：孔明食少事繁，其能久乎，亮病篤，帝使僕射李福省視，因諮大計，與亮語，已別去數日復還，亮曰：孤知君還意，公所問者，公琰其宜也，福謝，前實失不諍請，公百年後，誰可任大事者，故輒還耳，又請其次，亮曰：文偉可，又問，亮不容，八月薨，長史楊儀整軍而出，百姓奔告懿，懿追之，姜維令儀反旗鳴鼓，若將向懿者，懿不敢逼，於是儀結陳而去，入谷，然後發喪，百姓爲之諺曰：死諸葛走生仲達，懿聞之笑曰：吾能料生，不能料死故也，亮嘗推演兵法，作八陳圖，至是懿案行其營壘，歎曰：天下奇才也，追至赤岸，不及而還，初軍師魏延勇猛過人，善養士卒，每欲請兵萬人，與亮異道，會於洴關，如韓信故事，亮不許，延常謂亮怯，不能盡用已才，楊儀爲人幹敏，亮每出軍，儀規畫分部，

籌度糧穀，咸取辦焉，延性矜高，當時皆下之，惟儀不假借，延以爲至忿，亮深惜二人之才，不忍偏廢也，及亮病篤，作退軍節度，令延斷後，姜維次之，延或不從，軍即自發，亮薨，儀令費禕往揣延意，延曰，丞相雖亡，吾自見在，府親官屬，便可將喪還葬，吾自當率諸軍擊賊，何一人死，廢天下事耶，且魏延何人，當爲楊儀當作斷後將乎，儀等乃案亮成規引還，延果大怒，搥儀未發，率所領先歸，燒絕閣道，延儀各相表叛逆，一日之中，羽檄交至，帝以問董允將琬，咸保儀而疑延，儀等棧山通道，晝夜兼行，亦繼延後，延據南谷口，逆擊儀等，將軍何平，於前禦延，叱先登曰，公亡身尙未寒，汝輩何敢乃爾，士卒知曲在延，皆散，延逃奔漢中，儀遣將斬之，夷三族，始延欲殺儀等，翼時論以已代諸葛輔政，故不北降魏而南擊儀，實無反意也，諸軍還成都，策贈亮印綬，諡曰忠武。初亮表於帝曰，臣成都有一桑八百株，薄田十五頃，子弟衣食，自有餘饒，不別治生，以長尺寸，臣死之日，不使內有餘帛，外有餘財，以負陛下，卒如其所言，長水校尉廖立，自謂才名宜爲亮副，快快怨謗，亮廢立爲民，徙之汝山，及亮薨，立垂泣曰，吾終爲左衽矣，李平聞之，亦發病死，平常冀復收已，得自補復，策後人不能故也。史臣曰，亮爲相國，撫百姓，示儀軌，約官職，從權利，開誠心，布公道，盡忠益時者，雖讎必賞，犯法怠慢者，雖親必罰，服罪輸情者，雖重必釋，游辭巧飾者，雖輕必戮，善無微而不賞，惡無纖而不貶，庶事精練，物理其本，循名責實，虛僞不齒，終於邦域之內，畏而愛之，刑政雖峻，而無怨者，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，可謂識治之良才，管蕭之亞匹矣。以吳懿爲車騎將軍，督漢中，蔣琬爲尚書令，總統國事，時新喪元帥，遠近危悚，琬拔處羣僚之右，既無威容，又無喜色，神守舉止，有如平日，由是衆望漸服，吳人聞諸葛亮卒，恐魏乘衰取蜀，增巴邱兵萬人，一欲以爲救援，二欲以事分割，漢人聞之，亦增兵永安，以備非常，常遣中郎將宗預使吳，吳主權問之，對曰，東益巴邱之戍，西增白帝之守，皆事勢宜然，俱不足以相問也，權喜其抗直，禮之亞於鄧芝。十三年，夏四月，時軍國多事，禕省讀書記，舉目暫視，已究其意指，其速數倍於人，終亦不亡，以蔣琬爲大將軍，費禕爲尚書令。十五

年（魏黃初元年吳嘉禾六年）冬十月，魏主叡，徙長安鑄虞虞突駝銅人，承露盤於洛陽，盤折，聲聞數十里，銅人重不可致，留於霸城，大發銅，鑄銅人二，號曰翁仲，列坐於司馬門外，又鑄黃龍鳳凰，置內殿前，起土山於芳林園，使公卿皆負土，樹雜木善草，捕禽獸致其中。延熙二年（魏景初三年吳赤烏二年）春正月，魏司馬懿至洛陽，與爽受遺輔政，魏主叡卒，太子芳立。夏以蔣琬爲大司馬，東曹掾楊戲素簡略，琬與言論，戲時不應，或謂琬曰，戲慢公矣，琬曰，人心不同，各如其面，而從後言，古人所誡，戲欲贊吾是耶，則非其本心，欲反吾言，則顯吾之非，是以默然耳。四年，（魏正始二年吳赤烏四年）夏四月，管甯名行高潔，人望之者，邈然若不可及，即之熙熙和易，能因事導人於善，人皆化服，年八十四卒，天下與不知，聞之無不嗟歎。五年，（魏正始三年吳赤烏五年）春正月，中監軍姜維，自漢中徙屯涪，諸軍皆屬蔣琬，維領偏軍。七年（魏正始五年吳赤烏七年）春三月，魏曹爽寇漢中，費禕督諸軍救之，魏軍敗走。八年，（魏正始六年吳赤烏八年）冬十一月，大司馬蔣琬卒，帝始自親國事。十二月，尙書令董允卒，以宦者黃皓爲中常侍。十二年，（魏嘉平元年吳赤烏十二年）春正月，魏司馬懿殺曹爽，及何晏，夷其族。魏司馬懿自爲丞相，加九錫，復辭不受。秋姜維伐魏雍州，不克。十四年，（魏嘉平三年吳大元元年）秋八月，魏司馬懿卒，其子師自爲撫軍大將軍，錄尙書事。十五年（魏嘉平四年吳主孫亮建興元年）春正月，魏司馬師自爲大將軍。夏四月，吳主權卒，太子亮立，以諸葛恪爲太傅。十六年（魏嘉平五年吳建興二年）春正月，盜殺大將軍費禕。夏四月，姜維代魏，圍狄道。十七年（魏主曹髦正元元年吳赤烏元年）夏姜維出隴西，與魏將徐質戰，敗之，拔河間狄道臨洮三縣，遷其民還。秋九月，魏司馬師廢其主芳爲齊王。遷之河內，冬十月，迎高貴鄉公髦立之。十八年（魏正元二年吳五鳳二年）春正月魏大將軍司馬師卒，二月師弟昭，自爲大將軍，錄尙書事。秋八月，姜維伐魏，敗其兵於洮西，遂圍狄道，不克而還。十九年，（魏甘露元年吳太平元年）夏四月，魏司馬昭始服袞冕赤烏，魏主髦視學。秋七月，姜維自狄道還，駐鐘提，魏人以其力竭，未能更出，秋維復出祁山，聞艾有備，乃回趨南

安，艾與戰於段谷，大破之，死者甚衆，蜀人由是怨維。八月魏司馬昭自爲都督，奏事不名，假黃鉞。二十年，（魏甘露二年吳太平二年）夏四月魏揚州都督諸葛誕，起兵討司馬昭，六月，昭奉其主髦攻之，吳人救之，不克而還。景耀元年，（魏甘露三年吳景帝孫休永安元年）春二月，魏司馬昭拔壽春，殺諸葛誕。夏五月魏司馬昭自爲相國，封晉公，加九錫，復辭不受。秋八月，魏主髦養老乞言於大學，以王祥爲三老，鄒小同爲五更，王祥至孝，漢末曹亂，隱居三十餘年，不應州郡之命，母終毀瘠，杖而後起，徐州刺史呂虔，徵爲別駕，委以州事，政化大行。九月，吳孫綝廢其主亮爲會稽王，冬十月，迎立琅邪王休，休以綝爲丞相，封兒子皓爲烏程侯。十二月，吳孫綝伏誅。三年，（魏元帝曹奐景元元年吳永安三年）夏五月，魏司馬昭，弑其主髦於南闕下，昭見陳泰泣曰，元伯卿何以處我，泰曰，獨有斬賈充，少可以謝天下耳，昭久之曰，更思其次，泰曰泰言惟進於此者，不知其次。六月，魏主奐燕王孚之子也，本名璜，封常道鄉公，司馬昭迎立之，更名奐，年十五。四年（魏景元二年吳永安四年）冬，以董厥諸葛瞻爲將軍，共平尚書事，樊建爲尚書令，時中常侍黃皓用事，厥瞻咸共將護，無能匡矯，建特不與皓往來，吳使薛瑛來聘，及還，吳主問漢政得失，對曰，主闇而不知其過，臣下容身以求免罪，入其朝不聞真言，經其野民皆菜色，臣聞燕雀處堂，母子相樂，突決棟焚，而怡然不知禍之將及，其是之謂乎。五年（魏景元三年吳永安五年）冬十月，姜維出軍，車騎將軍廖化曰，兵不戢必自焚，伯約之謂也，智出不敵，而力少於寇，用之無厭，何以自存，維遂伐魏攻洮陽，鄧艾與戰於侯和破之。中散大夫嵇康，文辭壯麗，好言老莊，而尚奇任俠，與阮籍，籍兄子咸，山濤，向秀，王戎，劉伶，相友善，號竹林七賢，皆崇尚虛無，輕蔑禮法，縱酒昏酣，遺落世事，鍾會聞康名，造之，康箕踞而殿，不爲之禮，會將去，康曰，何所聞而來，何所見而去，會曰，聞所聞而來，見所見而去，遂深銜之，譎爲吏部郎，舉康自代，康與譎書，自說不堪流俗，而非薄湯武，昭聞而怒之，康與東平呂安親善，安兄巽，譎安不幸，康爲證其不然，會因譎康嘗欲助母邱儉，與安皆有盛名於世，而言論放蕩，害時亂教，宜因此除之，昭

遂殺安及康，康嘗詣隱者孫登，登曰：子才多識寡，難乎免於今之世矣。炎興元年，（魏景元四年吳永安六年）春。詔立故丞相亮廟於沔陽。秋。魏遣鄧艾鎮會，將兵入寇，關口守將傅僉死之，姜維戰敗，還守劍閣。冬十月，魏司馬昭始稱相國，晉公，受九錫。魏鄧艾言，蜀已催折，宜遂乘之，乃自陰平，行無人地七百餘里，鑿山通道，造作橋閣，山高谷深，又糧運將既，灑於危殆，艾以詭自襲，推轉而下，將士皆攀木緣崖，魚貫而進，先登至江油，守將馬遵降，諸葛瞻督諸軍拒艾，至涪，尙書郎黃崇，勸瞻速行據險，無令敵得入平地，瞻猶豫未納，艾遂長驅而前，瞻退往綿竹，艾以書誘瞻曰：若降者表爲琅邪王，瞻斬其使，列陳以待，艾大破之，斬瞻及崇，魏子尙曰：父子晉國重恩，不早斬黃皓，使敗國殄民，用生何爲，策馬冒險而死。漢不意魏兵卒至，不爲城守調度，聞艾已入平地，帝使羣臣會議，乃用譙周策，遣使奉璽綬詣艾降，北地王諶怒曰：若理窮力屈，禍敗將及，便當父子君臣，背城一戰，同死社稷，以見先帝可也，奈何降乎，帝不聽，諶哭於昭烈之廟，先殺妻子，而後自殺，帝率羣臣，面縛與襪，詣軍門，艾持節解縛焚襪延見，禁將士無得虜掠，輒依鄧禹故事。承制拜漢帝以下官，姜維等及諸郡縣圍守，得赦放仗，詣鐘會降，將士咸怒，拔刀斫石，會厚待維等，皆權還其印綬節蓋。魏咸熙元年，吳主孫皓元興元年，凡二國，春正月，魏以檻車徵鄧艾，鐘會謀反伏誅，監軍衛瓘襲艾殺之，三月，魏晉公司馬昭遣傅爲王。故漢帝禪，舉家遷洛陽，大臣無從行者，惟秘背令卻正，及殿中都張通，舍妻子，單身從行，正相導宜適，舉動無闕，禪乃慙然歎息，恨知正晚。昭與禪宴，爲之作蜀伎，旁人皆感愴，而禪喜笑自若，昭謂賈充曰：人之無情，乃至於是，雖使諸葛亮在，不能輔之久矣，況姜維耶，他日問禪曰：頗思蜀否，禪曰：此問樂，不思蜀也，正聞之，謂曰：若主復問，宜泣而答曰：先人墳墓，遠在岷蜀，乃心西悲，無日不思，因閉其目，會昭復問，禪對如前，昭曰：何乃似卻正語耶，禪驚視曰：誠如尊命，左右皆笑之。秋七月，吳主休胤，烏程侯皓立。冬十月初晉王昭娶王肅之女，生炎及攸，以攸繼景王後，攸性孝友，多材藝，清和平允，名過於炎，昭愛之，當曰：天下者，景王之天下也，吾

百年後，大業宜歸彼，欲以爲世子，山濤曰：「廢長立少，違禮不祥，賈充何曾裴秀亦以爲言，乃遂立炎爲晉世子。」魏咸熙二年，晉世祖武皇帝司馬炎泰始元年，吳甘露元年，是歲魏亡晉代，凡二國。秋八月，魏晉王司馬昭卒，子炎嗣。冬，吳遷都武昌。十二月，晉王炎稱皇帝，廢魏主爲陳留王；出舍金墪城，大傅司馬孚拜辭，流涕歎不自勝，曰：「臣死之日，固大魏之純臣也。」晉泰始二年，吳寶鼎元年，春正月，晉立七廟。晉泰始三年，吳寶鼎二年，春正月，晉主徵李密爲太子洗馬，密以祖母老，固辭，許之，密與人交，每公議其得失，而切責之，嘗言吾獨立於世，顧影無儔，然而不懼者，以無彼此於人故也。晉泰始七年，吳建衡三年，冬十月，晉安樂公劉禪卒。晉泰始八年，吳鳳凰元年，春二月，晉太宰安平王孚卒，孚性忠憤，宣帝執政，常自退損，後逢廢立之際，未嘗預謀，及晉主即位，恩禮尤重孚，雖見尊寵，常有憂色，臨終遺令曰：「有魏貞士，河內司馬孚，字叔遜，不伊不周，不夷不惠，立身行道，終始若一，當衣以時服，斂以素棺，卒年九十三。」晉王濬爲羊祜參軍，祜深知之，或曰：「濬爲人志大奢侈，不可專任，」祜曰：「濬有大才，將以濟其所欲，必可用也，至是，濬爲廣漢太守，會益州軍亂，游發兵討平之，詔以濬爲益州刺史，先是汝山，白馬，諸羌胡相侵掠，及濬至，明立威信，蠻夷歸附，俄遷大司農，時晉主與羊祜謀伐吳，祜以爲宜藉上流之勢，密表留濬，加龍驤將軍，監梁益軍，詔使罷屯田兵，大作舟艦，長百二十步，受二千餘人，以木爲城，起樓櫓，開四出門，其上可馳馬往來，時木柶蔽江而下，吳建平太守吾彥，取以白吳主曰：「晉必有攻吳之計，宜增建平兵以塞其衝，吳主不從，彥乃爲鐵鎖，橫斷江路。晉泰始十年，吳鳳凰三年，秋七月，晉以山濤爲吏部尚書，濤典選十餘年，每一官缺，輒擇才資可爲者，啟擬數人，得詔旨所向，然後顯奏之，晉主所用，或非舉首，衆以濤輕重任意爲言，晉主益親愛之，濤甄拔人物，各爲題目而奏之，時稱山公啟事。晉邵陵公曹芳卒，芳廢二十一年。晉咸甯二年，吳天璽元年，冬十月，晉羊祜上疏請伐吳，曰：「期運雖天所受，而功業必因人而成，蜀之爲國，皆云一夫荷戟，千人莫當，及進兵之日，曾無藩籬之限，乘勢席卷，徑至成都，誠以力不足以相抗也。」

，今江淮之險，不如劔閣，孫皓之暴，過於劉禪，吳人之困，甚於巴蜀，而大晉兵力，盛於往時，若引梁益之兵，水陸俱下，荆楚之衆，進臨江陵，平南豫州，直指夏口，徐揚青衮，並會秣陵，以一隅之吳，當天下之衆，勢分形散，所備皆急，一處傾壞，則上下震蕩，雖有智者，不能爲吳謀矣，晉主深納之，加羊祜爲征南大將軍。（晉咸寧五年吳天紀三年）十一月，晉遣將軍琅邪王佃，及王渾，王戎，胡奮，杜預，王潛，唐彬等，將兵二十餘萬，分道伐吳。

通
鑑
紀
要
卷
七

通鑑紀要卷八

晉起武帝泰始元年乙酉，至恭帝元熙二年庚申，凡十二世，十五帝，共一百五十六年。

世祖武帝，姓司馬氏，名炎，字安世，河內溫人，晉國既建，帝由太子嗣爲王，遂代魏稱帝，并吳而一天下，太康元年，春正月，王渾出橫江，攻吳鎮戍，所向皆克，二月，王渚唐彬，攻丹陽，破之，遂克西陵荆門夷道，杜預向江陵，遣牙門周旨等，襲濟江襲樂鄉，多張旗幟，起火巴山，吳都督孫歆懼曰，北來諸軍，乃飛渡江也，旨等伏兵虜之，預遂進克江陵，於是沅湘以南，州郡望風送印綬，預仗節稱詔而綏撫之，會詔渚與胡奮王戎共平夏口武昌，預當鎮靜零桂，懷輯衡陽，預乃分兵益渚，攻武昌，下之，預與衆軍會議，遂指授羣帥方略，徑造建業，吳丞相張悌，督沈瑩諸葛觀等，率三萬衆，渡江迎戰，大敗，觀走，悌及瑩李皆被殺，初詔書使王渚下建平，受杜預節度，至建業受王渚節度，渚至西陵，預以渚順流長驅，威名已著，不宜受制，遂與書曰，足下既催共西藩，便當徑取建業，討累世之逋寇，解釋吳人之塗炭，振旅還都，亦曠世之一事也，渚大悅，表呈預書，及是張悌敗建，渚自武昌順流而下，吳遣將軍張象，舟帥萬人拒之，望旗而降，吳人大懼，時琅邪王伧亦臨近境，吳主分遣使者，奉書渚請降，而送璽綬於伧，渚舟師過三山，渚遣信要與論事，渚舉軍直指建業，報曰，風利不得泊也，是日渚戎卒八萬，方舟百里，鼓譟入石頭城，吳主皓面縛輿榎，詣軍門降，渚解縛焚榎，延請相見，吳自大帝建元黃武至皓亡，凡四主，共五十九年，琅邪王伧，以皓致印綬於己，遣使送皓洛陽。夏四月，賜孫皓符歸命侯，遣使行荆揚，除吳苛政。皓至泥頭面縛，詣東陽門，詔遣謁者解縛，賜以衣服車乘，拜其子弟爲郎，吳之舊望，隨才擢叙，孫氏將吏渡江者，復十年，百姓復二十年，帝臨軒大會，引見皓謂曰，朕設此坐，以侍卿久矣，皓曰，臣於南方，亦設此坐以待陛

下，賈充謂皓曰，聞君在南方，鑿人目，劓人面，此何等刑也，皓曰，人臣有弑其君，及姦回不忠者，則加此刑耳，充默然甚愧。王濟之入建業也，其明日，王渾乃濟江，以濟不待己，意甚愧忿，將攻濟，濟參軍何攀，勸濟送皓與渾，由是事得解，潛至京師，與渾爭功不已，帝命廷尉劉頌校其事，以渾爲上功，濟爲中功，濟自以功大，而爲渾父子黨與所抑，每進諫陳說，或不勝忿憤，徑出不辭，時人咸以濟功重報輕，爲之憤邑，博士秦秀等，上表訟之，帝乃遷濟鎮軍大將軍。二年，春三月，選吳伎妾五千人入宮，帝既平呆，頗事遊晏，怠於政事，掖庭殆將萬人，皆乘羊車，恣其所之，至便宴寢，宮人競以竹葉插戶，鹽汁灑地，羊嗜竹葉而喜鹽，故以引帝車，后父楊駿，及弟珧濟，始用事，勢傾內外，時人謂之三楊，舊臣多被疏退，山濤數有規諷，帝雖知而不能改。六年，春正月，以王渾爲左僕射，時渾子濟爲侍中，嘗坐事免官，久之，帝謂和嶠曰，我將罵濟而後官之如何，嶠曰，濟俊爽，恐不可屈，帝召濟責讓之，既而曰，頗知愧否，濟曰，尺布斗粟之謠，常爲陛下愧之，他人能令親者疏，臣不能令親者親，以此愧陛下耳，帝默然。十年，夏四月，鮮卑慕容廆降，以爲鮮卑都督。太熙元年，孝惠皇帝永熙元年，夏四月，帝疾篤，楊駿獨侍疾禁中，大臣皆不得左右，駿因以私意改易要近，樹其心腹，會帝少間，正色謂曰，何得便爾，時汝南王亮尙未發，乃令作詔，以亮與駿同輔政，且欲擇朝士有聞望者佐之，會帝復迷亂，皇后奏以駿輔政，帝領之，后召華廙何邵作詔，授駿太尉，都督中外諸軍，錄尙書事，仍趣亮赴鎮，帝復小間，問汝南王來未，左右言未至，遂崩，帝平吳之後，遂荒於色，使降人雜居中國，以致劉淵石勒之亂，太子哀即位，是爲惠帝。以楊駿爲太傅大都督，假黃鉞，錄朝政，百官總己以聽。

孝惠皇帝，元康元年，春三月，皇后賈氏殺太傅楊駿。徵汝南王亮爲太宰，與太保衛璠錄尙書事。夏六月，皇后殺太宰亮太保璠，及楚王瑋。二年，春二月，皇后賈氏，弑故皇太后楊氏於金墉城，賈后恐太后有靈，覆而殯之，仍廢諸厭術。五年，冬十月，索頭分其國爲三部，拓拔氏自悉祿立，三傳至祿官，祿官分爲三部，一居上谷之北滹源之

西，設官自統之，一居代郡參合陁之北，使兒子猗叵統之，一居定襄之盛樂故城，使猗叵弟猗盧統之，代人猗猗；與從子雄，及同郡箕澹，往依拓跋氏，說猗叵，猗盧，招納晉人，猗叵悅之，任以國事，晉人附者稍衆。已而猗叵度漠北巡，因西略諸部，降附者三十餘國。六年，匈奴那度元反。秋八月，秦雍氏羌齊萬年反，冬十一月，遣將軍周處等討之。七年，春正月，將軍周處及齊萬年敗死之。秋九月，以王戎爲司徒，成爲三公，與時浮沉，無所匡救，委事僚桀，輕出遊放，凡所賞拔，專事虛名，阮咸之子瞻，嘗見戎，戎問曰：聖人貴名教，老莊明自然，其旨異同，瞻曰：將無同，戎咨嘆良久，遂辟之，時人謂之三語掾。是時王衍爲尚書令，樂廣爲河南尹，皆善清談，宅心事外，名重當時，朝野爭慕效之，衍神清明秀，少時山濤見之曰：何物老嫗，生甯馨兒，然誤天下蒼生者，未必非此人也。初羊琇王愷石崇三人，皆富於財，競以奢侈相高，傅咸上書曰：先王之治天下，食肉衣帛，皆有其制，奢侈之費，甚於天災。畢卓比合鄧醜熟，因夜至甕間盜飲，爲掌酒者所縛，明且視之，乃畢吏部也，樂廣聞而笑曰：名教內自有樂地，何必乃爾。何宴等祖述老莊，立論以爲天地造物，皆以無爲本，無也者，閒物成務，無往不存者也，陰陽恃以化生，賢者恃以成德，故無之爲用，無爵而貴矣，衍等愛重之，由是大夫皆高浮誕，廢弛職業，斐頰著崇有論，以釋其蔽。九年，秋八月，關內侯索靖，知天下將亂，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：會見汝在荆棘中耳。帝爲人痴愚，常在華林園，聞蝦蟇，謂左右曰：此鳴者爲官乎，爲私乎，時天下荒，百姓餓死，帝聞之曰：何不食肉糜，由是權在羣下，政出多門，勢位之家，更相薦託，有如互市，賈郭恣橫，貨賄公行，南陽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。永康元年，春正月，皇后幽故太子適於許昌，三月殺之。夏四月，趙王倫廢皇后賈氏爲庶人，殺之，遂殺司空張華，侯封裴頠，自爲相國，追復故太子適位號。永甯元年，春正月，趙王倫廢皇后賈氏爲庶人，殺之，遂殺司空張華，爲侍中，中書監，其餘黨與，皆爲卿將，奴卒亦加爵位，每朝會，貂蟬盈坐，時人爲之諺曰：貂不足，狗尾續。三月，齊王問，及成都王穎，河間王顒等，舉兵討倫，倫遣兵拒之。夏四月，成都王穎，擊敗倫兵，帥師濟河，攻孫秀於

於中書省斬之，使左衛將軍王興等，迎帝於金墉城，自端門入升殿，羣臣頓首謝罪，分遣使者慰勞三王，賜倫死，收其子誅之，凡百官爲倫所拜者，皆斥免，臺省府衛，僅有存者，顯顥皆至洛陽，自與兵六十餘日，戰鬪死者，近十萬人。六月，齊王罔入洛陽，甲士數十萬，威震京師，詔以爲大司馬，加九錫，備物典策，如宣景文武輔政故事，成都王頤爲將軍，都督中外諸軍事，假黃鉞，錄尚書事，加九錫，河間王顥爲侍中太尉，常山王乂爲撫軍大將軍，進新野公歆爵爲王，欲證罔奪頤兵權，又亦勸頤圖罔，聞者憂懼，盧志謂頤曰，大王選前濟河，功無與二，然兩雄不俱立，宜因太妃微疾，求遷定省，委重齊王。以收四海之心，頤從之，表稱罔功德，宜委以萬機，即辭歸鄴，由是士民之譽，皆歸頤。泰安元年，冬十二月，齊王罔驕奢擅權，中外失望，河間王顥，徵長沙王乂使討罔，乂將左右百餘人，馳入宮閉諸門，奉天子攻大司馬府，城內大戰，帝幸上東門，矢集御前，羣臣死者相枕，連戰三日，罔衆大敗，執罔斬之，同黨皆夷三族，李舍等引兵還長安，乂雖在朝廷，事無巨細，皆就鄴諮頤。陳留王曹奐卒。二年，春二月，李特潛渡江擊羅尙，尙軍散走，蜀郡太守以少城降，特入據之，赦境內，改元建初，蜀民相聚爲塢者，皆送款於特，特分流民於諸塢就食，朝廷遣荊州刺史宗岱等，帥水軍三萬救尙，軍勢甚盛，諸塢皆有二志，功曹任叡因言於尙，密約諸塢，刻期同發，二月，尙遣兵掩襲特營，諸塢皆應之，特兵大敗，斬特，傳首洛陽，李流收餘衆，還保赤祖，李蕩中矛而死，流以宗岱將至，甚懼，欲降，李驥及特之子雄，迭諫不納，雄乃誘說流民，與襲擊東軍，大破之，會俗卒，軍退，流甚慙，由是奇雄才，軍事悉以任之。秋七月，都督荊州軍事劉弘，遣都獲陶侃，討義陽蠻張昌，昌逃於下雋山，其衆悉降。河間王顥，成都王頤，舉兵反，九月，帝自將討頤，頤將張方入京城大掠，死者萬計。永興元年，春正月，東王海越，使張方殺長沙王乂，頤入京師，自爲丞相，尋還鎮鄴。冬十月，劉淵遷都左國城，胡晉歸之者愈衆，淵謂羣臣曰，昔漢有天下久長，恩結於民，吾漢氏之甥，約爲兄弟，兄亡弟紹，不亦可乎，乃建國號曰漢，依高祖稱漢王，尊安樂公禪爲孝懷皇帝，以右賢王宜爲丞相，崔游爲御史大夫，後部人

陳元達爲黃門郎，族子曜爲建武將軍。十一月，張方在洛既久，黜掠殆盡，乃引兵入殿，以所乘車迎帝，備令上車，帝垂涕從之，方擁帝及顯豫章王熲等，趨長安，顯迎於霸上，以征西府爲宮，惟僕射荀藩，及司隸劉暉等，在洛陽，爲留臺，承制行事，復稱永安，立羊后，號東西臺。二年，秋七月，東海王越，以司空自領徐州都督，王愨自爲兗州刺史，於是范陽王徽，及王浚等，共推越爲盟主，越輒選置刺史以下，朝士多赴之。光熙元年，春正月，太宰顯殺張方，成都王穎奔長安。八月，荊州都督新城公劉弘卒，時天下大亂，弘專督江漢，威行南服，事成，則曰某人之功，如敗，則曰老子之罪，每有興發，手書守相，丁甯款密，人皆感悅，爭赴之，咸曰：得劉公一紙書，賢於十倍從事。十一月，帝食麵中毒崩，或曰太傅越之甥也，尹氏起莘曰：晉惠爲君，動輒受制於人，如嬰兒玩弄於股掌之上，欲東而東，欲西而西，莫適爲主，是以始焉不保母后，次焉不保其妻子，終焉不保其身，昏愚甚矣，太弟熲卽位，是爲懷帝。

孝懷皇帝，永嘉元年，冬十一月，以王衍爲司徒，衍說太傅越曰：朝廷危亂，當賴方伯，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，乃以弟澄爲荊州都督，族弟敦爲青州刺史，語之曰：荊州有江漢之固，青州有負海之險，卿二人在外，而吾居中，足以爲三窟矣，澄至鎮，日夜縱酒，不視庶務，雖寇戎交急，不以爲懷。二年，冬十月，漢王淵稱皇帝。三年，春正月，漢徙都平陽，漢太史令宣于修之，以星變言於漢主曰：不出三年，必克洛陽，蒲子崎嶇，難以久安，平陽氣象方昌，請徙都之，淵從之。四年，秋七月，漢主淵卒，太子和立，其弟聰弒而代之。五年，夏四月，漢石勒追越軍於苦縣，執王衍等，問以晉故，衍具陳禍敗之由，云計不在已，且自言少無宦情，不豫世事，因勸勒釋登號，冀以自免，勒曰：君少壯登朝，名蓋四海，身居重任，何得言無宦情耶，破壞天下非君而誰，夜使人排墻殺之，剖越棺，焚其尸曰：亂天下者此人也，吾爲天下報之，故焚其骨以告天。五月，漢劉聰入寇，劉曜王彌石勒，皆引兵會之，六月，陷洛陽，帝欲奔長安，漢兵追執之，士民死者三萬餘人，遂發掘諸陵，焚宮廟，遷帝平陽，秋七月，漢劉曜寇長安

，南陽王模出降，嘯斬之，遂據長安。漢石勒陷葭城，執苟晞，及豫章王端。冬十月，馮翊太守索琳等，敗漢兵於長安，十二月迎秦王業入雍城。六年，帝遷平陽，踰年矣，書六年存統也，夏石勒引兵據襄國，漢以勅爲冀州牧。漢劉曜襲晉陽陷之，劉琨奔常山。七年，孝愍皇帝建興元年，春正月朔，漢主聰宴羣臣於光極殿，使帝著青衣行酒，庾珉王偁等，不勝悲憤，因號哭，聰惡之，有珉告等謀，以平陽應劉琨等，聰遂殺珉偁等，帝亦遇害。夏四月，懷帝凶聞至長安，皇太子業舉哀，因加元服，即帝位，大赦改元，五月，初祖遜少有大志，與劉琨俱爲司州主簿，同寮，中夜聞鷄鳴，嘯醒覺曰，此非惡聲也，因起舞，及渡江，左丞相睿以爲軍諮祭酒，遷居京口，糾合驍健，言於睿曰，晉室之亂，非上無道，而下怨判也，由宗室爭權，自相魚肉，遂使戎逃乘隙，毒流中土，今遺民思奮，大王誠能命將出師，使如遜者統之，以復中原，郡國豪傑，必有聞夙響應者矣，睿素無北伐之志，以遜爲豫州刺史，給千廩，布三千疋，不給鎧仗，使自招募，遂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，中流擊楫而誓曰，祖遜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，有如大江，遂屯淮陰，起冶鑄兵，募得二千餘人而復進。祖遜任俠慷慨，志濟中原，劉琨謂人曰，常恐祖生先吾著鞭。孝愍皇帝，建興二年，春正月，有如日隕於地，又有三日相承東行，有流星出牽牛，入紫微，光燭地，隕平陽北，化爲肉，長三十步，廣二十七步，漢王聰惡之，以問公卿，陳元達以爲女寵太盛，亡國之徵，聰曰，此陰陽之理，何關人事。三年，漢建元元年，冬十一月，漢劉曜陷長安，帝乘羊車，肉袒出降，羣臣號泣禁車，帝亦悲不自勝，御史中丞吉朗歎曰，吾智不能謀，勇不能死，何忍君臣相隨，北面事賊虜乎，乃自殺，曜送帝於平陽，漢主聰臨光極殿，帝稽首於前，聰允伏地慟哭，聰怒囚之，允自殺。

中宗元皇帝，考晉自元帝以後，記載家俱稱東晉，通鑑不分，統曰晉紀，今依之。帝名睿，宣帝之曾孫，琅邪恭王觀之子，年十五，嗣王位，永嘉初，以安東將軍鎮建業，長安不守，始稱晉王。建武元年，冬十二月，漢主聰出敗，以帝行車騎將軍，戎服執戟前導，見者指之曰，此故長安天子也，故老有泣者，太子榮言於聰曰，昔周武王豈殺紂

乎，正恐同惡相求，爲患故也；不如早除之，聰曰：前殺陳瑛輩，而民心猶如是，吾未忍也，且小觀之，十二月，聰獲羣臣，使帝行酒洗爵，已而又使執蓋，晉臣游泣有失聲者，尙書郎辛賓，起抱帝大哭，聰斬之，洛陽守將趙固，河內太守郭默，侵漢河東，揚言曰：要當生縛劉粲，以贖天子，帝遂遇害。太興元年漢主劉曜光初元年，春三月，王即皇帝位，愍帝因聞至建康，王斬綏居廐，百官請上尊號，不許，紀瞻曰：晉氏統絕，於今二年，兩都播蕩，宗廟無主，劉聰竊號於西北，而陛下高讓於東南，此所謂揖讓而救火也，王猶不許，使殿中將軍韓績撤去御座，瞻叱績曰：帝座上應列星，敢動者斬，王爲之改容，王遂即皇帝位，百官皆陪列，命王尊升御牀共座，尊固辭曰：若太陽下同萬物，蒼生何由仰照，乃止，文武增二等。更王太子紹爲皇太子，紹仁孝，喜文辭，善武藝，好賢禮士，容受規諫，與庾亮溫嶠等，爲布衣之交，亮風格峻整，善談老莊，帝器重之，聘妹爲紹妃，使亮侍講東宮，帝好刑名家，以韓非書賜太子，亮諫曰：申韓刻薄傷化，不足留聖心，太子納之。秋七月，漢主聰卒，太子祭即位，改元漢昌。祭常遊宴後宮，軍國之事，一決於大司空靳準，準遂勸兵升殿，執祭弑而代之，曜聞亂，自長安赴之，石勒帥精騎五萬討準，曜至赤壁，即皇帝位，以勒爲大司馬，加九錫，進爵爲趙公，勒進攻準於平陽，巴及羌羗，降者十餘萬落，勒皆徙於所部，旣而將軍喬泰等討準，斬之，推準弟明爲主。十一月，乙卯，日夜出高三丈。太興二年，漢改號趙，後趙高祖石勒元年。舊大國一趙，小國二，成，涼，新大國一，後趙，凡四僭國，春二月，石勒獻捷於漢，曜斬其使王修，由是曜勒交惡。六月，漢主曜徙都長安，立宗廟社稷，南北郊，改國號爲趙。冬十一月，石勒稱趙王，是爲後趙。三年春，以慕容廆爲平州刺史。趙主曜，立太學，選民之可教者，一千五百人，擇儒臣以教之。四年，春三月，日中有黑子，著作郎郭璞上疏以爲陰陽錯繆，皆繁刑所致，赦不欲數，然子產知鑄刑書非政之難，不得不作者須以救弊故也，今之宜赦，理亦如之。永昌元年，閏十一月，帝崩，史臣曰：元帝恭儉有餘，而明斷不足，故大業未復，而禍亂內興，太子紹即位，是爲明帝。

肅宗明皇帝，太甯元年，夏四月，王敦移屯姑孰，自領揚州牧，以王導爲司徒。二年，夏六月，王敦復反，至江甯，帝親征破之，敦死，衆潰，其黨錢鳳，沈充，伏誅。三年，夏五月，陶侃復鎮荊州，士女相慶，侃性聰敏恭勤，終日歛膝危坐，軍府衆事，檢攝無遺，未嘗少間，常語人曰，大禹聖人，乃惜寸陰，至於衆人，當惜分陰，豈可逸遊荒醉，生無益於時，死無聞於後耶，諸參佐以談戲廢事者，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，悉投於江，將吏則加鞭扑曰，枹庸者，牧猪奴戲耳，老莊浮華，非先王之法言，無益實用，君子當正其威儀，何有蓬頭跣足，自謂宏遠耶。侃嘗造船，其木屑竹頭，侃皆令籍而掌之，人咸不解，後正會積雪始晴，廳事前猶濕，乃以木屑布地，桓溫伐蜀又以所貯竹頭，作丁裝船，其綜理微密，皆此類也。秋閏七月，帝疾篤，司徒王導，及尚書令卞壺，將軍鄒廕，庾亮，陸暕，丹陽尹溫船，並受遺詔輔太子，更以亮爲中書令而崩，賀善贊曰，明帝即位三年，獨能奮發剛斷，躬殫大愆，可謂明矣，使歷年久而復能以仁武濟之，晉祚其庶幾乎，太子符即位，是爲成帝，生五年矣，羣臣進璽專疾不至，盡正色於朝曰，王公非社稷臣，大行在殯，嗣皇未立，豈人臣辭疾時耶，導聞之輿疾而至，太后臨朝，以導錄尚書事，與庾亮卞壺參輔朝政，然大要皆決於亮。

顯宗成皇帝，咸和三年，後趙太和元年，冬十二月，後趙主勒，大破趙兵於洛陽，獲趙主曜以歸，殺之。五年，趙建平元年，秋九月，趙王勒稱皇帝。七年，春正月，趙主勒謂徐光曰，朕可方自古何等主，對曰，陛下神武謀略，過於漢高，勒笑曰，人豈不自知，卿言太過，朕若遇高祖，當北面事之，與韓彭比肩，若遇光武，當並驅中原，未知鹿死誰手，大丈夫行事，宜踴躍落落，如日月皎然，終不效曹孟德，司馬仲達，欺人孤兒寡婦，狐媚以取天下也。石勒雖不學，好使諸生讀書而聽之，時以其意論今古得失，聞者悅服，嘗使讀漢書，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，驚曰，此法當失，何以遂得天下，及聞留侯諫，乃曰，賴有此耳。八年，夏五月，遼東公慕容廆卒，世子皝嗣。秋七月，趙主石勒寢疾，中山王虎入侍，矯詔，羣臣親戚皆不得入，時秦王宏，彭城王湛，將兵在外，皆召使還，勒疾小瘳見宏

驚，曰：吾使王處藩鎮，正備今日，有召王者耶，當按誅之；虎懼曰：秦王恩慕暫過耳，今道之，仍留不遣，至是勦疾篤，遺命曰：大雅兄弟，宜善相保，司馬氏，汝操之前車也，中山王宜深思周霍，勿爲將來口實，遂卒，太子弘立。九年，趙主石弘，延熙元年，夏六月，太尉長沙公陶侃卒。以庾亮都督江荆等州軍事，亮鎮武昌，辟殷浩爲記室參軍，浩與褚裒杜乂，皆以識度清遠，善談老易，擅名江東，而浩尤爲風流所宗，桓彝嘗謂裒曰：季野有皮裏春秋，言其外無臧否，而內有褒貶也，謝安曰：裒雖不言，而四時之氣亦備矣。冬十一月，趙石虎弑其主弘，自立爲居攝天王。咸康元年，趙石虎建武元年，成李期玉恒元年，秋九月，初趙主勦以天竺僧佛圖澄，豫言成敗，數有奇驗，甚敬信之，至是石虎遷鄴，奉澄尤謹，於是國人化之，相競事佛，澄之所在，無敢向其方面涕唾者。四年，夏四月，成李壽弑其主期而自立，改國號漢。八年，夏六月，帝崩，史臣曰：成帝幼冲嗣位，不親庶政，及長留心萬幾，務在簡約，雄武之度，雖有愧於前王，恭儉之德，足追蹤於往烈矣，琅邪王岳即位，是爲康帝。

康皇帝，建元二年，秋九月，帝崩，太子聃即位，是爲穆帝。

孝宗穆皇帝，永和三年，春三月，桓溫敗苻兵於枹橋，進至成都，漢主勢降，詔以爲歸義侯。五年，春正月，趙王虎稱皇帝。夏四月，月趙王虎卒，太子世立，其兄遵弑之，及其太后劉氏而自立。六年，春二月，趙石祗稱皇帝於襄國。七年，夏四月，趙劉顯弑其主祗而自立。八年，春正月，秦王健稱皇帝。冬十一月，燕王儁稱皇帝。十年，春二月，桓溫帥師伐秦，夏四月，大敗秦於藍田，進軍灊上，三輔皆降。升平四年，秋八月，謝安少有重名，前後徵辟皆不就，寓居會稽，以山水文籍自娛，雖爲布衣，時人皆以公輔期之，士大夫至相謂曰：安石不出，當如蒼生何，安弟萬廢黜，始有杜進之志，時年已四十餘，至是桓溫請爲司馬，安乃赴召，溫深禮重之。五年，夏五月，帝崩，琅邪王丕，成帝長子，即位，是爲哀帝。

哀皇帝，興寧三年，春三月，帝崩，帝之弟琅邪王奕即位，是爲廢帝。

帝奕太和六年，冬十一月，桓溫恃其才略，陰蓄不臣之志，嘗撫枕歎曰：「男子不能流芳百世，亦當遺臭萬年，溫欲先立功河朔，以收時望，還受九錫，及枋頭之敗，威名頓挫，既克壽春，謂郗超曰：「足以雪枋頭之恥乎，超曰：「未也，久之，超就溫宿，中夜謂曰：「明公不爲伊霍之舉，無以立大威權，鎮服四海，溫遂與定議，以帝素無過，而牀第易誣，乃揚言帝早有痿疾，嬖人朱靈寶等，參侍內寢，三美人生三男，將移皇基，人莫能審其虛實，乃詣建康，諷請太后請廢帝而立會稽王昱，并作令草，呈之太后，集百官於朝堂，宣皇后令，廢帝爲東海王，迎昱即帝位，是爲簡文皇帝，溫威勢翫赫，侍中謝安見溫遂拜，溫驚曰：「安石卿何事乃爾，安曰：「未有君拜於前，臣揖於後，溫遂還姑孰。」

太宗簡文皇帝，咸安二年，秋七月，帝崩，太子昌明即位，是爲孝武帝。

烈宗孝武皇帝，寧康元年，春二月，桓溫來朝，詔吏部尚書謝安，侍中王坦之，迎於新亭，時都下惘惘，云欲誅王謝，因移晉祚，坦之甚懼，安神色不變曰：「晉祚存亡，決於此行，溫既至，百官拜於道側，溫大陳兵衛，延見朝士，坦之流汗沾衣，倒執手板，安從容就席，謂溫曰：「安聞諸侯有道，守在四鄰，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，溫笑曰：「正自不能不爾，遂命徹之，與安笑語移日，溫令郗超臥帳中，聽其言，風動帳開，安笑曰：「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，時天子幼弱，外有強臣，安與坦之，盡忠輔衛，卒安晉室，三月，溫有疾，還姑孰，秋七月，桓溫死，以桓沖都督揚豫江州軍事。二年，春二月，以王坦之都督徐兗等州軍事，詔謝安總中書，安好聲律，期功之慘，不廢絲竹，士大夫效之，遂以成俗，坦之屢書苦諫曰：「天下之寶，當爲天下惜之，安不能從，又嘗與王羲之登冶城，悠然遐思，有高世之志，羲之謂曰：「夏禹勤王，手足胼胝，文王旰食，日不暇給，今四郊多壘，宜思自効，而虛談廢務，勿浮文防要，恐非當世所宜，安曰：「秦任商鞅，二世而亡，豈清言致患耶。三年，夏五月，徐兗都督藍田侯王坦之卒，臨終與謝安桓沖書，惟以國家爲憂，言不及私。秋七月，秦丞相清河侯王猛寢疾，秦王堅親爲祈郊廟社稷，分遣近臣，徧禱河

希，疾少瘳，爲之赦死以下，猛上書曰：不圖陛下以臣之命，而虧天地之德，開關以來，未之有也，臣聞報德莫如盡言，謹以垂沒之命，竊獻遺款，夫善作者不必善成，善始者不必善終，古先哲王，知功業之不易，戰兢兢兢，如臨深谷，伏維陛下，追維前聖，天下幸甚，堅覽之悲愴，七月，堅親至猛第視疾，訪以後事，猛曰：晉雖僻處江南，然正朔相承，上下相安，臣沒之後，願勿以晉爲圖，鮮卑西羌，我之仇敵，終爲大患，宜漸除之，以便社稷，言終而卒。太元二年，冬十月，朝廷方以秦寇爲憂，詔求文武良將，可鎮禦北方者，謝安以兄子玄應詔，郗超聞之，歎曰：安之明，乃能遠衆舉親，玄之才，足以不負所舉，衆咸以爲不然，超曰：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，見其使才，雖屢展聞未嘗不得其任，是以知之。七年，冬十月，秦王苻堅會羣臣於太極殿，議曰：今四方略定，惟東南一隅，未嘗王化，計吾士卒，可得九十餘萬，欲自將討之，何如，左僕射權翼曰：晉雖微弱，未有大惡，謝安桓沖，皆江表偉人，君臣輯睦，未可圖也，太子左衛率石越曰：今歲鎮守斗，福德在吳，伐之必有天殃，且彼據長江之險，民爲之用，殆未可伐也，堅曰：天道幽遠，未易可知，以吾之衆，投鞭於江，足斷其流，又何險之足恃乎，於是羣臣各言利害，久之不決，堅曰：此所謂築室道旁，無時可成，吾當內斷於心耳。八年，秋八月，秦王苻堅，大舉入寇，詔征討都督謝石，冠軍將軍謝玄等，帥師八萬拒之。冬十一月，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，克之，堅與融登城遙望，見晉兵部陳嚴整，又望見八公山上草木，皆以爲晉兵，顧謂融曰：此亦勦敵，何謂弱也，憮然始有懼色。秦兵逼肥水而陳，玄使謂融曰：君懸軍深入，而置陳偏水，此乃持久之計，非欲速戰者也，若移陳小卻，使我兵得渡，以決勝負，不亦善乎，秦諸將皆曰：我衆彼寡，不如過之，使不得上，可以萬全，堅曰：但使半渡，我以鐵騎蹙而殺之，蔑不勝矣，融亦以爲然，遂麾兵使卻，秦兵遂退，不可復止，玄等引兵渡水擊之，融騎而略陳，欲以止退者，馬倒，爲晉兵所殺，秦兵遂潰，玄等乘勝追擊，至於青岡，秦兵大敗，自相踏藉死者，蔽野塞川，其走者聞風聲鶴唳，皆以爲晉兵且至，晝夜不敢息，草行露宿，重以飢凍，死者什七八，初秦兵小卻，朱序在陳後大呼曰：秦兵敗矣，

衆塗大奔，序因與張天錫皆來奔，獲堅所乘雲母車，及儀服器械，不可勝計，遂取壽陽，謝安得驛書，知秦兵已敗，方與客圍棊，擣書置牀上，了無喜色，圍棊如故，客問之，徐答曰：小兒輩遂以破賊，既罷還內，過戶限，不覺屣齒之折，堅中流矢，走至淮北，謂張夫人曰：吾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？漣然流涕，是時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，苻堅以千餘騎赴之，世子寶言於垂曰：此時不可失，願不以意氣微思，忘杜稷之重，垂曰：彼以赤心投我，若之何害之，天苟棄之，何患不亡；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，徐俟其釁而圖之，既不負夙心，且可以義取天下，慕容德曰：此爲報仇，非負宿心也，垂曰：吾昔爲太傅所不容，置身無所，秦王以剛士遇我，後復爲王猛所賣，秦王獨能明之，此恩何可忘也，若氏運必窮，吾當懷集關東，以復先業耳，垂悉以兵授堅，堅收集離散，比至洛陽，衆十餘萬，垂子農復謂垂曰：尊不迫人於險，其義聲足以感動天下，夫取果於未熟與自落，不過晚旬日之間，然其難易美惡，想去遠矣，垂善其言，行至滎池，言於堅曰：北鄙聞王師不利，輕相煽動，臣請奉詔書以鎮慰之，堅許之，權翼諫曰：垂勇略過人，世豪東夏，譬如養鷹，飢則附人，每聞風颺起，常有凌霄之志，正宜謹其條籠，豈可解縱，任其所欲哉，堅曰：卿言是也，然朕已許之，匹夫猶不食言，况萬乘乎，若天命有廢興，固非智力所能移也，翼曰：陛下重小信而輕社稷，臣見其往而不返，關東之亂，自此始矣，堅不聽，翼密遣壯士邀垂於河橋，垂疑之，詭道而去，堅至長安，哭陽平公融而後入。丁零翟斌，起兵攻洛陽，秦使慕容垂討之，垂叛秦，與斌合。九年，春正月，慕容垂自稱燕王，是爲後燕。二月，慕容容泓起兵華陰，慕容冲起兵平陽，秦遣苻弼擊泓，敗死，夏四月，弼司馬姚萇，起兵北地，自稱秦王，是爲後秦。十年，春正月，慕容容冲稱帝於阿房，是爲西燕，冲稱帝改元，頗有自得之志，賞罰任情，慕容盛年十三，謂慕容柔曰：十人之長，亦須才過九人，然後得安，今中山王才不逮人，功未成而驕已甚，殆難濟乎。秋八月，後秦王萇，幽秦王堅於別室，使求傅國璽，堅叱之曰：五胡次序，無汝羌名，璽已送晉，不可得也，堅自以平生遇萇有恩，尤忿之，數罵萇求死，萇遣人縊之，張夫人中山公詵，皆自殺，後秦將士，

亦皆哀憫，莫欲隱其名，謚曰壯烈天王。九月，乞伏國仁，自稱單于，是爲西秦。十一年，春正月，燕王垂稱皇帝，始置公卿百官，繕治宗廟社稷。二十一年，秋九月，帝嗜酒，流連內殿，外人罕得進見，張貴人寵冠後宮，時年近三十，帝戲之曰，汝以年亦當廢矣，吾意更屬少者，已而醉寢清暑殿，貴人使婢以被蒙帝面而弑之，太子德宗即位是爲安帝。

安皇帝降安元年，冬十月，中山餓甚，魏王珪進攻之，太史令肅崇曰，不吉，紂以甲子亡，謂之疾日，珪曰，紂以甲子亡，武王不以甲子興乎，遂進，與慕容麟戰於義臺，大破之。二年，春正月，燕慕容德，徙居滑臺，稱燕王，是爲南燕。十二月，魏王珪稱皇帝。三年，春三月，魏王珪問博士李先曰，天下何物，可以益人神智，對曰，莫若書籍，珪曰，書籍有幾，如何可集，對曰，自書契以來，世有滋益，至今不可勝計，苟人主所好，何憂不集，珪遂命郡縣大索書籍，悉送平城。元興二年，冬十二月，桓玄稱皇帝，廢帝爲平固王，遷於尋陽。三年，春三月，劉裕及桓謙戰於覆舟山，大破之，玄出走，裕立留臺於石頭。玄至尋陽，逼帝西上，劉毅等帥兵追之。夏四月，玄挾帝東下，五月，劉毅等及玄戰於崢嶸洲，大破之，玄復挾帝入江陵，寧州督護馮遷擊玄，誅之，帝復位。義熙元年，春二月，留臺備法駕迎帝於江陵，劉毅劉道規留屯夏口，何無忌奉帝東還。三月，帝至建康。四年，春正月，劉裕自爲揚州刺史，錄尚書事。六年，春二月，劉裕拔廣固，執南燕主超，送建康斬之。七年，春正月，秦主與命羣臣搜舉賢才，右僕射梁喜曰，臣累受詔而未得其人，世可謂乏才矣，與曰，自古帝王之興，未嘗取相於昔人，待將於將來，隨時任才皆能致治，卿自識拔不明，安得遠誣四海乎羣臣咸悅。九年，春二月，劉裕還建康，三月，殺豫州刺史諸葛長民。十年，春三月，劉裕廢護王文思爲庶人。十二年，春正月，劉裕自加都督二十二州軍事。三月，劉裕自加中外大都督，戒嚴伐秦，詔遣琅邪王德文修敬山陵。十三年冬十月，劉裕自進爵爲王。十四年，冬十月，夏王勃勃稱皇帝。慧星出天津，入太微經北斗，絡紫微，八十餘日而滅，魏主嗣復召諸儒術士問之，曰，今四海分裂，答在

何國，朕甚畏之，卿其無隱，崔浩曰：災異之興，皆象人事，人事無釁，又何畏焉，昔王莽將篡，異亦如此，今國家主尊臣卑，民無異望，晉室陵夷，危亡不遠，彗之爲異，其劉裕將篡之應乎。十二月，劉裕弑帝於東堂，奉琅邪王德文即位，是爲恭帝。

恭皇帝，元熙二年，夏六月，劉裕至建康，中書令傅亮，具詔草使帝書之，帝欣然操筆，謂左右曰：桓玄之時，晉氏已無天下，重爲劉氏所延，將二十載，今日之事，本所甘心，遂書赤紙爲詔，遜於琅邪第，百官拜辭，秘書監徐廣流涕哀慟，裕爲壇於南郊，即位，廣又悲感流涕，侍中謝晦曰：徐公得無小過，廣曰：君爲宋朝佐命，身是晉室遺老，悲歎之事，固不可同，宋主臨太極殿，大赦改元，奉晉帝爲零陵王，即宮於故秣陵縣，晉亡，共十五帝，一百五十六年。十六國，前趙四王，二十六年。後趙，七主，三十三年，前涼，八主，七十八年。後涼三世，十九年。前燕四主，六十三年。北燕三主，三十一年，南涼三世十八年。西涼二主，二十二年。蜀五主，四十七年。北涼三主，四十三年。夏三世，二十五年。前秦六主，四十五年。後秦三主，三十四年。西秦四主，十七年。後燕四主，二十四年。南燕二主，十三年。

通鑑紀要 卷九

南北朝

南朝以宋齊梁陳，

北朝以魏齊周，

宋永初二年，魏泰常六年，秋九月，宋主劉裕，弑零陵王於秣陵。宋永初三年，魏泰常七年，夏五月，宋主裕立，太子義符立，是爲少帝。

宋主義符景平元年，魏泰常八年，冬十一月，魏主嗣祖，太子濛立，是爲魏世祖太武帝。

宋景平二年，太祖文帝，義隆元嘉元年，魏世祖太武帝濛始光元年，夏五月，宋徐羨之傅亮謝晦，廢其主義符爲營陽王，遷於吳，六月弑之，迎宜都王義隆於江陵，殺前廢陵王義真，以謝晦行都督荆湘等州軍事。秋八月，宋主義隆立，是爲文帝。冬十一月，吐谷渾王阿柴疾病，有子二十人，召諸子弟謂之曰，先公車騎，舍其子拾虔而授孤，孤敢私於韓代，而忘先君之志乎，我死汝曹當奉慕預爲主，阿柴又命諸子各獻一箭，取一箭授其弟慕利延，使折之，慕利延折之，又取十九箭使折之，不能折，阿柴乃諭之曰，汝曹知之乎，孤則易折，衆則難摧，汝曹當戮力一心，然後可以保國尊家，言終而卒，弟慕預立。宋元嘉四年，魏始光四年，冬十一月，晉徵士陶潛，少有高趣，博學不羣，以親老家貧，爲州祭酒，少日自解歸，召主簿，不就，躬耕自資，遂抱羸疾，後復爲彭澤令，不以家自隨，在官八十餘日，郡遣督郵至縣，吏請曰，應束帶見之，潛歎曰，我豈能爲五斗米，折腰向鄉里小兒，即日解印綬去，賦歸去來辭，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，徵著作郎不就，妻翟氏，亦與同志，能安勤苦，夫耕於前，妻鋤於後，潛自以先世爲晉輔，恥復屈身後代，自宋高祖王業漸隆，不復肯仕，是歲將徵之，舍卒，世號靖節先生。宋元嘉八年，魏神龜四年，春二月，先是魏攻宋滑臺，擅遣濟自清水往救，敗魏師於壽張，道濟復自濟上至歷城，二十餘日間，道濟

與魏軍三十餘戰皆捷，叔孫建縱輕騎邀其前後，焚燒輜車，道濟軍乏食，不能進，由是安頡、司馬楚之等，得專力攻滑臺，魏主復使將軍王慧龍助之，遂克滑臺，道濟等食盡，自歷城還，士有亡走魏者，具告之，魏人追之，衆憤懼，將潰，道濟夜唱籌量沙，以所餘少米覆其上，及旦，魏軍見之謂資糧有餘，以降者爲妄而斬之，時道濟兵少，魏兵甚盛，道濟命軍士皆被甲，已白服乘輿，引兵徐出，魏人疑有伏兵，不敢逼，稍稍引退，道濟全軍而返。宋元嘉九年，魏延和元年，夏五月，宋太保王弘，明敏有思致，而輕率褻隘，好折辱人，雖貴顯不營財利，至是卒。家無餘業，宋主特賜錢百萬，米千斛。宋元嘉十年，魏延和二年冬十二月，宋謝靈運，好爲山澤遊，窮幽極險，從者數百人，伐木開徑，百姓驚擾，以爲山賊，會稽太守孟顛，表其有異志，靈運至關自陳，宋主以爲臨川內史，靈運避放自若，爲有司所糾，遣使收之，靈運執使者，與兵逃逸，作詩曰：韓亡子房奮，秦帝魯連恥，追討擒之，廷尉論正斬刑，宋主愛其才，降死，徙廣州，久之，或告靈運令人買兵器，結健兒，欲於三江口竄取之，不果，詔於廣州棄市。宋元嘉十三年，魏太延二年，擅道濟見收，憤怒，目光如炬，脫幘投地曰：乃壞汝萬里長城，魏人聞之，喜曰：道濟死，吳子輩不足復憚。宋元嘉十七年，魏太平真君元年，宋司徒王羲康，專總朝權，勢傾遠近，宋主浸不能平，詔以爲江州刺史，出鎮豫章，義康問沙門慧琳曰：弟子有還理否，琳曰：恨公不讀數百卷書。宋元嘉三十年，魏興安二年，春二月，宋太子劭，弑其君義隆，及其左衛率袁淑，僕射徐湛之，尙書江湛，而自立，以何尚之爲司空。夏四月，宋江州刺史武陵王駿，舉兵討劭，宋人立駿，是爲孝武帝，五月，劭及弟潛，皆伏誅。

宋世祖孝武帝駿孝建三年，魏太和二年，春二月，南陽宗愨，家世儒素，愨獨好武事，常言願乘長風破萬里浪，至是宋以宗愨爲豫州刺史，吳喜爲典籤，每多違執，愨大怒曰：宗愨年將六十，爲國竭命，正得一州如斗大，不能復興典籤共臨之，喜稽顙流血，乃止。十二月，顏延之子竣貴重，凡所資供，延之一無所受，布衣茅屋，蕭然如故，常乘羸牛笨車，蓬屨鹵簿，即屏往道側，常謂竣曰：吾生平不喜見要人，今不幸見汝，竣起宅，延之謂曰：善爲之，

無令後人笑汝拙也，延之嘗早至竣，見賓客盈門，竣尚未起，延之怒曰：汝出糞土之中，升雲霞之上，憑驕傲如此，其能久乎。宋大明八年，魏和平五年，夏五月，宋主竣殂，太子業立，是爲前廢帝。宋前廢帝子業，景和元年，太宗明帝或泰元年，魏和平六年，子業殘暴甚，多殺大臣，冬十一月，秦寂之弑之立湘東王彧，是爲明帝，宋泰豫元年，魏延興二年，夏四月，宋主彧殂，太子昱立，是爲後廢帝。

後廢帝宋元徽二年，魏延興四年，夏六月，宋以蕭道成爲中領軍，與袁粲，褚淵，劉秉，夏口直決事，號爲四貴。宋元徽五年，順帝準昇明年秋七月，宋中領軍蕭道成，弑其主昱而立安成王準，是爲順帝，自爲司空，錄尚書事，宋昇明三年，齊太祖高帝蕭道成建元元年，魏太和三年，夏四月宋蕭道成自進僞爲齊王，增封十郡，令宋主下詔禪位，宋主不肯臨軒，匿於佛蓋下，王敬則勸兵入迎，太后懼，自率閹人索得之，敬則啟驛令出，宋主收淚謂曰：欲見殺乎，敬則曰遷居別宮耳，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，宋主泣而彈指曰：願後身世世，勿復生天王家，宮中皆哭，宋主又拍敬則手曰：必無過慮，當餉輔國十萬錢，是日百僚陪位，待中謝朓在直，當解纒綬，陽爲不知曰：有何公事，傳詔云，解纒綬授齊王，朓曰：齊自應有侍中，乃引枕臥，傳詔懼，使膳稱疾，朓曰：我無疾，何所道，遂朝服步出，乃以王儉爲侍中解纒綬，禮畢，宋主出就東邸，司空褚淵等，奉纒綬詣齊宮，齊王即皇帝位，大赦改元，奉宋主爲汝陰王，築丹陽宮，置兵守衛之，奉朝請河東裴頤上表數齊主過惡，挂冠徑去，齊主怒殺之，五月齊主蕭道成，弑汝陰王滅其族，宋自高帝至順帝，凡八主，合五十九年。

齊高帝，建元四年，魏太和六年，春正月，齊主蕭道成殂，太子贍立，是爲武帝，齊高帝深沈有大量，性清儉，即位後，身不御精縹之物，主衣中有玉璽曰：留此正長病源，命碎之，嘗言使我治天下十年，當令黃金與士同價。

齊世祖武帝贍，永明元年，魏太和七年，冬十月，饑感逆行入太微，齊有司請禳之，齊主曰：應天以質不以文，我克已求治，思隆惠政，災若在我，禳之奚益。齊永明三年，魏太和九年，春正月，魏禁讖緯巫卜，詔曰：罔識之典，

出於三季，既非經國之典，徒爲妖邪所憑，令皆焚之，留者以大辟論，又嚴止諸巫覡，及委巷卜筮，非經典所載者。齊永明十年，魏太和十六年，春正月，魏修堯舜禹周公孔子之祀，祀堯於平陽，舜於廣寧，禹於安邑，周公於洛陽，皆令牧守執事，其宣尼之廟，祀於中書省，改諡曰文聖尼父，親行拜祭。齊永明十一年，魏太和十七年，秋七月，齊主贍廬，太孫昭業立，是爲廢帝鬱林王。

齊主昭業隆昌元年，昭文延興元年，高宗明帝鬱建武元年，魏太和十八年，秋七月，齊蕭鬱弒其君昭業，而立新安王昭文，文惠太子第二子，是爲廢帝海陵王，自爲驃騎大將軍，錄尚書事，封宣城公。冬十月，齊蕭鬱自爲太傅，揚州牧，進爵爲王。齊蕭鬱廢其主昭文爲海陵王而自立，是爲明帝。十一月，齊主蕭鬱弒海陵王。齊永泰元年，魏太和二十二年，秋七月，齊主鬱廬，太子寶卷立，是爲廢帝東昏侯。

齊主寶卷永元二年，魏世宗宣武帝恪景明元年，秋八月，齊後宮火，嬖倖之徒，皆爲鬼，有趨鬼者，能讀西京賦，言於齊主曰，柏梁旣災，建章是營，齊主乃大起芳樂玉壽等殿，以彫簾壁，刻畫裝飾，翫榭綺麗，後宮服御，極選珍奇，鑿金爲蓮花以帖地，令潘妃行其上曰，此步步生蓮花也。齊和帝寶融中興元年，魏景明二年，春三月，齊相國南康王寶融，廢其君寶卷爲涪陵王，而自立，是爲齊和帝。冬十二月，齊人弒涪陵王寶卷，蕭衍入建康，以太后令，追廢寶卷爲東昏侯，自爲大司馬，承制。

齊中興二年，梁高祖武帝蕭衍天監元年，魏景明三年，春二月，蕭衍自爲相國，封梁公，加九錫，尋進爵爲王。夏四月，齊梁王蕭衍稱皇帝，是爲梁高祖武帝。廢其主爲巴陵王，弒於姑孰。齊自高帝代宋，至和帝，凡七主，合二十二年。

梁天監六年，魏正始四年，冬十月，梁以徐勉爲吏部尚書，勉精力過人，雖文案填積，坐客充滿，應對如流，手不停筆，嘗與門人夜集，客求官，勉正色曰，今夕止可談風月，不可及公事，時人咸服其無私。梁中大通元年，魏

永安二年，秋九月，梁主再幸同泰寺，設大會，釋御服，持法衣，行清淨大捨，素牀瓦器，乘小車，役私人，親爲四衆講經樂經，羣臣以錢一億萬奉獻，表請還宮，三請乃許。梁中大通三年，魏節閔帝恭肅泰元年，廢帝明中興元年，夏四月，梁太子統，自加元服，梁主使省錄朝政，辨析詐謬，秋毫無賄，但令改正，不加案劾，斷獄多所全宥，寬和容衆，喜愠不形於色，好讀書屬文，引接才俊，不畜聲樂，每霖雨積雪，遣左右周行問巷，視貧者賑之，天性孝謹，在東宮坐起恒西向，母丁貴嬪卒，水漿不入口，腰帶十圍，減消過半，及寢疾，恐胎梁主憂，敕參問，輒自力手書，至是卒，朝野憫愕，諡昭明。梁大同二年，魏大統二年，東魏天平三年，春三月，梁處士陶弘景，博學好養生，仕齊爲奉朝請，乘官，隱居茅山，梁主早與之遊，及即位，恩禮甚篤，每得其書，焚香虔受，屢以手敕招之，弘景不出，國家有大議，必先諮之，時人謂之山中宰相，及是卒，諡貞白先生。梁太清二年，魏大統十四年，東魏武定六年，冬十月，蕭正德引侯景圍梁臺城，十一月，景以正德稱帝。梁太清三年，魏大統十五年，東魏武定七年，春三月，侯景陷梁臺城，自稱大都督錄尚書事，邵陵王綸奔會稽，柳仲禮等叛降景，景廢蕭正德以爲大司馬，已而殺之。夏五月，梁主衍爲侯景所制，欲贖亦爲裁節，憂憤成疾，口苦荼蜜，不得，再曰，荷荷，遂殞，年八十六，景祕不發喪，太子鳴咽流涕，不敢泄聲，旣而發喪，遂即位。

梁太宗簡文帝綱大寶元年，魏大統十六年，東魏武定八年，齊顯祖文宣帝高洋天寶元年，夏五月，東魏高洋稱皇帝，廢東魏主善見爲中山王。秋九月，侯景又自加宇宙大將軍，都督六合諸將軍事，梁主驚曰，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。梁大寶二年，魏大統十七年，齊天寶二年，秋八月，侯景廢梁主綱，殺太子大器，而立豫章王棟。冬十月，侯景弒梁主綱。十一月，侯景廢梁主棟，自稱漢帝。

梁世祖孝元帝釋承聖元年，魏主欽元年，齊天保三年，春三月，梁王僧辯陳霸先擊敗侯景，景亡走吳。夏四月，侯景與腹心數十人，單劍走，將入海，羊侃之子鵬，爲景都督殺之，送尸建康，傳首江陵，截其手送於齊，暴景尸於市

士民爭取食之，并骨皆盡，潁陽公主亦預食焉，景五子在北，齊皆殺之。齊辛術爲吏部尚書，取士必以才器循名責實，新舊參舉，管庫必擢，門閥不遺。十一月，梁主繹立，是爲元帝。梁承聖二年，魏主欽二年，齊天寶四年，春正月，魏宇文泰自加都督中外諸軍事。梁承聖三年，魏恭帝廓元年，齊天保五年。夏四月，魏宇文泰，弑其故主欽。冬十月，魏遣柱國于謹，帥師代梁；十一月，入江陵，梁主退保金城，諸將背散，梁主乃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，以寶劍擊柱，折之；歎曰：文武之道，今夜盡矣，命御史中丞王孝祀作降文，梁主遂白馬素衣出門，晉使鐵騎擁之入營，囚於烏樓之下，十二月，魏人殺梁主及太子元良等，于謹收府庫珍寶，及宋渾天儀，梁銅鼻表，及諸法物，盡俘王公以下；及選百姓男女數萬口爲奴婢，分賞三軍，小弱者皆殺之。

梁敬帝方智紹泰元年，魏恭帝二年，齊天保六年，後梁中宗宣帝蕭詧天定元年，凡四國，春正月，梁王譽始稱帝，賞刑制度，並同王者，惟上疏於魏則稱臣，奉其正朔。齊遣梁貞陽侯淵明，還梁稱帝，以兵納之。二月，梁王方智立，是爲敬帝。

陳太平二年，魏恭帝四年，齊天保八年，陳高祖武帝陳霸先永定元年，周孝愍帝宇文覺元年，冬十月，梁陳霸先自進稱爲王，遂稱皇帝，是爲武帝，廢梁主爲江陰王，梁自武帝伐齊，至敬帝亡，凡四主，合五十五年。陳永定二年，周明帝二年，齊天寶九年，夏四月，陳主霸先，弑江陰王。陳永定三年，周武成元年，齊天寶十年，夏六月，陳主霸先殂，兄子臨川王蒨立，是爲文帝。陳天康元年，周天和元年，齊天統二年，夏四月，陳主蒨殂，太子伯宗立，是爲廢帝。陳主伯宗光大二年，周天和三年，齊天統四年，秋七月，周隨公楊忠子堅，即隋文帝，爲小宮伯宗，宇文護欲引以爲腹心，忠曰：兩姑之間難爲婦，汝其勿往，堅乃辭之，至是卒，堅襲爵，冬十一月，陳安成王頊，廢其主伯宗爲臨海王，以安成王入葬，而殺始興王伯茂。

陳高宗宣帝項太建元年，周天和四年，齊天統五年，春正月，陳主頊立，是爲宣帝。陳太建十二年周大象二年，冬十

二月周楊堅自爲相國，進爵隨王，加九錫。

陳太建十三年，周太象三年，隋高祖文帝楊堅開皇元年，春二月，周楊堅稱皇帝。夏五月隋主堅，弒周主介公闡。陳太建十四年，隋開皇二年，春正月，陳主頊殂，始興王叔陵作亂，伏誅，太子叔寶立，是爲後主。隋主愔周氏孤弱而亡，故使三子分證方面，以晉王廣爲河北行臺尙書令，蜀王秀爲西南行臺尙書令，秦王俊爲河南行臺尙書令。夏六月，隋作新都於龍首山。

陳後主叔寶至德元年，隋開皇三年，隋遷於新都，今西安府。陳頊明二年，隋開皇八年，冬十月，隋以晉王廣爲淮南行省尙書令，行軍元帥，帥師伐陳，臨江陳僕射袁憲等，奏請防備再三，陳主從容謂侍臣曰：王氣在此，齊兵三來，周師再來，無不催敗，彼何爲者耶，孔範曰：長江天塹，限隔南北，今日虜軍，豈能飛渡耶，陳主以爲然，故不爲深備，奏伎綵酒，賦詩不輟。

隋 起文帝開元年辛丑，至恭帝侗皇泰二年己卯，凡四帝三世，共三十九年。

高祖文帝，姓楊氏，名堅，弘農華陰人，漢太尉震之後，震九世孫元壽，爲後魏武川鎮司馬，因家焉，父忠，元壽之玄孫，仕魏及周，以功封隨國公，母呂氏，生帝於馮翊般若寺，有尼來自河東，將帝舍於別館，躬自撫養，母嘗抱帝，忽見頭上出角，渾體鱗起，大駭，墜帝於地，尼自外見，曰：已驚我兒，致令墜得天下，周天和中，襲爵隨公，及靜帝立，以太后父乘改，自進爲王，遂移周祚，滅梁并陳，而一天下。開皇九年，春正月，總管賀若弼韓擒虎進軍滅陳，獲其主叔寶，陳自高祖至後主亡，凡五主，合三十三年，夏四月，晉王廣班師，俘陳叔寶至京師，獻於太廟，論功行賞有差。十三年，春二月，作仁壽宮於岐州之北，楊素奏宇文愷，封德彝，爲土木監，於是夷山堙谷，以立宮殿，崇臺累榭，宛轉相屬，役使嚴急，丁夫多死，推填隄谷，覆以土石，因而築爲平地，死者以萬數。十

五年，三月，宮成，帝幸之，見制度壯麗，大怒曰，楊妻爲吾結怨天下。二十年，十一月，立晉王廣爲皇太子，是日天下地震。初帝之克陳也，天下皆以爲將太平，監察御史房彥謙，私謂所親曰，主上忌刻而苛酷，太子卑弱諸王擅權，天下雖安，方憂危亂，其子幼穉，亦密言於彥謙曰，主上本無功德，以詐取天下，諸子皆驕奢不仁，必自相誅夷，今雖承平，其亡可翹足待，尚孝恭名知人，見元齡歎曰，僕聞人多矣，未見如此郎者，異日必爲偉器，恨不見其大成耳，見杜杲之兄孫如晦，謂曰，君有應變之才，必任棟樑之重，俱以子孫託之。仁壽三年，秋，龍門王通，詣闕獻太平十二策，帝不能用，罷歸，通遂教授於河汾之間，弟子自遠至者甚衆，累徵不起，楊素甚重之，勸之仕，通曰，通有先人之敝廬，足以庇風雨，薄田足以供饔粥，讀書談道，足以自樂，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，使時和年豐，通也受賜多矣，不願仕也，或譖通於素曰，彼質慢公，公何敬焉，素以問通，通曰，使公可慢，則僕得矣，不可慢，則僕失矣，得失在僕，公何預焉，素待之如初，弟子賈瓊問息謗，通曰，無辨，問止怨，曰不爭，通嘗稱無敵之國，其刑必平，重斂之國，其財必削，又曰，聞謗而怒者，讒之罔也，見譽而喜者，佞之媒也，絕罔去媒，讒佞遠矣，大業末，卒於家，門人諡曰文中子。四年，春正月，帝如仁壽宮，四月，帝不豫，七月，疾甚，僕射楊素，兵部尚書柳述，黃門侍郎元巖，皆入閣侍疾，召太子入居殿中，太子慮帝有不諱，須預防擬，手自爲書，封出函素，素條錄事狀以報，宮人悞送帝所，帝覽而大恚，帝所寵貴華陳夫人，且出更衣，爲太子所僭，拒之得免，上怪其神色有異，問故，夫人泣然曰，太子無禮，上恚，抵牀曰，畜生何足付大事，獨孤誤我，乃呼柳述元巖曰，召我兒，述等將呼太子，上曰勇也，述巖出閣，爲敕書，素謂以白太子，矯詔執述巖繫獄，追東宮兵帖，上喜宿衛，門禁出入，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，令左庶子張衡，入殿侍疾，盡遣後官出離別室，俄而上崩，陳夫人聞變，戰慄失色，晡後，太子封小金盒，遣使者賜夫人，夫人以爲鳩毒，懼甚，發之，乃同心結也，夫人恚而卻坐，不肯致謝，諸宮人共僭之，乃拜使者，其夜太子悉薨，明日發喪，即位，會楊約自伊州來朝，太子遺約入長安，矯稱高祖之

詔，期故太子更死，繼殺之，然後陳兵集衆，發囚閭，遣封勇爲房陵王，不爲置閭，除惡農名，徙之淮南。十一月，陳叔寶卒。帝如洛陽，以爲東京。

馮帝大業元年春三月，下詔大開通濟渠，引汴水，開邦溝，置龍宮，造龍舟，及雜船數萬艘，官吏督役嚴急，役丁死者什四五。夏五月，築西苑，周二百里，其內爲海，周十餘里，爲方丈蓬萊瀛洲諸山，高百餘丈，臺觀宮殿，羅絡山上，海北有渠，築注海內，綠渠作十六院，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，窮極華麗，宮樹凋落，翦綵爲花葉綴之，沼內亦翦綵爲荷菱菱莢，色淪則易以新者，十六院競以殺彘精麗，相高，求市恩寵，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，作清夜遊曲，於馬上奏之。秋八月，上幸江都，龍舟四重，高四十五尺，長二百尺，上重有正殿，內殿朝堂，中二重，有百二十房，皆飾以金玉，下重內侍處之，皇后乘翔麟舟，制度差小，別有浮景九艘，三重皆水殿也。餘數千艘，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，共用挽士八萬餘人，皆以錦綵爲袍，衛兵所乘，又數千艘，舳舻相接，二百餘里，騎兵翺岸而行，所過州縣，五百里內，皆令獻食，多者一州至百罌，極水陸珍奇，後宮厭伏將發，棄埋之。三年，秋七月，詔發丁男百餘萬，築長城，西距榆林，東至紫河，薈威諫，不聽。四年，春正月，發河北諸軍百餘萬，穿永濟渠，引沁水，南達於河，北通涿郡，丁男不供，始役婦人。三月，倭國王（今日本國）遣帝書曰，日出處天子，致書日沒處天子，無恙，帝覽之不悅，詔鴻臚，蠻夷書無禮者勿奏。明年帝遣文林郎裴濟泛海至倭國，其王迎濟相見，與語大悅，遣使隨濟來貢方物。十二年，楚主林士弘太平元年，冬十二月，鄱陽林士弘擁衆十餘萬，北自九江，南及番禺，皆爲所有稱楚帝。十三年，恭帝侑義寧元年，長樂王竇建德丁丑元年魏公李密元年，定楊可汗劉武周天興元年，梁王暲師都永隆元年，秦王薛舉秦興元年，梁王獯覬鳴鳳元年，是歲并楚凡八國。春正月，竇建德爲瑁於樂壽，稱長樂王。三月，突厥立劉武周爲定楊可汗，武周即皇帝位改元。梁師都自稱梁帝，引突厥寇邊。夏五月，李淵起兵太原，殺副留守王威，高君雅，初淵妻於竇毅，生四男，建威，世民，元霸，元吉，一女適

太子千牛備身柴紹，世民聰明勇決，誠蓋過人，見隨室方亂，陰有安天下之志，晉陽宮監裴寂，晉陽令劉文靜，相與同宿，見城上烽火，寂歎曰，貧賤如此，復逢亂離，何以自存，文靜笑曰，時事可知，吾二人相得，何憂貧賤，文靜見世民而異之，深自結納，謂寂曰，此人雖少，命世才也，寂初未然之，文靜坐與李密連婚，繫獄，世民就省之，陰與計大事，文靜曰，今天下大亂，羣盜萬數，有真主驅駕而用之，取天下如反掌耳，太原百姓，皆避盜入城，一旦收集，可得十萬人，尊公所將之兵，復且數萬，以此乘虛入關，號令天下，不過半年，帝業成矣，世民笑曰，君言正合我意，乃陰部署賓客，淵不知之也，世民恐淵不從，知與裴寂有舊，乃出私錢數百萬與寂博，稍以輸之，由是款狎，世民以其謀告之，寂許諾，會突厥寇馬邑，淵遣高君雅等，將兵拒之，不利，恐并獲罪，世民乘間屏人說淵曰，今主上無道，百姓困窮，晉陽城外，皆爲戰場，大人若守小節，下有寇盜，上有嚴刑，危亡無日，不若順民心，興義兵，轉禍爲福，此天授之時也，淵大驚曰，汝安得爲此言，慎勿出口，明日世民復說淵，淵乃歎曰，吾一夕思汝言，亦大有理，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，化家爲國亦由汝矣，帝以淵等不能禦寇，遣使者執詣江都，淵大懼，世民與寂等復說淵，及早定計，淵然之，密部勸將發，會帝遣使馳驛救淵，時建元元吉尙在河東，故淵遷延未發，先是裴寂私以晉陽宮人侍淵，及是，文靜謂寂曰，先發制人，後發制於人，且公爲宮監，而以宮人侍客，公死可耳，何誤唐公耶，寂甚懼，屢趣淵起兵，淵乃使文靜詐爲敕書，發太原，西河，雁門，馬邑，民年二十以上爲兵，擊高麗，由是人情恟恟，思亂者衆，及劉武周據汾陽宮，世民言於淵曰，大人爲留守，而盜賊竊據離宮，不早建大計，禍今至矣，淵乃集將佐謂之曰，武周據汾陽宮，吾輩罪當族滅，若之何，王威等皆懼，請計，淵曰，朝廷用兵，皆累節度，今賊在數百里內，江都在三千里外，進退維谷，何爲而可，威等皆曰，公地衆親賢，同國休戚，要在平賊，專之可也，淵陽若不得已而從之者，曰，然則先當集兵，乃命世民與劉文靜，長孫順德，劉弘基等，各募兵，密遣使召建元元吉於河東，柴紹於長安，王威，高君雅，見兵大集，疑淵有異志，謂武士彠曰，順德弘基，皆背

征三侍，安得將兵，欲收按之，士義曰，二人皆唐公客，若爾必大致紛紜，威等乃止，威君雅，欲因書制請兩高調，五月，淵使世民伏兵於普陽宮城外，自與威，君雅，共坐視事，使劉文靜引司馬劉政會，入告威，君雅，潛引突厥入寇，君雅攘袂大誦，世民已布兵塞路，文靜弘興基，順德等，共執威君雅繫獄，會突厥數萬衆寇晉陽，淵命裴寂等勒兵爲備，而悉閉諸城門，突厥不敢進，衆以爲威君雅質君之也，於是斬威君雅以徇，突厥大掠而去。冬十月，蕭銳起兵巴陵，自稱梁王。十一月，李淵克長安，殺留守官陰世師等十餘人。李淵立代王侑爲皇帝，尊帝爲太上皇，淵曰，此可謂掩耳盜鈴，然逼於時事，不得不爾，淵自爲大丞相，封唐王，以建城爲唐王世子，世民爲秦公，元吉爲齊公。十四年，恭帝侑義寧二年，春三月帝在江都，荒淫益甚，然見天下危亂，亦不自安，退朝則幅巾短衣，徧歷臺閣，汲汲顧景，惟恐不足，常仰視天文，謂蕭后曰，外間大有人圖假，然且共樂飲耳，因引蒲沈醉，又引鏡自照曰，好頭顱誰當斫之，后驚問故，帝笑曰，貴賤苦樂，更迭爲之，亦復何傷，見中原已亂，無心北歸，欲保江東，乃命治丹陽宮，將徙都之，時江都糧盡，從駕驍果，多關中人，思歸，郎將司馬德戡，元禮直閣裴虔通等，共謀亡去，因轉相招引，日夜結約，郎將趙行樞，以告將作少監宇文智及，智及大喜曰，今天實喪隋，英雄並起，同心叛者，已數萬人，因行大事，此帝王之業也，德戡等然之，行樞因請以智及兄許公化及爲主，乃悉召驍果，諭以所爲，夜於東城集兵，得數萬人，德戡使虔通將數百騎入宮，屯衛將軍獨孤盛，與左右十餘人拒戰而死，德戡遂引兵自玄武門入，帝聞亂，易服逃於西閣，虔通等入永巷問陛下安在，有美人出指之，校尉令狐行遂拔刀直進，扶帝下閣，勒兵守之，至且以甲騎迎化及，化及戰栗不能言，既至，德戡等迎謁，引入朝堂，號爲丞相，虔通偕帝出宮，化及見之曰，何用持此物出，亟還典手，於是引帝還至寢殿，虔通等露刃侍立，帝歎曰，我何罪至此，賊黨馬文舉曰，陛下違棄宗廟，巡遊不息，外勤征討，內極奢淫，使丁壯盡於矢刃，女弱墮於溝壑，四民喪業，盜賊蜂起，專任佞諛，飾非拒諫，何謂無罪，帝曰，我實負百姓，至於爾輩，榮祿兼極，何乃如是，今日之事，孰爲首耶，德

載曰，溥天同怒，何止一人，化及又使封德彝數帝罪，帝曰，卿乃士人，何爲亦爾，德彝赧然而退，帝愛子趙王果，年十三，在側號慟不已，虔通斬之，血濺御服，欲逐弒帝，帝曰，天子死自有法，何得加以鋒刃，取鴆酒來，文學等不許，於是令狐行遠引帝縱殺之，初帝每巡幸，常以蜀王秀自隨，化及既弒帝，欲立之，衆議不可，乃殺之，及齊王暉，宗戚無少長皆死，惟秦王浩，素與智及往來，得免，又殺虞世基裴蘊來護兒等，世基弟世南，抱世基號泣，請以自代，化及不許，化及自稱大丞相，總百揆，以皇后令立秦王浩爲帝，居別宮以兵守之，令發詔盡赦而已，化及之入朝堂也，百官舉賀，蘇威亦往，給事郎許善心獨不至，化及殺之，其母范氏，年九十二，撫棺不哭曰，吾有子矣，不食而卒，唐王聞變慟哭曰，吾北面事人，失道不能救，敢忘哀乎。字文化及發江都，擁衆十餘萬，下令欲還長安，奪人舟揖而行，及至彭城，魏公密兵據滎洛，以拒化及，化及不得西，遂引兵入東郡。夏四月，隋恭帝侑義甯三年，恭帝侑皇泰元年，唐高祖神堯皇帝李淵武德元年，夏王竇建德五鳳元年，涼王李軌安樂元年，魏王朱粲昌達元年。是歲三月，隋煬帝亡，四月後并楚，林士弘，魏，定楊，梁，梁師都，秦，梁蕭銍，凡十二國，隋恭帝侑，秦魏亡。梁王譚稱皇帝。五月，唐王淵稱皇帝，廢帝侑爲鄆國公，而選用其宗室。東都留守官，聞煬帝凶問，奉隋越王侗稱皇帝，段達，王世充，爲納言，元文都爲內史令，共掌朝政。六月，魏公密，敗字文化及於黎陽，奉表降隋。八月，魏公密，與隋戰，大敗，遂以其衆降唐。隋字文化及弒秦王浩，自稱許帝。十一月，徐世勳降唐，賜姓李氏。唐以羅藝爲幽州總管。唐李密叛，行軍總管盛彥師討斬之，密素得士心，哭之多嘔血。

隋唐

隋恭帝侑皇泰二年，唐武德二年，鄭王王世充開明元年，梁王沈法興延康元年，吳王李子通明政元年，是歲隋涼楚粲亡，并楚，夏定楊，梁師都，梁譚，凡七國。春二月，唐定租庸調法，其法以人丁爲本，田則有租，身則有庸，戶則有調，損益歷代之制定之。字文化及誘海曲諸賊帥王薄等，共守聊城，竇建德謂其下曰，隋爲吾君，吾爲隋民，

化及弑逆，不可不討，乃引兵趣聊城，與化及連戰，大破之，生擒化及，謁先隋皇后，稱臣，素服哭弔帝，盡哀，收傅國璽，執智及其黨，集隋宮而斬之，以檻車載化及，斬之襄國。王世充以秦叔寶，程知節，爲將軍，待之甚厚；然二人疾世充多詐，知節謂叔寶曰，王公器度淺狹，多妄語，好咒誓，乃老巫嫗耳，豈撥亂之主乎，至是世充與唐兵戰於九曲，叔寶知節，以數十騎西馳百許步，下馬拜世充曰，荷公殊禮，深恩報效，公猜忌信讒，非僕託身之所，請從此辭，遂降於唐，秦王世民，以叔寶爲總管，知節爲統軍，既而世充將李君羨，田留安，羅士信，皆降於唐。夏四月，世充令長史韋節等，造禪代儀，稱隋主命，禪位於鄭，世充遂備法駕入宮，即皇帝位，奉隋主爲潞國公。五月，鄭王王世充，弑隋主侗。秋八月，唐鄆公薨。沈法興稱梁王於毗陵，李子通稱吳帝於江都。唐武德三年，是歲并楚，夏，定陽，梁師都；梁銑，鄭梁法興，吳，凡九國，定陽，梁，法興亡。十二月，吳主子通，敗梁兵，取京口，杜伏威擊之，子通敗走，襲梁，梁主法興走死。唐武德四年，是歲，夏，鄭，梁銑，吳亡，並楚梁師都，凡三國，春二月，夏王建德，將兵救鄭，夏五月，唐秦王世民大破擒之，鄭主世充降，於是部分諸軍，先入洛陽，分守市肆禁止侵掠，無敢犯者，世民入宮城，命房元齡收隋圖書制誥，已爲世梁所毀，命蕭瑀等封府庫，收其金帛，頒賜將士，收段遼單雄信等十餘人斬之，世民觀隋宮殿，歎曰，逞侈心，窮民力，欲不亡得乎，遂徹端門樓，焚乾陽殿，毀天則門闕，廢諸道館，世充建德之地悉平，世民還長安，獻俘太廟，赦世充，斬建德，詔赦世充爲庶人，徙蜀，定州刺史獨孤修德，以其父機，前爲世充所殺，乃矯詔殺世充，以報父仇，詔免修德官。冬十月，唐主以秦王世民功大，前代官皆不足以稱之，特置天策上將，位在王公上，以世民爲之，開陳府置屬，世民以海內競平，乃開館以延文學之士，杜如晦，房玄齡，虞世南，褚亮，姚思廉，李玄道，蔡允恭，薛元敬，顏相時，蘇勛，于志寧，蘇世長，薛收，李守素，陸德明，孔穎達，蓋文達，許敬宗，爲文學館學士，分爲三番，更日直宿，世民暇日，輒至館中，討論文籍，或至夜分，使庫直閣立本，圖像，褚亮爲贊，號十八學士，士大夫得預其選者，時

人謂之登瀛洲。唐使趙郡王孝恭，李靖，伐梁，梁主誦降。十一月，唐杜伏威擊李子通，執送長安，唐主釋之。唐武德五年，漢東王劉黑闥天造元年，是歲，楚亡，梁并師都，凡三國，春正月，劉黑闥自稱漢東王，三月，唐秦王世民，破之於洛水，黑闥奔突厥。十月，楚主林士弘卒，其衆遂散。唐武德六年，是歲漢東亡，并梁師都，凡二國，春正月，漢東將諸葛德威，執其君黑闥降唐，唐斬之。

通鑑紀要卷十

唐

起高祖武德元年戊寅，至昭宣帝天祐四年丁卯，凡二十帝，十六世，內附武后二十一年，其二百九十年。

高祖神堯皇帝，帝姓李氏，名淵，字叔德，隴西成紀人，西涼武昭王壽七世孫，祖虎仕西魏賜姓大野氏，父暉，周世封唐公，帝生於長安，日角，龍庭，體有三乳，隋初襲父爵，大業末，爲太原留守，會隋亂，起兵入關，代隋稱帝，因始封國建號曰唐，遂平羣雄而一天下。武德九年，夏六月，秦王世民，既與建成元吉有隙，以洛陽形勝之地，恐一朝有變，欲出保之，乃以行臺尚書溫大雅鎮洛陽，建成夜召世民飲酒而酹之，世民暴心痛，吐血數升，上謂世民曰，首建大謀，削平海內，皆汝之功，吾欲立汝爲嗣，而汝固辭，且建成爲嗣日久，吾不忍奪也，觀汝兄弟，似不相容，不可同處，當遣汝居洛陽，自陝以東皆主之，仍建天子旗旌，如漢梁孝王故事，世民泣辭，不許，將行，建成元吉，相與謀曰，秦王若至洛陽，不可復制，不如留之長安，則一匹夫，取之易矣，乃密令數人上封事，言秦王左右，聞往洛陽，無不喜躍，觀其志趣，恐不復來，上乃止，元吉密請殺世民，秦府僚佐，皆惶懼不知所出，行臺郎中房玄齡，謂長孫無忌曰，今嫌隙已成，一旦禍機竊發，豈惟府朝塗地，乃貧社稷之憂，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，以安國家，存亡之機，正在今日，無忌以告世民，召杜如晦謀之，亦勸世民，如玄齡言，長孫無忌，與其舅高士廉，將軍侯君集，及尉遲敬德等，日夜勸士民決計，世民猶豫，問於李靖，及李世勣，皆辭，世民由是重二人，會突厥入塞，建成薦元吉，將兵擊之，元吉請尉遲敬德與之俱，又悉劾秦府精卒，以益其軍，率更丞王晁密告世民曰，太子語齊王，吾與秦王餞汝於昆明池，使壯士拉殺之，因遣人說上授我以國，而立汝爲太弟，世民以告長孫無忌，無忌等請先事圖之，世民歎曰，骨肉相殘，古今大惡，吾誠知禍在朝夕，欲俟其發，然後以義討之，不亦可乎，敬德曰

，大王不用敬德之言，敬德將竄身草澤，不能留居太王左右交手受侮也，無忌曰，不從敬德之言，無忌亦當相隨而去，世民訪之府僚，衆曰，大王以舜爲何如人，曰聖人也，衆曰，使浚井而不出，塗堞而不下，則井中之泥屋上之灰耳，安能澤被天下，法施後世乎，世民命卜之，幕僚張公謹自外來，見之，取龜投地曰，卜以決疑，不疑何卜，世民意乃決，於是太白再經天，傅奕密奏太白見秦分，秦王當有天下，上以其狀授世民，於是世民奏建成元吉澤亂後宮，且曰兄弟專欲殺臣，似爲世充建德報讐，臣今永違君親，亦實恥見諸賊於地下，上驚報曰，明當伺間，汝宜早參，明日世民率長孫無忌等，伏兵於玄武門，建成與元吉俱入，至臨湖殿，覺有變，欲還，世民追射建成殺之，尉遲敬德射殺元吉，於是東宮齊府將帥薛萬徹等帥衆大至，攻玄武門，敬德以二人首示之，乃頗散去，上方泛舟海池，世民使敬德入侍，敬德貫甲持矛，直至上所，奏曰，太子齊王作亂，秦王兵已誅之矣，恐驚動陛下，遣臣宿衛，上謂裴寂等曰，不圖今日，乃見此事，當如之何，蕭瑀陳叔達曰，建成元吉，本不豫義謀，又無功於天下，疾秦王功高望重，共爲姦謀，今秦王乃已討而誅之，陛下若處以元良，委之國務，無復事矣，上曰此吾之夙心也，時秦府兵與二宮左右，戰猶未已，敬德請降手敕，令內外諸軍，一受秦王節度，衆然後定，上召世民撫之，世民跪吮上乳，號慟久之，建成元吉諸子皆坐誅，遂立世民爲皇太子，軍國庶事，悉委太子處決，然後奏聞，太子命縱禁苑鹿犬，罷四方貢獻，聽百官各陳治道，政令簡肅，中外大悅。帝自稱太上皇。秋八月，詔停位於太子，太子固辭，不許，乃即位，放宮女三千餘人。立妃長孫氏爲皇后，后少好讀書，造次必循禮法，上爲秦王，后奉事高祖，承順妃嬪，甚爲內助，反爲后，務崇節儉，服御取給而已，上深重之，嘗與議賞罰，后辭曰，牝雞之晨，惟家之索，妾婦人，安敢預聞政事，固問之，終不對。九月，上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，置弘文館於殿側，選天下文學之士，虞世南，褚亮，姚思廉，歐陽詢，蔡允恭，蕭德言等，以本官兼學士，令更日宿直，聽朝之隙，引入內殿，講論前言往行，商榷政事，或至夜分乃罷。上謂侍臣曰，朕觀盛帝文辭奧博，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，然行事何其相反也，魏徵對曰

，人君雖聖哲，猶當虛己以受人，故智者獻其謀，勇者竭其力，明帝恃其俊才，驕於自用，故曰誦堯舜之言，而身爲桀紂之行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，上曰，前事不遠，吾屬之師也。上問給事中孔穎達曰，論語以能問於不能，以多問於寡，有若無，實若虛，何謂也，穎達具釋其義，以對，且曰，非獨匹夫如是，帝王內蘊神明，外當玄默，若位居尊極，炫耀聰明，以才陵人，飾非拒諫，則下情不通，取亡之道也。上曰朕每臨朝欲發一言，未嘗不三思，恐爲民害，是以不多言，知起居事杜正倫曰，臣職在記言，陛下之失言，臣必書之，豈徒有害於今，亦恐貽譏於後。上謂裴寂曰，比多上書言事者，朕皆黏之屋壁，得出入省覽，數思治道，或深夜方寢，公亦當恪勤職事，副朕此意。有上書去佞臣者，上問佞臣爲誰，對曰，願陛下與羣臣言，或陽怒以試之，彼執理不屈者，直臣也，畏威順旨者佞臣也，上曰君源也，臣流也，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，不可得矣，君自爲詐，何以責臣下之直乎，朕方以至誠治天下，卿策雖善，朕不取也。上與羣臣論止盜，或請重法以禁之，上曰，朕當去奢省費，輕徭薄賦，選用廉吏，使民衣食有餘，則自不爲盜，安用重法耶，自是數年之後，海內昇平，路不拾遺，外戶不閉，商旅野宿焉。上嘗曰，君依於國，國依於民，刻民以奉君，猶割肉以充腹，腹飽而身斃，君富而國亡矣，朕常以此思之，不敢縱欲也。上謂公卿曰，昔禹鑿山治水，而民無謗讟者，與人同利故也，秦始皇營宮室，而民怨叛者，病人以利己故也，夫美麗珍奇，固人之所欲，若縱之不已，則危亡立至，朕欲營一殿，材用已具，驛秦而止，王公以下，宜體朕此意，由是廿年間，風俗素樸，衣無錦繡，公私富給。上謂侍臣曰，吾聞西域賈胡得美珠，剖身以藏之，有諸，侍臣曰，有之，上曰，人皆知笑彼之愛珠，而不知愛其身也，吏受賕抵法，與帝王徇奢欲而亡國者，何以異於胡之可笑耶，魏徵曰，昔魯哀公謂孔子者，人有善忘者，徙宅而忘其妻，孔子曰，又有甚者，桀紂乃忘其身，亦猶是也，上曰然，朕與公輩，宜戮力相輔，庶免爲人笑也。十二月，上開景州錄事，參軍張玄素，召見，問以政道，對曰，隋主自專庶務，不任羣臣，以一人之智，決天下之務，借使得失相半，乖謬已多，下諛上蔽，不亡何待，陛下誠能擇羣臣而

分任以事，考其成敗，何憂不治，上善其言，擢爲侍御史。前幽州詔室張蘊古，上大賈箴，其略曰，聖人受命，拯溺亨屯，故以一人治天下，不以天下奉一人，又曰，壯九重於內，所居不過容膝，彼昏不知，瑋其臺而瓊其室，羅八珍於前，所食不過適口，惟狂妄念，邱其槽而池其酒，又曰，勿汝汝而問，勿察察而明，雖鬼旋蔽目，而視於未形，雖黠纒塞耳，而聽於無聲，上嘉之，賜以束帛，除大理丞。

太宗文武皇帝，帝名世民，高祖次子，方四歲，有書生見之曰，龍鳳之姿，天日之表，其年幾冠，必能濟世安民，書生去，高祖使人追之不見，乃采其語爲名，年十八，首勸高祖起兵，初封趙公，進爵秦王，高祖平定天下，皆帝之功也，建元元吉既薨，高祖立爲太子，遂傳位焉。貞觀元年，春正月，上宴君羣，奏秦王破陳樂，上曰，朕昔受委專征，民間遂有此曲，雖非文德之雍容，然功業所由，不敢忘也，封德彝曰，陛下以神武平海內，文德豈足比乎，上曰，戡亂以武，守成以文，文武之用，各隨其時，卿謂文不及武，斯言過矣。上以選人多詐，冒資蔭，敕令自首，不首者死，未幾有詐冒事覺者，上欲殺之，戴胄奏據法應流，上怒曰，卿欲守法，而使朕失信乎，對曰，敕者出於一時之喜怒，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，陛下忿選之多詐，故欲殺之，既而知其不可，復斷之以法，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，上曰，卿能執法，朕復何憂，胄前後犯顏執法，言如涌泉，上皆從之，天下由是無冤獄。二年，春三月，上嘗謂侍臣曰，古語有之，赦者小人之幸，君子之不幸，一歲再赦，善人喑啞，夫養稂莠者害嘉穀，赦有罪者賊良民，故朕即位以來，不欲數赦，恐小人恃之，輕犯憲章故也，至是以連年水旱，赦天下，且曰使年豐穀稔，天下又安，移災朕身，是所願也，會所在有雨，民大悅。夏四月，遣右衛大將軍，柴紹等，討梁師都，其下殺之以降曰，以其地爲夏州。六月，上入苑中，見蝗援數枚，祝之曰，民以穀爲命，而汝食之，奪食吾之肺腸，欲吞之，左右諫曰，惡或成疾，上曰，朕爲民受災，何疾之避，遂吞之，是歲蝗不爲災。秋九月，上曰，比見羣臣屢上祥瑞，夫家人足而無瑞，不害爲堯舜，百姓怨怒而多瑞，不免爲桀紂，後魏之世，吏焚連理木，黃白雉而食之，豈足爲至治乎，乃

詔自今大瑞聽表開，餘申所司而已。天少雨，中書舍人李百藥言，往年雖出宮人，無用者尚多，陰氣鬱積，亦足致旱，上命簡出之，前後三千餘人。十一月，上嘗謂王珪曰，開皇中旱，隋文帝不許賑給，而百姓就食山東，比至末年，天下儲積，可供五十年，煬帝恃之，卒亡天下，但使食倉廩之積，足以備凶年，其餘何用哉。三年春二月，上每與房玄齡謀事，必曰非如晦不能決，及如晦至，卒用玄齡之策，蓋玄齡善謀，如晦能斷也，二人同心御國，故唐世稱賢相，推房杜焉。魏徵曰，臣幸得奉事，願使臣爲良臣，勿使臣爲忠臣，上曰，忠良有異乎，對曰，稷契皋陶，君臣協心，俱享尊榮，所謂良臣，龍逢比干，面折廷爭，身誅國亡，所謂忠臣，上悅。上問魏徵曰，人主何爲而明，何爲而暗，對曰兼聽則明，偏信則暗，昔堯清問下民，舜明目達聰，故共濟驩苗，不能蔽也，秦二世偏信趙高，以成望夷之禍，梁武帝偏信朱異，以取臺城之辱，隋煬帝偏信虞世基，以致彭城閣之變，是故人君兼聽廣納，則貴臣不得乘蔽，而下情得上通也，上曰善。上謂魏徵曰，齊後主周天元，皆重斂百姓，厚自奉養，力竭而亡，譬如饑人自噉其肉，何其愚也。上謂侍臣曰，人言天子至尊，無所畏懼，朕則不然，上畏皇天之鑒臨，下懼羣臣之瞻仰，兢兢業業，猶恐不合天意，未副人望，魏徵曰，此誠致治之要，願陛下謹終如始則善矣。夏六月，馬周客遊長安，舍於中郎將常何之家，會以早求言，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，上怪問之，何對曰，此臣家客馬周爲臣具草耳，上即召見，與語甚悅，除監察御史，以何爲知人，賜絹三百匹。四年，夏六月，修洛陽宮，給事中張玄素上書曰，陛下初平洛陽，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，皆令毀之，曾未十年，復加營繕，何前日惡之，而今日效之也，且以今日財力，何如隋世，陛下役瘠瘵之人，襲亡隋之弊，恐又甚於煬帝矣，上即爲之罷役，魏徵聞之，狀曰，張公論事，有回天之力，可謂仁人之言矣。秋七月，上問房玄齡蕭瑀曰，隋文帝何如主也，對曰文帝勤於爲治，臨朝或至日昃，五品以下，引坐論事，衛士傳餐而食，雖性非仁厚，亦勵精之主也，上曰，公得其一，未知其二，文帝不明而察，不明則照有不通，喜察則多疑於物，事皆自決，不任羣臣，一日萬幾，豈能一一中理，羣臣既知主意，惟取決

受成，雖有愆違，莫敢諫諍，此所以二世而亡也，朕則不然，擇天下賢才，實之百官，天下之事，關由宰相，熟籌便安，然後奏聞，有功則賞，有罪則刑，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乎，因敕百司，自今詔敕行下，有未便者，皆應執奏，毋得阿從。西突厥種類散在伊吾，詔以李大亮爲西北安撫大使，貯糧積口以賑之，大亮曰，欲懷遠者必先安近，中國如本根，四夷爲枝葉，疲中國以奉四夷，猶拔本根以益枝葉也，今招致西突厥，但有勞費，未見有益，不如罷之，其或自立君長，求內屬者，羈縻受之，使居塞外，爲中國藩蔽，上從之。冬十一月，上之初即位也，嘗與羣臣語及教化，上曰，今承大亂之後，恐斯氏未易化也，魏徵對曰，不然，久安之民驕佚，驕佚則難教，經亂之民愁苦，愁苦則易化，譬餓者易爲食，渴者易爲飲也，上深然之，封德彝曰，三代以還，人漸澆訥，故秦任法律，漢雖窮道，蓋欲化而不能，豈能之而不欲耶，魏徵書生，不識時務，信其虛論，必敗國家，徵曰，五帝三王，不易民而化，湯武皆承大亂之後，身致太平，若謂古人淳樸，漸至澆訥，則至於今日，當悉化爲鬼魅矣，人主安得而治之，上卒從徵言，至是上謂長孫無忌曰，貞觀之初，言者皆云，人主當獨運威權，不可委之臣下，又云宜震耀威武，征討四夷，惟魏徵勸朕，偃武修文，中國旣安，四夷自服，朕用其言，今韻利成禽，其酋長並帶刀宿衛，皆製衣冠，徵之力也，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，徵再拜謝曰，此皆陛下威德，臣何力之有焉，帝曰朕能任公，公能稱朕所任，則其功豈獨在朕乎，上又謂侍臣曰，朕有二喜一懼，比年豐稔，斗粟三錢，一喜也，北虜久服，邊鄙無虞，二喜也，治安則驕侈易生，驕侈則危亡立至，此一懼也，房玄齡奏閱府庫甲兵，遠勝隋世，上曰甲兵武備，誠不可闕，然纒帝甲兵，豈不足耶，卒亡天下，若公等盡力使百姓乂安，此朕之甲兵也。五年，春正月，有司言皇太子冠，用二月吉，請造兵備儀仗，上曰東作方興，宜改用十月，少傅蕭瑀奏，據陰陽書不若二月，上曰吉凶在人，若動依陰陽，不顧禮義，吉可得乎，循正而行，自與吉會，農時急務，不可失也。冬十二月，康國求內附，上曰，前代帝王，好招來絕域，以求遠服之名，無益於用，而糜弊百姓，今康國內附，倘有急難，於義不得不救，師行萬里，豈不疲勞，勞

百姓以取虛名，朕不爲也，遂不受。上謂侍臣曰，治病如治病，病雖愈猶宜將護，檢遑自放鬆，病復作，則不可救矣，今中國幸安，四夷俱服，誠自古所稀，然朕日愼一日，惟懼不終，故欲數開卿輩諫諍也，魏徵曰，內外治安，臣不以爲喜，惟思陛下居安思危耳。六年，春三月，上幸九成宮避暑，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，大安宮在城西，制度卑小，而車駕獨爲避暑之行，是太上皇留暑中，而陛下居涼處也，溫帶之禮，臣竊有所未安，且太上皇春秋已高，陛下宜朝夕視膳，今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，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，陛下何以赴之，然今行計已成，不可復止，願速示返期，以解衆惑，上深納之。長樂公主將出降，敕有司資送，倍於永嘉長公主，魏徵諫曰，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，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，皆令半楚淮陽，今奈何資送公主，反倍於長樂公主乎，上入告皇后，后歎曰，妾數聞陛下稱重魏徵，不知其故，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私情，乃知真社稷之臣也，因請遣中使厚賜徵，且語之曰，聞公正直，乃今見之，願公長乘此心，勿轉移也。上嘗罷朝，怒曰，會須殺此田舍翁，后問爲誰，上曰魏徵，每廷辱我，后退，其朝服曰，妾聞主明臣直，今魏徵直，由陛下之明故也，妾敢不賀，上乃悅。秋閏七月，上宴近臣於丹霄殿，長孫無忌曰，王珪魏徵，昔日仇讐，不謂今日得同此宴，上曰，徵珪盡心所事，故我用之，然徵每諫我不從，我與之言，輒不應，何也，魏徵對曰，臣以事爲不可，故諫，若陛下不從，而臣應之，則事遂施行，故不敢應，上曰，應而後諫何傷，對曰，昔舜戒羣臣，爾無面從，退有後言，臣心和其非，而口應陛下，乃面從也，豈殺契事舜之意耶，上大笑曰，人言魏徵舉止疏慢，我視之更覺嫺嫺，正爲此耳，徵起拜謝曰，陛下開臣使言，故臣得盡其愚，若陛下拒而不受，臣何敢數犯顏色乎。上謂王珪曰，玄齡以下，卿宜悉加品藻，且自謂與數子何如，曰孜孜奉國，知無不爲，臣不如房玄齡，才兼文武，出將入相，臣不如李靖，敷奏詳明，出納惟允，臣不如彥博，處繁治劇，衆務畢舉，臣不如戴胄，恥君不如堯舜，以諫諍爲己任，臣不如魏徵，至激濁揚清，嫉惡好善，臣於數子，亦有微長，上深以爲然，衆亦服其確論。上指殿屋謂侍臣曰，治天下如建此屋，營構既成，勿數改易，苟易一椽，正一瓦，踐履動搖

，必有所損，若慕奇功，變法度，不恒其德，勞擾實多。上曰：人主惟一心，而攻之者甚衆，或以勇力，或以辨口，或以詭諛，或以奸詐，或以嗜欲，輻輳攻之，各求自售，以取寵祿，人主稍懈而受其一，則危亡隨之，此其所以難也。上嘗臨朝謂侍臣曰：朕爲人主，常兼將相之事，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書，以爲禹不矜伐，而天下莫與之爭，陛下撥亂反正，羣臣誠不足以望清光，然不必臨朝言之，以禹乘之尊，乃與羣臣校功爭能，臣竊爲陛下不取，上甚善之。七年，春正月，上與羣臣論安危之本，溫彥博曰：願陛下常如貞觀初則善矣，上曰：朕比來忘於爲政乎，魏徵曰：貞觀之初，陛下節儉，求諫不倦，比來營繕微多，諫者頗有忤旨，此其所以異耳，帝欣然納之。上問魏徵曰：羣臣上書可采，及召對多失次何也，對曰：臣觀百司奏事，常數日思之，及至上前，三分不能道一，況諫者拂意觸忌，非陛下借之辭色，豈敢盡其情哉，上由是接羣臣辭色愈溫，嘗曰：獨帝多猜忌，對羣臣多不語，朕則不然，君臣相親，如一體耳。上謂侍臣曰：朕比來決事，或不能皆如律令，公輩以爲事小，不復執奏，夫事無不由小以致大，此乃危亡之端也，昔龍逢忠諫而死，朕每痛之，媽帝驕暴而亡，公輩所親見也，公輩常宜爲朕思煬帝之亡，朕常爲公輩念龍逢之死，何患君臣不相保乎。上謂魏徵曰：爲官擇人，不可造次，用一君子，則君子皆至，用一小人，則小人競進，對曰：然天下未定，則專取其才，不考其行，喪亂既平，則非才行兼備，不可用也。秋九月，赦死囚三百九十人，先是上親錄繫囚，見應死者憫之，縱使歸家，期以秋就死，仍赦天下死囚皆縱遣，使至期來詣京師，至是皆如期自詣朝堂，皆赦之。冬十一月，以長孫無忌爲司空，無忌固辭曰：臣忝預外戚，恐天下謂陛下爲私，上曰：吾爲官擇人，惟才是與，苟不才，雖親不用，如有才，雖讐不棄，今日之舉，非私親也。十二月，上從上皇宴故漢未央宮，上皇命薛利可汗起舞，馮智戴詠詩，既而笑曰：胡越一家，古未有也，帝捧觴上壽曰：此皆陛下教誨，非臣智力所及，昔漢高祖亦從太上皇宴此宮，妄自矜大，臣不取也，上皇大悅。九年，夏五月，太上皇崩於垂拱殿，史臣曰：高祖之興因時特起，共有天下，年幾三百，可謂盛哉，豈非人厭隋亂，而蒙德澤，繼以太宗之治，

紀綱法度，後世有以憑藉扶持，而能永其天命歟。十一月，以蕭瑀爲特進，參預政事，上曰武德季年，高祖有廢之心而未定，我不爲兄弟所容，實有功高不賞之懼，斯人也，不可以利誘，不可以死脅，真社稷臣也，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，板蕩識誠臣。十年，夏六月。皇后長孫氏崩，后性仁孝儉素，好讀書，常與上從容商略古事，因而獻替，裨益弘多，撫視庶孽，逾於所生，妃嬪以下，無不愛戴，訓諸子嘗以謙爲先，及疾篤，與上訣，時房玄齡，以謹歸第，后曰玄齡事陛下久，小心慎密，苟無大故，不可棄也，妾之本宗，因緣葭莩。以致祿位，既非德舉，易致顛危，欲保全之，慎勿處之權要，更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，納忠諫，屏讒慝，省作役，止遊畋，則妾死不恨矣，后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，爲女則三十卷，及崩，宮司奏之，上覽之悲慟，以示近臣曰，皇后此書，足以垂範百世，朕非不知天命，而爲無益之悲，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，失一良佐，故不能忘懷耳，乃召玄齡使復其位。十一年秋七月，大雨，穀落溢入洛陽宮，壞宮寺民居，溺死者六千餘人，詔百官上封事，極言過失，侍御史馬周上疏，以爲三代及漢，歷年多者八百，少者不減四百，良以恩結人心，人不能忘故也，自是以降，多者六十年，少者纔二十餘年，皆無恩於人，本根不固也，今之戶口，不及隋之什一，而給役者，兄去弟還，道路相繼，營繕不休，器服華侈，陛下少居民間，知民疾苦，尙復如此，況皇太子生長深宮，不更外事，萬歲之後，固壘慮所當憂也，臣親自古百姓愁怨，國未有不亡者，人主當修之於可修之時，不可悔之於既失之後，貞觀之初，天下饑歉，斗米值匹絹，而百姓不怨者，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，今比年豐稔，匹絹得粟十餘斛，而百姓怨咨者，知陛下不復念之，多營不急之務故也，自古以來，國之興亡，不以蓄積多少，在於百姓苦樂，且以近事驗之，隋貯洛口倉，而李密因之，東都積布帛，而世充資之，西京府庫，亦爲國家之多，至今未盡，夫蓄積固不可無，要當人有餘力，然後收之，不可強歛以資敵也，夫儉以息人，貞觀之初，陛下所親行也，豈今日而難之乎，欲爲長久之計，但如貞觀之初，則天下幸甚，又陛下寵遇諸王過厚，亦不可不深思也，魏武帝愛陳思王，及文帝即位，遂遭囚禁，然則武帝愛之，適所以苦之也，又百姓

所以治安，惟在刺史縣令，今重內官而輕州縣，刺史多用武臣，或京官不稱職，始補外任，邊遠之處，用人更輕，所以百姓未安，殆由於此，疏奏上稱善久之，謂侍臣曰，刺史朕嘗自選，縣令宜詔京官五品以上，各舉一人。魏徵上疏曰，人主善始者多，克終者寡，豈取之易而守之艱乎，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，安逸則驕恣而輕物，盡下則胡越同心，輕物則六親離德，雖震之以威怒，亦皆貌從而心不服故也，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，將與繕則思知止，處高危則思謙降，臨滿盈則思抑損，遇逸樂則思撙節，在宴安則思後患，防壅蔽則思延納，疾讒邪則思正己，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，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，兼是十思，而選賢任能，則可以無爲而治安矣。又曰，陛下欲善之志，不及於昔時，聞過必改，少虧於曩昔，譴罰積多，威怒微厲，乃知貴不期驕，富不期侈，非虛言也，在昔隋之未亂也，自謂必無亂，其未亡也，自謂必無亡，故賦役無窮，征伐不息，以致禍及其身，而尙未之懼也，夫察形莫如止水，鑿敗莫如亡國，伏願取鑒於隋，去奢從約，親忠遠佞，以今之無事，行昔之恭儉，則盡善盡美矣，夫取之實難，守之甚易，陛下能得其所難，豈不能保其所易乎。又曰，今立政致治，必委之君子，事有得失，或訪之小人，其待君子也，敬而疏，遇小人也，輕而狎，狎則言無不盡，疏則情不上通，夫中智之人，豈無小慧，然才非經國，慮不及遠，雖竭力盡誠，猶未免有敗，況內懷姦宄，其禍豈不深乎，夫雖君子不能無小過，苟不害於正道，斯可略矣，陛下誠能慎選君子，以禮進用之，何憂不治，不然，危亡之期，未可保也，上賜手詔褒美曰，誦公之疏，朕知過矣，當置之几案，以比弦章。冬十月，故荊州都督武士曠女，年十四，上聞其美，召入後宮爲才人。十二年，春二月，詔曰，隋故歷擊郎將堯君素，雖桀犬吠堯，有乖倒戈之志，而疾風勁草，實表歲寒之心，可贈蒲州刺史。三月，上謂魏徵曰，朕政事何如往年，對曰威德所加，比往年則遠矣，人心悅服，則不逮也，上曰何也，對曰，陛下往以未治爲憂，故日新，今以既治爲安，故不逮，上曰，今日所爲，亦何異於往年耶，對曰，陛下初年，恐人不諫，常導之使言，中間悅而從之，今則勉強從之，而猶有難色也，上曰，其事可得聞歟，對曰，陛下昔欲殺元律師，孫伏

伽以爲法不當死，陛下賜以關陵公主國直百萬，或云太厚，陛下云朕即位以來，未有諫者，故賞之，此導之使言也；司戶柳雄，妄訴隋資，陛下欲誅之，納戴胄之諫而止，是悅而從之也，近皇甫德參上書，諫修洛陽宮，陛下悲之，雖以臣言而罷，勉從之也，上曰，非公不能及此，人苦不自知耳。夏五月永興虞世南卒，世南外和柔而內忠直，上嘗稱世南有五絕，一德行，二忠直，三博學，四文辭，五書翰，世南嘗獻聖德論，上賜詔曰，卿論朕太高，朕何敢當，然卿適觀其始，未觀其終，若朕能慎終如始，則此論可傳，不然恐徒使後世笑卿也。十三年，春正月，上問侍臣，創業與守成孰難，玄齡曰，草昧之初，與羣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，創業難矣，魏徵曰，自古帝王，莫不得之於艱難，失之於安逸，守成難矣，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，出百死得一生，故知創業之難，徵雖與共安天下，常恐驕奢生於富貴，禍亂生於所忽，故知守成之難，然創業之難，既已往矣，守成之難，方當與諸公慎之，玄齡等拜曰，陛下之言及此，四海之福也。二月，上嘗謂尉遲敬德曰，人或言卿反何也，對曰，臣從陛下，征伐四方，身經百戰，今之存者，皆鋒鏑之餘也，天下已定，乃更疑臣反乎，因解衣投地，出其癢痕，上流涕而撫之。上又嘗謂敬德曰，朕欲以女妻卿何如，敬德謝曰，臣妻雖陋，相與共貧賤久矣，臣雖不學，聞古人富不易妻，此非臣所願也，乃止。夏五月旱，詔五品以上言事，魏徵上書言，陛下志業，比貞觀之初，漸不克終者有十，謹用條陳，裨萬分之一，初清淨寡欲，化及荒外，今萬里遣使，訪求怪珍，一漸也，初護民如子，不輕營爲，今疑營肆，輕用民力，二漸也，初役已以利物，今縱已以勞人，雖愛人之言，不絕於口，而樂身之事，實切於心，三漸也，初親君子遠小人，今重君子也恭而遠之，輕小人也狎而近之，近之莫見其非，遠之莫見其是，四漸也，初不貴異物，不作無益，今難得之貨，雜然並進，玩好之物，無時而息，五漸也，初求士如渴，今由心好惡，讒佞得行，守道疏間，六漸也，初高居深拱，無田獵擊弋之好，今晨出夕返，馳騁爲樂，七漸也，初遇下有禮，羣情上達，今詰責細過，忠款不申，八漸也，初孜孜治道，常若不足，今長傲縱欲，無事與兵，九漸也，初頻年霜旱，撫卹戶口，死不携貳，今徭役勞

弊，百姓之心，恐不能如前帖奉，十漸也，疏奏，上深獎歎，報云，已列諸屏障，朝夕瞻仰，仍錄付使官。太史令傅奕，精究術數之學，而不信佛教，有僧自西域來，能咒人使立死，復咒立生，上試之驗，以告奕，奕曰此邪術也，臣聞邪不干正，請使咒臣，必不能行，上命僧咒奕，奕初無所覺，須臾僧忽僵仆，遂不復蘇，又有婆羅門僧，言得佛齒，所擊輒碎，長安士女，輻輳如市，奕謂子曰，吾聞有金剛石者，性至堅，物莫能傷，惟犛羊角能破之，汝往試焉，其子如言叩之，應手而碎，觀者乃止，是年八十五卒，臨終，戒其子無得學佛書，又集魏晉以來駁佛教者，爲高識傳行於世。十四年，春二月，詣國子監觀釋奠，命祭酒孔穎達，講孝經，賜諸生帛有差，是時上大徵天下名儒爲學官，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，學生能明一大經以上，皆得補官，增築校舍千二百間，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，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，使授以經，有能通經者，聽其貢舉，於是四方學者，雲集京師，乃至高麗百濟，新羅，高昌，吐蕃諸酋長，亦遣子弟請入國學，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，上以師說多門，章句繁雜，命孔穎達與諸儒定五經疏，謂之正義，令學者習之。冬十一月，詔李淳風考定戊寅歷，時戊寅歷，以癸亥有十一月朔，李淳風表稱，古歷分日，起於子半，今歲甲子朔冬至，而傅仁均減餘稍多，子初爲朔，遂差三刻，用乖天正，請更加考定，從之。十七年，春正月，魏徵寢疾，上與太子同至其第，指衡山公主，欲以妻其子叔玉，徵薨，命百官赴喪，給羽葆鼓吹，陪葬昭陵，其妻裴氏曰，徵平生儉素，今葬以羽儀，非其志也，辭不受，以布車載柩而葬，上登苑門樓，望哭盡哀，自制碑文并爲書石，謂侍臣曰，人以銅爲鏡，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，可以見興替，以人爲鏡，可以知得失，魏徵沒，朕亡一鏡矣。上命圖畫功臣，長孫無忌，趙郡王孝恭，杜如晦，魏徵，房玄齡，高士廉，尉遲敬德，李靖，董瑁，段志玄，劉弘基，屈突通，殷開山，柴紹，長孫順德，張亮，侯君集，張公謹，程知節，虞世南，劉政會，唐儉，李世勣，秦叔寶，等，於凌煙閣。夏四月，太子承乾謀反，廢爲庶人，立晉王治爲皇太子，貶魏王泰爲東萊郡王，上立太子後，遇物則誨之，見其飯，則曰，汝知稼穡之艱難，則常有斯飯矣，見其乘馬，則曰，汝知其勞而不竭其

力，則當得乘之矣，見其乘舟，則曰：水所以載舟，亦所以覆舟，民猶舟也，君猶舟也，見其息於木下，則曰：木從繩則正，后從諫則聖。秋七月，上謂褚遂良曰：卿知起居注，所書可得觀乎？對曰：史官書君言動，備記善惡，庶幾人君不敢爲非，未聞自取而觀之也，上曰：朕有不善，卿亦記之也，對曰：臣職當載筆，不敢不記，黃門侍郎劉洎曰：借使遂良不記，天下亦皆記之矣，已而上又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：朕欲觀國史，以知前日之惡，爲後來之戒，公可撰次以聞，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言，陛下聖德在躬，獨覽起居，於事無失，若以此法傳示子孫，或有飾非護短，史官不免刑誅，則莫不順旨全身，千載何所信乎，上不從，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，劾爲高祖今上實錄，書成上之，上見書六月四日事，語多微隱，謂玄齡曰：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，季友鳩叔牙以存魯，朕之所爲，亦類是矣，史官何諱焉，即命直書其事。十八年，秋七年，以岑文本爲中書令，文本既拜，避家有憂色，母問其故，文本曰：非勤非舊，濫荷崇榮，位高責重，所以憂懼，語賀客曰：今受命不受賀也。九月，以褚遂良爲黃門侍郎，參預朝政，上嘗問褚遂良曰：舜造漆器，諫者十餘人，此何足諫？對曰：奢侈者，危亡之本，漆器不已，將以金玉爲之，忠臣愛君，必防其漸，若禍已成，無所復諫矣，上曰然。上曰：褚遂良學問稍長，性亦堅正，每寫忠誠，親附於朕，譬如飛鳥依人，人自憐之。二十年，冬十二月，上生日，罷宴樂，上謂長孫無忌等曰：今日吾生日，世俗皆爲樂，在朕翻成傷感，今君臨天下，富有四海，而承歡膝下，永不可得，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，詩曰：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勞，奈何劬勞之日，更爲歡樂乎，因泣數行下，左右皆悲。二十一年，夏五月，立皇子明爲曹王，曹王明母楊氏，巢刺王之妃，乃帝弟婦，有寵於王，文德皇后之崩也，欲立爲皇后，魏徵諫曰：陛下方比德唐虞，奈何以宸威自累，乃止。二十二年，春正月，上作帝範十二篇，以賜太子，自君禮，建親，求賢，審官，納諫，去讒，戒盈，崇儉，賞罰，務農，閱武，崇文，且曰修身治國，備在其中，一旦不諱，更無所言矣，夫成遲敗速者國也，失易得難者位也，可不惜哉，可不慎哉。帝如玉華宮，上營玉華宮，務爲儉約，惟寢殿覆瓦，餘皆茅茨，然所費已巨。

億計，充容徐惠上疏，其略曰：今東征高麗，西討龜茲，以有盡之農功，填無窮之巨浪，闕未獲之佗衆，喪已成之我軍，地廣非常安之術，人勞乃易亂之源，珍玩技巧，乃喪國之斧斤，珠玉錦繡，實迷心之醜毒，作法於儉，猶恐其奢，何以制後，上善其言，甚禮重之。夏五月，上嘗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秘記所云，信有之乎，對曰：臣仰稽天象，俯察曆數，其人已在宮中，自今不過三十年，當王天下，殺唐子孫殆盡，其兆既成矣，上曰：疑似者盡殺之，何如，對曰：天之所命，人不能違也，王者不死，徒多殺無辜，且自今以往三十年，其人已老，庶幾頗有慈心，爲禍或淺，今借使得而殺之，天或生壯者，肆其怨毒，恐陛下子孫，無遺類矣，上乃止。二十三年，夏五月，上苦痢，增劇，太子晝夜不離側，或累日不食，髮有變白者，上召長孫無忌；籍遂良入臥內，謂之曰：太子仁孝，善輔導之，謂太子曰：無忌遂良在，汝無憂天下，又謂遂良曰：無忌盡忠於我，我有天下，多其力也，我死，勿令讒人間之，仍令遂良草遺詔，有頃，上崩，秘不發喪，無忌等請太子先盥，飛騎勁兵，及舊將皆從，大行御馬輿繼至，發喪，宣遺詔，罷遼東之役，及諸土木之功，四夷入仕，及朝貢者數百人，聞喪皆慟哭剪髮，髻面割耳，流血灑地，太宗以武撥亂，以仁勝殘，其材略優於漢高，而規模不及也，恭儉不若孝文，而功烈過之，迹其本性強悍，勇不顧親，而能畏義好賢，屈己從諫，劾勦矯揉，力於爲善，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。六月，太子即位，是爲高宗。

通鑑紀要卷十一

唐

高宗皇帝，永徽五年，春三月，以太宗才人武氏爲昭儀，初蕭淑妃有寵，王皇后疾之，上之爲太子也，入侍太宗，見才人武氏而悅之，太宗崩，武氏隨詣嬪御，出爲尼，忌日，上詣寺行香，見之泣，后聞之，陰令長髮，納之後宮，欲以間淑妃之寵，武氏巧慧多權數，初入宮，屈體事后，后數稱其美，未幾大幸，拜爲昭儀，后及淑妃寵皆衰，更相與譖之，上皆不納。冬十月，上嘗出敗遇雨，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，雨衣若爲則不漏，對曰，以瓦爲之必不漏，上悅，爲之罷獵。六年秋九月，上召長孫無忌，李勣於志寧，皆遂良入內殿，遂良曰，今日之召，多爲中宮，上意旣決，逆之必死，太尉元舅，司空功臣，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功臣之名，遂良起於草莽，無汗馬之勞，致位至此，且受顧託，不以死爭之，何以見先帝，勣稱疾無忌等入，上曰武昭儀有子，欲立爲后何如，遂良對曰，皇后名家子，先帝爲陛下娶之，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，朕佳兒佳婦，今以付卿，非有大故，不可廢也，上不悅而罷，明日又言之，遂良曰，陛下必欲皇后，請擇令族，何必武氏，武氏經事先帝，衆所共知，萬歲之後，謂陛下爲何如，臣今忤陛下意，罪當死，因置笏於殿階，叩頭流血曰，還陛下笏，乞放歸田里，上大怒，命引出，武昭儀在簾中大言曰，何不撲殺此獄，無忌曰，遂良受先朝顧命，有罪不可加刑，于志寧不敢言，韓瑗因泣涕極諫，上不納，殺又上疏曰，姐已傾腹，褒姒滅周，每覽前古，常興歎息，不謂今日塵頭聖代，陛下不用臣言，臣恐宗廟不血食矣，來濟上表曰，王者立后，上法乾坤，必擇禮教名家，幽閉令淑，副四海之望，禘祫之心，漢成以婢爲后，卒使社稷傾淪，惟陛下察之，上皆不納，它日李勣入見，上問之曰，朕欲立武昭儀爲后，遂良固執以爲不可，事當且已乎，對曰，此陛下家事，何必更問外人，上意遂決，許敬宗宣言於朝曰，田舍翁多收十斛麥，尙欲易婦，況天子立一后，何煩諸

人事，而妄生異議，昭儀令左右以聞，貶遂良爲潭州都督，尋遷桂州，韓瑗上疏，爲遂良訴冤曰：遂良體國忘家，損身徇物，風霜其操，鐵石其心，社稷之舊臣，陛下之賢佐，無罪斥去，內外咸嘆，願鑒無辜，稍寬非罪，上不聽。冬十月，廢皇后王氏爲庶人，立昭儀武氏爲皇后，詔曰：武氏門著勳庸，地非緹黜，往以才行，遷入後庭，朕昔在儲式，常得侍從，嬪嬙之間，未曾注目，聖情鑒悉，每垂賞歎，遂以賜朕，事同改君，可立爲皇后，后上表曰：陛下前以妾爲宸妃，韓瑗來濟，而折庭爭，乞加褒賞，上以表示之，瑗等大懼，屢請去不許，百官朝后於肅儀門，故后王氏，淑妃蕭氏，並囚於別院，上嘗念之，間行至其所，呼之，王后泣對曰：至尊若念時昔，使得再見日月，幸甚，上曰：朕即有處置，武后聞之大怒，遣人斷去手足，投酒盃中曰：令二媼骨醉，數月而死，淑妃將死罵曰：阿武妖猾，乃至於此，願它生我爲貓，阿武爲鼠，生生扼其喉，由是宮中不育續，武后數見王蕭爲祟如死時狀，即徙蓬萊宮，厥復見，故多在洛陽，不敢歸長安。以中書侍郎李義府參知政事，義府容貌溫恭，與人語必嬉怡微笑，而狡儉忌刻，故時人謂義府笑中有刀，又以其柔而害物，謂之李貓。顯慶四年，秋七月，殺長孫無忌，柳奭，韓瑗。五年，冬十月，上初苦風眩，不能視，百司奏事，或使皇后決之，后性明敏，涉獵文史，處事皆稱旨，由是始委以政事，權與人主侔矣。龍朔二年，春三月，鐵勒犯邊，詔鄭仁恭等將兵討之，鐵勒合衆十餘萬，選驍健者數十人，挑戰，薛仁貴發三矢殺三人，餘皆下馬請降，仁貴悉院之，度廣北擊其餘衆，獲葉護兄弟三人而還，軍中歌之曰：將軍三箭定天山，壯士長歌入漢關。麟德二年，冬十月，張公藝九世同居，北齊隋唐，皆姓張其門，上幸其宅，問所以能之故，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，上善之，賜以繡帟。永淳元年，夏四月，聞喜公裴行儉夙有知人之鑒，初王勃，與楊炯，盧照鄰，駱賓王，皆以文章有盛名，李敬玄又敬之，行儉曰：士之致遠者，當先器識而後才藝，勃等雖有文章，而浮躁淺露，豈享爵祿之器耶，楊子稍沉靜，應至縣長，餘得令終幸矣，既而物度海墮水，炯終於盈川令，照鄰惡疾赴水死，賓王反誅，皆如行儉言，至是行儉卒。弘道元年，冬十二月，帝崩，高宗遺亂人倫，委政房閹，

幾貽宗社之禍，可勝罪哉；太子哲即位，是爲中宗，尊太后爲皇太后，政事咸取決焉。

中宗皇帝，嗣聖元年，春正月，立妃韋氏爲皇后。二月，帝欲以父韋玄貞爲侍中，裴炎固爭，帝怒曰：「我以天下與韋玄貞何不可，而惜侍中耶？」炎懼，白太后，密謀廢立，太后集百官於乾元殿，勸兵宣令，廢帝爲廬陵王，帝曰：「我何罪？」太后曰：「汝欲以天下與韋玄貞，何得無罪？」乃幽於別所，立豫王旦爲皇帝，即睿宗，妃劉氏爲皇后，永平王成器爲太子，廢太孫重照爲庶人，改元文明，且居別殿，不得有所豫，政事皆決於太后。九月，太后改元光宅，立武氏五廟。時諸武用事，唐宗室人人自危，衆心憤惋，會柳州司馬英公李敬業，及弟敬猷，唐之奇，駱賓王，杜求仁，魏思溫，皆失職，怨望，乃謀起兵，遂矯詔發揚州長吏，開府庫，赦囚徒，旬日間，得勝兵十餘萬，復稱嗣聖元年，敬業自稱匡復上將，復求得魏類漢王賢者，置之軍中，云賢不死，逃至此，令其舉兵，移檄州縣，略曰：「僞臨朝武氏者，人非溫順，地質寒微，昔充太宗下陳，嘗以更衣入侍，洎及晚節，穢亂春宮，密隱先帝之私，陰圖後庭之變，踐元后於翠翟，陷吾君於聚麀，殺姊屠兄，弑君鴆母，人神之所同嫉，天地之所不容，包藏禍心，窺竊神器，君之愛子，幽之於別宮，賊之宗盟，委之以重任，一杯之土未乾，六尺之孤何在，太后見殺，問誰所爲，或對曰駱賓王，太后曰：「宰相之過也，人有如此才，而使之流落不偶乎？」遣左玉鈐衛大將軍，李孝逸，將兵三十萬，以討敬業，追削其祖考官爵，發冢斲棺，復姓徐氏。李敬業取潤州，監軍御史魏元忠言於李逸，因風縱火，敬業失敗，將走入海，其將王那相斬敬業等首以降，餘黨皆捕得，傳首神都。二年，太后垂拱元年，春三月，太后遜帝於房州。三年，垂拱二年，春正月，太后歸政於豫王旦，尋復稱制。五年，垂拱四年，秋八月，琅邪王沖，越王貞，舉兵匡復，不克而死，太后遂大殺唐宗室。六年，太后永昌元年，冬十一月，太后自名製，改詔曰制。七年，周武氏天授元年，秋九月，武氏改國號曰周，稱皇帝，以豫王旦爲皇嗣，改姓武氏，立武氏七廟於神都。八年，周武氏天授二年，秋八月，武氏謂狄仁傑曰：「卿在汝南，甚有善政，卿欲知謂卿者名乎？」仁傑謝曰：「陛下以臣爲過，臣請

改之，知臣無過，臣之幸也；不願知誦者名，武氏深歡美之。十年，周武氏長壽二年，春正月，裴師德寬厚清慎，犯而不校，其弟陰代州刺史，將行師德謂曰，吾弟兄榮寵過盛，人所疾也，將何以自免，弟曰，自今雖有人唾莖面，莫拭之而已，庶不爲兄憂，師德慨然曰，此所以爲吾憂也，人唾汝面，怒汝也，而汝拭之，則逆其意而重之怒也，夫唾不拭自乾，常笑而受之耳。十三年，周武氏萬歲通天元年，冬十一月，周以張昌宗爲散騎常侍，張易之爲司衛少卿，昌宗易之年少，美姿容，太平公主薦之，入侍禁中，皆得幸於武氏，常傅米粉，衣錦綉，賞賜不可勝紀，武承嗣三思等，皆候其門庭，爭執鞭撻，謂易之爲五郎，昌宗爲六郎。十五年，周武氏聖曆元年，春三月，帝還東都，武承嗣三思，營求爲太子，狄仁傑從容言於武氏曰，太宗簡風沐雨，親冒鋒鏑，以定天下，傳之子孫，大帝以二子託陛下，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，無乃非天意乎，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，陛下立子，則千秋萬歲後，配食太廟，立姪，則未聞姪爲天子，而祔姑於廟者也，武氏曰，此朕家事，卿勿預知，仁傑曰，王者以四海爲家，四海之內，何者不爲陛下家事，況元首股肱，義同一體，臣備位宰相，豈得有所不預知乎，因勸武氏召還廢陵王，武氏意稍悟，他日又謂仁傑曰，朕夢大鸚鵡兩翼折何也，對曰武者陛下之姓，兩翼二子也，陛下起二子，則兩翼振矣，武氏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，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爲控鶴監供奉，頊從容說二人曰，公兄弟貴寵，天下側目，不大有功，何以自安，二人懼問計，頊曰，天下未忘唐德，主上春秋高，公何不勸立廢陵王，以慰人望，如此豈徒免禍，亦可以長保富貴矣，二人以爲然，乘間屢爲武氏言之，武氏乃託言廢陵王有疾，遣使召之，及其妃子皆詣行在，承嗣怏怏遂發病死。秋八月，周以狄仁傑兼納言，武氏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，仁傑舉其子光嗣，拜地官員外郎，已而稱職，武氏喜曰，卿足繼祁奚矣。通事舍人元行沖，博學多通，仁傑重之，行沖數規諫仁傑，且曰，凡爲家者，必有儲蓄，脯醢以適口，參朮以攻疾，僕竊計明公之門，珍味多矣，行沖請備藥物之未，仁傑笑曰，吾藥籠中物，何可一日無也。蘇味道在相位，依阿取容，常謂人曰，處事不宜明白，但模稜持兩端可矣，時人謂之蘇模稜。十六年，周

武氏，聖歷二年，秋八月周納言婁師德卒，師德沈厚寬恕，於仁傑之入相也，師德實薦之，而仁傑不知，意頗輕之，武氏嘗問仁傑曰，師德賢乎，對曰爲將能謹守邊陲，賢則臣不知，又曰師德知人乎，對曰臣嘗同僚，未聞其知人也，武氏曰，朕之知卿，乃師德所薦也，亦可謂知人矣，仁傑既出，歎曰，婁公盛德，吾爲其所包容久矣，吾不得窺其際也，是時羅織紛紜，師德久爲將相，獨能以功名終，人以是重之。十七年，周武氏久視元年，夏六月，周同平章事狄仁傑卒，武氏信重仁傑，羣臣莫及，嘗謂之國老而不名，仁傑好面折庭爭，武氏每屈意從之，屢以老疾乞骸骨，不許，至是卒，武氏泣曰，朝堂空矣，武氏嘗問仁傑，朕欲得一佳士用之，誰可者，仁傑曰，有張柬之者，其人雖老，宰相才也，武氏擢爲洛州司馬，數日又問，仁傑曰，前薦柬之，尙未用也，武氏曰，已遷矣，對曰，臣所薦者，可爲宰相，非司馬也，乃遷秋官侍郎，卒用爲相，仁傑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，監察御史桓彥範，太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，卒成反正之功，或謂仁傑曰，天下桃李，悉在公門矣，仁傑曰，薦賢爲國，非爲私也，中宗復位，贈司空，睿宗時，追封梁國公。十八年，周武氏大足元年，又改長安，春三月雨雪，蘇味道以雪爲瑞，帥百官入賀，殿中侍御，王求禮止之曰，三月雪爲瑞雪，臘月雪爲瑞雪乎，味道不從，既入，求禮獨不賀，進言曰，今陽和布氣，草木發榮，而寒雪爲災，豈得誣以爲瑞，賀者皆諂諛之士也，武氏爲之罷朝。二十一年，周武氏長安四年，秋八月，楊再思爲相，專以諂媚取容，時人或諛昌宗之美，曰六郎面似蓮花，再思獨曰不然，昌宗問其故，再思曰，乃蓮花似六郎耳。冬十月，姚元之爲靈武道，安撫大使，元之將行，武氏令舉外司堪爲宰相者，對曰張柬之沈厚有謀，能斷大事，且其人己老，惟陛下急用之，武氏遂以柬之同平章事，時年且八十矣。神龍元年，春正月，張柬之等舉兵討武氏之亂，張易之昌宗伏誅，帝復位大赦，武氏疾甚，易之昌宗，居中用事，張柬之崔元暉，與中臺右丞敬暉，司刑少卿，桓彥範，相王司馬袁恕己，謀誅之，柬之謂羽林大將軍李多祚曰，將軍富貴，誰所致也，多祚泣曰，大帝，柬之曰，今大帝之子，爲二鑿所危，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，多祚曰，苟利國家，惟相公處分，不敢

顧身，遂與定謀，初東之與荊府長史楊元琰相代，同汎江至中流，語及武氏革命事，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，及東之爲相，引元琰爲右羽林將軍，謂曰，君頗記江中之事乎，今日非輕授也，東之又用彥範，及右散騎侍郎李湛，皆爲羽林將軍，委以禁兵，俄而姚元之自寧武至都，東之彥範相謂曰，事濟矣，遂以其謀告之，時太子於北門起居，彥範元暉謁見，密陳其策，太子許之，東之，元暉，彥範，乃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，帥羽林五百餘人，至玄武門，遣多祚湛及內直郎王同皎，詣東宮，迎太子，斬關而入，斬易之昌宗於廡下，進武氏所寢長生殿，武氏驚起，問曰，亂者誰耶，多祚等對曰，易之昌宗謀反，臣等奉太子命誅之，恐有洩漏，故不敢以聞，稱兵宮禁，罪當萬死，武氏見太子曰，小子既誅，可還東宮，彥範進曰，太子安得更歸，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，今年齒已長，久在東宮，天意人心，久思李氏，願陛下傳位太子，以順天之望，於是以武氏制命太子監國，遣使宣諭諸州，明日武氏傳位於太子，帝復位，大赦，武氏徙居上陽宮，帝帥百官上尊號，曰則天大聖皇帝。二月復國號曰唐。復立恭氏爲皇后。以武三思爲司空。二張之誅也，洛陽長吏薛季昶，謂張柬之敬暉曰，二凶雖誅，產祿猶在，去草不除根，終當復生，二人曰，大事已定，彼猶機上肉耳，夫何能爲，季昶歎曰，吾不知死所矣，朝邑劉幽求亦謂東之等曰，三思尙存，公輩終無葬地，若不早圖，噬臍無及，不從，至是，上以三思爲司空，上安樂公主，適三思子崇訓，上官儀女婉兒者，沒入掖廷，辯慧能文，明習吏事，武氏愛之，及上即位，使掌制命，益委任之，拜爲婕妤，三思通焉，故婉兒黨於武氏，又薦三思於皇后，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，數微服幸其第，東之等皆受制於三思矣，上使斥與三思慙陸，而自爲斷籌，三思遂與后通，由是武氏之勢復振，東之等數勸上誅諸武，曰革命之際，宗室誅夷略盡，今陛下反正，武氏濫官僭爵，安堵如故，豈遠近所望耶，不聽，東之等或撫牀歎憤，彈或指出血，曰主上昔爲英王，時稱勇烈，吾所以不誅諸武者，欲使上自誅之，以張天子之威耳，今反如此，事勢已去，知復奈何。冬十一月，武氏死於上陽宮，年八十二，遣制去帝號，上居諱陰，以中書令魏元忠攝冢宰三日，元忠素負忠貞之望，中外賴之，武三思

矯武氏遺制，徵諫元忠，賜實封百戶，元忠奉制，感咽涕泗，見者曰，事去矣。二年，春二月，太平公主與僧等
驪，雍州司戶李元綰判歸僧寺，時發從一爲刺吏，命改判，元綰署判後曰，南山可移，此判無動，從一不能奪。
秋七月，流敬暉，桓彥範，張柬之，袁恕己，崔元暉等，尋爲武三思遣使矯制殺之。景龍元年，秋七月，韋氏以太
子重俊，非其所生惡之，武三思尤忌太子，上官婕妤以三思故，每下制敕，推尊武氏，駙馬武崇訓，又教安樂公主
請廢太子，太子積不能平，與李多祚等矯制發羽林兵三百餘人，殺三思崇訓於其第，又使成王千里，分兵守宮城諸
門，太子與多祚斬關而入，叩閣索上官婕妤，上乃與韋后安樂公主上官婕妤，登玄武門樓以避之，宮闈令楊思勳擊
斬多祚前鋒，多祚軍奪氣，上俯謂多祚所將千騎曰，汝輩皆朕宿衛之士，何爲從多祚反，苟能斬反者，勿患不富貴
，於是千騎斬多祚等，餘衆皆潰，千里攻延明門，將殺宗楚客紀處訥不克而死，太子亦爲左右所殺，上以其首獻太
廟，及祭三思崇訓之柩，然後梟之祠堂，官屬不敢近，永和縣丞甯嘉勛號哭，解衣裹之，坐貶。二年，夏四月，置
修文館學士，選公卿善爲文者，李嶠等二十餘人爲之，陪侍遊宴，賦詩屬和，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，於是天下靡然
爭以文華相尚，儒學忠讜之士，莫得進矣。四年，夏六月，皇后韋氏，於餅餽中進毒，弑帝於神龍殿，初定州人郎
岌上言，韋后宗楚客，將爲逆亂，后殺之，許州參軍燕欽融復上言，皇后淫亂，干預國政，宗楚客圍危社稷，上
面詰之，欽融抗言不撓，楚客矯制撲殺之，上意怏怏，由是后及其黨始懼，散騎常侍馬秦客，光祿少卿楊均，皆幸
於后，恐事泄，安樂公主，亦欲后臨朝，以己爲皇太女，乃相與合謀，於餅餽中進毒，帝遂崩，秘不發喪，召宰相
入禁中徵諸府兵屯京城，以裴談張錫同三品，張嘉福岑羲崔湜同平章事，大平公主，與上官昭容，謀草遺制，立溫
王重茂爲太子，遂帥諸宰相，表請罷相王政事，乃發喪，皇后攝政，改元唐隆，太子即位。臨淄王隆基，起兵討韋
氏，并其黨皆伏誅，隆基乃出見相王，叩頭謝不先白之罪，相王曰，社稷宗廟，不墜於地，汝之力也，遂迎相王入
輔少帝，閉城門，收捕諸宰相親黨及宗楚客等皆斬之，屍韋后於市，諸韋襪祿兒無免者，封隆基爲平王。相王且即位

，是爲睿宗，廢重茂復爲溫王。上將立太子，以宋王成器嫡長，平王隆基有功，疑不能決，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，危則先有功，苟違其宜，四海失望，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，劉幽求曰，除天下之禍者，當享天下之福，平王拯社稷之危，救君親之難，論功語德，無可疑者，上從之，遂立平王隆基爲皇太子。

睿宗皇帝，景雲二年，春二月，命太子監國。夏四月制政事皆取太子處分。太極元年，玄宗皇帝先天元年，秋八月，帝傳位於太子，太子即位，尊帝爲太上皇，上皇自稱曰朕，命曰詔，五日一受朝於太極殿，皇帝自稱曰予，命曰制，敕，日受朝於武德殿，三品以上除授，及大刑政，乃奏上皇決之，大赦改元曰光天。

玄宗明皇帝，開元元年，秋七月，太平公主謀逆賜死，蕭至忠，岑羲，竇懷真，崔暹伏誅。冬十月，上欲以勉元之爲相，張說疾之，使御史大夫趙彥昭彈之，上不納，又使殿中監姜皎，言於上曰，陛下常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，臣今得之矣，問爲誰，皎曰，元之文武全才，真其人也，上曰，此張說之意，汝何得而欺，皎叩頭首服，時上方獵渭川，即召元之詣行在，拜以爲相，元之既至，上詢以天下事，袞袞不知倦，上曰，卿宜速相朕，元之知上大度，銳於爲治，乃先設十事，以堅上意，一願政先仁恕，二願不幸邊功，三願法行自近，四願官豎不與政事，五願絕租賦外貢獻，六願戚屬不事臺省，七願接臣下以禮，八願羣臣皆得批逆鱗，犯忌諱，九願絕佛道營造，十願廢祿券園梁之亂，爲萬代法，上曰朕能行之，元之頓首謝，翌日拜兵部尚書，元之三爲宰相，皆兼兵部尚書，緣邊屯戍斥墮士馬儲械，無不默記，上每事諮詢，應答如響，同僚唯諾而已。十二月元之避開元尊號，復名崇，崇旣爲相，張說懼，乃潛至岐王申款，它日崇對於便殿，行微蹇，上問有足疾乎，對曰臣有腹心之疾，非足疾也，上問其故，對曰，岐王陛下愛弟，張說爲輔臣，而密乘車入王家，恐爲所誤，故愛之，遂左遷說爲相州刺史。二年，秋七月，焚珠玉錦繡於殿前，上以風俗侈靡，制乘輿服御，金銀器玩，令有司銷毀，以供軍國之用，其珠玉錦繡，焚於殿前，后妃以下，皆無得服，敕百官所服帶，及酒器銜鐙，三品以上聽飾以玉，四品以金，五品以銀，餘皆禁之，婦人從其夫子

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，織錦繡等物，罷兩京織錦坊○八月，太子賓客薛謙光，以武后鼎銘有云，上天降監，方建隆基，爲上受命之符，獻之，姚崇表賀請宣示史官，頒告中外○三年，春正月，盧懷慎清議儉素，不營資產，俸賜隨散親僮，妻子不免饑寒，所居不蔽風雨，姚崇嘗有子喪，謁告十餘日，政事委積，懷慎不能決，惶恐入謝，上曰，朕以天下事委姚崇，以卿坐鎮雅俗耳，崇旣出，須臾裁決俱盡，崇頗有德色，顧謂紫微舍人齊澣曰，我爲相，可比何人，澣未對，崇曰何如管晏，對曰，晏管之法，雖不能施於後，猶能沒身，公所爲法，隨復更之，似不及也，崇曰，然則竟何如，澣曰，可謂救時之相耳，崇喜，投筆曰，救時之相，豈易得乎，懷慎自以其才不及崇，每事推之，時人謂伴食宰相。九月，置侍讀官，上謂宰相曰，朕每讀書有疑，無從質問，可選儒士入內侍讀，庶懷慎薦太常卿馬懷素，以爲散騎常侍，與左散騎常侍褚無量，更日侍讀，聽肩輿乘馬於宮中，以無量羸老爲造屨輿，使內侍昇之，親送迎之，待以師傅禮。初監祭御史張孝嵩奉使鄜州，聽以便宜從事，拔汗那者，古烏孫也，內附歲久，吐蕃攻之，其王奔安西求救，孝嵩遙帥旁側戎落兵萬餘人，出龜茲西數千里，下數百城，至是孝嵩傳檄諸國，威震西域，大食等八國，請降，勒石紀功而還。四年，春二月，山東蝗，民不敢殺，焚香祭之，姚崇遣御史督州縣捕而瘞之，議者以爲蝗多，除不可盡，崇曰，河南北之人，流亡殆盡，豈可坐視，借使除之不盡，猶膠糞以成災，上乃從之，盧懷慎以爲殺蝗太多，恐傷和氣，崇曰，昔楚莊吞蛭而愈疾，孫叔殺蛇而致福，奈何不忍於蝗，而忍人之飢死乎，若使殺蝗有禍，臣請當之，因敕使者，察捕蝗之勤惰以聞，由是不至大穢。夏六月，太上皇崩。冬十一月，黃門監盧懷慎病亟，上表薦宋璟，李傑，李朝隱，廐從愿，上深納之，至是卒，家無餘蓄，惟老蒼頭，請自鬻以葬喪事。十二月，閏月，姚崇源乾曜罷，以宋璟爲黃門監，蘇瓌同平章事，璟爲相，務在擇人，隨才受任，使百官各稱其職，刑賞無私，犯顏正諫，上甚敬憚，雖不合意，亦曲從之，瓌與璟相得甚厚，瓌每論事，則瓌助之，瓌嘗謂人曰，吾與蘇氏父子同居相府，僕射寬厚，誠爲國器，若獻可替否，則黃門過其父矣，瓌與姚崇相繼爲相，崇嘗應越成

務，增善守法持正，二人志操不同，然協心輔佑，使賦役寬平，刑罰清省，百姓富庶，唐世賢相，前稱房杜，後稱姚宋，它人莫得比焉。七年，夏五月，朔日食，上素服以俟變，徹樂減膳，命中書門下寮繫囚，賑餓乏，勸農功，宋璟奏曰，陛下勤植民隱，此誠芥生之福，然臣聞日食修德，月食修刑，親君子，遠小人，絕女謁，除讒慝，所謂修德也，君子恥言浮於行，苟推至誠以行之，不必數下制書也。九年，夏六月，時陸象先爲蒲州刺史，政尚寬簡，吏民有罪，曉諭遣之，嘗謂人曰，天下本無事，但庸人擾之耳，苟清其源，何憂不治。十七年，秋八月，五日，上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下，丞相源乾曜，張說，表請以是日爲千秋節，布於天下，咸令宴樂，移社說之。二十一年，春二月，以韓休同平章事，休爲人峭直，不干榮利，上或宴樂遊獵，小有過差，輒謂左右曰，韓休知否，言終，疏奏已至，左右曰，韓休爲相，陛下殊瘦於舊，何不逐之，上歎曰，吾貌雖瘦，天下必肥，蕭嵩奏事常顧旨，既退，吾寢不安，休常力爭，既退，吾寢乃安，吾用休爲社稷耳，非爲身也。二十二年，夏五月，上種麥苑中，帥太子以下，親往芟之，謂曰，此所以薦宗廟，不敢不親，且欲使汝曹知稼穡艱難耳。冬十二月，幽州節度使，張守珪斬契丹王屈烈，及可突干，上美守珪之功，欲以爲相，張九齡曰，宰相代天理物，非賞功之官也，上曰，假以名而不使其職，可乎，對曰，惟器與名，不可以假人，君之所司也，守珪纔破契丹，即以爲相，若盡滅奚厥，將以何官賞之，乃以爲羽林大將軍，兼御史大夫。二十四年，夏四月，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，守珪奏請斬之，祿山臨刑呼曰，大夫欲滅奚契丹，奈何殺祿山，乃更執送京師，張九齡批曰，昔穰苴誅莊賈，孫武斬宮嬪，守珪軍令若行，祿山不宜免死，上惜其才，赦之，九齡固爭曰，失律喪師，不可不誅，且其貌有反相，不殺必爲後患，上曰，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，枉害忠良，竟赦之。秋八月，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錢，九齡以爲以鏡自照見形容，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，爲書五卷，謂之千秋金鑑錄上之，賜書褒美。冬十一月，上欲以李林甫爲相，問於張九齡，九齡對曰，宰相繫國安危，陛下相林甫，臣恐異日爲社稷之憂，上不從，是時上位歲久，漸肆奢欲，怠

於政事，而九齡遇事無細大，皆力爭之；林甫日夜短九齡於上，上由是浸疏九齡，林甫引趙鳳爲戶部侍郎，吳素不學，嘗譴伏臘爲伏臘，中書侍郎嚴挺之言於九齡曰，省中豈容有伏臘侍郎，乃出泉刺岐州，故林甫怨挺之。上即位以來，所用之相，姚崇尙通，宋璟尙法，張嘉貞尙吏，張說尙文，李元絃杜暹尙儉，韓休張九齡尙直，各有所長，九齡既得罪，朝廷之上，皆容身保位，無復直言；李林甫欲蔽主擅權，明謂諸諫官曰，今明主在上，羣臣將順之，不暇，烏用多言；君不見立仗馬乎；食三品料，一鳴輒斥去，悔之何及。二十五年，夏四月，監禁御史周子諒彈牛仙客非宰相才，引讖書爲證，上怒甚，命殛於殿庭，絕而復蘇，仍杖之朝堂，流瀘州，至藍田而死，李林甫言子諒九齡所薦，乃貶九齡爲荊州長史。二十八年，春正月，上雖以九齡忤旨，逐之，然愛重其人，每宰相薦士，輒問曰，風度得如九齡否，及是以病卒。天寶元年，春三月，李林甫爲相，凡才望功業，出已右者，必百計去之，尤忌文學之士，或陽與之善，而陰陷之，兵部侍郎盧綯，絳州刺史嚴挺之，爲其所忌，皆左遷散秩，世謂林甫口有蜜，腹有劍。三載，春正月，改年曰載。五載，秋七月，楊貴妃方有寵，中外爭獻珍玩，張九章王翼所獻精美，九章加三品，翼爲戶部侍郎。民間歌之曰，生男勿喜女勿悲，君今看女作門楣，妃欲得生荔枝，歲命嶺南蹶驛致之，比至長安，色味不變。六載，春正月，北海太守李邕，自謂耆舊，久在外，意常快怏，李林甫惡其負才使氣，欲因事除之，因別造羅布爽按毳杖殺之，初邕才藝出衆，盧藏用常語之曰，君如干將莫邪，難與爭鋒，然終虞缺折耳，邕不能用。安祿山體肥，腹垂過膝，外若癡直，內實狡黠，其在上前，應對敏給，難以諛譖，上嘗戲指其腹曰，此胡腹中安所有，其大乃爾，對曰，更無餘物，止有赤心耳，上嘗宴勤政樓，百官列坐樓下，獨祿山於御坐東間，設金鷄帳，置榻，使坐其前，命楊鈺弟，皆與祿山叙兄弟，祿山得出入禁中，因請爲貴妃兒，上與貴妃同坐，祿山先拜貴妃，上問何故，對曰，胡人先母而後父，上悅。七載，夏四月，以高力士爲驍騎大將軍，力士承恩歲久，中外畏之，太子亦呼之爲兒，諸王公呼之爲翁，駙馬輩直謂之爺，自李林甫安祿山輩，皆因之以取將相，然性和謹少過，不敢驕

橫，故天子終親任之，士大夫亦不疾惡也，八載，咸寧太守趙奉璋告李林甫罪二十條，未達，林甫諷御史逮捕，以爲妖言，杖殺之。九載，夏五月，賜安祿山爵東平郡王，唐將帥封王自此始。十一載，冬十一月，右相李林甫死。十二載，春二月，楊國忠說安祿山，使阿布思部落降者，詣闕誣告李林甫與阿布思謀反，上信之下吏間案，林甫增誅議大夫楊齊宣，懼爲所累，證成之，時林甫尙未葬，制削官符，子孫皆流嶺南，黔中親近，及黨與坐貶者，五十餘人，削棺抉含珠，緘金紫，更以小棺，如庶人禮葬之。十四載，秋七月，安祿山表請獻馬，於是上稍驚，始有疑祿山之意，遣中使馮神威齎手詔諭祿山，祿山雖牀不拜，曰：馬不獻亦可；十月，當詣京師，尋遣還，亦無表。冬十一月，安祿山專制三道，陰蓄異志，殆將十年，以上待之厚，欲俟上晏駕，然後作亂，會楊國忠誣言祿山且反，數以事激之，欲其速反，以取信於上，祿山由是決意逆反，時承平久，百姓不識兵革，河北州縣，望風瓦解，上聞祿山反，遣封常清如東京募兵以禦之。十二月，封常清與賊戰於武牢，敗績，安祿山遂陷東京，留守李恆，御史中丞盧奕死之。平原太守顏真卿，知祿山且反，因霖雨完城浚濠，料丁壯，實倉廩，祿山以其書生易之，及反，騰其卿將兵防江津，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問道奏之，上始聞河北郡縣皆從賊，歎曰：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耶，及平至，大喜曰：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，乃能如是，真卿使親客密懷購賊腹誑諸郡，由是諸郡多應者，旬日至萬餘人，涕泣諭以舉兵討祿山，士皆感憤。安祿山遣兵寇振武，郭子儀使兵馬使李光弼，侯固懷恩擊破之，子儀乘勝，遂收雲中，拔馬邑開東陁關。常山太守顏杲卿，起兵討賊，河北諸郡響應，凡十七郡，皆歸朝廷，兵合二十餘萬，共附祿山者，惟范陽，盧龍，密雲，漁陽，汲郡六郡而已。十五載，春正月，安祿山僭號，自稱大燕皇帝，改元聖武，以遠矣珣爲侍中，張通爲中書令，高尚嚴莊爲中書侍郎。賊將史思明陷常山，顏杲卿死之，杲卿起兵繼八日，守備未完，史思明蔡希德，引兵皆至城下，杲卿告急於太原尹王承業，承業擁兵不救，杲卿晝夜拒戰，糧盡矢竭，城遂陷，賊執杲卿，及袁履謙等，送洛陽，祿山數之曰：我奏汝爲判官，不數年起至太守，何負於汝而反，杲卿罵曰：汝本營州

牧羊糶奴，天子擢汝爲三道節度使，恩幸無比，何負於汝而反，我世爲唐臣，祿位皆唐有，雖爲汝所弑。豈從汝反耶，我爲國討賊，恨不斬汝，何謂反耶，驍獍狗，何不速殺我，祿山大怒，并履謙島之，二人比死，罵不絕口，顏氏死者三十餘人，思明旣克常山，引兵擊諸郡之不從者，於是諸郡復爲賊守。夏五月，郭子儀李光弼，與史思明戰於嘉山，大破之，復河北十餘郡。六月帝出奔蜀，至咸陽日向中，上猶未食，民獻糲飯，難以麥豆，臯孫張爭以手掬食之，須臾而盡，有父老郭從謹進言曰，祿山包藏貨心，固非一日，有告其謀者，陛下往往往之，使得逞其姦，致陛下播越，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，以廣聰明，蓋爲此也，臣猶記宋璟爲相，數進直言，天下賴以安，自頃以來，在廷之臣，以言爲諱，闕門之外，陛下皆不得知，草野之臣，必知有今日久矣，但九重嚴遠，區區之心，無路上達，事不至此，臣何由得親陛下之面而訴之乎，上曰，朕之不明，悔無所及，繼諭而遣之。上至馬嵬驛，將士飢疲，皆憤怒，陳元禮，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，以李輔國以告太子，未決，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，遮國忠馬，訴以無食，軍士呼曰，國忠與吐蕃謀反，國忠走，追殺之，屠割支體，以槍揭其首於驛門外，并殺韓國秦國夫人，上聞喧嘩，出門慰勞，令收隊，軍士不應，上使高力士問之，元禮對曰國忠謀反，貴妃不宜供奉，願陛下割恩正法，上曰朕當自處之，入門，倚仗傾首而立，久之京兆司祿韋諤，前言曰，今衆怒難犯，安危在晷刻，願陛下速決，因叩頭流血，上曰，貴妃常居深宮，安知國忠謀反，高力士曰，貴妃誠無罪，然將士已殺國忠，而貴妃在陛下左右，豈敢自安，願陛下深思之，將士安則陛下安矣，上乃命力士，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，與尸置驛庭，召元禮等人觀之，元禮乃免罪釋甲，頓首謝罪，軍士皆呼萬歲，於是始整舊伍，爲行計，國忠妾子，及虢國夫人，走陳倉，縣令薛景仙誅之。上發馬嵬，父老遮道請留，上命太子宣慰之，父老曰，至尊既不肯留，某等願帥子弟，從殿下東破賊，取長安，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，中原百姓，誰爲之主，須臾聚至數千人，太子不可，涕泣跛馬欲西，建甯王係，與李輔國執，諫曰，遯胡犯關，四海分崩，不因人情，何以與復，殿下不如收西北邊之兵，召郭李於河北，與之併力，軍討逆賊，克復

二京，削平四海，使社稷危而復安，宗廟毀而更存，掃除宮禁，以迎至尊，豈非孝之大者，何必區區溫帶，爲兒女之戀乎？廣平王儼亦勸太子留，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，太子乃使儼白上，上曰天也，命分後軍二千人，及飛龍廐馬從太子，儼之曰，太子仁孝，可奉宗廟，汝曹善輔佐之，又使儼太子曰，汝勉之，勿以吾爲念，西北諸胡，吾撫之素厚，汝必得其用，且宣旨欲傳太子，太子不受。安祿山不意上遽西幸，止崔乾祐兵留潼關，凡十日，遣孫孝哲將兵陷長安，殺妃主皇孫數十人，剝其心以祭安祿宗，搜捕百官宦者宮女每數百人，輒以兵送洛陽。秋七月裴冕杜鴻漸，上太子晟，請遵馬嵬之命，不許，晟五上，太子乃許之，是日即位於靈武，尊帝爲上皇天帝，時文武官不滿三十人，披草萊，立朝廷，制度草創，武人驕慢，大將管崇嗣，在朝堂背闕而坐，言笑自若，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，繫於有司，上特原之，歎曰，吾有李勉，朝廷始尊。初京兆李泌，幼以才敏著聞，玄宗欲官之，不可，使與太子爲布衣交，楊國忠惡之，奏徙蕪春，後隱居潁陽，上自馬嵬遣使召之，謁見於靈武，上大喜，出則騎鶴，寢則對榻，如爲太子時，事無大小皆咨之，言無不從，上欲以泌爲右相，泌固辭曰，陛下待以賓友，則貴於宰相矣，何必屈其志，上乃止。八月，郭子儀等將兵五萬，自河北至靈武，靈武軍威始盛，人有興復之望矣。帝稱上皇，遣使奉傳國寶，及玉冊，詣靈武，傳位。九月，韋見素房瑁崔渙至，奉上寶冊，上不肯受曰，比以中原未靖，權總百官，敢乘危遽爲傳襲，羣臣固請，上不許，寘於別殿，朝夕事之，如定省之禮。

宗皇帝，至德二載，春正月，祿山自起兵以來，日漸昏，至是不復親物，又病疽，性益暴躁，左右使令，小不如意輒，輒加捶撻，時或殺之，閹宦李豬兒被撻尤多，左右人不自保，旣而嬖妾生子慶恩，欲以代慶緒，慶緒懼，嚴莊肅爲之謀，夜持兵立帳外，使豬兒執兵直入帳中，斬祿山腹，祿山捫枕旁刀不獲，曰必家賊也，腸已流出數斗，遂死，莊宣言祿山病斃，立慶緒爲太子，襲僞號，然後發喪，慶緒性昏懦，言辭無序，莊不令見人，慶緒日縱酒爲樂，凡事莊，以爲御史大夫，事無大小，皆取決焉。史思明等寇太原，李光弼擊破之。秋九月，廣平王儼，郭子儀收復兩

京，聚衆入城，百姓老幼，夾道勸呼，悲泣，假留長安，鎮撫三日，引大軍東出。冬十月，尹子奇陷臨陽，張巡許遠俱被執，子奇問曰，聞君每戰皆裂齒碎何也，張巡曰，吾志吞逆賊，但力不能耳，子奇以刀抉視其齒，所餘纔三四，并兩齣雷雷萬春姚開等，皆被殺，巡且死，顏色不亂，生致許遠於洛陽，尋死偃師。張巡初守睢陽時，卒僅萬人，城中居人，亦且數萬，巡一見問姓名，無不識者，前後大小戰，凡四百餘，殺賊卒二十萬人，巡行兵不依古法，教戰陣，令本將皆以其意教之，人或問其故，巡曰，今與賊野戰，聚合烏散，變態不恒，數步之間，勢有同異，臨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，而勦詢大將，事不相及，非知兵之變者也，故我使兵識將意，將識士情，投之而往，如手之使指，兵將相習，人自爲戰，不亦可乎，器械甲杖，皆取之於敵，未嘗自修，推誠待人，無所疑慮，臨危應變，出奇無窮，號令明，賞罰信，與衆共甘苦寒暑，故下爭效死力。廣平王俶郭子儀等，與賊遇於新店，賊依山而陳，回紇自南山襲其背，於黃埃中發十餘矢，賊驚顧曰，回紇至矣，遂潰，郭子儀與回紇夾擊之，賊大敗走，僕固懷恩等，分道追之，慶緒率其黨走河北，殺所獲唐將哥舒翰程千里等三千餘人而去，廣平王俶入東京，回紇縱兵大掠，意猶未厭，復患之，父老請率羅錦萬匹，以賂回紇乃止。李泌屢請還山，上不許，會城都使還，言上皇初得上表，彷徨不能食，欲不歸，及羣臣表至，乃大喜，命食作樂，下詔定行日，上召泌告之曰，皆卿力也，於是泌求歸不已，上固留之不能得，乃聽歸衡山，勅郡縣爲築室於山中。帝入西京，上皇發蜀都。十二月，上皇至咸陽，上備法駕，迎於望賢宮，上皇在宮南樓，上著紫袍，望樓下馬趨進，拜舞於樓下，上皇降樓，撫上而泣，索黃袍，自爲上著之，上伏地頓首固辭，上皇曰，天數人心，皆歸於汝，使朕得保髮餘齒，汝之孝也，上乃受之，上皇不肯居正殿，上自扶登殿，尚食進食，嘗而薦之，將發行宮，上親爲上皇習馬而進之，執轡行數步，上皇止之，上乘馬前引，不敢當馳道，上皇謂左右曰，吾爲天子五十年，未爲貴，今爲天子父，乃貴耳，入御舍元殿，慰撫百姓，乃詣長樂殿謝九廟主，慟哭久之，即日出居興慶宮，上累請避位還東宮，上皇不許，以傳國寶授上，上始涕泣受之。賊將史思明，

遣其將饒子昂以所部十三郡，及兵八萬來降，河東節度使高秀巖，亦以所部降，上大喜，以思明爲歸義王，范陽節度使。乾元元年，夏五月，史思明反，殺范陽副使烏承恩。二年，春正月，史思明，自稱大聖燕王。三月史思明殺安慶緒，遷范陽。夏四月，史思明僭號，稱大燕皇帝。秋七月僕固懷恩，從郭子儀爲前鋒，勇冠三軍，前後戰功居多，賜爵爲大營郡王。上元二年，春三月，史思明猜忌好殺，羣下人不自保，朝議其長子也，無寵，愛少子朝清，使守范陽，常欲殺朝義，立朝清爲後，旣破李光弼，欲乘勢西入關，使朝義襲陝，自將大軍繼之，朝義數進兵皆敗，思明詭怒，欲斬之，朝義憂懼，部將駱悅蔡文景說之曰，悅等與王，死無日矣，古有廢立，請召曹將軍謀之，王若不許，今歸李氏矣，朝義召曹將軍告之，遂以兵入，射思明殺之，朝義即僞位，使人至范陽殺朝清，并不附已者數十人，諸部舊將，皆思明故等夷，召之多不至，略相羈縻而已。寶應元年，春建辰月，賜郭子儀爵汾陽王，知諸道行營。建巳月太上皇崩，史臣贊曰，玄宗初立，勵精政事，開元之際，幾至太平，何其盛也，及侈心一動，窮天欲，不足爲其樂，而溺其所甚愛，志其所可戒，至於貲身失國，而不悔，始終之異，至於如此，可不慎哉。上自仲下之養癸疾，聞上皇登遐，疾轉劇，乃命太子監國。復以建寅月爲正月，帝崩，賀善贊曰，肅宗越取大物，而子道悻，制於張后，而夫道奪，臨於輔國，而君道失，殺齊王棣而父道虧，簡微郭李，唐之克復，未可知矣。李輔國殺皇后張氏，太子即位，是爲代宗，輔國恃功益橫，明謂上曰，大家但居禁中，外事聽老奴處分，上內不平，以其方握禁兵，外尊禮之，號爲尚父而不名，事無大小，皆咨之。夏六月，進宦者李輔國，爵博陸王。冬十月，帝遣盜殺李輔國，遣使存問其家。

通鑑紀要卷十二

唐

代宗皇帝，廣德元年春正月，賊將田承嗣，以冀州降，李懷僊殺史朝義，傳首京師。以薛嵩，田承嗣，李懷僊，爲河北諸鎮節度使，此志唐失河北之始。冬十月吐蕃入寇，上如陝州，吐蕃入長安，關內副元帥郭子儀擊之，吐蕃遁去。十二月，上還長安，郭子儀帥百官諸軍奉迎，伏地待罪，上勞之曰，用卿不早，故及於此。二年，春正月，僕固懷恩反寇太原，以郭子儀爲河中節度使，懷恩將士聞之，皆曰，吾輩從懷恩爲不義，何面目見汾陽王。秋七月，臨淮王李光弼卒，光弼治軍嚴重，指顧號令，諸將莫敢仰視，謀定而後戰，能以少制衆，與郭子儀齊名，及在徐州，擁兵不朝，諸將田神功等，不復稟畏，光弼愧恨，成疾而卒。永泰元年，秋九月，僕固懷恩，誘回紇吐蕃，大舉入寇，懷恩中塗遭暴疾死，子儀曰，今衆寡不敵，難以力勝，昔與回紇契約甚厚，不若挺身說之，可不戰而下也，諸將請選鐵騎五百衛從，子儀曰，此適足爲害耳，郭晞叩馬諫曰，大人國之元帥，奈何以身爲寇餌，子儀曰，今戰則父子俱死，而國家危，往以至誠與之言，或幸而見從，則四海之福也，不然，則身沒而家全，以鞭擊其手曰，去，遂與數騎出，使人傳呼曰，令公來，回紇大驚，大帥藥葛羅，可汗之弟也，執弓注矢，立於前陳，子儀免冑釋甲，投槍而進，諸酋長顧曰，是也，皆下馬羅拜，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，汝回紇有大功於唐，唐之報汝亦不薄，奈何負約，深入吾地，棄前約，結後怨，背恩德而助叛臣乎，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何有，今吾挺身而來聽汝殺之，我之將士，必致死與汝戰矣，藥葛羅曰懷恩欺我，言天可汗已晏駕，令公已捐館，中國無主，我是以來，今皆不然，懷恩又爲天所殺，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，子儀因說之曰，吐蕃無道，所掠之財，不可勝數，馬牛雜畜，長數百

里，此天之賜汝也，全師而繼好，破敵以取富，爲汝之計，孰便於此，不可失也，藥葛羅曰：吾爲懷恩所誤，負公誠深，今請爲公盡力以謝過，然懷恩之子可敦兄弟也，願勿殺之，子儀許之，回紇觀者爲兩翼稍前，子儀麾下亦進，子儀揮手卻之，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，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爲誓，子儀酌地曰：大唐天子萬歲，回紇可汗亦萬歲，兩國將相亦萬歲，有負約者，身損陳前，家族滅絕，益至藥葛羅亦酌地曰：如今公誓，於是許酋長見天子，軍中巫言，此行安穩，不與唐戰，見一大人而還，今果然矣，遂與定約而還，吐蕃聞之夜遁，回紇遣其酋長見天子，藥葛羅帥衆追吐蕃，殺獲萬計，詔罷親征，京城解嚴。大歷二年，春正月，上禮重郭子儀，常謂之大臣而不名，其子曖尙昇平公主，嘗與爭言，曖曰：汝倚乃父爲天子耶，我父薄天子不爲，公主恚，奔車奏之，上曰：此非汝所知，彼誠如是，彼欲爲天子，天下豈汝家所有耶，曖諍令歸，子儀聞之，因嚙入待罪，上曰：鄙諺有之，不癡不憚，不爲家翁，兒女間房之言，何足聽也，子儀歸，仗賸數十。盜發郭子儀父冢，人以魚朝恩素惡子儀，疑其使之，時子儀入朝，朝廷疑其爲變，子儀對上流涕曰：臣久將兵，不能禁暴，軍士多殺人冢，今日及此，乃天譴，非人事也，朝廷乃安。四年，春正月，郭子儀入朝，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，元載恐其相結，密使告子儀曰：朝恩謀不利於公，子儀不聽，將士請東甲以從，子儀曰：吾國之大臣，彼無天子之命，安敢害我，若受命而來，汝曹欲何爲，乃從家僮數人而往，朝恩敬問其故，子儀以所聞告，且曰：恐煩公經營耳，朝恩撫膺流涕曰：非公長者，能無疑乎。五年，春三月，魚朝恩專典禁兵，勢傾朝野，陵侮宰相，每奏事以必允爲期，朝廷政事有不預者，輒怒曰：天下事有不由我者耶，上聞之不憚，元載乘間奏朝恩專恣不軌，請除之，上令載爲方略，既定計自上，上以寒食，宴賞近於禁中，載守中書省，宴罷，朝恩將出，上責其異圖，周皓與左右縱殺之，以尸還其家，賜錢以葬。十三年，夏六月，隴右節度使朱泚，獻貓鼠同乳，不相害者以爲瑞，常套帥百官賀，中書舍人崔祐甫不賀曰：物反常爲妖，貓捕鼠乃其職也，今同乳妖也，何以賀爲，宜戒法吏之不察奸，邊吏之不禁寇者以承天意上嘉之，十四年，夏五月，帝崩，史臣

曰，代宗之時，餘孽猶在，平亂守成，蓋亦中材之主也，遺詔以郭子儀攝冢宰，太子即位，動尊禮法，食馬齒與不設鹽酪。

德宗皇帝建中元年，春正月，初劉晏爲吏部尙書，楊炎爲侍郎，不相悅，元載之死，晏有力焉，反上即位，晏久典利權，衆頗疾之，楊炎固欲爲載執仇，炎乃建言，上罷轉運租庸鹽鐵等使，尋貶劉晏爲忠州刺史。夏六月，荆南節度使庾準，希楊炎旨，奏晏與朱泚書，求營救，辭多怨望，炎證成之，上密遣中使，先綏殺晏，然後下詔賜自盡，天下冤之。二年春正月，盧杞貌醜，色如藍，有口辨，上悅之，郭子儀每見貧容姬妾不離側，杞嘗往問病，子儀悉屏侍妾，或問其故，子儀曰，杞貌陋而心險，婦人見之必笑，他日杞得志，吾族無類矣，楊炎既殺劉晏，朝野側目，李正已累表請晏罪，炎懼遣心腹分詣諸道，密諭以昔嘗請立獨孤后，上自殺之，上聞而惡之，由是有誅炎之志，權杞爲相，不專任炎矣，炎素輕杞無學，多託疾不與會食，杞亦恨之，杞陰狡，欲起勢立威，小不附者，必欲置之死地，引裴延齡爲集賢直學士，親任之。夏六月，尙父太尉中書令汾陽王郭子儀卒，子儀爲上將，擁強兵，程元振，魚朝恩，讒譏百端，詔書一紙徵之，無不即日就道，由是讒謗不行，嘗遣使至承嗣所，承嗣西望拜之曰，此膝不屈於人若干年矣，李靈曜據汴州，公私物過汴者皆留之，惟子儀物不敢近，遣兵術送出現，校中書令考，凡二十四，家人三千人，八子七壻，皆爲顯官，諸孫數十人，每問安，不能盡辨，頷之而已，天下以其身爲安危者，殆三十年，功蓋天下而主不疑，位極人臣而衆不疾，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，年八十五而終，其將佐爲名臣者甚衆。冬十月，初蕭嵩家廟臨曲江，元宗以娛樂之地，非神靈所宅，命徙之，楊炎爲相，立廟復直其地，盧杞因言嵩廟地有玉氣，故元宗徙之，炎有異志，故取以建廟，遂貶崖州司馬，遣中使護送，綏殺之。四年，冬十月，涇原兵過京師作亂，上如奉天，朱泚反，擄長安。朱泚自稱大秦皇帝，改元應天，尋改國號曰漢。朱泚犯奉天，軍勢甚盛，詔韓游瓌渾瑊拒之。十一月，渾瑊擊破朱泚，李懷光敗泚於醴泉，奉天圍解，十二月，李懷光頓兵不進，上表募搗盧杞等

罪惡，衆論譴騰亦沓杞等，上不得已，貶盧杞白志貞趙贊爲遠州司馬。以醜贊爲考功郎中，贊辭曰，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，則令不犯，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，則功不遺，望先錄大勞，次徧羣臣，則臣亦不敢獨辭，上不許。興元元年，春正月，大赦，隨贊言於上曰，昔成湯以罪已勃興，楚昭以善言復國，陛下誠能不吝改過，以謝天下，使非詔之辭，無所避忌，則反側之徒，革心向化矣，上然之，皆奉天所下書詔，雖驕悍將卒，聞之，無不感激揮涕，上有中書所撰赦文示贊，贊言動人以言，所感已淺，言又不切，人誰肯懷，今茲德音悔過之意，不得不深，引咎之辭，不得不盡，洗刷疵垢，宜暢鬱壇，使人人各得所欲，則何有不從者乎，然知過非難，改過爲難，言善非難，行善爲難，假使赦文至精，止於知過言善，猶願望慮，更思所難，上然之，乃下制曰，致理興化，必在推誠，忘已濟人，不吝小過，小子長於深宮之中，暗於經國之務，積習易溺，居安忘危，不知稼穡之艱難，不恤征戍之勞苦，澤靡下究，情未上通，事既壅隔，人懷疑阻，由昧省已，遂用興戎，遠近騷然，衆庶勞止，天譴於上，而朕不懼，人怨於下，而朕不知，馴致亂階，變輿都邑，萬品失序，九廟震驚，上累祖宗，下負蒸庶，痛心視貌，罪實在予，自今中外書奏不得言聖神文武之號，李希烈，田悅，王武俊，李納，等，咸以勳舊各守藩維，朕撫御乖方，致其疑懼，皆由上失其道，下罹其災，朕實不君，人則何罪，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，朱滔雖緣朱泚，逆坐，路遠必不同謀，念其勳舊，務在宏貸，如能效順，亦與維新，朱泚反易天常，盜竊名器，暴犯陵寢，所不忍言，獲罪祖宗，朕不敢赦，其脅徒將吏百姓等官軍未到以前，並從赦例，赴奉天，及收京城將士，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，其所加熟陌錢稅，間架，竹木，茶漆，權鐵之類，悉宜停罷，赦下，四方人心大悅，王武俊田悅李納皆去王號，上表謝罪，後李抱真入朝，爲上言，山東宣布赦書，士卒皆感泣，臣見人情如此，知賊不足平也。李希烈自恃兵強，遂謾稱帝，遣人間儀於顏真卿真卿曰，老夫嘗爲禮官，所記惟諸侯朝天子禮耳，希烈遂稱大楚皇帝。二月，李懷光反，帝奔梁州。六月，李晟等收復京城，朱泚亡走，其將韓旻等斬之，詣涇州降，愬首行在。秋七月，車駕還長安。貞元元年

；秋八月，馬燧平河中，李懷光自縊而死。三年，夏六月，以李泌同平章事，泌初視事，與李晟等俱入見，上謂泌曰，朕欲與卿有約，卿慎勿執轡，有恩者朕當爲卿報之，對曰臣素奉道，不與人爲讐，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，今日斃矣，素所善者率已顯達，或多零落，臣無可報也，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爲約可乎，上曰，何不可，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，李晟馬燧，有大功於國，聞有讒之者，陛下萬一害之，則宿衛之士，方鎮之臣，無不憤怨反仄，恐中外之變復生也，陛下誠不以二臣功大而忌之，二臣不以位高而自疑，則天下永無事矣，上以爲然，晟燧皆起泣謝，上因謂泌曰，自今凡軍旅糧儲事，卿主之，吏禮委延賞，刑法委渾，泌曰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，宰相之職，天下之事，咸共平章，不可分也，若各有所主，是乃有司，非宰相矣，上笑曰，朕適失辭，卿言是也。五年，春二月，李泌自陳衰老，乞更除一相，上曰朕深知卿勞苦，但未得其人耳，因從容論即位以來宰相，曰盧杞忠清強介，人言杞姦邪，朕殊不覺，泌曰此乃杞所以爲姦邪也，倘陛下覺之，豈有建中之亂乎，杞以私隙殺楊炎，擣顏真卿於死地，激李懷光使叛，賴陛下聖明寬逐之，人心頓喜，天亦悔禍，不然，亂何由弭，上曰楊炎以童子視朕，意以朕爲不足與言，以是朕不可忍，非由杞也，建中之亂，衛士豫請城奉天，此蓋天命，非杞所致也，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，惟君相不可言，君相所以造天命也，君言天命，則禮樂政刑，皆無所用矣，紂曰，我生不有命在天，此商之以亡也。十年，冬十二月，上性猜忌，不委任臣下，官無大小，必自選用，一經譴責終身不收，好以辨給取人，不得敦實之人，陸贄諫曰，明王不以辭盡人，不以意選士，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，悅言而不擇所行，進退隨愛憎之情，離合繫異同之趣，是猶捨繩墨而意裁曲直，棄權衡而手揣重輕，雖是精微，不能無謬。陸贄以上知待之厚，事有不

可，常爭之，或規其太銳，贄曰，吾上不負天子，下不負所學，它無所恤。十一年，夏四月，貶陸贄爲忠州別駕，初陽城自處士徵爲諫議大夫，拜官不辭，人皆想望風采，曰城必諫諍死職下，及至，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，天子益厭之，而城與客日夜痛飲，人莫能窺其際，皆以爲虛得名耳，前進士韓愈作爭臣論以護之，成亦不以屑意，及陸贄

等坐貶，上怒未解，中外備恐，以爲罪且不測，無敢救者，城即帥拾遺王仲舒，補論熊執易崔郾等，守延英門上疏，論裴延齡姦佞，贊等無罪，上大怒，欲罪之，太子爲營救乃解，令宰相論譴之，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閣趣往，大言賀曰：朝廷有直臣，天下必太平矣，遂僭拜城等，萬福武人，年八十餘，自以此名重天下，時朝夕相延齡，城曰：脫以延齡爲相，常取白麻壞之，慟哭於廷。二十一年，春正月，帝崩，范祖禹曰：德宗卒時二十有六年，祗政尤多，初欲削平僭叛，剗滅藩鎮，一有奉天之難，而心阻膽破，惟恐生事，既猜防臣下，則專任宦者，思其弱容，則聚斂培克，自古治愈久而政愈弊，年彌進而德彌退，鮮有如德宗者，是以藩鎮強而王室弱，宦者專而國命危，貧政多而民心離，唐室之亡，卒以是三者，其所從來漸矣，太子即位，是爲順宗，惟以久疾不愈，中外危懼，立廣陵王純爲皇太子，八月帝傳位於太子，自號太上皇，太子即位，是爲憲宗。

憲宗皇帝，元和元年，春正月，太上皇崩。初上與杜黃裳論及藩鎮，黃裳曰：德宗自經憂患，務爲姑息，不生除節帥，有物故者，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，未嘗出朝廷之意，陛下必欲振舉綱紀，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，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，上深以爲然，於是始用兵討蜀，以至威行兩河，皆黃裳敗之也。上嘗與宰相論，自古帝王，或勤勞庶政，或乖拱無爲，何爲而可，黃裳對曰：王者上承天地宗廟，下撫百姓四夷，夙夜憂勤，固不可自暇逸，然上下有分，紀綱有序，苟慎選賢才，而委任之，有功則賞，有罪則刑，則雖不盡力，明主勞於求人，而逸於任人，此處舜所以無爲而治者也，至於簿書獄市，煩細之事，各有司存，非人主所宜親也，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，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，隋文帝衛士傳餐，皆無補當時，取譏後世，所務非其道也，夫人主患不推誠，人臣患不竭忠，苟上疑其下，下欺其上，將以求理，不亦難乎，上深然之。夏四月策試制舉之士，於是元稹，獨孤郁，白居易，蕭俛，沈傳師出焉。五年，秋九月，上問幸有爲政，寬猛何先，權德輿對曰：秦以慘刻而亡，漢以寬大而興，先後可見矣，上善其言。十年，春三月，以柳宗元爲柳州刺史，劉禹錫爲連州刺史，宗元善爲文，雖坐廢，名蓋一時，在柳州頗著政績。

既沒，州人懷之，願於澠池以祀焉，禹錫後以裴度薦，爲集賢直學士，度罷，出爲蘇州刺史，以政最，鈞金紫，會昌中卒。十二年，冬十月，李祐言於李愬曰，蔡之精兵，皆在洹曲，守州城者皆羸卒，可以乘虛直抵其城，比賊將聞之，元濟已成擒矣，愬然之，遣掌書記鄭澣白裴度，度曰，兵非出奇不勝，當待良圖也，愬乃命祐及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爲前鋒，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爲中軍，李進城將三千人殿其後，軍出不知所之，愬曰，但東行，行六十里，夜至張柴村，盡殺其戍卒，據其柵，命士卒少休，復引兵出，諸將請所之，愬曰，入蔡州，取吳元濟，諸將皆失色，時風雪大，人馬凍死者相望，人人自以爲必死，然畏愬莫敢違，夜半雪愈甚，行七十里至州城，自吳少誠拒命，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，故蔡人不爲備，四鼓愬至，無人知者，近城有鵝鴨池，愬令擊之，以混軍聲，祐忠義領其城以先登，壯士從之，殺守門卒，而留擊柝者，使擊柝如故，遂開門納衆，雞鳴雪止，愬人居元濟外宅，或告元濟曰，官軍至矣，元濟不信，起聽於庭，聞愬軍號令曰，常侍傳語，應者近萬人，始怯曰，何等常侍，能至如此，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，愬攻牙城，燒其南門，門墮，執元濟，檄送京師，諸將請曰，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，勝於吳房而不取，冒大風甚雪而不止，孤軍深入而不怯，然卒以成功，皆衆人所不喻也，敢問其故，愬曰，朗山不利，則賊輕我，不爲備矣，取吳房則其衆奔蔡，併力固守，故存之以分其兵，風雪陰晦，則烽火不接，不知吾至，孤軍深入，則人皆致死，戰自倍矣，夫觀遠者不顧近，慮大者不計細，若於小務，恤小敗，先自撓矣，何暇立功乎，衆皆服，愬儉於奉已，而豐於待士，知賢不疑，見可能斷，所以成功。淮西平，裴度建彰義節，將降卒萬餘人，入蔡州城，李愬具饗糲出迎，拜於路左，度將避之，愬曰，蔡人頑悍，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，願公因而示之，使知朝廷之算，度乃受之。十三年，秋七月，淮西既平，上浸驕侈，制度支皇甫錡，鹽鐵使程异，曉其意，數進羨餘，由是有寵，以厚賂結吐突承瑒，上遂以爲宰相，制下朝野駭愕，至於市道負販者亦嗤之，裴度恥與小人同列，求退不許，乃上疏曰，錡異皆錢穀俗吏，佞巧小人，陛下一旦置之相位，中外駭笑，臣若不退，天下謂臣無恥，臣若不言，天下

謂臣負恩云，其後上語宰相曰：人臣當力爲善，何乃巧立朋黨，度對曰：方以類聚，物以羣分，君子小人，志趣同者，勢必相合，君子爲徒，謂之同德，小人爲徒，謂之朋黨，外雖相似，內實相殊，在聖主辨其所爲邪正耳。十五年，春正月，上服金丹多躁怒，左右宦者，往往獲罪有死者，人人自危，至是暴崩於中和殿，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弑逆，其黨類諱之，不敢討賊，但云藥發，外人莫能明也，帝志平僭叛，所向有功，可謂中興之主，然任宦閹，好進奉，至於末年，信惑異端，身陷大禍，惜哉。閏月，太子即位，是爲穆宗，諸宦官王守澄等，共立太子即皇帝位，以吐突承瑊嘗欲立澄王惲爲太子，守澄等於是殺承瑊及惲。二月，上見柳公權書跡愛之，問曰：卿書何能如是之善，對曰：用筆在心，心正則筆正，上默然改容，知其以筆諫也。

穆宗皇帝，長慶三年，夏五月，以柳公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，公綽過鄜縣，有二吏一犯賊，一舞文，衆謂公綽必殺犯賊者，公綽判曰：減吏犯法，法在，姦吏亂法，法亡，竟誅舞文者。六月，以韓愈爲京兆尹，六軍不敢犯法，私相謂曰：是尙欲燒佛骨，何可犯也。四年，春正月，上服金石之藥，是夕上崩，牛僧孺李德裕各有朋黨，互相構怨，上以四海漸平，乃銷兵，時甲士落籍者，皆聚山澤爲盜，悉歸王庭湊，自是再失河朔，唐氏不能復取也。太子湛即位，是爲敬宗。夏六月，夏綏節度使李祐，進馬百五十匹，侍御史溫造彈祐，違敕進奉，請論如法，詔釋之，祐謂人曰：吾夜半入蔡州城，取吳元濟，未嘗心動，今日膽落於溫御史矣。

敬宗皇帝，寶曆元年，春正月，牛僧孺以上荒淫，嬖倖用事，又畏罪不敢言，但累求出。二月，浙西觀察使李德裕，獻丹晨六箴，一曰青衣，以諷禍朝稀晚，二曰正服，以諷服御乖異，三曰罷戲，以諷徵求玩好，四曰納誨，以諷侮棄儻言，五曰辨邪，以諷信任羣小，六曰防微，以諷輕出遊幸，上優詔答之。冬十一月，上欲幸驪山溫湯，左僕射李絳，諫大夫張仲方等，屢諫不聽，拾遺張樞與，伏紫宸殿下，叩頭諫曰：昔周幽王幸驪山，而爲犬戎所殺，秦始皇幸驪山而國亡，玄宗宮驪山而祿山亂，先帝幸驪山，而享年不長，上曰：驪山若此之凶耶，我宜一往，以驗

彼言、幸溫湯還，謂左右曰：彼叩頭者之言，安足信哉。二年春二月，裴度至京師，復知政事，左右忽自失中書印、聞者失色，度飲酒自如，頃復自巳得之，度亦不應，或問其故，度曰：此必吏人盜之，以印書券耳，急則投諸水火，緩則復還故處，人服其識量。冬十二月，上遊戲無度，狎獸羣小，善擊毬，好手搏，禁軍及諸道，爭獻力士，又以錢萬緡，召募力士，晝夜不離側，又好深夜自捕狐狸，性復褻急，力士或恃恩不遜，輒配流籍沒，宦官小過，動遭捶撻皆怨且懼，夜獵還宮，與宦官劉克明擊毬，軍將蘇佐明等二十八人飲酒，上酒酣入室更衣，殿上燭滅，克明等弑帝於室內，矯制立絳王恪，宦官王守澄，以衛兵進討賊窟，盡斬之，絳王爲亂兵所害，迎江王涵立之，是爲文宗。

文宗皇帝，太和二年，春三月，親策制舉人，自元和之末，宦官益橫，建置天子，在其掌握，威權出入主之右，人莫敢言，賢良方正劉蕡對策，極言其禍，略曰：陛下宜先憂者，宮闈將變，社稷將危，天下將傾，海內將亂，又曰：陛下將杜篡弑之漸，則居正位而近正人，遠刀鋸之賤，親骨鯁之直，輔相得以專其任，庶職得以守其官，奈何以喪近五六人，總天之政，禍稔蕭牆，姦生帷幄，臣恐曹節候覽，復生於今生，又曰：忠賢無腹心之寄，閹寺持廢立之權，陷先君不得正其終，致陛下不得正其始，又曰：威柄陵夷，藩臣跋扈，或有不達人臣之節，首亂者以安君爲名，不究春秋之微，稱兵者以逐惡爲義，則正刑不由乎天子，征伐必自於諸侯，又曰：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，屏黜邪之臣，制侵陵迫脅之心，復門戶掃除之役，戒其所宜戒，憂其所宜憂，既不治於前，當治於後，既不能正其始，當正其終，則可以虔奉典謨，克承丕構矣，昔秦之亡也，失於強暴，漢之亡也，失於微弱，強暴賊臣畏死而害上，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，伏見敬宗皇帝，不虞亡秦之禍，不翦其萌，伏維陛下深軫亡漢之憂，以杜其漸，又曰：臣聞昔漢元帝即位之初，更制七十餘事，其心甚誠，其稱甚美，然而綱紀日紊，國祚日衰，姦宄日強，黎元日困者，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，失其操柄也，又曰：陛下誠能揚國權以歸相，持兵權以歸將，則心無不遂，行無不孚矣，又曰：法宜

盡一，官宜正名，今分外官中官之員，立南司北司之局，或犯禁於南，則亡命於北，或正刑於外，則破律於中，法出多門，人無所措，實由兵農勢異，而中外法殊也，又曰，今夏官不知兵籍，六軍不主兵事，軍容合中官之政，戎律附內臣之職，首一戴武弁，疾文吏如仇讐，足已蹈軍門，視農夫草芥，謀不足以翦除兇逆，而詐足以抑揚威福，勇不足以鎮衛社稷，而暴足以侵軼里閭，羈縻藩臣，下臨幸輔，鑿裂王度，汨亂朝經，張武夫之威，上以制君父，假天子之命，下以御英豪，有賊盜觀望之心，無杖節死難之義，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耶，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，計行而身戮，蓋痛社稷之危，哀生人之困，豈忍姑息時忌，竊陛下之一命之寵哉，考官散騎常侍馮宿等，見賈策，皆歎服，而畏宦官不敢取，裴休，李郁，杜牧，崔慎由二十二人，中第，皆除官，物類翕然稱屈，諫官御史欲論奏，執政抑之，李郁曰，劉賈下第我輩登科，能無厚顏，乃上疏曰，賈所對策漢魏以來，無與爲比，今有司以賈指切左右，不敢聞，恐忠良道窮，綱紀遂滅，況臣所對，不及賈遠甚，乞回臣所授，以旌賈直，不報，賈由是不得仕於朝，終於使府御史。開成二年，夏四月，上對中書舍人柳公權於便殿，上舉衫袖示之曰，此衣已三澣矣，時衆皆美上之儉德，公權獨無言，上問其故，對曰，陛下貴爲天子，富有四海，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，明賞罰，乃可以致雍熙，服澣濯之衣，乃末節耳，上曰，中書舍人，不應復爲諫議，以卿有諍臣風采，須卿爲之，故以柳公權爲諫議大夫。五年，春正月帝不豫，宦官仇士良，魚弘志矯詔立穎王澹，穆宗第五子，爲皇太弟，廢太子成美爲陳王，帝崩，帝恭儉儒雅，太和之初，政事修飭，號爲清明，然仁而少斷，宦官操權，制之不得其術，故其終困以此，遽殺成美，遂即位，是爲武宗。

武宗皇帝，會昌三年，夏六月，上外尊寵仇士良，內實忌之，士良頗覺，以老病致仕，其黨送歸私第，士良教之曰天子不可令聞，常宜審操操其耳目，使日新月盛，無暇更及他事，然後吾輩可以得志，慎勿使之讀書，親近儒生，彼見前代興亡，心知愛懼，則吾輩疏斥矣，其黨拜謝而去。四年，秋八月，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李德裕常辭諫

之曰，河朔兵力雖強，不能自立，須藉朝廷官爵威命，以安軍情，語汝使與其使大將邀敕使以求官爵，何如自許忠義，立功立事，結知明主乎？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。六年，春三月，上疾久未平，以爲唐土德，不可以王氣勝君名，乃改名炎，帝崩，帝天姿英果，任能臣李德裕等克上黨如捨芥，取太原如反掌，光玉忱，本名怡，憲宗子，帝之叔，即位是爲宣宗。

宣宗皇帝，大中元年，冬十二月，貶李德裕爲潮州司馬，明年再貶德裕崖州司戶，竟卒於貶所。十一年，冬十月，遣使迎道士軒轅，集於羅浮山，至長安，問曰，長生可學乎？對曰，王者屏欲而崇德，則自然受天遐福，何處更求長生，留數月，求還山，乃遣之。十三年，秋八月，帝崩，司馬光曰，上性明察沈斷，用法無私，從諫如流，重惜官賞，恭謹節儉，惠愛民物，故大中之政，訖於唐亡，人思詠之，謂之小太宗，鄆王灑即位，是爲懿宗。

懿宗皇帝，咸通十年，冬十月，上荒宴，不親庶政，委任路巖，巖奢靡，頗通賂遺，至德令陳蟠叟上書言事，召對請破邊成一家，可贖二年，上問成爲誰，對曰，路巖親吏，上怒，流之，自是無敢言者。十四年，秋七月，帝崩，帝驕奢淫樂，無一善可紀，是以內盜迭興，南詔再亂，民逐其上，而唐室大壞矣，帝第五子普王儼即位，時年十二，是爲僖宗。

僖宗皇帝，乾符二年，夏五月，王仙芝及其黨尙君長攻陷濮州，天平節度使薛崇，出兵擊之，不利，冤句人黃巢，善騎射，喜任俠，滄涉書傳，屢舉進士不第，遂與仙芝共叛私鹽，至是聚衆應之，攻剽州縣，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，數月之間，衆至數萬。五年，春二月，曾元裕大破王仙芝於黃梅，殺五萬餘人，斬仙芝首，傳京師，餘黨散去。廣明元年，冬十一月，黃巢既渡淮，所過不撓掠，惟取了壯以益兵，遂陷申州，入潁宋徐堯之覓，自稱天補大將軍，轉牒諸軍云，各宜守壘，勿犯吾鋒，吾將入東都，即至京邑，自欲問罪，無預衆人，巢遂陷東都。十二月，黃巢攻潼關，入華州，留其將喬鈴守之。黃巢入長安，帝走興元。黃巢殺唐宗室，在長安者無遺類，遂入宮，自稱大齊

皇帝，改元金統。中和元年，春正月，帝幸成都。夏四月，官軍入長安，黃巢走，詢知官軍不整，還襲之，殺副都統程宗楚，鳳翔司馬唐弘夫，復據長安，縱兵屠殺，流血成川，謂之洗城，諸軍皆退。二年，夏四月，王鐸以諸道兵備長安，巢勢日蹙，號令所行，不出同華，時長安城中斗米直三十緡，賈人爲糧，以肥瘦論價。秋九月，朱溫見黃巢兵勢日蹙，知其將亡，遂舉華州降，王鐸以爲同華節度使。冬十月，以朱溫爲河中行營招討副使，賜名全忠。十二月，以李克用爲雁門節度使，克用將兵四萬至河中，皆衣黑，賊憚之曰：鴉軍至矣，皆避其鋒。三年，夏四月，李克用與忠武將胤從，河中將白志遙等，引兵先進，與黃巢軍戰於渭南，一日三捷，義成義武諸軍繼之，賊衆大奔，克用等入京師，巢焚宮室遁去，多遺珍寶於路，官軍爭取之，不急追，賊遂逸去，詔克用同平章事，斬巢相崔璣，克用時年二十八，於諸將最少，而兵勢最强，破黃巢，復長安，功第一，諸將皆畏之，克用一目微眇，時人謂之獨眼龍。四年，夏四月，李克用會汴徐兗之軍於陳州，黃巢退走。李克用至汴州，朱全忠襲之，克用走遠。秋七月，時溥獻黃巢首，並其姬妾，上御樓受。文德元年，春二月，帝返長安。三月立善王傑爲皇太子，帝崩，懿僭昏庸相繼，乾符之際，歲大旱蝗，民愁盜起，其亂遂不可復支，蓋亦天人之會歟，太弟即位，是爲昭宗。

昭宗皇帝乾寧元年，春二月，李克用克邢州，李存幸出見克用，淚首謝罪，克用囚之以歸，車裂於牙門，自是克用兵勢浸弱，而朱全忠獨盛矣。二年，冬十二月，進李克用爵晉王，克用還晉陽。天祐元年，春正月，朱全忠屯河中，表請上遷都，帝發長安。二月，至陝，以東都宮闕未成，留止，全忠來朝，上延入寢室，見何后，后泣曰：自今大家夫婦，委身全忠矣。夏四月，帝至洛陽軍駕發陝時，全忠迎於新安，殺上左右及宮人數人，自崔胤之死，六軍散亡俱盡，餘內園小兒二百餘人，從上而東，全忠盡殺之，預選二百人，大小相類者，衣其服而代之，上初不覺，累日乃悟，自是上之左右使令，皆全忠人矣。秋八月，朱全忠獻帝於椒殿，立太子祝即位，是爲昭宣帝，時年十三，宮中恐懼，不敢出聲哭，全忠陽驚哭，自投於地曰：奴輩負我，令我受惡名於萬代，至東都伏梓宮慟哭，殺友恭叔

琮，友恭臨刑大呼曰，賣我以寧天下之謗，如鬼神何，全忠遂辭赴鎮。

昭宣帝，天祐二年，春二月，朱全忠殺德王裕等九人，投尸池中，皆昭宗之子也。夏六月，聚裴樞，獨孤損，崔遠，陸扆王溥等三十餘人於白馬驛，一夕盡殺之，投尸於河，初李振屢舉進士不中第，故深疾縉紳之士，言於全忠曰，此輩常自謂清流，宜投之黃河，使爲濁流，全忠笑而從之，振自汴至洛，朝臣必有竄逐，時謂之鴨綠。四年，夏四月，梁王朱全忠，更名晃，稱皇帝，是爲後梁太祖，廢唐帝爲濟陰王，遷於曹州，梃之以棘，使甲士守之。

通鑑紀要卷十三

五季

晉岐淮南稱唐，天祐五年，梁開平二年
蜀王建武元年，是歲四川稱蜀，凡五國 戊辰，春正月，晉李克用卒，子存勗立。夏五月，晉王攻梁夾寨破之，梁王聞

夾寨不守，大驚既而歎曰，生子當如李亞子，克用爲不亡矣，至於吾兒豚犬爾。晉岐吳稱唐天祐九年，梁乾化二年，夏六月，梁朱友珪弑其父晁而自立。晉岐吳稱唐天祐十年，梁主瑱乾化三年，春二月，梁均王友貞，起兵討賊，友珪伏誅，友貞立於大梁，更名瑱，朱友謙復歸梁。晉岐吳稱唐天祐十二年，梁貞明元年，春二月，梁分天雄爲兩鎮。夏四月，魏人降晉。六月晉王入魏。晉岐吳稱唐天祐十三年，梁貞明二年，蜀光天元年，夏六月蜀主建瓌，太子宗衍立。岐稱唐天祐二十年，梁隆德三年，唐莊宗李存勗同光元年，是歲梁亡，晉王存勗稱皇帝於魏州，國號唐，冬十月，唐主救鄆州，梁師敗績，王彥章死之，唐主入大梁，梁主瑱自殺，唐遂滅梁，梁自篡唐至亡，凡二主合十六年。

後唐同光四年，明宗李嗣源天成元年，吳越寶正元年是歲蜀亡，夏四月，唐伶人郭從謙弑其主存勗，李嗣源入洛陽，百官三殿，請嗣源監國，嗣源乃許之，入居興聖宮，百官班見，下令稱教，唐王嗣源立，以馮道趙鳳爲端明殿學士，唐主目不知書，四方奏事，皆令安重誨讀之，重誨亦不能盡通，乃奏請選文學之臣，與之共事，以備應對。後唐天成二年，吳乾貞元年，春二月，唐郭從謙伏誅，夷其族。冬十一月，吳王楊溥稱帝。唐長興四年，閩王延鈞，龍啟元年，閩人有言真封宅龍見者，閩王延鈞，更名其宅曰龍躍宮，遂詣寶皇宮受冊，備儀衛入府，即皇帝位，自以閩小地僻，常謹事四鄰，由是境內差安。冬十一月，唐主亶殂，明宗性不猜忌，與物無競，登極之年，已踰六十，

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，某胡人，因亂爲衆所推，願天早生聖人，爲生民主，在位年數豐登，兵革罕用，被於五代，竄爲小康。十二月，唐主從厚立，是爲後唐閔帝。唐閔帝從厚應順元年，四月以後，唐潯王從珂清泰元年，蜀孟知祥明德元年，春正月，蜀主孟知祥稱帝，是爲後蜀。唐主出奔夏四月，石敬瑭入朝，遇於衛州，殺其從騎。唐潯王從珂入洛陽，廢其主從厚，爲鄂王，而自立，是爲後唐廢帝。唐主從珂弑鄂王從厚，於衛州，磁州刺史宋令詢死之。秋七月，蜀主知祥殂，子昶立。唐清泰三年，十一月以後，晉高祖石敬瑭天福元年，閩王昶通文元年，是歲唐亡晉興。秋七月，石敬瑭令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，且請以父禮事之，約事捷之日，割盧龍一道，及雁門關以北與之。劉知遠諫曰，稱臣可矣，以父事之太過，厚以金帛賂之，自足致其兵，不必許以土田，恐異日大爲中國之患，悔之無及，敬瑭不從，表至，契丹主大喜，復書許俟仲秋傾國赴援。九月，契丹主德先，將兵救石敬瑭，唐兵大敗。冬十一月，唐主從珂自焚死，晉主入洛陽，後唐自莊宗至廢帝亡，凡四主，合十三年。

晉天福二年，南唐徐誥昇元元年，是年吳亡由唐代，秋七月，吳徐誥稱帝，國號唐，是爲南唐，奉吳主爲讓皇，吳自楊行實據揚州，至溥禪唐，凡四主合四十六年。契丹改元會同，國號大遼，公卿庶官，皆倣中國，參用中國人。故吳主楊溥卒，唐主廢朝二十七日，追諡曰睿皇帝。晉天福四年，閩王曦永隆元年，春正月，唐主徐誥復姓李氏，更名昇。秋七月，閩王曦弑其主昶而自立，稱藩於晉。晉天福六年，秋七月，閩王曦自稱大閩皇。冬十月，閩王曦稱帝。晉天福七年，夏六月，晉主重貴立。漢劉玢光天元年，夏四月，漢主昶殂，子玢立。晉主石敬瑭殂，兄子齊王重貴立，是爲晉出帝。晉天福八年，南唐李瑋保大元年，殷王延政天德元年，南漢劉晟乾和元年，春二月，唐主昇殂。三月，唐主瑋立。漢晉王洪熙，弑其主玢而自立，更名晟。晉開運元年，夏六月，晉馮道雖爲首相，依違兩可，無所操決，或謂晉主曰，馮道承平之良相，今艱難之際，譬如使禪僧飛鷹耳，乃以爲匡國節度使，或又謂晉主曰，陛下欲禦北狄，安天下，非桑維翰不可，遂復置樞密院，以維翰爲中書令，兼樞密院使，事無大小，悉以委之，數月之間

，朝廷差治。晉開運二年，春正月，殷改國號曰閼。二月，漢高祖劉知遠立，仍稱晉天福十二年，夏六月，晉主知遠入大梁，諸鎮多降，始改國號漢。

漢乾祐元年，春正月，漢主更名暉。二月漢主暉立，杜重威伏誅，周王承祐立，是爲愍帝，漢乾祐三年，冬十一月，漢主承祐殺其樞密使楊邠，侍衛指揮使史弘章，三司使王章，遣使殺郭威不克，威舉兵反，遂弑其主承祐。漢太后臨朝，郭威帥羣臣請之也。漢郭威至澶州將發，將士數千人忽大譟曰，天子須侍中自爲之，將士已與劉氏爲仇，不可立也，或裂黃旗以被威體，共扶抱之，呼萬歲震地，因擁威南行，乃上太后牋，請奉漢宗廟，事太后爲母，下書撫諭大梁士民，勿有憂疑，至七里店，竇貞固帥百官出迎，拜謁勸晉，太后詰以侍中監國。

周太祖郭威廣順元年，北漢主劉崇乾祐四年，春正月，郭威稱皇帝，國號周，是爲後周太祖。漢劉崇稱帝於晉陽，是爲北漢。周廣順二年，夏六月，周主謁孔子祠，將拜，左右曰，孔子陪臣也，不當以天子拜之，周主曰，孔子百世帝王之師，敢不敬乎，遂拜，又拜孔子墓，命蔡樵采，訪孔子顏淵之後，以爲曲阜令，及主簿。周廣順三年，夏六月，周九經板成，獻之，由是雖亂世，九經傳布甚廣。冬十二月，周主朝享太廟，疾作而退。周顯德元年，春正月，周主威立，太祖養子，晉王榮立，是爲周世宗。三月周中書令馮道死，道少能繕行，以取稱於世，及爲大臣，尤務持重，以鎮物，事四姓十君，滑稽多智，浮沉取容，益以舊德自處，然是時天下大亂，道視喪君亡國，未嘗以屑意方自著長樂老叙，述所得累朝階勳，官爵以爲榮，君子鄙之。冬十一月，北漢主受立，子鈞立，周顯德二年，夏四月，周主謂宰相曰，朕每思政治之方，未得其要，寢食不忘，又吳蜀幽并，皆阻僻致，未能混一，宜命近臣，著爲君難，爲臣不易論，及開邊策各一篇，朕將覽焉，比部郎中王朴獻策曰，中國之失吳蜀幽并，皆由失道，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，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，其始失之也，莫不以君暗臣邪，兵驕民困，姦黨內熾，武夫外橫，因小致大，積微成著，今欲取之，莫若反其所爲而已，進賢退不肖，以收其才，恩德誠信，以結其心，賞功罰罪，以盡其力

去奢節用，以豐其財，時使薄斂，以阜其民，俟羣才既集，政事既治，財用既充，士民既附，然後舉而用之，功無不成矣，凡攻取之道，必先其易者，唐與吾接壤，幾二千里，其勢易擾也，當以無備之處爲始，備東則擾西，備西則擾東，彼必奔走而救之，奔走之間，可以知其虛實強弱，然後避實擊虛，避強擊弱，未須大舉，宜以輕兵擾之，南人懼怯，聞有小警，必悉師以救之，師數動，則民疲而財竭，不悉師，則我可以乘虛取之，如此江北諸州，則悉爲我有，既得江北，則用彼之民，行我之法，江南亦易取也，得江南，則嶺南巴蜀，可傳檄而定，則蕪地必望風內附，若其不至，移民攻之，席卷可平，惟河東必死之寇，不可以恩信誘，必當以強兵制之，然彼自高平之敗，力竭氣沮，必未能爲邊患，宜且以爲後圖，俟天下既平，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，世宗欣然納之，時羣臣多守常儉安，所對少可取者，惟朴神峻氣勁，有謀能斷，周主重之，以爲諫議大夫，知開封府事，周顯德三年，冬十一月周召華山陳搏詣闕，問之，乘升黃白之術，對曰，陛下爲天子，當以治天下爲務，安用此爲，乃遣還山，詔州縣長吏，長存問之。周顯德六年夏六月，周以趙匡胤爲殿前都點檢，先是周主自關南還，在道閱文書，於懷中得木，長三尺餘，題云點檢作天子，時張永德爲都點檢，永德周懿親有功，周主疑焉，至是以匡胤代之。周主榮胤，其子梁王宗訓立，是爲周恭帝。周恭帝宗訓元年，宋太祖神德皇帝趙匡胤建隆元年，是歲周亡宋代，春正月，先是周鎮定二州，言北漢會遼兵入寇，至是遣趙匡胤率兵禦之，殿前副都點檢慕容延釗，將前軍先發，時主少國疑，中外乃密有推戴匡胤之意，都下謠言，將以出軍之日，冊點檢爲天子，士民恐怖，爭爲逃匿計，惟內廷宴然不知，癸卯大軍既出，軍校苗訓，號知天文，見日下復有一日，黑光摩盪者久之，指示匡胤親吏，楚昭輔曰，此天命也，是夕至陳橋驛，將士相聚謀曰，主上幼弱，我輩出死力破敵，誰則知之，不如先冊點檢爲天子，然後北征未晚也，都押衙李處耘，具以事白匡胤弟供奉官都知匡義，及歸德掌書記趙普，匡義普部分都將環列待旦，遣牙隊軍使郭延斌馳騎入京，報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，都虞候王審琦，二人素歸心匡胤者，甲辰黎明，將士偪匡胤寢所，匡義普入帳中白之，匡胤時被

酒臥，欠身徐起，將校已露刃列庭曰：「諸將無主，願冊太尉爲皇帝。」匡胤未及對，黃袍已加身矣，衆即羅拜呼萬歲。掖之上馬還汴，匡胤攬轡曰：「汝等貧富貴，能從我命則可，不然，我不能爲若主矣。」皆下馬曰：「願受命。」匡胤曰：「太后主上，我北面事者，不得驚犯；公卿皆我比肩，不得侵凌；朝市府庫不得侵掠，用命有重賞，違則不汝貸也。」皆應曰諾。遂肅隊而行，乙巳入汴，先遣楚昭輔慰安家人，又遣客省使潘美，見執政諭意，時早朝未罷，聞變，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韓通，自禁中遽還而歸，謀帥衆禦之，單校王彥昇逐焉，通馳入其第，未及闔門，爲彥昇所害，妻子俱死，匡胤進登明德門，命甲士歸營，而自退居公署，將士擁范質等至，匡胤見之，流涕曰：「吾受世宗厚恩，爲六軍所迫，一旦至此，慙負天地，將若之何？」質等未及對，列校羅彥環挺劍闕聲曰：「我輩無主，今日必得天子。」質等相顧不知所爲，王溥降階先拜，質不得已亦拜，遂請匡胤詣崇元殿，行禪代禮，召百官，至哺時班定，亦未有禪詔，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，遂用之，宣徵使引匡胤就廷，北面拜受，已乃掖升殿，服袞冕即皇帝位，奉周主爲鄭王，符太后爲周太后，遷之西宮，大赦改元，以所領歸德軍在宋州，闕因號宋，遣使徧告郡國游鎮，加官進爵有差，未幾鎮州報北漢兵引還，華山處士陳搏聞宋主代周，曰：「天下自此定矣。」宋主詔增葺祠宇，塑精先聖先賢像，自爲讚，書於孔顏座端，令文臣分撰餘贊，屢臨幸焉，當謂侍臣曰：「朕欲盡令武臣讀書，知爲治之道，於是臣庶始貴文學。」杜太后聞陳橋之變，曰：「吾兒素有大志，今果然矣。」二月，尊杜太后爲皇太后，后愀然不樂，左右問之，吾聞爲君難，天子置身兆庶之上，若治得其道，則此位可尊，苟或失馭，求爲匹夫不可得，是吾所以愛也，宋主再拜曰：「謹受教。」秋七月，宋主謂石守信等曰：「人生如白駒過隙，所以好富貴者，不過欲多積金錢，厚自娛樂，使子孫無貧乏耳，卿等何不釋去兵權，出守大藩，擇便好田宅市之，爲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，多置歌兒舞女，日夕飲酒相歡，以終天年，朕且與卿等約爲婚姻，君臣之間，兩無猜疑，上下相安，不亦善乎，守信等皆謝曰：「陛下念臣等至此，所謂生死而骨肉也，明日皆稱疾，乞罷典兵，宋主從之。」八月，唐主景昶，子煜立於金陵，遣其戶部尚書馮贛

，奉父遺表於宋，願追尊帝號，宋主許之。宋建康三年，春正月，宋修汴京城，營繕既畢，宋主坐寢殿，令洞開諸門，皆端直野豁，無有籬蔽，謂左右曰，此如我心，若有邪曲，人皆見之矣。宋乾德三年，春正月，宋王金斌攻蜀劍門，克之，獲其督統王昭遠。蜀太子元蒞，將兵禦宋，至綿州遁還，王金斌進次魏城，蜀主昶降，後蜀自孟知祥至昶，凡二世，合三十二年。夏六月，宋錫孟昶爵秦國公，尋卒。宋開寶元年，北漢主繼元廣運元年，秋七月，北漢主鈞殂，養子繼恩立。九月北漢司空郭無爲，弑其主繼恩，而立其弟繼元。宋開寶四年，冬十一月，唐貶國號曰江南，遣使朝宋，宋主許之。宋開寶六年，春三月鄭王郭宗訓卒，宋主素服發喪，輟朝十日，謚曰周恭帝。開寶七年，秋九月，宋遣曹彬將兵伐江南，彬入池州，敗江南兵於銅陵，進次采石磯。

通鑑紀要卷十四

宋

起太祖建隆元年庚申至帝昺祥興二年
已卯凡十八帝十三世共三百二十年

太祖皇帝，姓趙氏，名匡胤，涿郡人，父弘殷，母杜氏，後唐天成二年，帝生於洛陽夾馬營，赤光繞室，異香經宿不散，人謂之香孩兒營，既長，容貌雄偉，器量豁如，識者知非常人，仕周，從世宗征伐，屢立大功，人望歸之，及世宗殂，恭帝立，陳橋兵變，遂踐周位而有天下。開寶八年，冬十一月，曹彬遣人謂江南主曰：事勢如此，所惜者一城生聚耳，若能歸命，策之上也，某日城必破，宜早爲之所，江南主不聽，一日彬忽稱疾不視事，諸將皆來問疾，彬曰：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，惟須諸君誠心自誓，以克城之日，不妄殺一人，則自愈矣，諸將許諾，共焚香爲誓，明日彬即稱愈，又明日城陷，初陳喬張洎，約同死社稷，然洎實無死志，至是喬徑入白江南主曰：今日國亡，願加顯優，以謝國人，江南主曰：此乃歷數，卿死無益也，喬曰：縱不殺臣，臣何面目見士人乎，遂自經死，江南主率臣僚詣軍門請罪，彬慰安之，待以賓禮，請煜入宮治裝，彬以數馬待宮門外，左右密謂彬曰：煜入或不測，奈何，彬笑曰：煜素懷無斷，既已降，必不能自引決，煜治裝畢，遂與其宰相湯悅等四十五人，赴汴京，彬自出師至甄旋，士衆畏服，無敢輕肆，克城之日，兵不血刃，凡得州十九，軍三，縣一百十八，捷至，羣臣稱賀，帝泣曰：宇縣分割，民受其禍，攻城之際，必有橫罹鋒刃者，實可哀也，命出米十萬贖卹之。九年，春二月，初彬之伐江南也，帝謂曰：俟克李煜，當以卿爲使相，潘美預以爲賀，彬曰不然，夫是行也，仗天威，遊廟諷，乃能成事，吾何功哉，況使相極品乎，美曰：何謂也，彬曰：太原未平耳，及還，帝謂曰：本授卿使相，然劉繼元未下，姑少待之，美視彬微笑，帝詰之，美以實對，帝亦大笑，乃賜彬錢五十萬，彬退曰：人生何必使相，好官不過多得錢耳，至是乃拜樞密使。三月，帝欲留都洛陽，羣臣咸諫不聽，晉王光義，言其非便，帝曰：遷河南未已，終當居長安耳，光

義問其故，帝曰：吾欲西遷，據山河之勝，以去冗兵，循周漢故事，以安天下也。光義曰：在德不在險，力請還汴；帝不得已從之，因歎曰：不出百年，天下民力殫矣。秋八月，光義嘗有疾，帝親爲灼艾，光義覺痛，亦取艾自炙，每對羣臣言，光義龍行虎步，他日必爲太平天子，福德非吾所及也。冬十月，癸丑夕，帝崩於萬歲殿，帝孝友節儉，質任自然，不事矯飾，一日罷朝，坐便殿，不樂者久之，左右請其故，曰：爾謂天子容易耶，早作乘快，誤決一事，故不樂耳，宮中葦簾緣用青布，常服之衣，澣濯至再，永康公主嘗衣帖繡繡翠襦，帝曰：汝服此，衆必相倣，禁之，一日，勅帝以黃金飾肩輿，帝曰：我以四海之富，宮殿飾以金銀，力亦可辦，但念我爲天下守財耳，豈可妄用，尤注意刑辟，嘗讀二典，歎曰：堯舜之罪四凶，止從投竄，何近代法網之密耶，故定爲折杖法，以遞減流徒杖笞之刑，自開寶以來，犯大辟，非情理深害者，多得貸死，惟減吏棄市，則未嘗貸，及是崩，晉王在南府，宦者王繼恩，中夜馳詣府邸，召王入，甲寅，王即位，號宋后曰開寶皇后，明年遷之西宮，李廌長編云：壬子帝不豫，夜召晉王，屬以後事，左右皆不得聞，但遙見燈影下，晉王時或離席，若有避遜之狀，旣而上引柱斧斲地，大聲謂晉王曰：好爲之，已而帝崩，特保於此，以存疑案，晉王光義即位，是爲太宗，十二月改是歲爲太平興國元年。

太宗皇帝，太平興國二年，春正月，初太祖幸洛陽，張齋賢以布衣獻策，條陳十事，內四說稱旨，齋賢堅執其餘策皆善，太祖怒，令武士拽出之，及還，語帝曰：我幸西都，惟得一張齋賢，我不欲爵之以官，異時可使補汝爲相也，至是齋賢亦在選中，有司失於掄擇，寘之下第，帝不悅，故一榜自呂蒙正以下，盡賜及第。三年秋七月，隴西公李煜卒。四年，夏四月，帝至太原，督諸軍圍城，五月，漢王繼元降，詔賜爵彭城郡公，賜資甚厚，命祠部郎中劉保勛，知太原府，凡得州十，軍一，縣四十一，帝作平晉詩，從臣和，又授漢相李侗以下官有差。秋八月，初皇子武功王德昭，從帝征幽州，軍中嘗夜警，不知帝所在，有謀立德昭者，帝聞不悅，及還，以征北不利，久不行太原之賞，德昭以爲言，帝大怒曰：待汝自爲之，賞未晚也，德昭退而自刎，帝聞之驚悔，往抱其尸，哭曰：癡兒何至此耶。

，追封魏王。九月楊業卽漢建甯節度使劉繼業；帝克太原，聞其勇名見，復姓楊氏，止名業，以其老於邊事，拜代州刺史，業善戰，號楊無敵。六年，夏六月，薛居正輔相十八年，寬簡不苛察，衆論賢之，至是卒，帝親臨其喪，爲之流涕，其子惟吉，素無行，帝存問其家，因曰：不肖子安在，頗改節否，不克負荷先業奈何，惟吉伏喪側，懼不敢起，自是盡革故態，讀書親賢士，修飾爲善，其後帝數畀以大藩，所至稱治。七年，春三月，帝以傳國廷美意，訪之趙普，普曰：先帝已誤，陛下豈可再誤。八年，十一月，以呂蒙正參知政事，蒙正入朝堂，有朝士指之曰：此子亦參政耶，蒙正佯不聞而過之，同列不能平，詰其姓名，蒙正遽止之，曰：若一知其姓名，則終身不能忘，不若弗知之爲愈，時人服其量。帝勤於讀書，自己至申，然後釋卷，詔史官修太平御覽一千卷，日進三卷，宋琪以勞瘁課，帝曰：開卷有益，不爲勞也，朕欲周歲讀備是書耳，每暇日，則問呂文仲以經義，王著以筆法。雍熙元年，冬十月，初帝之即位也，召華山隱士陳搏入見，待之甚厚，至是復至，帝謂宰臣曰：搏獨善其身，不干勢利，方外之士也，遣中使送之中書，宋琪等從容問曰：先生得元默修養之道，可以教人乎？搏曰：山野之人，於時無用。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，吐納養生之理，非有方術可傳，假令白日上升，亦何益於世，今望人龍顏秀異，有天地之表，博達古今，深究治亂，真有道仁聖之主也，正君臣協心同德，興化致治之秋，勤政修煉，無出於此，琪等以聞，帝益重之，賜號希夷先生，還華山。端拱元年春二月，李昉罷，昉爲相，和厚多恕，在位小心醇謹，每有求進用者，雖知其材可取，必正色絕之，已而濫用，或不足用，必和顏溫語待之，子弟問其故，昉曰：用賢人主之事，若受其請，是市私恩也，故峻絕之，使恩歸於上，若不用者，既失所望，又無善辭，取怨之道也。淳化元年，夏四月，江州義門陳兢，宜都王叔明之後，九世同居，長幼七百口，不置僕妾，上下蠲睦，人無間言，每食必羶坐廣堂，未成人者，別爲一席，有犬百餘，共一牢食，一犬不至，羶犬亦皆不食，唐僖宗及南唐時，旌其門，開寶初，免徭役，至兢子姪益衆，賞苦乏食，知州康說言於朝，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十石，二年，春，旱蝗，禱雪無應，帝手詔宰相曰：

朕將自焚，以答天譴，翌日，大雨，蝗盡死。夏四月，初寇準爲樞密直學士，嘗奏事殿中，語不合，帝怒起，準輒引帝衣，請復坐，事決乃退，帝嘉之，及旱蝗帝召近臣，問以得失，衆以天數對，準曰，洪範天人之際，顯若影響，大旱之證，蓋刑有所不平也，帝怒起，入禁中，頃之復召準，問以不平狀，準曰，願召中書樞密二府至，臣即言之，二府入，準乃曰，頃者祖吉王淮，皆侮法受賕，吉誠少乃伏誅，淮以參政之弟，盜主守財，至千萬，止杖之，仍復其官，非不平而何，帝以問沔，沔頓首謝，於是切責沔，而以準爲可大任，遂以寇準爲樞密副使。三年秋七月，趙普卒，帝聞之，震悼，謂近臣曰，普盡忠國家，真社稷臣也，因出涕，廢朝五日，追封真定王，普性深沉，有岸谷，少習吏事，寡學術，太祖勸以讀書，遂手不釋卷，每歸私第，閤戶啟篋，取書讀之，竟日，及次日臨政，處決如流，既卒，家人發篋視之，則論語二十篇也，普嘗謂帝曰，臣有論語一部，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，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。四年，冬十月，以呂蒙正同平章事，蘇易簡趙昌言參知政事，趙鼎向敏中同知樞密院事，易簡在翰林八年，帝待之若賓友，易簡直禁中，以水試欵器，小黃門奏之，帝召問，即令取之便殿親試之，易簡進曰，臣聞日中則昃，月盈則虧，器滿則覆，物盛則衰，願陛下持盈守成，慎終如始，帝納之。至道元年，春正月，帝御乾清門樓，觀燈賜宴，見京師繁盛，諭近臣曰，五代之際，生靈凋喪，周太祖自鄴南歸，士庶皆罹剽掠，下則火光，上則擊柝，觀者恐慄，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，朕躬覽庶政，萬事粗理，每念上天之貺，致此繁盛，乃知理亂在人，呂蒙正避席曰，乘輿所在，士庶走集，故繁盛如此，臣嘗見都城外，不數里，饑寒而死者甚衆，願陛下親近以及遠，蒼生之幸也，帝變色不言，蒙正侃然復位，同列咸多其抗直。帝嘗欲遣人使朔方，諭中書選可責以事者，蒙正以名上，帝不許，他日三問，三以其人對，帝怒曰，卿何執耶，蒙正對曰，臣非執，臣不欲用媚道，妄隨人主意，以害國事，因稱其人可使，餘人不及，同列竦息不敢動，帝退，謂左右曰，蒙正氣量我不如，既而卒用其人，果稱職，蒙正夾袋中有冊子，每四方人替罷謁見，必謂其有何人才，客去隨即疏之，各分門類，及朝廷用人，即取之袋中，

故所用皆當帝欲相呂端，或曰：端爲人糊塗。帝曰：端小事糊塗，大事不糊塗，決意用之。秋八月，立元胤爲皇太子，更名恒，以李至李流並兼太子賓客，詔太子以師傅禮事之，帝謂李至曰：人君當淡然無欲，勿使嗜好，形見於外，則奸佞無自入，朕無他好，但喜讀書，多見古人成敗，善者從之，不善者改之，如斯而已矣，李抗嘗侍宴，帝目送之曰：風度端凝，真貴人也。三年春三月，帝不豫，宣政使王繼恩，忌太子英明，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，知制誥胡旦等，謀立楚王元佐，至是帝崩，皇后令繼恩召呂端，端知有變，即給繼恩入書閣，鎖閉之，亟入宮，后問曰：宮車已晏駕，立嗣以長順也，今將如何，端曰：先帝立太子，正爲今日，豈容更有異議，后默然，乃奉太子恒，至福祿殿即位，是爲眞宗，垂簾引見羣臣，端平立殿下不拜，請捲簾，升殿審視，然後降階，率羣臣拜焉。

眞宗皇帝，咸平元年，冬十月，呂端器量寬恕，知天體，帝深重之，每見其人對，肅然拱揖，不以名呼，又以端姿儀瓌大，宮庭陞峻，特令梓人納陛，至是以疾罷。帝嘗問李洸治道所宜先，洸對曰：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，以最爲先，帝問其人，洸曰：如樞詢會致堯叢是矣，帝又語及唐人樹黨，遂使王室微弱，蓋奸邪難辨耳，洸曰：佞言似忠，姦言似信，如盧杞蒙蔽德宗，李德以爲真好，邪是也，一夕內出手詔，欲以劉美人爲貴妃，洸對使者，引燭焚之，附奏曰：但道臣泣以爲不可，其議遂寢，帝嘗謂洸曰：人皆有密啟，卿獨無何也，對曰：臣待罪宰相，公事則公言之，何用密啟，夫爲人臣有密啟者，非諛即佞，臣嘗惡之，豈可效尤。張齊賢慷慨有大略，每以致君自負，當爲帝言皇王之道，帝曰：皇王之道非有跡，但庶事無穢，則近之矣。二年，夏六月，曹彬卒，帝哭之慟。贈中書令，追封濟陽王，彬在朝廷，未嘗忤旨，亦未嘗言人過失，伐二國秋毫無所取，位兼將相，不以等威自異，遇士大夫於途，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，每白事必冠而後見，居官俸入，給宗族無餘積，守法度，保功臣，爲宋良將第一。三年，春二月，王且嘗奏事退，帝目送之曰：爲朕致太平者，必此人也。六年，夏六月，陳恕久領三司，帝初即位，嘗命條具中外錢穀，恕久不進，屢詔趣之，恕對曰：陛下富於春秋，若知府庫充實，恐生侈心，是以不敢進也，帝嘉之。冬十二月

右諫議大夫田錫卒，帝謂李沆曰，田錫直臣也，朝廷少有缺失，方在思慮，錫之章疏已至矣，嗟惜久之。景德元年，秋七月，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李沆卒，帝往臨，哭之慟，謂左右曰，沆忠良純厚，始終如一，豈意不享遐壽耶，時西北用兵，帝便殿延訪，或至盱食，王旦歎曰，我輩安得坐見太平，優游無事耶，李沆曰，強敵外患，足爲驚戒，他日四方寧謐，朝廷未必無事，沆又日六四方水旱盜賊奏之，且以爲細事不足煩帝聽，沆曰，人主少年，當使知四方艱難，不然血氣方剛，不留意聲色犬馬，則土木甲兵禱祀之事作矣，吾老不及見，此參政他日之憂也，丁謂與寇準善，準屢薦其才於沆，沆不用，準問之，沆曰，其爲人，可使之在人上乎，準曰，如謂者，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，沆笑曰，他日當思吾言，沆嘗謂論語，或問之，沆曰，爲宰相，如節用而愛人，使民以時，尙未能行，聖人之言，終身誦之可也，沆性直諒，內行修謹，居位愼密，不求聲譽，遵法度，識大體，人莫能于以私，公退，終日危坐，未嘗跛倚，治第封邱門內，廳事前，僅容旋馬，或言其太隘，沆笑曰，居第當傳子孫，此爲宰相廳事，誠隘，爲大祝奉禮廳事，則已寬矣。秋八月，帝問相於畢士安，對曰，寇準兼資忠義，善斷大事，臣所不如，帝曰，聞其好剛使氣，對曰，準忘身徇國，秉道嫉邪，故不爲流俗所喜，今天下之民，雖蒙休德，涵養安佚，而北戎跳梁，爲邊境患，若準者，正宜用也，帝曰然，當藉卿宿德鎮之，準既相，守正嫉惡，小人日思所以傾之，士安每爲中辨，帝始不疑。冬十一月，契丹主隆緒，同其母蕭氏，遣其統軍順國王蕭遙闌，進寇涇州，邊害告急，一夕五至，寇準不發，飲食自如，帝聞之大駭，以問準，對曰，陛下欲了此，不過五日耳，因請帝幸涇州，同列懼，欲退，準止之。令候駕起，帝難之，欲還內，準曰，陛下欲了此，則臣不得見，大事去矣，請毋還。畢士安力勸帝如準所請，帝乃議親征，召羣臣問方略，時以虜寇深入，中外震駭，王欽若臨江人也，請幸金陵，陳堯叟閩州人也，請幸成都，帝以問準，準心知二人謀，乃陽若不知者曰，誰爲陛下畫此策，罪可斬也，陛下神武，將臣協和，若大駕親征，敵當自退，不然出奇以擄其謀，堅守以老其師，勞佚之勢，我得勝算矣，奈何棄廟社，欲幸楚蜀，所在人心崩潰，敵乘勝深入，

天下可復保耶，帝意乃決。十二月帝幸涇淵，在道又以金陵之謀告者，帝意稍惑，召準問之，準曰：陛下惟可進尺，不可退寸，河北諸郡，日夜望鑾輿至，士氣百倍，若回轍數步，則萬衆瓦解，蔚乘其後，金陵亦不可得至也，機不可失，宜趨駕，帝至涇淵南城，望見契丹軍勢甚盛，衆請駐蹕，寇準固請曰：陛下不過河，則人心益危。敵氣未懈，非所以取威決勝也，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，以扼其吭，李繼隆石保基分大陳以扼其左右肘，四方征鎮，赴援者日至，何疑而不進，即麾衛士進輦，帝遂渡河，御北城門樓，遠近望見御蓋，踴躍呼萬歲，聞聲數十里，契丹相觀益怖駭，帝悉以軍事付準，準承志專決，號令明肅，士卒畏悅，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，詔士卒迎擊，斬獲大半，乃引去，帝遷行宮，留準居北城上，徐使人視準何爲，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，歌謔勸呼，帝喜曰：準如是吾復何憂，契丹遣其臣韓杞，持書與曹利用俱來請盟，利用言契丹欲得關南地，帝曰：所言歸地事，極無名，若必邀求，朕嘗決戰，若欲金帛，朝廷之體，固亦無傷，準亦不欲賂以貨財，且欲邀其稱臣，及獻幽燕之地，因畫策以進曰：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，不然數十年後，戎且生心矣，帝曰：數十年後，當有捍禦之者，吾不忍生靈重困，姑聽其初可也，準尙未許，會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，準不得已，乃許其成，復遣曹利用如契丹軍，議歲幣，帝曰：必不得已，雖百萬亦可，準聞之，召利用至帳，謂曰：雖有敕旨，汝所許過三十萬，吾斬汝矣，利用至契丹軍，蔚太后謂利用曰：晉昇我關南，周世宗取之，今宜見還，利用曰：晉周事，我朝不知，若以求金帛以佐軍，尙不知帝意，可否，契丹將觀關南，遣其監門衛大將軍姚柬之，持書復議，帝不許而去，利用竟以銀十萬兩，絹二十萬匹，成約而還，戒諸將勿出兵邀其歸路，契丹遣其關門使丁振，持誓書來，以兄禮事帝，引兵北歸，帝遂遷京。二年，秋七月，賢良方正等三科，久不行，至是增置爲六科，曰：賢良方正，能直言極諫爲一科，博通墳典，達於教化爲一科，才識兼茂，明於體用爲一科，詳明吏理，可使從政爲一科，誠洞翰略，運籌決勝爲一科，軍謀宏遠，材任邊寄爲一科，凡六科，詔中書門下試察其才，具名奏聞，臨軒親策之。三年，春三月，寇準爲相，用人不以次，同列頗不悅，他日除官

，同列目吏持例簿以進，準曰：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，若用例，一吏足矣，自涓澗還，寇準頗自矜其功，王欽若深嫉之，一日會朝，準先退，帝目送之，欽若因進曰：陛下教準謂其有社稷功耶，帝曰然，欽若曰：澶淵之役，陛下不以爲恥，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，帝愕然曰：何故，欽若曰：城下之盟，春秋恥之，澶淵之舉，以萬乘之貴，而爲城下之盟，何恥如之，帝愀然不樂，欽若又曰：陛下知博乎，博者輸錢欲盡，乃罄所有出之，謂之孤注，陛下寇準之孤注也，斯亦危矣，由是帝頗準優賤，至是竟罷相，出知陝州，初張詠在成都，聞準入相，謂僚屬曰：寇公奇才，惜學術不足耳，及準知陝，詠適自成都還，準送之郊，問曰何以教準，詠徐曰：霍光傳不可不讀也，準莫喻其意，歸取博讀之，至不學無術，笑曰：此張公謂我也，未幾移準知天雄軍，契丹使至大名，謂準曰：相公望重，何故不在中書，準曰：主上以朝廷無事，北門鎖鑰，非準不可耳。大中祥符元年，春正月，帝自聞王欽若言，深以涖州之盟爲辱，常怏怏不樂，欽若度帝厭兵，因謬進曰：陛下以兵取幽薊，乃可滌此恥，帝曰：河朔生靈，始免兵革，朕安忍爲此。可思其次，欽若曰：惟封禪可以鎮服四海，誇示外國，然自古封禪，當得天瑞，希世絕倫之事乃可爾，既而又曰：天瑞安可必得，前代蓋有人力爲之者，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，以明示天下，則與天瑞無異也，陛下謂河圖洛書果有耶，聖人以神道設教耳，帝沉思久之，曰：王且得無不可乎，欽若曰：臣喻以聖意，宜無不可，欽若乘間爲且言，且龜筮從之，帝召且飲，歡甚，賜以樽酒，曰：歸與妻孥共之，既歸發封，則皆美珠也，且悟帝旨，自是不敢有異議，帝謂羣臣曰：去冬十一月庚寅，夜將半，朕方就寢，忽室中光耀，見神人星冠綠衣告曰：來月宜於正殿建黃籙道場一月，當降天書，大中祥符三篇，朕竦然起對，已復無見，自十二月朔，即齋戒於朝元殿，建道場以佇神呪，適皇城司奏，有黃帛曳左承天門南鸞尾上，令中使視之，帛長二丈許，絨物如書卷，纏以青縷，封處隱隱有字，蓋神人所謂天降之書也，且等皆再拜稱賀，帝即步至承天門，瞻望再拜，遣二內使，升屋奉之下，且跪進，帝親置輿中，導至道場，授陳堯叟啓封，帛上有文曰：趙受命，興於宋，付於晉，居其器，守於正，世七百，九九定，

帝跪受，復命堯叟請之，其書黃字三幅，詞類洪範，道德經，始言帝能以至孝至道紹世，次諒以清淨簡儉，終述世祚延永之意，讀訖，帝復跪奉，韞以所絨帛，盛以金匱，羣臣入賀於崇政殿，賜宴，帝與輔臣皆蔬食，遣官告天地宗廟社稷，大赦改元，羣臣加恩賜京師酺五日，改左承天門，爲承天祥符，置天書儀衛扶持使，有大禮，即命宰執近臣兼之，欽若之計旣行，陳堯叟，陳彭年，丁謂，杜鎬，益以經義附和，天下爭言祥瑞矣，獨龍圖閣待制，孫奭言於帝曰，以臣愚所聞，天何言哉，豈有書也，帝默然。夏六月，得天書於泰山，玉欽若奉至社首，跪授中使，馳捧詣闕，帝御崇政殿，趣召羣臣曰，朕五月丙子夜，復夢向者神人言，來月上旬，當賜天書於泰山，即密諭欽若等，凡有祥異，即上聞，今果與夢協，上天眷佑，惟懼不稱，王旦等再拜稱賀，乃迎奉舍芳園之正殿，帝齋戒，備法駕，詣殿拜受之，授陳堯叟啟封，其文曰，汝崇孝奉，育民廣福，賜爾嘉瑞，黎庶咸和，秘守斯言，善解吾意，國祚延永，壽歷遐歲，請訖，復奉以升殿，於是羣臣表上尊號曰，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威聖明仁孝皇帝。冬十一月，帝過曲阜謁孔子廟，加謚元聖文宣王。三年春二月，呂端諸子多不同處，舊第已質於人，帝聞之出內庫錢贖還之，令其聚居，端長子蕃言，負人息錢甚多，帝別錫內庫金帛俾賞之，蕃弟苟與西京差遣，仍令內侍省置簿爲學獻課給其家，詔樞密院察其妄費，王旦曰，陛下推恩舊臣，始終委曲至矣。冬三月，西夏管內餓，趙德明表求粟百萬，朝儀不知所出，王旦曰第詔明榷云，已敕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，其遺衆來取，德明得詔，慚曰朝廷有人，遂止。四年，春二月，帝將祀汾陰，孫奭上書曰，今國家土木之功，累年不息，水旱作沴，餓饉居多，乃欲勞民事神，神其饗之乎，時羣臣爭奏祥瑞，奭復上言，方今野彫山鹿，並形奏簡，秋旱冬雷，率皆稱賀，將以欺上天，則上天不可欺，將以愚下民，則下民不可愚，將以惑後世，則後世不可惑，夫國將興聽於民，將亡聽於神，陛下何爲而不思也，帝嘉其忠而不能從。○八年，夏四月，初寇準數短王旦於帝，而且專稱準，帝謂旦曰，卿雖稱其美，彼專談卿惡。旦曰理固當然，臣在相位久，政事缺少必多，準對陛下無隱，益見其忠直，此臣所以重準也，帝由是益賢旦，中書有事咨

樞密院，遠詔格，準以上聞，且彼責拜謝，不逾日樞密有事送中書，亦遠詔格，且令送還樞密而已，準大慚謝，及罷，準託人語且，求爲使相，且驚曰，將相之任，豈可求耶，吾不受私請也，已而除準武勝軍節度使，同平章事，判河南府，準入見，謝曰，非陛下知臣，安能至此，帝具道且所以薦者，準愧嘆，以爲不可及。九年，春正月，以張旻爲樞密副使，先是旻爲馬軍副都指揮使，被旨選兵，下令太緩，兵懼謀欲爲變，上召二府議之，王且曰，若旻旻，則自今帥臣，何以御衆，捕誅者則震驚都邑，今日擢旻使，解兵柄，反側者當自安矣，帝從其言。兵果無他，帝語左右曰，王且善處大事，真宰相也。天禧元年，春三月，王欽若方挾符瑞以固寵位，陰排異己者，會有詔以王曾爲會靈觀使，曾以推欽若，帝不悅，謂曾曰，大臣宣附奉國事，何遽自異耶，曾頓首曰，君從諫謂明，臣盡忠謂義，陛下不知臣驚病，待罪宰府，臣知義而已，不知異也。秋七月，王且病甚，帝問曰，卿萬一有不諱，朕以天下付之誰耶，且舉笏曰，以臣之愚，莫如寇準，帝曰準性剛褊，更思其次，且曰他人臣所不知也。八月，帝久欲相王欽若，王且曰，臣見祖宗朝，未嘗有南人當國者，雖古稱立賢無方，然須賢士乃可，臣爲宰相，不敢阻抑人，此亦公議也，乃止，及且罷，欽若遂相，欽若語人曰，爲王子明遲我十年爲宰相。九月，曾既不受會靈觀使，上意不懌，王欽若數譖之，曾曾市賀皇后家舊第，其家未徙，而曾令人昇土置其門，賀氏訴於朝，遂罷曾政事，王且在告，聞之曰，王君介然，他日德望勳業甚人，願予不得見爾，或謂其故曰，王君昨讓觀使雖拂上旨，而詞直氣和，了無所懼，其始被進用，已能若是，我自任政二十年，每進對稍忤，即聲誦不能自容，以是知其偉度矣。王且疾篤，帝親臨問調藥，並嘗藥粥賜之，遣內侍問者，曰至三四，至是卒，帝痛悼不已，且遺令削髮披緇以歛，蓋悔其不諱天書之失也，諸子欲奉遺命，楊億以爲不可，乃止，王且爲首相，會天下無事，慎守祖宗法度，無所變更，其籍賓客之名而薦之，人未嘗知。諫議大夫張師德。兩詣王且門。不得見。意爲人所毀。向敏中爲且言之，且曰，且處安得有毀人者，及議知制誥，且曰，可惜張師德，敏中問之，且曰師德名家子，有士行，不意爾及吾門，狀元及第，

榮進素定，當靜以待之，若復奔競，使無階而入者，當何如也；薛奎發還江淮，辭且，且無他語，但云東南民力竭矣。奎退歎曰：真宰相之言也。三年。春二月，丁謂因準稱舉。得致通顯。雖同列而事之甚謹。嘗會食中書。藥汚準鬚。謂徐起拂之，準笑曰：參政國之大臣，乃爲長者拂鬚耶，謂大慚恨，遂成讐隙。冬十一月，向敏中除左僕射，帝意敏中應喜甚，賀客必多，使人密覘之云，敏中方謝客，門闌悄然，闕其廡中，亦寂無一人，帝大笑曰：向敏中大耐官職。乾興元年，春二月，帝崩，史臣曰：真宗英悟之主，其初踐位，相臣李沆，屢奏異以杜其侈心。蓋有所見，及澶淵既盟，封禪事作，祥瑞沓臻，天書屢降，一國君臣，如病狂然，吁可怪也，仁宗以天書徇葬山陵，賢哉，遣詔皇后權處分軍國事，太子禎即位，是爲仁宗，年十三，丁謂欲擅權，潛結內押班雷允恭，侍勢專恣，而謂權傾中外，衆莫敢抗，獨王曾正色立朝，時倚爲重。

仁宗皇帝，天聖元年，秋閏九月，故相寇準卒於雷州，初太宗得通天犀，命工爲二帶，一以賜準，及是準病，遣人取自洛中，既至，沐浴具朝服，束帶北面再拜，就榻而卒，詔許歸葬西京，道出公安，人皆路祭，插竹焚紙，踰月，枯竹盡生筍，衆因爲立廟，號竹林寇萊公祠。三年，冬十一月，王欽若若死，帝謂輔臣曰：欽若久在政府，觀其所爲，真奸邪也，王曾對曰：誠如聖諭。七年，春二月，魯宗道剛正嫉惡，遇事敢言，貴戚用事者皆憚之，目爲魚頭參政，且言骨鯁也，至是卒，太后臨奠之。初薛奎知開封府時，真宗數宴大臣，至有沾醉者，奎諫曰：今天下誠無事，然宴樂無度，大臣數被酒失儀，非所以重朝廷也，真宗善其言，及是以薛奎參知政事，入謝，帝曰：先帝嘗以卿可大任，今用卿，先帝意也，他日帝諭輔臣曰：臣事君鮮有克終者，奎對曰：保終之道，非獨臣下然也，因歷數唐開元天寶時事以聞，帝然之。明道二年，春三月，皇太后劉氏崩，帝始親政，后稱制十一年，雖政出宮闈，而號令嚴明，恩威加天下，左右近習，少所假借，宮掖間未嘗妄改作，內外賜予有節，賜族人御食，必易以銅器，曰上方器物，勿使入吾家也。寶元元年，冬十一月，沂公王曾卒，曾性資端厚，在朝廷進止有常處，平居寡言笑，人不

敢干以私，進退士人，莫有知者，范仲淹嘗謂曾曰，明揚士類，宰相任也，公之盛德，獨少此爾，曾曰，恩欲歸已，怨將誰歸耶，仲淹服其言。二年，冬十一月，夏人寇保安軍，巡檢指揮使狄青擊敗之，狄青以善騎射爲騎御散直，從西征，戰安遠諸砦，皆克捷，臨敵披髮，帶銅面具，出入賊中，皆披靡，莫敢當。康定元年，夏五月，延州諸砦多失守，范仲淹自請行，詔兼知延州，仲淹大開州兵，得萬八千人，分六將領之，日夜訓練，募敵衆寡，使更出襲，敵人聞之，相戒曰，無以延州爲意，今小范老子，腹中自有數萬甲兵，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，大范指雍也。慶歷二年，夏四月，契丹來求關南地，富弼具以聞，帝唯許增歲幣，或以宗室女嫁其子，且令呂夷簡擇報聘者夷簡不悅，弼，因薦之，集賢校理歐陽修，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，請留之，不報，弼得命即入對，叩頭曰，主憂臣辱，臣不敢愛其死，帝爲動色，進弼樞密直學士，弼辭曰，國家有急，義不憚勞，奈何遂以官爵賂之，遂往。秋七月，富弼至契丹，見契丹主言曰，北朝與中國通好，則人主專其利，而目下無所獲，若用兵，則利歸臣下，而人主任其禍，晉高祖欺天叛君，末帝昏亂，土宇狹小，上下離叛，故契丹全歸獨克，然虜獲金幣，充物諸臣之家，而壯士健馬，物故大半，今中國提封萬里，精兵百萬，法令修明，上下一心，北朝欲用兵，能保其必勝乎，就使其勝，所亡士馬，羣臣當之歟，抑人主當之歟，若通好不絕，歲幣盡歸人主，羣臣何利焉，契丹大悟，首肯者久之，劉六符曰，吾主恥受金幣，豈欲十縣何如，弼曰，本朝皇帝，嘗言爲祖宗守國，豈敢妄以土地與人，北朝所與，不過租賦爾，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，故屈已增幣以代之，若必欲得地，是志在收盟假此爲詞爾，澶淵之盟，天地鬼神實臨之，北朝首發兵端，過不在我，天地鬼神，豈可欺乎，又曰，北朝既以得地爲榮，南朝必以失地爲辱，兄弟之國，豈可使一榮一辱哉，六符曰，吾主聞公榮辱之言，意甚感悟，今惟有結婚可議爾，弼曰，結婚易生嫌隙，本朝長公主出降，蕭送不過十萬緡，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，契丹主諭弼返曰，俟卿再至，當擇一事授之。九月，富弼再至契丹，不復議婚，專欲增幣，且曰，南朝既增我歲幣，其遣我之辭，當曰獻，弼曰，南朝爲兄，豈有見獻於弟乎，契丹主曰，然則爲納字。

弼曰，亦不可，契丹主曰，南朝旣以厚幣遣我，是懼我矣，於一字何有，若我擁兵而南，得無悔乎，弼曰本朝兼愛南北之民，故屈已增幣，何名爲懼，或不得已而用兵，則當以曲直爲勝負，非使臣之所知也，契丹主曰，卿勿固執，古有之矣，弼曰，自古惟唐高祖遣兵突厥，當時增遣，或稱獻納，然後諷利爲太宗所擒，豈復有此禮哉，聲色俱厲，契丹主知不可奪，乃曰，吾當自遣人議之，乃留增幣誓書，而使其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先，及劉六符持誓書與弼偕來，且議獻納二字，弼至入對曰，二字臣以死拒之虜氣折矣，可勿許也，帝用晏殊議，竟以納字許之，於是歲增銀絹各十萬兩匹，送至白溝，仍遣知制誥梁適，持誓書與仁先如契丹，報之，契丹亦遣使再致誓書來報撤兵，自是通好如故，富弼始受命使契丹，聞一女卒，再往聞一男生，皆不顧，得家書，未嘗發，輒焚之，曰徒亂人意。冬十一月，以韓琦范仲淹龐籍爲陝西安撫經略招討使，罷司涇州，琦與仲淹，在兵間久，名重一時，人心歸之，朝廷倚以爲重，二人號令嚴明，愛撫士卒，諸羌來者，推誠撫接，咸感恩畏威，不敢輒犯邊境，邊人爲之語曰，軍中有一韓，西賊聞之心膽寒，軍中有一范，西賊聞之驚破膽。三年，春三月，以歐陽修王素蔡襄知諫院，初范仲淹貶饒州，修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，羣邪目之曰黨人，於是朋黨之論起，修進朋黨論，論事切直，人視之如仇，帝獨聽其敢言，顧侍臣曰，如歐陽修者，何處得來。夏四月，蔡襄言於帝曰，陛下罷夏竦，而用韓琦范仲淹，士大夫賀於朝，庶民歌於路，至飲酒叫號以爲歡，夫退一邪進一賢，豈能關天下輕重哉，蓋一邪退，則其類退，一賢進，則其類進，衆邪並退，衆賢並進，海內有不泰乎，雖然臣竊憂之，天下之勢，譬猶病者，陛下旣得良醫，信任不疑，非徒愈病，而又壽民，醫雖良，術不得盡用，則病且日深，雖有和扁，難責效矣。國子監直講石介，篤學尙志，樂善嫉惡，喜聲名，遇事奮然敢爲，會呂夷簡罷相，章得象，晏殊，賈昌朝，韓琦，范仲淹，富弼，同時執政，而歐陽修，蔡襄，王素，余靖，並爲諫官，夏竦旣拜，復奪之以杜衍代，因大喜曰，此盛事也，歌頌吾職，其可已乎，作慶歷聖德詩，有曰，衆賢之進，如茅斯拔，大姦之去，如距斯脫，其言大姦，蓋斥竦也，詩且出，孫復聞之曰，

介禍始於此矣。范仲淹亦謂韓琦曰：爲此鬼怪輩壞事也。先是陝西轉運使孫沔上書，言自呂夷簡當國，黜忠良廢直道，以姑息爲安，以避謗爲智，柔而易制者，升爲心腹，姦而可使者，保爲羽翼。是張禹不獨生於漢，而林甫之復見於今也。夷簡見書，謂人曰：元規藥石之言，但恨聞此遲十年耳。冬十月，范仲淹之選監司也，取班簿，視不才者，一筆勾之，富弼曰：一筆勾之甚易，焉知一家哭矣。仲淹曰：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，遂悉罷之。四年，春正月，自元昊反，罷進講崇政殿說書，趙師民言，帝王治經，與品庶異，不獨玩空文，占占語也，今方外小省事，臣等即不復進見，是以爲先王遺籍，可以講無事之朝，不足贊有爲之世，臣愚以爲過矣，又獻勸講箴，帝嘉納之，於是復命曾公亮等，講讀經史，嘗謂公亮等曰：卿等宿儒博學，多所發明，朕雖盛暑，亦未嘗倦，但恐卿等勞爾。三月，詔天下州縣立學，行科舉新法，時范仲淹意欲復古勸學，數言興學校，本行實，詔近臣議，於是宋祁等奏，教不本於學校，士不察於鄉里，則不能覈名實，有司東以聲病，學者專於記誦，則不足盡人材，今莫若教士於學校，然後州縣察其履行，則學者修飭矣，先策論，則文詞者留心於治亂矣，簡程式，則闕博者得以馳騁，問大義，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，帝從之，乃詔天下州縣皆立學，本道使者，選部屬官爲教授，員不足，取於鄉里宿學，有道業者，士須在學三百日，乃聽預秋試，舊嘗充試者，百日而止，試於州者，令相保任，有匿服犯刑，虧行冒名等禁，三場先策次論，次詩賦，通考爲去取，而罷帖經墨義，上通經術，願對大義者，試十道。夏四月，詔以錫慶院爲太學，置內舍生二百人，講殿既備，帝謁孔子，故事止肅揖，帝特再拜，初胡瑗爲湖州教授，訓人有法，科條纖悉備具，以身率先，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，嚴師弟子之禮，從之遊者嘗數百人，時方尙詞賦，湖學獨立經義治事齋，以敦實學，及興大舉，詔下湖州取其法，著爲令式。元昊復遣使上誓表，言兩失和好，遂歷七年，立誓自今，願藏盟府，帝遣使賜元昊詔曰：俯聞來誓，一皆如約，時韓琦自陝西還，與范仲淹並對，言爲今之策，當以和好爲權宜，戰守爲實務，因畫和守戰三策。五年，春三月，河東轉運使歐陽修上疏曰：杜衍，范仲淹，韓琦，富弼，天下皆知其有可

用之賢，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，夫正士在朝，羣邪所忌，謀臣不用，敵國之福也，竊爲陛下惜之。皇祐三年，夏六月，知無爲軍茹孝標獻芝草，帝曰朕以豐年爲瑞，賢臣爲寶，草木之異，焉足尙哉，免孝標罪，而戒州郡勿復獻。四年，夏四月，資政殿學士汝南公范仲淹卒，仲淹生平，勵志聖賢之學，嘗自誦曰，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，其爲政忠厚，所至有恩，邠慶二州之民，與屬羗，皆畫像立生祠，其卒也，哀號如父。以狄青爲樞密副使，初尹洙與青談兵，善之，薦於韓琦范仲淹曰，此良將材也，二人待之甚厚，仲淹授以左氏春秋，且曰，將不知古今，匹夫勇也，青由是折節讀書，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，異進馬軍副都指揮使，青起行伍，十餘年而顯貴，面涅猶存，帝嘗勅青傳藥除之，青指其面曰，陛下以功擢臣，不問門第，臣所以有今日，由此涅耳，臣願留以勸軍中，不敢奉詔，帝益重之。五年，春正月，狄青既誅陳曙，因按兵止營，令軍休十日，衆莫測，賊聞者遺言，軍未即進，青明日整兵自將前軍，孫洺將次軍，余靖爲殿，夕次崑崙關，值上元節，大張燈樂，飲徹曉，次夜二鼓，方宴徒軍官，青忽稱疾，暫起如內，數使勸飲，遲明。諸將環立帳前，待令乃發，而青已微服與先鋒度關，趣諸將會食關外，賊方覺，悉出迎戰，右將孫節搏賊死山下，賊氣銳甚，洺等懼失色，青執白旗，麾蕃落騎兵，從左右翼擊之，縱橫開合，部伍不亂，賊不知所爲，大敗走，追奔五十里，斬首數千級，賊黨黃師宓僊建中等及僞官屬，死者百五十七人，生擒賊五百餘，死者萬計，僊智高夜縱火燒城遁去，由合江口入大理，青按兵入城，獲金帛鉅萬，招撫老壯，七千二百，嘗爲賊所俘虜者，愆遣之，鼻師宓等於城下，時賊屍有衣金龍衣者，衆謂智高已死，欲以上聞，青曰安知其非詐耶，奪失智高，不可誣朝廷以貪功也，廣南悉平，詔余靖經制廣西，追捕智高，而召青洺還朝，後二年靖遣都監蕭注入特磨道，生獲智高母，及其弟智光，子繼宗等，又募死士使大理求智高，重譯得至，會智高已死，函首至京師。夏五月，以孫抃爲御史中丞，韓絳奏抃非糾繩才，抃則手疏曰，臣觀方今士人，以善求事爲精神，以能奸人爲風采，捷給者謂之有議論，刻深者謂之有政事，諫官所謂才者，無乃謂是乎，若然臣誠不能也，上竊

其言，趣令視事，未幾拜舉吳中，復爲監察御史，汴未始識其面，或問之，抃曰：昔人恥爲呈身御史，今豈敢觀面臺官耶。至和二年，夏四月，以趙玘爲殿中侍御史，抃彈劾不避權倖，聲稱凜然，京師目爲鐵面御史，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，以爲小人雖小過，當力遏而絕之，君子不幸註誤，當保全愛惜，以成就其德。六月，帝嘗問置相於王素，素對曰：惟宦官宮妾，不知姓名者，可稱其選，帝曰如是，則富弼爾。至是文彥博與富弼同召，至郊，詔百官迎之，范鎮言曰：陛下以虛禮，不若推之以至誠，及宣詔，士大夫相慶於朝，帝遣小黃門視知之，語翰林學士歐陽修曰：古之命相，或得諸夢卜，今朕用二相，人情如是，豈不賢於夢卜哉。修頓首賀，合契丹使者耶律防至，王德用與射於玉律園，防曰：天子以公典樞密，而用富公爲相，將相皆得人矣。張昇爲御史中丞，指切時政，無所畏避，帝謂之曰：卿孤立乃能如是，昇對曰：臣仰託聖主，致位侍從，是爲不孤，今陛下之臣，持祿仰望者多，而赤心謀國者少，竊以爲陛下乃孤立耳，帝爲感動。嘉祐元年，冬十二月，以包拯知開封府，拯立朝剛毅，貴戚宦官爲之斂手，聞者皆懼之，以其笑比黃河清，童稚幼女，亦知其名，呼曰包侍制，京師爲之語曰：關節不到，有閻羅包老。二年，春二月，帝切於求士，進士諸科，一舉而獲選者，至千三百餘人，士子習尚險怪奇澀之文，觀太學禮，張方平嘗言文章之變與政通，邇來文格日失其舊，各出新意，相勝爲奇，驅扇浮薄，重虧雅俗，非取賢斂才，備治具之意，雖下詔揭示，而士習不改，翰林學士歐陽修知貢舉，痛抑新體，凡爲時所推譽者，皆被黜，榜出，澆薄之士，俟修長朝，聚譁於馬前，街司邏卒，不能禁止，然自是場屋之習，遂爲之變，是科程頤，張載，朱光庭，蘇軾，蘇轍，曾鞏，皆及第。四年，冬十一月，召河南處士邵雍不至，雍字堯夫，少時自雄其才，慷慨欲樹功名，於書無所不讀，始爲學，即堅苦刻勵，寒不爐，暑不扇，夜不就枕者數年，既而臨河汾，涉淮漢，周流齊魯宋鄭，久之，幡然來歸曰：道在是矣，遂不復出。初北海李之才，受易於河南穆修，修受於裨放，而放受之陳搏，源流最遠，之才攝其城令，雍時居母憂於蘇門山，躬藥以養父，之才叩門來謁，勞苦之曰：好學篤志果何似，雍曰簡策述外，未

有適也，之才曰，君非迹簡策者，其如物理之學何，他日則又曰，物理之學學矣，不有性命之學乎，雍再拜，願受業，之才遂授以河圖洛書，伏羲八卦，六十四卦圖象，雍由是探頤索隱，妙悟神契，玩心高明，深造曲暢，遂衍伏羲先天之旨，著書十餘萬言，富弼司馬呂公著諸賢居洛中，雍敬雅，恒相從游，爲市園宅，雍德器粹然，人無貴賤少長，一接以誠故，賢者悅其德，不賢者服其化，一時洛中人才特甚，而忠厚之風聞天下，留守王拱辰，薦雍遺逸，授將作主簿，後復舉逸士，補潁州團練推官，皆固辭，乃受命，竟稱疾不之官。五年，夏五月，召王安石爲三司度支判官，安石好讀書，善屬文，曾鞏摺其所撰，以示歐陽修，修爲之延譽，擢進士上第，授淮南判官，故事秩滿，許獻文求試館職，安石獨否，調知歸縣，通判舒州，文彥博爲相，薦其恬退，乞不次運用，以激奔競之風，歐陽修薦爲諫官，安石皆以祖母年高辭，修以其須祿養，復言於朝，召爲羣牧判官，改度支判官，安石議論高奇，能以辯博濟其說，果於自用，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，於是上萬言書，其大要，以爲今天下之財力，日以困窮，風俗日以衰壞，患不知法度，不法先王之政故也，法先王之政者，法其意而已，法其意，無所改易更革，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，蓋天之口，而固以合先王之政矣，因天下之力，以生天下之財，取天下之財，以供天下之費，自古治世，未嘗以財不足爲患也，在患治財無其道耳，先是館閣之命屢下，安石輒辭不起，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，恨不識其面，朝廷每欲畀以美官，惟恐其不就也，及赴是職，聞者莫不喜悅。六年，夏六月，以司馬光知諫院，光以三劄子上，其一論君德有三，曰仁，曰明，曰武，以爲仁有，非嫗煦姑息之謂，與教化，養百姓，利萬物，此人君之仁也，明者，非煩苛伺察之謂，知道誼，識安危，別賢愚，辨是非，此人君之明也，武者非強充暴戾之謂，惟道所在，繼之不疑，奸不能惑，佞不能移，此人君之武也，陛下天性慈惠，子育元元，雖古聖王無以過，然踐祚垂四十年，而朝廷紀綱，猶有虧缺，閭閻窮民，猶有怨歎，意者羣臣不能宣揚德化，將陛下之於三德，萬分一有未盡歟，臣伏見陛下推心御物，羣臣有所啟奏，陛下不復詢訪利害，一皆可之，誠使臣皆忠正則善矣，或有一姦邪在焉，豈可

不爲寒心哉，其二論政治之道有三，曰任官，曰信賞，曰必罰，以爲國家御羣臣之道，累日月以進秩，循資陞而授任，苟日月積久，則不問其人之賢愚，而實高位，資陞相值，則不問其人之能否，而居重職，非特如是而已，國家采名不采實，誅文不誅意，夫以名行賞，則天下飭名以求功，以文行罰，則天下巧文以逃罪，願陛下慎選在位之士而用之，有功則增秩加賞，而勿徒其官，無功則降黜廢棄，而更求能者，有罪則流竄刑誅，而勿加寬貸，共三言養兵之術，務精不務多，帝以其一留中，其二下中書，其三下樞密院，光又進五規，曰保業，曰惜時，遠謀，謹微，務實，又言故事，凡臣僚上殿奏事，悉屏左右內臣，今內臣不過去御座數步，君臣對問之言，皆可聽聞，恐漏泄機事，非便，帝皆嘉納，詔自今止令御藥侍臣，及扶侍四人，立殿角以備宣喚，餘悉屏之。秋閏八月，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，王介，蘇軾，蘇轍，皆在舉中，轍對切直，胡宿力語黜之，帝不許曰，以直言召人，奈何以直棄之。時韓琦爲首相，法令典故，問會公亮，文學之事問歐陽修，三人同心輔政，百官奉法循理，朝廷稱治，修以兵民官吏財利之要，中書所當知者，集爲總目，遇事取視之，不復求諸有司。八年，春三月，帝崩，史臣曰，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之間，吏治若熯情，而任事蔑殘刻之人，刑法似縱弛，而決獄多平允之士，闕未嘗無僻倖，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，朝未嘗無小人，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，惻怛之心，忠厚之政，所以培壅國基者厚矣，子孫一矯其所爲，遂馴致於亂，傳曰，爲人君止於仁，帝無愧焉。夏四月朔，皇子鉅鹿公曙即位，是爲英宗，帝得暴疾，詔請皇太后權同聽政。秋七月，帝曰，太后待我少恩，琦對曰，自古聖帝明王，不爲少矣，獨稱舜爲大孝，豈其餘盡不孝哉，父母慈而子孝，此常事不足道，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，乃爲可稱，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，父母豈有不慈者哉，帝大感

帝。

通鑑紀要卷十五

宋

英宗皇帝，治平元年，夏五月，帝疾大瘳，琦欲太后撤簾還政，乃取十餘事稟帝，帝裁決悉當，琦即詣太后覆奏，后每事稱善，琦因白后求去，后曰相公不可去，我當居深宮耳，遂起，琦即厲聲命鑾儀司撤簾，簾既落，豹於御屏後見后衣也。秋八月，初任守忠乘帝疾，交構雨宮，知諫院司馬光論守忠離間之罪，國之大賊，乞斬於都市，呂誨亦上疏論之，帝納其言，翌日韓琦出空頭敕一道，歐陽修已簽，趙鼎難之，修曰第背之，韓公必自有說，既而琦坐政事堂，召守忠立庭下曰，汝罪當死，遂責蕪州安置，取空頭敕填與之，即日押行，琦意以爲少綏則中變也，其黨史昭錫等，悉竄南方，中外快之。二年，夏四月，詔議崇奉濮王典禮，司馬光獨奮筆立議，略曰，爲人後者爲之子，不得顧私親，若恭愛之心分於彼，則不得專於此，秦漢以來，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，或推尊其父母，以爲帝后，皆見非當時，取譏後世，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法，况前代入繼者，多宮車宴駕之後，撥立之策，或出臣下，非如仁宗皇帝，年齡未衰，深維宗廟之重，於宗室中，簡推聖明，授以大業，陛下親爲先帝之子，然後繼體承統，光有天

下，濮安懿王，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，顧復之恩，然陛下所以負展端冕，子孫萬世相承，皆先帝德也，臣等竊以濮王宜準先朝封贈，期尊親屬故事，尊以高官大國，誰國喪國仙遊，並封太夫人，考之古今爲宜稱。三年，春正月，契丹復改國號曰遼。四年，春正月，帝崩，史臣曰，英宗以明哲之姿，膺繼統之命，執心固讓，而卒踐帝位，及其臨政，每有裁決，皆出羣臣意表，雖以疾疢，不克大有所爲，然使後世咏嘆至德，何其盛也，太子即位，是爲神宗，三月以司馬光爲翰林學士，光力辭，帝曰，古之君子，或學而不文，或文而不學，惟董仲舒揚雄兼之，卿有文學，何辭爲，光對曰，臣不能爲四六，帝曰，爲兩漢制誥可也，且卿能進士取高第，而云不能四六何耶，光乃就職。

神宗皇帝，熙寧元年，夏四月，帝問王安石爲治所先，安石對曰，擇術爲先，帝曰，唐太宗何如，曰陛下當法堯舜，何以太宗爲哉，堯舜之道，至簡而不煩，至要而不迂，至易而不難，但末世學者，不能通知，以爲高不可及耳，帝曰，卿可謂實難於君。一日講席，羣臣退，帝留安石座，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，漢昭烈必得諸葛亮，然後可以有爲，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，安石曰，陛下誠能爲堯舜，則必有皋夔稷契，能爲高宗，則必有傅說，彼二子者，何足道哉，以天下之大，常患無人，可以助治者，以陛下擇術未明，推誠未至，雖有皋夔稷契之賢，亦將爲小人所蔽，卷懷而去耳，帝曰何世無小人，雖堯舜之時，不能無四凶，安石曰，惟能辨四凶而誅之，此其所以爲堯舜也，若使四凶得肆其讒譖，則皋夔稷契，亦安肯苟食其祿，以終身乎，王安石曰，國用不足，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，司馬光曰，善理財者，不過頭會箕歛耳，安石曰不然，善理財者，不加賦而國用足，光曰，天下安有此理，天地所生財貨百物，不在民則在官，彼設法奪民，其害乃甚於加賦，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，太史公書之，以見其不明耳，爭議不已，帝曰，朕意與光同，然姑以不允答之。二年，春二月，富弼自汝州入覲，帝從容訪以治道，弼知帝果於有爲，對曰，人君好惡，不可令人窺測，可測，則姦人得以傳會，當如天之監人，善惡皆所自取，然後誅賞隨之，則功罪皆得其實矣，又問邊事，弼對曰，陛下臨御未久，當布德惠，願二十年口不言兵，帝默然。時帝以災變避殿，減膳撤樂，王安石言災異皆天數，非關人事得失所致，富弼聞之嘆曰，人君所畏者天耳，若不畏天，何事不可爲者，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，使輔弼諫諍之臣，無所施其力，是治亂之機，不可不速救，即上書數千言，力論之，及入對，又曰，君子小人之進退，係王道之消長，願深加辨察，勿以同異爲喜怒，喜怒爲用舍，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，故姦懷得志，又今中外之務，漸有更張，此必小人獻說於陛下也，大抵小人惟喜動作生事，則其間有所希覬，若朝廷守靜，則事有常法，小人何望哉，願深燭其然，無使有悔。帝欲用安石，唐介言，安石雖大任，帝曰，文學不可任耶，經術不可任耶，吏事不可任耶，介對曰，安石好學而泥古，故議論迂闊，若使爲政，必多所更改，介退

謂曾公亮曰：安石果大用，天下必困擾，諸公當自知之，帝問侍讀孫固曰：安石可相否，固對曰：安石文行甚高，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，宰相自有度，安石稍狹少容，必欲求賢相，呂公著司馬光雖維其人也，帝不以爲然，竟以安石參知政事，帝謂安石曰：人皆以卿但知經術，不曉世務，安石對曰：經術正所以經世務，帝曰然則卿設施以何爲先，安石對曰：變風俗，立法度，正方今之所急也，帝深納之。王安石言周置泉府之官，以權制兼併，均濟貧乏，變通天下之財，後世惟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，學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，更以爲人主不當與民爭利，今欲理財，則當修泉府之法，以收利權，帝納其說，安石猶恐帝不能決意任之，引用呂惠卿章惇曾布等，凡有奏請，朝臣以爲不便者，必上疏條析，以堅帝意，使專任安石，由是農田，水利，青苗，均輸，保甲，免役，市易，保馬，方田，諸役，相繼並興，號爲新法，頒行天下，安石與劉恕友善，劉恕諫安石曰：天子方屬公以大政，宜恢張堯舜之道，以佐明主，不應以利爲先，安石遂與之絕。先是治平中，邵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，聞杜鵑聲，慘然不樂，客問其故，雍曰：洛陽無杜鵑，今始至，天下將治，地氣自北而南，將亂，自南而北，今南方地氣至矣，禽鳥飛類，得氣之先者也，不數年當有南人作相，多引南人，專務變更，天下自此多事也，至是雍言果驗云。滕元發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在帝前論事，如家人父子，言無文飾，洞見肝膈，帝知其誠，事無巨細，人無親疏，輒問之，發隨時解答，不少嫌隱，王安石嘗與元發同考試，語言不相能，深惡元發，會議新法恐元發言而帝信之，因極力排元發，出知郴州，初元發同修起居注，帝召問治亂之道，對曰治亂之道，如黑白東西，所以變色異位者，明黨沮之也，帝曰：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，曰君子無黨，譬之草木，綱繆相附者，必蔓草，非松柏也，朝廷無朋黨，雖中主可以濟，不然，雖上聖亦殆，帝以爲名言。夏六月，王安石既執政，士大夫多以爲得人，呂誨獨不以爲然，上疏言，大姦似忠，大詐似信，安石外示朴野，中藏巧詐，驕蹇慢上，陰賊害物，誠恐陛下說其才辯，久而倚異，亂由是生，臣究安石本無遠略，惟務改作，立異於人，文言飾非，罔上欺下，誤天下蒼生者，必斯人也，疏奏，帝方眷注安石，遷其章

疏，誨遂求去，乃出誨知鄧州，先是誨將對，學士司馬光亦將至經筵，相遇並行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，誨曰，袖中彈文，乃新參也，光愕然曰，衆喜得人，奈何論之，誨曰，君實亦爲是言耶，安石雖有時名，然好執偏見，輕信姦回，喜人佞已，聽其言則美，施於用則疏，置諸宰輔，天下必受其禍，及誨斥安石益橫，光由是服誨之先見，自以爲不及也。秋八月，初范純仁自陝西轉運副使召還，拜起居舍人，同知諫院，純仁奏言，王安石變祖宗法度，措克財利，民心不寧，書曰怨豈在明，不見是圖，願陛下圖不見之怨，帝曰，何謂不見之怨，對曰，杜牧所謂不敢言而敢怒者也，未幾罷諫職，改判國子監，純仁求去愈力，安石使諭之曰，已議除知制誥矣，純仁曰，是以利諫我也，言不用，萬鍾加焉，遂錄所上章申中書，安石大怒，乞加重貶，帝曰，宜與一善地，命知河中府，尋徙成德轉運使，以新法不便，戒州縣未得遽行，安石怒其沮格，以事左遷知和州。以程顥權監察御史裏行，初顥舉進士，再調晉城令，民以事至縣者，必皆以孝悌忠信，度鄉村遠近爲伍保，使之力役相助，患難相恤，凡孤殘廢，行旅疾病，皆有所養，鄉必有校，暇時親至，召父老與之語，兒童所讀書，親爲正句讀，鄉民爲社會，爲立科條，旌其善惡，在縣三年，民愛之如父母，用薦改著作佐郎，至是呂公著薦爲御史，帝素知其名，數召見，每退，必曰，須求對，欲常常見卿，一日從容咨訪，報正午，始趨出，庭中人曰，御史未知上未食乎，顥前後進說甚多，大要以正心窒欲，求言育才爲言，務以誠意感悟人主，嘗勸帝防未萌之欲，及勿輕天下事，希俯躬曰，當爲卿戒之。九月，行青苗法，蘇軾議曰，以錢貸民，本以救民，然出納之際，吏緣爲姦，雖有法不能禁，錢入民手，雖良民不免妄用，及其納錢，雖富民不免踰限，如此，恐糧糶必用，州縣之事煩矣。王安石薦呂惠卿爲太子中允，崇政殿說書，司馬光諫曰，惠卿儉巧非佳士，使王安石負謗於中外者，皆其所爲，安石賢而復，不閑事務，惠卿爲之謀主，而安石力行之，故天下并指爲姦邪，近者進擢不次，不厭衆心，帝曰，惠卿進對明辯，亦似美才，光對曰，惠卿誠文學辯捷，然用心不正，願陛下徐察之，江充李訓若無才，何以動人主，帝默然。冬十月，王安石用事，雅不與獨合，筠度不能爭，

稱疾求退，章數十上，帝曰，卿即去，誰可代卿者，弼薦文彥博，帝默然良久，曰王安石何如，弼亦默然，遂出荆
毫州，弼恭儉孝敬，好善嫉惡，常言君子與小人並處，其勢必不勝，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，樂道無悶，小人不勝，
則交結構扇，千歧萬轍，必勝而後已，迨其得志，遂肆毒於良善，求天下不亂，不可得也。陳升之既相，帝問司馬
光曰，近相升之，外議云何，對曰閩人狹險，楚人輕易，今二相皆閩人，二參政皆楚人，必將援引鄉黨之士，充塞
朝廷，風俗何以更得淳厚，帝曰升之有才，曉民政，光曰，但不能臨大節不可擊耳，凡才智之士，必得忠直之人，
從旁制之，此明主用人之法也，帝又曰，王安石何如，對曰，人言安石姦邪，則毀之太過，但不曉事，又執拗耳，
張載少喜談兵，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，年二十，以書謁范仲淹，仲淹謂之曰，儒者自有名教可樂，何事於兵，因勸
之讀中庸，載讀其書，猶以爲未足，又訪諸釋老，累年究極其說，知無所得，反而求之六經，與程頤程頤，論道學
之要，渙然自信曰，吾道自足，何事旁求，於是盡棄異學潛如也，舉進士，調雲巖令，以敦本善俗爲先，帝初即位，
思得才哲之士，呂公著薦載有古學，召見問治道，載對曰，爲政不法三代者，終苟道也，帝悅，以爲崇文校書，
已而移疾屏居南山下。三年，春二月，河北安撫使韓琦，請罷青苗法，上疏曰，臣準散青苗詔書，務在惠小民，不
使兼并乘急，以邀倍息，而公家無所利其人，今所列條約，乃令鄉戶及坊郭戶，借錢一千，納一千三百，是官自放
錢取息，與初詔相違，又條約雖禁抑勒，然不抑勒，則上戶必不願請，下戶雖或願請，請時甚易，納時甚難，將來
必有督索同保均賠之患，陛下恭行節儉，以化天下，自然國用不乏，何必使與利之臣，紛紛四出，以致遠邇之疑哉，
乞罷提舉官，委提點刑獄，依常平舊法施行，帝袖其疏以示執政曰，琦真忠臣，雖在外，不忘王室，朕始謂可以
利民，今乃害民如此，且坊郭安得青苗，而使者亦強與之。司馬光議青苗法言於帝曰，青苗之散，使者恐其逋負，
必令貧富相保，貧者無可償，則散而之四方，富者不能去，必責使代償，十年之外，貧者既盡，富者亦貧，常平又
廢，加之以師旅，因之以饑饉，民之羸者，必委死溝壑，壯者必聚而爲盜賊，此事之必至者也。夏四月，監察御史

裏行程顥，言自古興治之事，未有中外人情，交關不可，而能有成者，況於排斥忠良，沮廢公議，用賤凌貴，以邪姦正者乎，正使僥倖小有成事，而興利之臣日進，尙德之風浸衰，尤非朝廷之福，帝令顥至中書議，安石方怒菅者，厲色待之，顥徐言曰：天下事，非一家私議，願平氣以聽之，安石爲之媿屈。張戢上疏，論王安石亂法，曾公亮陳升之，依違不能救正，韓絳左右徇從，李定以邪諂竊臺諫，呂惠卿刻薄辯給，假經術以文姦言，豈宜勸講君側。右正言李常上言均輸青苗，欲散取息，傳會經義，何異王莽猥折周官片言，以流毒天下。朱彥昌生三歲，其父巽，守京兆，出其母劉氏，母子不相聞者五十年，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得，飲食罕御酒肉，與人言輒流涕，及知廣德軍，與家人訣，棄官入秦，誓不見母不還，行次同州得焉，劉氏時年七十餘矣，京兆守臣錢明逸以聞，詔壽昌詣闕，時言者共攻李定不服母喪，王安石力主定，因忌壽昌，及壽昌至，但付審官院折資通判河中府，時蘇軾作詩及序贈壽昌，且譏世之不養者，定見之大恨，居數歲，其母卒，壽昌居喪幾喪明，天下稱其孝。冬十二月，王安石言，先王以農爲兵，今欲公私財用不匱，爲宗社長久計，當罷募兵，用民兵，乃立保甲，其法十家爲保，有保長，五十家爲大保，有大保長，十大保爲都保，有都保正副，主客戶兩丁以上，選一人爲保丁，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，而壯勇者亦附之，內家資最厚，材勇過人者，亦充保丁，授之弓弩，教之戰陳，每一大保，夜輪五人警盜。四年，夏四月，司馬光在永興，以言不用，乞判西京留臺，不報，又上疏曰：臣之不才，最出羣臣之下，先見不如呂誨，公道不如范純仁，程顥，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，勇決不如范鎮，今陛下惟安石是信，附之者謂之忠良，攻之者謂之讒慝，臣今日所言，陛下之所謂讒慝者也，若臣罪與范鎮同，即乞依鎮例致仕，若罪重於鎮，或竄或誅，所不敢逃，久之，乃從其請，光既歸洛，自是絕口不論新法。帝召見蘇軾，問以今方政令得失，軾對曰：陛下天縱文武，不忠不明，不忠不動，不忠不斷，但患，求治太急，聽言太廣，進人太銳，願鎮以安靜，待時之來，然後應之，帝竦然曰：卿三言，朕當熟思之。蘇軾嘗以新法不便，上疏極論，略曰：臣之所言者，三言而已，願陛下結人心，厚風俗，存綱

紀，人主所恃者人心也，自古及今，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，剛果自用而不危者，祖宗以來，治財用者，不過三司，今陛下又創制置三司，條例司，使六七少年，日夜講求於內，使者四十餘輩，分行營幹於外，以萬乘之主而言利，以天子之宰而治財，君臣胥盱，幾一年矣，而富國之功，茫如捕風，青苗放錢，自昔有禁，今陛下始立成法，每歲常行，雖云不許抑配，而數世之後，暴君汚吏，陛下能保之乎，昔漢武帝以財力匱竭，用桑弘羊之說，買賤賣貴，謂之均輸，於時商賈不行，盜賊滋熾，幾至於亂，臣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，國家之所以存亡者，在道德之淺深，不在乎強與弱，歷數之所以長短者，在風俗之厚薄，不在乎富與貧，臣願陛下務崇道德，而厚風俗，不願陛下急於功，而貪富強，仁祖持法至寬，用人有序，專務掩覆過失，未嘗輕改舊章，考其成功，則曰未至，言乎用兵，則十出而九敗，言乎府庫，則僅足而無餘，徒以德澤在人，風俗知義，故升遐之日，天下歸仁，議者見其末年，吏多因循，事不振舉，乃欲矯之以苛察，濟之以智能，招出新進勇銳之入，以圖一切速成之效，未享其利，澆風已成，欲翌風俗之厚，豈可得哉，臣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，祖宗委任臺諫，未嘗罪一言者，縱有薄責，旋即超昇，臺諫固未必皆賢，所言亦未必皆是，然須養其銳氣，而借之重權者，將以折姦臣之萌也，臣聞長老之說，皆謂臺諫所言，常隨天下公議，今者物論沸騰，怨謔交至，公議所在，亦知之矣，臣恐自茲以往，習慣成風，盡爲執政私人，以致人主孤立，網紀一廢，何事不生，臣願陛下存網紀者此也。先是蘇軾見王安石贊帝以獨斷，專任，軾因試進士發策，以晉武平武，獨斷而克，苻堅伐晉，獨斷而亡，齊桓專任管仲而霸，燕噲專任子之而敗，事同功異爲問，安石滋怒，使侍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，窮治無所得，軾遂請外，通判杭州。秋八月，安石子王雱，爲人懷悍陰刻，無所顧忌，性敏甚，未冠已著書數十萬言，舉進士，調旌德尉，雱氣豪，睥睨一世，不能作小官，安石執政，所用多少年，雱亦欲預選，乃與父謀曰，執政子雖不可預事，而經筵可處，安石欲帝知而自用，乃以雱所作策，及注道德經，鈔板鬻於市，遂傳達於帝，鄧綰曾布，又力薦之，召見，授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，安石更張政事雱甚尊之，雱嘗謂商鞅

爲豪傑之士，且言不誅異議者，則法不行，安石一日與程顥語，勢囚首跣足，搥婦人冠以出，問父所言何事，曰以新法爲人所沮，故與程君議之，勢大言曰，臯韓琦富弼之首於市，則法行矣，安石遽曰，見誤矣，頤曰，方與參政論國事，子弟不可預，姑退，勢不樂。五年，春三月，行市易法。夏五月，行保馬法，秋八月，歐陽修既致仕，樂穎川風士，遂居焉，最六一居士，初修以薛居正所進五代史，繁猥失實，重加修定，共七十五卷，藏於家，是歲有詔取其書，而修已卒，詔刊行之，修天資剛勁，見義勇爲，平生獎引後進，如恐不及，賞識之下，率爲聞人，及在政府，士大夫有所干請，輒而諷可否，雖臺諫論事，亦必以是非詰之，怨謗益衆，自五代以來，文體卑弱，修遊隨州，得唐韓愈遺稿，讀而心慕之，苦心探索，至忘寢食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，學者翕然師尊之。頤方田均稅法。六年，夏六月，知南康軍周敦頤卒，敦頤博學力行，著太極圖，易通，明天理之根源，究萬物之終始，言約而道大，文質而義精，得孔孟之本原，大有功於學者，爲安南司理時，通判程垎，以其爲學知道，使二子頤頤往受業，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，所樂何事，頤嘗曰，自見周茂叔後，吟風弄月以歸，有吾與點也之意，既至南康，即築室於蓮花峯下，前有溪合於湓江，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，學者稱爲濂溪先生。七年大旱，自去秋七月不雨，至夏四月，帝憂形於色，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，詔求直言，光州司法參軍鄭俠以秩滿入京，會歲饑，征歛苛急，東北流民，每風沙颯陸，扶攜塞道，羸疾愁苦，身無完衣，或茹木實草根，至身被鎖械，而負瓦揭木，賈以償官，累累不絕，俠乃繪所見爲圖，詣閣門不納，遂假稱密急發馬遞，上之銀臺司，且云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，十日不雨，即乞斬臣宣德門外，以正欺君之罪，疏奏，帝反覆觀圖，長吁數四，袖以入內，是夕寢不能寐，翌日遂命開封體放兇行錢，三司察市易，司農發常平倉，三衛具熙河所用兵，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，青苗免役，權息追呼，方田保中，並罷，凡十有八事，民間謳呼相賀，是日果大雨，遠近沾洽。輔臣入賀雨，帝示以俠所進圖狀，且責之，皆再拜，安石上章求去，外間始知所行之由，羣奏切齒，遂以俠付御史，治其擅發馬遞罪，呂惠卿鄧綽言於帝曰，陛下數年忘寢與食

，成此美政，天下方被其賜，一旦用狂夫之言，罷廢殆盡，豈不惜哉；相與環泣於帝前，於是新法復行，惟方田罷罷。王安石執政六年，更法度，開邊疆，老成正士，廢除殆盡，僂黠少年，超擢用事，天下怨之，而帝倚任益專，太皇太后，嘗乘間語帝曰：祖宗法度，不宜輕改，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，宜罷之，帝曰：此以利民，非苦之也，后又曰：安石誠有才學，然怨之者益衆，欲保全之，不若鑿出之於外，帝曰：羣臣惟安石爲國家當事，久之太后流涕謂帝曰：安石亂天下，奈何，帝始疑之，及鄧俠疏進，安石不自安，遂求去位，帝再四勉留，安石請益堅，乃以觀文殿大學士，知江甯府，呂惠卿使其黨變姓名，日投匭留之，安石感其意，因乞韓絳代已，而惠卿佐之，帝從其請。八年，春二月，呂惠卿既得志，忌安石復用，遂欲逆閉其途，凡可以害安石者，無所不用其智，安石聞而怨之，時韓絳額處中書，事多稽留不決，且數與惠卿爭論，度不能制，密請帝復用安石，帝從之，安石承命即倍道而進，七日至汴京。夏六月，王安石上三經新義，詔頒於學官，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，主司純用以取士，先儒傳註，一切廢而不用，又讎春秋之書，不列學官，至訛之爲斷爛朝報。司徒侍中魏公韓琦卒，琦卒前一夕，大星隕州治，樞馬皆驚，帝自爲碑文，載琦大節，篆其首曰：兩朝顧命，定策元勳，贈尙書令，後追封魏王，史臣曰：琦相三朝，立二帝，常治平危疑之際，兩宮幾成嫌隙，琦處之裕如。卒安社稷，歐陽修稱其臨大事，決大疑，垂紳正笏，不動聲色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，可謂社稷之臣，豈不信哉。秋七月，遣使爭議輶事不決，帝問於王安石，安石勸帝曰：將欲取之，必姑與之，於是詔於分水嶺爲界，禮乃去，至是遣天章閣待制韓縝如河東，制新疆與之，凡東西失七百餘里，遂爲異日與兵之端。冬十月呂惠卿有罪免，出知陳州，遂認王安石盡其所學，隆尙縱橫之末數，方命矯命，罔上要君。九年，冬十月，王安石免，退處金陵，往往寫福建子三字，蓋深悔爲呂惠卿所誤也。十年，秋九月，河南邵雍天性高邁，邈出千古，而性夷溫厚，不見圭角，時新法行，吏牽不可爲，或投劾去，雍門生故友，居州縣者，咸賂書訪之，雍曰：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，新法固嚴，能寬一分，則民受一分之賜矣，投劾何益耶，群尙嘗與雍論

終日，退而歎曰：堯夫內望外王之學也，雍知慮絕人，遇事能前知，程顥嘗曰：其心虛明，自能知之，富弼、司馬光、呂公著、程敬雍，雍名所居曰安樂窩，時遊城中，乘小車，一人輓之，士大夫識其車音，爭相迎候，或信宿乃去，好事者別作室，以待其至，謂之行窩，及疾病，司馬光、張載、頤、晁、侯之，至是卒，年六十七，顥爲銘墓，稱其學純一不雜，汪汪泮大，就其所至而論之，可謂安且成矣，所著皇極經世，視物內外篇，漁樵問答傳於世，元祐中賜諡康節。冬十一月，張載自崇文歸，終日危坐一室，左右編簡，俯而讀，仰而思，有得則識之，或中夜起坐，取燭以書，其志道精思，未嘗須臾息也，諸生講學，每告以知禮成性，變化氣質之道，學必知聖人而後已，以爲知聖人而不知天，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，此秦漢以來，學者大弊也，故其學以易爲宗，以中庸爲體，以孔孟爲法，黜怪妄，辨鬼神，其家婚喪葬祭，率用先王之意，而傳以今禮，又論定井田學校之法，皆欲條理成書，使可舉而措諸事業，呂大防薦之，召同知太常理院，以疾歸而卒，世稱橫渠先生，所著正蒙、西銘等書行於世。元豐二年，秋八月，蘇軾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，以詩託諷，庶有益於國，中丞李定，御史舒亶，其語以爲侮慢，因論軾自熙寧以來，作爲文章，怨謗君父，交通戚里，逮軾赴臺獄，詔定與知諫院張璪，御史何正臣、舒亶等雜治，定等媒孽以爲誹謗時事，鍛鍊久之，且多引名士，欲寘之死，太皇太后方遠豫，聞之，謂帝曰：嘗憶仁宗以科制得軾兄弟，喜曰：吾爲子孫得兩宰相，今聞軾以作詩繫獄，得非仇人中傷之乎？璪至於詩，其過微矣，宜熟察之，帝曰：講受教，吳充申救甚力，帝亦憐之，會同修起居注王安禮，從容白帝曰：自古大度之君，不以言語罪人，軾以才自奮，謂爵祿可立取，願錄錄如此，其心不能無缺望，今一旦致於理，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，帝曰：朕固不深讎也，行爲卿贊之，第去勿漏言；軾方賈怨於衆，恐言者緣以害卿也，王珪復舉軾詠詩曰：根到九泉無曲處，世間惟有壘龍知，以爲不臣，帝曰：彼自詠桀耳，何預朕事，已而獄具，軾遂得輕比，舒亶又言駙馬都尉王誥輩，公爲明比，如盛備周那，固不足論，若司馬光、張方、平范鎮、陳襄、劉摯，皆略能誦說先王之言，而所懷如此，可置而不誅乎，帝不從，但貶軾黃州團

練副使，本州安置，弟徽及王誼皆坐謫貶，張方平司馬范范鎮等二十二人，俱罷劄。冬十月，帝事太后極誠孝，后亦慈愛天至，帝嘗有意於燕薊，已與大臣定議，乃詣太后自其事，后曰：儲蓄賜予備乎，鏡仗士卒精乎，帝曰：固已辦之矣，后曰：事體至大，吉兇悔吝生乎動，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，萬一不諧，則生靈所繫，未易以言，苟可取之，太祖太宗，收復久矣，何待今日，曰敢不受教。三年，秋七月，彗星出太微垣，詔羣臣直言闕失，王安禮應詔上書曰：人事失於下，變象見於上；陛下有仁民愛物之心，而澤不下究，意者左右大臣，是非好惡，不遵諸道，乘權射利者，用力殫於溝瘠，取利究於闕夫，足以干陰陽而召星變，願察近臣之行，杜邪枉之門，至於祈禳小數，貶損舊章，恐非所以應天者，帝覽書嘉歎，諭之曰：王珪欲使卿條具，朕嘗謂不應沮格人言，以自壅障，今以一指蔽目，雖秦華在前弗之見，近習蔽其君，何以異此，卿當益自信，遂進翰林學士，知開封府。四年，春正月，馮京罷，京再執政，初與王安石不合，後爲呂惠卿所傾，中立不倚，人服其操，宋進士自卿試至廷試皆第一者三人，王曾，宋庠，爲名宰相，京爲名執政，不愧科名云。六年，閏六月，司徒韓公富弼卒，弼早有公輔之望，名聞夷狄，遣使每至，必問其出處，安否，臨事周悉，不萬全不發，當其敢言，奮不顧身，忠義之性，老而彌篤，家居一紀，斯須未嘗忘朝廷。冬十一月，太師文彥博致仕，彥博之在河南也，與富弼等用白居易故事，就弼第置酒相樂，尙齒不尙官；洛陽多名園古剎，諸老鬚眉皓白，衣冠甚偉，都人常隨觀之，已而圖形妙覺僧舍，謂之洛陽耆英會，司馬光年未六十，以狄兼謩故事與焉，唐白居易在洛稱香山居士，與胡杲等九人爲尙齒會，人繪爲九老圖，惟狄兼謩年未六十。七年，冬十二月，端明殿學士司馬光，上資治通鑑，初光約戰國至秦二世，如左氏體爲通志以進，英宗悅之，命續其事，就崇文殿開局；許自選官屬，得借龍圖天章二館祕閣書籍，給御府筆緘續帛，及御前錢，以供果餌，以內臣爲承受，光遂與劉攽，劉恕，范祖禹，及子康，編集，史記前後漢屬攽，三國迄隋屬恕，唐及五代屬祖禹，帝即位，賜名資治通鑑，製序文賜之，會光出知永興軍，以衰病乞閒，乃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，及提舉崇福宮，

前後六任，聽以書局自隨，光於是編閱舊史，旁采小說，抉摘幽隱，較計毫釐，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，下終五代，又略舉事目，年經國緯，以備檢尋，爲目錄，又參考羣書，評其同異，傳歸一證，爲考異，合三百五十四卷，歷十九年而成，至是上之，詔以光爲資政殿學士，降詔獎諭。六年，春正月，帝有疾，三月，詔立第六子延安郡王儲爲皇太子，賜名煦，帝崩，史臣曰，神宗孝友謙抑，勵精圖治，將大有爲，未幾王安石入相，以僞見曲學，起而乘之，天下洶洶騷動，帝終不覺悟，致祖宗之良法美意，變壞幾盡，由是邪佞日進，人心日離，禍亂日起，借說，太子煦即位，是爲哲宗，時年十歲，皇太后同聽政。司馬光自洛入臨，光居洛十五年，天下以爲其宰相，田夫野老，皆號爲司馬相公，婦人女子，亦知其爲君實也，神宗崩，光欲入臨，避嫌不敢，時程頤在洛，勸光行，乃從之，衛士見光，皆以手加額曰，此司馬相公也，所至民遮道聚觀，馬至不得行，曰公無歸洛，留相天子活百姓。召程頤爲宗正寺丞，未至卒，顯嘗曰，新法之行，乃吾黨激成之，當時自嬖不能以誠感上心，遂致今日之禍，豈可獨罪王安石也，至是召爲宗正寺丞，未行而卒，頤自十五六時，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道，遂厭科舉之業，慨然有求道之志，未知其要，泛濫於諸家，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，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，資性過人，充養有道純粹之氣，崇於面背，門人交友，從之歲久，未嘗見其忿厲之容，遇事愷爲，雖當倉卒，不動聲色，深有意經濟，方召用，遽卒，士大夫識與不識，莫不哀傷焉，文彥博采衆論，題其墓曰，明道先生。夏六月，賜楚州孝子徐積粟帛，積事親孝，且夕必冠帶定省，從胡濙學，所居一室，寒一裘，啜粟飲水，雖糲遺以食，亦不受，以父名石，至終身不用石器，行遇石，則避而不踐，中年屏居窮理，而四方事無不知，後以近臣薦，受楚州教授，每升堂訓諸生曰，諸生欲爲君子，而使勞己之力，費己之財，如此不爲君子，猶可也，不勞己之力，不費己之財，諸君何不爲君子，鄉人賤之，父母惡之，如此而不爲君子，猶可也，鄉人榮之，父母欲之，諸君何不爲君子，聞者敬服。秋七月，罷保甲法，以鮮于侁爲東京轉運使，司馬光曰，朝廷欲救東土之弊，非子駿不可，此一路輻星也。冬十一月，罷方田法。十二月，罷

哲宗皇帝，元祐元年，春閏二月，時司馬光已得疾，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，西戎之議未決，光歎曰，四害未除，吾死不瞑目矣，折簡與呂公著曰，光以身付醫，以家事付孺子，惟國事未有所託，今以屬公，既而詔免朝覲，許乘肩輿，三日一入省，光不當，曰不見君，不可以視事，詔令子康扶入對，遼人聞之，救其邊吏曰，中國相司馬矣，母輕生事，開邊釁。罷青苗法。三月罷免役法，蘇軾爲司馬光言曰，法相因則事易成，事有漸則民不驚，三代之法，兵農合一，至秦始分爲二，及唐中葉，盡變府兵爲長征卒，自是農出穀以養兵，兵出性命以衛農，天下便之，雖聖人復起，不能易也，今免役之法，實大類此，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，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，蓋未易也，光不以爲然，軾又陳於政事堂，光色忿然，軾曰，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，公爲諫官，爭之甚力，韓公不樂，公亦不顧，軾昔聞公道其詳，豈今日作相，不許軾進言耶，光謝之。范純仁謂光曰，差役當熟講緩行，不然滋爲民病，願虛心以延衆論，不必謀自己出，謀自己出，則詭譎得乘間迎合矣。初差役之復，爲期五日，同列病其太迫，知開封府蔡京獨如約，悉改畿縣雇役，無一違者，詣政事堂白光，光喜曰，使人人奉法如君，何不可行之有。夏四月，召程頤爲崇政殿說書，初頤年十八，上書仁宗，欲黜世俗之論，以王道爲心，治平元豐間，大臣屢薦皆不起，至是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，伏見河南處士程頤，力學好古，安貧守節，言必忠信，動遵禮法，年踰五十，不求仕進，真儒者之高蹈，聖世之逸民，望擢以不次，使士類有所矜式，召爲祕書郎，及入對，改崇政殿說書，頤即上疏，言習與智長，化與心成，陛下春秋方富，雖睿聖得於天資，而輔養之道，不可不至，大率一日之中，接實士大夫之時多，親寺人宮女之時少，則氣質變化，自然而成，願選名儒入侍勸講，講罷，留之分直，以備訪問，或有小失，隨時獻規，歲月積久，必能養成聖德，頤聞帝在宮中，盥而避蟻，間有事乎，帝曰然，誠恐傷之耳，頤曰，推此心以及四海，帝王之要道也，帝嘗憑檻偶折柳枝，頤正色曰，方春時和，萬物發生，不當輕有所折，以傷天地之和，帝領之。王安石未柄用時，名震京師，不好華腴，自奉至儉，或衣垢不洗，面垢不洗，世多稱其實，蘇洵獨曰，是不近人。

情者，作辨姦論以刺之，謂王衍盧杞，合爲一人，性強伎，遇事無可否，自信所見，執意不回，方議變法，在廷交執不可，安石傳經義出已意，辯論輒數百言，衆不能詘，甚者謂天變不足畏，祖宗不足法，人言不足恤，以是怨議紛起，既再罷。終神宗世不復召，凡八年而卒，安石每聞朝廷變其法，夷然不以爲意，及聞罷助役，愕然失聲曰，亦罷至此乎，良久曰，此法終不可罷。五月韓維自提舉嵩山崇福宮入臨，太后手詔勞問，維對曰，人情貧則思富，害則思樂，困則思息，鬱則思通，誠能常以利民爲本則民富，常以愛民爲心則民樂，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，則勞役息，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，則鬱塞通，惟此而廣之，盡誠而行之，則子孫觀陛下之德，不待教而成矣，未幾起知陳州，召爲資政殿大學士，兼侍讀，至是拜門下侍郎。命程頤等修定學制，頤大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，而月使之爭，殊非教養之道，請改試爲課，有所未至，則學官召而教之，更不考定高下，設尊賢堂，以延天下道德之士，講解額以去利誘，省煩文以專委任，勵行檢以厚風教，及置侍賓吏師齋，立觀光法，如是者亦數十條。六月，時呂惠卿章惇呂嘉問鄧綰李定蒲宗孟范子淵等，皆已斥外，言者論之不已，范純仁言於太后曰，錄人之過，不宜太深，后然之，乃詔前朝希合附會之人，一無所問，言者勿復彈劾，惠卿黨稍安，或謂公著曰，今除惡不盡，將貽後患，公著曰，治道去其太甚耳，文景之世，網漏吞舟，且人材質難，宜使自新，豈宜使自棄耶。秋七月，立十科舉士法，司馬光奏曰，爲政得人則治，然人之才，成長於此而短於彼，雖舉夔稷契，各守一官，中人安可求備，若指瑕掩善，則朝無可用之人，苟隨器授任，則世無可棄之士，臣備位宰相，職當選官，若專引知誠，則嫌於私，若止循資序，未必皆才，乞朝廷設十科取士，一曰行義純固，可爲師表，二曰節操方正，可備獻納，三曰智勇過人，可備將帥，四曰公正聰明，可備監司，五曰經述精通，可備諍議，六曰學問該博，可備顧問，七曰文章典麗，可備著述，八曰善聽訟獄，盡公得實，九曰善治財賦，公私俱便，十曰練習法令，能斷請讞。九月，尙書左僕射，兼門下侍郎，河內司馬光卒，時兩宮虛已以聽光爲政，光亦自見言行計從，欲以身徇社稷，躬親庶務，不食晝夜，賓客見其

體羸，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爲戒，光曰：死生命也，爲之益力，病革，諄諄語如夢中，皆朝廷天下事也，及薨，太后哭之慟，與帝臨其喪，贈太師溫國公，京師之民，罷市弔弔，鬻衣以致奠，巷哭以過車，比喪盡如陝葬，送者如哭私親，四方皆畫像以祀，飲食必祝焉，光孝友忠信，恭儉正直，居處有法，動作有禮，自少至老，語未嘗妄，自言吾無過人者，但生平所爲，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，誠心自然，天下敬信，陝洛間皆化其德，有不善，曰君實得母知之乎，光於物淡然無所好，於學無所不通，惟不喜釋老，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，其誕吾不信也，及居政府，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，爲民害者，剷革略盡，或謂光曰：熙豐舊臣，多儉巧小人，他日有以父子之義問上，則禍作矣，光正色曰：天若祐宋，必無此事，遂改之不疑，史臣曰：熙豐新法，病民者二十年，一旦光起而爲政，毅然以天下自任，開言路，進賢才，凡新法之害民者，次第取而更張之，海內之民，歡忻鼓舞，甚於更生，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，而光已老且病，不克終治，惜哉。蘇軾自登州召還，十月之間，三遷清要，尋兼侍讀，每經筵進讀，未嘗不反覆開導，觀有所啟悟，管領稍禁中，召見便殿，太后問曰：卿前年爲何官，對曰：黃州團練副使，曰：今爲何官，對曰：待罪翰林學士，曰：何以遽至此，對曰：遭遇皇太后皇帝陛下，曰：非也，對曰：豈大臣論薦乎，曰：亦非也，軾驚曰：臣雖無狀，不敢自他途進，曰：此先帝意也，先帝每誦卿文章，必歎曰：奇才奇才，但未及進用卿耳，軾不覺哭失聲，太后與帝亦泣，左右皆感涕，已而命坐賜茶，徹御前金蓮獨寢歸院，軾在翰林，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，衛尉丞畢仲游愛其及禍，貽書戒之曰：君官非諫官，職非御史，而好是非人，危身觸諱，以遊其間，殆猶抱石而救溺也，軾不能從。二年，秋八月，程頤在經筵，以禮法自持，每進講，色甚莊，繼以諷諫，蘇軾謂其不近人情，深嫉之，每加玩侮。時呂公著獨當國，羣賢咸在朝，不能不以類相從，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，洛黨以程頤爲首，而朱光庭賈易爲輔，蜀黨以蘇軾爲首，而呂陶等爲輔，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首，而輔之者尤衆，是時熙豐用事之臣，退休散地，怨入骨髓，陰伺間隙，而諸賢不悟，各爲黨比以營議，惟秦人呂大防趙直無黨，范祖

禹師司馬光不立黨，既而帝聞之，以問胡宗愈，宗愈對曰：君子指小人爲姦，則小人指君子爲黨，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，則黨禍息矣，因著君子無黨論以進。三年，夏四月，以呂公著爲司空，同平章軍國事，國初以來，宰相以三公平章軍國事者四人，而公著與其父夷簡居其二，世美其榮，時熙豐用事之臣雖去，其黨猶分布中外，鴻臚丞常安民，賄公著書曰：善觀天下之勢，猶良醫之視疾，方安瘡無事之時，語人曰：其後必將有大變，則衆必駭笑，惟誠徵見幾之士，然後能逆知其漸，故不憂於可憂，而憂之於無足憂者，至憂也，今日天下之勢，可爲大憂，雖登進忠良，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，使皆萃於朝，以勝小人，恐端人正士，未得安枕而臥也，故去小人，不爲難，而勝小人爲難，陳蕃資武，協力同心，選用名賢，天下想望太平，然卒死曹節之手，遂成黨錮之禍，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，以謂慶留萬世，及武三思一得志，至於竄移淪沒，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，今怨忿已積，一發其發必大，不可爲大憂乎，公著得書默然。冬閏十二月，蜀公范鎮卒，鎮清白坦夷，恭儉慎默，篤於行義，口不言人過，臨大節決大議，色和而語莊，常欲繼之以死，雖在萬乘前無所屈，其學本六經，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，熙寧元豐之際，天下賢士大夫，望以爲相者，鎮與司馬光二人，至稱之曰：景仁君質，不敢有所軒輊。四年，春二月，司空東平公呂公著卒，公著自少講學，即以治心養性爲本，平居無疾言遽色，於聲利紛華，泊然無所好，簡重清淨，蓋天京然，其識慮深敏，景宏而學粹，每議政事，博采衆善以爲善，至所當守，則毅然不可回奪，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，如權衡之稱物，尤能避遠聲迹，不以知人自處，王安石博辨勝辭，人莫敢與抗，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，安石嘗曰：疵客每不自勝，詣長者即廢，其服如此。夏五月，范祖禹聞禁中覓乳媪，以帝年十四，非近女色之時，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上疏，勸進德愛身，又乞太皇太后，保護聖躬，言甚至切，太后謂曰：乳媪之說，外間虛傳也，祖禹對曰：外議雖虛，亦爲先事之戒，凡事言於未然，則誠爲過，及其已然，則又無所及，言之何益，陛下掩受未然之言，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，太后深嘉之。五年，秋八月，召鄧潤甫爲翰林學士承旨，梁燾劉安世交章論潤甫，出入王呂黨

中，始終反覆，今之進用，實係君子小人消長之機，自司馬光卒後，王安石之徒，多爲飛語，以搖在位大臣，爲自全計，呂大防范純仁二相尤畏之，欲用其黨，以平舊怨，謂之調停，蘇轍上疏曰，親君子，遠小人，則主尊國安，疏君子，任小人，則主憂國殆，此理之必然，未聞以小人在外，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，以自貽患也，先帝聰明聖智，疾頹靡之俗，將以綱紀四方，比隆三代，而臣下不能將順，造作諸法，上逆天意，下失民心，二事因民所願，取而更之，上下忻懌，前者用事之臣，不加斥逐，宥之於外，蓋已厚矣，而議者惑於衆說，乃欲召而納之，與之共事，謂之調停，此輩若返，豈肯但已哉，必將戕害正人，漸復舊事，以快私忿，人臣被禍，蓋不足言，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，惟陛下斷自聖心，勿使小人一進，復有噬臍之悔，疏入，太后命宰執讀於籓前曰，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，其言極中理，諸臣從而和之，調停之說遂已。六年，春二月，王巖叟進言於帝曰，陛下今日聖學，當深辨邪正，正人在朝，則朝廷安，邪人一進，便有不安之象，非謂一夫能然，蓋其類應之者衆，上下蔽蒙，不覺養成禍胎爾，又曰，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，皆陛下者，不知果有之否，此乃深說陛下也，自古君子小人，無參用之理，聖人但謂君子在內，小人在外，則泰，君子在外，小人在內，則否，小人既進，君子必引類而去，若君子與小人競進，則危亡之基也，兩宮深然之。冬十一月中書侍郎傅堯俞卒，太后謂輔臣曰，傅侍郎清直一節，始終不變，金玉君子也，司馬光嘗謂邵雍曰，清直勇三德，人所難兼，吾於欽之畏焉，雍曰欽之清而不耀，直而不激，勇而能溫，是爲難耳。八年，秋九月，太皇太后不豫，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，太皇太后曰，試言九年間，曾施恩高氏否，只爲至公，一男一女，病且死，皆不得見，言訖泣下，又曰，老身歿後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，宜勿聽，公等亦宜早退，令官家別用一番人，乃呼左右賜社飯，曰明年社飯時，思最老身也，尋崩，太后聽政，召用故老名臣，罷廢新法，苛政，舉邊圉之地，以賜西夏，於是宇內復安，遼主以戒臣下，令勿生事於疆場，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，有司請循天聖故事，帝皆御殿，又請受冊寶於文德殿，太后曰，母后當陽，非國家美事，況天子正衙，豈所當御，就崇政足矣，臨朝

九年，朝廷清明，華夏綏定，力行故事，抑絕外家私恩，人以爲女中堯舜。冬十月，帝始親政，翰林學士范祖禹，獻小人乘間害政，上疏曰，陛下方攬庶政，延見羣臣，此國家降替之本，社稷安危之機，生民休戚之端，君子小人，進退消長之際，天命人心，去就離合之時也，可不畏哉！先后有大功於宗社，有大德於生靈，九年之間，始終如一，然羣小怨恨，亦爲不少，必將以改先帝之政，逐先帝之臣，爲言，以事間離，不可不察也，惟剖析是非，深拒邪說，毒有以好言惑聽者，付之典刑，痛懲一人，以警羣惡，則恬然無事，此等既誤先帝，又欲誤陛下，天下之事，豈堪小人再破壞耶。時蘇軾方具疏將諫，及見祖禹奏曰，經世之文也，遂附名同進，而毀已草，疏人不報。會有旨詔內侍劉瑗等十人復職，祖禹又諫曰，陛下親政以來，未聞訪一賢臣，而所召乃先內侍，四海必謂陛下私於近習，不可，弗聽。紹聖元年，夏四月，曾布上疏請復先帝政事，且乞改元以順天意，帝從之，改元祐九年爲紹聖元年，於是天下隱然知帝意向矣，罷翰林學士范祖禹。以章惇爲尙書左僕射，兼門下侍郎。以林希爲中書舍人，章惇嘗言元祐初，司馬光作相，用蘇軾掌制，所以能鼓動四方，安得斯人而用之，或曰林希可，會希赴成都過關，惇欲使典書誥，還毒於元祐諸臣，且許以爲執政，希久不得志，請甘心焉，凡元祐諸臣貶黜之制，皆希爲之，極其醜詆，至以老姦擅國之說，陰斥宣仁，讀者無不憤歎，一日草制罷，擲筆於地曰，壞名節矣。二年，冬十月，時蔡京深結中官裴彥臣，安民因論之，謂京姦足以惑衆，辨足以飾非，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，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，內結中官，外連朝士，一不附已，則誣以黨於元祐，非先帝法，必擠之而後已，今在朝之臣，京黨過半，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之，他日羽翼成就，悔無及矣，是時京之姦始萌芽，人多未測，獨安民首發之。四年，春二月，追貶司馬呂公著等官，流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等於嶺南，貶韓維等三十人官，大防行至慶州信豐而卒；天下惜之，既而梁燾卒於化州，劉摯卒於新州，蘇軾自惠州徙昌化軍，范祖禹，自賀州徙賓州。劉安世自英州徙高州。純仁時因疾失明，聞命怡然就道，或謂近名，純仁曰，七十之年，兩日俱喪，萬里之行，豈其欲哉，但區區之愛君，有懷不盡，若避好名之嫌

則無爲善之路矣，諸子欲以與司馬光議役法不同爲請，冀得免行，純仁曰：吾用君賀薦，以致宰相，昔聞朝論事不合則可，汝輩以爲今日之言則不可也，有愧心而生，不若無愧心而死，共子乃止，每戒子弟不可小有不平，聞諸怨章惇，必怒止之，及在道州覆於江，純仁衣盡濕，顧諸子曰：此豈章惇爲之哉。夏五月，澠公文彥博卒，彥博逮事四朝，任將相五十年，名聞四夷，平居接物謙下，尊禮樂善，如恐不及，其在洛也，洛人邵雍程顥兄弟，皆以道自重，賓客之如布衣交，卒年九十二。元符元年，咸陽縣民段義於劉銀村修舍，得古玉印，其文曰：受命於天，既壽永昌，上之，詔蔡京等驗辨，京以爲秦璽。三年，春正月，帝崩，史臣曰：哲宗以幼冲踐祚，宣仁同政，召用諸賢，罷廢新政，故元祐之政，庶幾仁宗，奈何熙豐舊姦，拔去未盡，已而媒孽復用，卒假紹述之言，務反前政，報復善良，馴致黨禍，君子盡斥，而國政益散矣，帝無嗣，大臣與皇后，立神宗第十子端王惲即位，是爲徽宗。三月，筠州推官崔鷗上書，有曰：小人譬之蝮蝎，其凶忍害人，根乎天性，隨遇必發，天下無事，不過賊陷忠信，破碎善類，至緩急危疑之際，必有反覆賣國，跋扈不臣之心，蓋明斥章惇也。夏四月，復范純仁等官，徙蔡軾於內郡，制詞有曰：豈惟尊德尙齒，昭示崇優，庶幾輒論嘉謀，日聞忠告，純仁聞制泣曰：上果用我矣，死有餘賫，軾自昌化移廉徙永，更三赦，復提舉玉局觀，未幾卒於常州，軾與弟轍，師父洵，爲文如行雲流水，初無定質，雖嬉笑怒罵之辭，皆可書而誦之，自爲舉子，至出入侍從，必以愛君爲本，忠規讜論，挺挺大節，但爲小人忌嫉，不得久居朝列。五月，追復文彥博，王珪，司馬光，呂公著，呂大防，劉摯等三十三人官，從韓忠彥之請也。秋九月，章惇有罪免，冬十月。復以程頤判西京，國子監，未幾致仕。蔡京有罪免。十一月，時議以元祐紹聖，均有所失，欲以大公至正，消釋朋黨，遂詔改明年元爲建中靖國，由是邪正雜進矣。

通
鑑
紀
要

十
五

二〇八

通鑑紀要卷十六

宋

徽宗皇帝，建中靖國元年，春正月，親文殿大學士高平公范純仁卒，純仁疾革，口占遺表，勸帝清心寡欲，約已便民，絕朋黨之論，察邪正之歸，毋輕譏逐事易遂言官，辨明宣仁誣謗，且云蓋嘗先天下而憂，期不負聖人之學，比先臣所以教子，而微臣資以事君者也，純仁性夷易寬簡，不以聲色加人，誼之所在，則挺然不少屈，嘗曰吾生平所學，得之忠恕二字，一生用不盡，以至立朝事君，接待僚友，親睦宗族，未嘗須臾離此也，每戒子弟曰：人雖至愚，責人則明，雖有聰明，恕己則昏，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，恕己之心恕人，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。三月任伯雨初爲右正言，半歲之間，凡上百八疏，大臣畏其多言，俾權給事中審論以少默即爲真，伯雨不聽，抗論愈力，時曾布欲調和元祐紹聖之人，伯雨言：人才固不當分黨與，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，雜然並進，可以致治者，蓋君子易退，小人難退，二者並用，終於君子盡去，小人獨留，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，建中乃其紀號，不可以不戒，旣而欲劾布，布覺之，徙爲度支員外郎。崇甯元年，夏五月，復追貶司馬光文彥博等四十四人官。秋九月，時元祐元符末竄竇，貶竄死徙者略盡，蔡京猶未愜意，乃與其客強浚明，葉夢得，籀宰執司馬光，文彥博，呂公著，呂大防，劉摯，范純仁，韓忠彥，王珪，梁燾，王巖叟，王存，鄒雍，傅堯俞，趙瞻，韓維，孫固，范百祿，胡宗愈，李清臣，蘇轍，劉安世，范純禮，安燾，陸佃，曾任待制以上官，蘇軾，范祖禹，孔文仲，孔武仲，朱光庭，孫登，鮮于侁，賈易，鄒浩等；餘官程頤，秦觀，張耒，晁補之，黃庭堅，孔平仲等，及內臣張士良等；武臣王獻可等；凡百二十人，列其罪狀，謂之姦黨，御書刻石於端禮門，蔡京等復請下詔，籀元符末日食求言章疏，及論熙寧紹聖之政者，付中書定爲正上正中正下三等，邪上邪中邪下三等，於是鍾世美以下四十一人，爲正等，悉加旌擢，鄧考甫以下五百餘

人爲邪等，降責有差，又詔降責人不得同州居住。二年，夏四月，詔毀司馬光等景靈宮繪像，又詔毀范祖禹及三蘇，黃庭堅，秦觀文集。范致虛希蔡京意，論程頤學術頗僻，蔡行譎怪，專以詭異異習愚俗，乃追毀頤出身文字，其所著書，令監司嚴加覺察，又言，頤以邪說惑行，惑亂衆聽，而尹焞張譯爲之羽翼，乞下河南，盡逐學徒，頤於是遷居龍門之南，止四方學者曰，尊所聞，行所知可矣，不必及吾門也。秋九月，蔡京又自書姦黨爲大碑，頤於州縣，令監司長吏廳皆刻石，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，辭曰，民愚人，固不知立碑之意，但如司馬相公者，海內稱其正直，今謂之姦邪，民不忍刻也，府官怒，欲加之罪，民泣曰，被役不敢辭，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，恐得罪後世，聞者愧之。三年，夏六月，以王安石配享孔子，位次孟軻。五年，春正月，彗星出西方，長竟天，詔求直言，劉適請毀黨人碑，復謫者仕籍，帝從之，夜半遣黃門至朝堂毀石刻，翌日蔡京見之，厲聲曰，碑可毀，名不可滅也。二月，蔡京懷姦植黨，貶斥羣賢，增修財利之政，務以修飾惑人主，時天下久平，京視帑庾盈溢，遂倡爲豐亨豫大之說，視官爵財物如糞土，累朝所儲掃地矣，及彗星見，帝悟其姦，凡所建置一切罷之，免爲中太乙宮使，留京師。大觀元年，春正月，復以蔡京爲尙書左僕射，兼門下侍郎。秋九月，故直秘閣程頤卒，頤於書無所不讀，其學本於誠，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爲標指，而達於六經，動止語默，一以聖人爲師，卒得孔孟不傳之學，爲諸儒倡，著易春秋傳，平生誨人不倦，故學者出其門最多，淵源所漸，皆爲名士，而劉絢，李籲，謝良佐，游酢，張釋，蘇嗣，呂大臨，大鈞，尹焞，楊時，成德尤著，世稱頤爲伊川先生，卒年七十五，楊時舉熙寧進士，調官不赴，以師禮見穎於穎昌，其歸也頤目送之，曰吾道南矣，及穎卒，復師事頤，一日頤偶隕坐，時與游酢，侍立不去，頤旣覺，門外雪深一尺矣。三年，春三月，時童貫權益張，與黃經臣胥用事，中丞廬航，表裏爲姦，辯紳側目，右正言陳禾曰，此國家安危之本也，遂上疏，劾貫經臣怙寵弄權之罪，願亟寬之遠方，論奏未終，帝拂衣起，禾引帝衣，請畢其說，衣裾落，帝曰，正言碎朕衣矣，禾言陛下不惜碎衣，臣豈惜碎首，以報陛下，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，陛下受危亡

之禍，言愈切，帝變色曰：卿能如此，朕復何憂？內侍請帝易衣，帝卻之曰：留以庶直臣，翌日貫等相率前訴罰國家，極治，安得如此不祥語耶？遂奏不狂妄，請監信州酒稅。夏六月，蔡京有罪免，以何執中爲左僕射，兼門下侍郎，執中一意謹事蔡京，遂代爲首相；太學生陳朝老詣闕上書曰：陛下知蔡京之姦，解其相印，天下之人，鼓舞有若更生，反相執中，中外踴然失望，執中雖不敢若京之蠹國害民，然碌碌常質，初無過人，天下敗壞至此，如人一身，臟腑受診已深，豈庸庸之醫所能起乎？執中資緣攀附，致位二府，亦已大幸，遽俾之經體贊元，是猶以蚊負山，多見其不勝任也，疏奏不省，而眷注益異。四年，夏五月，帝以雙出奎婁間，避殿減膳，令侍從官直言指陳闕失，石公弼等，遂極論蔡京罪，張克公亦論京，輔政八年，權震海內，不軌不忠，凡數十事，毛注又論京罪積惡大，天人交譴，雖罷致政，猶怙恩恃寵，偃居私第，以致上天威怒，推原其咎，實在於京，考京之罪，蓋不可以縷數，陛下去黨穢以開自新之路，京疾其異已而別爲禁防，陛下願明詔以來天下之言，京惡其議已而重致於法，以嚴刑峻罰，脅持海內，以美官重祿，交結人心，錢鈔屢更，而商賈不行，邊事數興，而國力大阨，聲靈所震，中外憤疾，宜早令去國，消弭天變，奏上乃出之杭州。政和二年，春二月，蔡京自杭州召還，復太師，宴之於內苑太清樓，賜第京師。三年，春正月，追封王安石爲舒王，安石子粦爲臨川伯，從祀孔子廟。五年，春正月，女真完顏阿古達稱帝，國號金。七年，春二月，帝幸上清寶籙宮，命林靈素講道經，帝爲設幄共側，靈素據高座，使人於下再拜請問，然所言無殊絕者，時時難以滑稽嬉語，上下爲大開笑，莫有君臣之禮，復令吏民詣宮，授神霄秘籙，胡士嗜進者，亦靡然趨之。宣和元年秋九月，幸蔡京第，京謝表有云：主婦上壽，諧醕而後從，稚子牽衣，挽留而不卻，蓋實事也。冬十二月，帝多微行，始民間猶未知，反蔡京謝表，輕車小棹，七次臨幸，自是邸報傳之四方，而臣僚阿順莫敢言，曹輔上疏切諫，帝得疏，出示宰臣，令赴都堂審問，余深曰：輔小官何敢論大事，輔曰：大官不言，故小官言之，王黼陽順張邦昌王安中曰：有是事乎，皆應以不知，輔曰：茲事雖里巷小民無不知，相公當國，獨不知耶，曾此不知

焉用彼相，令吏從輔受詞，輔操筆曰：區區之心一無所求，愛君而已。揚時浮沅州縣，四十餘年，未嘗求聞達，而德望日衆，四方之士，不遠千里，從之遊，號曰龜山先生，會福州進士，張翥，慷慨謂京口，宗廟社稷，危在旦夕，宜亟引耆德老成，置諸左右以開導上心，羅天下忠義之士，布列內外，以分理庶務，庶幾尤可及耳，京叩其所知，遂以時對，京因薦之，會允迪自高麗還，言高麗國王，問龜山先生安在，乃召爲秘書郎。二年，夏六月，蔡京專政日久，公論益不與，帝亦厭薄之，子攸權勢，既與父相軋，浮薄者復間焉，由是父子各立門戶，遂爲仇敵，攸別居賜第，一日詣京，京正與客語，使避之，攸甫入，遽起握父手，爲診狀，曰大人脈勢舒緩，體中得無有不適乎，京曰無之，攸曰，禁中方有公事，即辭去，客竊窺見以問京，京曰，君不解，此兒欲以爲吾疾而罷我爾，閱數日，果以太師魯國公致仕。冬十月，睦州清溪民方臘，世居縣揭村託左道以惑衆，縣境梓桐菴源諸洞，皆山谷幽險處，民物繁夥，有漆椿杉材之饒，富商巨賈多往來，臘有漆園，造作局屢酷取之，臘怒而未敢發，時吳中困於朱勗花石之擾，比屋致怨，太學生鄧肅進詩諷諫，帝不聽，放肅歸田里，勗益橫，臘遂因民不忍，陰聚貧乏游手之徒，以米勗爲名，起作亂，自號聖公，建元永樂，置官吏將帥，以巾飾爲別，自紅巾而上凡六節，無弓矢介冑，惟以鬼神勗秘事相扇誑，焚室廬，掠金帛子女，誘脅良民爲兵，人安於太平，不識金革，聞金鼓聲，即歛手聽命，不旬日聚衆數萬，兩浙都監蔡遵顏坦擊之，皆敗死於息坑。三年，春正月，童貫承詔，罷蘇杭應奉局花石綱勗米勗父子弟姪之在職者，吳民大悅。夏四月，童貫合兵擊方臘於菴源洞，臘衆尙二十萬，深據巖屋爲三窟，諸將莫知所入，王淵裨將韓世忠，潛行溪谷間，問野婦得徑，即挺身仗戈直前，擣其穴，格殺數十人，擒臘以出，辛興宗領兵截洞口，掠爲已功，併取臘妻子，及僞相方肥等五十二人，於梓桐石穴中，殺賊七萬，餘黨悉平，送臘京師斬之，臘之起，凡破六州五十二縣，戍平民二百萬，所掠婦女，自賊洞逃出，裸而縊於林中者，相望百餘里。四年，春三月，遼燕京留守李處溫等，以耶律濟禱帝，遙廢其主延禧爲湖陰王，詔童貫蔡攸等勒兵十五萬，巡北邊以應金。夏五月童貫進兵

擊遼，敗績，退保雄州。秋七月詔童貫蔡攸再舉伐遼。冬十月劉延慶及郭藥師進兵攻遼，藥師襲燕敗績，延慶兵潰。十一月，金克遼燕京，於是遼五京皆爲金有。五年，夏四月，金人來歸燕，及涿易檀順景薊之地，而營平澤三州，終以非石晉所賂契丹之地不預焉，詔童貫蔡攸入燕交割，時燕之職官富民，金帛子女，皆爲金人所掠而東，惟存空城而已，尼瑪哈猶欲止割涿易，金主曰，海上之盟，不可忘也，我死汝則爲之，貫等奏燕城老幼迎謁，焚香稱壽，帝謂之曲赦兩河燕雲，命即日班師。六年，冬十二月，都城中酒保，朱氏女生髯，長六、七寸，疏秀甚美，宛然一男子，詔度爲道士，又有賣青果男子，孕而誕子。七年，春正月，遼延禧如黨項，二月，至麗州，金將洛索獲之以歸，遼亡，遼自太祖建國，至天祚亡，凡九主，合二百十九年，延禧至金，金主廢爲海濱王，遣使來告慶。夏六月，帝援神宗遺訓，能復金燕之境者，胙土賜以王爵，遂封宦者童貫爲廣陽郡王。秋九月，有狐升御榻而坐，時又有都城東門外鬻菜夫，至宣德門下，忽若迷罔，釋荷擔向門戟手，且詈曰，太祖皇帝，神宗皇帝，使我來道，尙宜速改也，邇卒捕之，下開封獄，一夕反省，則不知向者所爲，乃於獄中盡之。冬十月，金將尼瑪哈克喇布分道南侵。十一月，太常少卿傅察奉使遇金兵，反覆辨論，不屈死之。十二月，童貫自太原逃歸，金尼瑪哈克喇布代州，遂圍太原。金韓喇布入檀薊州，郭藥師以燕山判，隆金，金盡取燕山州縣。帝傳位於太子恒，太子即位，是爲欽宗，尊帝爲教主道君，太上皇帝，皇后爲太上皇后，退居龍德宮。李綱上書言，方今中國勢弱，君子道消，法度紀綱，蕩然無統，陛下履位之初，當上應天心，下順人欲，攘除外患，誅鋤內奸，以副道君皇帝付託之意，帝召對延和殿，時金議割地，綱言祖宗疆土，當以死守，不可以尺寸與人，帝嘉納之。時天下皆知蔡京誤國，而用事者多受其薦引，莫肯爲帝明言之，太學生陳東，率諸生上書曰，今日之事，蔡京壞亂於前，梁師成陰賊於內，李彥結怨於西北，朱勳聚怨於東南，王黼童貫，又從結怨於涇金，創開邊隙，使天下危如絲髮，此六賊者，異名同罪，伏願陛下擒此六賊，肆諸市朝，傳首四方以謝天下。

欽宗皇帝靖康元年，春正月，契方平之師潰於黎陽，官軍在河南者，無一人禦敵，金人遂取小舟以濟，凡五日騎兵方絕，步兵猶未渡也，旋渡旋行，無復隊伍，金人笑曰：南朝可謂無人，若以一二千人守河，我豈得渡哉，遂破滑州，何澼奔遼。太上皇出奔亳州，於是百官多潛遁，童貫惟恐行不速，使親軍射之，中而踣者百餘人，道路流涕，蔡京亦盡室南行，爲自全之計，上皇尋至鎮江。金鞞喇布圍京師，李綱禦之，斬獲百餘人，金人知有備，又聞道君已內禪，乃退，議取金幣，及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，而以宰相親王爲質，送大軍過河，乃退爾，李綱言金人所需金帛，竭天下且不足，況都城乎？三鎮固之屏蔽，割之何以立國，至於遣質，則宰相當往，親王不當往，若遣辯士姑與之議，所以可不可者，宿留數日，大兵四集，彼孤軍深入，雖不得所欲，亦將速歸，此時與之盟，則不敢輕中圖，而和可久也，李邦彥等不從，悉依金人之議。金游騎大掠於城下，統制官馬忠，以京西募兵適至，擊金人，敗之於順天門外，金師遂收斂爲一，西路稍通，撥兵得遼。時神師道年高，天下稱爲老神，帥師入援，帝聞其至，甚喜，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，師道入見，帝問曰：今日之事，卿意若何，對曰：女真不知兵，豈有孤軍深入入境，而能善其歸乎，帝曰：業已講好矣，對曰：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，餘非所敢知也。神師道請緩給金幣於金，俟彼情歸，扼而滅諸河，計之上也，李邦彥不從。楊時言今日之事，當以收人心爲先，人心不附，雖有高城深池，堅甲利兵，不足恃也，童貫爲三路大帥，棄軍逃歸，朝廷置之不罪，故梁方平之徒，相繼而遁，當正典刑，以爲不忠之戒，自黃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，馴至今日，比聞防城，仍用閹人，覆軍之轍，不可復蹈，疏上，以楊時爲右諫議大夫兼侍講。二月，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，鬼怪日甚，其勢非用師不可，且敵兵號六萬，而吾勦王之師，集城下者，已二十餘萬，彼以孤軍入重地，猶虎豹自投陷阱中，當以計取之，不必與之決一旦之力，若扼河津，絕餽道，分兵復畿北諸邑，而以重兵臨敵營，堅壁勿戰，俟其食盡力疲，然後以一撥取誓書，復三鎮，縱其北歸，半渡而擊之，此必勝之計也，帝深然之，神師道復言，劫寨已誤，然兵家亦有出其不意者，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，亦一奇也，如猶不勝

然後每夕以數千人擾之，不十日賊遁矣，李邦彥等畏懼，皆不果用。詔割三鎮地以畀金，金幹喇布引兵北去，京師解嚴，神師遣請乘其半濟擊之，帝不許，師道曰：異日必爲國患，御史中丞呂好問，進言於帝曰：金人得志，益輕中國，秋冬必傾國復來，禦敵之備，當速講求，不聽。神師道罷，中丞許翰，言師道名將，沈毅有謀，不可使解兵柄，帝謂其老難用，翰曰：秦始皇老王薨，而用李信，兵辱於楚，漢宣帝用趙充國之老，而卒能成金城之功，自呂望以來，以老將收功者，難一二數，師道智慮未衰，雖老可用也，帝不納翰又言，金人此去，存亡所繫，當令一大創，使失利去，則中原可保，四夷可服，不然，將來再舉，必有不救之患，宜遣師道擊之，帝亦不聽。三月，詔李綱迎太上皇於南京，綱往，具道皇帝孝思慕，請陛下早還京師，勿問細故可也，太上感悟，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，且曰：卿捍守宗社，有大功，若能調和父子間，使無疑阻，當遂垂名青史，綱遂，具道太上意，帝始釋然。夏四月，太上皇至京師，幸執進迎奉儀注，耿南仲讓欲屏太上左右，軍駕乃進，李綱言天下之理，誠與疑，明與闇而已，自誠明推之，可至於堯舜，自疑闇推之，其患有不可勝言者，耿南仲不以堯舜之道輔陛下，乃闇而多疑，南仲佛然曰：臣適見右司諫陳公輔乃爲李綱結士民伏闕者，乞下御史置對，上愕然，綱與南仲所論國事也，南仲乃爲此言，臣何敢復有所辨，因求去，帝不允。五月，綱子祭酒楊時上言，蔡京用事二十年，蠹國害民，幾危社稷，人所切齒，而論其罪者，莫知其所本也，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，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，故推尊安石，加以王爵，配享孔子廟庭，今日之禍，實安石有以啟之，安石挾管商之術，飾六藝以文姦言，變亂祖宗法度，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，當見於數十年之後，今日之事，若合符節，其著爲邪說，以誣學者耳目，而敗壞其心術者，不可縷數，伏望追奪王爵，明詔中外，毀去配享之像，使邪說淫辭，不爲學者之惑，疏上，詔罷安石配享，降居從祀之列。秋七月，竄蔡京於儋州，遣死，京天資凶譎，舞智御人，棄紀綱法度爲虛器，根株連結，牢不可破，卒致宗廟之禍，雖以請死，天下猶以不正典型爲恨，童貫趙良嗣伏誅，貫提兵二十年，權傾一時，窮姦稔惡，流毒四海，死不足以賞賚。九月，

金尼嗎哈破太原，副都總管王粟死之。先是朱勛竄宿州，籍其家，田至三十萬頃，他物稱是，言者又論攸與燕山之役，禍及天下，駟侈淫佚，載籍所無，於是遣使即二人所至斬之。冬十月，金幹喇布破真定，都給轄劉昉死之。十一月，金人渡河破西京，詔馮潯使金軍請和。詔王雲副康王構使金軍，許割三鎮，至磁州，州人殺雲，構還次相州。金幹喇布尼嗎哈圍京城，粟帝出盟。閏月，帝募死士，得秦仔劉定四人，遣持蠟詔如相州，拜康王構爲天下兵馬大元帥，知中山府陳遯爲元帥，汪伯彥宗澤爲副元帥，使盡起河北兵速入衛，仔至相州，於髮中出詔，王爵之嗚咽，軍民感動。郭京出禦，金軍敗走，京城破，帝如金營請降。十二月，帝自金營還宮，遣使如兩河割地以畀金。二年，春正月，帝命太子監國，復如金營。副元帥宗澤，大敗金人於衛州。三月，金立張邦昌爲楚帝，閹門賞贊舍人吳革，率衆討邦昌，不克而死。夏四月，金人以二帝及后妃，太子宗成諸臣等北去。

高宗皇帝，名構，徽宗第九子，初封康王，二帝北行，遂即位於南京，建炎元年，夏五月，大赦，張邦昌及應於供奉金國之人，一切不問，以張邦昌爲太保，封同安郡王，五日一赴都堂，參決大事。遣宣義郎傅勢使金軍，通問二帝，且致書於尼瑪哈。以宗澤爲東京留守，澤累表請帝還京師，不報。秋九月，詔馬仲如潭州，數張邦昌之罪，賜死，併誅王時雍等。冬十月，帝如揚州。二年，春二月，河北道楊進，聚衆三十萬，丁進，王再葦，李貴，王大郎，擁衆各數萬，澤招降之，有王善者，河東巨寇也，擁衆七十萬，車萬乘，欲據京城，澤單騎至善營，泣謂之曰，朝廷危難之時，使如有公一二輩，豈復有敵患乎，今日乃汝立功之秋，不可失也，善感泣曰，敢不効力，遂解甲降。秋七月東京留守宗澤，前後請帝還京，二十餘奏，每爲黃潛善汪伯彥所抑，潛善伯彥又疑澤爲變，以郭仲荀爲副留守以察之，澤憂憤成疾，疽發於背，諸將人問疾，澤凄然曰，吾以二帝蒙塵，憤憤至此，汝等能殲敵，則吾死無恨，衆皆流涕曰，敢不盡力，諸將出，澤歎曰，出師未捷身先死，長使英雄淚滿襟，無一語及家事，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，都人號慟訃聞，贈觀文殿學士，澤子顯居戎幕，素得士心，都人請以顯繼父任，時已命杜充代澤，不許，充隨

而無謀，至汴，悉反澤所爲，於是豪傑離心，降盜聚城下者，復去剽掠矣。八月，金主廢宋上皇爲昏德公，靖康帝爲重昏侯，徙之韓州，令下之日，盡空其城，命曹康郡王孝壽等九百餘人，至韓州同處，給田十五頃，令種蒔以自給，惟秦檜不與徙，依遼寶以居，遼寶亦厚待之。三年，春二月，詔劉光世將兵阻淮以拒金，光世兵潰，走還，金尼嗎哈遂破天長軍，帝奔鎮江，如杭州，三月如江甯。夏六月，大霖雨，詔郎官以上言闕政，司勳員外郎趙鼎上疏曰：『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，變祖宗之法，而民始病，假爾國之謀，造生邊患，興理財之政，窮困民力，設虛無之學，敗壞人材，至崇甯初，蔡京託紹述之名，盡祖安石之政，凡今日之患，始於安石，成於蔡京，今安石猶配享神宗，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闕，莫大於此，帝從之，遂罷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廷。秋閏八月，帝如臨安。九月，金人破南京。冬十月，帝至臨安，留七日，時金烏珠分兵，一自滁和入江東，一自蕪黃入江西，帝遂入越州。十一月，知徐州趙立，將兵勤王，轉戰四十里，至楚州城下，立中箭貫兩頰，口不能言，以手指揮，既入城休士，而後拔鎌，議者謂自燕山之役，南北戰爭，未有如此之屢戰者。金烏珠渡江入建康，杜充叛降金，通判楊邦乂死之。帝奔明州。十二月，金烏珠破臨安，遣兵渡浙追帝，帝航於海。江淮統制岳飛，率所部，自建康躡金於廣德境中，六戰皆捷，擒金將王權，俘首領四十餘，察其可用者，結以恩義遣還，令夜斫營縱火，飛乘亂縱擊，大破之，駐軍鍾村，軍無見糧，將士忍飢，秋毫無犯，金所籍兵，爭降附之。四年，春正月，金人被明州，屠其民，遠襲帝於海，帝走溫州。二月，金烏珠還臨安，縱火焚掠，以輜重不可遑隨，取道秀州北還。夏四月，留守司統制牛皋，追敗金人於饒豐。五月，岳飛襲金人於靜安敗之。秋七月，金徙二帝於五國城，去上京東北千里，徙此逾月，太上皇后鄭氏崩，洪皓自雲中密遣人奏書，以洮梨栗麵等獻二帝，始知帝即位之實。九月，金立劉豫爲大齊皇帝，世修子禮，奉金正朔，置丞相以下官，即位於大名府，朝廷聞之，凡僞仕於豫，而其家屬在東南者，悉厚加撫卹。冬十月，金人縱秦檜還，專意與金解仇息兵，首倡和議。紹興元年，春二月，以秦檜參知政事。冬十月，吳玠及其弟瑋，大敗金人於和尚原，烏

珠中二流矢，僅以身免，並奪其鬚髮而遁。二年，夏四月，劉豫徙居汴，尊其祖考爲帝，置於宋太廟，是日暴風捲旂，屋瓦皆振，士民大懼。秋八月，胡安國因上時政論二十一篇，略言保國必先定計，定計必先建都，建都擇地，必先設險，分土必先制國，制國以守，必先植民，夫國之有民，猶人之有元氣，不可不植也，除亂賊，遷縣令，輕賦歛，更幣法，省官吏，皆植民事也，而行此有道，必先立政，立政有經，必先嚴賞而後賞罰當，賞罰當而後號令行，人心順從，惟上所命，以守則固，以戰則勝，以攻則服，天下定矣，然欲如此，願入主志尙何如耳，尙志所以立本也，正心所以決事也，養氣所以制敵也，宏度所以用人也，寬隱所以明德也，具此五者，帝王之能事畢矣，論入改給事中，入對，帝曰聞卿大名，渴於相見，何爲累召不至，安國辭謝，居旬日再見，以疾力求去，帝曰，聞卿深於春秋，方欲講論，遂以左氏傳付安國。黜句正音，安國言春秋經世大典，見諸行事，非空言比，方今恩濟艱難，左氏繁碎，不宜虛費光陰，耽耽文采，莫若潛心聖經，帝善之，命兼侍讀，專講春秋。胡安國奏朱勝非，與黃潛翁汪伯彥同在政府，緘默附會，馴致度江，嘗用張邦昌，結好金國，淪滅三綱，天下憤懣，及正位冢司，苗劉肆逆，貪生苟容，辱逮君父，今強敵憑陵，叛臣不忌，用人得失，繫國安危，深恐勝非上誤大計，帝爲罷都督之命，改兼侍讀，安國復持錄黃不下，願浩特命檢正黃龜年書行，安國言有官守者，不得其職則去，臣今待罪無補，既失其職，當去甚明，況勝非既臣論列之人，今朝廷乃稱勝非處苗劉之變，能調孳弱，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爲行權，先備力排其說，蓋權宜廢置，非所施於君父，春秋大法，尤謹於此，建炎之失節者，今雖特釋而不問，又加進擢，習俗既成，大非君父之利，臣以春秋入侍，而與勝非爲列，有違經訓，遂臥家不出。初秦檜所陳三策，欲以河北人還金，中原人還劉豫，帝曰，檜言南人歸南，北人歸北，朕北人，將安歸，檜乃語塞。三年，夏六月，岳飛討江廣羣盜，悉平之，帝密令飛屠屢敵，飛請誅首惡而赦脇從，帝許焉，虔人感其德，繪像祠之，及入見，帝手書精忠岳飛四字製旗以賜之。四年，春三月，吳玠吳玠，與金人，戰於仙人關大敗之。秋七月，岳飛趨襄陽，李成迎戰，左臨襄江，

飛笑曰：步兵利險阻，騎兵利平曠，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，雖衆十萬，何能爲，舉鞭指王貴曰：爾以長袍步卒，擊其騎兵，指牛泉曰：爾以騎兵擊其步卒，合戰賊馬應槍而斃，餘騎皆擁入江，步卒死者無數，成夜遁，飛遂復襄陽，齊人收成餘衆，益兵駐新野，飛與別將王萬夾擊，大敗之，又使牛吳復隨州，王貴張憲，復唐鄧州信陽軍，襄漢悉平，飛移屯德安，軍聲大振，捷聞，帝喜，曰：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，未知其能破敵如此，飛因奏，金人所愛，惟子安玉帛，志已矯情，劉豫僞，人心終不忘宋，如以精兵二十萬，直搗中原，恢復故疆，誠易爲力，襄陽隨郡，地皆膏腴，苟行營田，其利甚厚，臣候糧足，即過江北剽敵，時方重深入之舉，而營田之議，自是興矣。冬十月，詔韓世忠進屯揚州，詔意懇切，世忠感泣曰：主憂如此，臣子何以生爲，遂濟師，進屯揚州，使統制解元守承州，候金步兵，親提騎兵駐大儀，以當金騎，伐木爲柵，自斷歸路，會魏良臣使金過之，世忠撤炊爨，結良臣有詔移屯平江，良臣疾馳去，世忠度良臣已出境，即上馬，令軍中曰：朕吾鞭所向，於是移軍向大儀，勒五陳，設伏二十餘所，約聞鼓即起擊，良臣至金軍中，金前將軍聶降貝勒，問官軍動息，具以所見對，聶降貝勒大喜，即引兵至江口，距大儀五里，別將托卜嘉擁鐵騎，過五陳東，世忠傳小麾鳴鼓，伏兵四起，旗色與金人旗雜，金軍亂，官軍迭進，世忠令背嵬軍，各持長斧，上掛人胸，下斫馬足，金兵多陷泥淖，世忠壓勁騎，四面蹂躪，人馬俱斃，擒托卜嘉等二百餘人，而世忠所遺董咬，亦擊敗金兵於天長之鴉口橋，解元至承州，設伏以待，又決河以遏之，一日十三戰，相拒未決，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，復大戰，俘獲甚多，世忠復親追至淮，金人驚潰，相蹈藉溺死者甚衆，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。趙鼎勸帝親征，帝從之，喻樛謂鼎曰：六龍臨江，兵氣百倍，然公自度此舉，果出萬全乎，或姑試一擲也，鼎曰：中國累年退避不振，敵志益驕，義不可更屈，故贊上行耳，若事之濟否，則非鼎所知也。或問鼎曰：金人傾國來攻，衆皆洶懼，公獨言不足畏何也，鼎曰：敵雖衆，然以劉豫邀而來，非其本心，戰必不力，是以知其不足畏也，帝語張浚曰：趙鼎真宰相，天使佐朕中興，可謂宗社之幸，鼎奏金人遁歸，尤當博采

羣言，爲善後之計，於是詔宰執議攻戰備禦措置緩急之方。五年，夏四月，龍圖閣直學士楊時奉祀致仕，優游林泉，以著書講學爲事，及是卒，年八十三，初時爲肅山令，博羅主簿羅從彥，聞時得程氏之學，慨然慕之，徒步往學，見時三日，即驚汗浹背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，既卒，築室山中，絕意仕進，學者稱爲豫章先生，延平李侗，初從羅從彥學，從彥令於靜中，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，而求所謂中者，久之於天下之理，該攝洞貫，以次融釋，從彥甚重之，侗嘗曰：學問之道，不在多言，但默坐澄心，體認天理自見，學者稱爲延平先生。上皇卒於金，史臣曰：徽宗之失國也，疏斥正士，狎近姦諛，蔡京以佞，薄巧佞之資，濟其驕奢淫佚之志，溺信虛無，崇飾遊觀，君臣逸豫，怠棄國政，及童貫用事，又勤兵於遠，稔禍速亂，遂致國破身辱，豈得諉諸數哉，自古人君玩物喪志，縱慾敗度，鮮不亡者，徽宗特甚焉爾。六月，岳飛大破楊太於洞庭，太技窮，赴水死，飛入賊壘，徐西驚曰：何神也，俱請降，衆凡二十餘萬，飛親行諸岩慰撫之，縱老弱歸田，籍少壯爲軍，果八日而捷音至潭，張浚歎曰：岳侯真神算也，黃誠斬楊太首，挾鍾子儀詣浚降，湖湘悉平，初楊太恃其險，官軍自陸襲，則入湖，水攻之則登岸，因曰：欲犯我者，除是飛來，至是人以其言爲讖云。六年，春二月，韓世忠屯楚州，披草萊，立軍府，與士卒同力役，夫人梁氏，親織箔爲屋，將士有怯戰者，世忠遣以巾幗，設樂大宴，俾婦人妝以恥之，故人人奮厲，撫集流散，通商惠工，山陽遂爲重鎮。夏六月，張浚撫師淮上，命劉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，楊沂中領精騎以佐張俊，岳飛屯襄陽以圖中原，且謂飛曰：此君素志也。秋七月，陳公輔上言，今日之禍，實由公卿大夫，無氣節忠義，不能維持天下國家，平時既無忠言直道，緩急詎肯仗節死義，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耶，安石政事壞人才，學術壞人心，三經字說，既經聖人破碎大道，非一端也，春秋正名分，定褒貶，俾亂臣賊子懼，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，吏漢載成敗安危，存亡理亂，爲世龜鑑，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，揚雄不死王莽之筭，而著劇秦美新之文，安石乃曰：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，馮道事四姓八君，安石乃曰：善避難以存身，使公卿皆師安石之言，宜其無氣節忠義也。七年春三月，帝如

建康。夏四月，飛自鄂入見，拜太尉，繼除宣撫使，以王德壽瓊兵隸之，帝謂德瓊曰，聽飛號令，如朕親行，飛見帝數論恢復之略，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，蓋欲荼毒中原，以中國攻中國，彼得以休息觀望耳，臣願陛下假臣日月，提兵趨京洛，據河陽陝府潼關，以號召五路叛將，叛將既還，遣王師前進，豫必棄汴而走河北，京畿陝右，可以盡復，然後分兵潛滑，經略兩河，如此則逆豫成擒，金人可滅，社稷長久之計，實在此舉，帝曰，中興之事，一一委卿，飛方圖大舉，會秦檜主議，忌之，遂不以德瓊兵隸飛，而請詔飛詣張浚議事，浚謂飛曰，王德淮西軍所服，浚欲以爲都統，而命呂祉以都府參謀領之，如何，飛曰，德與鄧瓊素不相下，一旦樞之在上，則必爭，呂尙許不習軍旅，恐不足服衆，浚曰，張俊楊沂中如何，飛曰，張宜撫飛之舊帥也，其人暴而寡謀，沂中視德等耳，亦豈能御此軍哉，浚聽然曰，固知非大尉不可，飛曰，都督以正間飛，飛不敢不盡其愚，豈以得軍爲念哉，飛既與浚忤，即日上章，乞終喪服，以張憲攝軍事，步歸廬山，庾母慕側，浚怒，遂以張宗元權宣撫判官，監其軍。五月，張浚薦胡安國，帝召之，將行，聞陳公輔乞蔡程頤之學，乃上疏論之，略曰，孔孟之道，不傳久矣，自顛兄弟，始發明之，然後知其可學而至，今使學者師孔孟，而禁從頤學，是入室而不由戶也，夫頤於易，因理以明象，而知體用之一原，於春秋見於行事，而知聖人之大用，諸經語孟，皆發其微旨，而知其入德之方，則狂言怪語，豈其文哉，孝弟顯於家，忠誠勸於鄉，非其道義，一介不以取予，則高視闊步，豈其行哉，自嘉祐以來，頤與兄頴，及邵雍張載，皆以德行世，著書立言，公卿大夫，所欽慕而師尊之，及王安石蔡京等加排抑，故其道不行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，加以封爵，載在祀典，仍照館閣褒其遺書，羽翼六經，使邪說者不得作，而道術定矣。六月，岳飛奉詔入朝，帝尉遣之，既而張宗元避，言將和士悅，人懷忠孝，皆飛訓養所致，帝大悅，飛至鎮奏言，比者寢閣之命，咸謂聖斷已堅，何至今尙未決，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，因人心，以曲直爲老壯，以逆順爲強弱，萬全之效可必，錢榷僻在海隅，非用武地，願建上游，用漢光武故事親帥六軍，往來都戰，庶幾將士知聖意所向，人人用命。秋九月，張浚引谷求去

帝問誰可代者，且曰秦檜如何，浚曰近與共事，方知其間，帝曰然則用趙鼎耳，浚曰得之矣，檜由是憾浚，浚遂奉祠，而都督府亦罷。冬十一月，金入澠汴，執劉豫，廢爲庶人，置行臺尙書省於汴，韓世忠奮飛，請收復中原不報。紹興八年，春二月，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官，胡安國以爲先聖手所筆削之書，天下事物，無不備於此，因潛心二十餘年，著春秋傳以成其志，至是上之，帝謂深得聖人之旨，認進一官，命未下而卒，安國強學力行，以聖人爲標的，志於康濟斯民，見中原淪沒，遺黎塗炭，常若痛切其身，雖數以罪去，愛君愛國，遠而彌篤，風度凝遠，視天下萬物，無一足遷其心，謝良佐嘗語人曰，胡康侯如大冬嚴雪。百草萎死，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。冬十月，趙鼎罷，鼎自再相，無所施爲，或以爲言，鼎曰：今日之事，如人患麻，當靜以養之，若復攻攻，必損元氣矣，後王庶入對，帝曰，趙鼎兩爲相，於國有大功，再贊親征，皆能決勝，又鎮撫建康，回鑾無虞，它人所不及。十一月，胡銓抗疏，極言不可和，有云，臣備員樞屬，義不與檜等共戴天，區區之心，願斷三人頭，竿之藜街，然後羈留虜使，責以無禮，徐興問罪之師，則三軍之士，不戰而氣自倍，不然，臣有赴東海而死，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。十年，春正月，故相李綱卒，綱負天下之望，以一身存舍，爲社稷人民安危，雖身或不用，用且不久，而其忠誠義氣，凜然動乎遠邇，每使者至金，金人必問李綱趙鼎安否，其爲遠人所畏服如此，朱子曰，綱知有君父，而不知有身，知天下之安危，而不知身之有禍福，雖以讒問竄斥，屢瀕九死，而愛君愛國之志，終有不可奪者，可謂一世之偉人矣。秋七月，岳飛遣子雲，領騎兵直貫金陣，戒之曰，不勝，先斬汝，雲與金人戰數十合，殺傷甚衆，烏珠以拐子馬萬五千來，飛戒步卒，以麻扎刀入陣，勿仰視，第斫馬足，拐子馬相連，一馬仆二騎不能行，飛軍奮擊，遂大破之，烏珠大懼，曰，自海上起兵，皆以此勝，今已矣，因復益兵而前，飛自以四千騎突戰，敗之，烏珠憤甚，合師十二萬，次於蘭顯，楊再興以三百騎遇之於小商橋，驟與之戰，殺二千人，及萬戶薩巴，千戶百人，再興死之，獲屍焚焉，得箭鏃二升，飛痛惜之，張憲繼至復戰，烏珠夜遁，追奔十五里，太原大震，飛謂子雲曰，敵屢敗，必還攻嶺昌，汝宜速援王

貴，既而烏珠果至，貴將游奕，雲將背窺戰於城西，雲以騎兵八百，挺前決戰，步卒張左右翼繼之，殺烏珠坻夏金吾，飛又使梁興，會太行忠義，兩河豪傑，敗金人於垣曲，又敗之於沁水，遂復懷衛州，斷金人山東河北之道，金人大怒，飛進軍朱仙鎮，距汴京四十五里，與烏珠對壘而陣，遣背窺騎五百奮擊，大破之，烏珠還汴，飛檄陵臺令，行視諸陵，喜治之。兩河豪傑李通等，率衆歸飛，由是金人動息，山川險要，飛皆得其實，中原盡磁相澤濬晉絳紛隲之境，皆期日與兵，與官軍會，其所揭旗以岳爲號，父老百姓，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，頂盆焚香，迎候道路，自燕以南，金人號令不行，烏珠欲僉軍以抗飛，河北無一人應者，乃歎曰，自我起兵北方以來，未有如今日之挫隲，金將烏凌噶思慕，索驍勇桀黠，亦不能制其下，但諭曰，毋輕動，待岳家軍來即降，金將王鎮，崔慶，李覲，崔虎，華旺等，皆率所部降，龍飛大王之將曠克察等，亦密受飛旗榜，自其國來降，款帶亦欲以衆五萬內附，飛大喜，諭其下曰，直抵黃龍府，與諸君痛飲耳，方指日渡河，而秦檜欲盡淮以北與金和，諷臺臣請班師，飛奏金人銳氣沮喪，盡棄輜重，疾走渡河，而我豪傑向風，士卒用命，時不再來，機難輕失，檜知飛志銳不可回，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，而後上言，飛孤軍不可久留，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，乃憤愧泣下，東面再拜曰，十年之力，廢於一旦，乃自鄆城引兵還；民遮馬痛哭，訴曰，我等迎官軍，舍人皆知之，相公去，我輩無鹽類矣，飛亦悲泣，取詔示之曰，吾不得擅留，哭聲震野，飛留五日以待，以徒從而南者如市，飛函奏以漢上六郡間田處之，初烏珠敗於朱仙鎮，欲棄汴而去，有書生叩馬曰，太子母走，岳少保且退，烏珠曰，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，京城日夜望其來，何謂可守，生曰，自古未有權臣在內，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，岳少保且不免，况欲成功乎，烏珠悟，遂留不去，飛還，烏珠遣兵追之不及，而河南新復府州，皆復爲金有，飛至鄂，力請解兵權，不許，已而入覲，帝問之，飛拜謝而已。冬十一月，時金主興禮築立孔子廟於上京，求孔子後，得四十九代孫承奉郎瑞，遂封衍聖公。十一年，秋八月，岳飛以恢復爲已任，不肯附和議，嘗讀檄奏，至德無常師，主善爲師之語，悉曰，君臣大倫，根於天性，大臣

而忍面欺其主耶，烏珠遣檄書曰：汝朝夕以和請，岳飛方爲河北圖，必殺飛始可和，桧亦以飛不死，終梗和議，已必及禍，故力謀殺之，遂諷中丞何鑄，侍御史羅汝楫，諫議大夫方俟嵩等，交章論飛，奉旨撥淮西，暫至舒蕪而不進，比與張俊按兵淮上，欲棄山陽而不守，乃罷爲萬壽觀使，奉朝請。冬十月，秦桧矯詔下岳飛於大理獄，秦桧必欲殺飛，乃與張俊謀，密誘飛部曲，能告飛事者，優與重賞，卒無應者，俊聞飛嘗欲斬統制王貴，又督仗之，乃誘以告飛，貴不肯曰：爲大將爵免以賞罰用人，苟以爲怨，將不勝其怨，俊因劫以私事，貴懼而從之，桧又聞飛統制王俊，善告奸，號鴟兒，以姦貪屢爲張憲所抑，使人諭之，王俊許諾，於是桧謀以張憲王貴王俊，皆飛部將，使其徒自相攻殺，因以及飛父子，庶帝不疑，俊時在鎮江，乃自爲狀付王俊，妄言副都統制張憲，謀據襄陽，殺飛兵柄，令告王貴，使貴執憲，赴鎮江行樞密府，憲未至，俊預爲獄以待之，屬吏王應求白俊，以爲樞密院無推鞠法，俊不聽，親行鞠鍊，使憲自誣，謂得飛子雲手書，命憲營還兵計，憲被掠無完膚，竟不狀，俊手自具獄成，告桧，桧憲至臨安，下大理寺獄，桧奏召飛父子證憲事，帝曰：刑所以止亂，勿妄追證，動搖人心，桧矯詔召飛父子，使者至飛第，飛笑曰：皇后土，可表此心，遂與雲就獄，桧命中丞何鑄，大理鄉周三旦鞠之，鑄引飛至庭，詰其反狀，飛裂裳以背示鑄，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，深入膚理，旣而閹貨俱無驗，鑄察其冤，白桧，桧曰：此上意也，鑄曰：鑄豈能區區爲岳飛者，強敵未滅，無故戮一大將，失士卒心，非社稷之長計，桧語塞，乃改命諫議大夫方俟嵩，高濬與飛有怨，遂誣飛令子鵬孫革致書張憲王貴，令盧甲探報，以動朝廷，雲與憲書，令措置使飛還軍，且云其書已焚，飛坐繫兩月，無可證者，或敦嵩以臺章所指淮西逗遛事爲言，高喜白桧，簿錄飛家，取所錫御札，與往來道途日月，皆可攷，乃收其御札，送官藏之滅跡，嵩又使鵬革等，證飛受詔逗遛，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，傅會其獄，大理卿薛仁輔，寺丞李若樸，何彥猷，皆言飛無辜，判宗正寺王士褒，請以百口保飛無它，且曰：中原未靖，禍及忠義，是忘二罪，不欲復中原也，皆不聽，韓世忠心不平，詣桧詰其貸，桧曰：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，其事莫

須有，世忠曰，莫須有三字，何以服天下。韓世忠深以和議爲不然，及魏良臣使金，世忠諫曰，中原豪傑，莫不延頸以俟弔伐之師，若自此與和，日月侵尋，人情銷弱，國勢委靡，誰復振之，北使之來，乞與面議，復抗疏言，秦檜誤國之罪，檜諷言官論之，帝不聽，而世忠連疏乞罷，遂罷爲醴泉觀使，封福國公，世忠自是杜門謝客，絕口不言兵，時跨驢携酒，從一二童僕，縱游西湖，以自樂，澹然若未嘗有權位者，平時將佐，罕得見其面。十二月，秦檜殺故少保樞密副使武昌公岳飛，歲已暮，而飛獄不成，一日，檜手書小紙付獄，即報飛死矣，年三十九，雲與張憲，皆棄市，于鵬等從坐者六人，籍飛家資，徙之嶺南，於是薛仁輔李若僕何彥猷皆被黜，布衣劉允升，上書訟飛冤，下大理獄死，齊安王士彥以救飛，尋放之建州，凡傅成其獄者皆進秩，洪浩在金，以蠟書奏金人所畏服者惟飛，至以父呼之，及聞其死，金人酌酒相賀，飛事親孝，家無侍姬，吳玠素服飛，願與交驢，飾名妹道之，飛曰，主上宵旰，豈大將安榮時耶，却不受，玠益敬服，帝欲爲飛營第，飛辭曰，金敵未滅，何以家爲，或問天下何時太平，飛曰，文臣不愛錢，武臣不惜命，天下太平矣，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錫者，立斬以徇，卒夜宿，民間門願納，無敢入者，軍號凍死不拆屋，餓死不撻掠，卒有疾，飛躬爲調藥，諸將遠戍，飛遣妻問勞其家，死者哭之，而育其孤，或以子婚其女，凡有頒犒，均給軍吏，秋毫無私，善以少擊衆，謀定而後戰，故有勝無敗，敵爲之語曰，撼山易，撼岳家軍難，宗澤曾授飛陣圖，飛曰，陣而後戰，兵法之常，運用之妙，在於一心，張俊嘗問用兵之術，飛曰，仁信智勇嚴，闕一不可，飛好禮士，覽經史，雅歌投壺，恂恂如書生，每辭官必曰，將士効力，飛何功之有，然忠憤激烈，議論持正，不挫於人，卒以此得禍，飛死時，有女痛父冤，抱銀餅投井以殉，後人因名其井爲孝娥井。十二年，秋八月，金人歸徽宗皇帝，顯肅皇后鄭氏，及懿節皇后邢氏之喪，喪至，帝易總服，奉安龍德別宮，皇太后韋氏，自金還，帝至臨平奉迎，見后喜極而泣，后至臨安，入居慈甯宮。九月，加秦檜太師，封魏國公，以和好成也。十四年，秋九月，徙趙鼎於吉陽軍，謝表有云，白首何歸，輒餘生之無幾，丹心未泯，誓九死以不移，檜見曰，此老倔強猶昔

十五年，秋七月，放張浚於連州，浚因星變，欲力論時事，以其母計氏年高，言之必及禍，計氏知之，誦其父戚紹勳初制策曰：臣甯言而死於斧鉞，不忍不言而負陛下，浚意遂決，即上疏言，當今事勢，如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，不決不止，遲則禍大而難決，疾則禍輕而易治，惟陛下謀之於心，斷之以獨，謹察情僞，豫備倉猝，庶幾社稷安全，不然後將噬臍。十七年，秋八月，故相趙鼎卒於吉陽軍，鼎潛居深處，門人故吏，皆不敢通問，惟廣西帥張宗元，時餽糴米，會降旨，趙鼎李光遇赦，永不檢舉，且令本軍月具存亡申省，鼎遣人語其子汾田，秦桧必欲殺我，我死汝曹無患，不爾禍及一家矣，自誓墓中石，記鄉里及除拜歲月，且書銘旌曰，身騎箕尾歸天上，氣作山河壯本朝，遺言其子乞歸葬，遂不食而死，天下聞而悲之，鼎爲相，專以國本爲先，以爲本根固而後敵可圖，讐可復，惜其見忌於桧，齎志以沒，然中興賢相，鼎爲稱首，鼎既卒，參知政事段拂，爲之歎息，秦桧怒，遂罷拂爲資政殿學士，尋落職，與國軍居住。十八年，冬十月，金自尼嗎哈死，達賚博勒郭，皆有自爲之意，幹布獨立，不能如之何，時無烏珠，國勢殆矣，故其國論功，以爲尼嗎哈後，惟烏珠一人而已，至是卒。二十年，春正月，秦桧朝，殿前可後軍使臣施全，挾刃於道，遮桧肩輿，刺之不中，捕送大理，桧親鞠之，全對曰，舉天下皆欲殺敵人，汝獨不肯，故我欲殺汝也，詔磔於市，自是桧每出，列五十兵，持長槩以自衛。二十一年，春三月，金主亮大營宮室於燕，城周九里三十步，其宮室一依汴京制度。秋八月，太傅鎮南武安甯國節度使咸平王韓世忠卒，世忠性剛直，勇敢忠義，事關廟社，必流涕極言，屢抵和議，綱秦桧，解兵罷政，臥家凡十年，至是卒，世忠嗜義輕財，賜賚悉分將士，將軍嚴重，與士卒同甘苦，器械規畫，精絕過人，嘗中毒矢入骨，以強弩括取之，十指僅全，四不能動，刀痕箭瘢，如刻畫然，知人善獎，用成閔解元劉資等起行伍，乘將旆，皆其部曲也，孝宗朝追封恭王，諡忠武，子彥直，彥質，彥古，皆以才見用。二十三年，春三月，金遷都於燕，以燕列國之名，不當爲京師號，遂改燕京爲中都大興府。二十四年，秋七月，張俊死，俊握兵最早，屢立戰功，帝於諸將中眷注特厚，然忌劉韜，附秦桧，殺岳飛，爲世

所鄙盡焉。二十五年，冬十月，進封秦檜爲建康郡王，加其子寧爲少師，並致仕，是夕檜死，檜居相位十九年，倡和誤國，忘讐敦倫，其遺表有云，願陛下固鄰國之歡盟，謹國是之勳搖，猶思刳制君上於死後，性陰險深阻，如崖筭不可測，同列論事上前，未嘗力辨，但以一二語傾擠之，俾帝自怒，一時忠臣良將，誅鋤略盡，其頑鈍無恥者，率爲檜用，爭以誣陷善類爲功，凡無罪可狀者，則曰立黨沾名，曰訕謗，曰指斥，甚則曰有無君心，凡論人章疏，皆檜自操，以授言官，識之者曰，此老秦筆也，晚年殘忍尤甚，屢與大獄，察事之卒，布滿京城，稍議之者即捕治，中以深文，專務羅織，執政惟取備員，甫入輒出，惟深德王次翁，歷四年始出之，立久任之說，士淹滯失職有十年不調者，然附之則立與擢用，開門受賂，富敵於國，外國珍寶，死猶及門，陰結內侍，及醫師王繼先，伺上微旨，動靜必具知之，郡國事惟申省，無至上前者，由是張扶請檜乘金根車，呂愿中獻秦城王氣詩，勢漸不可制，及檜死，帝謂揚存中曰，朕今日始免防楛逆謀矣，朱子曰，紹興之初，賢才並用，紀綱復張，諸將屢以捷告，恢復之勢，蓋十八九，金人於是始露和議，以沮吾計，而宰相秦檜，歸自金庭，獨以長樂梓宮藉口，援却衆謀，突惑主聽，使和議翕然以定而不可破，士大夫狙於積衰之俗見，國家無事，而檜與其徒，皆享成功，無後患，願以忘仇忍辱，爲事理之當然，嗚呼，始則倡邪謀以誤國，中則挾敵勢以要君，使人倫不明，人心不正，而未流之弊，遺親後君，無所不至，此檜之罪，所以上通於天，萬死不足贖也。二十六年，夏五月，靖康帝卒於金。秋八月，張綱初爲給事中，以秦檜用事，遂政壯，臥家二十餘年，嘗書座右曰，以直行已，以正立朝，以靜退高天下，其篤守如此，檜死召爲吏部侍郎，權尙書，時以堇出求言，綱奏求言易，聽察難，宜命有司詳審章奏，無事苟簡，及參政事，帝力懲秦檜苛政，時時以寬恤民力諭輔臣，綱乃摘其切於利民八十事，標以大旨，乞褫版，宣布中外。二十七年，春三月，萬俟卨死，卨爲相，主和固位，無異秦檜，旣死，湯思退遂相。二十八年，秋七月，金主亮將襲南侵，李通爲謀主，命參知政事。二十九年，秋八月，召監潭州南嶽廟，朱熹不至，熹字元晦，一字仲晦，徽州婺源人，少有求道之

志，父松，方疾廢，屬熹曰：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三人，學有淵源，吾所敬畏，吾即死，汝往事之，熹奉以告而累學焉，既博求之經傳，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，及舉進士，爲泉州同安主簿，罷歸，聞延平李侗，學於羅從彥，得伊洛之正，遂徒步往從之，其學大要窮理致知，反躬踐實，而以居敬爲主，築室於武夷山中，四方遊學之士，從之者如市，上聞其賢故召之。胡憲安國從子，生而靜慧，不妄笑語，紹興中，與劉勉之同入太學，時禁伊洛之學，憲與勉之求得程頤書，潛鈔默誦，夜以繼日，聞涪陵譚定，受易學於頤，二人往從受業，久未有得，定曰：心爲物質，故不有見，惟學乃可明耳，憲悟曰：所謂學者，非克己功夫耶，自是一意下學，不求人知，雖籍溪先生。勉之從譚定劉安世楊時受學，卒業，乃還崇安，結草堂，讀書其中，力耕自給，澹然無求於世，惟與憲子翬，日相往來，講論，學者躋至，勉之隨其才器，爲說聖賢之道，因以女妻憲，門人號曰白水先生，子翬以父死國難，病憤致疾，棄與化通判，隱居武夷山中者十七年，與憲勉之交相得，每見講學外無雜言，他所與游，皆知名士，而期以任重致遠者，朱熹而已，熹從子翬遊，子翬以易之不遠復三言，俾佩之終身，學者稱爲屏山先生。三十一年，夏五月，金主亮遣使徵漢淮之地，始聞靖康帝之喪。秋七月，金主亮遷都於汴。金主亮大殺宋遼宗室之在其國者，凡三十餘人。九月，金完顏大舉入寇。冬十一月，虞允文大敗金軍於采石，完顏亮趨揚州，爲其下所殺，收其妃嬪，及李通郭安國闕克坦永年梁玩大慶善等皆殺之，耶律元宜自爲左領軍副大都督，使人殺太子光英於汴，退軍三十里，遣人持檄詣鎮江軍議和，未幾金軍在荆襄兩淮者，皆拔寨北還，史臣曰完顏亮習足以拒諫，言足以飾非，欲爲君則弑其君，欲圖鄰，則弑其母，欲奪人之妻，則使之殺其夫，三綱絕矣，何暇他論，至於屠滅宗族，翦刈忠良，婦姑姊妹盡入嬪御，卒之戾氣歐召，身由惡終，使天下後世，稱無道主，以亮爲首，可不戒哉，可不戒哉。虞允文還京口，謁劉錡問疾，錡執允手曰：疾何必問，朝廷養兵三十年，一技不施，而大功乃出一儒生，我輩愧死矣。十二月，張浚至建康，即具行宮儀物，請軍駕臨幸，帝從之，帝至建康，張浚拜迎道左，衛士見浚，無不以手加額，浚起復用，風采隱然。

，軍民背倚爲重。三十二年，春閏二月，劉劭以劉洎敗，發怒，嘔血數升，至是卒，劭慷慨深毅，有儒將風，完顏之南下也，令有敢言錡姓名者斬，枚舉南朝諸將，問其下誰敢當者，皆隨名姓以對，其答如響，至劭莫有應者，劭曰，吾自當之，惜錡以疾不能成功，齎恨而沒。夏六月，帝傳位於太子，自稱太上皇帝，皇后稱太上皇后，太子保太祖六世孫，名晉，秀王儻之子，高宗無嗣，育爲太子，至是即位，是爲孝宗。秋七月，召張浚入朝，以爲江淮宣撫使，封魏國公。追復岳飛官，以禮改葬，官其孫六人。

通鑑紀要 卷十六

宋 通鑑紀要卷十七

孝宗皇帝，隆興元年，春三月，金人赫含哩志斡，以書抵張浚，欲凡事一依皇統以來故約，不然請會兵相見，且遣富察圖們，大周仁屯虹縣，蕭琦屯靈壁，積糧修城，爲南攻計。夏四月，張浚使李顯忠邵宏淵，分道出師，五月李顯忠復靈壁，遂會邵宏淵復虹縣，金將士多降，張浚渡江，李顯忠大敗金人，復宿州。冬十一月，朱熹應召入對，言君父之讐，不與共戴天，今日所爲者，非戰無以復讐，非守無以制勝；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，不悅，除武學博士，後與洪活論不合而歸。二年，秋八月，少師保信節度使魏公張浚卒，浚終身不主和議，惟才疏而果於自用，量褊而闇於知人，是以國事鮮濟，師徒屢敗，沒身有遺恨焉。乾道七年，春三月，金廢欽宗皇帝於鞏洛之原，以一品禮。冬十月，金人遣使致聘。八年，春二月，罷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出知袁州，栻在朝僅一年，召對至六七，所言皆修治務學畏天恤民，抑僥倖，屏讒諛，宰相近習皆憚之。淳熙四年，秋七月，罷王粵從祀孔子。六年，夏旱，詔求真言，知南康軍朱熹上疏，略曰，天下之務，莫大於恤民，而恤民之本，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，蓋紀綱不能以自立，必人主之心術，公平正大，無偏黨反側之私，然後有所繫而立，君心不能以自正，必親賢臣，遠小人，講明理義，閉塞私邪，然後可得而正，今宰相募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，皆失其職，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，不過一二近習之臣，使陛下之號令踟躕，不復出於朝廷，而出於一二人之門，名爲陛下獨斷，而實此一二人者，陰執其柄，臣恐莫大之禍，必至之憂，近在朝夕，而陛下獨未知之。七年，春二月，右文殿修撰張栻病且死，猶手疏勸帝親君子遠小人，信任防一己之偏，好惡公天下之理，天下傳誦之，至是卒，年四十八，帝聞之嗟歎不已，朱熹與黃幹皆曰，吾道益孤矣，帝嘗言仗節死義之臣難得，栻對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，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，他日何望其仗節死義，栻聞道

甚密，朱熹嘗言己之學，乃銖積寸累而成，如敬夫則大本卓然，先有見者也，熹嘗言曰，學莫先於義理之辨，義者本心之當爲，非有爲而爲也，有爲而爲，則皆人欲，非天理矣，學者稱爲南軒先生。夏五月，周必大爲翰林學士，幾六年，制命溫雅，周盡事情，爲一時詞臣之冠，至是拜參政，帝謂之曰，執政於宰相，固當和而不同，前此宰相議事，執政更無語，何也，必大對曰，大臣自應互相可否，自秦檜當國，執政不敢措一詞，後遂以爲當然，陛下虛心無我，人臣乃欲自是乎，雖小事不敢有隱，則大事何由蔽欺，帝深然之。八年，秋七月，呂祖謙先爲著作郎，以未疾乞祀歸，帝命修皇朝文鑑，既成，除直祕閣，是年仍遷著作郎，兼國史院編修卒，祖謙爲夷簡五世孫，自其祖好問，始居婺州，其學本之家庭，有中原文獻之傳，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，而友張栻，朱熹，學以關洛爲宗，旁稽載籍，心平氣和，不立崖異，少下急，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薄資於人之言，忽覺平時忿懣，渙然冰釋，朱熹嘗言學如伯恭，方是能變化氣質，此所講盡，將以鼎物成務，既臥病，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，居家之政，皆可以爲後世法，著讀書記，大事記，皆未成者，考定古周易，書說，圖範，官箴，辯志錄，行於世，學者稱爲東萊先生。十年，春正月，黃洽爲御史中丞，盡言勿隱，然所論列，未嘗搢搢細故，嘗奏云，因言固可以知人，輕聽亦至於失人，是故聽言不厭其廣，廣則庶幾其無壅，擇言不厭其審，審則庶幾其無誤，帝深然之，洽爲人質直端重，有大臣體，嘗言居家不欺親，仕不欺君，仰不欺天，俯不欺人，幽不欺鬼神，何用求福報哉。夏六月，監祭御史陳賈請禁道學曰，邪正之辨，誠與僞而已，表裏相副，是謂之誠，言行相違，是謂之僞，臣伏見近世道學之徒，其說以謙獨爲能，以踐履爲高，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爲事，夷考其所爲，則大不然，是假其名以濟其僞也，臣願陛下明詔中外，痛革此習，每於聽納除授之間，考察其人，撥斥勿用，蓋指慕也，帝從之。十三年，夏五月，賜處士郭雍，號頤正先生，雍父忠孝，師事程頤，著易說，號象山先生，雍傳其學，通世務，隱居陝州，乾道中，守臣薦於朝，召不起，帝稔其賢，每對輔臣稱道之，命所在州郡，歲時致禮存問，至是賜號頤正先生，令部使者遣官，就問，雍所欲言，備錄來

上，時雍年八十三矣。十四年，秋九月，太上皇崩，史臣曰：高宗恭儉仁厚，以之繼體守文，則有餘；撥亂反正則不足，當其初立，因四方勤王之師，內相李綱，外任宗澤，天下之事，宜無不可爲者，顧乃播遷窮僻，坐失事機，始惑於汪黃，終制於秦檜，儉安怨忍恥，匿志親，以貽來世之讖，悲夫。十五年，夏六月，朱熹入奏事，或要於路曰：正心誠意之論，上所厭聞，慎勿復言，熹曰：吾生平所學，惟此四字，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？及入討，首言天理人欲之辨，略曰：陛下居虛明應物之地，而天理所未純，人欲有所未盡，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，除惡不能去其根，一念之頃，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，交戰於中，顧自今以往，一念之頃，必察夫天理人欲，果天理耶，則敬以充之，而不使少有壅閼，果人欲耶，則敬以克之，而不使少有凝滯，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，用人處事之際，無不以是裁之，則望心洞徹，而天下之事，將惟陛下所欲爲，無不如志矣。十六年，春正月，帝傳位於太子惇，太子即位，是爲光宗，尊帝爲壽皇聖帝，皇后爲壽成皇后，皇太后爲壽聖皇太后。

光宗皇帝，紹熙元年，春二月，殿中侍御史劉光祖，乞禁議道學者，有曰：本朝士大夫學術，最爲近古，初非有強國之術，而國勢奠安，根本深厚。婺州進士王介策，亦言今之所謂道學者，即世之君子正士也，君子正士之名不可逐，故設爲此名，一網去之，聖明在上，而天下以道學爲諱，將何以立國哉。二年，春二月，時以雷霽交作，詔羣臣各言時政闕失，吏部侍郎陳諫，疏三十條，如宮闈之分不嚴，則權柄移，內謁之漸不杜，則明斷息，宴飲不時，則精神昏，賜予無節，則財用竭，尤切時病。三年，冬十一月，知荆門軍陸九淵卒，九淵少聞靖康間事，慨然有感於復讐之義，訪習勇士，議恢復大略，乾道中，以薦除勅令所副定官，因輪對陳五論，一論仇恥未復，願博求天下之俊傑，二論願致尊德樂道之誠，三論知人之難，四論事當調致，而不可驟，五論人主不常親細事，其兄九齡九韶皆學行淵粹，爲學務窮本原，不爲章句訓詁，嘗與朱熹會鵝湖，論辨多不合，及熹守南康，九淵訪之，熹與至白鹿洞，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章，聽者至爲泣下，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。四年，夏五月，賜禮部進士陳亮及第

亮字同父，永康人，其學自孟子後，惟推王通，嘗曰：研窮義理之精微，辨析古今之同異，原心於杪忽，較理於方寸，以積累爲上，以涵養爲正，辟而益背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。至於堂堂之陳，正正之旗，風雨雲雷，交發而並至，龍蛇虎豹，變見而出沒，推倒一世之智勇，開拓萬古之心胸，自謂差有一日之長，蓋指朱熹言祖謙也。胡晉臣卒，帝自有疾不視朝，晉臣與劉正同心輔政，中外帖然，其所陳奏，以溫清定省爲先，次及親君子，遠小人，抑僥倖，消朋黨，歐沃凱切，彌縫縝密，人無知者。五年，春正月，葛勳罷，卞爲相，專守祖宗法度，薦進人才，博采公論，至是罷知建康，嘗曰：十二時中，莫欺自己。夏六月，壽皇崩，帝稱疾不出，留正等請壽皇太后代行喪禮。史臣曰：高宗以公天下之心，擇太祖之後而立之，乃得孝宗之賢，聰明英毅，卓然爲南渡諸帝稱首，即位之初，銳志恢復，重違高宗之命，不輕出師，又值金國平治，無豈可乘，然易表爲害，改臣稱姪，減去歲幣，以定鄰好，金人易宋之心，至是亦浸異於前日，故世宗每戒羣臣積錢穀，講邊備，蓋思帝之將有爲也，天厭兵革，欲休生民，故帝用兵之志，弗遂而終，自古人君起自外藩，入繼大統，而能盡宮庭之孝，未有若帝者，終喪三年，又能御羣臣之請而力行之，廟號孝宗，其無愧矣。秋七月，留正既去，人心益搖，會帝臨朝，忽仆於地，太皇太后詔嘉王擴成服即位，是爲寧宗，尊帝爲太上皇。

寧宗皇帝，慶元元年，春二月，韓侂胄欲逐丞相趙汝愚，而難其名，謀於京鏗，鏗曰：彼宗姓也，誣以謀危社稷，則一網打盡矣，侂胄然之。夏四月，呂祖儉訴趙汝愚之忠，併論朱熹，彭龜年，李祥，不當罷斥，語侵韓侂胄，有旨祖儉朋比罔上，送韶州安置。祖儉嘗曰：因世變有所摧拆，失其素履者，固不足言，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，亦私心也，竟貶死吉州。六月，自程頤程頤傳孔孟千載之學，其徒楊時，傳之羅從彥，從彥傳之李侗，朱熹師侗，其學大振，流俗醜正，多不悞之，遂有遁學之名，陰以攻訐，及韓侂胄用事，士大夫素爲清議所擯者，乃教以凡相異者，皆遁學之人也，陰疏姓名授之，俾以次斥逐，或又言以遁學目之，則有何罪，當名曰僞學，蓋謂負學放肆，

乃人真情，廉潔好修者皆僞耳，由是有僞學之目，善類皆不自安。冬十一月，竄故相趙汝愚於永州，汝愚怡然就道，謂諸子曰，觀促胃之意，必欲殺我，我死汝曹尚可免也。二年，春正月，趙汝愚行至衡州，病作，衡守錢鏐，承促胃密諭，督辱百端，汝愚暴卒，天下聞而冤之，計聞，有旨追復原官，許歸葬，汝愚學務有用，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，凡平昔所聞於師友，如張栻朱熹，呂祖謙汪應辰王十朋胡銓李森林光朝之言，欲次第行之，未果而罷政，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，背負白龍升天，後翼嘉王以素服即位，蓋其驗也，論者遂以爲罪云。冬十二月，時臺諫皆促胃所引，洵洵爭欲以熹爲奇貨，然無敢先發者，胡紘未達時，嘗謁熹於建安，熹待學子惟脫粟飯，遇紘不能異也，紘不悅，及是爲監察御史，乃銳意以擊熹爲己任。蔡元定竄道州，朱熹與從遊者百餘人，餞別禱寺中，坐客與歎，有泣下者，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，因喟然曰，交朋相愛之情，季通不挫之志，可謂兩得矣，元定臨書謂諸子曰，獨行不愧影，獨處不愧衾，勿以吾得罪故，遂懈其志。五年，春二月，劉光祖撰涪州學記，謂學者明聖人之道，以修其身，而世方以道爲僞，以學爲棄物，好惡出於一時，是非定於萬世，諫議大夫張釜劾光祖，佐逆不成，善憤懷姦，欺世罔上，詔落職，房州居住。六年春三月，故秘閣修撰朱熹卒，時攻僞學日急，熹與諸生，講學不休，或有勸其謝道生徒者，笑而不答，疾且革，正坐整衣冠，就寢而卒，年七十一，熹所著，有易本義，啓蒙，書卦考誤，詩集傳，大學中庸章句，或問，論語孟子集註，太極圖通書西銘解，楚辭集註辨正，韓文考異，所編次，有論孟集義，孟子指要，中庸輯略，孝經判誤，小學書，通鑑綱目，朱名臣言行錄，家禮，近思錄，河南程氏遺書，伊洛淵源錄，儀禮經傳通解，其門人不可勝計，最知名者，黃幹，李燾，張洽，陳淳，李方子，黃澍，輔廣，蔡沈。李燾嘗曰，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爲職事，方爲功業，但隨力到處，有以及物，即功業矣。張洽自少用力於敬，平居不異常人，至義所當爲，則勇不可奪。陳淳少習舉子業，林宗臣見而奇之，謂曰，此非邊陲事業也，因授以近思錄，濟讀之，遂盡棄其業而學焉。李方子嘗曰，吾於學問，雖未能盡，然幸於大本有見處，此心常覺泰然，不爲物

欲所濟耳。秋八月，太上皇崩，史臣曰光宗幼有令聞，需用儒雅，即位之初，總攬綱，屏嬖倖，薄賦寬刑，有可觀者，及夫宮韓妬悍，閣寺交構，憤憂致疾，孝養日怠，孝宗之業衰矣。九月，處士呂祖泰上疏，請誅韓侂胄，詔配祖泰於欽州牢城，貶周必大爲少保。嘉泰四年，春正月，韓侂胄定議伐金，金自明昌末，爲北部撻鞬所擾，國勢日弱，有勸韓侂胄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，侂胄然之，遂定議伐金。開禧元年，秋九月，初侂胄以北伐之議示郎將，翁忞，中原淪陷且有年，在我國不可一日而忘，然兵凶戰危，若首倡非常之舉，兵交勝負不可知，則首事之禍，其難任之，又曰，金人未有意敗盟，中國當示大體，宜申警軍實，使吾常有勝勢，若登自彼作，我有詞矣，侂胄不悅。二年，夏四月，韓侂胄降詔伐金，有曰，兵出有名，師直爲壯，言乎遠，言乎近，誰無忠義之心，爲人子，爲人臣，當念祖宗之憤，直學士院李壁之詞也。冬十一月，吳曦降金，王翼楊駿之抗言曰，如此，則相公忠孝，八十年門戶，一朝掃地矣，曦曰，吾意已決，即遣任辛奉奏，獻蜀地圖，及吳氏譜牒於金。三年，春正月，吳曦自稱蜀王，權大安軍楊震仲死之。二月：四川轉運使安丙，誅吳曦，丙獻首，及遺制法物，與曦所受金人詔印，送朝廷，曦懼凡四十一日，時金遣珠赫將高琪奉冊於曦，未至而曦已誅矣。冬十一月，禮部侍郎吏彌遜，誅韓侂胄於玉津園，詔暴侂胄罪惡於中外，侂胄事政十四年，幸執政從臺諫藩閫，皆其門廡之人，天子孤立於上，威行宮省，權震宇內，嘗鑿沼於山，下殿太廟，出入宮闈無度，孝宗時昔思政之所，晏然居之，老宮人見之，往往垂涕，其嬖妾皆封郡國夫人，每內宴，與妃嬪雜坐，恃勢踞偃，掖庭皆惡之，及籍其家，多乘輿御服之飾，其僭紊極矣。嘉定三年，冬十二月，蒙古侵金，數掠西北之境，其勢漸盛。四年，秋八月，蒙古攻金西京，留守赫舍哩呼沙呼棄城遁，金西北諸州，皆降蒙古。七年，夏五月，金主以蒙古侵削之故，國蹙兵弱，財用匱乏，不能守中都，遷都於汴，屢遣使來督歲幣，起居舍人真德秀上疏，請絕之，略曰，女真以韃靼略陵，徒莫於汴，此吾國之至憂也，蓋韃靼之圖滅女真，猶獵師之志在得鹿，鹿之所在，獵必從之，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，豈不能絕黃河之水以趨汴，使韃靼遠能如

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。則疆場相望，便爲鄰國，固非我之利也，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，則奸雄必將我隱而取之，尤非我之福也，今當乘女真之將亡，亟圖自立之策，不可幸女真之未亡，姑爲自安之計也，夫用忠賢，修政事，屈羣策，收衆心者，自立之本，訓兵戎，擇將帥，繕城池，飭戍守者，自立之具，以忍恥和戎爲福，以息兵忘戰爲常，積安邊之金繕，備行人之玉帛，女真尙存，則用之女真，強敵更生，則施之強敵，此苟安之計也，陛下以自立爲規模，則國勢日張，人心日奮，雖師敵愾興，不能爲我患，以苟安爲志嚮，則國勢日削，人心日偷，雖弱敵僅存，不能無外憂，蓋安危存亡，皆所自取，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，而示人以可侮之形，是堂上召兵，戶內延敵也，微臣區區，竊所探慮，反覆千言，帝納之，遂罷金國歲幣。八年，春二月，金主遣兵救燕，與蒙古兵遇於薊州，大潰。夏五月，中都留守右丞相完顏承暉自縊，蒙古遂入燕。冬十二月，以真德秀爲江東轉運副使，朝辭奏五事，一曰宗社之恥不可忘，言國家之於金人，蓋萬世必報之仇，高宗孝宗，值其方強，不得已以太王自處，而以勾踐望後人，今天亡金，近在朝夕，誠能以待敵之禮，而遇天下之豪傑，以遣敵之費，而厲天下之甲兵，人心奮張，士氣自倍，何憚而不絕之哉，且重於絕之者，畏召怨而啓釁也，然能不召怨於將亡之金，而不能不啓釁於方興之敵，權輿利害，孰重孰輕，臣願陛下勉勿踐之良圖，懲謝元之失策，則王業興隆可冀矣，二曰比鄰之道不可輕，言鞏固及山東之盜，苟得志而鄰於吾，莫大之憂也，願朝廷勿輕二寇，日夜講其攻守之策，以逆杜窺窬之心，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，言今之議者，大抵以金之存亡，爲我欣戚，聞危蹙之報，則冀其非實，得安靜之耗，則幸其必然，是猶以朽壤爲垣，而望其能障盜賊也，願陛下勵自強之志，恢立武之經，則大勢舉矣，四曰道諛之言不可聽，言今邊鄙方殷，正君臣戒懼之日，而縉紳大夫，工爲諛說，或以五福足恃爲言，夫乾象皆愆，邇日尤甚，其可恃讖緯不經之說，而忽昭昭之警戒乎，惟陛下鑒天人之相因，察諛佞之有害，益修其身，以格天休，宗社之慶也，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，言公論國之元氣也，元氣疇，不可以爲人，公論澀，不可以爲國，深惟今日，實公論屈伸之機，朝廷之上

若以言者爲愛君，爲報國，無猜忌之意，而有聽用之誠，則公論自此愈伸，若以言者爲沮事，爲微名，無聽用之誠，而有猜忌之意，則公論自此復屈，夫公論伸屈，乃治亂存亡之所繇分，故臣子終篇，反覆極言，惟陛下亮臣愚忠也。十二年，冬十二月，趙方以金人屢敗，必將同時並攻，當先發以制之，乃遣扈再興、許國、孟宗政等，帥師六萬，分三道而進，戒之曰：勿深入，勿攻城，第潰其保甲，燬其城砦，空其資糧而已。十四年，夏六月，京湖制置大使趙方卒，方病革曰：未死一日，當立一日紀綱，既卒，人皆思之，方少從張栻學，初知沔陽縣，告其守史彌遠曰：催科不擾，是催科中撫字，刑罰無差，是刑罰中教化，人以爲名言。冬十月，四川宣撫使安丙卒，丙在四川，以攻爲守，威績甚著，朝廷賴之，及卒，詔崔與之盡護西蜀之師，與之聞賊布公，拊循將士，人人悅服，軍政復立。閏十二月，遣使如蒙古通好，蒙古尋遣使來報。十七年，秋閏八月，帝崩，史臣曰：廢宗初年，召用宿儒，引拔善類，其政可觀，中更韓侂胄，內蓄羣姦，指正爲僞，外挑疆鄰，流毒淮河，函首求成，國體虧矣，及史彌遠擅權，幸帝寤荒，竊弄威福，至於皇儲國統，亦得乘機伺間，遂其廢立之私，他可知矣，史彌遠矯詔立沂王子貴誠，更名昉，是爲理宗，尊皇后爲皇太后，同聽政，封皇子竑爲濟王，出居湖州。

理宗皇帝，寶慶元年，春正月，湖州潘壬起兵，謀立濟王竑，既而竑討壬，壬走，史彌遠矯詔殺竑，追貶爲巴陵郡公。冬十月，貶魏了翁官，居之靖州，罷真德秀祠祿，梁成大貽書所親曰：真德秀乃真小人，魏了翁乃僞君子，此舉大快公論，誦者笑之，了翁至靖，湖湘江浙之士，不遠千里，負書從學，乃著九經要義百卷，訂定精密，先儒所未有也，德秀既歸浦城，修讀書記，語門人曰：此人君爲治之門，如有用我者，執此以往。三年，春正月，贈朱熹太師信國公，熹先諡曰文，至是詔曰：朕觀朱熹集註大學論語孟子中庸，發揮聖賢蘊奧，有補治道，朕勵志講學，編懷典型，可特贈熹太師，追封信國公，贈月熹子工部侍郎在入對，言人主學問之要，帝曰：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，朕讀之不釋手，恨不與之同時也。紹定六年，夏五月，蒙古取洛陽，金中京留守強伸死之。金主守緒走蔡州，時久雨

朝士扈從者，徒行泥水中，撥青棗爲糧，足脛盡腫。蒙古以孔元措襲封衍聖公，從耶律楚材之請也。秋九月，金使完顏阿固偕來乞糴，將行金主諭之曰，宋人負朕深矣，今乘我疲弊，據我善州，誘我鄧州，又攻我唐州，彼爲謀亦淺矣，蒙古滅國四十，以及西夏，夏亡及於我，我亡必及於宋，脣亡齒寒，自然之理，若與我速和，所以爲我者，亦爲彼也，卿其以此意曉之，阿固偕至，朝廷不許。以史彌遠爲太師左丞相，一日以疾求解政，詔彌遠有定策大功，勤勞王事，宜加優禮，於是授保將昭信節度使，充體泉觀使，封會稽郡王，奉朝請，二子，一增，五孫，皆加官秩，越八日而死，彌遠爲相，凡二十六年，用事專且久，權傾內外，初欲反韓侂胄所爲，故收召賢才老成，布於朝廷，及濟王不得其死，論者紛起，遂專任僉王，以居臺諫，一時君子貶斥殆盡，帝德其立已，惟言是從，故恩寵終其身。冬十一月，史彌遠死，帝始親政，勵精求治，鄭清之亦既然以天下爲己任，收召賢才，擢之朝廷，下詔改明年紀元端平。端平元年，春正月，金主守緒傳位於其宗室承麟，孟洪以蒙古兵入蔡州，金主及其尙書右丞呼沙呼死之，承麟爲亂兵所殺，金亡，金自太祖建國，至承麟亡，凡十主，合一百二十年，史臣曰，金自宣宗南渡，棄厥本根，連兵宋夏，內致困憊，哀宗之世，無足爲者，區區生聚，圖存於亡，力盡乃斃，可哀也已，雖然國君死社稷，哀宗無愧焉。秋八月，詔真德秀爲翰林學士，魏了翁直學士院，帝因民望召還二人，德秀入對，帝迎謂曰，卿去國十年，每切思賢，德秀以大學衍義上進，因言於帝曰，天子所助者順，人之所助者信，陛下倘能敬德以逆續休命，中原終爲吾有，若徒以力求之，而不反其本，天意難測，臣實憂之，了翁入對，言事剴切，反覆利害之端，至謂下四十刻，乃退，帝皆嘉納之。二年，夏五月，真德秀卒，德秀立朝不滿十年，奏疏將數十萬言，皆切當時要務，直聲震朝廷，四方文士誦其文，想見風采，及宦遊所至，惠政深洽，不愧其言，由是中外交頌，都城人時築傳誦祠，奔擁出關，曰真至院至矣，果至，則又填塞聚觀，不置，史彌遠以是忌之，輒擢不用，而聲聞愈彰，及歸朝，將大用，則既衰矣，然自韓侂胄立僞學之名，以綱善類，凡近世大儒之書，皆顯禁絕之，德秀晚出，獨慨然以斯文自任，請

習而服行之，黨禁既開，正學遂明於後世，德秀之力爲多。六月，召崔與之參知政事不至，帝乃遣使訪以政事之當行罷者，人材之常用舍者，與之上疏曰：天生人才，自足以供一代之用，惟辨其君子，小人而已，忠實而有才者上也，才不高忠實存者次也，用人之道，無逾於此，帝嘉納之。嘉熙三年，冬十二月，太常博士陳垣上疏，乞去君側之蠱媚，以正主德，從天下之公論，以新庶政，蓋指賈貴妃及史彌遠也，彌遠嘗召謂曰：何謂好名，垣曰：好名孟子所不取，然求士於三代之上，惟恐其好名，求士於三代之下，惟恐其不好名耳。淳祐元年，春正月，詔加周敦頤，張載，程頤，程頤，封爵，與朱熹並從祀孔子廟庭，千載絕學，始有指歸，中興以來，又得朱熹精思明辨，表裏貫融，使朝周敦頤張載程頤程頤，真見實踐，深探遠域，千載絕學，始有指歸，中興以來，又得朱熹精思明辨，表裏貫融，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書，本末洞徹，孔子之道，益以大明於世，陰每觀五臣論著，啟沃良多，今視學有日，其令學官，列諸從祀，以示崇獎之意，尋以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，祖宗不足法，人言不足恤，爲萬世罪人，豈宜從祀孔子，其黜之。二年，春正月，蒙古燕京行省郎中姚樞，棄官隱於蘇門，作家廟，別爲室，奉孔子，及宋儒周程張邵司馬朱六君子像，刊小學四書，并諸經傳註，以惠學者，讀書鳴琴，若將終身。三年，春三月，蒙古中書令，耶律楚材以憂卒，楚材天資英邁，葛出人表，正色立朝不爲勢庸，每陳國家利病，生民休戚，辭色懇切，蒙古太宗嘗曰：汝又欲爲百姓哭耶，楚材每言輿一利，不若除一害，生一事，不若減一事，人以爲名言，至順初，贈太師，追封廣寧王，諡文正。四年，冬十月，史嵩之久擅國柄，帝亦患苦之，乃夜降御筆，黜四不才，臺諫以劉漢鋈爲左司諫，漢窮首贊帝曰：拔去陰邪，庶可轉危而安，否則是非不兩立，邪正不並進，陛下雖欲收名善類，不可得矣，帝嘉納之。十一月徐元杰上疏，論史嵩之起復，士論紛然，正論乃國家元氣，今正論猶在學校，要當保養一綫之脈。五年，夏六月，工部侍郎徐元杰暴卒，劉漢弼以腫疾暴死，大學生蔡德濟等百七十有三人上書訟，時社範入相八十日卒，相傳亦史嵩之致毒云。六年，秋九月，寧武節度使漢東公孟珙卒，珙忠君體國之念，可貫金石，名位雖重，榮志皆

懼；惟建旗鼓，臨將吏，面色凜然，無敢涕唾者，退則掃地焚香，隱几危坐，若蕭然事外，遠貨色，絕滋味，尤邃於易學。十年，春三月，言者論趙葵非由科目進，且曰：宰相須用讀書人，葵因力辭，其表有云：霍光不學無術，每思張詠之語以自慚，后稷所讀何書，敢以趙抃之言而自解。寶祐二年，冬十一月，蒙古呼必賚以廉希憲爲京兆宣撫使，希憲爲好經書，一日方讀孟子，聞召因懷以進，呼必賚問其說，希憲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爲對，呼必賚善之，目爲廉孟子。三年，春二月，蒙古呼必賚，徵許衡爲京兆提學，衡幼有異質，稍長，嗜學如飢渴，往來河洛間，從姚樞得程朱氏書，益有得，尋居蘇門，與樞竄默相講習，慨然以道自任，嘗語人曰：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，苟在上者，無以任之，則在下之任也。四年，夏五月，賜禮部進士文天祥及第，天祥以法天不息爲對，其言萬餘，帝親拔爲第一，考官王應麟奏曰：是卷古韻若龜鑑，忠肝如鐵石，臣敢爲得人賀。冬十一月，時閹妃怙寵，丁大全馬天驥用事，有無名子書八字於朝門曰：閹馬丁當，國勢將亡。開慶元年，秋八月，蒙古呼必賚將兵度淮，九月渡江，遂圍鄂州，中外大震，又破臨江，知軍事陳元桂死之，蒙古遂入瑞州，知州陳昌世治郡有善政，百姓擁之以逃。冬十一月，賈似道乞和於蒙古，呼必賚引還，鄂州圍解。景定元年，春三月，蒙古主呼必賚立，是爲元世祖，先是呼必賚北還，諸王哈丹穆格塔齊爾，俱會於開平，轄魯自西域遣使勸進，惟阿里克布克不至，廉希憲等力言先殺制人，後發人制，逆順安危，間不容髮，官早定大計，呼必賚然之，遂即位，建元中統。夏四月，蒙古主召寶默許衡至開平，默於金末，避亂轉徙，隱於大名，與姚樞許衡朝暮講習，至忘寢食，蒙古主在潛邸，嘗召之，既至，問以至道，默首以綱常爲對，且曰：失此，則無以自立於世矣，又言帝王之道，在誠意正心，心既正，則朝廷遠近，莫敢不一於正，蒙古主敬待加禮，久之南還，至是復與衡同召。蒙古阿里克布克，聞呼必賚已立，遂稱帝於和林。二年，蒙古中統二年，冬十月，蒙古主呼必賚擊阿里克布克於錫默圖，敗走之。五年，蒙古至元元年，冬十月，帝崩，史臣曰：理宗享國四十年，蔡州之役，可雪先恥，乃貪地棄盟，事釁遂起，兵連禍結，境土日蹙，良由中年嗜欲既

多，怠於政事，權移姦臣，以致於此，然自帝繼統，首黜王安石而尊濂洛，表章朱氏，丕變士習，廟號曰理，其治庶乎，太子蒞即位，是爲度宗。

度宗皇帝，理宗之姪，名熿，榮王與芮之子，咸清三年，蒙古至元四年，春正月，蒙古許衡陳時務五事，一曰，立國規模，言國家當行漢法，齊一吾民，二曰，中書大要，在用人立法，三曰，爲君難，以踐言防欺任賢去邪得民心，順天道，六者，爲之目，四曰，農桑學校，五曰慎微，書凡萬餘言。六年，蒙古至元七年，春正月，蒙古主嘗令廉希受帝師戒，對曰，臣已受孔子戒矣，蒙古主曰，汝孔子亦有戒耶，對曰，爲臣當忠，爲子當孝，如是而已。七年，蒙古至元八年，十一月，改國號曰元。八年，元至元九年，冬十一月，馬廷鸞扼於賈似道力辭相位，乃援觀文殿大學士知饒州，入辭，帝惻怛久之，曰丞相他爲朕留，廷鸞對曰，臣死亡無日，恐不得再見君父，然國事方殷，懼園孔棘，天下安危，人主不知，國家利害，羣臣不知，陛下與元老大臣，惟懷永圖，臣死且瞑目，泣拜而出。十二月，詔葉夢鼎少傅入相，夢鼎引疾力辭，使者相繼促行，扶病至嶧縣，疏奏，願上厲精寡欲，規當國者，收人心，固國本，扁舟徑還，使者以禍福告，夢鼎曰，廉恥事大，死生事小，萬無可回之理，賈似道大怒，乃令致仕。九年，元至元十年，春三月，元太子精吉木問王恂以心之所守，恂曰，嘗聞許衡言，人心猶印板然，板本不差，雖摹千萬本皆不差，本既差矣，摹之於紙，無不差者，精吉木曰善。十年，元至元十一年，春正月，賈似道母胡氏死，似道歸越治喪，詔以天子鹵簿葬之，起墳擬山陵，百官奉喪事，立大雨中，終日無敢易位者，既葬，詔起復之，似道遂還朝。秋七月，帝崩，史臣曰，度宗嗣位，雖無大失德，而拱手權奸，衰弊寔甚，國亡不於身，幸矣。賈似道入宮議所立，察以建國公暉長當立，似道主嫡，乃立嘉國公晁即位，時年四歲矣，謝太后臨朝稱詔。京湖制置使汪立信，移書責賈似道，略曰，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，誠上下交修，以逆續天命之幾，重惜分陰，以趨事赴功之日也，而乃醇歌深宮，嘯傲湖山，玩歲愒月，緩急倒施，以求當天心，俯遂民物，拱揖指揮，而折衝萬里，不亦難乎。

帝繼德祐元年，元至元十二年，春正月，元兵入黃蘄州。賈似道至江上，以汪立信爲江淮招討使，俾就建康募兵禦元，立信卽日上道，與似道遇於蕪湖，似道拊立信背曰：不用公言，以至於此，因問立信何向，立信曰：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，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，要死得分明耳。元克池州。權守趙卯發，謂妻雍氏曰：城將破，吾守臣，不當去，汝先出走，雍曰：君爲忠臣，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，卯發晨起書几上曰：國不可背，城不可降，夫婦同死，節義成雙，遂與雍氏同縊死於從容堂。元平章軍國重事史天澤卒，天澤至真定，附奏曰：臣死不足惜，但願大兵渡江，慎勿殺掠，語不及他，天澤平居，未嘗自矜其能，及臨大事，毅然以天下自任，出入將相五十年，上不疑下無怨，人以比郭子儀曹彬云。江西提刑文天祥起兵勤王，每與賓客僚佐，語及時事，輒撫几曰：樂人之樂者，愛人之憂，食人之食者，死人之事，聞者爲之感動。端明殿學士江灌招討使汪立信，聞賈似道師潰，江洪守臣望風降遁，歎曰：吾今日猶得死於宋土也，乃置酒招賓僚與訣，手爲表，起居三宮，與從子書，屬以家事，夜分起步庭中，慷慨悲歌，握拳撫案者三，以是失聲，三日扼腕而卒。秋七月，翁合上言，賈似道總樞閩上，冀國召兵，專利虐民，罪惡滔天，以妬賢無比之林甫，輒自託於伊周，以不學無術之霍光，敢效尤於莽操云。冬十月，監押官鄺虎臣，殺賈似道於漳州。二年，是年三月以前，爲宋德祐二年，三月以後，爲元至元十三年，春正月，陸秀夫避言巴延不肯從伯姪之稱，太后命用臣禮，曰苟存社稷，臣非所較也。陳宜中以元不許和，計無所出，乃率羣臣入宮，請太后還都，不果行。元巴延軍皋亭山，阿橈罕董文炳之師皆會，遊騎至臨安府北關，文天祥張世傑請移三宮入海，而已帥衆，背城一戰，右丞相陳宜中不許，白太后，遣監察御史，楊應奎上傳國璽以降，巴延受之，遣使召宜中議降事，而使襄加特率羣表赴上都，應奎既行，是夜宜中遁歸於溫州之清澳。張世傑劉師勇及蘇劉錡以不戰而降，各以所部兵入於海。楊應奎還，言巴延欲執政面議，太后乃以文天祥爲右丞相，兼樞密使，與吳玠偕往，天祥辭不拜，遂行，因說巴延曰：北朝若以宋爲與國，請退兵平江，或嘉興，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犒師，北朝全軍以還，策之上也，若

欲毀其宗社，則淮浙閩廣，尙多未下，利鈍未可知，兵連禍結，必自此始，巴延詔以北詔爲辭，顧天祥舉動不常，疑有異志，留之軍中，遣堅還，天祥怒，數譴歸曰，我之此來，爲兩國大事，何故留我，巴延曰勿怒，君爲宋大臣，責任非輕，今日之事，正當與我共之，令蒙固俗索多，館伴羈縻之。謝仿得與元戰於安仁，矢盡而敗，遂奔建甯山中；妻子皆被執，已而賈卜建陽市中；有來卜者，惟取米糲而已，委以錢率謝不取，其後人稍稍識之，多延至其家，使爲弟子論學。三月，元巴延遣人入臨安，封府庫，收史館，禮寺圖書，及百司符印告勅，罷官府及侍衛軍，尋復索宮女內侍，及諸樂官，宮女赴水死者以百數。元人以文天祥北去，天祥尋與其客杜旂等十二人，夜亡入真州，時楊子橋有逸卒，言元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，李庭芝信之，以爲天祥來說降也，使苗再成誦殺之，再成不忍，給天祥出相城壘，以制司文示之，閉之門外久之，復遣二路分覘天祥，果說降者即殺之，二路分與天祥語，見其忠義，亦不忍殺，以兵二十人導之入揚，四鼓抵城下，聞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令，備文丞相甚急，衆相顧吐舌，天祥乃東入海，道遇元兵，伏環塔中，得免，然飢莫能起，從權者乞得餘糝，行入板橋，元兵又至，衆走伏叢篠中，兵入索之，執杜旂金應以去，旂應以所懷金與卒，得逸，二樵者以簣荷天祥至高郵，遂由通州汎海如溫，以求二王。元巴延入臨安，以帝及皇太后金氏，福王與芮等北去，宋亡。

通鑑紀要卷十八

元 起世祖十六年己卯，至順帝三
十年丁未，凡十帝，共八十九年

世祖皇帝，帝名呼必賚，太祖少子圖額，第四子，母奇味氏，帝嗣位，始建元立國號，宋而有天下，至元十三年，宋
益王昶景炎元年，春三月，宋主熹北行，至瓜州，李庭芝與姜才，涕泣誓將士，出兵奪兩宮，將士皆感泣，乃盡散
金帛犒兵，以四萬人夜擣瓜州，戰三時，衆擁熹避去，才追戰至浦子市，夜猶不退，阿珠使人招之，才曰：吾誓死
，豈作降將軍哉，眞州苗再成亦謀出兵奪熹不克。夏五月，宋陳宜中等共立益王昶，改元景炎，遂上宋主熹尊號，
爲孝恭懿聖皇帝，進封廣王昶爲衛王，升福州爲福安府，以大都督府爲垂拱殿，便廳爲延和殿，王剛中知福州府，
是日有大聲出府中，衆皆驚仆。宋以文天祥爲樞密使，同都督諸路軍馬，天祥使呂武招募傑於江淮，杜謙募兵於
溫州。封宋主熹爲瀛國公。巴延入朝，帝命百官郊迎以勞之，既至，拜同知樞密院事，尋詔以藤州等處五千戶爲食
邑。秋七月，宋揚州守將朱煥，恭州裨將孫貴等，以城降，李庭芝姜才死之，淮東州縣皆平。冬十一月，宋陳宜中
張世傑，奉益王昶遁入海。宋益王昶走潮州。十二月，宋招撫使蒲壽庚以泉州降。阿爾哈雅破靜江，坑其民，宋都
統馬暨死之，廣西郡皆平。十四年宋益王昶景炎二年，春正月，宋文天祥移屯漳州，汀守黃去疾，及吳淩，以汀州
降。淩降後，復至漳州說天祥降，天祥責以大義斬之。秋九月，宋益王昶，遷於潮州之淺灣。時宋播越海濱，庶事
疎略，楊太妃垂簾，與羣臣語，猶自稱奴，每時朝會，獨陸秀夫儼然正笏，立如治朝，或時在行中，悽然泣下，以
朝衣拭淚，衣盡濕，左右無悲痛者。冬十一月，劉深將兵襲淺灣，宋世傑，奉益王昶走秀山，遂至井澳，颶風壞舟
，灑水幾不救，遂得驚疾，旬餘，諸兵士稍集，死者軍半。劉深襲井澳，宋益王昶奔謝女峽，欲往占城，陳宜中請

先往諭意，度事不可爲，遂不返。十五年，宋益王昞景炎二年，五月以後，衛王昺祥興元年，春正月，布哈將兵入重慶，宋制置副使張玘死之，西川州縣皆平，三月，宋益王昞還於夔州。夏四月，宋益王昞卒，年十一，宋人諡之曰端宗，羣臣多欲散去，陸秀夫曰，度宗皇帝，一子尚在，將焉置之，古人有以一旅以成中興者，今百官有司皆具，士卒數萬，天若未欲絕宋，此豈不可爲國耶，乃與衆共立衛王昞，年八歲矣，時有黃龍見海中，因改元祥興，升夔州爲翔龍縣，楊太妃仍同聽政，陳宜中入占城，宋人日候其還，宜中竟不至。六月，宋衛王昞，遷於新會之崖山。秋七月，宋湖南制置使張玘良等，起兵應崖山，與阿爾哈雅戰敗死之，海南州縣皆平。八月，宋文天祥聞衛王昞繼立，上表自劾兵敗江西之罪，乞入朝不許，天祥移書陸秀夫云，天子幼冲，宰相遜荒，詔令皆出諸公之口，豈得以游詞相拒，會軍中大疫，士卒多死，天祥母亦病沒，尋起復之，天祥長子復亡，家屬皆盡。冬閏十一月，張弘範弟弘正，襲執宋文天祥於五坡嶺，吞腦子不死，鄒淵自到，劉子俊自詭爲天祥，冀可免天祥，及天祥至，各爭真僞，遂烹子俊，天祥至潮陽，見弘範，左右命之拜，天祥不屈，弘範釋其縛，以容禮之，天祥固請死，弘範不許，處之舟中，求族屬被俘者悉還之。十二月，西僧嘉木揚喇勒智，利宋殯宮金玉，發諸陵在紹興者，及大臣塚墓，凡一百一所（又欲哀諸陵骨，雜牛馬枯骼爲鎮南俘屠，會稽人唐珏獨痛憤，乃貨家具，行貸得百金，爲酒食，陰召諸惡少，泣曰，爾輩皆宋人，吾不忍陵骨之暴露，欲以他骨易之，已造石函六，刻紀年一字爲號，自思陵以下，隨號收殮，衆如珏言，夜往取遺骸，葬蘭亭山，後又移宋故宮冬青樹植其上以識，聞者悲之。十六年，春正月，宋衛王昞祥興二年，是年二月，昞溺於海。張弘範由朝陽港乘舟入海，至甲子門，獲斥埃將，知衛王昞所在，乃至崖山，時張世傑有朝韓，在元軍中，弘範三使韓召世傑，世傑不從曰，吾知降，生且甯貴，但義不可移耳，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之，弘範乃命文天祥爲書招世傑，天祥曰，吾不能扞父母，乃敢叛父母可乎，固命之，天祥遂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，其末有云，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，弘範笑而置之。二月，張弘範及宋張世傑，戰於崖山，世傑兵潰，

陸秀夫走其主昀所居舟，舟稍大，且諸舟環結，度不得走出，乃先驅其妻子入海，謂其主曰：「國事至此，陛下當爲國死，德祐皇帝辱已甚，陛下不可再辱，即負其主同溺，後宮諸臣，從死者甚衆，餘舟尙八百，盡爲弘範所得，越七日，屍浮海上者十餘萬人，因得禹屍，及詔書之寶，世傑行收兵，遇楊太妃，欲奉以求趙氏後，楊太妃始知禹溺海，撫膺大慟曰：「我忍死間關至此者，正爲趙氏一塊肉耳，今無望矣，遂赴海死，世傑葬之海濱，世傑占古城，土豪強之還廣東，乃回舟繞南恩之海陵山，散潰稍集，謀入廣，颶風大作，將士勸世傑登岸，世傑曰：「無以爲也，登花樓齋香祝曰：「我爲趙氏，亦已至矣，一君亡，復立一君，今又亡，我未死者，庶幾敵兵退，別立趙氏以存祀耳，今若此，豈天意耶，風濤愈甚，世傑墮水溺死，蘇劉義出海洋，爲其下所殺。史臣曰：宋雖起於用武，而以仁傳家，然仁之弊失於弱，中世有欲自強以革其弊，用乖其方，馴致芽擾，建炎而後，土宇分裂，猶能六主百五十年，而後亡，豈非禮義足以維持君子之志歟，既而宋之遺臣，區區奉二王爲海上之謀，雖無救於亡，然人臣忠於所事，而至於斯，其亦可悲也夫。冬十月，宋文祥至大都，不屈囚之，崖山之破，張弘範等置酒大會，謂天祥曰：「國亡，丞相忠孝盡矣，能改心以事宋事今，將不失爲宰相也，天祥泣然出涕曰：「國亡不能救，爲人臣者，死有餘罪，況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，弘範義之，遣使護送天祥至燕，道經吉州，痛恨不食，八日猶生，乃復食，十月至燕，館人供帳甚盛，天祥不寢處，坐達旦，遂移兵馬司，設卒守之，既而丞相博曦等，召見於樞密院，欲使拜，天祥長揖不屈，仰首言曰：「天下事有與有廢，自帝王以及將相，滅亡誅戮，何代無之，天祥今日，願早求死，博曦曰：「汝謂有與有廢，且問盤古至今，幾帝幾王，一一爲我言之，天祥曰：「一部十七史，從何處說起，吾今日非應博學鴻辭科，何暇泛論，博曦曰：「汝不肯說興廢事，且道古來有以宗廟土地與人而復逃者乎，天祥曰：「奉國與人，是賣國之臣也，賣國者有所利而爲之，必不去，去者必非賣國者也，予前除宰相不拜，奉使軍前，尋被拘執，已而有賊臣獻國，國亡常死，所以不死者，以度宗二子在浙東，老母在廣故耳，博曦曰：「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，忠乎，天祥曰：「當此之時，社稷爲

重，君爲輕，吾別立君，爲宗廟社稷計也，從懷慙而北者非忠，從元帝爲忠，從徽欽而北者非忠，從高宗爲忠，博囉語塞，忽曰，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，二王不以正，是竄也，天祥曰，景炎乃度宗長子，德祐親兄，不可謂不正，登極於德祐去位之後，不可謂篡，陳丞相以太皇命，奉二王出宮，不可謂無所受命，博囉等皆無辭，但以無受命爲解，天祥曰，天與之，人歸之，雖無傳受之命，推戴擁立，亦何不可。博囉怒曰，爾立二王，竟成何功，天祥曰，立君以存社稷，存一日，則盡臣子一日之責，何功之有，曰既知其不可，何必爲，天祥曰，父母有疾，雖不可爲，無不下藥之理，盡吾心焉，不可救，則天命也，今日天祥至此，有死而已，何必多言，博囉欲殺之，帝及大臣不可，弘範時在疾中，亦表奏天祥忠於所事，願釋勿殺，乃囚之。十七年，秋八月，許衡以疾乞致仕，皇太子遣使諭之曰，公母以道不行爲憂，公安則道行有時矣。翰林學士承旨桃樞卒應召，中州名儒，接踵而出，論者謂樞實有以倡之。冬十一月，平章政事廉希憲卒，希憲自江陵以疾召還，太子遣使問之，希憲曰，臣病無足憂，所憂者大姦觀國羣小附之，病之大者也，尋卒，巴延嘗曰，廉公宰相中真宰相，男子中真男子，世以名言。十二月昭文館大學士竇默卒，默爲人樂易，平居未嘗出一言方人物，至論國家大計，面折廷諍，入謂可比汲黯，帝嘗曰，朕求賢三十年，得一竇漢卿，及李俊民，又曰，如竇漢卿之心，姚公茂之才，合而爲一，可謂全人矣。十八年，春二月，許衡病革，家人祀先，衡曰，吾一日未死，甯不有事於祖考，起奠獻如儀，既徹而卒，衡嘗語其子曰，我平生虛名所累，竟不能辭官，死後慎勿請諡，勿立碑，但書許某之墓四字，使子孫識其處足矣。十九年，冬十月，孔子後，自宋南渡初，其四十八代孫端友子玠，寓衢州，帝既平宋，議所立，或言孔氏子孫寓衢者，乃其宗子，召孔洙赴闕，洙遜於居曲阜者，帝曰，甯遠榮不遠親，真聖人後也，遂命洙爲國子祭酒，提學浙東學校。十二月，時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坐，疑有變，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，有衆千人，欲取丞相，京城亦有匿名書，言某日燒襄城葦，率兩翼兵爲亂，丞相可無憂者，朝廷疑之，遂撤襄城葦，遷瀛國公，及宋室於上都，疑丞相爲天祥，乃召天祥入，諭之曰，汝移所以

事來者事我；當以汝爲相矣，天祥曰，天祥爲宋宰相，安事二姓，廟賜一死足矣，帝猶未忍，遂麾之退，左右力贊從其請。遂詔殺之於都城之柴市，天祥臨刑，殊從容，謂吏卒曰，吾事畢矣，南向再拜死，其衣帶中有贊曰，孔曰成仁，孟曰取義，惟其義盡，所以仁至，讀聖賢書，所學何事，而今而後，庶幾無愧，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，天祥既死，帝臨朝嘆曰，文天祥好男子，不肯爲吾用，殺之誠可惜也，乃贈廬陵郡公，諡忠武，命王積善神主，設壇祀之，丞相博囉初行奠禮，忽狂飈旋地起，卷主人雲中，博囉等因改書前宋少保右丞相信國公，天始開霽，方天祥之在獄也，忠義之氣，著於詩歌，累數十百篇，及死，兵馬司籍所存上之，觀者無不流涕悲痛，有得其一履者，亦寶藏之，尋有義士張毅甫者，負其骨歸葬吉州，適家人自廣東奉其母曾夫人之柩，同日至城下，人以爲忠孝所感云，史臣曰，自古志士，欲信大義於天下者，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，君子命之曰仁，以其合天理之正，卽人心之安爾，宋德祐亡矣，文天祥奉兩辱主，崎嶇嶺海，以圖興復，兵喪身執，終不可屈，而從容伏誅，就死如歸，是其所欲有甚於生者，可不謂之仁哉。處士劉因，天質絕人，日記千百言，過目成誦，初爲經學，究訓詁註釋之說，歎曰，聖人精義，殆不止此，及得周邵程朱之書，一見卽曰，我固謂當有是也，及論諸子之所學，則曰邵至大也，周至精也，程至正也，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正也，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，表所居曰靜修，布呼密薦之，詔徵之，至擢右贊，善大夫，尋以繼母老辭歸，俸給一無所受。二十一年，春正月，時議欲肆赦，張雄飛諫曰，古人言無赦之國，其刑必平，故赦者不平之政也，聖明之世，豈宜數赦，上納之，遂止，下輕刑之詔。三十二年，冬十二月，太子精吉木卒。二十五年，夏四月，徵宋江西招撫使知信州謝枋得，辭不至，初枋得遁入建陽，及程文海至江南，訪求人才，薦宋遺士三十人枋得亦在列，枋得方居母喪，遺書文海曰，某所以不死者，以九十三歲之母在耳，先妣以今年二月考終，某自今無意人間事矣，亡國之大夫，不可與圖存，李左車猶能言之，况稍知詩書，頗識義理者乎，某之至愚極聞，決不可以辱召命亦明矣，既而留夢炎亦力薦之，奏上，枋得復遺書夢炎，言江南無人才，未有如今日之可恥

者，春秋以下之人物，本不足道，今欲求一人如瑕呂佶甥，程嬰杵臼，廝養卒，亦不可得，辨論凡數千百言，卒不行。二十六年，夏六月，福建參知政事魏天祐，見時方求才，欲薦枋得爲功，遣使誘之入城，與之言，坐而不對，或譏言無禮，天祐不能堪，乃讓曰，封疆之臣，當死封疆，安仁之敗，何不死，枋得曰，程嬰公孫杵臼，二人皆忠於趙，一存孤，一死節，王莽篡漢，饑餓餓死，司馬子長曰，死有重於泰山，輕於鴻毛，參政豈足知此，天祐怒，偪之北行，枋得以死自誓，自離嘉興，卽不食，二十餘日不死，乃復少茹蔬果，積數月困殆，四月朔至燕，問太后攢所，及瀛國公所在，再拜慟哭，疾甚留步使醫持藥，雜米飲進之，枋得怒，擲之於地，不食五日死，枋得天資殿麗，雅負奇氣，風岸孤帽，不能與世軒輊，而以天時人事，推宋必亡於二十年後，每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，常若有千古之憤者，而以植世教立民彝爲任，富貴貧賤，一不動其中，死之後，子定之讎骸骨歸葬信州。二十八年，夏五月，復徵劉因爲集賢學士，因以疾固辭，帝聞之曰，古有所謂不召之臣，其斯人之徒歟，遂不强致之，初許衡應召時，道過因，因謂曰一聘而起，毋乃太速乎，帝曰不知此則道不行，至是因不就集賢之命，或問之曰，不知此則道不尊，後二年因卒，延祐中，追封容城郡公諡文靖○二十九年，夏閏六月，安南遣使人貢○三十年，冬十月，彗星出紫微垣，帝憂之，夜召布呼密人禁中，問所以銷天變之道，布呼密曰，風雨自天而至，人則棟宇以待之，江河爲地之限，人則舟楫以通之，天地有所不能者，人則爲之，此人所以與天地參也，且父母怒，人子不敢疾怨，起敬起孝，故易曰，君子以恐懼修省，詩曰，敬天之怒，三代聖王，克謹天戒，鮮有不終，漢文之世，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，日食地震，頻年有之，善用此道，天亦悔禍，海內又安，此前代龜鑑也，願陛下法之，因誦文帝日食求言詔，帝悚然曰，此言深合帝意，可復誦之，遂論之四更，乃罷○三十一年，春正月，帝崩，史臣曰，世祖度甚洪廣，知人善任使，信用儒術，用能立綱陳紀，所以爲一代之制者，規模宏遠矣○夏四月皇孫特穆爾，卽位於上都，是爲成宗○冬十二月，太傅知樞密院事巴延，深沈有謀略，善斷，將二十萬伐宋，如將一人，諸將仰之若神明，還朝

未嘗言功，及是卒，贈太師，追封淮安王。

成宗皇帝，元貞二年，冬十月，鞏民作亂，江西行省左丞董士選討平之。大德七年，春三月，關溪處士金履祥卒，履祥少從學同郡王柏，及何基之門，造詣益遠，晚歲屏居金華山中，講道著書，以淑後進，當時以爲基之清介純實，似尹和靖，柏之高明剛立，似謝上蔡，履祥則親得之二氏，而並充於己者也，家在仁山之下，學者因稱爲仁山先生，至正中賜諡文安。夏閏五月，右丞相旺札勒卒，元貞以來，旺札勒號爲賢相，特朱清張瑄之賂，帝釋不問，人皆疑之。九年，秋八月，西域賈人，有獻寶珠求售者，議以六十萬錠酬其直，省臣有謂左丞相文者曰，此所謂雅郭大珠也，六十萬錠之不爲過，文問何用，答曰，含之可不渴，熾面可使目有光，文曰，一人含之，千萬人不渴，則誠寶也，若一寶止濟一人，則用已微矣，吾之所謂寶者米粟是也，有之則百姓安，無則天下亂，以功用較之，豈不愈於彼乎。十一年，春正月，帝崩，史臣曰，帝承天下統一之後，善於守成，惟其末年連歲癘疾，國家政事，內則決於宮闈，外則委之大臣，其所以不至廢墜者，則以去世祖未遠，成憲具在故也。左丞相阿呼岱等，謀奉皇后臨朝，以安西王禰政，左丞相哈喇哈斯，遣使迎懷甯王海桑於漠北，及其弟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於懷州。二月，阿裕爾巴里巴特喇至自懷州，誅阿呼岱等，執阿南達歸於上都。夏五月，答剌麻八剌之長子，懷箠王海桑至上都，廢皇后巴約特氏居東安殿之，誅安西王阿南達，及諸王穆爾特穆爾，遂即位，是爲武宗。秋七月，制加孔子號曰大成，制曰，先孔子而聖若，非孔子無以明，後孔子而聖者，非孔子無以法，所爲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，儀範百王，師表萬世者也，可加大成至聖文宣王，遣使闕里，祀以太牢。中書右丞博囉特穆爾，以國字釋孝經進，詔曰，此孔子微言，王公庶民，皆當由是而行，命刻板模印，諸王以下咸賜之。冬十二月，處士蕭炳，初出爲府史上官語不和即引退，讀書南山三十年，凡天文地理律歷算術，靡不研究，累召不起，至是徵拜太子右諫德，尋以疾作，固辭而歸，料踐履篤實，教人必自小學始，爲文立意精深，言近而旨遠，所著有三禮說諸書，至是卒，賜諡貞敏。

武宗皇帝，至大元年，春正月，初阿實克布哈，見帝容色日悴，乘間進曰：陛下八珍之味不知御，萬金之身不知愛，而惟耽麪藥，好妃嬪，是猶兩斧伐孤樹，未有不顛仆者，陛下縱不自愛，獨不思祖宗付託之重，天下仰望之切乎，帝大悅曰：非卿孰爲朕言，因命進酒，阿實克布哈頓首謝曰：臣方欲陛下節飲，而反勸之，是臣之言，不信於陛下也，臣不敢奉詔，左右皆賀帝得直臣。二年，秋八月，太子家令薛居，言陝西分地五事，命往理之，王約不爲舉行，語之曰：太子潛龍也，當勿用之時，爲飛龍之事可乎，遂止。四年，春正月，帝崩，史臣曰：帝慨然欲創治改法而有爲，故其封爵太盛，而遙授之官衆，賜賚太隆，而泛賞之恩薄，至元大德之政，於是稍有變更云。三月，皇太子阿裕爾巴里巴特喇，即位，是爲仁宗。

仁宗皇帝，皇慶元年，春正月，帝諭省臣曰：人言御史臺任重，朕謂國史院尤重，蓋御史臺是一時公論，國史院是萬世公論。夏六月，時朝廷封拜繁多，羣臣無功，而受王公之爵者，前後相繼，御史中丞郝天挺，言朝廷名器重，則升斗之祿，足以鼓舞豪傑，名器濫，則雖日拜卿相，而人不勸矣，又言國初設官，在內須三十月，在外須三周歲，考其殿最，以爲黜陟，比者省院臺部之臣，久者一二歲，少者三五月，甚有旬日之間，而屢遷數易者，奔走往來不暇，何暇宣風布化，參理機務哉，乞自今惟大臣可急關選授，其餘內外大小官屬，必候任滿方許超遷，庶免朝除夕改，啓佞長奸之弊。二年，夏六月，詔以周敦頤，程頤，程頤，張載，邵雍，司馬光，朱熹，張栻，呂祖謙，許衡，並從祀孔子廟庭。冬十一月，初世祖時議定科舉新制，未及行：至是中書省臣，復以爲言，乃命定其條制，下詔行之，科場每三歲一次開，以皇慶三年八月爲始，天下郡縣，與其賢能，充賦有司，次年二月，會試京師，中選者親策之，第一場，明經經義二問，大學，論語，孟子，中庸，內出題，並用朱氏章句集註，限三百字以上，經義一道，各治一經，限五百字以上，第二場古賦，詔誥章表，內科一道，第三場，策一道，經史時務內出，蒙古色目人，與漢人南人各命題，蒙古色目人，願試漢人南人科目，中選者，加一等注授。延祐二年，春正月，詔遣宣撫使，

分十二道，問民疾苦，黜陟官吏。三月，廷試進士，賜呼都克托里張起巖等，五十六人，及第出身有差，分進士爲兩榜，蒙古色目人爲右，漢人南人爲左，第一名從六品，第二名以下，及第二甲，皆正七品，第三甲正八品，兩榜並同。夏五月，成紀縣山移，是夜疾風雹雹，北山南移至夕河川，次日再移，平地突出土阜，高者二三丈，陷沒民居，監察御史馬祖常言，山不動之物，今而動焉，由在野有當用不用之賢，在宮有當言不言之佞，故致然爾。三年，春三月，太史令郭守敬卒，自宋以來，學者於天文水利，多不講，守敬獨能任其絕學，以成一代之制，太史令王恂，每見其制度精巧，深歎服之，所著推步測驗諸書，並藏於官，卒年八十六。冬十月，以趙孟頫爲翰林學士承旨，帝在東宮，素知孟頫名，及即位，召除集賢侍講學士，至是拜翰林學士承旨，有問之者，言國史不宜令孟頫與，帝曰，子昂世祖所簡拔，朕置之館閣，使典述作，傳之後世，此屬嘖嘖何也，復厚賜之。七年，春正月，帝崩，壽年三十六，史臣曰，仁宗天性恭儉，通達儒術，兼曉釋典，不事遊畋，不喜征伐，不崇貨利，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色，待宗戚動舊，始終以禮，大臣親老，時加賞賚，大官進籍，必分期貴近，有司奏大辟，每慘惻移時，其孜孜爲治，一遵世祖成憲云。三月，太子碩迪巴拉即位，是爲英宗。

通鑑紀要卷十八

通鑑紀要卷十九

元

英宗皇帝，至治元年，春正月，帝欲以元夕張燈禁中爲龜山，時張養浩以禮部尙書參議中書省事，遂具疏，因拜住以諫曰：世祖臨御三十餘年，每值元夕，閤閣之間，燈山亦禁，況闕廷宮掖之嚴邃，尤當戒慎，今燈山之構，所擬者小，所繫者大，所樂者淺，所患者深，帝大怒，既而喜曰：非張希孟不敢言，即罷之，仍賜上服金織幣帛各一，以旌其直。夏六月，時太白經天，趙宏祥等，以上書言事，勸歸田里，因禁妄言時政。三年，春二月，時方書金字藏經，帝在上都，使左丞蘇蘇詔學士吳澄爲序，澄曰：主上寫經，爲民祈福，甚盛舉也，若用以追薦，臣所未識，蓋福田利益，雖人所樂聞。而輪迴之說，不過爲善者死，則上通高明，其極品與日月齊光，爲惡者死，則下輪污穢，其極下與沙蟲同類，其徒遂創爲薦拔之論，以惑世人，今列聖之神，上同日月，何庸薦拔，且自國初以來，凡寫經追薦，不知其幾，若未效，是無佛法矣，若已效，是誣其祖矣，撰爲文辭，不可以示後世。秋八月，御史大夫特克錫獄帝於南坡，及右丞相拜住一初特門德爾既奪爵籍產，特克錫等以奸黨不自安，帝在上都，以夜寐不寤，命作佛事，拜住以國用不足諫止，既而懼誅者，復陰誘羣僧，言國當有厄，非作佛事，大赦，無以禳之，拜住叱曰：爾輩不過徒得金帛耳，又欲庇有罪耶，奸黨聞之益懼，乃謀變，至是帝自上都南還，駐蹕南坡，是夕，特克錫與知樞密院事，額森特穆爾，諸王阿爾台布哈等，謀以特克錫所領阿克蘇衛兵爲外應，特克錫先與前平章政事徹辰特穆爾殺拜住，而特克錫直犯禁幟，手弑帝於臥所，時年二十一。史臣曰：帝性剛明，嘗以地震撤樂減膳，近臣有稱觴賀者，叱曰：朕方修德不暇，汝爲大臣，不能匡輔，反爲詭邪，拜住進曰：咎在臣等，宜求賢自代，帝曰：毋多遜，朕之適

也，嘗謂宰執曰：中書選人署事，未旬日，御史臺即改除之，臺除者中書亦然，今山林儒逸良多，卿等不能盡心求訪，惟以親戚故舊，更相引用耶，其明斷多類此，然以果於刑戮，奸黨畏誅，遂構大變云。諸王阿爾台布哈等，奉璽綬迎晉王噶瑪拉長子，晉王伊遜特穆爾於北邊。九月，晉王即位於龍居河，是爲泰定皇帝，冬十月，帝初即位，以額森特穆爾爲右丞相，特克錫知樞密院事，至是諸王滿努言於帝曰：不誅元凶，則陛下善名不著，天下後世，何從而知，帝深然之，乃誅額森特穆爾，旺扎勒索諾木圖門等，於行在所，命舒瑪爾節入京師，收特克錫，悉誅其黨徹辰特穆爾等，戮其子孫，籍沒其家產，惟特們德爾子，前治書御史索諾木讓遠流，張珪曰：索諾木從逆賊，親斫丞相拜住臂乃欲活之耶，尋亦伏誅，餘黨亦免官。

泰定皇帝，泰定四年，秋八月，通渭縣山崩，陶門地震，有聲如雷，晝晦，天全道山崩，飛石斃人，鳳翔興元成都峽州江陵地，同日皆震。致和元年，秋七月，帝崩於上都，壽三十六，史臣曰：泰定之世，災異數見，君臣之間，亦未見其引咎責躬之實，然能知守祖宗之法以行，天下無事，號稱治平。八月，簽書樞密院事，雅克特穆爾謀逆，執中書省臣額卜德喀勒等，下之獄，遣使迎懷王圖卜特穆爾於江陵。皇太子阿蘇奇布即位於上都，時年九歲，改元天順，遣梁王旺辰，右丞相塔什特穆爾，分道討雅克特穆爾。冬十月，圖卜特穆爾，遣使至陝西，省臣執之，還上都。圖卜時穆爾，兵陷上都，帝不知所終，梁王旺辰遁走，遼王托克托死之。

明宗皇帝元年 八月以後，文宗圖卜特穆爾天歷二年，按明帝爲武宗長子，即位 春正月，周王和錫拉，即位於和寧之北，遣使還報，諸王舊臣，及兩都之民，聞王使至，皆歡呼鼓舞，爭先迎謁，所至成聚；三月，立圖卜特穆爾爲太子。秋八月，帝次翁郭蔡圖，圖卜特穆爾入見，帝暴崩，年三十。圖卜特穆爾，復襲位於上都，是爲文宗。

文宗皇帝，至順元年，秋閏七月，詔加孔子父母，及顏回，曾參，孔伋，孟軻，程顥程頤封爵，孔子父叔梁紇，啓聖

王母顏氏，啟聖王夫人，顏子齊國復聖公，曾子鄒國宗聖公，子思沂國述聖公，孟子鄒國亞聖公，程顥豫國公，頤洛國公，尋復以董仲舒從祀孔子廟庭，位列七十子之下。二年，春二月，立廣教總管府，凡十六所，以掌天下僧尼之政，秩正三品，府設遼魯嶺齊總管同知府事判官各一員，宣政院選流內官擬注以聞，總管則僧爲之。夏六月，翰林學士吳澄卒，澄自秦定間，謝病歸臨川，四方從學者，恒數百人，著書至將終，猶不輟，其易春秋禮記筮言，盡被傳註穿鑿，卓然成一家言，朝廷命其子京，爲撫州教授，以便奉養，至是卒，贈臨川郡公，諡文正，學者稱之爲草廬先生。三年，秋八月，帝崩於上都，年二十九，主禘曰，寧宗之立，雖母后權臣，利於立幼，抑文宗順命，舍其子而立兒子，是不可謂非公天下之心也，然終不足以掩其欲兄之惡，天理人心，吁可畏哉。冬十月，明宗第二子，鄭王額淋沁巴勤卽位，是爲寧宗，時年甫七歲，中書百司政務，咸啟皇后取進止。十一月，鄭王崩，太后遣右丞克時濟蘇，迎明宗長子，托歡特穆爾於靜江。四年，順帝元年統元年，春三月，雅克特穆爾，秉政以來，肆行無忌，一宴或宰十三馬，取泰定后爲夫人，前後尙宗室女四十人，或有交禮三日，遽遣歸者，後房充斥，不能盡識，一日宴趙世延宅，男女列坐，見坐隅一婦色甚麗，意欲與俱歸，顧左右曰，此爲誰，對曰，太師家人也，自後荒淫日甚，體羸，及是溺血而死。夏六月，托歡特穆爾，卽位於上都，是爲順帝。

順帝元統二年，春正月，汴梁雨血，著衣皆赤。三月，天雨毛，彰德路雨白毛，俗呼曰老君髯，民謠曰，天雨傘，事不齊，旣而彰德復雨毛，如線而綠，俗呼曰菩薩線，民又謠曰，天雨綠，民起怨，中原地，事必變。至元元年，春三月，罷采高麗幼女，臺臣言，高麗首幼臣節，而近年屢遣人往取廢女，至使生女不舉，女長不嫁，乞賜禁止，從之。冬十一月，詔罷科舉，伯顏特命由科舉進身許有壬爲班首宣詔，以折辱之，有壬懼禍不敢辭，治書御史布哈，諂有壬曰，參政可謂過河拆橋者矣，有壬以爲大恥，移疾不出。三年，夏五月，民間訛言朝廷拘刷童男女，一時嫁娶殆盡。秋七月，河南武涉縣禾垂熟，有蝗自東來，縣尹張寬仰天祝曰，寧殺縣尹，毋傷百姓，俄有黑鷹羣飛啄食之。

。冬十月，金華處士許謙，少受業於金履祥之門，盡得所傳，居東陽八華山，遠近學者，翕然從之，不出里閭者四十年，中外名臣，列其行義，薦於朝者，前後章數十上，郡復以道逸應詔，終莫能致，至是卒，詔賜諡文懿，謙於書無所不讀，窮探聖微，多所自得，嘗謂吾非有大過人者，惟爲學之功，無間斷耳，平生制行甚嚴，而所以應世者，不膠於古，不流於俗，其教人至誠諄悉，內外殫盡，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，曰此義理所由分也，至其晚節，獨以身任正學之重，學者稱爲白雲先生，先是何基，王柏，金履祥沒，其學猶未大顯，至謙而其道益著，同時陳櫟，胡桂，皆以講明道學見重於時云。十二月，巴延請殺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不許。四年，夏四月，時帝如上都，次八里塘，雨雹，大如拳，其狀有小兒環珞獅象等物之形。六年春二月，巴延既誅勝吉斯，獨乘國鈞，愈專恣，秘成憲，虐害天下，漸有異謀，帝患之，楊種范滙入章詔，數巴延罪狀，黜爲河南行省左丞相，尋竄南恩州，行次江西臨興驛病死。冬十二月，時科舉既廢，翰林學士丞旨庫庫：從容言曰，古昔取人材，以濟世用，必由科舉，何可廢也，帝采其論，詔復行之。至正四年，冬十一月，令民入粟補官，備賑濟也。八年冬十一月，台州方國珍世以販鹽浮海爲業，時有蔡亂頭者，行剽海上，有司捕之，國珍怨家，告其通寇，遂亡入海爲亂。九年，夏四月，棗陽民張氏婦生男，甫及周歲，暴長四尺許，容貌異常，腫腹擁腫，見人輒嬉笑，如世俗所畫布衣和尚云。十一年，夏五月，潁川人劉福通，番縣人李二，羅田人徐壽輝等，起兵作亂，攻陷州縣，以紅巾爲號，時謂諸賊曰紅軍，亦稱香軍。冬十月，徐壽輝據蕪水爲都，國號天完，自稱皇帝，改元治平。十二年，春正月，徐壽輝兵陷漢陽諸郡，咸順王庫沁布哈等棄城走。二月陷江州，總管李輔力戰不屈死之。定遠人郭子興少任俠，喜與壯士結交，至是見洛潁兵起，列郡騷動，遂與其黨孫德崖等舉兵反，自稱元帥，攻拔濠州據之。十三年，夏五月，秦州張士誠作亂，據高郵，自稱誠王，知府李齊死之。冬十二月，大都無雲而雷，聲震天地，小頃有火墜於東南。濠人朱元璋起兵據濠州，元璋先世家沛，再徙泗州，父世珍，始徙濠之鍾離，生四子，元璋其季也，至正四年，大儼疫，時元璋年十七，父母兄

相繼沒，孤無所依，乃入皇覺寺爲僧，遊食諸州，卒復還寺，會盜賊並起，元璋謀避兵卜之，去留皆不吉，乃入瀋州，見郭子興，子興奇其貌，留爲親兵，妻以所撫馬公女，賈魯圍濠，元璋力拒之，旣而圍解，因收里中兵得七百人，子興署爲領撫，元璋見諸帥無足與共事，乃以兵屬他將，而獨與濠人徐遠，湯和五河人戴聚等，南略地定興，許降贖牌寨民兵三千，與俱東，襲張知院於橫澗山，收其卒三萬，道遇定遠人李善長，與語大悅，遂與俱攻陷滁州，時郭子興與趙均用相惡，均用嘗執囚子興，元璋救出之，至是專狠益甚，挾子興，攻泗州等將害之，元璋又使人賂其左右，子興得免，乃將其所部萬餘，就元璋於滁州。十四年，春正月，汴河水皆成五色花草，如繪畫，三日方解，冬十二月，帝於內苑造龍舟，自製其樣，又自製宮蒲，其精巧絕出人意，皆前所未有，帝旣怠於政治，惟事遊宴，以宮女十六人按舞，名十六天魔，藏象牙佛冠，身被纓絡大紅絹，各執騎巴拉薩巴之器，每宮中讚佛，則按奏按奏樂，宦官非受秘密戒者不得與。十五年，春二月，劉福通等自礪山夾河，迎韓林兒至亳，立爲皇帝，又號山明王，國號宋，改元龍鳳。三月，薊州雨血。夏六月，時郭子興卒，劉福通立韓林兒爲帝，檄子興子天叙爲都元帥，張天祐及朱元璋爲左右副元帥，元璋曰，大丈夫安甯能受制於人耶，然以勢方盛可倚藉，乃用龍鳳年號，以令軍中，至是元璋謀渡江，無舟楫，會巢湖帥廖永忠愈通海等，以水師千艘來附，元璋大喜，往撫其衆，而中丞曼濟哈雅，扼銅壩，輪諸隘，舟師不得出，忽大雨水漲，遂從小港縱舟，擊敗曼濟哈雅軍，乃定計渡江，諸將請直趨集慶，元璋曰，取集慶必自采石始，采石重鎮，守必固，牛渚前臨大江，彼難爲備，可克也，乃揚帆直達牛渚，常遇春先登拔之，采石兵亦潰，遂乘勝趨太平，拔其城，總管靳義赴水死，元璋榜榜禁剽掠，軍中肅然，置太平與兩翼元帥府，自領元帥事，召陶安參幕府事，而以耆儒李習爲知府，陶安時以避亂家居，率父老出迎元璋，元璋召與語，安進曰，海內鼎沸，豪傑並爭，然其意在於子女玉帛，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心，明公渡江，神武不殺，人心悅服，天下不足平也，元璋曰，吾欲取金陵何如，安曰金陵古帝王都，取而有之，撫形勝以臨四方，何向不克，元璋曰善。冬十一月，

達什巴圖魯，擊劉福通軍破之。十二月，遂圍塞，福通以韓林兒走安豐。十六年，春二月，時淮東大饑，張士誠遣其弟士德，由通州渡江，入常熟，遂陷平江，及湖州松江，改平江爲隆平府，自高郵徙據之。三月，朱元璋率諸軍進侵集慶，至江寧鎮，破陳兆先營，禽之，盡降其衆，福壽數督兵出戰，力不能支，城遂陷，百司皆潰，福壽獨踞胡牀，坐鳳凰臺下指揮，左右或勸之去，叱曰，吾國家重臣，城存則生，城破則死，尙何往哉，俄而亂兵四集，遂遇害，元璋入城，召官吏父老諭之曰，我來爲民除亂耳，其各安堵如故，舊政不便者除之，民大喜，遂改集慶路爲應天府，遣徐達侵鎮江，鄧愈侵廣德，皆陷之。方國珍復降，命爲海道漕運萬戶，以其兄國璋爲衢州路總管。夏六月，彰德李實如黃瓜，時有童謠曰，李生黃瓜，民皆無家。朱元璋自稱吳國公，以御史臺爲公府，置江南行中書省，自總省事，置參議以下等官。冬十月，星隕大名，化爲石，從東南流，芒尾如曳簪，墮地有聲，火篋蓬勃，久之乃息，化爲石，青黑色，形如狗頭，其斷處若新割者。十七年，春三月，朱元璋陷常州。夏五月，徐達常遇春，率兵侵衛國，城久不下，元璋乃親往督戰，既至，守臣揚仲英開門出降，百戶張文貴殺其妻妾，自刎而死，執義兵元帥朱亮祖，尋遣趙繼祖，侵江陰，胡大海侵徽州，常遇春侵池州，繆大亨侵揚州，皆陷之。六月有龍鬬於樂清江，颶風大作，所至有火光如球，死者萬餘人。秋八月，張士誠降，詔以爲太尉，其弟士信等，皆受官有差，士誠雖去僞號，擅甲兵土地如故。九月，倪文俊奔黃州，徐壽輝黨陳友諒襲殺之。冬十二月，隨州人明玉珍作亂，襲居重慶，遂陷成都，及嘉定，平章埒克達，右丞旺扎勒圖，參政趙資死之，蜀人謂之三忠，於是蜀中郡縣相繼降於玉珍。十八年，春正月，陳友諒，陷安慶，淮南行省左丞余闕死之。二月，毛貴陷濟南路，河南行省右丞董搏霄與戰死之。三月，毛貴陷蘄州，詔徵四方兵入衛，大同路夜間空中有聲，初黑氣蔽四方，有聲如雷，頃之東北方有雲如火，交射中天，徧地俱見火光，空中如有兵戈之聲。夏四月，陳友諒陷龍興，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多通死之。五月，劉福通攻汴梁，守將珠占出走，遂入據其城，乃自安豐迎韓林兒居之。六月，韓林兒黨關先生兵陷遂州，遂大掠蕞

外諸郡。冬十二月，胡大海侵婺州，久未下，朱元璋自將往擊之，遂陷婺州，改婺州爲寧越府，令知府王宗顯開郡學，延儒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，戴良爲學正，吳沈爲訓導，時喪亂之餘，學校久廢，至是始聞弦歌誦聲。關先生兵郡上都，焚宮闕，尋轉路遼陽，至高麗，自是上都宮闕盡燬，帝不復時巡矣。十九年，春三月，方國珍遣使，以溫台慶元三郡，附於朱元璋。夏四月，趙均用殺毛貴，其黨竊繼祖，尋執均用殺之。秋八月，蔡罕特穆爾，克許梁，劉福通，以韓林兒走安豐。冬十二月，陳友諒徙徐壽輝於江州，自稱漢王，置王府官屬，事權一歸友諒，壽輝惟擁虛位而已。二十年，夏五月，陳友諒攻太平，太平城堅不可拔，乃引巨舟薄城西南，士卒緣舟尾，蟻墜而登，遂克之，朱元璋守將花雲，及其養子朱文遜等，皆不屈死之，友諒志益驕，急謀僭竊，進駐采石磯，伴使人白事徐壽輝，戒壯士持鐵搗擊碎其首，壽輝死，友諒遂以采石五通廟爲行殿，自稱皇帝，國號漢，改元大義，太師鄒普勝以下皆仍故官，會大風雨，群下班沙岸稱賀，不能成禮。友諒既僭號，欲東取建康，朱元璋令其故人康茂才，爲許誘之，友諒果引舟東下，至江東橋，呼茂才不應，始知見給，遂大敗，乘輕舸走還江州，元璋乘勝取安慶。二十一年，秋八月，朱元璋克江州，陳友諒走武昌。二十二年春三月，明玉珍初聞陳友諒害徐壽輝，謀欲討之，乃整兵守夔關，絕不與通，復立廟以祀壽輝，至是遣兵陷雲南省治，屯金馬山。夏五月，明玉真自稱嗣蜀王。二十三年，春正月，明玉珍用劉禎策僭卽帝位，建國號曰夏，改元天統。二月，時劉福通兵勢日蹙，張士誠將呂珍引兵圍安豐，韓林兒告急於元璋，元璋乃率徐達常遇春等往救之，未至而珍已殺福通，據其城，元璋擊走之，以韓林兒歸，居之滁洲。秋七月，陳友諒圍洪都，朱元璋帥師救之，大戰於鄱陽湖，友諒敗死，張達邊夜掖友諒次子埤，盡其屍，道還武昌，復立理爲帝，改元德壽，元璋復進兵圍之，旣而還建康，留常遇春督諸軍。張士誠令其下顧瑄，遊王僧，遠什特穆爾，悉逆其意，爲所害，乃具文請於朝，至再三，不報，士誠遂自立爲吳王，朝廷遣使徵糧，不奉詔。二十四年，春正月，朱元璋自爲吳王。二月，將兵圍武昌，陳理降，凡府庫倉儲，悉理自取，城中民餓困，殺粟賑之，以理

歸建康，封爲歸德侯，湖廣江西諸郡縣，皆降於元璋。山西行省，以陳友諒鍍金牀進，元璋曰：此與孟起七寶溺器何異，立命毀之，時句容儒士戎簡入見，語及陳氏之事，簡曰：向者敗陳氏於九江，其衆既潰，何不乘虛直抵武昌，而乃引遼，今雖克之，費力多矣，元璋曰：汝豈不知覆巢之下，豈有完卵乎？若乘勝急追，彼必死鬥，殺傷必多，吾故縱之，遣偏師綴其後，恐其奔逸，料彼創殘之餘，人各偷生，喘息不暇，豈復敢戰，我以大戰臨之，故金城降服，一者我師不傷，二者生靈復全，三者保全智勇，所得不亦多乎，簡大悅服。秋八月，張士誠遂什特選穆爾以其弟士信爲江浙左丞相，前台御史大夫布哈特穆爾不屈死。二十五年，春二月，日旁有一月一星。夏五月，大都雨霰，長尺許，或曰龍鬚也，命拾而祀之。二十六年，春三月，明玉珍卒，子昇，復僭稱帝，年甫十歲。夏四月，吳王元璋，取淮安諸路。秋九月，以方國珍爲江浙行省左丞相。吳王朱元璋遣將擊張士誠，取湖州諸路。冬十二月，韓林兒卒於滁州，僭號凡十二年，或曰：吳王元璋，命廖永忠，迎林兒歸康，至瓜步，覆舟泥於江云。朱元璋本用宋龍鳳年號，韓林兒既沒，始以明年爲吳元年，立廟社，建宮室，有司進宮殿圖，見有彫琢奇麗者即去之，及新殿成，製皆樸素，命博士熊鼎，編次古人行事，可爲鑒戒者，書於殿壁，又命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，曰前代宮室，多施繪畫，今書此以備省覽，豈不愈於丹青乎？時有言瑞州出文石，可以堊地者，元璋曰：構建宮室，已覺作者之勞，况遠取文石，能不厲民乎？言者慚而退，元璋又命訪求古今書籍，嘗謂博士詹同等曰：吾每無事，輒取孔子之言觀之，如節用而愛人，使民以時，真治國之良規也，尋又命協律郎冷謙考正雅樂音律，及鐘磬等器，定樂舞之制，文武生各六十四人，又定文武二科取士之制，其應文學者察之言行，以觀其德，考之經術，以觀其業，試之書算，以觀其能，策以經史時務，以觀其政事，應武舉者，先之以謀略，次之以武藝，令有司預爲勸勉，以俟開舉。二十七年，吳王朱元璋元年，春正月，絳州天鼓鳴，其聲如空中戰鬥者。秋九月，吳王朱元璋，克平江執張士誠以歸，士誠自殺。冬十月，吳王朱元璋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，惟元不做古制，取一時所行之事爲條格，胥吏易爲奸弊，自平

武昌以來，卽議定律，至是命左丞相李善長等，詳定律令，語之曰：立法貴在簡當，使人易曉，若條緒繁多，或一事而兩端，可輕可重，奸貪之吏，得資緣爲奸，則所以禁殘暴者，反以賊善良，非良法也，卿等宜盡心參究，則刑名條目，逐日來上，吾與卿等，兩議斟酌之，庶可以爲久遠之法，既而太史院劉基，及其屬高翼，以所定戊申歷來上，元璋命頒行之。十二月，吳王朱元璋遣將湯和克慶元，方國珍降。二十八年，是年依歷朝嬗代（一歲兩係例，閏七月以前，爲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，八月以從，爲明太祖洪武元年）春正月，吳相國李善長等，奉吳王朱元璋爲皇帝，國號明，先是善長等，率羣臣奉表勸進，王不允，凡三上，王乃命具儀以聞，及是，遂祀天地於南郊，卽皇帝位，定國號曰明，建元洪武，追尊祖考爲皇帝，立妃馬氏爲皇后，世子標爲太子，后仁慈有智鑒，好書史，吳漢接境，戰爭無虛日，后手緝甲士衣履佐軍，嘗言治天下以不殺人爲本，明主善之，既卽位，欲官后族，后謝曰：爵祿私家，非法，力辭而止，乃追封后父馬公徐王，修墓置廟，標后長子也。明改官制尙左，以李善長爲左丞相，徐達爲右丞相，善長少習法家言，有智計，明主嘗從容問曰：四方戰爭，何時定乎，對曰：漢高祖起布衣，捨達大度，知人善任，五載成帝業，今元綱旣紊，天下土崩瓦解，公濂產，距沛不遠，山川王氣，公當受之，法其所爲，天下不足定也，明主稱善，明主凡自將征討，皆命居守，轉調兵餉無乏。明將軍湯和陷福建，平章陳友定死之。夏四月，明將軍廖永忠，陷廣東。明徐達常遇春陷河南，梁王阿哩衰降於明。明都督馮勝陷流關。六月，明平章楊瑄陷廣西。秋閏七月，明師陷通州，帝北去。八月徐達入大都，監國淮王特穆爾布哈死之，徐達帥師發開封，遣裨將分道徇河北地，連下衛輝，彰德，廣平，次臨濟，使傅友德以輕兵先進，開斷路，通步騎，顧時浚河通舟師，會常遇春已陷德州，合兵陷長蘆，扼直沽，作浮橋濟師，水陸並進，遂陷通州，知樞密院事，布延特穆爾，力戰被執，死之，帝於是詔淮王特穆爾布哈監國，以慶同爲左丞相，同守京師，御清輦殿，集三宮后妃皇太子議避兵北行，左丞相錫錫瑪勒，知樞密院事赫色，宦者趙巴延布哈，以爲不可，帝不聽，巴延布哈慟哭曰：天下者世祖之天下，陛

下當以死守，奈何棄之，臣等願率諸軍民及諸集賽等，出城拒戰，願陛下固守京城，卒不聽，夜半，開健德門北去，遂陳兵齊化門，將士填濠登城入，淮王及左丞相慶，同平章德爾舉什，富森賽音布哈，右丞相張康伯，御史中丞穆辰等，不降殺之，餘不戮一人，封府庫及圖書寶物，令指揮張勝，以兵千人守宮殿門，宦者謹視宮人妃主，禁士卒毋侵暴，吏民安堵，市肆不移，遣傅友德等分守古北諸隘口，元亡。

通鑑紀要卷二十

明 起太祖洪武元年戊申至懷宗崇禎

十七年甲申共十六帝凡二百七十七年

太祖皇帝，帝姓朱氏，名元璋，字國瑞，濠州鍾離人，父世珍，母陳氏，生四子，帝其季也，帝生之夕，紅光滿室，自是夜數有光鄰里望見驚以爲火，輒奔救，至無有，人咸異之，年十七爲僧，二十五，起兵滁州，初依郭子興，後隨渡江，克金陵，以次平定東南，移師北伐，凡十五載而成帝業焉，洪武元年秋八月，以應天爲南京開封爲北京，詔曰朕觀中原土壤，四方朝貢，道里適均，其以金陵爲南京，大梁爲北京，朕於春秋往來巡狩，播告爾民，使知朕意，尋又命徙北平軍民於北京。始建六部，中書省始設四部，掌錢穀禮儀刑名營造之事，至是定置吏戶禮兵刑工六部，設尙書侍郎等官，仍屬中書省。九月江西行省參政陶安卒，安博涉經史，帝渡江時，首謁軍門，陳王道，吳元年，徵諸儒議禮，命安爲總裁官，諸禮多所裁定，至是卒，追封姑孰郡公。冬十一月，以孔子五十六世孫希學，襲封衍聖公，希大世襲曲阜縣知縣，元時衍聖公秩三品，帝謂禮部曰，孔子萬世師，後秩嗣止三品，弗稱，其授希學秩二品，賜銀印，置衍聖公官屬，立孔顏孟三氏學，尼山泗水二書院，復孔氏子孫，及顏孟大宗子孫徭役。建大本堂，延儒臣教授太子諸王，上時臨幸，尚推古今，評論經史。十二月，徐達既定元都，進取山西，常遇春先下保定中山真定，馮勝湯和下懷慶，度太行，取澤潞，庫庫特穆爾，遣將來禦，戰於韓店，楊瑋大敗，會元帝自開平命庫庫特穆爾，復大都，庫庫特穆爾，乃引兵出雁門，由居庸以攻北平，達聞之，謂諸將曰，庫庫特穆爾遠出，太原必虛，北平有孫都督足以禦之，今乘敵不備，直搗太原，所謂批亢擣虛者也，彼若還救太原，進退失據，必成擒矣，諸將皆曰善，乃率師趨太原，庫庫特穆爾至保安，聞之果還救，遇春謀於達曰，我騎兵雖集，步卒未至，驟與戰必多

殺傷，若夜襲之，可得志，遂然之，倉庫特穆爾將呼必勒瑪約降，請爲內應，遂夜選精騎襲其營，庫庫特穆爾，方然獨治軍營，倉卒不知所出，踣一足，乘驕馬，從十八騎遁，呼必勒瑪降，得甲十四萬，遂克太原，進取大同，分遣馮勝等，徇猗氏平陽降，擒其守將，榆次平遙介休以次下，山西悉平。二年，春正月，立功臣廟，帝親定功臣位次，以徐達爲首，次常遇春，李文忠，郭彥，湯和，沐英，胡大海，馮國用，趙德勝，耿再成，華高，丁德興，俞通海，張德勝，吳良，吳楨，曹良臣，康茂才，吳復，茅成，孫興祖等，凡二十二人，立廟雞鳴山下，死者像祀，生者虛其位，又以廖永安，俞通海，張德勝，桑世傑，耿再成，胡大海，趙德勝七人配享太廟，○三月，徐達克奉元，常遇春克鳳翔，李思齊奔臨洮，○夏四月，馮勝徇臨洮，李思齊降○六月，先是常遇春下鳳翔，詔還備北平，以李文仲副之，至是遇春文忠，帥步騎九萬，敗元將江文清於錦州，敗伊蘇於令箭，進攻大興州，分千騎爲八伏，守將夜遁盡擒之，遂拔開平，元帝北走，追奔數百里，獲其宗王齊克慎平章鼎珠等斬之，凡得將士萬人，車萬輛，馬三千匹，牛五萬頭，薊北悉平。秋七月。征虜副將軍鄂國公常遇春，師還，次柳河川，暴疾卒，年僅四十，遇春沉鷺果敢，善撫士卒，摧鋒陷陣，未嘗敗北，雖不習書史，用兵輒與古合，自言能將十萬衆，橫行天下，軍中稱常十萬，長於大將軍徐達三歲，聽約束惟謹，一時名將稱徐常，喪歸，帝用宋太宗喪趙普故事，臨於龍江，追封開平王○八月，元兵攻大同，李文忠擊敗之，擒其將圖魯卜，俘虜萬餘人，窮追至孟克柔而還。徐達自臨洮下蘭州，襲走元豫王，盡收其部落輜重，還出蕭關，克平涼，張思道懼，使其弟良臣守慶陽，而自奔鞏夏，爲庫庫特穆爾所執，良臣以慶陽降，遂遣薛顯受之，良臣先入出迎，尋復叛，襲傷顯，遣督兵圍之，良臣數出兵戰不利，糧乏絕，至焚入汴丸泥唾之，守者遂開門降，良臣父子俱授井，引出斬之，陝西平○九月，帝召諸老臣，問以建都之地，或言關中險固，或言洛陽天下之中，汴梁爲宋舊京，或又言北平，故元宮室，就之可省民力，帝曰，所言皆善，惟時有不同耳，長安洛陽汴京，實周秦漢魏隋唐宋故都，但平定之初。民未甦息，朕若建都於彼，供給力役，悉資江南，重勞其

民，若就北平，宮室亦不無更作，建築長江天塹，龍蟠虎踞，足以建國，臨濠前江後淮。有險可恃，有水可漕，朕欲建爲中都，何如，羣臣皆稱善，遂營之。○三年，春正月，時元帝尙在近塞，而庫庫特穆爾，攻蘭州，指揮于光力戰死，帝以徐達爲大將軍，李文忠及馮勝鄧愈湯和副之，分二道出兵，遂自瀧關出西道，搆西定，取庫庫特穆爾，文忠自居庸出東道，絕大漠，追元帝，二月，文忠至興和，降其守將，進兵察罕諾爾，擒元平章珠占，次駱駝山，走平章沙布迪音。次開平，降平章沙達哈等。夏四月，封子九人爲王，煥爲秦王，濬爲晉王，棣爲燕王，棣爲吳王，楨爲楚王，博爲齊王，梓爲潭王，楨爲魯王，從孫守謙爲靖江王。帝懲宋元孤立，失古封建意，於是擇名城大都，豫王諸子，待其壯而就藩服，外衛邊陲，內資夾輔，其制祿，親王歲萬石置相傳官屬，護衛甲士，少者三千人，多者至萬九千人，籍隸兵部，冕服車旗邸第，下天子一等，公侯大臣伏而拜謁，禮無異均，體至崇重，惟列爵而不臨民，分藩而不錫土，與周漢封國稍異焉。徐達大破元庫庫特穆爾於沈兒峪，擒竊王濟王，及國公平章以下文武僚屬千八百餘人，士卒八萬，庫庫特穆爾，僅挾妻子數人遁去，至黃河得流木以渡，遂奔和林。元帝殂於應昌，詔諡之曰順帝，子阿錫哩達喇嗣。五月，始設科取士，時以天下初定，命各行省連舉三年，自後三年一舉，鄉試以八月，會試以二月。李文忠克應昌，獲元密迪哩巴拉送京師，文忠聞元帝殂，督兵兼程進圍應昌，克之，元嗣君阿裕錫哩達喇北走，獲其子密迪哩巴拉，及后妃諸王官屬數百人，並獲宋元玉璽金寶玉冊，鎮圭大圭玉斧等，駱馬牛羊無算，窮追至北慶州，而還道興州，擒國公江文清等，降三萬七千人，至紅螺山，又降楊思祖之衆，萬六千餘人。李文忠捷奏至，羣臣稱賀，帝命朝臣嘗仕元者勿與，翌日，中書省草詔進，帝見有侈大之詞，諭改之，帝責省臣曰，元主中國百年，朕與卿等父母，皆賴其生養，元之興亡，自是氣運，於朕何預，而以此張之，四方有識之士，口雖不言，心未必以爲是也，可更草以進，密迪哩巴拉至京師，羣臣請獻俘，帝曰，武王伐殷用之乎，省臣對唐太宗嘗行之，帝曰，是待王士充耳，若遇隋之子孫，恐不爾也，令以本服朝見，賜冠帶，母妃皆朝中宮，賜第龍光山。冬十一月，

大封功臣，先是徐達李文仲師還至龍江，帝出勞於江上，越二日，以武城告於太廟，令大都督府兵部上諸將功績，帝自定其次第，至是遂班僭行賞，進李善長韓國公，鄧愈衛國公，常遇春子茂鄭國公，湯和等侯者二十八人，又封汪廣洋忠勤伯，御史中丞劉基誠意伯，越三日大宴，翌日諸臣入謝，帝賜坐華蓋殿，從容論取天下之略，曰朕越鄉里，本圖自全，及渡江以來，觀羣雄所爲，徒爲民害，張士誠陳友諒，尤爲巨蠹，士誠恃富，友諒恃強，朕獨無所恃，惟不嗜殺人，布信義，行節儉，與卿等同心共濟，初與二寇相恃，士誠尤逼近，或謂宜先擊之，朕以友諒志驕，士誠器小，志驕則好生事，器小則無遠圖，故先攻友諒，鄱陽之役，士誠卒不能出姑蘇一步，以爲之援，向使先攻士誠，姑蘇堅守，友諒必空國而來，吾腹背受敵矣，及北定中原，先山東，次河洛，止潼關之兵，不遽取秦隴者，以庫庫特穆爾，李思齊，張思道皆百戰之餘，未肯遽下，急之則併力一隅，猝未易定，故出其不意，反旂而北，燕都既舉，然後西征張李，望絕勢窮，不戰而克，然庫庫特穆爾，猶力抗不屈，向令未下燕都，驟與角力，勝負未可知也。四年春二月，元參政劉益以遼陽降，乃設遼東都指揮使司，命葉旺馬雲往鎮之。夏六月，帝之遣湯和傅友德也，諡之曰，蜀人聞我師西伐，必悉精銳，東守翟塘，北阻牛金，若出不意，直搗階文，門戶既隳，腹心必潰，兵貴神速，患不勇耳，於是湯和友德乃分道進，大破之，廖永忠帥舟師，直搗重慶，明昇懼，羣下勸奔成都，昇母彭氏泣曰，成都可到，亦僅延旦夕耳，不如早降，昇乃面縛銜璧與樞率官屬，降於軍門，和等承制撫慰之，友德進圍成都，身中流矢不退，將士殊死戰，突其象陳，象反走，瞞藉死者甚衆，遂降成都，分兵徇州邑，蜀地悉平。明昇至京，羣臣請帝御殿俘，如孟昶降宋故事，帝曰昇幼弱，事由臣下，與昶異，免其伏地待罪之儀，授爵歸侯，賜居第。五年，春正月，或告陳理明昇有怨言，帝曰童孺輩言語小過，不足問，但爲小人蠱惑，將不能保始終，宜處之遠方，則隙無自生，乃徙高麗。遣徐達李文忠馮勝等，分道征庫庫特穆爾，達軍敗績，文忠破敵，追奔至青海，椎牛饗士而還。以鄧愈爲征南將軍，討湖南廣西諸蠻悉平之。二月，安南陳叔明弒其王日輝而自

立，遣使入貢却之，叔明復遣使謝罪，乃命以前王印視事。六年，春正月，令天下府州縣官入覲，帝諭之曰，蓋祥愷憐，身之德也，刻薄殘酷，德之賊也，若僞慈祥，必無仁愛之實，僞爲愷憐，必無樂易之誠，爾等勉之。夏六月，京師城成，城周九十六里，門十有三，外城一百八十里，門十有六。七年，春正月，遣總兵官吳禎巡海備倭，倭廣寇瀕海州縣，帝遣使往諭其主王良懷，良懷遣僧奉表入貢，未幾寇掠如故，乃以禎充總兵官，都督於顯副之，總江陰四衛軍出海，至琉球大洋，獲其兵船獻俘京師。八年，春三月，德慶侯廖永忠坐僭侈失人臣禮，賜死。夏四月，誠意伯劉基，佐帝定天下，工謀畫，料事若神，暇則敷陳王道，帝以比張子房，常呼先生而不名，然性剛疾惡，胡惟庸深忌之，嗣憂忿疾作，惟庸挾醫往視，飲其藥，如有物積腹中，遂篤，帝遣使護歸，居月餘卒，初基在元時，得天文書於燕市，一夕而誦其言，已爲高安丞，進賢鄧祥甫精象緯學，盡以其術授之，愈洞其要，及病歸，將卒前數日，以天文書授子璉曰，亟上之，毋令後人習也，世傳基事多神奇，然帝嘗言基，數以孔子之言道予，是知陰陽風角之術，基所重固不在此。秋八月，元庫庫特穆爾卒，帝嘗大會諸將，問曰，天下奇男子誰也，皆對曰，常遇春，帝曰，遇春雖人傑，吾得而臣之，吾不能臣王保保，乃奇男子耳，保保庫庫特穆爾小字也。九年，冬十一月，平遙訓導葉伯巨，應召上誓言三事，一曰分封太侈，二曰用刑太繁，三曰求治太速，誓上帝大怒曰，小子問吾骨肉，遽下獄瘦死。十年，春正月，翰林學士承旨宋濂年老，帝憫之，予告歸，濂每燕見，必命茶賜坐，濂素不能飲，一日侍飲醉不能成步，帝歡甚，命侍臣成賦醉學士歌，曰使後世知吾君臣同樂如此也，濂艱於步趨，帝命選良馬以賜，復爲作良馬歌，命詞臣成賦之，及歸後，每歲一朝，至則恩禮加厚。夏四月，吐蕃所部，往往邊阻蕃藏貢使，帝命鄧愈爲征西將軍，偕都督同知沐英討之，分兵三道，窮追至崑崙山，俘斬萬計，留兵戍諸要害而還。秋九月，以胡惟庸爲左丞相，汪廣洋爲右丞相，惟庸居政府，生殺躡躅，或不奏徑行，內外諸司上封事，必先關白，四方驟進之徒，及功臣武夫失職者，爭走其門，饋遺金帛名馬玩好，不可勝數，廣洋浮沉守位而已。十一年，春正月，封五子爲

王，椿爲蜀王，栢爲湘王，桂豫王，模漢王，植衛王，其後桂改封代，模改封肅，植改封遼。十二年，冬十二月，汪廣洋與胡惟庸同相，惟庸所爲不法，廣洋知而不言，御史中丞涂節言，劉基遇毒死，廣洋宜知狀，帝問之，對曰，無有，帝怒，責廣洋欺罔，貶南海，舟次太平賜死。十三年，春正月，胡惟庸貪賄弄權，無所畏忌，其定遠營宅井中，忽生石筍。出水高數尺，諛者爭言瑞應，又言其祖父家上夜有光，惟庸益喜自負，有異謀，乃與御史大夫陳甯，中丞涂節等，謀起事，旣而節見事不成，遂上變告，帝大怒，命羣臣更訊，復自臨問，乃誅惟庸，甯以節木預謀，并誅之，善長仲亨置不問。三月，先是秦晉二王，俱各至國，尋復來朝，及是燕王棖始之蕃北平。冬十月，宋濂孫愼，坐胡惟庸黨被刑，籍其家，械濂至京，帝欲誅之，皇后諫曰，民間請一先生，尙有始終不忘師之禮，宋濂親教太子諸王，豈宜若是忍，况濂致仕在家，當不知情，帝意解，發茂州安置，道以疾卒，朝野惜之。十四年，春正月，元兵侵邊，命徐達克之，達鎮北平，自是每歲春出，冬暮召還，以爲常。秋九月，命傅友德等征南雲。冬十二月，傅友德等下曲靖，元梁王巴泊爾幹密走晉甯自殺，藍玉沐英，遂克雲南，於是東川烏蒙芒部水西諸蠻，皆望風降附。十五年，秋八月，皇后馬氏寢疾，羣臣請禱祀，求良醫，后謂帝曰，死生命也，禱祀何益，疾革，帝聞欲言，曰願陛下求賢納諫，子孫皆賢，臣民得所而已，遂崩，后勅於內治，暇即講求古訓，以宋多賢后，命女史錄其家法，朝夕省覽，或言宋過仁厚，后曰，過仁厚，不愈於刻薄乎，初諸將克元都，俘寶玉至，后曰，元有是而不能守，意者帝王自有寶歟，帝曰，后意謂得賢爲寶耳，后拜謝曰，誠如陛下言，崩後，宮人思之，作歌曰，我后聖慈，化行家邦，撫我育我，懷德難忘，懷德難忘，於萬斯年，終彼下泉，悠悠蒼天。十七年，春三月，曹國公李文忠疾，帝親臨視，至是卒，御製文祭之，追封岐陽王，文忠器量沉宏，常師事金華范祖幹，胡翰，通曉經義，其釋兵家居，恂恂若儒者，常勸帝少誅戮，又諫帝征日本，及言寵宦者過甚，非天子不近刑人之意，以是稍忤旨，頗不免諂讓云。十八年，春二月，太傅魏國公徐達卒，諡武甯，先是太陰犯上將，帝心惡之，時達在北平，召還，至是

卒，帝爲轍朝，悲慟不已，追封中山王，賜葬鍾山之陰，御製神道碑文，以紀其功，遂言簡慮精，屢爲大將，善指揮，與下同甘苦，士無不感恩效死，尤嚴戢部伍，單車就舍，延禮備生，談議終日，在上前，恭敬若不能言，帝嘗稱之曰，受命而出，成功而旋，不矜不伐，婦女無所愛，財帛無所取，中正無疵，昭明乎日月，大將軍一人而已。二十一年，夏四月，藍玉破元特克斯特穆爾於捕魚兒海，獲其子迪保努及妃主以下百餘人，官屬三千，男女七萬，馬牛駝羊十五萬，奏捷京師，帝大悅，遣使齎勅勞玉比之衛青李靖云。秋七月，解縉爲中書庶吉士，甚見愛重，一日帝在大庖西室，諭縉曰，朕與爾義則君臣，恩猶父子，當知無不言，縉即上封事萬言，書奏，帝稱其才，改爲御史。冬十月，元伊遜偕爾弒其主特古斯特穆爾，並殺添保努。二十三年，春三月，燕王棧室伊都，元太尉鄒爾布哈及燧珠欲遁，和通引見棧，錫酒食，愾諭遣還，爾布哈喜過望，遂偕燧珠等來降，既而命元降軍赴北平，聽燕王調用，隸兵自此益強。韓國公李善長，年七十七，耄不檢下，嘗欲營第，從信國公湯和假衛卒三百人，和以聞，四月京民有坐應徙邊者，善長數請免其私親丁斌等，帝怒，按斌，斌故給事胡惟德家，因言存義等，往時交通惟庸狀，命逮存義鞠之，詞連善長，於是御史交章劾善長，坐以大逆，令星變，言者謂其占當移大臣，遂賜善長死，并殺其家屬七十餘人，子祺尙臨安公主，免死，徙江浦，既而處部郎中王國用上言，善長與陛下同心，出萬死以取天下，勳臣第一，生封公，死封王，男尙公主，親戚拜官，人臣之分極矣，藉令欲自圖不軌，尙未可知，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，使善長佐惟庸，事成不過勳臣第一而已，竊復有加於今日，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倖取，當元之季，欲爲此何限，莫不身爲齋粉，覆家絕祀，善長胡乃以衰僂之年，身蹈之也，凡爲此者，必有深贊，急變，大不得已，或至相挾以求脫禍，今善長子祺，託陛下骨肉親，無纖芥嫌，何苦而忽爲此，若謂天象告變，大臣當災，殺之以應天象，則尤不可，臣恐天下聞之，謂功臣且如此，四方因之解體也，臣亦知善長已死，言之無益，願陛下作戒將來耳，帝覽之亦不罪也。二十四年，夏四月，封子十人爲王，楮爲慶王，權寧王，樞岷王，榑谷王，松韓王，模藩王，棧安

王，桎唐王，棟郢王，機伊王。二十五年，夏四月，皇太子標卒，帝御東角門，召羣臣曰：「太子不幸至此，古云國有長君，社稷之福，朕意欲立燕王何如？」學士劉三吾進曰：「皇孫年富，世嫡之子，子沒，孫承嫡統，禮也，即立燕王，置秦晉二王於何地？帝大哭而罷，然以三吾立孫之意遂決。秋九月，立孫允燾爲皇太子，允燾太子第二子也，既立爲太子，帝命裁決庶務，寬厚亦如太子，緣其意而有加焉，中外莫不頌德。遇者獲盜七，太孫目之，言於帝曰：「六人者盜，其一非是，訊之果然，帝問何以知之？」對曰：「周禮聽獄，色聽爲先，此人睜目瞭然，顧視端詳，必非盜也，帝喜曰：「治獄貴通經，信然。方孝孺少好學，恒以明王道，致太平爲己任，十五年，以吳忱薦，召見，帝喜共舉止端整，謂太子曰：「此莊士當老其才，禮遣還，至是，又以薦召至，帝曰：「今非用孝孺時，除漢中教授，蜀王椿聞其實，聘爲世子師，名其讀書之齋曰正學。二十六年，春二月，錦衣衛指揮蔣麒告涼國公藍玉謀反，廷鞫之，獄詞云：「玉與鶴慶侯張翼，普定侯陳恒，景川侯曹震，軸輿侯朱壽，東莞伯何榮，及吏部尚書詹徽，戶部侍郎傅友文等謀爲變，將伺帝出藉田舉事，獄具，族誅之，列侯以下，坐黨夷滅者，萬五千人，於是元功宿將，相繼盡矣。江浦鄭氏，十世不異爨，上聞其家長鄭謙，治家所以長久之道，對曰：「守家法不聽婦人言而已。二十七年冬十一月，賜顯國公傅友德死，友德身冒百死，自偏裨至大將，每戰必先士卒，以故所至立功，二十五年，友德曾請懷遠田千畝，帝不悅曰：「祿賜不薄矣，復侵民利何居，爾不聞公議休事耶，及是竟賜死，未幾定遠侯王弼亦賜死。二十八年春二月，宋國公馮勝自金山歸，不復將大兵，數以細故失帝意，藍玉誅之月，與傅友德自山西召還，至是亦賜死。秋八月，信國公湯和卒，和晚年益爲恭慎，入聞國論，一語不敢外泄，當時公侯諸宿將，先後罷法，稀得免者，和獨享壽考，以功名終，卒年七十，追封東甌王。三十一年，夏閏五月，帝崩，遺詔皇太子允燾，仁明孝友，天下歸心，宜登大位，諸王臨國中母至京師，明史贊曰：「太祖崛起布衣，奄奠海宇，西漢以後，所未有也，懲元廢弛，治尚嚴峻，而能禮致耆儒，考禮定樂，昭揭經義，尊崇正學，修人紀，重風裁，至用六部，官職相維，置衛屯田

，兵食俱足，武定禍亂，文致太平，太祖質身養之。太孫允波即位，以明年爲建文元年。六月戶部侍郎卓敬，請徙封燕王棣於南昌，密書言燕王知慮絕人，酷類先帝，北平形勝地，士馬精強，金元所由興也，宜徙封南昌，萬一有變，亦易控制，疏入，翌日，帝召謂敬曰，燕王朕骨肉至親，卿得及此，敬叩頭曰，臣所言天下大計，願陛下察之，帝曰卿休矣，事遂寢。召方孝孺爲翰林侍講，帝在東宮時，素聞孝孺賢，及即位，自漢中馳驛召還，日侍左右，備顧問，讀書有疑，即使講解，臨朝奉事，臣僚面議可否，或命孝孺就展前批答之。

惠皇帝，建文元年，春二月，用方孝孺等議，內外品官階勳，悉倣周禮更定，又撰禮制頒行天下，然無濟實事，徒爲燕王棣藉口。命刑部侍郎暴昭，戶部侍郎夏原吉等充采訪使。分巡天下，使凡二十四人，赦獎廉平，黜貪墨，便宜行事，昭至北平，得燕王棣請不法狀，密奏之，請預爲備。夏四月，遣燕世子高熾，及其弟高煦高燾，還北平，棣喜曰，吾父子復得相聚，天贊我也。秋七月，燕王棣上書，指齊秦黃子濟爲奸臣，請入藩君側，遂自署官屬，稱其兵曰靖難，尋陷薊州，奪居庸關，破懷來，都督宋忠戰敗死之，於是通州遼化永平密雲諸守將，皆以城叛，衆至數萬。詔削棣屬籍，命長興侯耿炳文帥兵討之。八月，耿炳文及棣戰於泚沱河北敗績，召耿炳文還，以李景隆代之。冬十一月，李景隆及棣戰於鄆村塢敗績，奔德州。二年夏四月，李景隆敗棣於白溝河，再戰，景隆敗績，奔德州。五月，燕兵乘勝，進攻德州，未至，景隆先奔，燕兵入城，得糧儲百餘萬石，勢益張，參政錢鉉趨濟南，與都督盛庸等誓以死守，景隆往依之。秋八月，都督盛庸，參政錢鉉，擊敗棣兵於濟南，復德州。冬十月，詔李景隆還，敵不誅。十二月，盛庸大敗棣於東昌，斬其將張玉，棣遁還。三年春三月，盛庸敗棣於夾河，斬其將譚淵，復戰敗績，貶齊秦黃子澄諭棣罷兵，棣不奉詔。冬十二月，燕王棣稱兵三年，親戰陣，冒矢石，屢瀕於危，所陷城邑，兵去還復爲朝廷守，故不敢決意南下，無何有以中官奉使侵暴爲言者，詔所在有司繫治，於是中官密遣人赴燕，具言京師空虛，可取狀，棣慨然曰，頻年用兵，何時已乎，要當臨江一決，不復返顧矣，遂大出兵，明年春連陷東平濟

陽諸州縣，斷徐州餉道，破蕭沛及宿州。四年，夏五月，隸兵渡淮，陷揚州。六月，盛庸徐輝祖等，敗隸兵於浦子口，會高煦引番騎來援，殊死鬥，庸軍退駐高資港，都督兼事陳璘，以舟師叛附於隸，隸率兵自瓜州渡江，庸敗走，鎮江守將童俊率衆降，隸進軍龍潭，帝命諸王分守都城，遣景隆及兵部尚書茹常，都督王佐，詣燕師講和，隸曰，吾無罪而削爲庶人，今救死何以地爲，景隆等不能發一語，遽還，帝復令谷王穗，安王棖往，隸卒不奉詔，左右或勸帝他幸，以圖興復，方孝孺請堅守京城，待四方援兵，即事不濟，當死社稷，隸尋進兵屯金川門，左都督徐增壽謀內應，帝手劍斬之，穗景隆守金川門，登城見隸麾蓋，開門迎降，御史連捷叩馬欲刺隸，被殺，都城陷，宮中火起，帝不知所終，隸遣中使出后屍於火，詭云帝屍，越八日，用學士王景言，備禮葬之，然葬所在，後無聞焉。或曰帝由地道出亡，其後滇黔巴蜀間，皆傳有帝爲僧時往來跡，世遂以帝爲遜國云，遜國之說，明舊史例議，力辯其妄，且言建文帝闔宮自焚，身殉社稷，死之正也，後人心惡成祖誅夷忠烈之慘，而不忍建文之遺孺，故謊官制髮出亡，以明帝之不死於火耳，此其言誠是，但據王鏊，陸樹聲，薛應旂，鄭曉，朱國禎等所載諸書，皆歷歷可考，雖有舛訛，或未必盡有附會，且史傳黃觀募兵未遂，或謂曰，宮中火，帝已失，後神宗時嘗命閣臣錄帝在滇詩，以進，似又非盡無稽者，第事雖微駁，姑從闕疑，今姑附錄出亡之略，而復辨之如此。明史贊曰，惠帝天資仁厚，踐祚之初，親賢好學，召用方孝孺等，典章制度，銳意復古，其除軍衛單丁，減蠶松重賦，皆惠民之大者，乃革命而後，紀元復稱洪武，嗣是子孫臣庶，以紀載爲嫌，草野傳疑，遂多訛謬矣。隸自爲皇帝，茹瑺入賀，迎謂曰，孺吾今日得罪天地祖宗奈何。瑺頓首曰，陛下應天順人，何謂得罪，乃大悅，初帝發北平，僧道衍以孝孺爲屬曰，城下之日，彼必不降，幸勿殺之，殺孝孺，天下讀書種子絕矣，帝領之，及陷京師，即大索孝孺等五十餘人，鎮撫伍雲縛孝孺至，帝以道衍言，顧左右收之曰，勿令遽死，及是召草登極詔，孝孺悲傷聲徹殿陛，帝降榻勞曰，先生無自苦，朕欲周公輔成王耳，孝孺曰，成王安在，帝曰彼自焚死，曰何不立成王之子，帝曰國賴長君，曰何不立成王之

弟，帝曰：此朕家事，願左右授筆札，孝孺投筆於地，哭且罵，復強之，乃大書燕賊篡位四字，帝大怒命繫獄，會齊齊黃子澄亦至，帝親詣之，抗辯不屈，遂命與孝孺同磔於市，孝孺慷慨就戮，賦絕命詞而死，詞曰：天降亂離兮，孰知其由，奸臣得計兮，謀國用猶，忠臣發憤兮，血淚交流，以此徇君兮，抑又何求，嗚呼哀哉，庶不我尤，其門人廖庸廖銘檢遺骸，瘞聚寶門外山上，尋被逮，與胡子昭，盧原質，鄭公質，林嘉猷，鄭居貞，俱坐死，秦從兄弟俱坐死，子澄族人，無少長皆斬，孝孺弟友亦死，妻鄭氏及二子中憲中愈，先自經，二女投秦淮河，宗族親友，及門下士坐誅者，廖庸等而外，復數百人。秋七月，革建文年號，以是年爲洪武三十五年，明年爲永樂元年，及建文中所更改政令條格，悉罷復舊。

成祖皇帝，永樂元年，春二月，以北平爲北京，設北京留守，行後軍都督府，行部，闕子監，改北平曰順天府。二年，夏四月，以僧道衍爲太子少師，初帝卽位，授道衍僧錄司左善世，及是錄功以爲第一，拜資善大夫，太子少師，復姚氏姓，賜名廣孝，帝與語，呼爲少師而不名，常居僧寺，退朝仍緇衣，嘗命蓄髮，不肯，賜第及宮人，皆不受。冬十月，刑部尙書鄭賜，都御史陳瑛，以耿炳文子璘，尙懿文太子長女，爲惠帝肺腑戚，希旨劾炳文，衣服器用有龍鳳飾，玉帶用紅鞋，僭妄不羈，詔籍其家，炳文遂自殺。十二月，初李景隆以迎降，功加太子太師，授左柱國，朝廷有大事，景隆以班首主議，諸臣皆不平，周王首發其建文時，至邸受賂事，廷臣復劾其與弟增枝謀逆有狀，詔削勳號，絕朝請，至是李至剛復言其居家不道事，遂奪爵，錮私第籍其家。三年，夏六月，遣中官鄭和使西洋，帝疑建文亡海外，命鄭和及王景和等蹤跡之，多齎金幣，率兵三萬七千餘人，造大船，由蘇州刘家港，泛海至福建，遮占城，以次徧歷西洋，頒天子詔，宣示威德，因給賜其君長，不服，則以兵誦之，諸邦咸聽命，比和還，皆遣使者隨和朝貢，帝大喜，未幾復命和往，徧賚諸邦，由是來朝者益衆，和先後凡七奉使，三擒番長，爲古宦官所未有，而諸番利中國貨物，並互市通商，往來不絕，故當時有三保太監下西洋之語，而後之奉命海表者，莫不盛稱

和以誇外番，然中國前後耗費亦不貲，其隨行軍士，或以舟敗漂沒異國，有十餘年始得還者，什不存一二云。四年，冬十二月，張輔大破安南兵。五年，夏五月，張輔擒黎季犛，及其子蒼送京師。六年，夏六月，張輔沐晟，班師還京師，自唐之亡，交趾淪於蠻服四百餘年，至是始隸版圖，輔還，帝賦平安南歌以寵之。秋八月，交趾復亂，命沐晟以四萬討之，與陳氏故官簡定戰於生厥江，敗績，復命張輔王友帥師與晟協勦，簡定自稱上皇，立陳季犛爲帝，賊勢益張。○七年，冬十一月，張輔討交趾破之，獲簡定於美良山中，及其黨，送京師，皆伏誅，惟陳季犛遁去，帝留沐晟討之，召輔還。八年，春二月，帝自將征韃靼，以北征詔天下，命戶部尚書夏原吉，輔皇長孫瞻基，留守北京，以王友督中軍，柳升副之，何福鄒亨督左右哨，陳懋劉才督左右掖，劉榮齊前哨，衆五十萬出塞。夏五月，大敗韃靼於鄂諾河，布尼雅錫哩棄輜重牲畜，以七騎遁，遂詔移師征阿魯台。六月，擊阿魯台敗之，追奔百餘里，至廣漢戍擒攝後者殘之，遂班師。秋七月，帝還北京，御奉天殿，受朝賀，論功行賞。冬十一月，帝還京師。九年，夏六月，解縉初謫廣西，復改交趾，督餉化州，入奏事，會帝北征，謁太子而還，高煦言縉伺上出，私觀太子徑歸，無人臣禮，帝震怒，逮下獄，拷掠備至，縉在獄四年，錦衣衛帥紀綱，使獄卒醉以酒，埋積雪中斃之，仍籍其家，妻子徙遼東。十年，冬十二月，時錦衣衛指揮紀綱用事，使千戶緝事浙中，作威受賂，浙江按察使周新，捕治之，綱誣奏新罪，帝遣命建新，旗校皆錦衣私人，在道榜掠無完膚，既至，伏陛前抗聲曰，陛下詔按察司行事，與督察院同如臣奉詔擒姦惡，奈何罪臣，帝怒命戮之，臨刑大呼曰，生爲直臣，死當作直鬼，竟殺之，周新初爲大理評事，善決獄，改御史，不避權貴，人目爲冷面御史，及按浙江，屢雪冤獄，周廉使名聞天下，至是以讒死，人咸冤之。十二年，春三月，張輔追獲陳季犛於老撾，及其孀，送京師，斬之，交趾復平。帝謂侍臣曰，朕長孫聰明英睿習勇過人，宜歷行陳，見將士勞苦，征伐不易，又謂學士胡廣等曰，爾等即以經史於長孫前講說，文事武備，不可偏廢。冬十一月，命翰林學士胡廣等，修五經四書，及宋儒性理諸書，書成名曰大全，頒行天下。十四年，秋七月，孛魯衣

衛事紀綱，梗僻詭詐，善鉤人意，帝愛幸之，網益恣橫，謀爲不軌，內侍贊綱者，發其罪，下都察院按治有狀，即日磔於市，天下快之。十六年，春三月，姚廣孝死，初北平兵起，陰謀首發自廣孝，及帝轉戰有天下，廣孝決策之功爲多，既拜太子少師，至長洲，候同產姊，姊不納，訪其友王質，質亦不見，但遙語曰，和尚誤矣，和尚誤矣，復往見姊，姊冒之，廣孝惘然，至是死，追封榮國公。夏五月，胡廣卒，廣於建文時對策，指摘親藩，遂擢第一，及帝即位，首偕解縉迎附，以醇謹見幸，時人以方漢胡廣，始終恩寵弗衰，及卒，特賜監文穆。十七年，夏六月，倭寇遼東，總兵官劉江，度其形勢，請於望海埭，築城堡以備之，倭入王家山島，江引兵赴壩，依山設伏，別遣將斷其歸路，以步卒迎戰，賊敗走，江分兩路夾擊，盡覆之，倭自是不敢入遼東。十九年，春正月，遷都北京，改京師爲南京，以北京爲京師，徙都之，頒行天下，大祀天地於南郊。二十二年，春正月，復詔北征，夏四月，帝發京師，命皇子監國，六月，至遼蘭納穆爾河，不見敵命張輔等窮搜山谷，三百餘里，無一馬跡，帝進駐河上，令陳懋等前覘，懋至白邱山無所遇，以糧盡詔班師。秋七月，帝有疾，還至榆木川崩，太孫至軍中始發喪，及郊迎，入仁智殿加殮，納梓宮。明史贊曰，文帝少長習兵，據幽燕形勝之地，乘建文孱弱，長驅內向，奄有天下，即位以後，知人善任，雄武之略，同符高祖，六師屢出，漢北塵清，成功瓌烈，卓乎盛矣，然而革除之際，倒行逆施，蕪德亦曷可掩哉。八月，太子高熾即位，是爲仁宗。

仁宗皇帝，洪熙元年，春三月，以權謹爲文華殿大學士，謹初爲光祿丞，事母至孝，帝曰，能孝者必忠，忠孝之人，可任輔導，特擢之。詔法司慎刑，詔曰，刑者所以禁暴止邪，導民於善也，吏或深文，傅會，以致冤濫，朕深憫之，自今其悉依律疑罪，若朕過於嫉惡，法外用刑，法司執奏，五奏不允，同三公大臣執奏，必允乃已，諸司不得輒囚背，及加人宮刑，有自宮者，以不孝論，人之爲非，父子不相謀，是以舜罰不嗣，文罪不孥，自今非謀反，勿違坐親屬，古之盛時，采民言以資儆戒，今奸人往往捭拾，誣爲誹謗，法吏刻深鎖鑿，刑之不中，民則無措，其除誹謗

禁，有告者一切勿治。夏五月，帝崩，明史贊曰：仁宗在東宮，屢遭譏謔而終以誠敬獲全，踐位一載，用人行政，善不勝書，使天假之年，涵濡休養，德化之盛，豈不與文景比隆哉，六月，太子瞻基，至自南京即位，是爲宣宗。

宣宗皇帝，宣德元年，秋八月，漢王高煦反，帝親征，帝在道，馬上顧謂從臣曰：高煦外強中怯，敢反者，以朕少年新立，衆心未附，又謂朕不能自行，他將來，以甘言厚利誘之，冀僥倖成事，今朕來，已膽落，敢出戰乎，至即成擒耳，帝至安樂，高煦降，卽班師，九月，帝還京師，廢高煦爲庶人，帝親製東征記，備書其事，後數年，俺王權上書，請赦高煦，不從，一日帝親往視之，高煦伸足勾帝，仆於地，帝命昇銅缸覆之，缸重三百觔，高煦頂負之輒動，乃命積炭於其上，燃之，逾時火熾，銅鎔，高煦死，諸子亦死。三年，春二月，作帝訓成，凡二十五篇，曰君德，奉天，法祖，正家，睦親，仁民，經國，勤政，恭儉，儆戒，用賢，知人，去邪，防微，求賢，祭祀，重農，興學，賞罰，黜陟，卹刑，文治，武備，御夷，藥餌，帝自爲之序，復題其後以詔子孫。五年，春正月，少保兼太子少傅，戶部尙書夏原吉卒，原吉與筵義，皆起家太祖時，義秉銓政，原吉饒度支，俱二十七年，時稱筵夏，及是原吉卒，原吉有雅量，嘗曰：處有事嘗如無事，處大事當如小事，若先自張皇，則此中無主，何能應事，嘗與飲他所，夜歸值雪，過禁門，有欲無下者，原吉曰：君子不以冥冥墮行，其敬慎如此。六年，秋七月，帝微行，漏下十二刻，帝從四騎，幸楊士奇宅，士奇倉皇出迎，頓首曰：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，自輕，帝曰：朕思卿一言，故來耳，越數日帝遣內官問士奇，微行有何不可，對曰：陛下位居九重，幽隱豈能徧洽，萬一冤夫怨卒，窺間竊發，誠不可不慮，後旬餘，獲二盜，如士奇言，帝詰士奇曰：今而後知卿之愛朕也。七年，夏六年，作官箴，戒百官。秋七月，揭幽風圖於殿壁，帝閱內庫書畫，得元趙孟頫所繪幽風圖，賦詩一章，命侍臣書於圖右，而揭讀便殿之壁，嘗夏日午朝，退語侍臣曰：天氣向炎，正農夫耕耘時也，因詠蕪夷中鋤禾日當午句，曰吾每誦此，未嘗不念農人

。十年，春正月，帝崩，明史贊曰：宣宗即位以後，吏稱其職，政得其平，綱紀修明，閭閻樂業，蓋明興至是，歷年六十，民氣漸舒。雖然有治平之象矣，若乃強藩奔起，旋即削平，掃蕩邊陲，狡寇震懾，帝之英姿睿略，庶幾克繩祖武者歟？太子祁欽即位，是爲英宗，冬十一月，命楊士奇、楊榮、楊溥，議臣民章奏，太皇太后，委任三人，三人同心輔政，士奇有學行，通達國體，榮謀而能斷，溥有雅操，淳謹小心，每議事，士奇引古義，榮出一言決之，諸大臣爭可否，或有違言，溥舍己從人，略無繫吝，時論賢之，號三楊，以居第目士奇曰西楊，榮曰東楊，溥嘗自書郡望曰南郡，因目爲南楊。

英宗皇帝，正統元年，春三月，楊士奇楊榮楊溥，請開經筵，並擇老成重厚識達大體者數人，以供侍講之職，太皇太后然之，命士奇榮溥，及侍講學士王直等，爲經筵官，每十日會講文華殿，餘日，仍令講讀官四人，入講經史。秋七月，復聖賢後裔，令有司訪求南宋行聖公孔端友，及宋雷周敦頤，程頤，程頤，司馬光，朱熹後裔，蠲其徭役，祠墓傾圮者修之。二年，夏六月，以宋儒胡安國，蔡沈，真德秀，從祀孔子廟庭。五年，春正月，少保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卒，福歷事六朝，多所建白，安南貢使入朝，或指福問曰：識此大人否，對曰南交草木，亦知公名，安得不識。冬十一月，有僧年九十餘，由雲南至廣西，自稱建文皇帝，詣思恩府，土官知府岑瑛，執送總兵官柳溥械至京，會官鞠之，僧乃言其姓名爲楊行祥，河南鉤州白沙里人，洪武十七年度爲僧，歷遊南京雲南貴州，至廣西，帝令錦衣衛緝禁之，四踰月死，從者十二人皆戍邊。七年，冬十月，太皇太后大漸，命中官問楊士奇楊溥，國家尙有何大事未舉，士奇舉三事，其一建文君雖亡，會臨四年，當修實錄，仍用建文年號，其二言太宗詔，有收方孝孺諸臣遺書者死，宜弛其禁，其三未及上，而太后已崩，遣詔他大臣佐帝悼行仁政，詔甚諄篤，王振自太后有疾，數年間已縱恣，及太后崩，遂益無忌憚。八年夏六月，下大理寺少卿薛瑄於獄，卽而釋之，瑄有學行，人稱爲薛夫子，初爲山東提學僉事，王振問楊士奇吾鄉有可爲京卿者乎，士奇以瑄對，召爲大理少卿，瑄至，士奇使謁振，瑄曰俯拜公庭，

謝恩私室，吾不爲也。九年，春三月，少師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卒，士奇公正持大體，雅善知人，好推轂獎士；帝即位初，凡所建白，無不行，及王振用事，擅作威福，士奇與楊溥依違其間，無所救正，士奇既寤，其子殺家居多不法，士奇不得聞，於是言官交章劾稷，逮下獄，士奇方在告，帝恐傷其意，降詔獄勉，士奇感泣憂不能起，未幾遂卒，後數月，稷竟瘦死獄中。十年春正月，王振專恣日甚，朝臣無敢言者，錦衣衛卒王永心不平，乃數振罪惡，爲書揭之通衢，又揭於振極王山家，爲緝事者所獲，刑部坐以妖言，當斬詔即疑之，不必覆奏。夏四月，知縣楊瓚，以治卓異擢知府，上言民間子弟可造者衆，請增廣生員，毋限額，禮部采瓚言，議令提學官額外增取附學，天下學校之有附學生自瓚始，其後定制，諸生食廩者，謂之廩膳生，增廣者，謂之增廣生，俱有定員，以歲科兩試高等者，充補，其初入學者，謂之附學生。十一年，秋八月，少保武英殿大學士楊溥卒，溥質直廉靜，自楊榮楊士奇相繼卒，在閣者皆後進望輕，溥孤立，王振益恣橫，及溥卒，中外大懼，一歸於振矣。十三年，春二月，以宋儒楊時從祭孔子廟庭，秋八月，福建賊鄧茂七作亂，衆至數萬，自稱劉平王，設官屬，攻陷二十餘縣，都指揮范真，指揮彭璽等，先後被殺，東南震動，帝遣御史丁瑄勦之。十四年，春二月，丁瑄至，因沙縣民羅汝先，誘賊復攻延平，瑄督兵分道衝擊，賊大敗遁走，指揮劉福追之，遂斬茂七。秋七月，自正統以來，衛拉特遣使入貢，王振以藻飾太平爲名，賞資金帛無算，凡所請乞，亦無不與，已而額森以二人貢馬，號三千，振怒其詐，令禮部計口給餼，虛報者皆不與，而所請又僅得五之一，額森恚怒遂誘挾諸部，分道大舉入寇，邊報日數十至，王振勸帝親征，兵部尚書鄒瑩，侍郎于謙，言六師不宜輕出，不聽，吏部尚書王直，率百官再三諫，亦不納，遂下詔，命鄧王祁玉居守，越三日，車駕即發京師，振及英國公張輔，諸公侯伯尚書侍郎，以下官軍私處，五十餘萬人從行，倉卒就道，軍中常夜驚，過居庸關，羣臣請駐蹕，不允，至宣府，風雨大至，邊報益急，羣臣交章請留，振怒，或國公朱勇等白事，皆膝行聽命，尚書王佐歸楚忤振意，跪草中，至暮不得請，欽天監王正彭德清，振私人也，告振曰，象緯示儆，再前

，恐危乘輿，振曰：倘有此亦命也，舉士曹錕曰：臣子不足惜，主上係宗社安危，豈可輕進，振終不從，至陽和，伏屍滿野，衆益危懼。八月帝至大同，王振尙欲北行，郭敬密止之，始班師，駐營土木，額森遣使請和，帝詔曹錕草款許之，敵伴退，振遽令移營，回旋間，行列已亂，敵大呼，四面蹂躪入，衆裸袒蹈藉死，帝與親軍突圍不得出，下馬據地坐，敵擁之去，中官喜壽從王振皆死，官軍死傷者數十萬，英國公張輔，秦檜侯陳瀛，駙馬都尉井源，都督梁成王貴，尙書王佐鄰等，直內閣學士曹鼎張益等，五十餘人皆死，帝既入敵營，敵以校尉袁彬來侍，額森擁帝至宣府，傳諭楊洪羅亨信開門出迎，城上人對曰：所守者陛下城池，日暮不敢奉詔，乃復擁帝至大同，索金帛，廣甯伯劉安，都督郭登出謁，登謀奪錕入城不果，額森遂擁帝北行。敗報聞，羣臣聚哭於朝，議定守，越三日，太后命王監國，總百官，大小事，俱啟王始行。以于謙爲兵部尙書，謙上言，京營兵械且盡，宜亟遣官募義勇，繕甲兵，修戰具，分兵九門，列營郭外，附郭居民，皆徙入內，文臣如軒輅，武臣如石亨楊洪柳溥，皆宜倚任，至軍旅之事，臣請以身當之，不效則治臣之罪，王深納之。鄰王攝政，羣臣請族誅王振，振黨馬順叱羣臣退，給事王斌，稗順髮罵曰：汝倚振作威，今尙敢爾耶，與衆共擊之，立斃，朝班大亂，衛卒聲洶洶，王懼，欲起，于謙直前掖王止，請王宣諭百官，允其請，衆乃定，尋執王山至，令縛市磔之，振族無少長皆斬，籍其家，得金銀六十餘庫，玉盤百，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株，他珍玩無算，已而郭敬自大同逃歸，亦籍其家，下獄錮之。方于謙之止王諭衆也，既定，謙徐步出掖門，吏部尙書王直，最篤老，執謙手曰：國家正賴公耳，今日雖百王直何益，於是朝廷倚重謙。廷臣合辭請太后曰：車駕北狩，皇太子幼冲，古云：國有長君，社稷之福，請定大計，以安社稷，太后允之，君臣以太后旨告王，王驚讓再三，避歸鄜邸，羣臣復固請，會都指揮岳謙，使衛拉特還，口傳帝旨，以王長且賢，令繼統以奉祭祀，王始受命即位，是爲景帝，以明年爲景泰元年，遂尊帝爲太上皇帝。冬十月，額森奉上皇至大同，遂入紫荊關。額森犯京師，于謙曰：今日止知有軍旅，他非所敢聞，已額森遣騎窺德勝門，于謙石亨，設伏空舍，令

數騎誘敵，敵遂以萬騎來薄，伏兵出，范廣發火器擊之，額森弟博囉，及平章茂諾海中斃死，敵轉至西直門，都將孫鏗，斬其前鋒數人，逐之，敵益兵圍鏗，鏗力戰不解，會石亨分兵至，敵引退，欲還土城，居民皆升屋呼號，爭投磚石擊敵，轟聲動地，王竑毛福壽亦來援，敵遙見旗幟，不敢復前，額森初輕中國，既至相持五日，邀請既不應，戰又輒不利，其別部攻居庸關者，復爲羅通所敗，額森氣大沮喪，又聞勤王師且至，乃夜拔營，由良鄉而西，大掠所過州縣，擁上皇出紫荆關去，復爲羅通所敗，額森氣大沮喪，初上皇入敵營之夕，額森有異志，會雷震死其所乘馬，而上皇寢帳，復有異彩，乃止，及是上皇所居竊帳，每夜有赤光奕奕繞其上，若龍蟠，額森見之，大驚異，尋欲以妹進上皇，上皇卻之，愈敬服，自是五七日必進宴，置酒爲壽，稽首行君臣禮。

景泰元年，春三月，叛閹喜壽，數誘額森入邊寇掠，郭登謀知之，聞額森會上皇，以甯欲殺喜壽之，言於額森使歸避京，索禮物，而令彬以密書報宣府，喜至獨石，參將楊俊預伏城下，具酒勞喜，酒半伏殺，遂擒之，送京師，羣臣雜治磔於市，上皇聞殺誅，曰自此邊境稍寧，吾南歸有日矣。夏五月，喜壽既誅，額森失間謀，所部兵多死傷，而托克打布哈王，阿拉知院，又皆攜貳，於是額森遣使請和。秋七月，遣右都御史楊善等齎金幣使衛拉特，而李實適以額森使至，述額森語曰，迎使夕來，大駕朝發，廷議請更遣大臣，帝曰，楊善既去，不必更遣，但以奉迎意，敕諭額森足矣。楊善謁額森見其辭色和，因曰，太師再攻我，屠戮數十萬，太師部曲甯無損，今還上皇，和好如故，中國金幣日至，不亦美乎，額森曰，上皇歸，何以處之，善曰，天位已定，難以再移，乃引善見上皇，設宴奉餞，額森自彈琵琶，妻妾奉酒，令善坐，善辭，上皇曰，太師命坐則坐，善叩頭，少坐即起，周旋共間，額森顧左右曰，有禮，巴延等各設宴畢，額森築土臺，坐上皇臺上，率妻妾部長，羅拜臺下，八月，上皇發衛拉特，額森送數十里，遣知院率兵衛送，而自下馬伏地，慟哭良久去。上皇至京師，自東安門入，帝迎拜，上皇答拜，相拉泣，各述授受意，推遜良久，帝遂送上皇至南宮，百官隨入，行朝見禮，赦天下。三年，夏五月，廢皇太子見深爲

沂王，立子見濟爲皇太子。五年，冬十月，額森恃強，日益驕恣，荒於酒色，阿拉求爲太師不許，且殺其二子，阿拉怒，遂率衆攻額森，數其三罪殺之。八年英宗皇帝，天順元年，春正月，武清侯石亨，見帝疾甚，退與都督張軏，及曹吉祥謀，立太子，不如復上皇，可邀功賞，軏吉祥然之，以告太常卿許彬，彬曰，此不世功也，彬老矣，無能爲，蓋圖之於徐元玉。皇日亨軏夜至有貞家，有貞大喜曰，須令南城知此意，軏曰，已陰達之矣，有貞曰，必審報乃可，越二日，亨軏與吉祥矯太后制，夜復會有貞所，軏曰報得矣，許將安施，有貞升屋步乾象，亟下，曰時在今夕不可失，會明日帝將視朝，門早啟，有貞以三鼓即至朝房，亨軏等率羣從子弟家兵，混同守禦官軍並入，天色晦冥，軏等惶惑，有貞趨行，軏願曰，事濟否，有貞大言曰，必濟，進漸南宮城，毀垣墮門而入，見上皇於燭下，上皇問故，衆俯伏請登位，乃呼進器，兵士惶遽不能舉，有貞等助挽以行，上皇顧問諸人姓名，至東華門，門者扞弗納，上皇曰，朕太上皇帝也，遂入，至奉天門，升座，時百官咸待漏闕下，忽聞南城呼譟震地，咸失色，須臾鳴鐘鼓，有貞出號於衆，曰，太上皇復位矣，趨入賀，百官震駭，入謁，上曰卿等以景泰皇帝有疾，迎朕復位，其各任事如故，羣臣呼萬歲，景帝聞鐘鼓聲大驚，問左右曰，于謙耶，既知爲上皇，連聲曰好好，命有貞以右都御史兼學士，入內閣，預機務，命陳循與有貞，草詔諭羣臣，日中御奉天殿，即位，于謙甫聽宣諭畢，即班執之，與大學士王文，太監王誠舒良，張永王勤同下獄。詔改景泰八年爲天順元年，大赦天下。死于謙王文籍其家，讜性忠孝，才略開敏，自遭寇變，亡身憂國，敵先後入犯，卒不得逞，皆讜功也，爲徐有貞石亨輩所嫉，遂及於難，死之日陰譴鬻天，朝野冤之；太后聞讜死，亦嗟悼累日，指擲多喇者，本蒙古降人，隸曹吉祥麾下，以酒辭讜死所，慟哭，吉祥怒，拱之，明日復辭慟如故，讜之籍也，家無餘資，惟正室鎖鑰甚固，啓之，則皆上賜物也，都督同知陳遠，收讜遺骸殮之，踰年始歸葬杭州，遠故舉將材，出李時勉門下者也。二月廢景泰帝仍爲睿王，遷之西內苑，明史贊曰景帝當倖德之時，奉命居攝，旋正大位，以繫人心，事之權而得其正者也，篤任賢能，勵精政治，強寇深入，

而宗社又安，再造之績，良云偉矣，而乃汲汲易儲，南內幽閉，朝謁不許，恩誼忽然，終於與疾齋宮，小人乘間竊發，不克以令名終，惜夫。三年，秋八月，石彪有罪下獄令門達鞠之，得其繡蟒龍衣，及迷式寢牀，諸不法事，罪當死，遂籍彪家，並逮其黨治之。冬十月，石彪以罪罷。四年，春二月，石彪及其從子彪皆伏誅。五年，秋七月，太監曹吉祥，及其養子欽反，懷懼伯孫鐸討之，欽敗死，吉祥伏誅。八年，春二月，帝崩，初太廟崩，宮人多從死者，歷成祖仁宣二宗，皆用殉，多者至數十人，景帝以鄺王薺，猶用其制，至是帝遺詔罷之，明史贊曰，英宗承仁宣之業，朝野清宴，大臣輔政，綱紀未弛，獨以王振擅權開聲，遂至乘輿播遷，乃復辟而猶追念不已，抑何惑耶，然如釋建庶人之幽繫，罷宮妃之殉葬，則盛德之事，可法後世者矣，太子見深即位，是為憲宗。三月，時日暈無光，李賢偕同官上言，日者君象，君德明則日光盛，惟陛下敬以修身，正以御下，剛以斷事，明以察微，持之不忘，則天變自弭，又言天時未和，由陰氣太甚，自宣德至天順間，選取宮人太多，浣衣局沒官婦女，愁怨尤多，皆宜放還帝從之，中外大悅。秋七月，薛瑄告歸凡七年，至是得疾，危坐正寢而逝，贈禮部尚書，謚文清，瑄一本程朱，其修己教人，以復性為主，嘗言自考亭以還，斯道大明，無煩著作，直須躬行耳，有讀書錄二十卷，皆自言其所得，學者宗之，隆慶中從祀孔廟。

憲宗皇帝，成化元年，春二月，詔雪于謙冤，御史趙諷言，于謙等為石亨輩誣陷，榜示天下，竊思正統十四年，虜犯北京，謀一人保守，其功甚鉅，乞收回前榜，死者卹贈，生者錄用，帝曰，朕在東宮時，即聞謙冤，謙有社稷之功，而受無辜之慘，所司其愈如敬言施行，釋子冕還家，明年八月，復冕官，遣行人往祭謙墓，制辭有云，嘗國家之多難，保社稷以無虞，惟公道之獨持，為權奸所並嫉，在先帝已知其枉，而朕心實憐其忠，天下傳誦焉。二年，冬十二月，少保華蓋殿大學士李賢卒，閣臣得君，自三楊以後，無如賢者，而賢亦自以受人主，所言無不盡，及是卒，帝震悼，贈太師，賢嘗言內帑餘財，不以贖荒濟軍，則人主必生侈心，而移之於土木禱祀聲色，以故頻請發帑

，賤貨恤邊，前後不可勝計；當時翁稱爲賢相，而其抑葉盛，擠岳正，不救羅倫，尤爲世所惜云。十一年，春三月，少保文淵閣大學彭時卒，時與萬安同在閣，帝怠於政，大臣希得見，安結中官戚畹，上下壅隔，時頗懷憂，每上言，或留中，或下所司，多不見用，時抱憾不得志，屢請疾在告，至是，力懇放還，不許，加少保未幾卒，贈太師，時立朝三十年，孜孜奉國，持正存大體，有所論薦，不使人知，燕居無惰容，非其義不取，有古大臣風。十四年，春二月，皇太子祐檉雖出閣，老奄覃吉，朝夕侍左右，口授四書章句，及古今政典，帝賜太子莊田，勸勿受，曰：天下皆太子有也，太子偶從內侍讀佛經，吉入，太子曰：老伴來矣，急手孝經，時太子方九歲，躡本正始，吉有力焉。二十二年，秋九月，罷兵部尙書王恕，出馬文升代之，恕先後應詔陳言，凡五十餘奏，皆力阻權倖，天下傾心慕之，時爲謠曰：兩京十二部，獨有一王恕，於是貴近皆側目，帝亦頗厭苦之，是年起用傅奉官，恕諫尤切，帝愈不悅，令恕致仕，調文升南京，朝野大駭。二十三年，秋八月，常崩，明史贊曰：憲宗踐祚之後，上景帝尊號，帝愈于謙之冤，時際休明，朝多耆彥，蠲賦省刑，閭里充足，仁宣之治，庶幾復見，願以任用汪直，盜竊威柄，爲所蔽惑，久而復覺，宦寺之禍，固可畏哉，九月，太子祐堂即位，是爲孝宗。

通
鑑
紀
要
卷
二
十

通鑑紀要卷二十一

明

孝宗皇帝，弘治元年春二月，帝耕藉田，禮畢，宴羣臣，教坊以雜伎進，馬文升厲色曰：「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，豈宜以此瀆亂宸聰耶？」斥去之。罷選淑女中官，郭輔請豫選妃嬪，以廣儲嗣，庶子謝遷上言，山陵之工未畢，諒闇之痛猶新，此必官豎巧爲諛詞，以動陛下非本心也，陛下富於春秋，俟祥禫之後，徐議未晚，願亟寢前命，從之。二年春二月，時承平久，兵政廢弛，西北部落，不時窺塞下，馬文升嚴覈諸將，黜貪懦者三十餘人，奸人大怨，夜持弓矢俟其門，作誘書，射入東長安門內，帝聞，詔錦衣衛緝捕，給騎士十二人，衛出入，文升因乞休，慰諭之。十一年秋九月，華蓋殿大學士徐溥，居內閣十二年。與劉健謝遷等，協心輔治，天下並稱賢相，至是以目眚，三疏乞休，始許之，溥性凝重，度量宏遠，既爲首輔，事有不可，輒與同列共言之，值帝方向治，於所言亦皆聽從，嘗上疏言：「人君之心，必有所繫，不繫於此，則必繫於彼，正士既疏，則邪說乘間而入，近有以齋醮煅煉進者，此乃異端惑世之術，聖王之所必禁也。十四年，冬十月，以馬文升爲吏部尙書，劉大夏爲兵部尙書，文升在班列中，最爲矜碩，帝惟心委任，特禮敬之，嘗召見煇閣，議考察事，以文升年高重聽，再呼苦之，及出命左右掖之下階，其他羸時賜賚，諸大臣莫敢望也，大夏時爲兩廣總督，召命至，再以疾固辭，帝不允，仍趣之入見，既至，帝問曰：「朕台卿，卿數引疾何也？」大夏頓首言：「臣老且病，竊見天下民瘼財盡，脫有不虞，責在兵部，度力不辦，故辭耳，帝默然。十六年，夏五月，召見兵部尙書劉大夏於便殿，嘗問天下何時太平，對曰：「求治亦未可太急，但用人行政，悉與大臣面議，當而後行，久之天下自治。十八年，夏五月，帝大漸，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乾清宮執健手曰：「卿輩輔

導良苦，朕備知之，東宮年幼，好逸樂，卿輩當教之讀書，輔導成德，健等祇獻受命，翌日，召東宮，諭以法祖用賢遂崩，明史贊曰，明有天下，傳世十六，孝宗獨能恭儉有制，勤政愛民，兢兢於保泰持盈之道，用使朝序清明，民物康阜，易曰無平不陂，無往不復，艱貞無咎，知此道者，其惟孝宗乎，太子厚照即位，是爲武宗。

武宗皇帝，正德元年，春三月兵部尙書劉大夏罷。夏四月，吏部尙書馬文升罷以焦芳代之。冬十一月，削戶部尙書韓文職。二年，春三月，劉健，謝遷雖去，劉瑾憾不已，矯詔列健遷及尙書韓文等五十三人爲奸黨，榜示朝堂，召羣臣跪金水橋南宣戒之。夏六月，建前總制三邊都御使楊一清下獄，李東陽王鏊力救乃得釋。秋八月，帝爲羣閣蠱惑，於西華門作豹房，朝夕處其中。冬十月，欽天監五官監侯楊源，以靈霧時作，言此衆邪之氣，陰冒于陽，臣欺其君，小人擅權，下將叛上，引譬甚切，劉瑾怒，矯旨杖三十，釋之，源又言，占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前，或東或西，往來不一，乞收攬政柄，思患預防，蓋專指瑾也，瑾大怒，召而叱之曰若何官，亦學爲忠臣，源厲聲曰，官大小異，患一也，矯旨又杖六十，謫戍肅州，在道以劍卒，初源父瑄在順天初，以忠諫名天下，及是以小臣抗節，尤爲士論所重云。三年，春正月，大計外吏，內批黜翰林學士吳儼，御史楊南金，初瑾每奏事，必伺帝爲戲弄時，帝厭之，亟揮去，曰吾用若何事，乃溷我，自此大小事，瑾皆專決，不復白帝，反是奏出，中外莫不駭異，瑾不學，批答章奏，皆持歸私第，與妹婿禮部司務孫聰，松江市儈張文冕相參決，聰文冕不能文，辭事鄙冗，焦芳爲潤色之，已而強威權日甚，內外章奏，先具紅揭投瑾，號紅本，然後上通政司，號章本，奉行若朝制焉。夏六月，午朝退，有遺匿名書於御道，數瑾罪者，瑾矯召百官悉跪奉天門外，詰責之，日暮執五品官以下三百餘人，悉下獄，時酷著，驟死者三人，暎而病者無算，明日李東陽王鏊力救，瑾亦廉知其同類所爲，衆獲免。四年，夏四月，王鏊罷，劉瑾橫彌甚，鑿初開誠與言，間聽納，旣而漸不能救，遂力求去，疏三上，許之，鏊博學有識鑒，少善制舉藝，爲當世所宗，後數典鄉試，程文冠一時，取士尙經術，陰詭者一切屏去，文體爲一變，明代舉子業，最擅名者，前則鏊與唐順

之，後則歸有光胡友信，天下並稱爲大家，終歸，後家居十五年，屢薦不起。五年，夏六月，前吏部尙書馬文升卒，文升有文武才，朝端大議，往往待之決，功在邊鎮，外國皆聞其名，卒後未幾，瑄誅復官，贈太傅，謚端肅。秋八月劉瑾伏誅，先是張永監軍西征，楊一清深與相結，知永與瑄有隙，因密與畫策，請誅瑄，永勃然起曰，老奴何惜餘年，不以報主，意遂決，及將至京，請以八月十五日獻俘，瑄使緩其期，時京師籍籍，謂瑄將於是日爲亂，或駭告永，永遂先期入，獻俘畢，帝置酒勞永，瑄等皆侍，及夜，瑄退，永出奠籍檄，因奏瑄不法十七事，帝已被酒，俛首曰，奴負我，永曰此不可緩，緩則奴輩皆齎粉，陛下安所歸乎，馬永成等亦助之，遂縛瑄菜廠，明日帝出永奏示內閣，下瑄獄，帝親籍其家，得金銀數百萬，珠玉寶玩無數，并覓衣玉帶甲杖弓弩諸違禁物，又所常持扇內藏利匕首二，帝大怒曰，奴果反，命百官會鞠午門，獄具，詔磔於市，怨家爭購其肉生噉之，二漢及張文冕等，俱就戮，張綵獄斃其屍，焦芳止除名。七年，冬十二月，李東陽以老疾乞休，前後章數上，至是始許之，東陽立朝五十年，清節不渝，以文章領袖縉紳，朝廷大著作，多出其手，樊成後進，推挽才彥，學士大夫出其門者，率榮然有所成就焉。十一年，夏五月，前兵部尙書劉大夏復官後，清軍御史王相，見其居貧，請給廩祿，中官用事者，終嫌之不許，及是卒贈太保，大夏忠勳懇篤，遇知孝宗，忘身殉國，於權倖多所裁抑，故深見嫉於小人，嘗言居官以正己爲先，不獨賞戒利，亦當遠名，又言士大夫蓋棺論定，一日未死，即一日愛責未已，自爲曠誌曰，無使人飾美，俾懷愧地下也。十二年，秋八月，江彬欲攘權，數導帝遠遊，使諸倖臣不得近，因言宣府樂工多美婦人，且可觀邊聲，何鬱鬱居大內爲廷臣所制，帝然之，遂徵行，至宣府，彬從帝數夜入人家，索婦女，帝大樂之，忘歸，稱曰家裏。十三年，春正月，帝還京師，留十四日復如宣府。二月，太皇太后王氏崩，帝還京師。秋七月，帝復如宣府，彬又導帝由大同渡黃河，次榆林，至綏德州，還由西安歷偏頭關，抵太原，大徵女樂，晉府樂工楊勝妻劉氏，善謳，帝悅之，載以俱歸，大見寵倖，江彬與近倖，皆母事之，稱曰劉娘娘云。十四年夏六月，雷王宸濠反，王守仁集

兵稱，傳檄四方諸郡縣，知府伍文定皆至，議所向，守仁曰：「兵家之道，急衝其鋒，攻其有備，皆非計之得；我欲示以自守不出之形，彼必他出，然而尾而圖之；先復省城，以搗其巢穴，俟選兵來援，然後邀而擊之，此勝全之策也。」秋七月，王守仁敗宸濠於樵舍，擒之，宸濠見王守仁曰：「王先生，我欲盡削藩衛，請降爲庶民可乎？」守仁曰：「有國法存。冬十二月，帝如南京。十五年，秋九月，帝至潛江浦，幸太監張陽第，踰三日，自泛小舟游於積水池，舟覆溺焉。左右挾帝出，自是遂不豫。冬十月，至通州，十二月，誅宸濠，還京師，大耀軍容，俘諸逆者，及家屬數千人，陳犖道東西，陸完錢甯，亦皆裸體反接，揭白幟標其姓名，死者梟於竿，凡數里不絕，帝戎服乘馬立正陽門外，閱視良久，乃入。十六年，春三月，帝於正月郊祀嘔血，不能成禮，與疾歸，及是益甚，謂太監陳敬堯進曰：「朕疾殆不可爲，可以朕意達皇太后，天下事與內閣輔臣議處之，前此事皆由朕誤，非汝輩所能預也，丙寅遂崩於豹房，太監谷大用張永等，以皇太后命，移殯大內，明史贊曰：「毅皇手除逆種，躬禦邊寇，奮然欲以武功自雄，然耽樂嬉遊，靡近羣小，至自署名號，冠履之分蕩然矣，猶幸用人之柄，躬自操持，而秉鈞諸臣，補苴匡救，其不入於危亡者，藉以此夫，皇太后以遺詔遣官迎興世子厚熜入嗣皇帝位，執江彬李琮等下獄，籍彬家，黃金七十櫃，白金二千二百櫃，他珍寶不可勝計，彬誅遂大雨。夏四月，興世子至京師，入位即，是爲世宗。」

世宗帝，嘉靖三年，冬十二月，起楊一清爲兵部尚書，總制三邊，故相行邊自一清始，一清自是凡三爲總制，溫詔獲美，比之郭子儀。六年，春三月，前少保謙身殿大學士劉健，自劉瑾誅後，復原官致仕，聞武宗數事巡遊，輒涕泗不食，曰：「吾負先帝，帝登極，屢賜存問，比之司馬光，文彥博，至是卒，年九十有四，贈太師，健器局峻整，學問深遠，在閣時，同列李東陽，以詩文引後進，海內士皆抵掌談文，健若不聞，獨教人治經窮理，其事業光明俊偉，明世輔臣，鮮有比者。七年，春三年，大學士謝遷之赴召也，年已七十有九，居位數月，力求去，帝待之愈厚，及是以病告歸，遷學術純正，秉節直諒，始終如一，歸後三年，卒於家，贈太傅謚文正。八年，春正月，兵部尚書兼左都御

史新健伯，王守仁病篤，乞骸骨，舉鄖陽巡撫林富目代，不俟命竟歸，行至南安卒，喪過江西，軍民無不縗素哭送者，桂夢劾其擅離職守，詔停世襲卹典俱不與，守仁天資英異，幼時講上，饒寡諒與講朱子格物大旨，還家日端坐誦五經，亦汎濫二氏學，數年無所得，及讀龍場，窮荒無書，日釋舊聞，忽悟格物致知當返諸心，不當求諸事物，喟然曰，道在是矣，故其爲教，以致良知爲主，從遊弟子甚衆，最著者徐姚錢德洪，山陰王畿，學者稱之。夏六月前少師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卒，帝問李時，太倉所積幾何，對曰，可支數年，由陛下初年詔書裁革冗員所致，帝慨然曰，此楊廷和功，不可沒也，廷和性沉靜詳審，初選翰林，不好爲聲律華藻之學，惟考究掌故民瘼邊事，及一切法家言，鬱然負公輔望，入閣後，李東陽謂曰，吾於文翰，頗有一日之長若經濟事，須歸介夫，及武宗之終，卒安社稷者，廷和力也，人以爲東陽知言。九年，冬一月，更定孔廟祀典，尊孔子曰至聖先師。十一年，夏四月，復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世爵，遇春後封懷遠侯，文忠後封臨淮侯，愈後封定遠侯，和後封靈璧侯，於是開平岐陽雷河東甌四王，復延世緒。秋八月，彗星見東井，芒長丈餘，掃太微垣及角宿天門，凡一百十有五日乃滅，編修楊名臚詔上言，汪銓小人之尤，郭勛奸回之首，而陛下用之，是偏於喜也，建言諸臣讒譴已久，未蒙收錄，是偏於怒也，且工作屢興，財力並竭，又崇信異人邵元節不稽之言，設醮內府，命左右大臣，奔走供事，此皆壘心之偏蔽，帝怒，下獄戍邊。時南京御史馮恩亦上疏，以張孚敬爲根本之惡，江銓爲腹心之惡，方獻夫爲門庭之惡，三惡不除，庶政終不可理，帝得疏，大怒，下詔，獄，論死，比朝審，銓當主筆，東向坐，恩獨向闕跪，錄令卒拽之向已，恩起立不屈，因與銓互相詬訾，夏言等解之，乃止，及出，士民觀者如堵，皆歎曰，是御史非但口如鐵，其膝其膽其骨皆鐵也，因稱四鐵御史，恩子行可年十三，伏闕訟冤，日夜號呼，長安街乞救，無敢言者，久之乃刺臂血書疏，自縛闕下，請代父死，詞極哀，帝覽之，惻然，合法司再議，恩遂遣戍，雷州，後遇赦還，行可以孝行旌，尋舉鄉薦。十二年，春正月，巡撫河南都御史吳山獻白鹿，羣臣表賀，自後諸瑞異踵至，百僚表賀遂爲常典。十五年，春正月，以

劉天和爲兵部侍郎，總制三邊。夏五月，毀禁中佛殿，禁中大佛殿，元時所造，藏金銀諸佛像，及器物，至是悉命毀之，凡一百九十六座，其重萬三千餘斤，以其地建太后宮。十六年，夏五月，雷震謹身殿。十七年，秋八月，以禮部尙書顧鼎臣，兼文淵閣大學士，預機務。冬十二月，李時卒，時在閣，帝待之不如張孚敬夏言，然頗少責辱，恩禮亦始終不替，及是卒，贈太傅。十八年，春二月，張孚敬卒，帝至承天始聞之，傷悼不已，贈太師。夏六月雷震奉先殿，詔廷臣自陳，都御史王廷相奏曰，人事修而後天道順，大臣法而後小臣廉，今廉陋不飭，賄賂公行，臣職憲紀，宜先罷斥，意蓋斥，嚴嵩張瓚輩也，帝但諡留而已。二十一年，秋七月，夏言罷，八月，以禮部尙書嚴嵩兼武英殿大學士，預機務。二十七年，冬十月，殺前華蓋殿大學士夏言，言居政府，與嚴嵩共事，嵩懷奸贖賄，言獨能裁抑之，嵩誣陷以死，隆慶初，復官，謚文愍。三十年，春三月，仇鸞驚怯畏寇，密遣人持貨幣，結諸遠義子托克托，使賈馬互市，諸遠許之，授書於宣大總督蘇祐，祐以聞，鸞與嚴嵩定議，每歲春秋兩市，命侍郎史道領其事，兵部車駕司員外郎楊繼盛，以鸞恥未雪，示弱辱國乃奏十不可，五謬，略曰，互市者和親別名也，諸遠蹂躪我陵寢，虔劉我赤子，大讐也，而先之和，不可一，下詔北伐，日夜征繕兵食，忽更之曰和，失信天下，不可二，堂堂中國，與之互市，不可三，海內豪傑，爭膺疆待試，一但委置無用，異時號召，誰復興起，不可四，使邊鎮將帥，懈弛兵事，不可五，邊卒私通境外，例率裁禁，今乃導之與通，不可六，盜賊伏莽，徒憚國威，今知畏怯，脾睨之漸必開，不可七，諸遠往歲深入，乘我無備故也，備之一歲，以互市終，彼謂國有人乎，不可八，或諸遠負約不至，至矣或陰謀伏兵突入，或今日市，明日復寇，或以下馬案上直，不可九，歲幣數十萬，得馬數萬匹，十年以後，帛將不繼，不可十，議者曰，吾外爲市以羈縻之，而內修我甲兵，此一謬也，夫寇欲無厭，其以登終明甚，苟內脩武備，安事羈縻，且吾因市以益吾馬，此二謬也，夫和則不戰，馬則焉用，且彼甯肯與我善馬哉，曰市不已，彼且入貢，此三謬也，夫賈之賞不費，是名美而實大損也，曰諸遠利吾市，必無失信，此四謬也，吾之市能盡給其衆乎

，能信不給者之無人掠乎，曰佳兵不祥，此五謬也，敵加已而應之，何佳也，人身四肢皆癢疽，毒日內攻，而憚藥石可乎，卮盞必有爲陛下主事者，故公卿大夫，知而莫爲一言，宜齋獨斷，悉按諸言互市者，疏入，帝頗心動，鬱復進密疏，乃下繼盛詔獄。三十一年，秋八月，馬市既開，諸邊日苦侵暴，帝命仇鸞逐寇大同，鸞不得已，出鎮川堡，遇伏敗還，病疽遂死，初鸞與嵩約爲父子，已而相惡，嵩密疏毀鸞，鸞亦陳嵩世蕃貪橫狀，帝少疏嵩，嵩因結錦衣都督陸炳，共圖鸞，鸞既死，炳盡發其通虜納賄狀，帝大怒，下詔暴鸞罪，追戮其屍，傳首九邊。九月，詣送以羸馬索厚值，弗予，輒大譁，大同市則寇宣府，宣府市則寇大同，甚者朝市率寇，併羸馬掠去，帝惡之，詔罷馬市，冬十二月，以寇竄故，築京師外城一十五里，閏九月詔。三十二年，春正月，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上疏，劾嚴嵩十大罪五奸，略曰祖宗罷丞相，設閣臣備顧問，視制草而已，嵩乃儼然以丞相自居，百官奔走請命，直房如市，無丞相名而有丞相權，是壞祖宗之法，大罪一，陛下用一人，嵩曰，我薦也，斥一人，曰此非我所親，陛下宥一人，嵩曰我救也，罰一人，曰此得罪於我，伺陛下喜怒以妾禍福，是竊君上之大權，大罪二，陛下有善政，嵩必令子世蕃告人曰，主上不及此，我議而成之，欲天下以陛下之善，盡歸於己，是掩君上之治功，大罪三，陛下令嵩票擬，蓋其職也，豈可取而令世蕃代之，題疏方上，滿朝紛然，故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，是維天子之權，大罪四，嚴效忠嚴鶴，乳臭子耳，未嘗一涉行伍，皆以軍功官錦衣，兩廣將帥，俱以私黨躡府部，是冒天下之軍功，大罪五，逆鸞下獄，賄世蕃三千金，嵩即薦爲大將，已知陛下疑鸞，乃互相排詆，以泯前跡，是引悖逆之姦臣大罪六，諸邊深入擊其惰歸，大機也，嵩戒丁汝璉勿戰，是誤國家之軍機，大罪七，郎中徐學詩，給事中厲汝進，俱以劾嵩削籍，內外之臣，中傷者何可勝計，是取酬陟大柄，大罪八，文武選擇，但論金之多寡，將弁推薦嵩，不得不廢削士卒，有司惟賄嵩，不得不捨克百姓，毒流海內，患起域中，是失天下之人心，大罪九，自嵩用事，風俗大變，賄賂者薦及盜跖，疏拙者黜速夷齊，守法度者爲迂滯，巧彌縫者爲才能，是斂天下之風俗，大罪十，嵩有十罪，而又濟之以五

奸，以左右侍從之能察意旨也，厚賄結納，得備聞宮中言動，是陛下之左右，背嵩賊之間諜以通政司之主出納也，以趙文華爲使，凡有疏至，必先送嵩閱覽，然後入御，是陛下之喉舌，乃賊嵩之鷹犬，畏厥術之緝訪也，即令子世蕃結爲婚姻，是陛下之爪牙，皆賊嵩之瓜葛，異科道之多言也，非其私屬，不得與臺選，有所愛憎，即授之論刺，是陛下之耳目，皆賊嵩之奴隸，懼部司之猶有人也，擇有才望者，羅致門下，聯絡盤結，深根固蒂，是陛下之匠工，皆賊嵩之心膂，陛下奈何愛一賊臣，而使百萬蒼生，陷於塗炭哉，願陛下聽臣之言，察嵩之奸，或召問景裕二王，或詢諸閣臣，重則置之憲典，以正國法，輕則諭令致仕，以全國體，疏入帝怒，下詔獄。三十四年，冬十月，楊繼盛將刑，其妻張氏，伏闕上書，請代夫死，其辭曰，臣夫繼盛，誤聞市井之言，尙狃書生之見，遂發狂論，辜明不即加戮，俾從吏議，兩經奏讞，並荷寬原，今忽闖入張經疏尾，奏旨處斬，臣仰惟聖德，昆蟲草木，皆欲得所，豈惜一迴宸顧，下逮覆盆，倘以罪重，必不可救，願即斬臣妾首，以代夫誅，夫雖遠禦魑魅，必能爲驅場效死，以報君父，嵩屏不奏，繼盛遂與張經李天寵，並棄西市，繼盛臨刑，賦詩曰，浩氣還太虛，丹心照千古，平生未報恩，留作忠魂補，天下涕泣傳誦焉。三十五年，春二月，趙文華還京，以胡宗憲總督軍務討倭，三月文華歸後，東西敗報踵至，帝疑文華妄，數詰嚴嵩，嵩曲爲解，帝終不釋，文華稔帝好告奸，會吏部尚書李默發寘試選入，中言漢武征四夷，而海內虛耗，唐宗攻淮蔡，而晚業不終，文華劾其誹謗，默坐死，帝以是爲文華忠，進工部尚書，加太子太保。三十六年，秋九月，趙文華有罪免，其子懌恩戍邊，文華故病蠱，及遭邊，臥舟中，懌不自聊，一夕手捫其腹，腹裂，臟腑出，遂死，四十一年夏五月，方士藍道行，假亂仙語，言嚴嵩奸罪，帝心動，欲逐嵩，御史都應龍，避兩內侍家，偵知之，因抗疏極論嵩父子不法，帝遂罷嵩，下世蕃詔獄。四十四年，春三月，嚴世蕃伏誅，世蕃論戍雷州，未至而反，南京御史林潤，按視江防，因與諫臣謀，馳疏盡發其罪，帝得疏大怒，即詔潤逮捕，既至京，潤復劾嵩世蕃罪甚具，且及寃殺楊繼盛沈鍊狀，世蕃喜，謂其黨曰，無恐，獄且解，刑部尚書黃光昇等，以獄詞白徐

階，階曰：諸公欲生之乎？僉曰：必欲死之。階曰：若是適所以生之也。夫楊沈之獄，嵩皆巧取上旨，今顯及之，是形上過也，必如是諸君且不測，嚴公子騎款段出都門矣，爲手削其草，獨按羅龍文與汪直交通，賄世蕃求官，世蕃用日者言，以南昌倉地有王氣，攻以治第，制擬王者，又結宗人典橫，陰伺非常，多聚亡命，南通倭，北通虜，共相響應，即日令光昇等疾書奏之，世蕃聞，詔曰：死矣，遂棄市，籍其家，黃金可三萬餘兩，白金三百萬餘兩，它珍寶服玩，所值又數百萬，嵩及諸孫皆爲民，後二年嵩老病，寄食墓舍以死。四十五年，春二月，帝久不視朝，專意齋醮，廷臣自楊暹楊偉得罪後，無敢言者，至是戶部主事海瑞，獨上疏論之，略曰：陛下即位初年，敬一箴心，冠履分辦，天下欣然望治，未久而妄念牽之，謬謂長生可得，一意修玄，二十餘年，不視朝政，法紀弛矣，推廣事例，名器濫矣，二王不相見，人以爲薄於父子，以猜疑誣謗戮辱臣下，人以爲薄於君臣，樂西苑而不返，人以爲薄於夫婦，更貪官橫，民不聊生，水旱無時，盜賊滋熾，陛下試思今日天下爲何如乎？古者人君有過，賴臣工匡勸，今乃修齋建醮，相率進香，仙桃天藥，同詞表賀，建官築室，則將作，竭力經營，購香市寶，則度支差求四出，陛下誤舉之，而諸臣誤順之，無一人肯爲陛下言者，諛之甚也，自古聖賢垂訓，未聞有所謂長生之說，陛下師事陶仲文，仲文則既死矣，彼不長生，而陛下獨求之，誠一旦翻然悔悟，日御正朝，與諸臣講求天下利病，洗數十年之積愆，使諸臣亦得自洗數十年阿君之恥，天下何憂不治，萬事何憂不理，此在陛下一振作問而已，帝得疏大怒，抵之地，顧左右趨執之，無使遁，宦官黃錦在側曰：聞此人上疏時，市一棺，訣妻子，待罪於朝，童僕亦奔散無留者，是不道也，帝默然，少頃復取讀之，爲感動太息，留中者數月，曰：此人可方比干，第朕非紂耳，會帝有煩懣疾，召徐階議內禪，因曰：海瑞言俱是，朕今病久，安能視事，又曰：朕不自謙情，致此疾困，使朕能出御便殿，豈能受此人誦誓耶，遂速瑞下詔獄論死，獄上，階力救，奏遂留中。冬十二月，帝崩，明史贊曰：肅皇帝御極之初，力除一切弊政，天下翕然稱治，願送議大禮，輿論沸騰，佞臣假託，尋興大獄，夫天性至情，追符立廟，禮亦宜之，然升祔太廟

，而躋於武宗之上，不亦過乎？若其時紛紜多故，將疲於邊，賊江於內，而崇尚道教，享祀弗經，營建繁興，府藏告匱，雖翦剔權奸，威柄在御，要亦中材以下之主也已。其子裕王載堯即位，是爲穆宗，釋海瑞於獄。

穆宗皇帝，降慶元年，夏五月，初徐階甚親高拱，反拱驟貴，負氣頗忤階，世宗疾甚，拱方直西苑，遽移其出，爲給事中胡應嘉所劾，拱擬出階指，大憾之，及帝即位，階爲首輔，拱自以舊臣數與抗，郭梈復助之，因事創應嘉籍，給事中歐陽一敬等，劾拱以私怨遂諫臣拱疏辯，階擬旨留而不甚譴言者，拱益怒，相與忿詈閣中，御史齊康爲拱劾階，坐黜，於是論拱者無虛日，拱不自安，乞罷歸。二年，夏五月，以都察院同知戚繼光鎮薊州，節制精明，器械犀利，薊門軍容，爲諸邊冠。三年，夏四月，以海瑞爲僉都御史，巡撫應天諸府，銳意興革，人見彈之，撫吳半載，再爲言路所論，遂改齊南京糧儲，小民聞瑞當去，號泣蔽道，家繪像祀之。冬十二月，召高拱復入閣，兼掌吏部，拱性強直自遂，頗快恩怨，及再入閣，盡反徐階所爲，凡先朝得罪諸臣，以遺詔錄用贈卹者，一切報罷，且言明倫大典，顯示已久，今寔顯議禮諸臣，將使獻皇在廟之靈，何以爲享，先帝在天之靈，何以爲心，而陛下歲時入廟，何以對越二聖，帝深然之。尙寶司丞鄧履淳上疏極言時政，略曰：頃年以來，萬民失業，四方多故，天鳴地震，災害洊臻，臣等當痛哭流涕於殿庭，陛下亦當臥薪嘗膽於宵旰，今最極莫若用賢，陛下御極三載矣，曾召問一大臣，面質一講官，賞納一諫士，以共劉思患預防之策乎，高亢孤睽，乾坤否隔，忠言重折檻之聞，儒臣虛納牘之功，宮闈遂脫珥之規，朝陛拂同舟之義，閣寺潛爲匿階，善類漸以短氣，童牛羸豕，無先事之聞，社鼠城狐，有難施之計，患豈在明，前車不遠，伏願奮英斷以決大計，勿爲小故之所淆，衷濬哲以任君子，勿爲嬖倖之所惑，移美色珍奇之玩，而保瘡痍，分昭陽細務之勤，以和庶政，萬歲之裁理漸熟，人才之邪正自知，竊幾謹微，回天開泰，計無踰此，疏入，帝大怒，杖之百，繫刑部獄數月，刑科管化等以爲言，乃釋爲民。六年春閏三月，帝御皇極門，疾作。遽還宮，夏五月，帝疾稍平，將視朝，帝忽眩，幾仆，亟召高拱張居正至，帝執拱手，歎語倍至，居正在旁，帝

弗顧也，帝令拱扶掖還宮，尋命宿乾清門拱與，居正同止焉，未幾帝大漸，召拱居正及高儀，同受顧命，遂崩，明史贊曰，穆宗端拱寡營，許諸達封貢，邊陲窮隘，繼體受文，可稱令主矣，第柄臣相軋，門戶漸開，而帝未能振肅乾綱，矯除積習，蓋亦寬恕有餘，而剛明不足者歟。六月太子爾鈞即位，是爲神宗。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，預機務，高儀卒，儀性簡靜，寡嗜好，入閣兩月卒，貧無以斂。

神宗皇帝萬曆二年，冬十月決囚，嘉靖季年，崇奏玄修，又好祥瑞，過事輒停刑，至是審錄重囚，至四百餘人，張居正言縱釋有罪，無以懲懲，請如祖宗舊制，每歲一決囚，從之，時承平久，羣盜竄起，至入城市，劫府庫，有司恒諱之，居正嚴其禁，匪非舉者，雖循吏必黜，得盜即斬決，有司莫敢飾情，盜賊衰止。六年，春二月，以濟寧副總理河漕，季訓相度水勢，因條上六議，曰塞決口以挽正河，曰築隄防以杜潰決，曰復歸壩以防外河，曰創滾水壩以固隄岸，曰止漕海工程以省糜費，曰變開老黃河之議，以仍利涉，帝悉從其請，乃塞雀鎮等決口百三十，築高家堰隄六十餘里，歸仁集隄四十餘里，柳蒲灣東西七十餘里，自徐沛至淮揚間，遙隄縹緲，滾水減水壩，無不修築，逾年工成，自後數年，河道無大患。冬十二月，高拱家居卒，拱初在吏部，徧識諸司賢否，倉卒舉用皆得人，又以時方艱邊事，請增置兵部侍郎，由侍郎而總督，而本兵中外迭居，邊材自裕，更取召邊地之人，以備司馬，如銓司分省故事，皆報可，及達諸封貢，拱力主王崇古議，邊陲遂得休息，卒後久之，廷議頌其功，贈太師，賜諡文襄。七年。夏四月，帝漸備六宮，多宣索太倉銀，購珠寶，居正言歲入則減於舊，歲出則浮於前，請量入爲出，罷節浮費，因進蕭牆殿箴，帝嘉納焉，一日，帝御文華殿，居正傳講讀畢，以給事中所上災傷疏聞，因請旨，復言上愛民如子，而在外諸司，營私背公，剝民罔上，宜痛錮以法，而上亦當加意撻節於宮中，一切用度服飾費皆布施裁省禁止，帝皆背之。十年，夏六月，張居正卒，謚文忠，帝愴悼廢朝，諭祭九壇，視國公兼師傅者，贈上柱國，命四品京卿，錦衣堂上官司禮太監護喪歸葬，居正當國，務尊主權，課吏職，信賞罰，一號令，雖萬里外，朝下而夕奉行，故神宗初政

起衰振廢，綱紀修明，海內殷阜，居正力也，然威權震主，好諛自尊，士大夫始譽以伊周五臣，繼竟擬之舜禹，居正恬然不爲怪，晚益褊恣，黜陟多由愛憎，左右頗通賄賂，議者謂其味寵利居功之戒，所以身死未幾，即致禍敗，初帝在講筵，讀論語色勃如也，誤讀爲背，居正遽厲聲曰，當讀作物，帝悚然驚起，同列皆失色，由此帝益憚居正，時比之霍氏騶乘云。冬十一月，以嚴清爲吏部尙書，清素著清望，張居正當國，清任刑部尙書，不附麗居正，及籍馮保家，得廷臣劾遺錄，獨無清名，帝深重之，會梁夢龍罷，即以清代，日討故實辨官材，自丞佐以下皆親擢，無一倖進者，中外師其廉儉，書問幾絕，甫半歲，得疾歸，卒諡恭肅。薊鎮總兵官，戚繼光，在薊鎮十六年，當國大臣，徐階，高拱，張居正，先後倚任之，居正尤專於商榷，動無掣肘，故繼光益發舒，及是居正歿甫半歲，給事中張鼎思言，繼光不宜於北，閣臣擬旨，選調之廣東，繼光抱憾不得志，赴粵踰年，即謝病歸，居三年卒，繼光更歷南北，並著聲，在南方戰功特甚，北方專主守，邊防修舉，繼之者踵其成法，數十年得無事，所著紀效新書，練兵事實，談兵家遼用焉，萬歷末追謚武毅。十一年夏四月，致仕武英殿大學士徐階卒，贈太師，階以恭儉結主知，立朝有相度，保全善類，嘉隆之政，多所匡救，間有委蛇，亦不失大節，方嚴嵩初罷，階榜三語於直廡曰，以威福還主上，以政務還諸司，以用舍刑賞還公論，由是票擬公之同列，言路亦益發舒，嘗時翕然，稱階爲名相。十二年夏四月，御史羊可立，復追論張居正構陷遼王，王妃因上書訟寃，言遼邸金寶，悉人居正家，帝命司禮監張誠等，詣荊州籍居正家，守令先期錄人口，錮其門，子女餓死者十餘輩，誠等盡括其親族所有，得黃金可一萬，白金十餘萬，長子禮部主事敬修，不勝拷掠，自縊死，事聞，申時行等與六卿大臣，合疏請少緩之，刑部尙書潘季馴復劾持疏言，居正母年逾八旬，且養莫必其命，語尤激楚，於是詔留空宅一所，田十頃，贖其母，而盡削居正官，奪職書詔命，以罪狀示天下，其弟都指揮居易，子編修嗣修，俱戍極邊，諸以忤居正罷黜者俱召還。冬十二月，詔以陳獻章，胡居仁，王守仁，從祀孔廟，申時行言，守仁言致知出大學，良知出孟子，陳憲章言主靜，沿朱雋周敦頤程

穎，且孝弟出處如獻章，文章功業如守仁，純心篤行如胡居仁，並宜崇祀，從之，終明世從祀文廟者薛瑄與守仁等四人。十五年，冬十月，南京右都御史海瑞卒，僉都御史王用汲入視，葛韓敏憲，有寒士所不堪者，因饒金爲款，百姓罷市，送者數百里不絕，瑞生平爲學，以剛爲主，自號剛峯，天下識與不識，咸稱剛峯先生。十六年，春三月，起前尚書潘季馴焉右都御史，總督河道，季馴前爲李植所劾，落職爲民，御史李棟上疏訟曰，隆慶間，河決崔鎮，爲運道梗，數年以來，民居旣奠，河水安流，咸曰此潘尚書功也，昔先臣宋禮治會過河，至於今是穎，季馴功不在禮下，乃當身存之日，使與編戶齒，嘗不隱諸臣任事之心，失朝廷報功之典，其後論薦者不已，遂起季馴右都御史，總督河道，自吳桂芳後，河漕皆總理，至是復設專官，尋加季馴工部尚書。二十年，夏四月，總督河道尚書潘季馴罷，季馴四任治河，前後二十七年，習知地形水勢，以借水衝沙，築堤束水，爲河漕便利之策，下至木石椿插，總理纖悉，以勞疾，累疏乞休，不允，至是涸洲大水，與撫按議漕治不合，得請歸，後三年卒。二十八年冬十月，頻年災旱，又苦礦稅，兵民多起爲盜，鳳翔巡撫李三才，再疏陳礦稅之害，言陛下愛珠玉，民亦慕溫飽，陛下愛子孫，民亦戀妻孥，奈何崇聚財賄，而使小民無朝夕之安，又言近日奏章，凡及礦稅悉置不省，此宗社存亡所關，一旦衆叛土崩，小民皆爲敵國，陛下即黃金盈箱，明珠填屋，誰爲守之，皆不報。三十二年，夏五月，雷火焚長陵明樓，帝以陵災，下詔吞貨政，大學士沈鯉請除礦稅，屬沈一貫朱廚各爲一疏，俟時上之，一日大雨，鯉曰可矣，一貫等問故，鯉曰，帝惡言礦稅事，疏入多不視，今吾輩冒雨，素服詣文華奏之，上訝而取閱，亦一機也，一貫等從共言，帝得疏，疑必有急事，敗視果爲動心，戶部尚書趙世卿亦上疏力請，有云，若生糜爛已極，天心示警可畏，礦稅貂蟻；掘墳墓，奸子女，陛下嘗曰，朕心仁愛，自有停止之日，今將索元元於枯魚之肆矣。三十三年，冬十二月，詔罷天下開礦，以稅務歸有司，中使仍留不撤，吏民尤苦之，其害遂經帝世。四十年，秋八月，時帝惡荒益甚，二十餘年，未嘗一接見大臣，曹署多空，內閣止葉向高，杜門已久，六卿惟趙煥一人，又兼署兵部，至是改署史

部，兵部尙書李化龍卒，召王象乾未至，亦不除，侍郎戶工禮三部，止各一人，都察院自溫紳罷去，八年無正官，六科止數人，十三道皆以一人領數職，在外巡按，十餘年不得代，行撫監司，亦屢闕不補，郡守缺十之五六，文武大選急選官，及四方徵職，積數千人，以吏兵二科缺掣印，不給牒，久滯都下，時攀執政與哀訴，煥累疏乞除補，始除侍郎四人，既而考察命下，補科道六十餘人，時稱盛事云。四十二年秋八月，葉向高罷，向高以宿望居相位，每事爭執，效忠藎，帝心重之，而其言多格不用，所救正十二三而已，向高嘗疏言，今天下必亂必危之道，蓋有數端，而災傷寇盜怪物怪人妖不興焉；廊廟空虛一也；上下否隔二也；士大夫好勝喜爭三也；多藏厚積必有倖出之憂四也；風聲氣習，日趨日下，不可挽回五也；非陛下奮然振作，簡任老成，布列朝署，取積年廢弛政事，一舉新之，恐宗社之憂，不在敵國外患，而在廟堂之上也；帝不能用，向高復言陛下欲用臣，則當行臣言，今章奏不發，大僚不補，起廢不行，臣留何益，又言今中外離心，犖犖肘腋間，怨聲憤盈，禍機不測，而陛下務於察臣歸絕，權輿不得關其忠，六曹不得舉其職，舉天下無一可信之人，而自以爲神明之妙用，臣恐自古聖帝明王，無此法也，帝俱不省，嘗臥疾，閣中無人，章奏就其家擬旨者一月，後堅臥不出，即家擬旨如前，論者以爲非禮，及主妾丑會試，章奏皆茲閣中，尤爲異事，累疏引退，輒優旨慰留，至是疏四十餘上，詞極哀，始允其去。四十三年，夏五月，男子張差持梃入太子所居慈慶宮，擊傷守門內侍，至殿前檐下被執，皇太子奏聞，帝命法司案問，巡城御史劉廷元劾奏，犯名張差，蘄州人，口中啾啾，語無倫次，按其迹，若涉風飄，稽其貌，實係黠猾，請下法司嚴訊，時東宮雖久定，帝待之薄，中外方擬鄭貴妃，與其弟國泰，謀危太子，及差被執，舉朝駭駭，廷元既以風竊奏，刑部郎中胡士相等，復訊一如廷元指，言差收積薪草爲人所燒，氣憤赴朝辭冤，行至東華門，遇一人謂持梃入，可當冤狀，遂誤入東宮，按律當斬，加等立決，奏定未上，會提牢主事王之案，散飯獄中，私詰差，得其詞甚悉，差初不肯承，已云不敢說，之案歷左右出，留二吏挨問之，始言小名張五兒，有馬三舅，李外父，令隨不知姓名一老公，說事咸與汝地幾

敵，比至京，入不知街道大宅子，一老公飯我云：汝先衝一遭，遇人輒打死，乃昇我聚木棍，尋我由厚戴門到宮，擊門者墮地，老公多，遂被執，老公內侍通稱也，之榮備揭其語，因侍郎張問達以聞，且言差不顯不狂，有心有膽，乞縛囚犯，勅九卿科道三法司會問，疏入未下，廷臣連章趨之，而郎中陸大受，疏有奸戚二字，帝惡之，與之榮疏俱不報，御史過庭訓言，禍生肘腋，宜亟剪除，亦不報，庭訓遂移文薊州蹤跡之，知州戚延齡，具言其致癩始末，於是原問諸臣，據爲口實，遂以風癩二字爲定案，越數日問達以員外郎陸夢龍言，令十三司會鞫，衆咸囁嚅，夢龍獨詳訊之，其得內監龐保劉成主使狀，於是刑部行薊州道，提差所供馬三舅等，疏請法司提龐保劉成對質，保戚皆貴妃內侍，中外籍籍，語多侵國秦，國秦懼，出揭自白，給事中何士晉，直攻國秦，且侵貴妃，初奸人王日乾上變言巫蠱事，辭已達成，至是復涉成，帝心動，諭貴妃善爲計，貴妃簪，乞哀皇太子，自明無他，帝令太子白之廷臣，太子亦以事連貴妃，大懼，請帝速具獄毋株連，帝乃御慈輦宮，太子侍御座右，三皇孫雁行列左階下，召大學士方從哲吳道南，及文武諸臣入，責以離間父子，因執太子手，謂諸臣曰：此兒極孝朕極愛惜，使朕有別意，何不早更置，因命內侍引三皇孫至石階上，令諸臣熟視曰：朕諸孫俱已長成，更何說，顧問太子有何語，與諸臣悉言無隱，太子具言風癩之人宜速決，並責諸臣，言我父子何等親愛，而外廷議論紛如，爾等爲無君之臣，使我爲不孝之子，帝復謂諸臣曰：爾聽皇太子語否？復連聲重申之，諸臣叩頭出，遂磔差於市，掠死成保禁中，馬三道皆議流，其事遂止，帝不見羣臣，二十有五年矣，至是特一出以釋群疑，且調劑貴妃太子，念其事似有迹，故於諸言者，亦不遮罪也，未幾士晉調外，之榮削籍，大受奪官，而夢龍獨免，光復尋亦見釋。四十六年，夏四月，潛犯撫順，副將顏廷相，參將潛世芳皆戰死，士卒逃歸者十無一二焉。四十八年，秋七月，先是帝寢疾，不食者半月，外庭憂危至是大漸，召英國公張惟賢，大學士方從哲，尙書周嘉謨，李汝華，黃嘉善，張問達，黃克纘侍郎孫如游等，於弘德殿，勉諸臣勤職，輔理嗣君，越二日崩，明史贊曰：神宗冲齡踐祚，江陵秉政，國勢幾於富強，繼乃因循索制，晏

處深宮廢弛紀綱，君臣否隔，於是小人好權趨利者，與名節之士爲仇讐，門戶紛然，邪黨滋蔓，在庭正類，無深識遠慮，以折其機牙，而不勝憤激，交相攻訐，以致人主蓄疑，賢奸雜用，潰敗決裂，不可振救，論者明之亡，實亡於神宗，豈不諒歟。遺詔發帑金百萬充邊賞，罷一切礦稅，及監稅中官，起用建言得罪諸臣。皇太子常洛即位，是爲光宗。

光宗皇帝，泰昌元年（是年八月以前，爲神宗萬曆四十八年，八月以後，爲光宗泰昌元年從當時廷議，據實分系，以存光宗之統，與前例一年兩系者不同）秋八月，太子常洛即位，帝有疾，初鄭貴妃侍神宗疾，留居乾清宮，及帝嗣位，猶未移，懼帝以福王事銜已，進珠玉及美姬八人噉帝，知選侍李氏，最得帝寵，因請立爲皇后，選侍亦爲貴妃求封皇太后，帝力疾御門，趣舉冊封禮，方從哲以命禮部，禮部侍郎孫如游力爭，事得寢，時都下紛言貴妃使內侍崔文昇進洩藥，帝由此委頓，羣情疑駭，外家王郭二戚媿，逼謁朝士，泣懇宮禁危急狀，言鄭李交固甚，包藏負心，於是給事中楊漣，御史左光斗昌言於朝，與吏部尙書周嘉謨，以大義責貴妃兒子鄭養性，趨貴妃移宮，貴妃恐，即移居慈甯，漣遂劾文昇用藥無狀，并及輔臣方從哲。帝病甚，召見英國公張惟賢，閣臣方從哲，劉一燾韓爌，尙書周嘉謨，李汝華，侍郎孫如游，都御史張問選，并給事中楊漣，漣以小臣特預召，帝數目之，命封選侍爲皇貴妃，選侍挽皇長子入，復推之出，告帝曰：欲封后，帝不應，羣臣愕然，帝問有鴻臚官進藥者安在，從哲曰：鴻臚寺丞李可灼，曰云仙方，臣等未敢信，帝命宜可灼至，趨和藥進，所謂紅丸者也，帝服訖，稱忠臣者再，諸臣退築宮門外，中使傅上體平善，日哺，可灼復進一丸出，明日味爽，帝崩，明史贊曰：光宗潛德久彰，海內屬望，而天不假年，措施未展，三案構爭，黨禍益熾，可哀也夫。選侍據乾清宮，與心腹閹魏進忠，謀挾皇長子自重，羣臣入臨，爲閹人所格，漣厲聲責之，得入臨，如禮，一燾請皇長子所在，羣閣不應，一燾大言，誰敢匿新天子者，東宮伴讀王安白選侍，給曰：第出即返，遂挾皇長子疾趨出，及門，中官數輩追及，攬衣請還，漣呵退之，一燾與惟賢，遂接皇長子升輿。

，至文華殿，羣臣叩頭，呼萬歲，潑屎燕寤宮，擇日登極，是時宮府疑危，人情惴懼，左光斗與楊漣，協心建議，辰極獲正，朝野稱爲楊左。皇長子由棧卽位，是爲熹宗。冬十二月，方從哲罷，給事中惠世揚，直糾從哲十罪，三可殺，略言從哲獨相七年，妨賢病國，罪一，屬蹇無禮，失誤哭臨，罪二，梃擊青宮，庇護奸黨，罪三，恣行胸臆，破壞絲綸，罪四，縱子殺人，蔑視憲典，罪五，阻抑言官，蔽塞耳目，罪六，陷城失律，寬護撫臣，罪七，馬上揮鞭，覆沒全師，罪八，徇國罔上，鼎鉉貽羞，罪九，代管樞稅，蠹國殃民，罪十，貴戚求封后，舉朝力爭，從哲依違兩可，常誅者一，選侍乃鄭氏私人，從哲受其宮奴所盜美珠欲封爲貴妃，又聽其久據乾清，當誅者二，崔文昇用瀉藥，傷損先帝，諸臣論之，從哲擬脫罪，李可灼進切藥，從哲擬嘗糞，當誅者三，從哲力求去，疏六上，命進中極殿大學士，賚銀幣蟒衣，允其致仕，當神宗之末，從哲獨秉國成，一無所匡救，又用姚宗文閣邊，經略熊廷弼去，遼關遂失，論者謂明之亡，神宗實階之，而從哲其罪首也。

通 鑑 紀 要 卷 二 十 一

通鑑紀要卷二十一

明

憲宗皇帝，天啟元年，春三月，清兵佔瀋陽遼陽，經略袁應泰巡按御史張銓等死之。夏五月，太監魏忠賢與客氏忌司禮太監王安持正，嗾給事中霍維華，劾之，矯旨充南海子淨軍，絕食三日不死，遂撲殺之，客氏淫而狠，忠賢不知警，頗強記，猜忍陰毒，好說，帝深信之，兩人愈相結，用司禮監王體乾，及李永貞石元雅徐文輔爲心腹，凡牽奏，永貞等先閱視，鈐識竊要白忠賢議可否，然後行。二年，春正月，清兵佔西平堡，王化貞棄廣密，與熊廷弼走入關。三年，夏五月，客氏魏忠賢，殺光宗選侍趙氏，幽裕妃張氏於別宮殺之，皇后數於帝前，刺客魏過失，是年后有娠，客氏以計墮之，帝用此乏嗣，又以帝郊祀日，掩殺帝所寵馮貴人，左右無敢言者，范慧妃以讒失寵，李成妃爲之乞憐，客魏知之，亦幽成妃別宮，妃預儲食物橙瓦間，半月不死，斥爲宮人。四年，夏六月，左副都御史楊漣，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，有云從來亂臣賊子，只爭一念放肆，遂至不可收拾，奈何養虎兇於肘腋間乎。秋七月，自楊漣上疏被責，廷臣益憤，交章論忠賢不法，大學士葉向高，及禮部尚書翁正春，請遣忠賢歸私第以塞謗，帝不許，未幾工部郎中萬燝疏復至，言忠賢竊竊大權，生殺予奪，在其掌握，致內廷外朝，止知有忠賢，不知有陛下，豈可一日尙留左右，忠賢得疏大怒，矯旨杖殺之，御史黃尊素上言，律例非叛逆十惡無死法，今以批評肝膽磨之忠臣，差殞於磨牙礪齒之凶豎，千載而下，史筆書之，豈不上累聖德，乞復其故官，破格賜卹，時禁中方失火，李應昇復言，部郎之杖血方醒，祝融之烈焰旋作，天譴甚明，伏冀矜恤，俱不報，葉向高以時事不可爲，乞歸已二十餘疏，至是請益力，乃命行護歸。冬十一月，削吏部侍郎陳于廷，副都御史楊漣，僉都御史左光斗籍，由是天下大權，一

歸魏忠賢矣。五年，春三月，清建都濟陽，是爲盛京。夏六月，逮前副都御史楊漣，僉都御史左光斗，給事中魏大中，御史楊化中，大僕少卿周朝瑞，陝西副使顧大章，下詔獄，尋斃之，削前吏部尚書趙南星等籍，先是獻王文言獄，詞涉趙南星李三才，及漣光斗等二十餘人，許顯純坐漣等以移宮罪，徐大化獻策於魏忠賢曰，但坐移宮，則無賊可指，若坐納楊鎬熊弼廷賄，則封疆事重，殺之更有名，忠賢以爲然，乃令顯純復鞫文言，五毒備至，使引漣等納廷弼賄，文言仰天大呼曰，世豈有貪賊楊大洪哉，至死不承，大洪者，漣別字也，顯純乃手作文言供狀，文言復張目謂曰，爾莫妄書，異時吾當與面質，顯純遂即日斃之，而具獄詞以上漣光斗各坐二萬，大中三千，化中六千，朝瑞一萬，大章四萬，餘復多所牽引，中旨，漣光斗六人，逮下詔獄，南星三才等俱削籍，下所在撫按追贓，漣光斗先後逮至，顯純非法考掠，血肉狼籍，賊不肯承，光斗私計曰，彼殺我有二法，因我不承，而酷刑以斃一也，夜半令獄卒潛殺之二也，承則當下法司，庶有見天之地，諸人然其言，俱自誣服，忠賢乃矯旨仍令顯純五日一追比，不下法司，諸人始悔失計，至七月，漣光斗大中同夕爲獄卒所斃，又陰月化中朝瑞亦斃，惟大章未死，羣小謂諸人潛斃，無以厭人心，乃移付法司定罪，布告天下，仍移錢撫司，大章曰，吾安可再入此獄，呼酒與其弟大韶決，投繯而卒，漣等被逮，祕獄中忽生黃芝，光彩燦映，及六人畢入，適成六瓣，或以爲祥，大章歎曰，芝瑞物也，而辱於此，吾輩庸有幸乎，已而果然，時以六人爲六君子。秋八月，殺前遼東經略史熊廷弼，傳首九邊，其子兆珪自刎死，姻族家俱破。冬十二月，榜東林黨人姓名示天下，御史庶承欽上言，東林自顧憲成李三才趙南星而外，如王圖高攀龍等，謂之副帥，曹于汴，楊兆京，史記事魏大中，袁化中，謂之先鋒，丁元薦沈正宗李林賀辰，謂之敢死軍人，孫丕揚鄒光稷，謂之土木魔神，宣一切榜示海內，俾奸慝無所容，忠賢大悅，悉刊黨人周示天下。六年春三月，逮前左都御史高攀龍，吏部員外郎周順昌，蘇松巡撫周起元，諭德繆昌期，御史李應昇，周宗建，黃尊素，攀龍自沉於池，順昌等俱下獄死，與前楊漣左光斗諸人，先後略同，遂與高攀龍，並稱爲後七君子，以配楊左等，共十有

三人，爲逆閹時死節之最著者云。夏閏六月，浙江巡撫潘汝楨，疏請建魏忠賢生祠於西湖，繞造木監李實，請令杭州衛百戶守祠，詔賜祠額，曰普德，勒石記功德，閣臣撰文書丹，自是諸方效尤，幾遍天下，上自宗藩下逮賈豎無不思以逢迎諂媚之端，靡啜道喪盡矣。七年，秋八月，帝崩，明史贊曰，明自嘉靖而後，綱紀日以陵夷，神宗末，廢壞極矣，雖有剛明英武之君，已難復振，而重以帝之昏庸，歸寺竊柄，濫賞淫刑，忠良慘禍，億兆離心，雖欲不亡，何可得哉，遺詔皇五弟信王由檢卽位，是爲莊烈皇帝。冬十一月，帝素稔魏忠賢惡，深息傲備，及卽位，其黨自危，楊所修楊維垣先劾崔呈秀，先以晉帝，呈秀罷歸，於是主事陸澄源錢元惡，員外史躬盛，遂交章並論忠賢，而嘉興貢生錢嘉徵，更劾忠賢十大罪，一並帝，二蔑后，三弄兵，四無二祖列宗，五克削藩封，六無聖，七濫爵，八掩邊功，九陵民，十通關節，疏上帝召忠賢，使內侍讀之，忠賢震恐喪魄，急以重寶賄信邸太監徐應元求解，應元故忠賢博徒，帝知之斥應元，安置忠賢於鳳陽，榜其罪示天下，尋命錦衣衛逮治，忠賢行至阜城門，聞之，與其黨李朝欽偕縊死，乃磔屍，懸首河間，呈秀聞忠賢死，亦縊死，明年追戮其屍。免天啓時逮死諸臣贖、釋其家屬。十二月，客氏及魏良卿侯國興等伏誅，先是熹宗崩，客氏出外宅，及是，詔赴浩衣局掠死，籍其家，良卿與國興客光先等，皆棄市，方客氏之籍也，於其家得宮女八人，蓋將效呂不韋所爲，帝大怒，命悉笞殺之。

莊烈帝，崇禎元年，春三月，贈卹冤陷諸臣，諸忤逆璫逮死，若楊漣左光斗周順昌等，皆贈卹有差，旣而都元標，馮從吾，高攀龍諸人，亦俱贈卹。秋七月，閩故多海盜，鄭芝龍尤猖獗，然嘗敗官不追，獲將士不殺，當事者遣使撫諭，遂降，令福建巡撫熊文燦至，善遇之，使爲己用，芝龍先後擊殺竄盜李魁奇鍾斌等，擢授遊擊，後又平巨寇劉香，海氛漸息，芝龍等擢副總兵，數以海利交通權要，錢以貴顯。二年，春二月，詔定魏忠賢逆案，閣臣韓爌等，不欲廣搜樹怨，列上者少，帝不釋，令以贊導權傾頤美陷附爲目，因曰，忠賢一內豎耳，苟非外廷助虐，何遽至此，且內廷同惡者亦當入，熹等以不知內侍爲對，帝曰豈不知，特畏任怨耳，聞日召入便殿，案有布囊，盛章

奏甚夥，指之曰此皆奸黨頌疏，可案名悉入，燬等知帝意不可回，乃曰，障等職在調旨，三尺法非所習，帝召吏部尚書王永光問之，以不習刑名對，乃詔刑部尚書喬允升，左都御史曹于汴同審定，於是案所雜列，幾無脫遺，至是上之，帝親裁定，自魏忠賢客氏，依謀反大逆律磔死外，以六等定罪，曰首逆同謀，崔呈秀及魏良卿侯國興等六人，俱立斬，交結內侍劉志選梁夢環倪文煥許顯純等十九人俱斬，秋後處決，曰交結內侍次等，魏廣微周應秋閔賜楊維垣等十一人，及逆孽魏志德等三十五人。俱充軍，曰昭附擁戴，太監李實等十五人，亦俱充軍，曰交結近侍又次等願乘謙馮銓，王紹徽等一百二十八人，俱坐徒三年，贖爲民，曰交結近侍減等黃立極等四十四人，俱革職閒住，又於諸人姓名下，各註所犯，刊布中外知之，方案初定，張瑞圖來宗通及賈繼春皆不與，帝召見閣臣及允升于汴於平臺詣之，閣臣等以瑞圖宗通無實狀對，帝曰瑞圖工書，爲忠實所愛，宗通爲崔呈秀父請卹典，中有在天之靈語，非實狀耶，又問繼春，對曰繼春雖反覆，然持論亦有可取，帝曰惟反覆故爲真小人，三人遂俱論徒。冬十一月清兵佔遵化，山海關總兵官趙率教入援戰死，全軍覆沒，巡撫王元雅，及保定推官李獻明，永平推官何天球，遵化知縣徐澤，前任知縣武起潛，遷城拒守，城破皆死之。清兵越薊州而西，經三河擊走宣大援兵，遂佔順義，進軍薄京城，總兵官滿桂督師袁崇煥先後入援。十二月，下督師袁崇煥於獄，總兵官祖大壽擁兵奔出關。清兵薄永定門，武經略滿桂，及總兵官孫祖壽，俱戰歿，京師大震。時帝不視朝，傳旨辦布裘八百，中官競獻馬騾，又令百官進馬，順天府尹劉宗周曰，是必有以遷幸動上者，乃疏言國勢強弱，視人心安危，乞延見百僚，諭以固守，外無他計，俯伏待報，自晨迄暮，中官傳旨乃退。三年，春正月，兵部侍郎劉之綸，帥兵至遵化，清兵以三萬騎迎戰，兵交，之綸發火礮，頗有所擊傷，再發砲炸，軍亂，左右諸結陣徐退，之綸慨然曰，吾受天子厚恩，誓捐軀以報，戰不捷死耳，敵言退者斬，乃再戰，自辰至酉，士卒死力鬪，矢盡，短兵接，之綸知不可爲，大呼曰死死，負天子恩，解佩印付家人曰，持此歸報朝廷，俄身佩兩矢，遂死，全軍盡沒，時馬世龍等在薊州，竟擁兵不救。夏五月，清復遣書議和，

遂旋師，取道冷口而歸，孫承宗始復四城，先取澤州，尋復潞安，遂入永平復遼化。六月，流賊陷府谷，總兵楊鶴遣官四出招賊，於是王虎小紅娘、一丈青、掠地虎、混江龍，並就撫，給免死牌，安置延綏河曲間，雖不焚殺，而淫掠如故，又有神一元，不沾泥，可天飛郝臨恭，紅軍友，點燈子，李老柴，混天猴，獨行狼諸賊，所在蕩起，官軍東西奔擊，旋撲旋熾，終莫能盡，而延安賊張獻忠，亦聚衆據十八寨，稱八大王，已而降賊王左掛，謀以綏德叛，巡撫洪承疇誅之，尋又與文煥擊破獻忠於清澗，獻忠遁去。四年，秋九月，御史謝三賓，及巡按御史吳甦，劾楊鶴主撫誤國，逮下獄戍袁州，以洪承疇總督三邊軍務。五年秋九月，流賊連陷山西州縣，分其衆爲三，闔正虎據交城，窺太原，邢紅娘，上天龍，據吳城，窺汾州，紫金梁，張獻忠突沁州武鄉，陷慈州。六年，秋七月，清兵侵旅順，孔有德，耿仲明，怒總兵官黃龍濤擊，必欲報之，會鳴綠江有警，龍遣水師往援，旅順空虛，有德遂導清兵襲其城，龍數戰皆敗，火藥矢石俱盡，自刎死，廣鹿島副將尚可喜，故與龍相犄角，龍既死，降於清。七年，秋七月，清兵入上方堡，至宣府，京師戒嚴。冬十一月，賊聚陝西，至二十餘萬，高迎祥李自成，驟鞏昌平涼臨洮鳳翔諸府，數十州縣，敗賀人龍張天禮軍，殺固原道陸夢龍，圍隴州四十餘日，洪承疇檄總兵左光先與人龍合擊，大破之，會朝廷命豫楚晉蜀兵四道入陝，迎祥自成，遂竄入終南山，己而東出，陷靈寶汜水登陽，時左良玉扼新安瀉池，坐甲自保，而賊傳其且至，乃移壁梅水，漆水間，良玉實不至也。八年，春正月，詔洪承疇出澗關討賊，賊聞承疇出關，大會於恭陽，老獬獬，曹操，革裏眼，左金王，改世王，射塌天，橫天王，混十萬，過天星，九條龍，順天王，及高迎祥，張獻忠，共十三家，七十二營，議敵官軍，未決，李自成進曰，匹夫猶奮，況十萬衆乎，官兵無能爲也，宜分定所向，利鈍聽之天，皆曰善，乃議革裏眼左金王，常川湖兵，橫天王混十萬，當陝兵，過天星扼河上綴河南兵，迎祥獻忠及自成略東方，老獬獬九條龍，往來策應，陝兵銳，益以射塌天，改世王，所破城邑，子女玉帛惟均，衆如自成言，始迎祥與獻忠，並起比肩，而自成乃迎祥支黨，及是遂相讎，與俱東

掠，江北兵單弱，霍邱先陷，潁川繼之，知州尹夢鼂，通判趙士寬皆拒賊不敵，投水死，致仕尙書張鶴鳴，及其弟副使鶴騰，子大同一門皆死，其他官紳士庶死難者，共一百三人，城中婦人殉節者，二十七人，烈女八人，一時忠烈稱獨盛，城破後，亦無一人向賊乞憐者，賊怒，遂屠之。九年，夏四月，皇太極，建國號曰大清。秋七月，清兵犯喜峯口，由間道至昌平，連陷畿內州縣。陝西巡撫孫傳庭，代洪承疇爲巡撫，銳意滅賊，賊首聶齊王據尚雄，傅崖撤副將羅尙文擊斬之，又督賀人龍等擒迎祥於黑水峪，獻俘闕下，磔死，賊黨乃共推李自成爲闕王。八月清兵東歸。十年，春二月，先是清往朝鮮，攻克義州，渡嘉山江，進薄平壤，朝鮮空城遁去，闕王李倬遣使請受盟，因許之，既而朝鮮背約，皇太極親統大軍攻之，長驅直入，遂克王城，闕王李倬，逃於南漢山城，清軍圍之，其妻子羣臣，盡被俘獲，已而漢江口濱海之地，及江華島城，復爲清兵奪取，倥勢窮蹙，乃上明所給勅印，奉表出降。冬十月，李自成犯四川，進逼成都，末幾洪承疇督曹變蛟來援，自成乃由洮州入番地，官軍轉戰千里，不解甲者二十七日，自成引殘卒竄入岷地，及西河禮縣山中。十一年，秋九月，清兵犯塞，入抵牛關山，總監高起潛兵敗，遂由盧溝橋趨良鄉，佔畿輔城四十有八，前大學士高陽孫承宗，一門殉節死，又自德州渡河，佔山東州縣十有六，執德王由樞，布政使張乘文死之。洪承疇大破李自成於濟關，自成妻女俱失，從十八騎遁商洛。十三年，秋九月，李自成走鄧均，遂入河南，僭民從自成者數萬，遂自甯陽出攻宜陽，殺知縣唐啓泰，移攻永甯，殺知縣武大烈，攻陷偃師，知縣徐日泰罵賊死，自成於是勢大熾。十五年，春二月，清兵佔松山，巡撫邱民仰，總兵官曹變蛟等死之，洪承疇與總兵祖大樂皆降，遂佔錦州。秋九月，李自成決河灌開封，河水自北門入，貫東南門出，奔聲如雷，城中百萬戶皆蕩盡，得脫者惟周王妃，世子及撫按以下，不及二萬人，賊亦漂沒萬餘。十六年，春正月，李自成初無遠圖，所得城邑，輒焚燬棄去，及灌開封敗秦軍，羣賊咸附，乃脅崇王由禧，使從軍陷荊襄諸郡，殺湖陰王儼鈔，遂犯承天，焚獻陵，陵中有聲，震動山谷，自成懼而止，巡撫宋一鶴，總兵錢中選，留守孫壽崇，副使張鳳翥，知府王

獲，鍾祥令蕭漢等皆死之，徇下旁近州縣，自號順天倡義大元帥。稱羅汝才代天撫民威德大將軍，夏四月，潯兵北還。五月，張燾忠陷武昌，沉楚王華奎於江，前文淵閣大學士賀逢聖等死之。秋八月，張獻忠陷湖南諸郡，左良玉遂復武昌。冬十月，李自成寇潼關，總督孫傳庭死之，遂陷西安延安諸郡，於是三邊皆沒。十七年，清始祖章帝順治元年，是年三月，流賊陷京師，五月，福王由棖稱帝於南京，以明年爲弘光元年，春正月，李自成僭號於西安，國號順，改元永昌，是日大風霾，黃霧四塞，有邸從周者，都司吏也，長不滿三尺，素懷義憤，伺自成出，乘醉直至其前，戰其手罵曰，若一貧賤細民，今妄據王府，僭稱偽號，逆天背理，吾見汝屍之萬段也，自成大怒，立斫殺之。二月，李自成渡河，連破蒲州汾州；遂陷太原，執晉王求桂，巡撫蔡懋德等死之，遂連陷黎城，臨晉，潞安，執藩世子，進攻代州，總兵周遇吉力拒，食盡，退守甯武，賊遂抵固關，分兵趨真定，檄總督徐禔降，標斬其使，率衆拒守，真定知府邱茂華，與中軍謝加福害之，以城降，賊攻彰德，趙王常洪亦降。李自成陷甯武關，總兵官周遇吉，力戰死之，初遇吉駐代州，遇城固守，食盡，退守甯武，賊踵至，大呼五日不降即屠，遇吉發大礮，殺賊萬人，穀伏城中，誘賊入，復殺數千人，城毀復完者再，自成悉力攻破之，遇吉巷戰，徒步跳盪，手殺數十人，矢集如蟬毛，被執罵賊死，城中市民降者，自成集衆計曰，此去歷大同，陽和，宣府，居庸，皆有重兵，倘盡如甯武奈何，不如且還，俟再舉，而大同總兵姜瓖，宣府總兵王承允，降表相繼至，自成大笑，遂長驅而東。三月，李自成犯居庸，守將唐通，太監杜之秩以關降。京師陷，帝崩於煤山，先是杜勳既叱出，曹化淳等復繩之下城，勳顧謂曰，吾輩當貴固在此也，及日晡，化淳遂啓義門，賊盡入，帝出宮，登煤山，望見烽火徹天，歎息曰，苦我民耳，徘徊久之還宮，命分送太子永定二王於周奎田宏遇第，以劍斫長平公主，歎曰，汝何故生我家，趨皇后自盡，后即承旨自經，又所殺妃嬪數人，翌日味爽，內城亦陷，鳴鐘集百官，無至者，帝乃復登煤山，書衣襟爲遺詔曰，朕涼德藐躬，上干天咎，致逆賊直逼京城，皆諸臣誤朕，朕死無面目見祖宗，自去冠冕，以髮覆面，任賊分裂，無傷百姓一人，以帛自縊。

於山亭，遂崩，太監王承恩益於側，李自成罷笠履衣，乘烏駝馬，入承天門，僞丞相牛金星，尙書宋企郊等，騎而從登皇極殿，下令大索帝后，期百官三日朝見，已知帝后崩，自成命以宮扉載出，盛柳棺置東華門外，百姓過者皆掩泣，尋遷殯昌平州，州之士民，率錢募夫葬之田妃墓內，斬蓬覆而封之，一切簡率，時羣臣殉難者，文臣則大學士范景文，尙書倪元璐，左都御史李邦華，協理京營兵部侍郎王家彥，刑部右侍郎孟兆祥，左副都御史施邦曜，大理寺卿凌義渠，太常少卿吳麟徵，右庶子周鳳翔，左諭德馬世奇，左中允劉理順，檢討汪偉，太僕寺丞申佳胤，給事中吳甘來，御史王章，陳良謨，陳純德，趙謙，兵部郎中成德，郎中周之茂，吏部員外郎許直，兵部員外郎金鉉，員外郎雷丞烈，中書宋天顯，光祿寺署丞于騰雲，兵馬司指揮姚成，知州馬象乾，凡數十人，勳戚則宣城伯衛時春，惠安伯張慶臻，新城侯王國興，新樂侯劉文炳，駙馬都尉蒙永固，及錦衣衛指揮同知李若珪，千戶高文采等，皆同時死，越三日已酉昧爽，成國公朱純臣，大學士魏藻德，陳演等，率百官入賀，演首勸進，自成不許，大改官制，召見朝官，以大僚多誤國，槩囚繫之，庶官則或用或否，繫純臣藻德演及諸勳戚大臣等，悉付劉宗敏，營拷掠，責賂賂，至灼肉折脛，備諸慘毒，金星輒殺之，是歲畿內府州縣俱降，山東河南亦多附，自成謂真得天命，令牛金星等撰登極儀，亂吉日，及自成升座，忽若有神人擊之者，座下龍爪鬣俱動，自成恐，頭下，鑄金覆，及永昌錢，皆不就，聞山海關吳三桂兵起，益大沮喪，謀歸西安。夏四月，初吳三桂奉詔入援，至山海關，聞京師陷，猶豫不進，自成執其父襄，令作書詔之，三桂欲降，至灤州，聞愛姬陳沅，被劉宗敏掠去，憤甚，疾歸山海，襲破賊將，自成怒，親領部賊十餘萬，執吳襄於軍，東攻山海關，以別將從一片石，越關外，三桂懼，降於清，求共討賊，破之，自成奔永平，清軍追之，三桂先驅至永平，自成殺吳襄，走遼京師，乃悉鎗所拷索金，及宮中奢藏器皿，鑄爲餅，每餅千金，約數萬餅，羸馬載歸西安，二十九日，僭帝號於武英殿，追尊七代，皆爲帝后，立裴高氏爲皇后，自成被冠冕，列仗受朝，金星代行郊天禮，是夕焚宮殿，及九門城樓，詰旦，挾太子二王西走，而使僞將軍左光先，谷可

成爲後衛。五月李自成既西奔，清軍所至，諭以定亂安民，共享太平之意，百姓竄匿山谷者，悉還鄉里，迎降恐後，遂整兵入京師，故明諸臣，迎於五里外，下令安輯百姓，民間安堵如故，命以禮改葬崇禎帝后，建碑享殿廡，悉如典制，並葬帝妃袁氏兩公主，及熹宗后張氏，神宗妃劉氏，皆如禮，令臣民服喪三日，尋議加諡曰莊烈愍皇帝，陵曰思陵，明史贊曰，帝承神憲之後，慨然有爲，沈機獨斷，刈除奸逆，天下想望治平，惜乎大勢已傾，積習難挽，在廷則門戶糾紛，疆場則將驕卒惰，兵荒西告，流寇蔓延，遂至潰爛而莫可救，可謂不幸也已，然在位十有七年，不遑聲色，憂勤惕厲，殫心治理，而用非其人，益以愼事，乃復信任宦官，布列要地，舉措失當，制置乖方，祚訖運移，身罹禍變，豈非氣數使然哉。明張慎言曰，國虛無人，議禍王由崧，即大位，兵部尙書史可法曰，太子存亡未卜，倘南來若何，劉孔昭曰，今日既定，誰敢復更，可法曰，徐之，又明日王監國於南京。明福王稱帝於南京，以史可法督師江北，召馬士英入閣辦事，可法陞辭，請以總兵劉肇基，于永綬，李棲鳳，卜從善，金聲桓等隨征，從之。秋八月張獻忠陷成都，明蜀王至澍，及巡撫都御史龍文光，巡按御史劉之勃等死之。九月明史可法遣諸將分守要地，高傑移駐徐州。冬十月，清兵西討李自成，分兵下江南，先是清辟親王多爾袞令南來副將韓拱薇，參將陳萬春等，齎書致史可法，可法旋遣人答書，至是山西山東郡縣，已次第撫定，清乃命英親王阿濟格爲靖遠大將軍，帥師西討李自成，豫親王多鐸，定國大將軍帥師下江南。十一月，張獻忠既有全蜀，遂僭號大西國王，僞稱大順元年，將卒以殺人多少叙功，共殺男女六千萬有奇，會諸郡義兵並起，獻忠憤怒，誅殺益毒，川中人迹殆絕，列城內至雞樹成拱云。後二年獻忠盡焚成都宮室，率衆出川北，又欲盡殺川兵，僞將劉進忠，率兵一軍盡逃，會清兵至漢中，進忠降，乞爲嚮導，至鹽亭界，大霧，獻忠馳行，猝遇清兵，中矢墜馬，蒲伏稊薪下禽出斬之。明史可法帥師進次清江浦，上疏請頒討賊詔，有云夫庶民之家，父兄被殺，尙思穴胸斷脛，得而甘心，況在朝廷，顧可漠然，臣恐恢復無期，即偏安亦未可保也，今宜速發討賊之詔，責臣與諸鎮，悉簡精銳，直指秦關，庶海內忠臣義士，聞而感

憤云。福王由崧弘光元年，春正月，明史可法爲督師，行不張蓋，食不重味，夏不裘，冬不裘，寢不解衣，年四十餘無子，其妻欲置妾，太息曰，王事方殷，敢爲兒女計乎；在軍中絕飲，除夕遺文牒，至夜半倦，索酒，殺肉分給將士已盡，乃取鹽鼓下之，思先帝，泫然淚下，凭几臥，比明將士集轅門外，門不啟，左右遙語其故，知府任民育曰，相公此夕臥，不易得也，令鼓人仍擊四鼓，可法寤，怒曰，誰犯吾令，左右述民育意乃免。清兵克西安，李自成已焚宮室，由龍駒寨走武岡，入襄陽，復走武昌，清兵兩道追躡，蹙之於鄧州，承天德安武昌等處，窮追至賊巢，連破走之。自成至湖廣，衆尙五十餘萬，尋爲清兵所迫，部衆多降，或逃散，自成走延壽蒲圻至通城，竄於九宮山，率二十騎略食山中，爲村民所困，自縊死，或曰陷泥淖中，村民擊之。腦中組死。夏四月，清兵克揚州，明督師兵部尙書兼大學士史可法，就執大呼曰，我史督師也，乃殺之。五月，清兵渡江，南京大震，明福王出奔太平。清兵至蕪湖，明總兵田雄劫福王由崧以降，靖國公黃得功死之，明亡。

通鑑紀要卷二十三

附清

起順治元年甲申，至宣統三年辛亥，凡十帝，共二百六十八年

世祖章皇帝，愛新覺羅氏，名福臨，其祖努爾哈齊，起於長白山，徙都遼陽，即盛京，傳位其子皇太極，改元天聰，天聰十二年，改爲崇德元年，國號大清，帝爲皇太極，第九子，皇太極殂，帝立，以明年爲順治元年，卽明莊烈帝崇禎十七年，春三月，李自成陷京師，莊烈帝崩於煤山，時帝甫六歲，鄭親王濟爾哈朗，睿親王多爾袞輔政，冬十月，帝親詣南郊，告祭天地，卽皇帝位。二年，夏六月，清兵克杭州，故明唐王聿鍵奔福建。故明兵部尙書張國維，以魯王以海稱監國於紹興，樹木城於緣江要害，聯合諸營，爲持久計。閏六月，故明禮部尙書黃道周等，以唐王聿鍵，稱號於福州。三年，夏六月，清兵克紹興，魯王以海道入海。秋八月。唐王聿鍵奔汀州，清兵克延平。清兵至汀州，獲唐王聿鍵死之，閩地悉平。鄭芝龍自安平奉表來降，其子成功不從，芝龍既入朝，成功與鄭鴻遠鄭彩等，各率所部叛入海。冬十一月，故明兵部尙書丁魁楚，兵部侍郎瞿式耜等，以桂王由榔，稱號於肇慶，改年永曆。故明大學士蘇觀生等，以唐王聿錡稱號於廣州。十二月，清兵克廣州，獲唐王聿錡，饋之食不受，曰我若飲汝一勺水，何以見先人地下，授纆而絕，廣東平。桂王由榔奔梧州。四年，春正月，清兵克肇慶，桂王由榔奔桂林。二月桂王由榔奔全州。秋八月，清兵克武岡，桂王由榔奔柳州。九月，桂王由榔奔象州。冬十二月，桂王由榔還桂林。五年。春正月，魯王以海，遁居瓊琦島。六年，春正月，清兵至湘潭，桂王由榔督師大學士定與侯騰蛟死之。七年，春正月，清兵克韶州。桂王由榔奔梧州。冬十一月，清兵克桂林，桂王由榔留守太學士臨桂伯瞿式耜等死之。十二月，攝政睿親王多爾袞，卒於喀喇城。詔襲儀悉用帝禮。桂王由榔奔南寧。八年，春正月，帝始親政，御太和殿。秋八月，清兵

至舟山，魯王以海遁入海。冬十一月，魯王以海舟次巖頭，鄭成功移之金門，禮待頗恭，以海既失其衆，乃自去監國號，遣使間道奉表於桂王由榔，久之，張名振亦卒，功成事以海益懈，以海積不能平，將往南澳，成功使人沉之海中。九年，春二月，孫可望逃桂王由榔於安隆所。夏五月，大學士洪承疇，以母喪請終制，帝以院務事繁，費理需人，命照舊入直，私居持服。十年，春二月，李定國自湖南遁走廣西，三月，清兵擊敗孫可望於寶慶。秋八月，以太宗第十四女和碩公主，下嫁平西王吳三桂子應熊。十三年，春二月，李定國走安隆，以桂王由榔奔雲南。十四年，秋九月，孫可望以兵攻桂王由榔於雲南，與李定國戰，可望敗走降清。十五年，秋九月，始設中和殿，保和殿，文華殿，武英殿，文淵閣東閣大學士。十六年，冬十月，經略洪承疇，以疾乞休，特准解任回京調理。十七年，夏六月，以和碩承澤親王碩塞女，爲和碩公主，下嫁平南王尚可喜子之隆。十八年，春正月，帝崩，帝幼年臨朝，權歸攝政王，及長惑於董鄂妃，或曰，董死，帝遂有厭世之心，出家五台山，皇太子玄暉卽位，是爲聖祖。冬十二月，清兵至緬甸，平西大將軍平西王吳三桂，定西將軍內大臣公愛星阿等，帥師征緬，兩路進兵，緬酋懼，遣數十人執桂王由榔，獻之於軍前，由榔死於雲南，李定國走死狂獵。

聖祖仁皇帝，康熙元年，春正月，平南王尚可喜奏肅國隆劫掠廣肇二府，遣兵水陸進勦，平武定屯等十三處，肅國隆窮迫焚巢，投水身死，擒殺黨羽一千五百餘人，廣肇地方悉平。夏五月，諭禮部，平西王吳三桂，鎮守秦蜀，綏輯滇黔，撫順剿逆，懋著勳勞，永歷朱由榔以明室遺族，煽集黨羽，竊據一隅，屢煩王師，該王奉命統領滿漢大兵，直抵緬甸，擒永歷及其眷屬，又降鞏昌王白文選，運籌謀略，調度有方，遂使國威遠播，功莫大焉，著進封爲親王。靖南王耿繼茂奏鄭成功，因其子鄭錦爲各鎮所擁立，統兵抗拒，鄭成功不勝忿怒，驟發頑狂，殺齒身死。二年，秋八月，禮部遵旨議覆鄉會考試，停止八股文，改用策論表判，頭場策五篇，二場論二篇，表一篇，判五道，以甲辰科爲始，從之。四年，春三月，予故原任經略武英殿大學士洪承疇祭葬，監文襄。復鄉會試三場舊制，仍用八股

文取士。六年，夏五月，諭吏部等衙門，民爲邦本，必使家給人足，安生樂業，方可稱太平之治，近聞直隸各省，民多失所，疾苦顛連，深可憫念，或係官吏貪酷，戕削窮黎，抑或法制未便，致民失業，果何道以遂其生耶，一切民生利病，應興應革，爾內外各衙門，大小文武等官，念切民依，其各抒所見勿隱。十年，春正月，靖南王耿繼茂，奏，舊疾日劇，臣長子耿精忠，侍從多年，在臣軍前，閱歷又經四載，儘堪報効，祈恩賜管理軍務，奉旨准耿精忠暫管軍務，旋襲王爵。冬十一月，平南王尚可喜，以疾奏請其子之信回粵，暫管軍務，從之。十一年夏六月，頒聖諭十六條，曰敦孝弟以重人倫，曰篤宗族以昭雍睦，曰和鄉黨以息爭訟，曰重農業以足衣食，曰尚節儉以惜財用，曰隆學校以端士習，曰黜異端以崇正學，曰講法律以儆愚頑，曰明禮讓以厚風俗，曰務本業以定民志，曰訓子弟以禁非爲，曰息誣告以全善良，曰誠竊逃以免株連，曰完錢糧以省催科，曰肅保甲以弭盜賊，曰解讎忿以全性命。十二年，秋八月，諭兵部，茲因地方底定，平西王吳三桂，平南王尚可喜，靖南王耿精忠，各具奏請撤安插，已允所請，令其撤移前來，地方應行事務，及兵馬機宜，必籌畫周詳，乃爲善後之策，應各遣大臣一員前往會同該藩，及總督巡撫提督商確，作何布置官兵，防守地方，並照管該藩起行，應差官員職名，開列具奏。命戶部侍郎達都，會同盛京戶部侍郎，奉天府府尹蔡若安插三藩地方。十一月，四川湖廣總督蔡毓榮奏，吳三桂殺巡撫朱國治，發兵反，移檄遠近，自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，以明年甲寅爲周王元年。停撤平南靖南二藩，召梁清標陳一柄獄。十三年，春三月，耿精忠據福建反，命大臣希爾根，爲定南將軍，禮部尚書哈爾哈齊副之，帥師赴江西討耿精忠。夏四月，平南王尚可喜奏，臣叅子中，惟次子都統尙之孝，律已端慎，馭下寬厚，可繼臣職，至軍機事宜，臣雖衰老，尙能指揮調度，斷不至有誤封疆，得旨尙之孝襲平南王。十五年，冬十月，平南親王尚可喜卒，奏旨恩卹。十六年，秋七月，吳三桂所屬將軍七人，率衆三萬，至宜章犯樂昌，又分兵犯南安。英人謀於廈門建設商館，未許而止。十七年，秋八月，揚威大將軍簡親王喇布奏，吳三桂初病中風，啞膈，有犬登其案而坐，因病甚，口不能張，且

下荆，於本月十一日遂死，賊黨閉衡州城門，潛調僞將軍胡國柱馬賓等於永興諸處，取吳三桂孫於雲南，越四日胡國柱等自永興至衡州，始啟城門通行旅。諭吳三桂已死，渠魁既殞，賊必內變，諸路將軍，宜乘時各統大兵分路進剿，克復疆圉。十九年，秋八月，上諭，平南王尚可喜航海歸誠，效力行間，鎮守粵東，著有勞績，及吳逆叛，堅守臣節，不肯從逆，爲逆子尙之信所迫，憤恨殞命，朕每念及之，深爲憫惻，其妻舒氏胡氏，從寬免死，並免籍沒，尙之孝，尙之璋，尙之隆等，俱從寬免，革職加責，尙之信不忠不孝，罪大惡極，法應立斬，姑念曾授親王，從寬賜死，其餘逆黨，尙之節，李天楨等，悉按律正法。二十年，春二月，上曰，爲政之道，當知大體，小聰小察，不足爲多，且人貴始終一節，尙其勉之。上以逆賊尙之信，在廣東令其部人私充鹽商，據津口，立總店，遊賊耿精忠在福建橫征鹽課，擅設報船，苛派夫驛，勒索銀米，久爲民害，該部檄各將撫悉革除之，又以吳三桂在雲南，藩下官兵，侵占民田，命該督撫事平之曰，察出給還小民。二十一年，春正月，得旨耿精忠革去王爵，著即凌遲處死，其子耿顯祚，革去散秩大臣，著即處斬。三月，諭戶部，自逆賊吳三桂倡亂滇南，多方煽動，軍興八載，中外騷擾，仰賴祖宗在天之靈，默垂眷佑，殄滅兇渠，民生乂安，疆宇底定，特行徧祀山陵之禮，用告成功。二十三年，秋九月，帝南巡。冬十一月還京師。二十六年，夏四月，諭吏部，朕聽政有年，見人或自恃有才，輒專恣行事者，思之可畏，朕意必才德兼優者爲佳，若止才優於德，終無補於治理耳。五月，建孔子廟碑，上親製文，系以辭曰，遐哉三五，維辟之式，於皇尼山，師道允植，天畀木鐸，學彼羣生，百行以正，六籍以明，賢邁唐虞，聖則河洛，綏和動衆，文博禮約，風衰雖歎，麟德咸祥，學昌洙泗，統歸素王，炎漢崇儒，少牢用饗，厥後賢君，高山是仰，予懷至聖，蒞彼東方，音徵云邁，道德彌光，鬱鬱登林，峨峨祠殿，企慕安窮，滌盪如見，泰岱匪高，東海匪深，敬仰懿軌，終古是欽。建孟子廟碑，上親製文，其詩曰，尼聖既往，邇矣音徵，後百餘歲，聖緒浸微，尙異實繁，楊震兢懼，陷溺之禍，酷於昏墊，惟子與氏，距誠放淫，以承先聖，以正人心，述堯稱舜，私淑孔子，正學修明，百世

以俟，不有是者，斯道孰傳；宇宙晦霧，萬物狂悞；我讀其書，曰仁曰義，遺澤未溲，聞風可企，嶽嶽亞聖，巖巖泰山，功邁禹稷，德參孔顏，刻石茲文，於祠之下，誦烈揚休，用告來者。二十八年，春正月，帝南巡。三月還京師。二十九年，夏五月，張玉書以兵部尙書，授文華殿大學士，兼戶部尙書。三十一年春三月，予故原任文華殿大學士馮溥，謚文敏，溥好賢禮士，嘗築萬柳堂於京師，暇則與賓客觴詠其中，風流文采，當世誦之。三十二年，夏六月，兵部尙書，武英殿大學士，李天馥丁母憂，命回籍守制。三十五年，秋九月，帝巡幸北塞，經理軍務。冬十二月，帝還京師。三十六年，春二月，帝親征噶爾丹，師次昌平州；三月，帝至甯夏。夏四月，帝泊舟布古圖，大將軍費揚古以噶爾丹飲藥自盡聞，乃班師。五月，還京師。秋八月，帝巡幸塞外，九月駐蹕汗特木爾達巴漢地方，厄魯特台吉丹濟拉至，帝屏左右見之，語良久，丹濟拉出，驚謂諸大臣曰，我乃叛逆罪人，窮困來歸，帝乃待之不疑，令我誠心感戴，不敢有二心矣，帝還京師。三十八年，冬十月，武英殿大學士李天馥卒，予謚文定，天馥居相位，海內又安，持大體，不求赫赫名，一時以德量推之。四十四年，春二月，帝南巡，三月，渡黃河，幸揚州蘇州松江。夏四月，駐杭州回鑾，駐江甯。閏四月，過景州，還京師。冬十一月，以李光地爲文淵閣大學士。四十六年，春正月，帝南巡，幸江南。夏五月，還京師。四十七年，夏六月，初浙江巡撫奏，擒獲大嵐山賊，供出朱三太子，及其子等，遣侍郎穆丹往審，旋山東巡撫辜獲朱三父子，解往浙江，至是朱三及其黨並立斬，妻子發往嶺古塔。秋九月，下詔廢皇子胤礽，歷舉罪狀，宣示中外。四十八年，春三月，復立皇太子胤礽，遣官告祭天地宗廟社稷。五十年，春二月，巡撫潘宗洛請訓，帝諭今天下太平無事，以不生事爲貴，與一利卽生一弊，古人云，多事不如少事，卽此意也。夏五月，文華殿大學士張玉書卒，予謚文貞，玉書嘗進講乾清宮，帝問理學之名，始於宋否，玉書奏，道理自在人心，宋儒講辨加詳耳，帝曰，日用常行，無非此理，自有理學名目，彼此辨論，而言行不符者甚多，若人居講學名，而行事允合，此卽真理學也。五十一年，春二月，升宋儒朱熹，配享孔廟，位於大成殿十哲之次。冬十

月，諭諸王，貝勒子大臣等，胤祜乖戾未除，大失人心，不可付託，將胤祜仍行廢黜禁錮。五十四年，冬十一月，以宋儒范仲淹從祀孔廟。五十六年，春正月，以御筵周易折中，頒賜羣臣。五十九年，春正月，諸王大臣奏，皇上御極六十年，請行慶賀典禮，帝諭現在酉陞用兵，軍民勞苦，去歲正月朔日食，今年七月朔又值日食，海洋颶風，飄泊官兵船隻，山左東三府水發被淹，黎民飢饉，淮黃水大，僅能搶護，人心風俗未盡醇，官箴政事未盡理，此正君臣孜孜求治之時，慶賀之事著停止。六十一年，冬十一月，帝崩，帝爲有清仁明之君，內用文臣，先定法度，外削三藩，征俄伐蒙，寬洪海量，惟晚年易儲一事，不免措置失當，傳位於四子胤禛，或曰聖祖赴南苑行獵，會有疾，回駐暢春園，彌留，遺詔傳位於四子胤禛，而帝矯詔改十爲子，遂即帝位，是爲世宗。

世宗憲皇帝，雍正元年，春正月，頒諭旨十一道，訓飭督撫提督以下文武各官。二月張鵬詔以吏部尙書授文華殿大學士。三月，封川陝總督年羹堯爲三等公。夏六月，加封孔子先世俱爲王爵。二年，春二月，帝以聖祖仁皇帝御製上諭十六條，頒行日久，慮民或怠，乃復尋釋其義，推行其文，共得萬言，名曰聖諭廣訓，並製序文，刊刻成篇，頒行天下。夏六月，設立井田法，將內務府退出餘地，及戶部所收官地內撥一部，共三百四十一頃，制爲井田，挑選無產旗民耕種，一夫授田百畝，外八分爲私田，中百畝爲公田，共力同養公田。三年，秋九月，朱軾授文華殿大學士，仍兼吏部尙書。冬十二月，議政大臣奏，年羹堯反逆不道，欺罔貪殘，罪迹昭彰，彈章交至，議將其罪案列款陳之，凡大逆之罪五，欺罔之罪九，僭越之罪十六，專擅之罪六，貪黷之罪十八，侵蝕之罪十五，忍殘之罪四，凡九十二大罪，請立正典刑，以彰國法，奉旨著交步軍統領阿齊圖，令其自裁，其父年遐齡兄弟希堯，革職免罪，其子年富立斬，其餘十五歲以上之子，發往廣西雲貴極邊煙瘴地方充軍，族中有候補文武官者，俱革職，其嫡親子孫，將來長至十五歲者。皆陸續照例發遣，永不赦回，亦不許爲官，有匿養年羹堯子孫者，以黨附叛逆例治罪。刑部等衙門議奏，妄作西征隨筆之汪景祺，照大不敬律，擬斬立決，得旨汪景祺作詩譏諷聖祖仁皇帝，大逆不道，著立斬梟示。

其妻子發往黑龍江，與竊披甲之人爲奴，其期服之親兄弟親姪，俱著革職，發遣寧古塔，其五族以內之族人，現在及候選候補者，俱查出一革職，令伊本籍地方官約束，不許出境。四年，春二月，命張廷玉爲文淵閣大學士，仍管戶部事。秋九月，禮部侍郎查嗣庭，以所作日記有悖亂語，革職拿問，交三法司嚴審定擬，旋嗣庭在獄病故，仍戮尸梟示，其子坐死，家屬流放。五年，冬十月，順承郡王錫保等違旨密奏隆科多罪案，帝諭曰，隆科多所犯四十款，實不容誅，但皇考升遐之日，召朕之兄弟，及隆科多入見，面降諭旨，以大統付朕，是大臣之內承旨者，惟隆科多一人，今因罪誅戮，雖於國法允當，而朕心則有所不忍，隆科多免其正法，於暢春園外附近空地，造屋三間，永遠禁錮。六年，夏六月，宗人府議奏誠親王允祉，身爲親王，惟利是視，將國家政事，置之度外，在御前喝責王大臣等，毫無巨禮，應革去王爵，禁錮私第，得旨，朕惟此一兄，免其褫爵拘禁，降封郡王。七年，秋七月，諭內閣順承郡王錫保奏，在軍前効力之陸生榜通鑑論中，多抗憤不平之語，著於軍前正法。十一年，夏四月，以方苞爲內閣學士，苞以戴名世南山集案被逮入獄，聖祖赦而用之，命以白衣入直南書房，至是以武英殿總裁擅居是職。禁民間刊刻書籍，凡遇胡虜夷狄等字，每作空白，又或改易形聲，如以夷爲莽，以崩爲鹵之類。十三年，秋八月，帝崩，帝以狼鷲之才，內在聖祖前一味沉重，外結年羹堯多隆阿等，陰謀多端，排除兄弟，卒取大位，臨朝好殺戮，與文字之獄，時人以一日無事便相慶，其刻薄可知也，惟其死不甚明，有云被暗殺，東華錄載上不豫，上崩，下無事矣，命皇四子寶親王弘曆爲皇太子，即皇帝位，是爲高宗。

高宗純皇帝葬乾隆元年，春正月，上諭，爲治之道，在於休養生民，而民之所以休養，在乎去其累民者，使其心寬然自得，以各謀其生，各安其業，而後富足可期，此在親民之吏，隨事體察，惟恐毫末有累於民而已，二月，諭，朕聞奸宄不蠲，不可以安善良，風俗不正，不可以興教化，閭閻之大惡有四，一曰盜賊，二曰賭博，三曰打架，四曰娼妓。此四惡者，劫人之財，戕人之命，傷人之肢體，破人之家，敗人之德，爲善良之害者，莫大於此。夏六月，諭國

家制科取士，經義代選賢立言，當循循矩矱，先民是程，非四子六經，濼洛闢闢之粹言，不可闕入，前蒙皇考世宗憲皇帝，特降諭旨，以清真雅正爲主，誠以文品人品，恒相表裏，雅鄭之分，澶澠之別，辨之不可不精也，主司務失公矢慎，以垂盛典。二年，秋九月，諭至聖先師孔子天縱聖神，師表萬世，尊崇之典，至我朝爲極盛，皇考世宗憲皇帝，尊師重道，禮敬尤隆，闕里文廟，特命易蓋黃瓦，鴻儀炳煥，超越前模，朕祇紹先猷，爰將念切，思國子監爲首善觀瞻之地，辟廡規制，宜加崇飾，大成門大成殿著用黃瓦，以昭展敬至意。以監督俄羅斯館御史赫慶條奏，停止俄人於北京貿易，令歸恰克圖，百貨雲集其地，市肆喧闐，稱爲漠北繁富之區。四年，十二月，諭，爲政之道，莫先於勤，朕日理萬幾，惟日孜孜，不敢暇逸，朕旣恪恭於上，亦必須諸臣黽勉於下，庶交修不逮，疎忽之漸，無自而萌。以承平日久，踵事增華，財政漸不如前，又開行報捐事例，商人報效，關稅加盈餘，鹽斤加價，公攤糶廉，和坤當國，賄賂公行，以官爲市，其源已濁，欲流之清，不可得也。五年冬十月，上諭，朱子云，非是科舉累人，人累科舉，若高見遠識之士，讀聖賢之書，據吾所見爲文以應之，得失置之度外，雖日日應舉，亦不累也；居今之世，雖孔子復生，亦不免應舉，然豈能累孔子耶，朱子此言，即是科舉中爲己之學，誠能爲己，則四書五經，皆聖賢之精蘊，體而行之，爲聖賢而有餘，不能爲己，則雖舉經義治事而督課之，亦糟粕陳言，無裨實用，浮僞與時文等耳，故學者莫先於辨志，志於爲己者，聖賢之徒也，志於科名者，世俗之陋也，國家養育人材，將用以致君澤民治國平天下，而囿於積習，不能奮然求至於聖賢，豈不謬哉，朕膺君師之任，有厚望於諸生，適讀朱子書，見其言切中士習流弊，故親切爲諸生言之，俾司教者，知所以教，而爲學者知所以學。六年，夏六月，諭德惟善政，政在養民，以天下之大，天時固有不齊，地形亦復不一，雨澤稍愆，則高阜之地防旱，雨水即足，則低窪之地慮淹，總期先事預籌，始可有備無患，言念及此，雖當豐稔之年，而宵旰憂勤，實不敢稍釋於懷也。十一年，冬十月，諭大學士張廷玉，年逾古稀，每日晨興赴闕，未免過勞，此後不必向早入朝，或遇炎蒸風雪，亦不必勉強進內，共有廳

辦事務，可以在家辦理。十二年，秋八月，諭此次大金川用兵，非小小克捷懲創於目前，所可了事，必須統計金川番情，大爲籌辦，實足以儆服諸蠻，爲一勞永逸之策，方不至事久復有蠢動，若此時稍有遷就，以圖速成，將來辦理愈難，反不若無此役之爲得計也。十三年，冬十月，諭大學士傅恒，奉命經略金川軍務，朕念金川用兵，幾及二載，尙未成功，固由士卒不能鼓勇先登，摧鋒陷陣，然此非獨士卒之過也，訥親張廣泗措置乖方，毫無謀略，不身親督陣，畏縮不前，且號令不明，賞罰不當，將弁因而效尤，每念及此，爲之惻然，訥親張廣泗既重治其罪，一應滿漢將弁，俱著寬其既往，尙其各知奮勉，思蓋前愆，使壁壘一新，旌旗生色，共成偉績，佇待策勳，布告軍營，咸使知悉。十四年，春二月，金川平定，捷音至京，深入數千里，奏凱未七旬，振旅之師，多有返在中途，未究其用者。三月，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恒凱旋，命皇長子及裕親王等郊迎。十一月，大學士勳宜伯張廷玉准以原官致仕。十六年，春正月，帝奉皇太后南巡，夏五月還京師。十七年，秋九月，孫嘉淦以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。十八年，冬十二月，孫嘉淦卒，予諡文定。二十一年，春二月，帝謁孔林，三月還京師。二十二年，春正月，帝奉皇太后南巡。二月，帝幸蘇州杭州。夏四月，至闕里奠先師孔子，秋九月帝還京師。二十三年，春正月，諭準噶爾一事，自用兵以來，伊犁既已蕩定，而哈薩克汗阿布賚等，亦輸誠內嚮，獨因叛賊阿睦爾撒納，遁逃未獲，以致勞我師旅，於今三年，今據辦理俄羅斯邊界事務喀爾喀親王桑塞多爾濟等，奏稱，俄羅斯舉爾噶底爾差圖勒瑪齊畢什拉等前來，並移文內稱阿睦爾撒納，逃至伊犁，渡河被溺，隨經救出拘禁，旋因患痘身死，今將屍獻出等語，所有阿睦爾撒納屍身，俟解到之日，驗明戮示，以彰國憲，先將此通行曉諭知之。二十六年，夏五月，命劉統勳爲東閣大學士，兼禮部尙書，以梁詩正爲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。二十七年，春正月，帝奉皇太后南巡，五月還京師。外國各商館，皆次第成立。二十八年，冬十月，諭禮義廉恥，居官者立身之要，雖不可妄行驕縱，亦不應自處過卑，以爲取悅上司之計。三十年，春正月，帝奉皇太后南巡，夏四月還京師。三十二年，冬十一月，諭普宋米芾以裨益多師，捐長蘆苑，麻

隄十萬，散布人間，每欲持以換少年之作，人或斬之，朕非欲與藝林文士，較長翰墨之間，第工候濳深，既堪自證，又豈肯惜一舉手之勞，而不臻覆實求精之境耶，所有乾隆二十年以前，賞過內外大臣等御書，俱著繳進，候朕酌量換寫給還。三十三年，春正月，御批歷代通鑑輯覽成。三十五年，秋七月，大學士一等忠勇公傅恒卒，賜諡文忠。三十六年，春二月，帝奉皇太后東巡，三月，謁孔林，夏四月還京師。三十八年，冬十一月，東閣大學士劉統勳卒，予諡文正。四十三年，秋七月，帝詣盛京，謁祖陵，九月回鑾，有錦縣生員金從善，於道傍進遞呈詞，條陳四事，首以建儲爲請，帝以其詞語狂誕，殺之。四十七年秋七月，命續繕四庫全書三分，分度揚州文匯閣，鎮江文宗閣，杭州文瀾閣。四十八年，夏六月，賞和珅戴雙眼花翎。四十九年，春正月，帝南巡，二月，謁孔林，夏四月還京師。五十年，夏五月，劉墉以吏部尚書，協辦大學士。冬十二月，續修大清一統志，並滋金元三史國語解成。五十一年，夏五月，御史曹錫寶奏，和珅戴家人劉全，服用奢侈，器具完美，恐有招搖撞騙等事，交留京王大臣查辦，會有尙書竊知其事，飛書告知，乃星夜滅其跡，和答書曰，必有以厚報，於是留京王大臣奉旨查勘，僭妄縱跡；竟不可得，部議以錫寶妄奏，鑄三級，特旨改革職留任，及和珅戴敗，仁宗思其敢言，追贈副都御史。五十五年，春正月，以八旬萬壽，頒詔免天下錢糧。大學士和坤加恩賞給黃帶，四開襖袍。五十七年，秋八月，留番兵三千，漢薩古兵一千，成藏，是爲官兵駐藏之始。六十年，秋九月，初帝之即位也，嘗焚香告天。謂若得在位六十年，即當禪位嗣子，不敢上同聖祖六十一年之數，至是帝御勤政殿，召皇子皇孫，王公大臣入見，宣示恩命，冊立十五子嘉親王礪爲皇太子，明年即位，是爲仁宗。

仁宗睿皇帝，嘉慶元年，春正月，舉行授受大典，帝侍太上皇帝，詣奉先殿堂子行禮，太上皇帝御太和殿，親授帝寶，帝跪受寶，太上皇帝受賀舉還宮，帝即位，受賀，奉太上皇帝傳位詔書，頒行天下，覃恩有差。二年，春三月，戶部尙書東閣大學士董浩丁母憂，命劉墉爲體仁閣大學士。三年，秋七月，晉軍機大臣大學士和珅公爵。四年，

春正月，太上皇崩，年八十九，在位最久，享年亦永，極力提倡文學，惟五下江南，未免擾民，仁宗即位，大權仍操其手，惟和珅之言是聽，仁宗提其傾陷，慮與委蛇，和珅益貪肆，川楚教匪之亂，皆其所釀成，猶復稽歷軍報，授意統兵將帥，虛張功績，濫邀爵賞，教匪益蔓延不可收拾，專政二十餘年，臣下無一人敢彈劾之者，至是言官王念孫等，交章劾和珅，即日奪職下獄，以和珅二十大罪，宣示天下，尋賜死，先後抄沒家財百有九號，就中估價者二十六號，已值二百二十三兆八九十萬兩有零，貪污之巨，古今無過者矣。五年，夏四月，革成都將軍阿迪斯職，發往伊犁充當苦差，以其擁兵玩誤也。五月，以殲殲陝西逆首劉允恭劉開玉，擒獲頭目王洪儒功，晉額勒登保三等子。六年，春正月，禁鄉會試卷引用隱僻字書，及書寫卦篆字體。七年，秋七月，朱珪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。八年，春正月，命伊犁廣開屯田，其無耕牛者官給之。九年，春二月，鑲黃旗都統，查出本旗軍秀女十九人，俱經繼足，請將參佐領等交部議處，從之。冬十二月，大學士劉墉卒，予諡文清，墉大學士統勳子也，字石菴，以書法重於時。十年，春正月，大學士王杰卒，予諡文達，賄為四庫全書館總纂官，先後十餘年，評隲精審，識力在王仲也。二月，協辦大學士禮部尚書紀昀卒，予諡文達，賄為四庫全書館總纂官，先後十餘年，評隲精審，識力在王仲寶阮孝緒上。十二年，夏四月，甘肅大通縣番衆肆劫，命提督百祥勦之。十五年，春三月，評隲精審，識力在王仲寶阮孝緒上。夏四月，粵洋盜首張保率衆投誠。十八年，秋七月，申禁私販鴉片煙，定官民服食者罪之。九月，教首林清，使其黨二百餘人，由宣武門潛入內城，窺其械，混酒肆中，日晡，分犯東華西華門，太監劉金等引其東，高廣福引其西，留守京師王大臣率禁兵自神武門入衛，敗教黨於中正殿門外，薄暮，忽大雷電，教黨股票竄匿，先後就擒，擒林清於黃村，帝以遇變，下詔罪已。十九年，冬十二月，蔣攸銜督粵，奏定防閑策數事，一嚴禁民人，私為夷人服役。二洋行不得用歐式建築。三店號不得用夷字。四清查商欠。五內地民人，不得私住夷館。命照所請行。二十年，夏四月，頒御製官箴二十六章，宣示內外臣工。二十二年，春二月，雲南臨安邊外夷人直羅衣作亂，襲

貴總督伯麟討平之。二十三年，夏四月，京師風竄，室中燃燭，始能辨色，帝下詔修省。二十四年，春正月，帝以六旬萬壽，願詔天下，覃恩有差。二十五年，秋七月，帝駕幸熱河，駐蹕避暑山莊，將舉秋獵之典，以途中感暑不豫，召御前大臣賽冲阿等，軍機大臣盧蔭溥等，總內務府大臣禧恩等，公啓請，宣示嘉慶四年四月初十日御書，即遵家法立皇太子綿甯爲皇太子之旨，未幾崩於行殿寢宮，帝初即位，仍由上皇訓政，小心翼翼，後白蓮教匪亂起，延及畿輔，帝尚能用人得當，故卒平之，綿甯奉遺詔即位，是爲宣宗。

宣宗成皇帝，道光元年，春二月，雲南永北廳屬夷人滋事，命總督盧保勛之。命孫玉庭協辦大學士，仍留兩江總督任。二年，春正月，命凡旗人抱養民人之子爲嗣者，遇選八旗秀女時，其女俱不得入選，著爲令。五年，夏六月，命蔣攸銜爲體仁閣大學士，仍留直隸總督任。汪廷珍以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。秋九月，申定世職人員，犯職革職，子孫不准承襲例。六年，夏六月，臺灣粵民黃文潤作亂，福建水師提督許松年馳往查辦。冬十一月，臺灣匪悉平。七年，秋七月，協辦大學士禮部尚書汪廷珍卒，予諡文端，廷珍直上書房久，帝在潛邸，曾從講學，於其沒也，恩禮甚厚。以吏部尚書盧蔭溥，協辦大學士。十年，冬十月，兩江總督陶澍，承薩政蠱壞之後，條陳章程十五則，化私爲公，爲從來所未有。十一年，冬十二月，行粟鹽法，從兩江總督陶澍請也。十二年秋九月，諭據禧恩等奏，在洋泉街殺斃之盜匪，所指面貌各情節，以與逆孫趙金隔，年紀面貌，尙屬暗合，其各處搜捕零匪，並無該匪藏匿蹤跡，其爲實係殘斃之處，似屬可信，至未獲之盜匪趙仔瀝，數十人逃竄，着即查拏務獲，勿致漏網。十三年，夏四月，申禁專洋民人以紋銀易貨，洋人以洋銀易貨。十五年，春三月，廣東大吏，懲於前事，增定防範章程八條，一外國護貨兵船，不得駛入內河，違者停止通商。二責成工行商，稽查外人私運軍械，或攜帶婦人至省。三引水買辦，須由澳門同知給發牌照。四商館雇工，宜有限制，每月由公行擬具清冊，報告地方官長。五外人在內河，宜用無蓬小船，禁止閒遊。六外人請願事件，須具稟帖，由公行轉遞，如不經公行轉遞手續，則可逕交地方官，惟審函不收。

。七行商承保洋船，應兼用認保派保法。八責成水師，嚴查洋船逃稅。十六年，秋七月，諭汪振基奏，山兩省蕪湖等縣，均有三教廟，至聖先師孔子，與佛老同廟供奉，與祀典不符，著申啟賢通飭各屬即行更正，其各省有似此同廟供奉之處，著該督撫一律更正，以崇正學。十八年，秋九月，諭鴉片流毒內地，官民煽惑，傳染日深，朕於此事，深加痛恨，必欲淨絕根株，毋貽遠患。十九年，春三月，林則徐奏查出洋船存貯鴉片二萬二千八十三箱，遵令駛至虎門，陸續隨繳，完全焚燬。夏五月，王大臣等會議查禁鴉片章程三十九條。秋九月，林則徐等奏，英人以乞食爲名，先放火砲，經參將賴恩督施放火砲，擊翻洋船，轟斃多名，復經守備黃琮拋擲火藥，焚燬船支，我軍奮勇，大挫其鋒，該領事義律洩西洋夷目，懇求轉圜，仍命相度機宜辦理。冬十月，林則徐等奏，英國蘆船駛出老萬山回國，空船二十三隻，均經驅逐淨盡，並遵式取具切結。十一月，林則徐等奏英人此次吐噶洋船復首先開放火砲，又占據官涌地方，接仗六次，我兵連獲勝仗，並將尖沙嘴洋船全數逐出。以琦善爲欽差大臣，赴粵查辦，革林則徐鄧廷楨職，留粵聽勘，並勒沿海各省，不得開砲。二十一年，春正月，琦善奏英吉利不等回文，於十五日早間起碇，分隊直撲虎門，沙角大角兩砲臺，又有火輪船四隻，直撲師船，我兵奮力回擊，勝負未分。二月，琦善奏英人攻陷虎門砲臺等處。夏六月，押解琦善到京，王大臣刑部奏琦善於一切防守事宜，並不預爲設備，以致炮將砲臺攻陷，要隘失守，實屬有誤機宜，應照守備不設，失陷城寨斬律，擬斬監候，得旨着照所擬，秋後處決。秋八月，釋琦善，著發往軍臺効力贖罪。二十二年，春二月，命林則徐仍發往伊犁効力贖罪。秋七月，英艦既陷廈門，定海，鎮海，甯波，轉略長江，陷乍浦，寶山，上海，鎮江，蕪金陵，清廷乃與英人言和，着英與英使璞鼎查訂南京條約十三條，開廣州，福州，廈門，甯海，上海五口通商，割香港與英，賠款二千一百萬兩，列強之經營中國，此其濫觴矣。二十三年，春三月，以耆英爲欽差大臣，赴廣東辦理通商事宜，訂立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十五條。二十四年，秋九月，兩廣總督耆英，美使柯身，立中美通商條約三十四條。清欽差大臣耆英，法全權公使孛拉克勒尼，訂中法條約三十五

條。二十六年，冬十月，廣東花縣秀才洪秀全，與其同縣馮雲山赴廣西，居桂平武宣二縣間之鵬化山中，陰事布教，桂平人楊秀清，武宣人蕭朝貴，貴縣人石達開，秦日綱依附之，其勢日張。二十七年，春二月，清兩廣總督耆英，瑞典公使李利華，因五口通商，立廣東條約三十三條。中英訂約，英軍退還舟山五條。夏四月，賜張之萬等二百三十一人，進士及第出身有差。三十年，春正月，帝崩，帝重用滿人，尙欲銳意圖治，整飭歷朝秕政，無如材智平庸，易爲人所蒙蔽，曹振鏞穆彰阿，先後當國，內以遺太平天國之大亂，外以開鴉片未有之奇辱，當時風習治術，拘守成規，不敢稍有變通，學術則崇尚考據，不能講求實用，雖忠心輔弼之臣，如阮元林則徐等，皆略有所爲，卒無救於國運之衰頹，皇四子奕詝即位，是爲文宗。

文宗顯皇帝咸豐元年，秋七月，詔求直言，通民隱，起廢員，興賢能。閏八月，洪秀全由大黃墟，分水陸兩路攻永安，烏爾泰向榮分道追之，秀全反擊向軍，向軍大敗，陷永安，始建國號曰太平天國，秀全自立爲天王，妻賴氏爲后，封楊秀清東王，蕭朝貴西王，馮雲山南王，韋昌輝北王，石達開翼王，洪大全爲定官制，封天德王。二年，夏四月，永安潰圍，洪大全被執，解至天津，大全痛飲自題於扇曰，寄身虎口運籌工，恨賊徒不識英雄，漫將金鎖管飛鴻，幾時生羽翼，萬里御長風，一事無成人漸老，壯懷要問天工，六韜三略總成空，哥哥行不得，淚灑杜鵑紅，諷誦再三，擲筆碎杯，泣數行下曰，吾不復御此矣，至燕京部吏訊之，與言太平事，輒不語，與言天下大事，口滔滔如懸河，勸之降曰，滿人無巨我之理。冬十月，太平軍至岳州。十一月，克漢陽，燒漢口延綿十五里。十二月，克武昌。命丁憂侍郎曾國藩，在湖南原籍，幫同辦理本省團練鄉民，搜查土匪諸事務。三年，春正月，秀全棄武昌東下，二月，陷江寧，秀全定議改江寧爲天京。冬十一月，盛州失守，巡撫江忠源死之，事聞，予諡忠烈。四年，春三月，曾國藩督湘軍，水陸北進，靖港敗，還言，吾水陸萬人非不多，而遇敵即潰，岳州之敗，水師拒敵者，楊殿福一營，湘潭之戰，陸師塔齊布兩營，水師楊殿福兩營，用此益知兵貴精不貴多，又言古人用兵，先明功罪賞罰，今時

事艱難，賢人君子，大半潛伏，吾以義聲喝導鄉人，同履危亡之地，諸君之勿從我，非以利動也，故於法亦所難施，所以兩次失敗，其弊亦由於此。五年，春正月，僧格林沁，攻克運鎮高唐，太平軍林鳳祥李開芳被執，檻送京師殺之。六年，春三月，羅澤南攻武昌，死之，澤南湘鄉諸生，學宗程朱，體用兼備，兵興後，率生徒爲團練，轉戰三楚江西，大小二百餘戰，悉身先士卒，事聞，予諡忠節。秋八月，韋昌輝與共黨殺楊秀清與其家屬，及其黨萬人，石達開聞變馳歸，責之，昌輝欲併圖之，星夜馳城奔寧國。冬十一月，楚軍克復武昌漢陽二城，自是胡林翼經營武漢，爲東征之後援。英國領事巴夏禮，駛入省河肆擾，攻擊城垣，粵民遂爭起暴動，凡各國洋樓一切燒燬。七年，春二月，曾國藩丁憂，命楊載福彭玉麟分領其軍。秋七月袁甲三奏攻破鄧王姚三圩，生擒捻首李寅等。八年，春二月，清軍攻克秣陵關，復破太平軍於七壘橋。夏四月，江南軍攻克雨花臺等處，偪金陵城而軍，江南大軍復振。五月，起復兵部侍郎曾國藩，馳赴浙江，辦理軍務，時浙江處州守失，故有是命，旋處州克復，浙江全境肅清，改命國藩按閩。大學士桂良，法男得萬羅。立天津和約四十二款，中俄訂立天津條約十二款。清大學士桂良，英伯爵額爾金，訂天津和約，一名戊午條約五十六款。大學士桂良，美使列循廉，立天津條約三十款；聯兵北上，事平議和，美亦遂有是約。冬十月，楚軍失利於三河，布政李續賓死之，曾國華及諸員弁死者六千人，續賓少從羅澤南學，爲人含蓄澗默，大小六百餘戰，口不言功，及沒遠近痛哭，帝震悼，予諡忠武。曾國藩疏陳方略，謂數省軍務，安徽聖重，江西次之，福建又次之，計維大江兩岸，各置重兵，水陸三路，鼓行東下，勦皖南則可以分金陵之賊勢，勦皖北則可以分廬州之賊勢，北岸須添足馬步軍三萬人，都與阿李結宜鮑超等任之，南岸須添足馬步軍二萬人，臣率蕭啓江張運蘭等任之，中流水師萬餘人，楊載福彭玉麟任之，至江西軍務，亦分兩路，臣與撫臣若齡任之，臣任北路，若齡任南路，福建之賊，閩省兵力，足以自了，曾國藩行抵黃州，與胡林翼會商，旋至武昌晤官文，而進兵皖省之局始定，議分三道，楊載福循江攻安慶，曾國藩出太湖取桐城，胡林翼自英山嚮舒六，時曹運總督袁甲三屯臨淮

，以爲楚軍大舉，而安徽兵弱，將趨敵北犯，詔曾國藩與官文胡林翼酌籌全局。九年，春二月，石達開犯湖南，巡撫羅傑程敏劉長佑等募勇禦之。十年，春二月，杭州失守，巡撫羅遵殿等死之，及張玉良至，遂克復杭州城。三月，李續宜假滿來皖，定議，以曾國藩所部，攻圍安慶，多隆阿攻桐城，李續宜駐青草塢，爲往來援應之師。閏二月，江南大營破。夏四月，常蘇相繼失守，江浙境內，紛紛告警，太平軍勢大熾，何桂清走上海，詔革職逮問，以曾國藩署兩江總督，加兵部尚書銜，令進規蘇常。秋七月，英法兵陷天津，僧格林沁，退次通州張家灣。石達開略賈州上林宣化，破綏寧縣城，復入湖南，劉坤一江忠義自武岡邀擊破之，達開走黔邊，翌年達開部將余明善率萬人投清軍，而朱洪新復戰沒於桐梓，全軍覆焉，於是石達開軍不復振矣。八月，命桂良往天津議約，得英照覆，裏以增軍費，開天津爲商埠，桂良奏聞，殿旨拒絕，英參贊巴夏禮入城，密欲擒殺之，英人聲言攻城，且索巴夏禮甚急，致海徒，禁兵不戰而退，爰釋巴夏禮，巴既出，遂縱火燔圓明園以洩忿。九月英法和議成，恭親王奕訢，與英參贊巴夏禮，法男爵葛羅，面定和約，先索郵款五十萬兩，如數予之，凡條約於八年原定外，續增九條，法使亦擬續增十條，更開天津爲商埠，償英國銀一千二百萬兩，法國銀六百萬兩。十一年，春四月，命左宗棠幫辦曾國藩軍務。秋七月，駱秉章授總督，移屯潼川，曾傳禮肅慶高等，分三路夾擊，大順軍敗，解圍走丹稜。帝在熱河，復患芴蕩，求鹿不得，疾劇，帝崩。帝即位，正東南有事之秋，又啓英法之兵，大燒圓明園，出走熱河，恭王留守北京，和議造成，帝已崩於行在，皇長子載淳立，年甫十九，是爲穆宗。八月，曾國荃以地雷轟塌城垣，整隊入安慶，太平軍自葉芸來以下，死者萬六千人，被俘者數千人，無一逃者，陳玉成望城慟哭曰：安慶陷我死無日矣，白太平軍二次得安慶，不爲清有者已九年，至是太平軍長江上游之形勢盡失，而東南大局始有轉機矣。湖北巡撫胡林翼卒，林翼馳強敵給，事至應機立斷，當武昌三次淪陷，公私掃地，無可措手，林翼乃整飭吏治，籌備餉需，農不病而饑充，法不苛而吏肅，與總督官文極意交歡，籌議東征，所向克捷，以積勞咯血卒，詔贈總督，予諡文忠。

通鑑紀要卷二十四

附清

穆宗毅皇帝，同治元年，春正月，曾國藩以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，曾國荃擢江蘇布政使，當時曾國藩建築節庵慶，指揮衆軍，楊岳斌彭玉麟，專率水師掃盪江面，鮑超以霆軍東西馳擊，國荃貞幹等，爲進取金陵之師，李鴻章淮勇，佐以黃翼升水軍，至上海，是爲謀取蘇州之師，左宗棠由徽州進衢嚴，是爲進取全浙之師，皖北則多隆阿攻焄之師，李續宜援穎之師，皆秉承節度，其他袁甲三及李世忠淮上之師，都與阿揚州之師，馮子材魁主鎮江之師，奉旨統籌兼顧，軍書輻湊，英彥風馳，前所未有。石達開入川，與丞鳳軍合，旋命趙如龍向萬縣，黃蓋忠向石柱，楊紹東向黔江，酉陽咸朝棟向涪陵南川，各示以機宜，宣明宗旨，遊說結納，而絕不開釁挑戰，廣示德義，以爲招徠土司之計，達開自駐施南理餉，以待消息，因興實業，植桑麻，開屯田，闢果園，宣水利，設工廠，修道路，雖爲日無多，而規模弘遠矣。夏四月，苗沛霖誘紳陳玉成於壽州，解入勝保營，檄送京師，至河南衛輝府之延津命殺之。六月，曾國荃進軍雨花臺，洪秀全屢出城攻雨花臺營，輒被創。冬十月，李秀成等援軍，爲曾國荃所敗，圍略江北，國荃之弟貞幹，以病後過勞卒。清侍郎恆祺，內閣學士崇厚，備使基瑪良士，在天津訂通商條約五十四款。二年，春正月，曾國藩自安慶東巡，歷池州蕪湖，至涪溪口，彭玉麟來會，由東西梁山赴金蘭，抵烏江水營，與楊岳斌同至大勝關，二月入雨花臺營，借曾國荃周察營壘，見圍師穩固，回舟西上還安慶。夏四月，石達開率輕騎西行，遣筏渡大渡河，日暮撤還，後以鐵牌蔽身，皆披髮銜刃，挺矛植立，乘筏亂流渡，爲清兵槍砲所擊，登者輒溺，達開不得已，奔老鴉灘，官軍追至，豎旗乞降，檻送成都，略乘章上其事，命戮成都市。五月，清大臣恆祺崇厚，丹麥使拉斯勒福立通商條約五十五條。秋八月，清侍郎崇厚，荷蘭使蔡汀，立天津條約十六款。冬十月，李鴻章等開復蘇州

，入城撫視。十一月，僧格林沁督陳國瑞等破苗沛霖於蒙城，斬之，其黨皆降。三年，春正月，江甯圍師，攻克鍾山天保城，遂合城圍。二月，多隆阿攻克鞏陞，受傷，旋卒，多隆阿以黑龍江馬隊，從征楚皖，身經數百戰，生平愛士卒如骨肉，而威令嚴明，智勇兼備，屢摧巨敵，事聞予賤忠勇。夏四月，洪秀全以清兵攻城急，頗悔昔日措施不當，慨然謂左右曰，自古有帝王而爲俘囚者乎，五月二十七日遂仰藥死，諸王秘不發喪，立秀全長子洪福爲闔王。新甌南路回民金相印作亂，陷喀什噶爾。六月，十六日，曾國荃率李臣典，親詣地道口指揮士卒，引線火發，轟塌城垣二十餘丈，李臣典蕭泗宇及諸將各率隊伍，相率攻入，鏖戰逾時，全城各門皆破，而日已曠矣，王府大火，宮女自縊投井者不下數千人，李秀成奉洪福率親軍千餘人，趨出殿門，洪福馬蹶墜地，秀成以所乘之馬讓之，扶洪福上馬讓之，遂疾馳衝城出，秀成以馬劣不能支，因至方頂山小憩，遇村民八人來，有識秀成者，相與下山歸荆西村，爲鷺孚酒所聞，急率百餘騎，至荆西村，執秀成歸，曾國藩在皖，聞獲秀成，是夜馳與國荃會鞠之，國荃欲加械，下於獄，國藩曰，是活我朝之官吏多矣，不可示以褊狹，乃禁之於署內，逐日排宴，待以客禮，秀成日書起事本末爲供詞，積十餘日，可數萬言，文氣浩瀚，字體雄偉，國藩以其詆觸清朝，匿其稿，命幕客別擬上之，七月六日，國藩宴秀成，既畢，對秀成太息曰，是誌別也，秀成曰敢不惟命，退入別室自刎死，國藩命割其髮以磔聞。金陵既克，太平軍未得出者十餘萬人，皆自焚死，無一降者，國藩國荃，馳奏以聞，朝野相慶，因諭諸將以次封賞。秋八月，初金陵下，洪福走廣德，輔王楊輔清黃文金聞之迎之湖州，蘇浙軍會攻之，出走，黃文英等被擒，洪福脫免，寶田部將周家良，聞小兒牧馬者，謂其曹曰，小天王過此矣，因窮山谷索之，洪福北走荒谷中，遂被獲，事聞，命與黃文英等駢髻南昌市。九月，清大臣薛煥崇厚，西班牙使瑪斯，在天津訂通商條約五十二款。四年，春三月，僧格林沁，追擒匪至山東曹州西，遇伏陣亡，事聞，詔以親王飾終典禮，從優議卹，予諡曰忠，並命配祭太廟。秋七月，中法更定法國商船完納船鈔章程，船在一百五十噸以上者，每噸納鈔銀四錢，不及者一錢，按月納鈔一次，

法商僱買中國船艇，亦照此辦理，津約二十二款作廢。九月，請大臣董恂，崇厚，比利時使全德俄因斯德等，在天津訂通商條約四十七款。五年，春正月，伊犁九城失守。塔爾巴哈台失守，參贊大臣武隆阿死之。秋八月楊岳斌以病免，調左宗棠爲陝甘總督，吳棠爲閩浙總督，賞授瑞麟兩廣總督，冬十一月，命曾國藩回兩江總督任，授李鴻章欽差大臣，專辦勦匪事宜。六月，春正月，命左宗棠爲欽差大臣，督辦陝甘軍務以劉典爲幫辦。夏五月命曾國藩爲大學士駱秉章協辦大學士，均仍留總督任。冬十月，劉銘傳敗捻匪於賴榆，降人潘貴升殺任柱。七年，夏六月，官軍蹙捻匪於在平，張宗愚赴水死，西捻平。秋七月，賞勦平捻匪功，命李鴻章以湖廣總督，協辦大學士。調曾國藩爲直隸總督。欽差美人蒲安臣，大臣孫家鼐等赴美，在華盛頓續增條約八條。八年，秋七月，曾尙書董恂，侍郎崇厚，奧使畢慈，議定通商條約四十五款。八月，山東巡撫丁寶楨奏，太監安德海，矯旨出都，舟過德州，僭擬無度，招搖煽惑，奉旨擊獲就地正法，旋奏於泰安擊獲正法。九年，夏五月，天津人民毆死法國領事，焚燬教堂，仍由曾國藩與法使議結，定正法滋事人十五名，軍流二十五人，天津府知府張光藻，天津縣知縣劉傑，皆遣戍。秋七月，調曾國藩爲兩江總督，李鴻章爲直隸總督，以李瀚章爲湖廣總督。十年夏五月，清大學士李鴻章，日本使伊達宗城等議約，旋於九月訂修好規條十八款，通商章程三十三款。十一年，春二月，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卒，予諡文正，國藩初謬義理學，亦尙考據，治古文辭，公誠之心，形於文槩，生平公牘私函，無一欺飾語，治軍行政，務求蹈實，或籌議稍迂，成功轉奇，發端至難，收效甚速，凡規畫天下事，鮮有不效，文章奏議尤美，有集百餘卷行世，子紀澤襲爵。先是法國進攻安南與結條約，置安南爲法保護國，中國抗不承認，嗣訂約施二國，因法內閣更易，決與中國開戰，法海軍砲擊福州造船局，復取台灣之基隆及澎湖，封鎖中國南部，而法國之在諒山者，則爲我軍所敗，法內閣因此解散，以稅務司之調停，與訂天津條約，中國承認安南爲法之保護國，於中國南部擇二港開爲商埠，至是不僅法之帝國主義，完全實現，且浸浸向我內地；而我之屏藩既撤，滇粵不得安枕矣。十二年，秋九月，左宗

愛提回首馬文祿，並黨魁八人磔之，甘陝回亂悉定。冬十月，以平肅州功，命左宗棠以陝甘總督協辦大學士，金順，穆圖善，宋慶，張曜等恩賞有差。十三年，夏五月，清大學李鴻章，秘書使史葛爾西那，訂通商條約十九款。秋九月，中日爲琉球事，立專條三款。十二月，帝崩，年十九，帝幼年即位，及長，頗思有爲，然惑於左右，好微行，身染惡疾而死，清祚之衰，肇於此矣，帝無子，慈禧太后曰，溥宇輩無當立者，奕譞長子載灃，年四歲，且至親，予欲使之繼統，蓋醇親王奕譞嫡福晉，慈禧太后妹也，慈禧利幼君，可專政，載灃即位，是爲德宗。

德宗景皇帝，光緒元年，春二月，穆宗皇后本失愛於慈禧，慈禧以穆后不能防護，掌責之，又以慈禧不爲穆宗立後，以寡嫂居宮中，滋不適，仰藥殉焉，距穆宗之崩，未百日也，謚曰孝哲毅皇后。夏四月，以沈葆楨爲兩江總督，兼辦理通商事務大臣。二年，秋七月，清李鴻章，英威孚瑪議定烟台條款，三端十六款，滇案，遂結。官軍收復烏魯木齊，新疆北路略定。三年，冬十月，沈桂芬與日斯巴尼亞國使臣伊巴里，議定古巴華工條款十六條。四年，春二月，官軍克復南路西四城，俘帕夏妻女，及其幼子，並金相印父子，誅之，新軼平，詔晉左宗棠二等侯爵，劉錦棠二等男爵。五年，春三月，大葬穆宗毅皇帝，孝哲毅皇后於惠陵，有吏部主事吳可讓，先以御史請誅烏魯木齊提督戚祿，言過請直，落職，穆宗登極，起廢員，用主事，可讀虛大統授受之間，類多變故，鑒宋太宗明景帝之故事，思以尸諫，而堅爲穆宗立後之信，乃請於吏部臺官，隨赴惠陵贊禮，還次薊州馬伸橋三義廟，於閏三月五日，夜間，飲毒畢命，遺書請吏部臺官代奏，略謂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懿旨，嗣後皇帝生有皇子，即承繼大行皇帝爲嗣，將來大統之歸，未奉有明文，必歸之承繼之子，故請皇太后再行降一諭旨，將來大統，仍歸承繼大行皇帝嗣子，疏入，命王大臣議奏，旋覆奏均以繼統似涉建儲，不敢參議，太后諭皇帝將來誕生皇子，自能慎選賢良，繼承統緒，其繼大統者，爲穆宗毅皇帝嗣子，皇帝必能善體斯意。冬十一月，調劉坤一爲兩江總督，以張樹聲爲兩廣總督。六年，春正月，命曾紀澤充出使俄國大臣，將崇厚所議收還伊犁條約，再行商改。秋八月，李鴻章以各國間相互交通，

及國內交通，均有電報，獨中國文書，尙恃驛遞，遲速懸殊，故奏請設南北洋電報，是爲中國設立長途電線之始。冬十月，尙書李鴻藻，大學士寶鋆，與美使安吉立，帥腓德續修條約四款，又續補修約四款。七年，春正月，曾紀澤與俄改締還付伊犁新約七端，收還伊犁事遂結。三月，慈安太后暴崩，於是慈禧獨擅朝權，賄賂公行，國政日非。夏六月，李鴻藻授協辦大學士。中使俄全權大臣曾紀澤，與俄參政大臣格爾斯等，訂伊犁事件，改訂條約二十款，又修改陸路通商改訂章程十七款。秋八月李鴻藻與巴西使臣喀拉多訂立條約十七款。八年，冬十月，先是太平天國餘黨吳琨之遺，珥死，部下分爲黃黑二旗，黃旗勢衰，惟黑旗上合京西北一帶，中國廣西人劉永福率之，有衆二十五萬，永福惡法人跋扈，願爲安南王驅法人入，置兵備於河口，時與法人衝突，戰敗法人，嗣經稅務司德人德特林，力任調停，經李鴻章與法國艦長福祿諾，議和五款，嗣法以巡邊爲名，遽犯諒山，破和議，復開戰，屢戰屢敗，嗣劉銘傳潘鼎新蘇元春馮子材等雄師雲集，軍事乃有轉機。清使大臣長順，與俄佛哩德重訂伊犁界約三條。中俄訂喀什噶爾境東北界約四條。九年秋八月，清大學士李鴻章，朝鮮使趙甯夏，訂貿易章程於天津，共八條。中俄訂科布多界約五條。中俄訂塔爾巴哈台界約七條。十年，春正月，左宗棠因病請開總督缺允之，以曾國荃署兩江總督。三月，闔敬銘以戶部尙書協辦大學士。十一年，春三月，清大學士李鴻章，日使伊藤博文，爲朝鮮駐兵，訂專款三條。張之萬授協辦大學士。夏四月，李鴻章及法使巴特納德赫，議訂媾和條約十款於天津，其要如下。一中國承認安南爲法國保護國。二中國擇勞開以上涼山以北二處，開爲通商口岸。三法國撤退基隆澎湖之軍隊。四中國關於南數省建築鐵道時，雇用法人，此約既定，兩國戰爭，遂以告終。先是緬王奪英領頭薩姆，侮辱英國旗，且與法人有協約之計劃，因引起英人通緝，派軍進攻，交戰至二年之久，英宣言合併緬甸，然緬我屬國，時我方苦於安南之役，無暇兼顧，事定乃成中英緬甸條約。秋八月，大學士左宗棠卒，贈太傅，予謚文襄。十二年，春三月，大學士李鴻章，法使戈可當，另訂安南邊界通商章程十九款。清慶親王奕劻，英使歐格納，定緬甸條約五則，爲界址問題。

十三年，夏五月，慶親王奕劻，法使恭思當，因安南改正界址，續議界務專約五條，商務專約十條。六月，前雲貴總督劉長佑卒，予謚武愼，長祐統兵三十年，未嘗誅將佐然諾將憚之，不敢犯約。十月，清慶親王，循使羅鈔，定天津條約五十四款，及專款三條。又經清稅務司赫德，循參贊斌德樂，會訂徵收洋藥稅釐善後條款四條。十四年，秋七月，准彭玉麟開兵部尚書缺，仍留巡閱長江水師差使。十五年，春正月以張之萬爲大學士，徐桐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。十六年，春正月，帝二旬萬壽，加恩獎叙懿親及中外大臣有差。二月，中英立藏印條約八款。冬十月，兩江總督曾國荃卒，予謚忠襄。以劉坤一爲兩江總督。十七年，夏四月，安徽，蕪湖，江蘇，丹陽，湖北，武穴鎮等處，教堂，相繼被匪徒焚燬，命督撫查拿首要各犯，訊明正法，並命出示曉諭居民，勿聽信浮言，妄生事端。十九年，秋七月，中英續訂藏印條約九款。二十年，春正月，以皇太后六旬萬壽，晉封宗室外藩王公，並加恩中外文武大臣有差。駐英大臣左都御史薛福成英伯爵勞恩伯力，立續議滇緬界約商約一名緬甸緬約二十條。夏五月，朝鮮東學黨作亂，命直隸提督葉志超等，馳赴朝鮮之忠清道助剿。六月，日本兵入朝鮮王宮，使大院君主因事，流閔泳駿等，駐朝委員袁世凱歸國，始爲戰備。秋七月，與日本宣戰。八月，日本攻平壤駐朝各軍敗績，總兵左寶貴死之。丁汝昌率海軍與日本海軍戰於大東溝口外海面敗績。冬十月，日本兵陷鳳凰城，又陷岫巖州，旅順。十一月日本兵陷柘木城海城，又陷復州。十二月，命劉坤一爲欽差大臣，節制關內外防剿各軍，命朱慶吳大猷帶辦軍務。御史安維燾，奏參李鴻章，詞連太監李蓮英，並謂太后遇事牽制，何以對祖宗天下，帝恐開離間之端，命革職遣戍。循汝貴伏法。日本陷威海衛，威海南北砲台相繼陷。二十一年，春二月，日本陷營口，田莊臺不守，遼陽錦州聲援梗阻。三月，清大學士李鴻章，前出使大臣李經芳，日本伯爵伊藤博文，子爵陸奧宗光，因朝鮮政費，平壤黃海水陸交綏，我軍連挫，議款息兵，割台灣澎湖，及遼東半島，訂馬關條約十一款。夏四月，因俄德法三國干涉，成立交還遼東半島條約七條。初日本索贖遼東費一萬萬兩，至九月由三國公斷，償金三千萬，因開列強分割中國之端，沿海要地

，存者僅矣。二十二年，春二月，歐西各國，皆設郵政局，以便轉遞信件，寄運貨物，流通文化，我國雖設電線，然須費浩繁，非常人所能堪，且止於通信，用途較狹，至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，奏請設郵政，仿歐西制，立總局於北京，分局於各省，推之於各地，奉旨允行，是爲中國設郵之始。九月，初總理海軍衙門，奏請設天津至通州鐵路，事雖未行，然朝廷命各省將軍督撫，各抒所見，以備採納，劉銘傳黃彭年等所奏各有見地，而張之洞主由蘆溝橋起，經行河南，直達漢口，朝廷依之，然久未成功，至是直都王文韶，鄂督張之洞，會陳蘆漢鐵路另籌辦法，並保直隸津海關道盛宣懷督辦，設立鐵路總公司，由總公司招集商股四十萬股，每股百兩，並由公司先借官款三千萬兩，以便進行，是爲實行築路之始。二十三年，春正月，中英續議緬甸條約十八款。二月，命張蔭桓赴英國賀女皇即位六十年慶典。三月，命呂海寰充出使德國大臣。夏五月，前大學士張之萬卒，予諡文達。秋七月，協辦大學士李鴻藻卒，鴻藻曾授穆宗讀，歷代優崇帥傅禮，予諡文正。八月，命翁同龢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。冬十月，德國藉曹州教案，遷佔膠州灣砲臺。二十四年，春二月，中德續訂條約，又名膠州灣租借條約，凡三端十款。三月，中法協商鄰接東京諸省，不割讓租借於他國文二條於北京。孫家鼐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。閏三月，中日協商福建不割讓租借於他國文一條。中英協商揚子江沿岸不割讓與他國之約凡四款。夏四月，帝欲大用康有爲，翁同龢乃面薦於上，稱有爲之才，過臣百倍，請上舉國聽，遂謀於上，決計變法，下詔定國是，召見有爲於頤和園之仁壽殿，帝以舊臣阻礙變法爲憂，有爲曰，請皇上勿去舊衙門，而惟增設新衙門，勿黜革舊大臣，而惟漸擢小臣，多召見才俊志士，不必加其官，而惟委以差使，賞加卿銜，許其專摺奏足矣，帝以爲然，命有爲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，並許其專摺奏事，是爲維新黨得用之始，而慈禧不悅，逼帝免翁同龢官，翁歸一去，帝之股肱失矣，並忌有爲在京，因授意大學士孫家鼐，奏派有爲督辦上海官報，帝令其將所著書進呈完畢，然後出京，蓋遠嫌而欲保全之也，特擢楊銳，林旭，劉光第，譚嗣同四人爲四品卿，參預新政，帝有所詢於康，則命四卿傳旨，康有爲陳奏，亦由四卿，不復由總理大

臣矣，至是守舊黨益側目，帝雖上制於慈禧，下垂於人臣，不能有權，不能行志，而所行新政，有廢八股文，及律詩，律賦，小楷，改試策論經義，以搜求人才，設京師大學堂，命各省府廳州縣，籌備高等中學小學，兼習中西科學，以養成後進，變通武科，廢刀工石，改試槍礮，變更兵制，命京營兵改習洋操，以整頓武備，命各省督撫，裁撤冗兵，力行保甲，以節餉需，開辦中國通商銀行，以活動金融，設礦務總局於京師，命各省設立商會，上海設總商會，以提倡實業，裁撤駢枝衙門，以省經費，廣開言路，命各省藩臬道府，專摺奏事，州縣等官，由督撫原封呈遞，士民上書，由本省道府隨時代奏，以達下情，又諭各省士民，有能著新書，制新器者，國家給以優獎，保其專利，有捐資自辦學堂者，優與獎勵，以提倡文化，凡此皆其著者也，是時維新詔書屢下，對於革除舊弊之事，再三致意，中國寺觀，盛行最久，虛糜錢帑，供養秀民，最爲國家之蠹，帝下詔將寺觀悉改爲學校，於是奸僧惡道，咸懷恚怒，且言於太后，謂帝以奉西教，於是后與帝益交惡，慈禧遂乘機復起矣，時榮祿爲直隸總督，爲慈禧爪牙，滿洲大臣懷塔布，御史楊崇伊，先後至津請命，謀奉慈禧復政，時近畿諸將中惟袁世凱久使朝鮮，諳中外之故，帝欲引以爲己用，乃召見世凱擢候補侍郎，賜以密詔，命奪榮祿兵權，世凱盡以語榮祿，榮祿急馳入京，上變於太后，謂帝與有爲等謀逆，太后怒，八月十六日，復臨朝稱制，幽帝於南海之瀛台，逮楊銳，林旭，劉光第，譚嗣同，楊深秀，及有爲之弟廣仁，下獄殺之，革康有爲梁啟超王照宋伯魯職，有爲等走免，詔逮捕其族屬，封抄其家產，革禮部尚書李瑞鈗戶部侍郎張蔭桓職，遣戍新疆，下禮部侍郎徐致靖，及其子湖南學政仁壽，編修仁鏡於獄，革湖南巡撫陳寶箴，及其子吏部主事三立，署禮部侍郎王錫蕃，出使日本大臣黃遵憲等職，以外凡與新政有關內外諸臣，皆黜有差，凡創行新政，一律推翻，變更及廢止舊政，一律復故，復密謀廢立，命軍機處密電各省督撫，徵取同意，兩江總督劉坤一，廣東布政使岑春煊，及上海各紳，南洋華僑等，抗電力爭，乃止。二十五年，春三月，王文韶許景澄，與俄使議立勒分旅順大連灣租借專款八條。冬十月提督蘇元春，法提督克爾，立租借廣州

灣條約七款。十一月，以袁世凱署山東巡撫。懸賞購拳匪有爲梁啟超。二十六年，夏五月，義和拳原出自運教，分爲天理八卦二種，拳匪即八卦一派，起於山東堂邑縣，後潛入直隸，以降神召衆，其神則唐僧，悟空，八戒，沙僧，黃飛虎，黃三太，關帝，趙子龍，馬孟起，黃漢升，尉遲敬德，秦叔寶，楊繼業，李存孝常遇春，湖大海，等，其所依據，則西游記，封神傳，三國演義，綠牡丹七俠五義，諸小說，又北方所常演之劇也，以扶清滅洋爲標幟，端王利用之，引之入京，時董福祥之甘軍，亦在京排外，戕殺日本書記杉山彬，拳匪焚殺教堂，及教民老幼男女，城門晝閉，京師大亂，正陽門外商場，爲京師最繁盛處，拳匪縱火四十餘家，數百年精華盡矣，端王載瀛等昌言圍攻使館，盡殲之，慈蔭撫循之，惟內閣學士聯元，太常寺卿袁昶，兵部尙書徐用儀，戶部尙書立山，吏部左侍郎許景澄，等，冒死痛呈拳匪應勦，外豈不可開，大學士王文韶，言中國自甲午以後，財盡兵單，今徧與各國啟釁，衆寡強弱，顯然不侔，將何以善其後，慈蔭怒責之，下詔各省，焚教堂，殺教民，諸疆臣皆失措，時李鴻章久廢居京，方起爲粵督，乃各電鴻章，請所向，鴻章毅然復電曰，此亂命也，粵不奉詔，各省乃決割保東南之策，鴻章領銜，偕江督劉坤一，鄂督張之洞，川督奎俊，閩督許應驤，福州將軍善聯，巡視長江李秉衡，蘇撫鹿傳霖，皖撫王之春，鄂撫于蔭霖，湘撫俞廉三，粵撫德壽等，合奏言亂民不可用，邪術不可信，兵燹不可開，至痛切，東撫袁世凱，亦極言朝廷縱亂民，至舉國以聽之，禍不忍言，皆不省，慈蔭諭各國公使，入總署會議，德使克林德先行，載漪使人殺之，旋命董福祥，及武衛中軍攻交民巷，但月餘不能下，拳匪橫暴，京師暗無天日矣，各國軍艦，已雲集大沽口，合英俄日法德美奧義八國，凡四十七艘，英將西摩爲長，聯署致書於守將羅榮光，榮光以無直督命，決不讓砲臺，若必強迫，即開砲，五月二十一日遂開戰，大清陷，清廷下詔宣戰，有曰我朝二百數十年，深仁厚澤，凡遊人來中國者，列祖列宗，罔不待以懷柔，治道光咸豐年間，俯准彼等互市，並乞在我國傳教，朝廷以其勸人爲善，勉允所請，初亦就我範圍，詎三十年來，恃我國仁厚，一意拊循，乃益肆梟張，欺凌我國家，侵犯我土地，蹂躪我

人民，勒索我財物，朝廷稍加遷就，彼等負其凶橫，日甚一日，無所不至，小則欺壓平民，大則侮辱神聖，我國赤子，仇怨鬱結，人人欲得而甘心，此義勇焚燒教堂屠戮教民所由來也，朕臨御將三十年，待百姓如子孫，百姓亦戴朕如天地，況慈望中與宇宙，思得所被，決斷淪肌，祖宗遺依，神祇感格，人人忠憤，曠代所無，朕今涕淚以告先廟，慷慨以誓師徒，與其苟且圖存，貽羞萬古，孰若大張撻伐，以決雌雄，連日召見大小臣工，詢謀僉同，近畿及山東省等，義兵不期而集者，不下數十萬人，至於五尺童子，亦能執干戈以衛社稷，彼尙詐謀，我恃天理，彼憑悍力，我恃人心，無論我國忠信甲冑，禮義干櫓，人人敢死，即土地廣有二十餘省，人民多至四百餘兆，何難窮彼凶餒，張我國威，其有同仇敵愾，陷陣衝鋒，抑或仗義捐資，助益餉項，朝廷不惜破格懋賞，獎勵忠勛，苟其自生威，臨陣退懼，甘心從逆，竟作漢奸，即刻嚴誅，決不寬貸，爾普天臣庶，其各懷忠義之心，共洩神人之憤，朕有厚望焉，嗣日本軍來攻，各國援軍繼至，我提督聶士成戰死，天津遂陷，以次陷北倉楊村通州，直趨北京，董福祥戰於廣渠門，大敗，七月二十日黎明，北京城破，敵兵自廣渠朝陽東便三門入，禁軍皆潰，董福祥出彰儀門，縱兵大掠而西，二十一日，天未明，太后青衣徒步泣而出，帝及后至西華門外，乘驟車，從者載勳，溥儀，載勳，剛毅出西直門，馬玉崑以兵從，暮至貫市，帝及太后，不食已一日，民或獻黍豆，以手掬食之，岑春煊率兵來勦王，至昌平入謁，太后對之泣，心稍安，次日行塗道，延慶州秦奎良進食，從者不能徧，奎良懼，太后愍之，易奎良轎行，暮至懷來，縣令吳永，供張甚備，左右皆有餽遺，塞外已寒，而太后方御葛衣，永進衣裘，太后大喜，立擢通永道，王文韶父子亦追駕至懷來，太后垂涕勞之，帝及后至沙城，乃易驕行，車駕至太原，時聯軍入都，各國劃界軍隊，美日兩國兵，均嚴守紀律，不擾居民，德軍憤使臣被害，淫掠殊甚，其他國軍隊，亦略同焉，聯軍既佔北京分屯，分兵追駕至保定而還，太后聞洋兵將追至，甚惶懼，江蘇巡撫鹿傳霖，以勦王兵至，及太原入謁，言太原不可居，西安險固，洋兵不易至，乃至西安，陝西布政使端方，署巡撫迎駕，設行在政府於撫署，授岑春煊陝西巡撫

榮祿至於行在，命長樞垣，而載漪不敢言國事矣。二十七年，秋七月，全權大臣奕劻李鴻章，與十一國駐京公使議訂和約成，自聯軍入京後，舉德大將瓦德西爲統帥，入居儀鸞殿，整隊入宮，但殿宇器物，戒勿毀掠，至回轅時，尙無恙也。聯軍聲言，非李鴻章不能言和，乃命鴻章與奕劻，同爲議和全權大臣，奕劻一以讓鴻章，不敢置一詞，俄美兩國首先允和，次詢各國，德人要以先誅罪魁，餘亦各有要挾，各公使乃先自會議，定大綱十三條，待中國之承諾，其要如左，一懲辦罪魁。二禁輸入製造軍火之物料。三公私損失一律賠償。四列國公使館駐衛兵，其界內不准華人居住。五大沽礮台及京津間之軍備，悉數撤去。六有事時，列國可任指一地屯軍，以爲北京天津間之通路。七中國須特派專使赴德，唁克林德之喪，並爲立碑於北京。八中國當派專使赴日本謝殺杉山彬之罪。九改正現行條約。十整理中國財政以籌措賠款。十一改正總理衙門之事權。十二地方官之保護外人不力者，悉革職永不叙用。十三改公使入覲之儀節，務從簡便，鴻章與各國磋商，共歷數月，心力交瘁，行在政府屢傳電諭，據意駁辯，鴻章謂樞臣不明敵情，徒亂意，聞竟毀之，幕僚不及見也，各國堅持，久未議定，而鴻章積勞病深，至瀕危時，猶口授盡計，秩然不紊，各國皆感憤，悉如鴻章意，二十五日，簽訂辛丑條約，懲兇謝罪，賠款四千五十萬，其餘各公使要求者，亦一律照行，各國兵隊，於八月下旬，一律退出京師，約既定，交還北京，王公大臣之留京者，合辭請回鑾，乃下詔還京。九月李鴻章卒，贈太傅，晉封一等侯爵，入祀賢良祠，予諡文忠。冬十月命都御史張百熙，爲蹕路大臣，蹕路成，車駕發西安，至開封，經保定，謁西陵，十一月還京師，羣臣爭言新政，開經濟特科，詔天下游學，當在行在時，曾下詔罪已，太后每見臣工恒涕泣引咎，臣下請行新政，多所採納，及還都，中外漸安輯，頓忘往事，修理頤和園，窮極奢靡，清之亡國，定於此矣。二十八年，春正月，清尙書呂海寰，英使馬凱，立續議通商行船條約，即通商新約十六款。三月，清慶親王奕劻，大學士王文韶，與俄使雷薩爾，立北京新約，一名交收東三省條約四款。夏五月，賞授袁世凱直隸總督。秋七月，各國交還天津，袁世凱照約接收。二十九年癸卯，夏五月，賜王

壽彭等三百十五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。秋八月清尙書呂海寰，侍郎盛宣懷伍廷芳等，與美使康格等紹議通商行船條約十七款，又與日使日置益緒議通商行船條約十三款。俄國佔據滿洲，不肯遵約撤兵，且增加極東守備，威壓韓國境上，日政府與俄人交涉，不協，遂各爲軍事準備，當時英美德法義奧各國，次第宣告中立，我國遂向日俄二國宣言守局外中立，冬十二月日以機敏之舉動，聯合艦隊，出佐世堡港，突襲擊旅順，擊滅仁川俄艦，俄人失敗，遂將海軍厚集旅順，分駐海參威，陸軍則厚集奉天，分布朝鮮北境，及關東南部，日軍屢戰大捷，先以東鄉大將艦隊，全力封鎖旅順口，攻擊七次，始克奏效，於是陸軍迭入遼東半島，九連，鳳凰，寬甸，全州，以斷俄之後援，以次海城牛莊遼陽，俱爲日人佔領，俄勢不支，於是大發波羅的海艦隊，爲一萬八千里之大遠征，鼓行而東，日遂截於朝鮮海峽，一戰撲滅之，於是俄將尼來委區所統之滿洲軍，亦坐困，旅順既失，海權盡喪，經美國勸告，停戰議和。三十年甲辰，夏五月，賜劉春霖等二百七十二人，進士及第出身有差。三十一年，春三月，沈家本伍廷芳，請將舊律例內重刑，凡凌遲梟首戮尸三項，永遠刪除，死刑至斬決而止，從之，其他刑律，亦多改定，稍合時宜。夏六月，命載澤，戴鴻慈，徐世昌，端方，紹英等出洋，考求一切政治。秋七月，載澤等起行，至正陽門車站，突遇黨人吳樾炸彈，遂改行期。日俄訂立朴子毛斯條約，同時兩國雖如約撤兵，關東之權歸我，而路礦森林漁業邊地各項交涉，日以棘手，名爲設官統治，實同守府。九月，以徐世昌紹英，受傷不能成行，改派尙其亨李盛鐸補充，前往各國考察政治。冬十月設立考察政治館，延攬人才，細心研究，擇各國政治之與中國相宜者，酌量損益，纂訂成書，隨時進呈，候旨裁定。十一月，清慶親王奕劻，日本大使小村壽太郎，爲東省利權，訂中日新約，正約三款，附約十二款。三十二年，秋九月，中日會訂交收營口條款六條。鴉片自成豐時馳禁以來，徧於各省，士農工商，幾於無不吸食，上意以朝廷變法自強，厲行憲政，不宜有鴉片之汚毒，弱國病民，飭定限十年以內將洋土藥之害，一律革除淨盡，十月頒行禁烟章程十條，各省烟患稍戢。外務部及有約各國，商訂禁烟辦法六條。十一月升孔子爲大祀。三十

三年，春三月，改盛京將軍爲東三省總督，兼管三省將軍事務，奉天吉林黑龍江各設巡撫，以徐世昌爲東三省總督，並授爲欽差大臣，唐紹儀爲奉天巡撫，朱家寶署吉林巡撫，段芝貴署黑龍江巡撫，旋以程德全署理黑龍江巡撫。夏四月，御史趙啟霖，以奏參疆臣資綠革職，先是奕劻之子貝子銜鎮國將軍尙書載振；至東三省查事，還過天津，段芝貴購歌妓以獻，及芝貴署黑龍江巡撫，啟霖據以糾參，派毅澧孫家鼐確查，據稱查明楊翠喜實爲商人王爺孫賈作使女，遂以汚穢親貴重臣名節，奪啓霖職，時芝貴已命毋庸署理巡撫，載振旋亦奏請開去各項差使，優詔許之，旋復啓霖職。五月，瞿鴻禨在軍機處，與奕劻不協，學士惲毓鼎參鴻禨暗通報館，授意言官，陰結外援，分布黨羽，奏入命孫家鼐鐵良查明具奏，又詔姑免深究，著開缺回籍。命鹿傳霖爲軍機大臣，陸潤庠爲吏部尙書，張之洞授體仁閣大學士。秋七月以張之洞袁世凱爲軍機大臣。冬十一月，先是孫文廣東香山人，始入興中會，潛謀革命，乙未十月，謀起事於廣州，事洩遁海外，會員陸皓東死之，旋至倫敦，爲駐英公使龔照拔所捕，因英政府干涉乃得釋放，夢輿湖南長沙人，與陳天華宋教仁等創興華會，庚子十月，謀舉事於長沙，事洩走日本，與孫文等合創同盟會，密購軍火，糾合會黨，思於閩廣雲南起事，至是攻廣西鎮南關，以軍火不繼失敗。十二月外務部右侍郎梁敦彥德華銀行代表柯達士，中英公司代表漢爾德，訂天津浦口鐵路借款合同二十四款。命先設資政院，以爲設立議會之倡，以景星，俞廉三，丁振鐸，曹鴻勳，陸元鼎等協理事務，旋又命寶熙沈雲甫爲籌辦。三十四年，冬十月，帝疾大漸，其病室中，陳列極陋，臥一土坑，前置泥爐，裱壁破爛，帝崩，帝頗思振作，惜爲母后所抑，不得其死，太后詔以攝政王載灃之子溥儀，即皇帝位，改嗣穆宗後，秉承大行皇帝之禮，以攝政王爲監國，尊慈禧太后，爲太皇太后，帝后爲隆裕皇太后，改明年爲宣統元年，翌日，太皇太后亦崩。十二月，頒布調查戶口章程，以備實行選舉法，頒布清理財政章程，以備整飭財政，頒布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，以備實行地方自治。

宣統元年，春正月，以徐世昌爲郵傳部尙書，錫良爲東三省總督，李經羲爲雲貴總督。二月，宣示朝廷一定實行預備

立憲。兩江總督端方，美使臣柔克義，議員布倫德，會議禁煙條款九條。秋七月，頒行資政院章程。欽差大臣伍廷芳，祕魯外部大臣玻立士訂中國祕魯廢除苛例證明書九條。八月，大學士張之洞卒，予諡文襄。九月，鹿傳霖授爲大學士。十一月，以陸潤庠爲大學士。二年，春正月，廣東新軍，因與巡警交鬥起釁，革命黨乘機起事，爲防軍擊斃數百人，餘衆潰散，御史江春霖，以奏參奕劻，斥爲莠言亂政，命回原衙門行走。夏四月，頒行現行律，又頒行幣制則例，中國國幣單位定名曰圓，暫就銀爲本位，以一圓爲主幣，重庫平七錢二分，另以五角，二角五分，一角三種銀幣，及五分銅幣，二分一分五釐一釐四種銅幣爲輔幣，圓角分釐，各以十進，永爲定價。秋七月，以毓朗徐世昌爲軍機大臣。九月，資政院開院，監國攝政王臨院宣布訓詞。十月各省諮議局，及人民代表等，又聯合入都，爲第三次請願，並請組織責任內閣，資政院議員，亦決議上請，朝廷不得已，始允於五年，召集國會。三年，春二月，以世續充資政院總裁，李家駒充副總裁。三月，中日戰後，革命事起，前後數次，皆由孫文及黃興宋教仁等所鼓勵，是月二十九日，革黨數十人，入廣東督署，張鳴岐先逃，遂縱火焚之，李準以兵至，黨人散匿，中夜火息，是役革命爲督兵殺者七十二人，事定葬黃花岡。夏四月，頒布內閣官制，設立內閣，以奕劻爲總理大臣，那桐徐世昌爲協理大臣，梁敦彥爲外務大臣，善耆爲民政大臣，載澤爲度支大臣，唐景崇爲學務大臣，蔭昌爲陸軍大臣，載洵爲海軍大臣，紹英爲司法大臣，溥倫爲農工商大臣，盛宣懷爲郵傳大臣，壽耆爲理藩大臣，均爲國務大臣，裁撤軍機處及政務處，以爲實行內閣制。內閣成立後，仿各國元老院制，設立弼德院，以陸潤庠爲院長，榮慶爲副院長。秋八月，漢口俄界寶善里內十四號房，有炸彈暴發聲，俄捕隨路至，捕獲劉輝章等，又襄陽學社內，形跡可疑，捕獲彭楚藩劉汝璣楊宏勝等，三十二人，先後鎗決，民軍原定二十五日起事，以事急，遂於十九日夜發，工程營猛撲楚望台，佔仰軍械局，輻重營由城外斬關入，會攻督署，砲隊馬隊從之，鄂督瑞澂，及官吏皆逃，戰事略定，推混成協統黎元洪爲都督，以諮議局爲督府，稱中華民國軍政府，以黃帝紀元，出示安民，頒行軍律，不得擾民，部署

既定，陸續遣師渡江，佔領漢口漢陽及兵工廠，鐵工廠，招練新軍備戰，照會各國領事，轉呈各國政府，恪守中立，領事團乃宣告中立，張彪軍來援，民軍攻擊於劉家廟車站，追至沈家磯，清軍喪，沿鐵道直追至攝口，於是民軍聲勢大張，清廷遂起袁世凱，所有該省軍隊，均歸世凱調遣，蔭昌薩鎮冰所帶水陸各軍，亦得會同調遣，先是世凱力主改革，忤載灃，持排漢主義之鐵良良弼等，惡其勢張，亦思除之，以得慈禧信任，未得間，載灃監國，首勦之，世凱回籍，營菟裘於彰德，杜門不問世事，此次起用，以足疾未痊，力辭再三，徐世昌親往說之，始應詔，特招集舊部，籌備餉糈，不卽出，蔭昌往來孝感信陽間，軍事無起色，因奏袁世凱督師，即可平亂，自請回京調度，九月，廷諭，俟袁世凱到後，回京供職，即以馮國璋總統第一軍，段祺瑞總統第二軍，均歸世凱節制，各軍聞袁來，精神一變，遂與民軍大戰於攝口之南，直偃至大智門，民軍大敗，清軍直入，漢口市，遂遭禁如，自是民軍固守漢陽，與清軍夾漢水而陣，袁世凱南下，周歷前敵各營，親撫宿傷病士卒，軍皆感泣，而湖南長沙宣告獨立，以焦達峯爲都督，江西九江，宣告獨立，以馮毓賢爲都督，南昌應之，以吳介璋爲都督，西安太原，相繼獨立，陝西以張鳳翽爲都督，山西以閻錫山爲都督，雲南以蔡鍔爲都督，安徽皖北，紛紛獨立，安慶蕪湖繼之，江蘇上海，以陳其美爲都督，蘇州以程德全爲都督，鎮江清江皆應之，浙江獨立，都督湯壽潛，福建獨立，都督孫道仁，廣東都督胡漢民，廣西沈秉堃，貴州楊盡誠，四川伊昌衡，亦皆獨立爲都督，以應武昌，至山東都督孫寶琦，亦脫離清廷，與武昌取一致行動，前後未逾一月，三分天下失其二，伏誅者四川趙爾豐，死事者山西陸鍾琦，江西馮汝霖，閩浙總都督壽三人，餘皆逃匿，是時清廷僅擁有直隸河南東三省而已，清廷以大勢已去，下詔罪己，弛黨禁，罷奕劻，以袁世凱爲內閣總理大臣。冬十月派唐紹儀爲議和代表，民軍方面，推伍廷芳爲總代表，提出意見四條，一廢除滿洲政府。二建立共和政府。三清帝優給歲俸。四滿人除在新政府効力者外，其年老貧苦者，均優給養贍，並討論五族共和問題，和議漸歸成就，南京政府，遂組織成立。十一月孫文抵滬，各省代表，開臨時總統選舉，到會代表十七省，

計十七票，孫文以十六票，當選爲臨時大總統，中華民國，於以成立，民國建元，用陽歷以五色旗爲國旗。十二月，前敵將領段祺瑞等，電京，表示贊成共和，並將率兵入京，請命於親貴，隆裕太后，及攝政醇王載灃，乃決意退位，遂議決優待條件十九款，子關於大清皇帝者如左。第一款，大清皇帝辭位之後，尊號仍存不廢，中華民國，以待各外國君主之禮相待。第二款，大清皇帝辭位之後，歲用四百萬兩，候收鑄新幣後，改爲四百萬元，此款由中華民國撥用。第三款，大清皇帝退位之後，暫居宮禁，日後移居頤和園，侍衛人等，照常留用，第四款，大清皇帝辭位之後，宗廟陵寢，永遠奉祀，由中華民國，酌設衛兵，妥慎保護。第五款，德宗崇陵，未完工程，如制妥修，其奉安典禮，仍如舊制，所有實用經費，並由中華民國支出。第六款，以前宮內所用各項執事人員，可照常留用，惟以後不得再招閣人。第七款，大清皇帝辭位之後，其原有私產，由中華民國特別保護。第八款，原有之禁衛軍，歸中華民國陸軍部編制，額數俸餉，仍如其舊。丑關於清皇族者如左。第一款清王公世爵，概仍其舊。第二款，清皇族對於中華民國國家之公權，及私權，與國民同等。第三款，清皇族私產，一體保護。第四款，清皇族免充兵之義務。寅關於滿蒙回藏各族者如左。第一款與漢人平等。第二款，保護其原有之財產。第三款，王公世爵，概仍其舊。第四款，王公中有生計艱難者，設法代籌生計。第五款，先籌八旗生計，於未籌定之先，八旗兵弁俸餉，仍舊支放。第六款，從前營業居位等限制，一律蠲免，各州縣聽其自由入籍。第七款，滿蒙回藏，原有之宗教，聽其自由信仰。條款既定，清帝於二十五日，降退位旨。朕欽奉隆裕皇太后懿旨，前因民軍起事，各省響應，九夏沸騰，生靈塗炭，特命袁世凱遣員與民軍代表，討論大局，議開國會，共決政體，兩月以來，尙無確實辦法，南北睽隔，彼此相持，商榷於途，士露於野，徒國以體一日不決，故民生一日不安，今全國人民心理，多傾向共和，而中各省，既倡議於前，北方諸將，亦主張於後，人心所向，天命可知，予亦何忍以一姓之榮尊，拂兆人之好惡，是用外親大勢，內審輿情，特率皇帝，將統治權公諸全國，定爲共和立憲國體，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，遠協古聖天下爲公之

義，袁世凱前經資政院選舉爲總理大臣，當茲新舊代謝之際，宜有南北統一之方，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，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，總期人民安堵，海宇乂安；仍合漢滿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，爲一大中華民國，予與皇帝得以退處寬閑，優游歲月，長受國民之優禮，親見郅治之告成，豈不懿歟，欽此，清帝退位，北京遍懸五色國旗，南北統一。

通鑑紀要終

通
鑑
紀
要
卷
二
十
四

6
304018

